

# WHEN TITANS CLASHED 巨人的碰撞

苏德战争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美] 戴维·M·格兰斯&乔纳森·M·豪斯 著 赵玮&赵国星 译



汕头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何华成

“现在，西方的读者能够第一次全方位地认识到苏联的成就。对于任何想了解红军是怎样从1941年的失败中虎口脱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乃必读之物。”

——华盛顿邮报图书世界

“这本书的重要进步就在于其取代了约翰·埃里克森的两本关于东部战争的巨著：《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和《通往柏林之路》，成为了非专业人士的标准参考书。”

——外交事务

“红军击败纳粹军队的过程是最富戏剧性的，是二十世纪里起决定性的事件。这本书不只会使专家和军事爱好者着迷，而且还会吸引一般读者。”

——历史：新书评论

“引人入胜的史诗性冲突叙述。”

——冯·哈迪斯蒂，《火凤凰：苏联空军的崛起》的作者，1941-1945

“简言之，这是一本已发行的关于1941-1945年苏德战争最好的书，也是第一本完全从苏联视角出发撰写的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

“所有想要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读者之必读。”

——军事历史日报

“本书无疑是在西方出版的最好的一部还原二战东线历史的巨著。”

——爱德华·L·霍梅兹，美国历史评论

---

《巨人的碰撞》从根本上全新阐释了俄罗斯人所谓的“卫国战争”。基于对前苏联机密资料前所未有的涉及，这本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对抗之一的看法。

戴维·M·格兰斯，世界上最重要的苏联军事权威之一，他是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的编辑以及《蹒跚的巨人：大战前夜的红军》的作者。乔纳森·M·豪斯，乔治亚州戈登大学历史副教授，是《论联合作战和军事情报》的作者。

---

 **大乾文化**  
SKY CULTURE

分类建议：军事 历史

ISBN 978-7-5658-0736-7



9 787565 807367 >

定价：49.80元



# WHEN TITANS CLASHED 巨人的碰撞

苏德战争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美] 戴维·M·格兰斯&乔纳森·M·豪斯 著 赵玮&赵国星 译

[地图] 达林·格劳贝格尔&乔治·F·小麦克利里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人的碰撞/(美)格兰斯,(美)豪斯著;赵玮,  
赵国星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2.5  
书名原文:When Titans Clashed  
ISBN 978-7-5658-0736-7

I.①巨… II.①格… ②豪… ③赵… ④赵… III.

①苏联卫国战争(1941~1945)-研究IV,①E195.2  
②E512.9

“When Titans Clashed: How the Red Army Stopped Hitler”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Simplified Chinese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堪萨斯大学出版社授权重庆电脑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书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2)第1021号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8035号

## 巨人的碰撞

作者:戴维·M·格兰斯 乔纳森·M·豪斯

译者:赵玮 赵国星

责任编辑:胡开祥 苏麒麟 杨乐

责任技编:姚健燕 钱丹

封面设计:何华成

版式设计:何华成 汪涛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编:515063

电话:0754-82903126

印刷: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4

字数:290千字

版次: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49.80元

ISBN 978-7-5658-0736-7

发行/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56号3栋9A室 邮编/510075 电话/020-37613848 传真/020-3763705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本出版物所使用方正字体经方正授权许可]



纪念一位有才干的历史学家和好友  
保罗·阿代尔，英国陆军退役上校  
他曾为揭示东线战争的人为因素付出了巨大努力



# 译者序一

在东线，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希特勒那曾经横行无忌的德国国防军被红军击败了。但是对于为什么红军能战胜希特勒这个问题却长期没有很好的解答。出于学习研究苏军的需要，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苏方编写的将帅回忆录、学院教材、卫国战争史综述和专著等，较好地阐释了苏军在卫国战争中的战役法，但忽视对德军方面材料的挖掘，片面依赖苏军资料也难以建立起一个真实客观的体系，而且这些材料都是文过饰非、饱含水分的，让人们误以为苏军一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样，当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接触到大量德军视角的材料后就进入了另一个误区，即苏军一无是处，仅仅是依赖人海战术才压倒了高素质的德军。很多人只知道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和柏林会战，仿佛中间是一片空白。

鉴往才能知来，只有依靠可靠的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俄和西方的关系缓和以及冷战的结束，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逐渐解密，我国也组织人员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苏联解密档案，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并不能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而在西方，一位长期研究苏联军事历史和军事科学的专家通过发掘利用苏联解密军事档案，逐渐扭转了西方史学界片面依赖德方材料的局面，他就是前美国陆军上校戴维·M·格兰斯。作为西方研究苏联红军首屈一指的专家，格兰斯出版了大量有关苏军理论和作战情况的著作，本书是其唯一一本全面阐述苏德战争情况的著作，是在1992年和1993年由乔纳森·M·豪斯根据格兰斯之前的著作写出草稿，再由格兰斯本人进行修改和扩充后完成的。虽然至今已有将近20年之久，其中细节有待进一步修订和扩充，但其中很多观点和引用的档案材料等却是难以为普通读者接触到的，鉴于很多军事历史爱好者对此书的大力推荐，因此我们决定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并根据自己有限的能力添加了一些注释。

对于本书翻译中的几个问题，译者想在此先说明一下：

1.对于文中多处出现的“伸展过度”等类似说法，其原文为“overextend”，往往指进攻方冲击过远导致战线和补给线拉长的现象，此处采取直译；

2.对于“快速兵团[军]”，原文为“mobile corps”，即苏军中的坦克、机械化和骑兵军，常用作集团军快速集群，有时也作为方面军快速集群的补充；

3.关于“Armeeabteilung”和“Armeegruppe”这两个战事混乱不堪时临时成立的集团军级编制的译法，考虑到德军中还有“Korpsgruppe”——军级集群等其他级别的临时编制，笼统译作“集群”或者“战役集群”容易混淆，我们讨论后暂将其分别译为“战役集群”和“集团军级集群”。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张元林同志等人将这两个术语分别译为“集团军级支队”和“集团军级集群”，

并注明前者通常编有1个（偶尔2个）军的兵力，其司令部在级别上高于军司令部，略低于集团军司令部；而后者指德军集团军为执行专门任务而配属1个（或2个）盟国集团军时，即组成此集群，这种集团军级集群由德军集团军司令部通过联合参谋部实施指挥。实际中，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在1941年7月28日至8月3日间也更名为“集团军级集群”，可能是配属了数个步兵军的缘故。另外文中的“霍利特战役集群”，其于1942年11月23日组建时为“战役集群”。1942年12月27日至1943年1月23日更名为“集团军级集群”，之后又更名为“战役集群”，3月6日在该部基础上组建了新的第6集团军。元首卫队、raingun等认为德军各种临时编制名目众多、花样翻新，笼统称作“集群”亦可。实际情况请查阅实时编成序列。

4. 本书原名直译为《泰坦的碰撞：为什么红军战胜希特勒》，考虑到格兰斯有《蹒跚的巨人：大战前夜的红军》和《巨人重生：战争中的红军，1941-1943》等著作，同时为便于理解，将书名译作《巨人的碰撞》。

5. 纳粹党德文全称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根据张元林同志的观点，且考虑到纳粹党并非关爱一切国民、而是具有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倾向的党派，将其译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

6. 德军的“Heeresgruppe”直译为“陆军集群”，对应的英文为“Army Group”，因此习惯上译为“集团军群”。实际上这是因为英文Army兼有“集团军”和“陆军”之意，且该单位也确实下辖多个集团军。德文中陆军为“Heer”，集团军为“Armee”。书中仍根据约定俗成译为“集团军群”。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得到了戴维·M·格兰斯本人的大力帮助。尤其要感谢的是我的合译者赵国星，没有他的帮助我是万万不能完成此书的。同时特别感谢浪漫烛光网和SC的白瑞德、蓝色马蹄莲、解放军-ZSC、slashesolo、chinesefox、装甲师、二战中的工农红军的站长Alex以及元首卫队、raingun、本垒打、科京、mars等前辈和好友们的不吝赐教，也非常感谢CHch帮忙制作了封面照片。

最后特别感谢堪萨斯大学出版社的苏珊·K·肖特以及电脑报的苏麒麟等编辑们的大力协助，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也无法如此顺利地出版。

赵玮

2011年8月28日

## 译者序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数十个国家的十多亿人民被卷入了一场空前的血腥浩劫中，而苏德战争，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苏德两国之间的单独较量。

作为一本全景式展现苏德战争全过程的著作，本书可以为读者们一定程度上还原这场战争的原貌，大致勾勒出了苏德战争的图景。书中的许多观点可以让读者们摒除一直以来流传甚广的种种谬误，即苏联军队并不是仅仅依靠天气或者数量优势才最终击败德国国防军的。

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中，交战双方总数多达数百万的军队，背后亿万的人民，数百公里的战线，谱写了人类战争史上波澜壮阔的画卷。光荣与耻辱，忠诚与背叛，生存与毁灭，勇敢与懦弱，人类本性中的种种光明与黑暗，都在这场战争中的每一个人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我一直将这场战争看成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死中求生，绝地反击的历史，纵观人类历史，鲜有哪个民族在面临如此恐怖的灭顶之灾时，还能在战争的炼狱中撑下来并夺取最后的胜利。

而创造了这个奇迹的，不是那些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德国王牌飞行员、坦克手或者狙击手，亦或元帅或将军们，而是苏联千千万万的普通士兵，正如我所看过的一个苏联飞行员的回忆所说：“赢得战争不是靠那些击落过几十架乃至上百架飞机的王牌飞行员，而是靠成百上千的只击落过几架，或者一架敌机都未击落过的普通飞行员。”正所谓“重剑无锋，大巧不工”，最终砸碎了法西斯德军这柄花巧长剑的，恰恰是苏联红军这支看上去有些粗陋的铁锤。

对于我来说，翻译本书其实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三年前，还在北京某商场工作的我仅仅是因为无所事事又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才开始了翻译本书。三年过去了，我翻译了许多作品，从最开始几乎所有单词都要查字典，到现在能够认识大部分单词和术语，乃至能够将原书翻译成较为通顺的中文。而在这一过程中，我结识了很多同道中人，庆幸能够与赵玮合作出版本书，没有他们的帮助和努力，尤其是赵玮，如果没有他一直以来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我是无法实现出版此书的中文版这一梦想的。

严复先生有云，“译事三难：信、达、雅”。虽然我们的水平远不及此，不过希望通过我们浅陋的译文，让读者大致了解苏德战争的进程，从而对历史的真相有进一步了解。

最后，我愿意以个人最喜欢的苏联某卫国战争题材长诗中的一句，与读者朋友们共勉：“大炮在黑暗中轰鸣，进行着神圣而正义的战争，殊死的战争不是为了光荣，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

赵国星  
2011年8月

## 作者序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从国际舞台上消失了。准确地说，其死前的剧痛在1991年8月爆发，正如1917年诞生时一样，也是以武装力量拒绝执行掌权的保守派政府镇压反对者的命令为标志。随着它的消亡，冷战中大量的对苏联历史和机构的研究似乎变得无关紧要。

不过苏联的衰落和消逝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空前的资源和机会，从而可以将苏联历史放进更广阔的俄罗斯和欧洲历史中去研究。这些资源和机会对于一个看上去很平常的课题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二战中苏联对纳粹德国的胜利。

几十年来，西方的民间和官方历史学家发表了大量从德国视角看苏德战争的文章。<sup>[1]</sup>实际中，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的档案和备忘录就已经可以轻易的获取。反之，出于意识形态、渠道和语言的障碍，苏联方面的材料就被掩盖了。即使被翻译出版，大多数苏联方面的资料也充斥着必要的意识形态辞令，这使得他们关于事实的记述更像是宣传。因此很自然的，西方的研究者对详细的俄文资料报以怀疑的态度，而对于西方材料的怀疑就要少一些。

但是，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德国方面的资料常常和苏联方面的一样是片面的，这使我们对这场德国人称之为“东线”的宏大战争产生了误解。德国军官们，例如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Erich von Manstein）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梅伦廷少将（F. W. von Mellenthin）关于在俄罗斯的战争的著述主要是基于他们1941-1943年的经历，这时红军仍在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和德国的突然袭击中慢慢恢复。而德国高级指挥官关于1944年-1945年苏军大获全胜这一时期留下的回忆录很少。<sup>[2]</sup>即便没有被俘或丧命，他们也不愿意详述那些在敌人手下遭到的一系列惨败。因此我们对于苏联的军事能力和表现的误解程度，就如同以珍珠港以后迅速的溃败为基础来研究美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一样。

然而苏联人自己还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对自己的“伟大卫国战争”进行研究。即使今天苏联已不复存在，几乎所有前苏军军官及其以前盟军的军官都从多个侧面回顾了1941-1945年间的那些军事历史事件。军事历史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一部分表现出了极大的坦诚，并开启了苏联的战争文学的发展之路。20世纪50年代末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开始对官方历史进行去斯大林化，二战中所有级别的苏军指挥员得以自由出版他们的战争回忆录。这种回忆录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以避免出现某



些让人难堪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在出版这些回忆录的同时，还出现了一系列详细的军事行动研究，为了给未来的苏联军事领导人进行适当的教育，这是很有必要的。此外，少数苏联军事作家，其中包括高级指挥员们，有充分的机会去接触保存下来的战争档案记录。在这种种约束下，这些出版物常常直言不讳，而其中有关地点、时间、事件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准确的（但结果却非全然如此），甚至可以对允许讨论的战时决策持批评意见。

近几年来，随着苏联解体，人们可以越来越直率地谈论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事件，越来越多的档案文件得以出版。同时外界也更多地接触苏联档案馆和档案著作，尽管接触到的依然有限。虽然这些被披露的材料在出版之前自然而然已经受到了审查，但大量没有经过剪辑的原始军事文件已经被完全解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可以通过和战时落入德国人之手及战后落入西方之手的档案材料两相比较得出。在缺少全面的与苏联方面合作者及档案材料接触渠道的情况下，最近的档案出版和公开工作还是让我们对战争的理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比之传统的从德国材料出发去研究东线，这些档案材料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更完整的综合体系。

本书对正在进行的基于最新苏联解密档案的有关苏德战争的研究和重新解读进行了总结。由于这些大量的新材料是苏联方面的，这些研究的观点比较偏向苏联方面，一如当年以德国观点为主的历史材料。本书披露出了许多战争中鲜活的人的故事——领导层的失误，军队在巨大压力下对战争的适应，巨大的破坏和痛苦，以及苏德两国公民表现出来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忍耐力。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了解这些故事是必要的，这有助于他们纠正对二战的错误描述。

---

[1]例如风靡一时的海因茨·古德里安的回忆录《装甲指挥官》（纽约：E. P. Dutton, 1952），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梅伦廷的《坦克战》（诺曼：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1956）和埃里希·冯·曼施泰因的《失去的胜利》（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Presidio Press, 1982）都是根据记忆写成的，没有借助任何档案材料。更多非专业性的研究（例如艾伯特·西顿的《苏德战争》[伦敦：Arthur Baker, 1971]）、军事历史著作（例如厄尔·齐姆克的《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失败》[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1968]）以及大众读物（例如保罗·卡雷尔的《希特勒挥师东进》[纽约：Ballantine, 1973]）都采用了译成英文的俄文著作，但数量极少且流于表面。最好的红军全史是马尔科姆·麦金塔的《毁灭之神：苏联武装力量史》（纽约：Macmillan, 1968）。此书是这一领域的开拓性巨著，但现在需要较大的修正。约翰·埃里克森的两部不朽巨著《斯大林格勒之路：斯大林的对德战争》第1卷（纽约：Harper&Row, 1979）和《柏林之路》（博尔德，科罗拉多州：Westview Press, 1983）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读这两本书如同啃石头一样。

[2]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德军著名防御大师戈特哈德·海因里奇上将的多卷本研究著作，内容十分丰厚，目前刚被发掘出来准备出版。

## 致 谢

笔者（戴维·M·格兰斯&乔纳森·M·豪斯）要特别感谢那些长期致力于探寻苏德战争真相的历史学家们，其中包括许多俄罗斯军事历史学家，他们不得不在陈腐的意识形态限制下进行艰巨的历史研究和著述任务。尽管困难重重，很多人还是成功的确定和揭露了史实，这很了不起，也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和能力的体现。在西方军事历史学家中，马尔科姆·麦金塔（Malcolm Macintosh）和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两位巨人。他们对于苏联红军的研究具有启发性的作用并树立了成功的楷模，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厄尔·F·齐姆克（Earl F. Ziemke）、艾伯特·西顿（Albert Seaton）和其他人主要通过德国的档案材料研究东线，因此他们得出了的结论比较相似，正如无数德国老兵一样，把这场战争描述成与一个不可捉摸的敌人交手。

最重要的是，笔者向那些曾在这场波澜壮阔，野蛮残酷的战争中战斗、承受了苦难甚至献出生命的数以百万计的苏德两军将士致敬！他们的牺牲要求人们有义务来叙述这场战争的过程。

最后，衷心的感谢堪萨斯大学出版社才华横溢的编辑们，还有玛丽·安·格兰斯，她对这本书能够最终付梓起了相当作用。

# 目 录

## 前奏：1918年-1941年

第一章	红军，1918年-1939年	005
第二章	武装中立，1939年-1941年	017
第三章	苏德两军对比，1941年	032

## 战争的第一阶段：1941年6月-1942年11月

第四章	德国的猛攻	053
第五章	苏联的对策	068
第六章	莫斯科之路	080
第七章	泥泞时节，1942年春	107
第八章	“蓝色”行动：德军挺进斯大林格勒	118

## 战争的第二阶段：1942年11月-1943年12月

第九章	“天王星”战役：第六集团军的灭亡	139
第十章	泥泞季节和作战间歇，1943年春季	162
第十一章	从库尔斯克到第聂伯河	175

## 战争的第三阶段：1944年1月-1945年5月

第十二章	战争的第三个冬天	213
第十三章	代号“巴格拉季昂”：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231
第十四章	扫荡侧翼	257
第十五章	冰雪中的战斗，1945年初	278
第十六章	战争结束	306
第十七章	总结	329

## 附录

统计表格	345
档案资料	362

## 地图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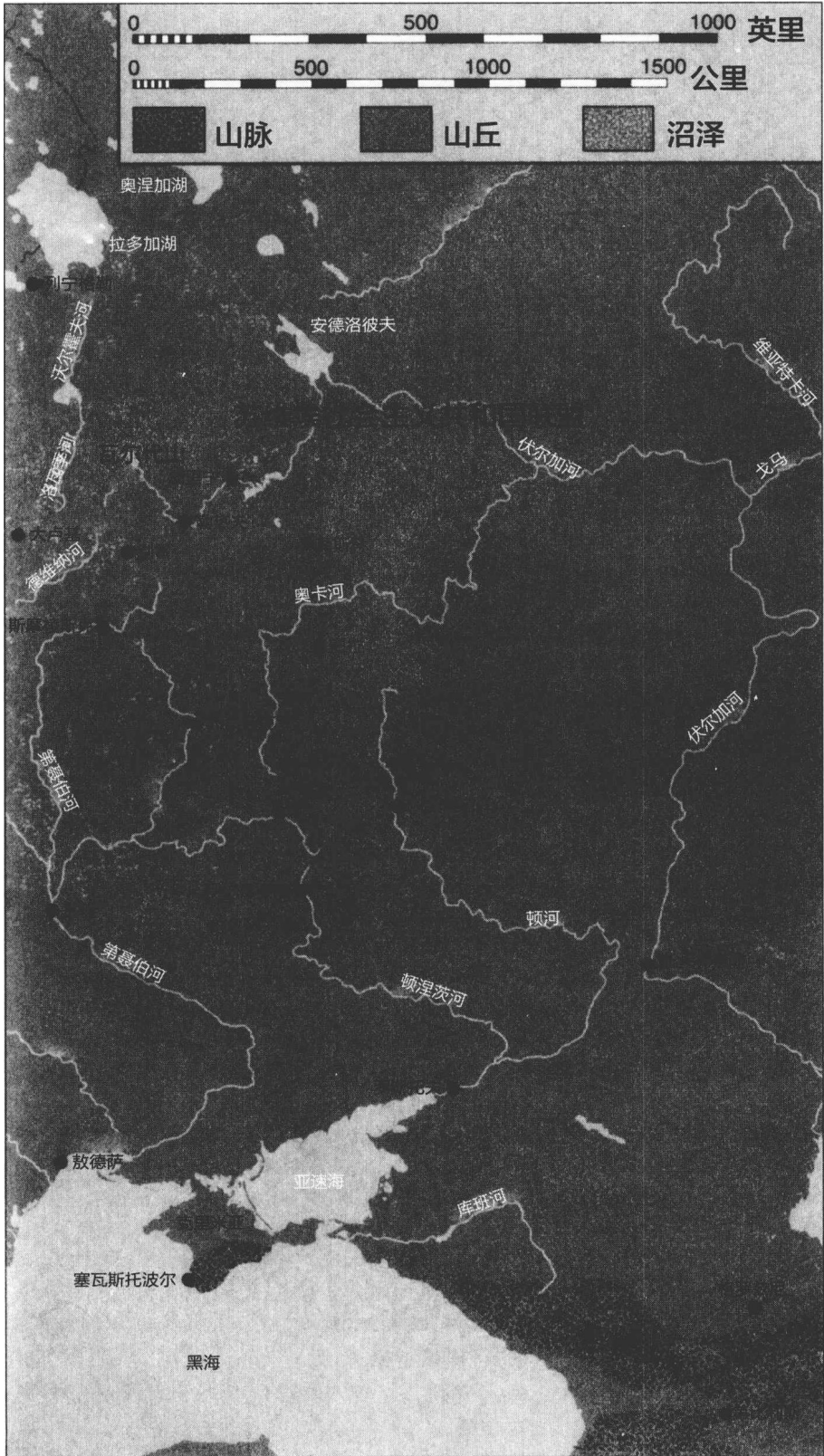
地图1	战区地图	002
地图2	威胁评估和部署, 1941年10月	044
地图3	夏秋战局(1), 1941年6月22日-9月30日	054
地图4	1941年7月31日苏军的部署及截至1942年12月31日的加强部署	075
地图5	夏秋战局(2), 1941年10月1日-12月	091
地图6	冬季战局, 1941年12月-1942年4月	095
地图7	夏秋战局, 1942年5月-10月	119
地图8	1942年4月30日苏军的部署及截至1942年12月31日的加强部署	128
地图9	冬季战局, 1942年11月-1943年3月	141
地图10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反攻	145
地图11	火星战役	149
地图12	夏秋战局, 1943年6月-12月	176
地图13	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的防御战斗, 1943年7月5日-23日	179
地图14	冬季战局, 1943年12月-1944年4月	219
地图15	夏秋战局, 1944年6月-10月	233
地图16	白俄罗斯战役, 1944年6月-8月	236
地图17	截至1945年4月的冬季战局	285
地图18	柏林战役第一阶段, 1945年4月16日-19日	315
地图19	柏林战役第二阶段, 1945年4月19日-25日	317
地图20	柏林战役第三阶段, 1945年4月25日-5月8日	320
地图21	强击柏林, 1945年4月21日-5月5日	321



**前奏**  
**1918年-1941年**



1 战区地图



战区地图





# 红军，1918年—1939年

## 苏俄国内战争，1918年—1921年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尽管通过破坏军事纪律和政府权威夺得了政权，但布尔什维克们却要依靠强大的武装力量才得以生存下来。1917年十月革命的突击力量是倾向革命的陆军士兵和水兵，但是即使加上赤卫队的武装工人，这些力量也不足以应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威胁。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外国干涉军和所谓的白卫军对于新生政权都是巨大的威胁。由于帝俄陆军已经在三年的世界大战中消耗殆尽，加上被哗变瓦解，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去抵挡战无不胜的德国陆军了。1918年3月，德军决定签署停战协定，然后兵不血刃占领了俄国西部。即使德国人于1918年11月在西线被击垮之后，他们依然在支持独立出来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乌克兰的分离主义运动。布尔什维克政府一度被迫与德国签订停战协议。沙俄的协约国盟友也进行干涉，以扼杀革命并使俄国回到世界大战中。为了支持白军，美国和英国士兵在北方的阿尔汉格尔斯克（Archangel'sk）和摩尔曼斯克（Murmansk）登陆，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军队在敖德萨、克里木和高加索地区采取行动。在西伯利亚，高度职业化的捷克军团——招募自被俄国俘虏的战俘，用来反对奥匈帝国——控制了铁路线以支持白军。日本人和美国军队也从西起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东至太平洋畔海参崴的广阔战线上展开进攻。

其结果导致了1918—1921年间的俄国内战，这对苏维埃国家和红军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从1918年到1919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 I. Lenin）和他的军事人民委员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L. D. Trotsky）利

用铁路线将他们有限的预备队四处转运，以避免一次接一次的失败。这种战争形式被称作梯队战争，其中大部队通过铁路（梯队）转移以加强不断受到威胁的战线。在战争中有些步兵师甚至转移战线达5次之多。这种经历使指挥官们感觉总是需要保持战略预备队并将部队部署在很大的纵深之内。<sup>[1]</sup>

形势迫使列宁宣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特殊的临时性社会经济政策。为了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新政权必须征募一切社会背景的男子入伍并且允许数以千计的前沙俄军官服役。接下来，出于保证这些“军事专家”的政治忠诚性的需要，政治委员制度也在所有部队建立起来，这些政委会审批那些名义上的指挥员的一切行动。

最终，新政权胜利了。1920年初，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指挥官将自封的白俄领导人——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A. V. Kolchak）——交给苏维埃，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将不受限制地离开俄国。同年晚些时候，红军挫败了旨在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者的波兰入侵，但它自己也在华沙战役（波兰人称之为“维斯瓦河上的奇迹”）中被击败。在以后的年月里，由于这次惨败，当时的红军领导人遭到了严厉的指责。尽管在波兰被击败，但截至1920年11月17日，最后一批白军还是被赶出了克里木。经过土耳其斯坦<sup><1></sup>和远东的零星战斗之后，战争结束了。

在这一过程中，苏维埃的第一代军事指挥员对战争形成了独特的看法。与一战期间的阵地战、堑壕战不同，苏俄内战的特点是辽阔的战线由相对较少的部队来防守。有鉴于此，苏俄指挥员试图将所有的战术行动纳入战役计划中，而其战役计划的宗旨是夺取敌军纵深目标。事实证明，要取得胜利，关键的两点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点集中优势兵力压倒敌军，然后迅速采取实施翼侧机动、突破和合围等手段消灭缺乏纵深的敌军。实施这种策略的前提是要有一支机动性很高的进攻力量，这在苏俄内战中主要依靠的是装甲列车和汽车，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骑兵部队。红军的精华——苏联元帅谢苗·米哈依洛维奇·布琼尼（S. M. Budenny）的骑兵第1集团军——涌现了新一代的军官，他们高度认同机动性的

[1]B. I. 库兹涅佐夫，“梯队战争”，苏联军事百科全书第8卷（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0）第619页。

<1>某些外国人沿用的对里海以东广大中亚地区的称呼——译者注

价值，并且很快接受了机械化部队作为手中利器。<sup>[2]</sup>

## 大纵深作战理论的崛起，1922年—1937年

在战争结束后，苏俄为了改变千疮百孔的经济状况，立即通过裁军的手段省下了大量军费，截至1925年，红军被削减到562,000人，这仅仅是战争高峰时期兵力的十分之一。骑兵和一些边境地区的步兵师在裁减一部分后被保留下来，而大多数存留下的师只留下必要的骨干兵力。这些师战时将由某些特定地区的预备役军人来补充。该制度于1924—1925年被采纳，它由常备的基干部队和地方民兵两部分组成，战时将扩充到将近140个师，但在和平时期它的能力极其有限。<sup>[3]</sup>

在大裁军时期，用于武器试验的资金和为数不多的设备来源之一就是苏联和德国的秘密军事合作协议。这两个从前的敌对国都害怕波兰，也都热切希望找到绕过协约国限制的法子。1919年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拥有坦克、毒气和飞机，但不久后的1921年<sup><2></sup>，德国军队和政府就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以在苏俄<sup><3></sup>境内生产和测试这些武器。双方获得了测试那些不能在别的地方生产的武器设备的机会，但实际上，这些武器的数量还是相对较少的。<sup>[4]</sup>

苏德合作还包括互相观摩军事演习，但现在回顾起来，双方军事学说和理论的发展几乎是独立完成的。20世纪20年代，国内战争的经验促使苏联所有的军事理论家重新审视他们的军事思想。前沙皇军官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斯韦钦（A. A. Svechin）发起了一场军事战略的大辩论，同时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伏龙芝（M. V. Frunze）也试图制定一套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的军事

[2]A. 埃季莫夫斯基和A. 通基赫《国内战争中的红军战术》（译自《军事通报》1967年1月号第9—15页）。另参见K. A. 梅列茨科夫回忆录《为人民而战》（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1）第36—45页。由于曾大规模使用骑兵克敌制胜，苏联人在1920年组建了骑兵第2集团军，并从此高度重视骑兵，战后一直将其视作关键的机动力量。而国内战争时期曾与骑兵第1集团军老兵（S. M. 布琼尼和K. E. 伏罗希洛夫等人）亲密合作的经历使得斯大林到二战爆发前一直放任这些宠将把持着红军最高统帅层。

[3]1925年的红军由41个基干师（31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师）、46个地方步兵师和8个地方骑兵旅，外加数个较小的民族部队组成。战时这些师将扩充到140个。细节参见戴维·M·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发展史》（伦敦：Frank Cass&Co.,Ltd., 1992）第46—53页。

[4]汉斯·W·加茨克《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俄德军事合作》，《美国历史回顾》1958年4月第565—597页。大量俄国资料包括A. 兹丹诺维奇《魏玛国防军在俄罗斯的秘密实验室》，《陆军》1992年1月第1期第62—68页，1月第2期第59—64页，2月3—4期第67—71页，3月第6期第67—71页；S. A. 戈尔洛夫《1920年代的苏德军事合作》，见《军事历史杂志》1991年9月号第4—11页。

<2>拉帕洛条约签署于1922年4月，其时苏联也没有成立——译者注

<3>原文为“苏联”——译者注

理论<sup>[5]</sup>。

而也许在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天才的国内战争指挥员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M. N. Tukhachevsky）和军事理论家弗拉基米尔·基里阿科维奇·特里安达菲洛夫（V. K. Triandafillov）根据1920年苏波战争和1918年德军进攻法国的军事失败发展了一种连续实施战役的战略理论。简而言之，他们坚信现代军队庞大而有韧性，很难单靠一次猛烈的战役就将其击垮，恰恰相反，进攻者必须实施一系列的进攻战役，之后快速突入敌人后方，在防御者还在重新集结部队之时就实施另一次战役。<sup>[6]</sup>

为了将这些战役放在统一的战略背景下，苏联军人开始思考战争的新层面——单个战役的战术和整个战争的战略结合点。这个中间的层面被称作“战役艺术”<sup><4></sup>。“战役艺术”被认为是某个级别的高级指挥员的领域，这个级别的高级指挥员在一场战略战役或整个战局背景下计划和协调大兵团作战，即实施一系列旨在最终实现战略目标的行动。1927年斯韦钦这样总结这一理论的结构：“战术是实现战役飞跃的坚实步伐，战略为战役指明前进的方向。告诉我们走哪条道路。”<sup>[7]</sup>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苏联理论家们完善了大纵深作战的战术思想。他们计划使用新技术——尤其是坦克和飞机——来突破一战中发展起来的精心构筑的防御系统。在《1929年野战条令》中还仅仅只是说了一下大纵深作战的概念，而在1935年出版的《大纵深战役指导》一书中对这一理论则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到1936年，由于技术变革的加速，大纵深作战的概念也得以扩展。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理论家们不再计划用单独的、战术层面的浅近纵深战斗来突破敌人，而是筹划突破并向100公里甚至更深远的战役纵深发展。这种大纵深战斗的

[5]“学说”这个术语正如伏龙芝所暗示的那样，是指国家战时如何使用军事力量的高度抽象的理论。而西方军人主要是理解在战争所有层面上军事力量的使用法则。由于定义上的区别，下文将把苏军中类似西方“学说”的术语改称“战略、战役和战术思想和理论”，以示和更高级别的苏联“学说”的区别。

[6]R. 萨乌什金《关于连续战役理论起源的问题，1921-1929》，《军事历史杂志》1983年5月号第77-83页。

[7]A. A. 斯韦钦《战略》，引自《苏联军事著作中的战略战役艺术问题，1917-1940》（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5）第238页。战略战役艺术和战术之间关系的全面阐述可见A. A. 斯韦钦《战略》（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29）。

<4>作者给出的英文是“Operational Art”，给出的对应俄文是“Оперативная искусства”，似有误，应该是“Оператив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中文标准翻译为“战役法”或“战役学”——译者注



本质就是利用最现代化的兵器在最大限度纵深内同时克服敌军所有防御体系，而在扩张战果时又是如此迅速以至于防御者无法及时重新部署。用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sup><5></sup>的话说就是：“军事艺术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就是阻止（防御者）建立坚固防线，赋予战役行动以毁灭性的打击力量和快速的节奏。”<sup>[8]</sup>

最初，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理论家们打算用装甲汽车支援下的使用苏俄国内战争时期武器的步兵、炮兵和骑兵来实现这一设想。在这种形式下，图哈切夫斯基的战术就和其他军队没什么差别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大多数西方军队将坦克视为协助步兵突破敌预设防御阵地的支援武器。然而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的战役战术理论迅速发展起来。红色理论家们（至少在理论上）将机械化部队看做是一个高度合成化的诸兵种混编部队。步兵——在坦克的引导和炮兵及工兵的支援下——会突破敌人防御，与此同时，其他炮兵和航空兵会打击敌人后方纵深地域，为接下来的独立空降兵和装甲部队进攻做准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坦克部队会被分成三个不同的梯队：一部分坦克负责引导步兵突破；一部分在突破口附近浅近纵深内发展战果；还有一部分坦克在诸兵种合成机械化兵团编成内作战，负责追击和包围被击溃的敌军。<sup>[9]</sup>这些概念早在1929年就变成文字了，而后被系统地编纂进《1936年工农红军暂行野战条令》中。

在当时大纵深机械化作战的想法很不寻常，但也并非独一无二。所有主要国家陆军的军事理论发展大方向都是相同的，都不同程度地运用机械化部队突破敌军防御以取胜或者避免陷入堑壕对峙的僵局，但只有苏联理论得到了本国内统治者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I.V.Stalin）的正式批准。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适合为大纵深作战思想提供所需的工业生产力和产品。鉴于一战期间俄国工业暴露出的缺陷以及坚信共产主义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依然十分脆弱，斯大林选择高度优先发展军工产业是很自然的。

这方面的努力在极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果。除了少量试验车外，苏联直到

[8]引自A. 里亚赞斯基《战前坦克兵战术的创立和发展》，《军事通报》1966年11月号第25-32页。

[9]坦克按照梯次分为直接支援步兵坦克群、远距离支援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后者不久根据大小演变成先遣支队和快速集群，按照上级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命令遂行战术、战役机动任务。快速集群是更现代化的“战役机动集群”（OMG）的前身。

<5> A. I. Egorov, 1935年的苏联元帅——译者注

1929年才开始生产自己的第一款国产坦克，基于美国沃尔特·克里斯蒂（Walter Christie）设计方案的MS-1<sup><6></sup>。4年后俄国的工厂已经可以每年生产3,000辆坦克装甲车辆。类似的迅速增长也发生在飞机、火炮和其他武器装备的生产上。<sup>[10]</sup>

官方的批准和装备的丰富供应对于机械化部队的稳步成长来说是基础。1927年在莫斯科成立了第一个试验坦克团，装备有60辆外国制造的坦克。<sup>[11]</sup>三年后的1930年5月，第一个试验机械化旅诞生了，其编成内包括装甲兵、摩托化步兵、炮兵和侦察分队。<sup>[12]</sup>

大纵深作战的发展要求数量更多、编制更庞大的机械化部队来突破敌军防御然后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1932年3月9日陆海军人民委员部<sup><7></sup>下属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建议将装甲部队组成各种不同规模的编制以遂行各级司令部下达的特定战斗任务。每个12,500人（战时为18,000人）的步兵师下辖一个独立坦克营（57辆轻型坦克），每个骑兵师下辖一个机械化团（64辆轻型坦克）。坦克旅作为步兵军以及步兵集团军的主要预备队，而独立机械化军则扮演国内战争时代“快速集群”的角色，负责突入敌军后方纵深。这些由两个坦克旅和一个步兵旅组成的军实际上比西方的一个师大不了多少。这些旅都是多兵种合成的，包括坦克、摩托化步兵、炮兵、工兵和高射炮兵。<sup>[13]</sup>

1932年秋天苏联组建了最初的两个机械化军，比德国组建第一批装甲师早了3年。随后的几年里，装甲兵、机械化兵和空降兵的数量和合成化程度都在稳步增长。特别是空降兵，由大量共青团时期就学过跳伞的志愿共产党员组成，属于精锐部队。大规模的演习检验了合成机械化部队及空降兵进攻理论。与此同时，其他部

[10]关于武器发展细节可以参见A. 尤福列夫《红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技术装备更新》，《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12月号第4-13页。

[11]苏联人于1924年10月在莫斯科组建了坦克第3团，但次年就将其撤销，改为两个独立坦克营。1927年新组建的坦克第1团还下辖六个装甲汽车营和大约30辆装甲列车。见A. 雷扎科夫《论20世纪30年代红军装甲兵的编制》，《军事历史杂志》1968年8月号，第105页；另见戴维·M·格兰斯《两次大战间的红军摩托-机械化规划》（利文沃斯堡，堪萨斯州：苏联陆军研究办公室，1990）。

[12]雷扎科夫《论20世纪30年代红军装甲兵的编制》，第106页。新的旅下辖4,700人，119辆坦克，100辆小坦克（装备机枪的小型坦克），15辆装甲汽车和各种支援兵器。此外，编制结构中还有三个坦克团。

[13]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军区的步兵第11和第45师为基础组建的两个新机械化军各下辖490辆坦克、200辆车辆和大约10,000人。

<6>设计方案参考了法国雷诺FT-17坦克，而且MS-1即T-18是1928年开始生产的。另外早在1920年8月红色索尔莫沃工厂就出产了苏联第一辆国产坦克——“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列宁”号——译者注

<7>原文为国防人民委员部，有误，1923年11月12日-1934年3月15日期间领导苏联武装力量的中央指挥机关是陆海军人民委员部，此后改组为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译者注

分的红军也逐渐取消了与地方民兵相结合的混合基干制，逐渐过渡到单一的常备军基干制。截至1938年6月1日，红军已经是一支150万人的职业化部队。<sup>[14] <8></sup>

当然，苏联的机械化部队并非十全十美。如同战前的德国一样，俄国生产的大多数坦克装甲都很薄，以高速来寻求保护。对于战场机动来说十分必要的无线电通讯是出了名的不可靠。由于这时一般的苏联士兵都没怎么当过驾驶员和机械师，致使装备发生故障和磨损的速度很快。事后，很多苏联历史学家承认过于强调机械化进攻作战导致红军忽视对防御作战的计划和训练，至少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是这样。如果不受干扰，苏联的“坦克主义者”会在几年内解决上述问题。

然而不管怎么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在机械化部队的生产、规划、部署上还是领先于世界的。也许最重要的是，红军不管是在理论概念上还是实际的机械化战争经验上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德国同行。在德国，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和其他装甲武器理论家们仅仅从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那里得到了有限的支持，因为装甲部队不过是希特勒外交讹诈的一部分，让人误以为这是真正的战争机器，而它们的使用也没有被纳入德国的国家政策中。坦克的生产排在为新建的德国空军制造飞机之后，而且这些生产出的坦克往往被分配到步兵支援分队以及其他不归古德里安管的部队中。同时，整个德国军队才刚刚开始突破凡尔赛条约的严厉束缚扩充实力。简而言之，假设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德开战，红军比起对手有相当大的优势。

## 混乱的军队，1937年-1939年

然而到1939年为止，这些优势消失了，红军也陷入了混乱。在所有导致这些

[14]由地方-基干制混合的体系向单一-基干制的转变始于1937年，结束于1939年1月1日。转变的动因是莫斯科认为欧洲产生了新的威胁，特别是纳粹德国的崛起。这一时期有35个地方师转入基干状态。红军的实力在1939年9月1日时为150万（96个步兵师），到1939年12月1日增长为230万（170个步兵师），到1940年2月1日增长为450万（161个步兵师），最终到1941年6月增长为500万（196个步兵师）。见S. A. 秋什凯维奇《苏联装甲兵》（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8），第236页；另见A. A. 沃尔科夫《生死关头》（莫斯科：Aviar出版社，1992），第27页。

<8>基干制[基干体制]：国家和平时期维持一支缩编军队的体制，这支部队保持必要的最低数量的基干兵团、部队，以便培训出受过训练的预备役[后备]兵员，以及在战争开始时实行动员，扩充军队和进行作战。基干制可使国家在和平时期节约维持武装力量的经费，同时保持战斗准备。实施基干制时，士兵和水兵，以及大部分军士在较短的期限内[苏联为2-3年]服满现役后复员转入预备役[后备队]。苏联在20-30年代实行与地方民兵制相结合的基干制。1935-1939年，在遭受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苏联武装力量逐渐过渡到单一的基干制——译者注

变化的原因中，最严重的就是斯大林对苏联领导层的大清洗。从1934年开始，他开始系统地清除苏联政府中任何潜在的最高权力的竞争者。到1937年，只有红军还没受到任何影响。

约·维·斯大林一直热爱红军，但总是对职业化的领导心存疑虑。在国内战争期间，斯大林曾以政治工作人员的身份在不同的战线上工作过。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对职业军人（他的骑兵好友们除外）——尤其是那些前沙俄的军事专家，他们帮助红军正常运转，但有时也会叛变——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斯大林总是很快为每次失败而指责包括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在内的职业军人们，这样也是为了方便地逃避自己在红军兵败华沙城下一事中应负的责任。

天下太平之后，斯大林依然对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代表的革新派理论家们感到不快。和统治者阿道夫·希特勒一样，斯大林喜欢忠诚、正统和巧妙地溜须拍马，独立的想法会让他感到不安，他的唯一亲密战友——国防人民委员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K. E. Voroshilov）助长了他的这种成见。伏罗希洛夫是一个缺乏想象力但会毫不迟疑地执行命令的老朋友，他本人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卓越才华十分嫉恨，因为他是如此的光芒四射而自己作为一个指挥员却相形见绌。伏罗希洛夫热切地不断重复着以图哈切夫斯基为中心的军事阴谋集团的谣言。图哈切夫斯基之前在托洛茨基手下的工作经历和对德国的广泛访问都成为指控他为托洛茨基分子或者德国间谍的证据，1937年5月27日，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他的一些同事被逮捕。<sup>[15]</sup>

但很不寻常的是，对军队的清洗并不像之前斯大林恐怖统治的一贯做法那样实行公开审判，军事法庭的所有诉讼程序都是秘密而仓促进行的。一位忠诚的军官——扬·鲍里索维奇·加马尔尼克（E. B. Gamarnik）——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去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但其他高级军官，包括苏联元帅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S. M. Budenny）和苏联元帅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V. K. Bliukher）还是自愿参加了审判。1937年6月12日，伏罗希洛夫简单的宣布了对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两大军区的司令员和六位其他高级同事的死刑命令。

在接下来的4年中，直到德国入侵为止，苏联军官一直以惊人的速度消失着。在武装力量中的大约75,000到80,000名军官中，至少30,000名被投进监狱

[15] 德米特里·安东诺维奇·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洛克林，加利福尼亚州：Prima Publishing，1992）第47、250-252、319-324页，编译者哈罗德·舒克曼。

或者被处决。其中包括5位元帅中的3位、全部11位副国防人民委员、所有军区的司令员、海军和空军的司令员及参谋长、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4位、67位军长中的60位、199位师长中的136位、397位旅长中的221位、所有团长的50%。<sup>[16]</sup>另外还有10,000名军官被开除出现役。

斯大林用来甄别叛徒的根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几乎没有任何被定罪的指挥员承认自己有罪。看起来唯一的准则就是要清除那些不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而可能会挑战斯大林权威的指挥员们。在那些坐牢的人们中，其中有15%由于不久战争爆发而官复原职，有些人一离开监狱就直接去指挥一个甚至规模更大的部队。也许这些从前的囚犯中最著名的就是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K. K. Rokossovsky），他在战争结束时作为苏联元帅指挥一个方面军。当1941年战争降临到苏联头上时，清洗仍然在进行着。

但是在1937-1939年，根本就看不到有对被清洗人员平反的迹象，整整一代的指挥员、政府行政人员和工厂的管理者们都被干掉了。缺乏经验和训练的年轻人们发现自己被推到了高级领导岗位，比如1938年，时任少校的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S.S. Biriuzov）结束了自己的参谋军官培训之后到第30伊尔库茨克步兵师报到，他发现师长、政委、参谋长和所有主要的参谋军官（除了一位以外）都被捕了，现在要让他当师长，而这个岗位本来需要军衔比他高三级、经验比他多十年的人才能胜任。<sup>[17]</sup>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37届学员们领章上的星星不断增加着。这一届提前毕业的学员们包括了像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A. M. Vasilevsky）、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A. I. Antonov）和卡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洛夫（M. V. Zakharov）这些未来的新星，他们被出人意料地送到了高级参谋和指挥岗位。<sup>[18]</sup>自然训练和正常运转受到了影响，也为红军在1939-1942年灾难性的表现埋下了伏笔。此外，尽管大纵深战役理论仍然是红军的正式作战理论，但图哈切夫斯基的猝然离世却使这一理论和机械化部队的编制名声扫地。许多公开发行的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

[16] O. F. 苏文尼洛夫《全军的悲剧》，《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3月号，第42页。最近大量俄罗斯文章证明了军事清洗的范围和恶劣影响，这些证明了当时美国陆军对大清洗的详细评估是正确的。评估报告的再版为《使馆人员关于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对红军影响的评估》，《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89年9月号，第417-436页。另外从前西方著作中的判断——例如马尔科姆·麦金塔在《毁灭之神：苏联武装力量史》第93页——也得到了证实。

[17]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苏联军人在巴尔干》（莫斯科：1963年版）。英文翻译见塞韦伦·比亚勒编辑的《斯大林和他的将军们：苏联二战军事回忆录》（博尔德，科罗拉多州：Westview Press，出版日期不详）第84-86页。

[18] 见H. 舒克曼编辑的《斯大林的将军们》中戴维·M·格兰斯撰写的“瓦图京”部分。这三位将领都成为关键的大本营或方面军参谋军官。

著作被收回并销毁。<sup>[19]</sup>

1936年到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二战的一次大规模彩排——进一步减慢了苏联武装力量的发展。数量有限的苏联坦克和坦克兵加入共和政府一方，而德国和意大利向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提供装备和人员上的支持。苏联人遭受了很多失败：他们的坦克装甲太薄；他们那些临时拼凑的成员没法和并肩作战的讲着西班牙语步兵互相沟通；而且在战斗中，坦克总是甩开随行的步兵，这使得法西斯方面的防御者可以相对轻松的击毁他们。在西班牙作战的苏联最高指挥员之一以及坦克部队的指挥员——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D. G. Pavlov）十分沮丧地回国了。他总结说，新的机械化部队编制过于庞大，控制起来非常不灵活，在炮兵火力面前十分脆弱，很难突破原有准备的敌军防御以实施大纵深作战。简而言之，装甲部队不能单独进攻，必须合并到诸兵种合成部队中去。<sup>[20]</sup>

话说回来，在20世纪30年代末，其他国家军队在机械化上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除了法国以外，其他所有国家生产的都是些缺乏足够装甲防护的坦克，而且都是将装甲部队用作独立的骑兵侦察分队而不是和其他兵种紧密协同作战。当然在西班牙，德国和意大利的坦克手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而在苏联，巴甫洛夫描述的缺点是往大清洗引起的犹豫和怀疑上火上浇油了。

针对上述批评意见，1939年7月苏联人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重新讨论装甲部队的编制问题。这个委员会由斯大林的亲信之一——副国防人民委员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G.I. Kulik）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布琼尼元帅和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这样还健在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著名人物。少数有经验的装甲兵军官和图哈切夫斯基思想的拥护者也被允许参与到委员会的研究中来。8月份，该委员会达成妥协，指示将摩托化步兵从坦克军（即1938年的机械化军）和坦克旅中分离出来，让这些部队仅仅负责对步兵实施支援。库利克

[19]图哈切夫斯基1928年的划时代巨著《未来战争》只有三份手打抄本留存于世，掩藏在档案馆深处。最近这份文件解禁后，从严格管理的封面表格中的署名可以看出获准查阅这份文件的只有13人次，全部是在1955年之后查阅的。

[20]苏联总参谋部杂志《军事思考》和《军事历史杂志》在20世纪30年代末刊发了大量西班牙作战经历的文章，反映了当时苏联人对纵深战役是否可行拿不定主意。另见戴维·M·格兰斯《旁观苏联人：20世纪30年代美国武官在东欧》，《军事历史期刊》1991年4月第153-183页。

委员会也批准建立了4个新的摩托化师，这些摩托化师和当时德国的装甲师很相似，是作为实施规模有限的突破战斗的快速集群，或者作为遂行方面军级别纵深穿插任务的更大规模骑兵机械化集群编成的一部分而组建的。尽管这些坦克军在1940年1月15日之前被下令解散，但实际上还是有2个保存下来了。总体来说，苏联的机械化作战理论和部队编制已经远不如他们在1936年那样超前和野心勃勃了。<sup>[21]</sup>

## 哈桑湖和哈拉哈河

红军中最后体会到大清洗带来的冲击的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军人们，那里远离莫斯科，加上外部的威胁，使得斯大林的屠杀受到限制而没有造成太大混乱。日本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并于6年后全面侵华，这导致20世纪30年代后期莫斯科和东京之间爆发了两次不宣而战的激烈冲突。苏联政府对日本人的挑衅反应强烈，尽管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成功地威慑住日本人不敢公开宣战。

1938年7月和8月间，苏军和日军在海参崴西南130公里<sup><9></sup>的哈桑湖边上的狭长地带发生了多次冲突。8月11日，在付出了526人死、900人伤的代价后，压力巨大的日本人要求停火，最终撤退了。在交战中苏联人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正面强攻、多兵种协同能力差，结果造成死亡失踪792人，负伤2,752人。<sup>[22]</sup>

但日本人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他们选择了哈拉哈河——位于外蒙古和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在中国东北）之间的一条河流——上的一个偏僻地方来再一次试探苏联的决心。1939年5月，日军占领诺门坎村周边地区，这一地区公路条件很差，苏军可能很难调来大量兵力，日军希望在这里试探苏军的实力。但是苏军初战失利后，指挥员就换成了军长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G. K. Zhukov），图哈切夫斯基最天才的追随者之一。在不为日军察觉的情况下，朱

[21]该委员会的决定以及之后摩托化部队编制见雷扎科夫文章第105-111页和格兰斯《旁观苏联人》第43-45页。

[22]详见I. F. 库兹明《保卫和平，1918-1949》（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9）；V. 埃扎科夫《哈桑湖之战——纪念打败日军30周年》，《军事历史杂志》1968年7月号，第124-128页。损失数据取自G. F. 克里沃舍耶夫主编的《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作战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71-73页。

<9>原文为东南70英里，有误——译者注

可夫集中了3个步兵师，2个坦克旅，3个装甲汽车旅，1个机枪旅和1个空降旅，共计有57,000人，498辆坦克，385辆装甲汽车。1939年8月20日，星期日，凌晨05:45时，朱可夫发起反击。一个刚实现机械化的边防师在日军防御阵地前沿陷入苦战，但与此同时，苏军机械化部队从两翼迂回包围了绝大部分日军。日军在8月27日尝试过一次突围但失败了。9月15日，日本人在莫斯科签署协议，结束了这次不宣而战的战争。这次短暂的冲突造成苏军死亡失踪7,974人，负伤15,251人。日军死伤被俘总计有61,000人。<sup>[23]</sup>

哈拉哈河冲突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日本政府认识到自己从前严重低估了苏联人的实力，开始到其他地方寻找势力范围。这最终导致与美国的冲突，但也让日本人在整个二战期间忍住没参加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保证了苏联不至于后院起火；第二，朱可夫这颗新星迅速崛起，同时也带动了他很多部下的升职，他们后来在卫国战争中成为了卓越的指挥员。例如朱可夫在哈拉哈河战争时的参谋长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S.I. Bogdanov），后来指挥击败德国的精锐机械化部队之一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

哈拉哈河战争证明了苏联军事理论和部队结构的可行性，但这只不过是整个凄凉昏暗的画卷上一个小小的闪光点罢了。在朱可夫取胜一周后，德军入侵波兰，这场战役使德国和苏联在东欧直接接触并发生冲突。而可悲的是，红军并没有为这一挑战做好准备。

---

[23]关于哈拉哈河战争的最优秀短篇研究依然是爱德华·J·德雷的《诺门罕：日苏战术作战，1939》，利文沃斯论文第2篇（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学院，1981）。阿尔文·D·库克斯的两卷本《诺门罕：日本进攻俄国，1939》（斯坦福，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5）是一部很详尽的研究著作，但完全是从日本立场来讲述。损失数字取自克里沃舍耶夫书中第77-85页。



# 武装中立，1939年 - 1941年

##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

自从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了。希特勒能当权的部分原因是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党描绘成抵御国际共产主义蔓延的唯一屏障。除了意识形态上民族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对立以外，两国在地缘政治上也是天然的对头。俄国历史上不断遭到来自西方入侵的经验使得莫斯科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寻求在中欧和东欧充当缓冲的国家。同样，德国的强权政治和纳粹思想也将德国在同一地区的统治视作民族复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希特勒掌权后几个月之内，苏德双方就自愿停止了秘密军事合作。这两种社会制度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就利用代理人打了起来，双方派遣“志愿者”和装备来帮助内战中的两派。苏联轰炸机甚至在1938年西班牙海岸附近击伤了一艘德国军舰。与此同时，莫斯科也责德国人在中欧的每一次领土要求。

但是斯大林不愿意在没有盟友的情况下同希特勒开战。20世纪30年代末，苏联经济刚刚开始从此前的军事冲突和内部的清洗中恢复。此外，斯大林也不想打一场既会削弱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消除德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威胁的战争。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M. M. Litvinov）徒劳地为应对德国侵略的集体安全策略四处奔走。1938年造成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的慕尼黑阴谋<sup><1></sup>使得斯大林确信英法是不会对希特勒采取有效措施的，如果有机会他们甚至会十分愿意牺牲苏联。尽管苏联武装力量进行了局部动员来震慑德国，并且打动了从前的协约国盟友们，但苏联人甚至没有被邀请参加慕尼黑会议。<sup>[1]</sup>

[1]苏联的军事准备情况见戴维·M·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发展史》第69-72页。

<1>原文为慕尼黑危机——译者注

经过冗长的外交协商后，英法两国的军事代表终于在1939年8月抵达莫斯科，他们表面上是来讨论联合行动的具体计划，但是代表们很低的军衔和英国人许诺的极其有限的兵力都使苏联人更加怀疑英法对谈判的诚意。谈判讨论到部队在波兰的过境权时陷入了僵持，苏联谈判代表伏罗希洛夫元帅自然坚持认为为了联合应对德国进一步的侵略，红军应获准进入波兰。但很难说这个提议是出自苏联方面的真心，还是只不过试探一下西方而已。当然不管怎么说，可以理解的是，波兰铁腕人物约瑟夫·贝克上校<sup><2></sup>反对过境权，他怀疑苏联这个从前的敌人有领土上的野心。同样罗马尼亚的国王卡罗尔二世（Carol II）也反对苏联在他领土上的过境权。最后，8月22日法国谈判代表无可奈何地单方面许诺说华沙在战时会给予苏联人通行权。

到此为止，斯大林觉得与其指望这些各怀鬼胎且优柔寡断的西方盟国，倒不如和希特勒达成妥协来得实在。1939年5月3日，李维诺夫被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 I. Molotov）取代，这清楚地表明莫斯科正在放弃针对希特勒的集体安全政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双方达成了经贸协定。德国人最初很怀疑苏联的提议，因为这时苏联和英法代表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但是当波兰危机激化的时候，希特勒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两个统治者都感到时间不等人：希特勒想赶紧摆脱束缚解决波兰，而斯大林不想在没有可靠盟友的情况下被过早拖入战争。1939年8月20日，希特勒向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请求苏联领导人最迟在8月23日之前接见德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里宾特洛甫飞往莫斯科并很快签署了一份互不侵犯条约。这份条约在8月24日对外公布，震惊了整个欧洲大陆。<sup>[2]</sup>

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公开的内容是承诺双方的友谊和互不侵犯，但背地里却划定了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德国将占领波兰西部和中部，作为回报，苏联将拥有波罗的海国家的统治地位并占领波兰的桑河（San）和布格河（Bug）以

---

[2] 现在大量俄罗斯档案资料证明了这一协定的内容，包括苏联一直以来拒绝承认存在的秘密协议。见A. 楚巴里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共产党员》1988年9月第14期第102-112页；D. A. 沃尔科戈诺夫《1939年决策的戏剧性》，《新的和最新的历史》1989年7-8月第4期第3-26页；以及《生死关头（根据1939年档案材料）》，《历史问题》1989年12月第87-112页和1990年3月第13-39页。

<2>波兰外交部长——译者注

东领土。双方并不期望协定能无限期延长，并且这份协定也没有阻止德国人的日本盟友在亚洲向苏联挑衅（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述）。不过，柏林和莫斯科还是都避免了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也可以在恢复长期对立之前先集中精力消化掉已经到手的战利品。

## 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

尽管双方达成了协议，德国在1939年9月以如此迅速的方式击败占领波兰还是让莫斯科感到既震惊又不快。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同，它已经准备好为保卫领土完整而战，苏联的分析家们也希望波兰能反抗上几个月。可是开战仅仅两个星期，波兰的崩溃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

为了维护自己在波兰东部的领土主张和防止德国人背约，苏联政府必须迅速集结部队。1939年9月5日，莫斯科开始征召预备役人员服现役，不久之后又实行了普遍兵役制度。<sup>[3]</sup>这种用简短的公告征集了一百万熟练工人离开工厂服役的局部动员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结果苏联1940年的工业产量明显不足。同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军区都转为战时编制——方面军，大体相当于集团军群司令部。

9月14日，莫洛托夫通知德国人，红军会进入之前双方约定好划归苏联的波兰领土，三天后苏军越过边境。由于动员较为仓促，大部分集团军还没到达集结地域。每个方面军都只能用骑兵和机械化部队组成快速集群履行任务。<sup>[4]</sup>苏联人希望这些真正苏式的快速集群能突破脆弱的波军边境防御，然后迅速冲到指定的苏联势力范围的边界线处。

即使是这些精选出来的部队也由于缺乏稳定的后勤，尤其是缺乏油料，因而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例如白俄罗斯方面军骑兵第6军军长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A. I. Eremenko）就不停地遇到各种麻烦。他麾下由一个坦克团

[3]S. M. 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动员及随后的战役细节见《战争、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史：苏联武装力量总参军事学院教材》（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77）第520-553页。该部分由哈罗德·奥伦斯坦译成英文发表在1993年3月的《苏联军事研究杂志》上，第86-141页。

[4]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机动骑兵机械化集群由I. V. 博尔金指挥，下辖坦克第15军、骑兵第3和第6军，而乌克兰方面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下辖坦克第25军、骑兵第4和第5军。见《战争、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史》第107-108页。

和一个摩托化步兵营组成的先遣支队在第一天就突破了100公里的纵深。为了继续扩大优势，叶廖缅科不得不将自己三分之一车辆的油吸出来让另三分之二能跑起来。等到在比亚韦斯托克碰上德国人的时候，叶廖缅科就必须依靠空运来获得紧急的燃料供应了。<sup>[5]</sup>

除了后勤上的困难，苏联人还要面对濒临灭亡的波兰政府的抵抗。波兰军队总计给红军造成996人死亡失踪、2,002人负伤的损失。苏军和德军也发生了少量小规模冲突。<sup>[6]</sup>苏联领导人坚称波兰东部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张开双臂热烈欢迎他们。到10月底，当地人民举行集会要求并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些新的领土也并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版图。无疑当地很多人宁可被苏联统治也不愿被德国占领，但波兰军事领导层并不这么想。1940年春在卡廷和苏联的其他地方，14,500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候补军官和军士被处决，然后埋进万人坑。虽然莫斯科后来指责是德国侵略者所为，可这起屠杀的凶手的确是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sup>[7]</sup>

在斯大林急于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夺取的波罗的海国家，红军甚至连上述那种心情复杂的欢迎也没有遇到。1939年9月28日至10月10日，莫斯科强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签订互助条约。三国政府允许苏联在自己的领土上建立海军、空军和海岸炮兵基地。他们也承诺一旦遭到攻击就互相支援，也不得参与任何针对苏联和其他缔约国的联盟。作为交换，莫斯科将从前波兰占领的维尔纽斯还给立陶宛人。<sup>[8]</sup>

由于此时忙于向西线调兵遣将对付英国和法国，德国即使有意撕毁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来支持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也是有心无力罢了。然而，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政府依然与德国保持着传统的经济联系，并试图提高针对莫斯科的防御能力。当地居民和苏联驻军之间发生了无数的小摩擦。

[5] A. I. 叶廖缅科《艰难的开始》（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4），第15-19页。

[6] 亚历山大·沃思《战争中的俄国，1941-1945》（纽约：E. P. Dutton & Co., 1964）第63-64页。损失数字引自 G. F. 克里沃舍耶夫《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作战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85-90页。苏军在这次战役中投入了466,516人。

[7] 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叶利钦政府向波兰政府提供了全部文件，后者很快就将其对外开放。与此事件相关的四份绝密文件合集名为“一号包裹”由俄罗斯联邦国家总档案馆的 P. G. 皮霍夫签名对外开放。

[8] 关于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占领有许多著述，见《授权驻军……关于1939-1940年红军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土上的情况》，《军事历史杂志》1990年4月号，第31-39页。

即使是这种有限的独立也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40年6月14日，斯大林对立陶宛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他要求将两名反苏的部长解除职务并以挑衅苏联驻军的罪名起诉他们，同时还要求苏军全面占领立陶宛的主要城市。24小时后，苏联占领立陶宛并对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发出最后通牒。当地的共产主义者组成了以苏联为后台的政府，然后立刻请求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到1940年8月，所有三国都并入苏联，苏联的主要海军基地也移到塔林的不冻港。<sup>[9]</sup>

1940年6月，莫斯科又开始执行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的剩余部分，向罗马尼亚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将比萨拉比亚地区割让给苏联。当遭到罗马尼亚人拒绝后，斯大林从基辅特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抽调部队组成南方面军，司令员为朱可夫。6月28日至30日，在空降兵对罗马尼亚关键目标展开突袭的同时，南方面军第9集团军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博尔金（I. V. Boldin）少将指挥下侵入比萨拉比亚，强行将此地并入苏联。<sup>[10]</sup>

## 第一次苏芬战争

在将这些国家吞并之前，苏联还和芬兰在1939-1940年间发生过一次挫败苏联人锐气的冲突。1939年10月，苏联政府要求芬兰作出一系列让步，包括割让科伊维斯托<sup><3></sup>和扼守列宁格勒海上通道的戈格兰岛（Hogland）等重要岛屿，并且在北面的卡累利阿地峡后退10俄里（约10.7公里）作为让步。卡累利阿地峡（Karelian）是一条50英里（约80.5公里）宽的沼泽地带，从芬兰湾到拉多加湖横亘在芬兰和列宁格勒之间。芬兰已经在地峡构筑了以芬兰军事领导人和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命名的曼纳海姆防线（Mannerheim），苏联的要求意味着放弃这些防御工事。除此之外，莫斯科还希望租借芬兰西南的汉科半岛（Hango）30年。作为回报，苏联人将提供拉多加湖（Ladoga）北面的未开垦土地。

从1939年10月14日至11月3日，芬兰代表一直在莫斯科讨价还价，但表示可

[9]关于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占领有许多著述。见《授权驻军……关于1939-1940年红军在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领土上的情况》、《军事历史杂志》1990年4月号，第31-39页。

[10]详情请见《战争、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史》第116-118页。

<3>Koivisto，即苏联的普里莫尔斯克，在维堡的南面、海滨小城——译者注

## 022 巨人的碰撞

以放弃一些岛屿和部分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最终当芬兰拒绝租借汉科时，莫洛托夫终止了谈判。11月26日，苏联制造了一起边境事件，然后要求芬兰军队从国境线后撤24公里<sup><4></sup>。两天后的11月29日，莫斯科撕毁与赫尔辛基的互不侵犯条约并断绝外交关系，苏军随后展开进攻。

芬兰政府预计到苏联会进攻，已经逐渐调动了相当于14个师的兵力。6个师用于守卫曼纳海姆防线，该防线首先沿国境线布置了一道轻型前沿防御地域，之后是两条由野战防御工事地带、带刺铁丝网和雷区构成的防御带。这些防御工事充分利用了卡累利阿地峡的各种河流和水障碍。只有在地峡中央没有河流的地方，即苏马镇（Summa）附近32公里长的地带，芬兰人才构筑了大量的混凝土碉堡和炮位。而在国土的其他地区，芬兰人的兵力和防御都薄弱得多，且主要依赖偏僻和难以通行的地形来限制来犯之敌的规模。芬兰陆军虽然受到了良好的极地作战训练，但缺乏重武器和弹药。例如，一个芬兰步兵师只有不到3,000人的兵力，而且炮兵还不及苏军步兵师的三分之一。<sup>[11]</sup>全国共有大约100辆装甲车辆和400架老式飞机。与苏联不同，芬兰缺乏一个较大的工业基地来支撑持久的战争，而地理上的与世隔绝也使得大批量进口军用物资化为泡影。

尽管存在上述缺点，至少芬兰武装力量做好了冬季战争的准备，而他们的对手却被迫在没有进行精心准备的情况下就投入进攻。如同9月在波兰战役期间一样，斯大林命令红军在极其短暂的准备后就入侵芬兰。为此，从俄国人看来十分温暖的乌克兰军区调来的一些师被意外地突然调到接近北极圈的地方进行冬季作战，这样仓促的调动意味着很少有苏军部队能获得足够的关于芬兰地形和其他方面的情报。红军对曼纳海姆防线的细节一无所知，就这样一头撞进了芬军的防线。另外，尽管列宁格勒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可是城北的交通状况却十分糟糕。苏军指挥员不得不依靠唯一的一条铁路线来为部队提供补给，其

---

[11] 马尔科姆·麦金塔《毁灭之神：苏联武装力量史》第113-116页。另见埃洛伊丝·恩格尔和劳里·帕纳宁《冬季战争：俄芬冲突，1939-1940》（纽约：1973）。克里沃舍耶夫《损失》书中指出芬兰军队最初实力为600,000人（根据《损失》一书英文版，这个数字包含了受过训练的后备人员，另外270架飞机是支援这全部60万人的——译者注），有270架作战飞机掩护的7个步兵师、4个独立步兵旅和1个骑旅，以及数个独立步兵营部署在卡累利阿地峡，在最北面则部署了一些特别部队。而《战争、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史》一书则认为芬兰作战力量为500,000人，编为12个步兵师、5个步兵旅、5个独立步兵团、22个步兵和游击营以及1个骑旅。起初他们面对的是苏军4个集团军（第14、第9、第8和第7），共计21个步兵师、1个坦克军和3个坦克旅，在1940年1月1日时其实力为550,757人。到3月1日，苏军兵力增长到916,613人。

<4>原文为15英里——译者注

后勤保障能力十分脆弱。

和芬兰人一样，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K. A. Meretskov，一级集团军级）指挥下的列宁格勒军区部队也将主力集结于卡累利阿地峡。弗谢沃洛德·费多罗维奇·雅科夫列夫（V. F. Iakovlev）指挥的拥兵120,000人的第7集团军在第一冲击梯队的队形里展开了2个军（5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旅），第二梯队展开3个步兵师，还有1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军用于增援和利用预期会达成突破的地点发展胜利。在拉多加湖北面，尽管投入的兵力十分有限，苏军依然在兵力和装备数量上超过了芬军。第8集团军在该湖以北展开了5个步兵师，还有5个师沿直到北方的摩尔曼斯克的芬兰边界线分布着。最大的威胁也许是第9集团军，该集团军利用3个师指向苏奥穆斯萨尔米城（Suomussalmi）附近芬兰狭窄的咽喉之处，如果在这里进攻得手，苏军就可以一直冲到波的尼亚湾（Bothnia），将芬兰一切为二。<sup>1121</sup>

11月30日，苏军开始进攻，最初的攻击搞得过于仓促和拙劣。在短暂的炮击结束之后，第7集团军越过边境向前推进，打退了弱小的芬兰掩护部队，但是也暴露出对地形的无知和步兵、炮兵、装甲兵协同上的很多问题。莫斯科迅速地正式承认了建立在边境村庄特里约基（Terjoki）的傀儡政权——芬兰民主共和国，显然是计划用这种伎俩来实现表面上合法地吞并整个芬兰的目的。12月12日，第7集团军已经前出到保护着维堡（Vyborg）的曼纳海姆防线第一防御地带。4天后，雅科夫列夫将兵力集中于苏马筑垒地域发起了总攻，因为他误以为这里是最薄弱的一点。尽管苏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雅科夫列夫却没有集中起预备队来发展胜利。

尽管部分部队表现出自杀式的勇敢，战局还是朝着不利的形势发展。苏军的进攻完全是死板而墨守成规的。每天下午大约15:00时，炮兵就漫无目标地朝芬兰军队阵地的大概位置进行30分钟的炮击。如果天气许可，红空军也会加入进攻，但是被分散到整个防线上，也缺乏引导，因此总体上是徒劳无益的。苏军工兵在破坏苏马防线前的反坦克障碍物时遇到了困难，而苏军的坦克也被困在这些

<sup>1121</sup> 麦金塔《毁灭之神》第116-117页。第9集团军作战行动的详细记述见O. A. 杜多洛瓦《“冬季战争”鲜为人知的几页》，《军事历史杂志》1991年9月号，第12-23页。

障碍物中间。大部分坦克的装甲太薄，顶不住芬军的反坦克武器，而且这些坦克也和随行步兵分开了。当雅科夫列夫在月底转用夜间攻击后，芬军指挥员用密集的机枪火力和探照灯来应对。到12月20日，莫斯科被迫放弃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进攻。苏军在防御时倒是很有效果，很快便打退了芬军4个师在12月23日发起的反攻，但显然现在苏军失败了。<sup>[13]</sup>

苏军在遥远北方的进攻也是一样没有起到作用。在最北端，步兵第104师面对有限的抵抗取得了一场小小的胜利，但这远不能弥补苏军在苏奥穆斯萨尔米令人沮丧的表现。1939年12月7日，来自基辅的步兵第44师从东面、步兵第163师从北面展开进攻。12月9日步兵第44师占领苏奥穆斯萨尔米，但是大雪和异常寒冷的天气使得该师只能利用唯一一条从边境通往该城的铺面公路。结果是这个乌克兰师被拉得很长且十分脆弱，这对于芬兰第9步兵师来说是个理想的目标，该师有数个装备滑雪板的营。12月11日芬军的一次反击就将步兵第44师赶出了苏奥穆斯萨尔米。芬兰人在公路上设置障碍物，将该师分割成几小块，然后他们组织伏击和打了就跑的进攻，就这样逐渐消灭了被分割的乌克兰人。实际上，最终整个步兵第44师都被消灭了，人员或被击毙或被俘。而当步兵第163师试图从北面发起进攻将铁钳合拢的时候，它自己也被切断了。幸存者抛弃了大部分火炮、坦克和卡车，越过冰冻的湖面向东撤退了。这两个师几乎已经不存在了。<sup>[14]</sup>

莫斯科的第一反应是典型的斯大林主义方式的，就是要找出替罪羊。列夫·扎哈洛维奇·梅赫利斯（L. Z. Mekhlis），一位在大清洗后期起了重要作用的高级政治委员，来到第9集团军调查苏奥穆斯萨尔米的惨败。根据他的命令，第44师师长被立即枪决了，大量高级军官被替换。<sup>[15]</sup>采取这些措施很难说是为了激励其余指挥员的积极性。

但是更主要的是，红军在发动新一轮攻势之前全面彻底地检查了自己的指挥结构和战术。幸存的国内战争时期高级指挥员之一——谢苗·康斯坦丁诺维

[13]美国陆军军事情报处《苏芬战争：1939年11月30日-1940年1月7日间的作战行动》（美国陆军：1940年1月10日）。再版请见乔纳森·M·豪斯编辑的《军事历史选读：苏联军事历史》第1卷《红军，1918-1945》（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作战研究协会，1984）第125-134页。更多细节请见《战争、军事艺术和军事科学史》第520-553页。

[14]此次惨败的可怖细节参见杜多洛瓦《“冬季战争”鲜为人知的几页》，其中包括了这支倒霉部队的作战日志。从1月1日-7日，步兵第44师损失了4,756人（1,001人被打死，1,430人负伤，82人冻伤，另外2,243人下落不明）以及几乎全部武器。

[15]什捷编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奇·铁木辛哥（S. K. Timoshenko）成为了西北方面军司令员来指挥进攻曼纳海姆防线的行动。第7集团军也接收了一位新指挥官——从整个战役指挥员职位上被解职下来的梅列茨科夫，同时也接收了2个补充的步兵军。更重要的是，第7集团军被指派去进攻一个大大缩短了的正面向，而同时旁边新来的第13集团军会从地峡的东边相策应。红军机动作战的高级军官——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集结了一支由一个步兵军、一个骑兵军和一个坦克旅组成的特别快速集群。他的任务是越过芬军防御的西南端附近的冰面夺取维伊普里<sup><5></sup>。整个苏军都为冬季作战进行了强化训练，也为突破固定防御工事而组织了辛勤的演习。苏军建立了特别突击群，每个突击群由1个步兵排、1个机枪排、3辆坦克、狙击手、工兵和对应支援的炮兵组成。少量新式的KV-1重型坦克也被送来，另外红军炮兵也被加强和重组了。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必须在严格的时限之内完成。因为要发动新的攻势就必须赶在寒冷、晴朗的冬天结束之前，而这种天气可以让地面保持封冻，也使近距离空中支援成为可能。2月初，侦察部队开始了有限的进攻来查明芬军的主要防御地带。然后，1940年2月12日，红军发动了一次与以往任何一次进攻都不同的攻势。炮兵火力不仅猛烈而且也准确得多了，他们不断地直接命中芬军防御阵地使得芬兰人大为惊叹。步兵在炮兵徐进弹幕之后以疏开队形前进，不再像之前的战斗中一样成为芬兰人的活靶子。在合适的地点，苏军突击支队还会包抄敌人阵地从侧面和后方实施进攻。

经过两天半激烈的战斗之后，苏军步兵第50军在重要的苏马防御地段突入第一道防线。3个坦克旅开始拓宽突破口，兵力上处于劣势的芬军别无选择只能退向掩护着维伊普里城的第二道防线。一场很大的暴风雪让苏军的进攻暂停了3天，但铁木辛哥利用这段时间用二线的新部队替换了他先头的几个步兵师。2月24日，巴甫洛夫的快速集群越过冰面去夺取科伊维斯托岛，并准备继续向芬军的南翼推进。

2月28日，苏军12个师和5个坦克旅开始进攻第二防御地带。4天后，进攻者

---

<5>Viipuri，今苏联维堡。——译者注

抵达维伊普里外围，此时巴甫洛夫的快速集群也从西南面进攻该城，切断了通往赫尔辛基的主要道路。绝望的守卫者向巴甫洛夫集群发起了反击，并分散到维伊普里附近的村镇中。苏军步兵和工兵趟过齐胸深的冰冷河水，继续肃清基本上已经被放弃的城市中的残敌。

芬兰人走投无路了。3月9日，卡累利阿地峡芬军指挥官海因里克斯将军（Heinrichs）承认他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停战协议于3月12日生效。莫斯科企图吞并整个芬兰的企图失败了，但它也获得了比最初要求的多得多的领土。

但是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相比完全不成比例。莫洛托夫承认红军有48,745人死亡，另有158,000人负伤。<sup>[16]</sup>因为这次侵略，苏联被开除出国际联盟，这使得它在外交和军事上更为孤立。芬兰之战对苏德关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苏联在军事上漏洞百出、迟钝缓慢的表现也鼓舞了希特勒和他的指挥官们，使他们相信苏联无力自保。而英法迟迟不占领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以增援芬兰让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在1940年4月占领挪威，这样就使德军与苏联领土十分接近，俄国人是不会舒服的。

总体来说，苏联人在波罗的海国家的行动刺激和搅扰了德国政府，尽管这些已经被写进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了。而当莫斯科强迫罗马尼亚割让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两个省（今摩尔多瓦）时，这种不安情绪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占领行动看上去威胁到了德国人在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柏林和莫斯科的休战关系迅速恶化了。

## 1940年的改革

在芬兰的失败使得苏联武装力量开始了彻底的复查和改革。政府首先大力恢复了职业军官们的职权和名誉，已经被废止很多年的将军军衔也被重新引入到军衔等级中，大批高级指挥员得到奖励和晋升。与此同时通过大清洗重获平等指挥权力的、饱受痛恨的政治军官们又被削弱到从属地位，这样使得命令得以统一起

---

[16]沃思《战争中的俄国》。然而克里沃舍耶夫《损失》一书列出的苏军损失为333,084人（65,384人死亡，19,610人失踪，186,584人负伤，9,614人冻伤，51,892人染病）。

来（苏军在芬兰战役期间就常常缺乏统一的指挥）。1940年10月，一部新的严苛军法让指挥员们拥有了和沙皇时代的军官们大体差不多的权力。

红军的高级指挥层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斯大林认为伏罗希洛夫在苏芬战争和苏日冲突中的表现是不称职的。1940年5月，铁木辛哥元帅就任国防人民委员，而被贬职的伏罗希洛夫得到了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sup>6></sup>和苏联人民委员会防御委员会主席的名誉头衔。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将军（B. M. Shaposhnikov，他的关于芬兰军队实力的警告被忽视掉了）也丢掉了总参谋长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sup>[17]</sup>

伏罗希洛夫的被免职为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复兴打通了道路。在这一点上，德国人在1940年春对法国和低地国家的征服让苏军在芬兰的大规模行动更加相形见绌，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警醒苏联最高统帅部。新任的苏军汽车装甲坦克部部长雅科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连科中将（Ia. N. Fedorenko）说服了铁木辛哥和斯大林撤销库利克委员会关于废除大型机械化部队编制的决定。1940年7月6日，人民委员会批准建立8个新的机械化军。这些编制要比先前的“军”大得多，每个机械化军下辖2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步兵师，共计有1,031辆坦克和36,080名士兵。1941年2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决定组建21个额外的机械化军，这样机械化军的总数将达到29个。另外还批准建立独立坦克师和摩托化步兵师。<sup>[18]</sup>

布琼尼元帅牵头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回顾芬兰战役的战术得失，同时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也在巡视全国，开展一系列重要的训练演习，并剔除不合格的指挥员。在哈拉哈河战争和第二次进攻芬兰中取胜的指挥员被调到各高级指挥岗位上。哈拉哈河和比萨拉比亚的胜利者朱可夫赢得了铁木辛哥的青睐，获得了关键的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的职位，然后，在1941年1月又被任命为总参谋长。芬兰战役期间的一位师长——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上将（M. P. Kirponos）——于1940年6月升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而后1941年2月又开始

[17]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

[18]这些和铁木辛哥改革中新组建机械化部队的兵力变化见戴维·M·格兰斯《苏联军事作战艺术：大纵深作战的起源》（伦敦：Frank Cass&Co.,Ltd., 1991）第96页和《两次大战间的红军摩托 机械化规划》（利文沃斯堡，堪萨斯州：苏联陆军研究办公室，1990）。

<6>原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有误——译者注

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他将于1941年6月在这个地方更多地显示出他的勇气而不是作战技巧。梅列茨科夫离开卡累利阿地峡的第7集团军司令员岗位去担任总参谋长，直到1941年1月被朱可夫取代。长远看来，这些人还有许多其他指挥人员方面的调整对红军将会是有好处的，可是这样成批的变动在短期内的影响却造成了人心浮动和工作效率低下。总参在8个月内换了2次领导，从沙波什尼科夫换到梅列茨科夫，再到朱可夫。截止到1941年6月，75%的军官在他们的现任岗位上呆了还不足一年。<sup>[19]</sup>

1940年12月底，大批红军和空军的高级指挥员齐聚莫斯科参加会议和战争推演。<sup>[20]</sup>一系列坦诚的谈论表明军官团在作战理念上有很大分歧。普罗科菲·洛格维诺维奇·罗曼年科中将（P. L. Romanenko）——机械化第1军军长，西班牙内战和芬兰战役的老兵——批评朱可夫的观点太胆小，实际上他是在呼唤图哈切夫斯基作战理论的回归。罗曼年科指出德国人在法国之所以能快速取胜，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将所有由机械化部队和空降兵组成的机动部队集中使用，并得到炮兵和航空兵的掩护。但是当讨论到贯彻机械化作战理论的资源时，斯大林插进来支持库利克元帅和其他较为保守的军官们的观点。结果，新的机械化军继续作为红军最大的机动编制存在着，即使这些军也没有优先得到完成组建和训练所必须的后勤保障。<sup>[21]</sup>

莫斯科会议还引发了新一轮令人不快的人事变动。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两场图上战争推演中，其中一场“蓝方”（敌军）指挥员朱可夫迅速地击败了“红方”（苏军）。斯大林意外地召集演习参与者到克里姆林宫进行接下来的演习讲评。当时疏忽大意的总参谋长梅列茨科夫在讲他的总结时一直磕磕巴巴的，可能已经开始想找个借口把他换下来了的斯大林立刻炒了梅列茨科夫，换上朱可夫。接下来的日子里，显然为了应对一场同时跟日本与德国的两线作战，苏军抽调了一些有经验的军官到西伯利亚，于是上至军区司令员下至师长再一次重新洗牌。

[19]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第369页。

[20]此次会议的文本现已对外公开。例如，见S. K. 铁木辛哥《1940年12月31日苏联英雄、苏联元帅S. K. 铁木辛哥在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上的总结发言》（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1）。此次会议及接下来战争推演的详尽分析可在M. V. 扎哈罗夫《战前年代的总参谋部》（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9），第239-250页。

[21]叶廖缅科《艰难的开始》，第22-43页。现在大量文章证明苏联的战备情况十分糟糕。例如，见Iu. G. 佩列切涅夫《关于国家和武装力量抗击法西斯侵略准备情况的问题》，《军事历史杂志》1988年4月号，第42-50页。

红军的指挥员们就这样，带着对自己职位甚至个人生命的担忧进入了1941年。<sup>[22]</sup>

## 苏联战备情况

自从1935年以来，苏联的作战计划就着眼于应对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纳粹德国的双重威胁。1938年11月，在总参谋长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上将主持下完成的战略计划同时考虑了这两个威胁，但将西线战场作为主要的威胁。而由于普里皮亚季沼泽（Pripiat Marshes）的地理状况使西线战场被一分为二，因此给制定计划的人带来了特别的困难。<sup>[23]</sup>问题在于德国的计划制订者会将主攻方向放在从普里皮亚季沼泽北面进入白俄罗斯呢还是从南面进入乌克兰？<sup>[24]</sup>

1938年的沙波什尼科夫计划对这两种不同情况都作出了防御方案。1939年瓜分波兰后，总参谋部重新修订了战略计划以应对来自德国日趋增长的威胁。由总参作战部第一副部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少将于1940年7月制订的计划，假定德军是取道白俄罗斯沿着明斯克-斯摩棱斯克方向推进。动员措施也是与之相适应的。而1940年8月梅列茨科夫就任总参谋长后又根据另一个作战想定制订了方案。1940年10月的战略计划得到了斯大林的积极参与，也许是因为他十分关注经济上至关重要的乌克兰，这一计划将战略重心从西北方向转移到西南方向上。当然他还受到了以当时的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朱可夫为中心的“基辅派”的影响。这时就需要制订另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动员方案了。

1941年1月在莫斯科的战役战略演习本意是证明10月计划的正确性。演习包括防御和反攻两个情景。令斯大林震惊的是，这次演习表明总参高估了苏军的防御能力而低估了德军的进攻潜力。<sup>[25]</sup>演习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总参再一次修订了动员计划，很可能还举行了新的战争演习来制订一个更有效的防御策略以应对看来日益可能的德国侵略。得益于苏联军事出版界对当时被忽略了的防御问题十分

[22]战争推演的细节见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第81-86页。

[23]普里皮亚季问题的绝佳阐述见A. 菲利皮《普里皮亚季问题》（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9）。

[24]扎哈罗夫《战前年代的总参谋部》第125-128页提供了防御计划的细节。另见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第55-82页。

[25]扎哈罗夫《战前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48-250页。另见格兰斯《和平与战时的苏联动员》，《苏联军事研究杂志》（1992年9月），第236-239页。

关注，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当时苏军的谋划是何其忙乱。

到1941年4月，苏德关系一直在恶化，苏联情报机关也开始侦察德国的进攻准备情况。<sup>[26]</sup>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德军即将进攻的迹象日益明显，斯大林和苏联外交官们还是装出一副歌舞升平的样子。尽管如此，斯大林在1941年4月实行了名为“战争特别紧急时期”<sup><7></sup>的战备措施，这是只有战争迫在眉睫时才会实施的特别战备状态。当然在1941年春前后，当外交上还忙着维持和平时，这仅仅意味着局部动员罢了。斯大林对和平的疯狂渴望（至少在1941年是如此）和采取谨慎的防御措施以避免被击败这二者之间的矛盾，顺理成章地为红军在1941年的惨败铺平了道路。实际上，当苏联人进行内地局部动员时也禁止边境各军区那些准备最充分的部队执行这一对他们来说生死攸关的措施。

1941年4月至6月间，苏联人通过秘密地将部队战略展开（动员）加速了实际上从1937年就开始了的“渐进式战争准备”的进程。从4月26日至5月10日，外贝加尔、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军区以及远东方面军的一些部队被调到了边境军区。5月13日，总参命令28个步兵师和4个集团军司令部（第16，第19，第21和第22集团军）从内地调至边境，还有一个集团军在莫斯科附近集结。<sup>[27]</sup>这一计划预定于7月10日完成。从5月末到6月初，总参征召了800,000名预备役人员充实到100个基干师和大量筑垒地域中去。<sup>[28]</sup>

[26]近期苏方关于巴巴罗萨前情报状况的文章中最优秀的莫过于《战争前夜，1940-1941：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情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闻》1990年4月号。第251-164页。该文提供了数量惊人的来自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的情报报告。

[27]见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第306-312页；另见扎哈罗夫《战前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58-262页。

[28]扎哈罗夫《战前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59页和A. G. 霍里科夫《关于伟大卫国战争开始时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杂志》1986年1月号，第11-12页。

<7>通常指战争开始前的一段时间——译者注

尽管作出了上述努力，可苏联既没有为1941年6月的战争做好准备，也不像某些人所断言的那样，试图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sup>[29]</sup>。尽管总参用了超过三年的时间来制订防御计划，尽管情报人员已经搜集到足够的情报来发出明确的警告，苏联军队依然缺乏足够的组织、训练和装备。苏联的政治领袖们执迷于将和平至少维持到1942年而不能自拔。美好的愿望遮住了残酷的现实，红军和苏联人民都将为此付出代价。

---

[29]在过去的两年中，有一种观点认为1941年5月，鉴于德国的动员和明显的进攻企图，苏联计划对希特勒发动一场“预防性的战争”。事情起因是对朱可夫1941年5月15日提案的重新评价，这份提案零星见诸多本苏联杂志。笔名“维克多·苏沃洛夫”的苏联叛逃者V.列尊，在其出版的两本书中断定斯大林在筹划这样一场战争。出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列尊的观点在德国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且主要出于政治原因，这种观点正在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接受，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改革派，只要是抹黑前政权的東西他们都会奉为事实真相。

简而言之，列尊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1941年6月间的所有军事举措都解释成是蓄意发动进攻，为的是在1941年夏打击德国。这份要求在1941年7月发动进攻的朱可夫提案是列尊观点的核心。该提案也许是真实可信的，虽说可能还有很多类似方案，因为制订预案是任何一个总参谋部的职责。此外，列尊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拥有强大和可怖力量的苏联军事机器，这台机器正摆开了架势准备在1941年出击。

虽然人们可以说斯大林完全清楚未来苏德必有一战是合情合理的，但显然现有证据也表明他并不希望战争在1942年前爆发。另外从随后苏联作战表现的每个方面、特别是从现有的苏德档案材料中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某些人所说的强大的红军实际上既不强大，也没有为1941年的战争做好准备。

退一万步说，即使列尊的断言是正确的，德国进攻计划的制订也早于苏联，而且苏联人能发动朱可夫攻势的最早日期也是在7月末，远迟于德国进攻时间。这一攻势最初是在5月制订的，但一直拖到6月22日。（朱可夫计划见第3章。）

## 苏德两军对比，1941年

### 德国陆军

从很多方面来讲，1941年的德国陆军虽说算不上天下无敌，但已经处于巅峰状态。德国军官团以其传统学说为傲，这一学说在训练和思想上都允许下级军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他们明白指挥官的意图，也知道友邻部队中的同级军官在相同形势下会作何反应。20世纪30年代末，关于如何正确使用装甲部队的争论动摇了这一学说。尽管有些高级军官仍保留保守的看法，但1940年在低地国家和法国的胜利已经证明那些信奉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少数年轻理论家们是正确的。装甲兵的作战经验表明，在一段狭窄的正面上集中强大的机动进攻力量来楔入并突破敌防御、而后向敌后穿插、破坏敌后勤和指挥机关、同时寻机包围大量敌军的理论是切实可行的。包围部队必须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向上建立防御以阻止敌军突围或解围。

但是1940年的各次战役中还是常常发生敌军冲出包围圈的现象。理论上，摩托化步兵师会紧随装甲师之后，提供充足的人力封堵包围圈的缺口并迫降对手，这样就可以将装甲矛头解放出来去进一步发展胜利。可实际上，德军从来就不曾有过足够的车辆去装备哪怕是少量的步兵部队。整个二战期间，德国陆军绝大部分还是由徒步的步兵、马拉的火炮和后勤保障单位构成的，常常出现后勤保障单位因强行军而瘫痪导致机械化和摩托化前锋不得不暂停攻势的现象。

这种进攻理论的关键就在于装甲部队。希特勒入侵苏联需要组建大量的装甲师。为满足这一需求，1940-1941年已有和新组建的装甲师的坦克数量不得不缩减。1941年的一个装甲师只有2-3个坦克营，编制数合计有150-202辆坦克。实际上可以作战的坦克平均大约只有125辆。除了坦克外，每个师还辖有5个步兵营（4个乘卡车，1个乘摩托车）。这些摩托化步兵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装备了装甲运兵车，因此大部分损失都是步兵承受的就不足为奇了。装甲师里还辖有装甲侦



察营、工兵营和3个由卡车或履带牵引车拖曳火炮的炮兵营。加上通信、反坦克和防空分队，一个师共计约有17,000人。摩托化步兵师稍小一些，只有1个坦克营、7个摩步营和3-4个炮兵营。<sup>[1]</sup>第一批4个武装党卫军师在东线开战时是和常规的陆军摩步师一样的编制，不过不久后它们会升级成装备豪华的装甲师。

一个典型的1941型摩托化（装甲）军通常下辖2个装甲师和1个摩步师。<sup>[2]</sup>然后2-4个摩托化军就组成了一个装甲集群，这一编制在1941年时多次被更名为“装甲集团军”。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常规的步兵军被调入装甲集群时才会改名。

在1939-1940年的各次战役中，很少发生德军需要防御对手经过周密计划的进攻的情况；所以，德军的防御学说基本上还停留在1918年。这一在实践中卓有成效的学说依赖步兵部队在纵深内建立起的严密防御，并且大部分是作为预备队而不是配置在一线。当敌人进攻时，前沿部队可以后撤，同时准备发动迅猛的反突击以击退来犯之敌。这一理论基于以下三个假设：1. 德军有足够的步兵建立纵深防御；2. 敌军的进攻主要由徒步步兵实施；3. 德军指挥官有权自由选定阵地并根据实地情况组织弹性防御（这三个假设在俄国很快被证明是不存在的）。为完成这一任务，一个典型的德国步兵师由15,000人组成，下辖3个步兵团，每团3个步兵营，外加4个马拉炮兵团。主要的反坦克武器是可怜的37mm反坦克炮，这种火炮在法国和英国的重型坦克面前只能隔靴搔痒。大部分师里只有105mm或150mm中型炮兵营及著名的88mm高射炮才能有效地打击此类坦克。<sup>[3]</sup>

德军的主要弱点在于其后勤领域。在辽阔的苏联大地上只有40,000英里可全天候通行的硬质路面公路和51,000英里铁路。这些铁路的轨距要比德国的宽。随着德军向东挺进，他们不断将占领区的铁路按德国轨距改造。但是194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所有通过铁路运输的辎重必须装到德军所缴获的所有苏联轨距的列车上。<sup>[4]</sup>另外，机械化部队缺乏维修能力来维持一次长时间的战役。与普通汽车不

[1]关于德军组织和学说的探讨见乔纳森·M·豪斯《通向诸兵种合同作战：20世纪战术、理论和组织综述》（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作战研究协会，1984），第81-83和第96-97页。另见F·W·冯·森格和埃特林《机械化步兵的组建和发展史1930-1960》（慕尼黑：J.F. Lehmanns Verlag, 1961）第72-77页。

[2]1943年初，摩托化军更名为装甲军，而摩托化步兵师更名为装甲掷弹兵师。

[3]蒂莫西·A·雷《坚守：二战德军在东线的防御学说，战前到1943年3月》（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作战研究协会，1986），第1-21页。

[4]厄尔·F·齐姆克和马格纳·E·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东线的决策》（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1987），第14页。

同，坦克装甲车辆是很复杂的设备，机械故障更频繁，也需要进行大量的维护保养工作。德国不断进行新型坦克的设计工作，也意味着每个坦克营/连存在着各种不同型号的车辆，其零配件不能通用。备用零件和受过训练的维修人员总是极端缺乏，而且很多大修的车辆都要送回德国国内的工厂。甚至在1939年波兰战役那相当有限的路程内也出现过因过度使用装甲部队，整整一个军需要大修而集体趴窝的场面。<sup>[5]</sup>很多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的部队曾在春天参加过巴尔干战役；这两次行动中间他们当然有空修好装备，但在进入辽阔的俄罗斯平原前，其备用零件和坦克履带肯定已经用得差不多了。

也许最根本的后勤缺陷在于德国的经济，它尚未为战争进行动员。整个战争期间，德国在石油和其他原材料方面的缺乏限制了生产和运输。到1941年6月时，德国工业已经依赖于300万外国工人，军队每征召一个人当兵就会少一个人干活，这加剧了劳动力的缺乏。在早期的战役中，希特勒更指望速胜而不是打持久战。实际上，他已经越过1941年战役，开始筹划组建新的机械化和空军部队，然后继续在北非和小亚细亚开战。希特勒将所有新生产的武器都用在这些未来的计划中了，而东线的大军却长期缺乏物资。国防军必须迅速取胜，否则将一无所获。<sup>[6]</sup>

## 巴巴罗萨行动

为了快速取胜，德国人打算在新的苏波边境线附近通过实施一系列包围战以歼灭大量苏军。因为后来对此战役目标的变化产生了一系列争论，所以有必要回顾一下希特勒最初是如何计划的。尽管早在1940年夏就开始紧急起草，但代号为“巴巴罗萨行动”的21号训令直到1940年12月18日才正式发布。希特勒的注意力明显没放在任何特定的领土或政治目标上，而是集中在了红军身上：

[5] 罗伯特·M·肯尼迪《德军的波兰战役，1939》第120页。关于集中维修体系请见肯尼思·麦克西《1941年的德国陆军》一文，载于格兰斯主编的《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4卷：东线战争初期，1941年6月22日-8月》第64-65页。

[6] 克劳泽·莱因哈特《莫斯科——转折点：1941-1942年冬季希特勒战略的失败》（Oxford and Providence: Berg Publishers, 1992）第26-28页，译者卡尔·B·基南。

“装甲先锋应果敢作战，楔入敌深远纵深，歼灭部署在俄国西部地区的陆军（红军，作者注）主力，阻止其有作战能力的部队撤至俄国纵深地区。”

“然后，务必快速追击以形成这样一条战线：即俄国空军从该线出发将不再能攻击德意志帝国的领土。”<sup>[7]</sup>

在两个星期之前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已经指明，与摧毁苏联武装力量相比，“莫斯科无关紧要”。<sup>[8]</sup>当然，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指望着俄国的共产主义政权一触即溃，重现1918年的混乱局面<sup><1></sup>。这样，他们就低估了斯大林对人民的控制能力，也看不到苏联人可以在一线部队被歼灭的同时组建起同等数量部队的实力。只有到1941年末，当红军和苏联政府都没表现出崩溃的迹象时，德国人才萌生出在冬季来临之前攻占莫斯科以使对手放弃抵抗的念头。

为消灭红军，希特勒在东线集中了至少152个德国师，其中有19个装甲师和15个摩步师（见表3-1）。这些德军装备了3,350辆坦克，7,200门火炮和2,770架飞机。北面还有14个芬兰师，在南方有14个罗马尼亚师（相当于旅）。东线的最高指挥机构是陆军总司令部（德文为Oberkommando des Heeres, OKH）。<sup>[9]</sup>这些部队组成最北面的挪威集团军，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依次排列的“北方”、“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四者各有一个航空队作空中支援。主要突击力量——4个装甲集群——中的2个（第2和第3）被划归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指挥的中央集团军群。这两个装甲集群将在明斯克会师，形成本次战役中第一个重要的包围圈。这样，德军进攻力量的主力就放在了普里皮亚季沼泽的北面，后者难以通过的地形将战区有力地分割为南北两块。

某种程度上来说，德国计划制订者希望公路和铁路的匮乏能变成有利条件，因为这也会让苏军主力不能在包围前向东方撤离。事后证明德国情报分析人员

[7]巴巴罗萨指令的全文见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513-516页的附录22。

[8]弗朗茨·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1939-1942》（诺瓦托，加利福尼亚州：Presidio Press, 1988）第294页，编者查尔斯·伯迪克和汉斯-阿道夫·雅各布森。

[9]参加1941年战役的准确兵力仍然存在争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是否计入挪威和德国本土的二线或后备单位上存在差异。此处给出的数字是为了要反映出整个战区的情况，见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7-8页和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发展史》第91-98页。

<1>指1918年初德国大举进攻苏俄——译者注

表3-1 1941年6月苏德两军作战序列

德国	苏联
挪威集团军 (尼古劳斯·冯·法尔肯霍斯特上将) 芬兰陆军	北方面军 (M. M. 波波夫上将) 第7集团军 第14集团军 第23集团军 机械化第1、第10军
北方集团军群 (陆军元帅威廉·冯·莱布) 第16集团军 第18集团军 第4装甲集群	西北方面军 (F. I. 库兹涅佐夫上将) 第8集团军 第11集团军 第27集团军 (东面400公里处) 机械化第3、第12军 空降第5军
中央集团军群 (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 第4集团军 第9集团军 第2装甲集群 第3装甲集群	西方面军 (D. G. 巴甫洛夫将军) 第3集团军 第4集团军 第10集团军 第13集团军 机械化第6、第11、第13、第14、第17、第20军 空降第4军
南方集团军群 (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 第6集团军 第11集团军 第17集团军 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	西南方面军 (M. P. 基尔波诺斯上将) 第5集团军 第6集团军 第12集团军 第26集团军 机械化第4、第8、第9、第15、第16、第19、第22、第24军 空降第1军
	南方面军 (6月25日组建) (I. V. 秋列涅夫将军) 第9集团军 第18集团军 机械化第2、第18军 空降第3军
	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展开中) 第16、第19、第20、第21、第22、第24集团军 机械化第5、第7、第25、第26军

过分强调了红军在前沿地带的集中程度，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判断苏联人为了阻止德军的进攻会向前线派出更多的部队（而事实恰恰相反）。更主要的是，这些分析人员对苏军在第聂伯河以东组建了很多集团军作预备队一事一无所知。<sup>[10]</sup>在最初的国境交战之后，德军三个集团军群竟然有3个不同的推进方向，“北方”集团军群指向列宁格勒，“中央”集团军群指向莫斯科，“南方”集团军群指向基辅。这样，从一开始，巴巴罗萨行动就有因力量分散而不可能一口吞掉全部目标的危险了。

## 红军

如前两章所述，1941年的红军正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尽管其战略已改为防御性了，但是官方的战役理论还是图哈切夫斯基和特里安达菲洛夫创立的进攻性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和德国人一样，至少在战役层面（集团军级）的指挥和策划中，苏联人忽视了对具体的防御理论和程序的发展。

大清洗使得红军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能顺利将官方作战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指挥员和参谋军官。陆军中倒是有数量不多的参加过对日和对芬作战的指挥员，但是远不像久经战场的德国国防军军官团那样富于经验和自信。与德国人鼓励下级的主动性恰恰相反，红军的军官明白只要显示出一点点独立的判断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尽管像朱可夫这样的军人愿意为此冒险，但其他人更倾向于接受书本上的教条，而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另外，不管是在进攻还是在防御中，为了避免犯下丢失国土的大错，苏军总是将兵力平均分布在前沿，在纵深内也是如此，而不是将兵力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段。

因为政治上要求防御边界的每一寸土地，部队被束缚住了手脚。1941年时斯大林没有想到德国人会全面进攻，而是害怕其占领苏联领土的某个小突出部。这一顾虑加重了沿国境线进行绵亘的前沿防御的倾向，而没有采取在国内战争中使红军效率极高的流动作战策略。战前沿苏波国境线的防御已经被部分放弃，拆除

---

[10] 马尔科姆·麦金塔《毁灭之神：苏联武装力量史》第137-139页和格兰斯《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4卷：东线战争的最初时期，1941年6月22日-8月》第185-187页。

了地雷、铁丝网和火炮在1939年新占领的土地（所谓的特别军区）上建立20个新的筑垒地域。尽管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1941年春，可当德军进攻时，这些新的防御设施距离完成还遥遥无期。前沿的步兵部队都防守在据边境线80公里的地方。为了不刺激德国人，实际边境线是由少量内务部安全部队把守，而前沿的防御工事多数都被荒废着，直到6月22日才有人驻防。

苏联防御者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有很多后勤困难，可是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交战也有无与伦比的优势。远在俄罗斯的冬天到来之前，人们就发现苏联士兵只需要比其他国家士兵少得多的补给就可以坚持生存和战斗。随着战火持续向东蔓延，苏军补给线越来越短也更易于保障己方部队，与此同时，德军的交通线路却拉得越来越长，他们还要处理数百万被俘的军人和平民。当然，所有这一切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苏联大部分关键的战争工业都分布在莫斯科以西。有一千五百家工厂必须在德国人到来之前紧急搬迁至东面的乌拉尔。在这一过程中关键的矿产资源被放弃了。这无疑导致了1941年战时产能的骤然下降。另外，前线的苏军补给站未及将库存发给部队就被快速推进的德军占领了。<sup>[11]</sup>

苏联的军事编制反映了其军事学说和领导上的缺陷。红军没有像装甲集群或装甲集团军那样可以独立实施大规模突破和纵深穿插任务的编制。如第二章所述，1941年苏军最大的装甲单位是机械化军，其结构与易于重组的德国摩托化军相比十分死板。每个机械化军以2个坦克师（各有10,940人和375辆坦克，下辖2个坦克团、1个摩步团和数个营的侦察、反坦克、防空、工兵、通信分队）为核心，这些师很不平衡，尽管为此机械化军还加入了1个摩步师和各种支援分队并使其编制数达到了36,080人之多，但其坦克数量与其他兵种相比仍然太多了。<sup>[12]</sup>

苏联已有的机械化军中大部分都分散布防，其下属各师甚至相距多达100公里。另外，有些机械化军还隶属于不同的步兵集团军指挥，将作为预备队用于在前线步兵军的支援下实施局部反突击。其他的机械化军则是用来在方面军控制下参加主要的反击任务。这样，在地理分布和指挥结构上，机械化部队被拆散了，

[11]某些没有被德军侦察到的仓库就成为游击队宝贵的武器来源。

[12]O. A. 洛西克《苏联坦克兵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中的建设和战斗运用》（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9），第44页。1941年的苏军兵力结构详情见格兰斯《苏联军事作战艺术：大纵深作战的起源》第93-97页。

很难集中起来实施集团军或方面军级别的反击。尽管人们认为这些部队是可以发动独立的纵深作战的, 但分散配置的兵力和糟糕的后勤体系使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这些机械化军之间的实力差异很大。有的装备数量相当可观, 比如立陶宛的机械化第3军拥有460辆坦克, 其中109辆是新式的KV-1和T-34。其他的机械化军, 尤其是远离边境线的军就相当弱了。<sup>[13]</sup>比如西方面军第4集团军的机械化第14军只有520辆老旧的T-26轻型坦克, 而按照编制这个军本该有1,031辆重型和中型坦克的。尽管苏联人采取了严苛的生产纪律来弥补此前长期对武器产量的忽视, 却也只能做到这种地步了。西南方面军的机械化第19军只有不足编制数的280辆坦克, 其中仅有11辆是新型坦克。此外, 该军还要征用民用车辆来进行运输。而当战争真的到来时, 该军下面两个坦克师里的摩托化步兵团不得不徒步行军120英里投入战斗, 这也使得那些还能用的坦克不得不降低速度。<sup>[14]</sup>随着新装备不断驶下生产线, 它们也被分配给前沿的一些经过挑选的军里, 但是这些新型坦克的数量还是太少(仅有1,861辆), 即使是齐装满员的机械化军也是不同型号车辆的大杂烩,<sup>[15]</sup>这使得维护保养异常繁琐。另外, 苏军在无线电通信和后勤补给上依然让人怨声载道, 这使得苏军在遭到德军突然袭击后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协调机动。

苏军步兵编制表面上和德军差不多, 每个步兵师编有14,483人, 下辖3个3营制的步兵团, 还有2个炮兵团及支援单位。3个步兵师组成一个步兵军, 2-3个步兵军加1个机械化军组成一个野战集团军。但很可惜, 实际上即使到了战争前夜, 红军兵力仍然严重不足, 大多数师只有8,000人甚至更少<sup>[16]</sup>。1941年5月末, 苏联政府试图通过额外征召八十万预备役人员和让各类军事院校学院提前毕业来解决这个问题。战争爆发时, 这些新补充的人员刚刚进入自己的部队。

[13] 格兰斯《东线战争的最初时期》第34页提供了所有机械化军的数据。最精确的数字见史蒂文·扎洛加《技术上的出人意料和战争最初时期: T-34坦克的事实》, 《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6:4, 1994年12月号, 第634-646页。扎洛加的数字是从最近解密的含有1941年6月苏联三个一线方面军战争日志的档案卷宗中搜集到的。

[14] 麦金塔《毁灭之神》第132页。K. K. 罗科索夫斯基《军人的天职》(莫斯科: 进步出版社, 1985), 第12-15页。

[15] 扎洛加《技术上的出人意料》。在这1,861辆新式坦克中有1,475辆(508辆KV和967辆T-34)被分配给西部各军区下属部队。然而对面德军可用的有1,449辆III号和517辆IV号中型坦克, 数量更多, 炮管也更多。

[16] A. 阿尔费罗夫《苏军在西部T B Д的战略部署》, 《军事历史杂志》1981年6月号, 第31页。

一个1941年型的野战集团军应该有3个步兵军（各有5个师）和1个机械化军以及数个独立炮兵团组成。实际上，很多集团军只有6-10个师组成的2个步兵军，外加一个不完整的机械化军和很少的维修单位。

在希特勒设想的短期战斗中，德军比苏军不仅有明显的质量优势甚至有数量优势。但是，如果第一次打击不能让共产主义政权垮台，这个政权就会动员出超越德国人的潜力来。红军除了可以将大量部队从西伯利亚和远东调到欧洲外，1941年起还开始装备明显优于德军所有列装和在研坦克的新一代T-34中型坦克及KV重型坦克。此时，大部分德军装备的是III号和IV号中型坦克，这两种第二代坦克虽然性能可靠但也只能和轻装甲的苏制T-26坦克抗衡。1941年德国人还在给所有的III号坦克换装成中等初速的50mm主炮，而IV号坦克却仍然使用低初速的75mm炮。坦克炮的初速和火炮口径至少是一样重要的，因为要击穿装甲需要很高的初速。上述两种火炮均不能击穿俄国正不断走下装配线的T-34和KV-1坦克那厚重的前装甲。

与德国坦克相比，T-34更重（26.5吨，IV号坦克重25吨）、更快（时速31英里，IV号坦克时速24英里）、火力更强，还配有一门76mm高初速火炮。47.5吨的KV-1坦克也装有一门76mm炮，除了著名的88mm炮外几乎可以无视德军的任何武器。但是，苏军的坦克很少装有无线电，这使得在战斗中指挥和控制无比困难。德军步兵单位中反坦克武器十分稀少，这两种新型坦克将会成为他们的梦魇。在经过1940年不正常的生产延误后，到1941年6月22日，有1,861辆T-34和KV-1被生产出来。<sup>[17]</sup>这些新式坦克主要分配到边境各军区的5个机械化军中，超过半数装备给了基辅特别军区的机械化第4军和西部特别军区的机械化第6军。机械化第3、第8和第15军各得到100辆。其他军普遍缺乏新式坦克，而有新型坦克的军又存在着训练和后勤上的缺陷，这使得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sup>[18]</sup>但是可想而知，当德军遇到大量新型坦克时，他们会是多么惊讶。

[17]进一步了解坦克生产的细节见V. 莫斯托文科《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坦克的发展》，《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9月号，第33-45页。

[18]扎洛加《技术上的出人意料》。关于德国在战争这一阶段的装甲兵的详细探讨见I. S. O. 普莱费尔、F. C. 弗林、C. J. C. 莫洛尼和S. E. 图默《地中海和中东第2卷：德国向盟友伸出援手，1941》（伦敦：H. M. S. O., 1956）第13-14、第173-175和第341-345页。



## 空军对比

苏德两国空军的力量和缺点与其地面部队十分相似。用于支援巴巴罗萨行动的2,770架飞机占到了德国空军一线飞机数量的65%。为避免泄露意图，直到进攻前几个星期，其中很多飞机一直留在西线继续对英国实施空袭。梅塞施密特Bf-109f战斗机设计十分出色，但是其他德制飞机很快就要过时了。特别是著名的Ju-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只能在敌空军不起作用的环境下生存。一开始德军的空袭使得最初的几个月里苏联空军无法对斯图卡造成威胁，但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德军的主力轰炸机——道尼尔Dornier-17和Ju-88——已经在不列颠之战中暴露出航程和载弹量上的不足。而Ju-52运输机尽管皮实可靠、用途广泛，但也在航程和载重量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德国工业未能弥补在不列颠之战中的损失，实际上1941年德国轰炸机比上一年春少了200架。同样的，1941年5月克里特岛空降作战使得德国伞兵和运输机蒙受了惨痛的损失：146架Ju-52被击落，还有150架被重创。<sup>[19]</sup>这样，加上在临时建成的前线野战机场起降，德国飞行员很难在辽阔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上空真正夺取制空权或实施有效的空中打击。著名的德国空军基本上还是一支战术空军，只适合支援短期地面进攻而不能实施有效的大纵深空中战役。

红空军短时间内对德国空军几乎构不成威胁。尽管其拥有9,576架作战飞机，是世界上最大的空中力量，但是和红军一样，这些飞机都是过时的货色而且使用寿命将尽。大清洗使得飞机制造者和设计者们也像军事指挥员们一样蒙受了打击，这使得苏联在航空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不复存在。至少有一位设计者因试验机坠毁而被安上“从事破坏活动”的罪名枪决了，很多工程师被丢入监狱里的设计所工作。可以说，正是这些惩罚措施使得人们不敢采用创新设计方案。<sup>[20]</sup>

[19]威廉森·默里《德国空军》（巴尔的摩，马里兰州：Nautical and Aviation Publishing Co. of America, 1985）第79、83页。

[20]范·哈德斯蒂《红色凤凰：苏联空军的崛起，1941-1945》第21和第54-55页。关于苏联空军实力的准确数字见M. I. 梅里秋霍夫《1941年6月22日：数字作证》。

新式的飞机例如高速度的米格3战斗机和卓越的伊尔2强击机在某些方面要比德国机型出色一些。但是这些飞机直到1941年春才服役，很多单位都是新旧混和列装的。为了让飞行员适应新飞机，过渡训练进程慢得像蜗牛一样，因为红空军的指挥员生怕出点训练事故让他们背上“从事破坏活动”的罪名而被捕。1941年4月12日，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向斯大林抱怨说训练事故平均每天就要损坏2到3架飞机，他们要求将数名空军高级指挥员撤职。当德军发起进攻之时，前沿的很多苏联战斗机飞行员只在自己的飞机上飞了可怜的4个小时。<sup>[21]</sup>新装备的换装十分混乱以至于很多苏联飞行员并不熟悉新型的苏联轰炸机，因而在6月22日那天错误地朝自己人的飞机开火。

1939年对波兰东部的占领使得前线红空军部队和红军一样脆弱。与日本和芬兰的交手给了空军的高级军官们一种拥有空中优势的错觉，他们坚持将大量飞机放到新占领的土地上，以期从这里起飞可以在有战事时发起大规模空中攻势。前沿只有相当少的机场是可用的，还有很多在1941年春因为修建新机场而被拆除了。少量可用的机场也缺乏掩体和防空武器来保护挤成一团的停机坪。

苏联空军部队被拆开来分属不同的指挥机构：有些航空兵师用于支援特定的几个陆军集团军或方面军，其他的则直属总参谋部，还有一些则担负当地的国土防空任务。在初期一片混乱、通讯和指挥链中断的背景下，这样的师使得在关键地点组织空中力量就变得十分困难了。何况1941年时苏联飞机中很少有装备无线电的。

也许最重要的是，红空军与红军一样，都因在所有领导层面上的严重缺陷而吃尽苦头。在大清洗中接连有3位空军司令员被处决了，大部分指挥岗位上只剩下毫无经验的军官。在西班牙和1941年的初期战斗中，红空军的战术表现得十分死板。整个灾难的1941年夏季期间，苏联轰炸机顽固地坚持在8,000英尺高度进攻，这个高度如果要精确投弹就太高了，而对于奔袭而来的德国战斗机来说又太低了，很容易发现其位置并发起攻击。尽管有个别苏联战斗机飞行员多次撞击德国飞机的英勇行为，可他们的战斗队形过于保守，以至于无法有效与对手进行空

---

[21] 亚历山大·沃思《战争中的俄国，1941-1945》第139页。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375页。

中格斗。

## 苏联的计划

尽管红军和红空军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苏联军事计划制订者们仍然希望能在第聂伯河一线之前阻止德军所有攻势，然后迅速转入战略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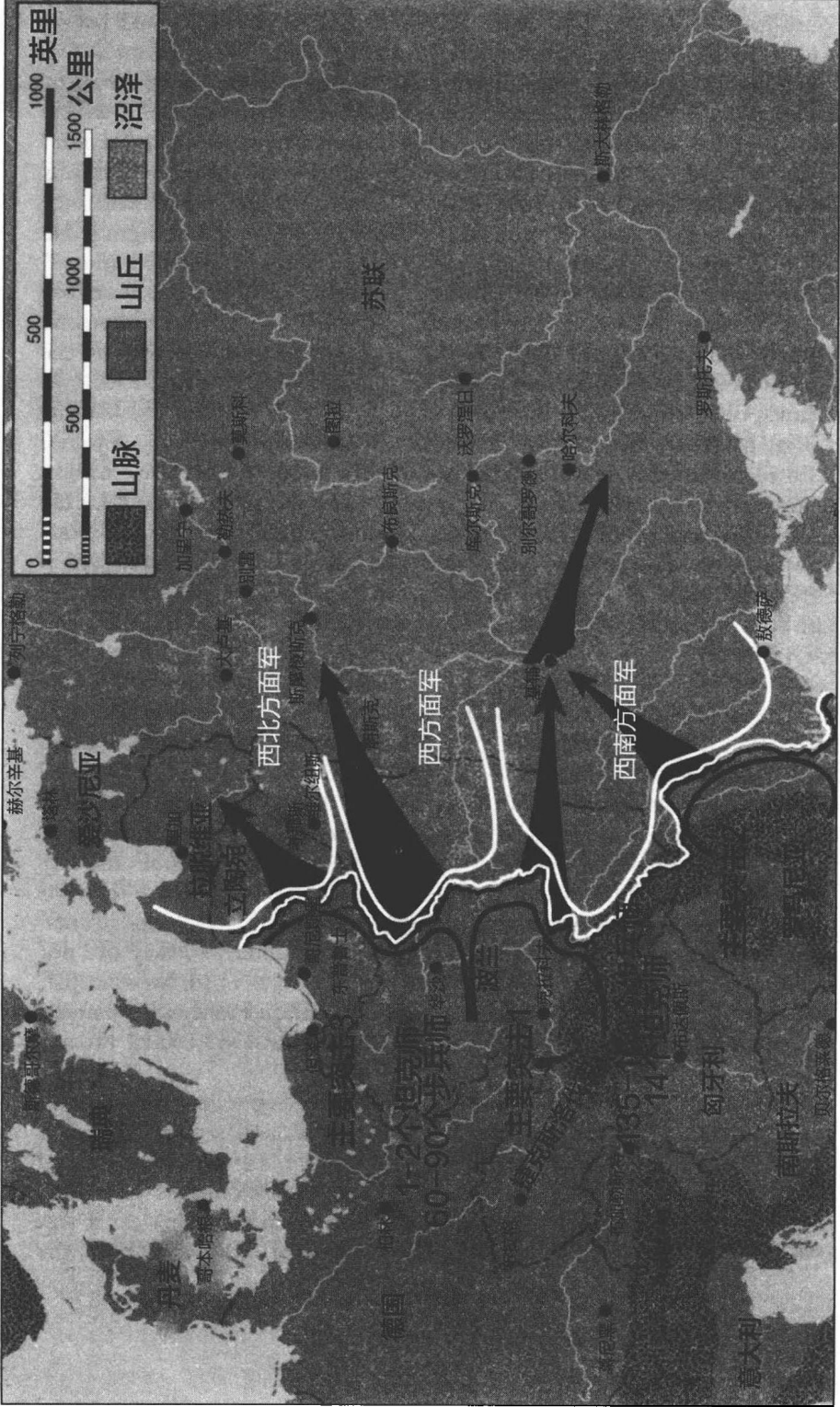
1940年7月，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批准了华西列夫斯基少将的作战计划。华西列夫斯基的计划认为进攻由德军发起，并得到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可能还有匈牙利和日本）的支援。敌军总计有270个师，其中233个师集中在苏联的新西部国境线上。华西列夫斯基认为德军的主力——123个步兵师和10个装甲师——将集中在普里皮亚季沼泽的北部，目标是明斯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方向。因此他计划将红军主力部署在这一地区。<sup>[22]</sup>

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可能预感到斯大林会不喜欢这份计划，因而将其驳回。1940年8月梅列茨科夫当总参谋长时又让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的其他人一起制订新方案。第二份草案有两个备案，根据政治形势决定到底将苏军主力部署在普里皮亚季沼泽的北部还是南部。10月5日，斯大林复核了这份草案，他没有公开反对北部方案，但是作了备注，指出希特勒最可能的目标是乌克兰的粮食和顿巴斯的煤及其他矿产资源。据此，总参做好了新计划并在1940年10月14日得到批准，该计划将部队重点集中到西南方向上（见地图2）。经过少量修改，该计划就成了41号动员计划（MP-41）的基础。

41号动员计划将171个师沿新国境线部署到3条连续的防御地带上，或者说战役梯队。<sup>[23]</sup>第一梯队作为轻型的掩护部队，其57个师中每个师都有高达70公里的国境线要防守。另外两个梯队集中了更庞大的部队，各有52个和62个步兵师，俄罗斯欧洲部分的20个机械化军的绝大部分也部署其中。所有上述部队平时隶属于苏联西部的各军区管理；一旦战事爆发，各军区将被改组为5个集团军群司令

[22]苏联这些计划的细节见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第78-81页和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第396-398页。

[23]这部分主要依据的是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18-22页引述S. P. 伊万诺夫《战争初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4）的说法。另见格兰斯《苏联军事战略》第95-98页和Iu. Ia. 吉尔申和N. M. 拉马尼切夫《1941年6月22日前夜（根据档案材料）》。



2. 威胁评估和部署，1941年10月

部，名为“方面军”。这些方面军是基于和平时期体制建立的，因而并不能直接对应德军的3个集团军群。例如，列宁格勒军区改组为北方方面军，既要防御北面的芬兰人也要防御西面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

在前方的这5个方面军后面，一个由5个野战集团军组成的完全独立的集群正在组建，它们是作为最初3条防御地带之后的第二战略梯队。这个预备队集团军集群集结在第聂伯河和德维纳河一线。其部署方式是苏联典型的大纵深梯次配置，事实上在战前德国情报机关对此一无所知。预备队集团军集群和前沿部队的主力直到4月末才开始向前部署。加上其他诸多因素，6月22日德军的进攻恰好把转型期的苏军逮个正着。

苏联防御者们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仅将部队部署得过于靠前而且错误的判断敌军主攻方向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南面。20世纪60年代，当将所有失败都归咎于斯大林成为时髦的时候，很多回忆录更宣称斯大林驳回了其军事顾问的正确建议。但是，从长远看来，斯大林坚持认为希特勒对经济资源更感兴趣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指挥员们显然也赞成他的决定，因为他们期望可以用西南方向的部队反击北面入侵德军的侧翼。甚至朱可夫于1941年2月担任总参谋长之后也没改变这一观念。因此，红军错误地将其主力集中在西南方向，而德军机械化部队主力进攻地点却在北面。<sup>[24]</sup>

在局势日益紧张的1941年，朱可夫试图说服斯大林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进攻，这位新任的总参谋长写了一份《关于苏联武装力量的战略部署计划给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报告（1941年5月15日）》，并说服铁木辛哥也在这份文件上署名。在这份手写的建议书中，朱可夫主张用152个师立即对在波兰展开的100个德军师发起进攻。西南方面军将穿过波兰南部将德国与其南方盟友分割开，西方面军对付德军主力并占领华沙。但当时红军面临诸多问题，这样一次进攻简直是铤而走险的赌博。斯大林忽略朱可夫的建议大概是有道理的。<sup>[25]</sup>

[24]伊万诺夫《战争初期》第101、106-107、204页。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卷第33页。

[25]V. 卡尔波夫《朱可夫》，《武装力量中的共产主义者》1990年5月第5期第67-68页。

## 战争的迹象和预警

关于1941年德军进攻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政治和军事突发性，至今仍然有一些疑问。事后看来，当时已经有大量的战争即将爆发的迹象。<sup>[26]</sup>瑞典铁路工人中的共产主义者、波兰的抵抗战士和很多特工都报告了东线有大量部队在集结。德国高空侦察机侵入苏联境内侦察达300多次，但只招来不停的外交抗议，而苏联人很少采取防御行动。1941年春，德国谍报人员和德国支持的乌克兰游击队频繁出没于苏联西部。从6月16日起，位于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撤出了所有不必要的人员，到6月21日，在苏联控制的港口内已无一艘德国商船。

乍一看，人们很容易赞同斯大林的要为苏军惨败负责的标准解释。他也常常被拿来当作“因为怀疑对手进攻企图就无视敌人有能力进攻之迹象的领导人”的典型。无疑，斯大林不切实际的幻想将战争推迟至少一年，以完成对武装力量的重组，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过错的。他在整个1941年春都在疯狂地工作，在尝试将不可避免的对抗推迟的同时，拼命地试图改善苏联的防御态势。

斯大林之所以不愿相信德国会立刻发起进攻还有其他几个原因。首先，苏联担心德国的其他敌人——尤其是英国和波兰抵抗力量——为了将莫斯科拉下水而提供假情报。其次，苏联领导人关心的是在前线进行过度的部队集结和战备活动会激怒希特勒，要么发生意外要么授人以口实，结果招来德国人的有限度的反应，比如要求占领边境上的一块土地或者要求更多的经济援助。毕竟，斯大林并不是第一个看不清希特勒真面目的欧洲领导人，他相信希特勒足够理智，不会在西线没击败英国人的时候又在东线挑起事端。当然希特勒个人的逻辑倒是别有一番弯弯绕——他必须打垮苏联才能断绝英国人的最后希望。

苏联人害怕激怒一个理智的德国（或者是被德国激怒），这就足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断签署禁止苏军向甚至是明显侵犯边境的人员和侦察机开火的命令。这

[26]这部分主要根据的是巴顿·惠利《代号巴巴罗萨》。另见罗伯特·萨乌什金《追寻悲剧的源头：写在伟大卫国战争爆发50周年》，《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1年6月号第213-251页；A. G. 霍尔科夫《致命事件的前夜》，《军事历史杂志》1988年5月号第42-49页。

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苏联人仍然谨慎地履行现有的苏德经济合同。斯大林显然希望通过向希特勒提供对德国经济十分重要的稀有金属来延缓战争的爆发，而缺乏稀有金属正是德国可能立即开战的动机之一。这样，在德国入侵前的18个月里，苏联向德国输送了200万吨石油产品、14万吨锰、2.6万吨铬和大量其他物资。<sup>[27]</sup>直到德国攻击前的一小时，最后一列货运列车仍然越过边境向德国境内隆隆驶去。

苏联情报机构没能料到希特勒的计划还有体制上的原因。大清洗既毁掉了军事指挥体系也毁掉了苏联的情报机关，使其无法开展工作。只有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总参情报总部）基本上保持原样未动。总参情报总部部长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F. I. Golikov）显然被德国人骗了。确实，戈利科夫汇报了德国正在进行战备的迹象，但是他给这些报告都打上问号，同时还强调德国一直保持克制的情况。其他的情报官员更是因为害怕惹恼斯大林或希特勒，因而在其报告中倾向于否定战争爆发的可能性。<sup>[28]</sup>

德国人的欺骗行动进一步迷惑了苏联人。首先，原先计划登陆英国的“海狮”行动作为巴巴罗萨行动的掩护而继续进行。德国最高统帅部偷偷告诉苏联人东线集结的部队实际上是为了迷惑英国情报机构，德军需要在远离英国轰炸机和侦察机作战半径以外的地方为海狮计划做准备。在1941年6月某期报纸上，宣传部长戈培尔无意间“泄露”了即将登陆英国的消息。然后戈培尔大张旗鼓地回收了所有已发行的报纸，并且把自己搞得看上去像是因“过失”而失宠的样子。

希特勒指示德军摆出一副防御苏联进攻的架势，这让苏联人更加不敢放手调动部队。其他大量假情报显示德军下一步目标由瑞典转移到直布罗陀。然后，1941年5月，德国外交部和最高统帅部鼓动散布谣言，说柏林可能会要求改变对苏联的政策和经济需求。这让很多苏联指挥员相信开战前德国人会发出最后通牒或者其他外交预警。

德军1941年四五月份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也掩盖了巴巴罗萨行动。这次入侵

[27]沃思《战争中的俄国》第113页。

[28]惠利《代号巴巴罗萨》第193-196页。

[29]这份通知的全文可见萨乌什金《追寻悲剧的源头》第221-222页。

不仅使得德军集结于东线看上去合情合理，而且也确实延迟了入侵苏联的行动。这样，那些正确报告了原定于1941年5月15日进攻的特工们在这一天平安无事度过后顿时名誉扫地。到6月末，如此多的预警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再也没有什么能打动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的情报了。

综合看来，苏联在战略上感到震惊就是十分可理解的了。要在一大堆自相矛盾的情报中判断出即将到来的威胁是非常困难的。6月21日深夜，斯大林同意向他的司令员们发出一份含糊其辞的预警通知。<sup>[29]</sup>不幸的是，由于通信系统过于老旧，很多司令部没能在德军进攻前收到消息，只有各海军基地和敖德萨军区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一些司令员冒着惹恼斯大林的风险采取了自己的预防措施。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基尔波诺斯上将（M. P. Kirponos）一直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保持紧密联系，并在德军集结于边境线时就向自己的部队发出了警报。但这样的主动性只是个例外，大多数人还是循规蹈矩。

事后看来，苏联最大的失败既不是让德军达成了战略突然性也不是让其达成战术突然性，而是体制上的突然性。1941年6月，红军和空军正处于过渡阶段，正忙于改革组织、更换领导、更新装备、改换训练方法、调整部队部署和修改防御计划。假设希特勒在四年前或者是一年后发动战争，那么德国国防军就很难与苏联武装力量相抗衡了。不管是出于自信还是直觉，这位德国统治者选择了一个最恰当的时机，他自己的武装力量仍然接近巅峰状态，而他的头号大敌却处于最虚弱的时候。这一体制上的突然性才是导致苏军1941年惨败的最重要因素。

## 结论

对苏联人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时候充满了希望，但后来却饱经挫折。苏联面临着来自西面德国和东面日本日益严峻的政治军事威胁，而西方列强对此却坐山观虎斗。苏联感觉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了。外交上，莫斯科积极推动全球裁军，而在国内却实施军队改革、推进国防现代化、努力扩张军事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就有了先进的战略、战役和战术理论构想，1935年以后又



伴随着武装力量的稳步扩张，这一扩张势头直到1941年6月都未减弱。和平时期的动员使苏联武装力量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

但规模并不意味着战斗力。苏联人所谓的“内部矛盾”对苏军的发展起到了反作用并且削弱了苏维埃政权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斯大林的偏执，这使他扼杀了军内的创新想法，无情地让军人们都屈从于他的意志。接下来旨在摧毁红军大脑的大放血摧垮了红军的士气，扑灭了独创的思想火花，整个军队已经外强中干，苦酒已经酿成。

比较不明显的是苏维埃政权固有的政治矛盾。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际政治中倾向于使用暴力，也鼓励其军事领导人用科学方法研究战争，发明先进的军事理论来为权力无边的国家服务。然而由于要求军官团向党（因此也就是向国家）低三下四地顺从，就造成了军官团被动接受了之后的大放血。正如政治领导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N. I. Bukharin）承认对自己错误的叛国罪指控，是为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一样，那些军事领导人要么助长了斯大林的臆想，要么就是为此送命。

这些矛盾削弱了红军保家卫国的能力，也宣告了改革尝试的失败。到最后，只有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可耻的失败才能推动成功的改革。对于被阉割了的军官团来说值得骄傲的是，当失败降临时，幸存的军官们从20世纪30年代初的启蒙日子里得到了足够的遗产来解决体制问题，并领导红军走向胜利。



**战争第一阶段**  
**1941年6月-1942年11月**



# 德国的猛攻

敌航空兵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整个白天，明斯克遭到数次轰炸，每个波次都有8-50架敌机。城里到处都是大火，并被严重毁坏。方面军司令部和方面军空军机关大楼被炸弹直接命中，遭到了严重破坏。

——5号作战报告，西方面军司令部，1941年6月24日<sup>[1]</sup>

## 混乱

1941年6月22日凌晨，3点刚过，30组精心挑选的德国空军轰炸机飞行员从高空飞越苏联边境。这些轰炸机每三架一组，在3:15时准时轰炸了苏军的10个主要空军基地，这时一阵短暂的炮轰发出了地面进攻的信号。太阳刚升起时，德国空军就出动了500架轰炸机、270架俯冲轰炸机和480架战斗机袭击苏军前沿的66个机场。<sup>[2]</sup>在战争的第一个早晨，红空军就损失了超过1,200架飞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德国空军毫无疑问掌握着绝对的空中优势，所有苏军部队和通过铁路的调动都遭到毫不留情的“关照”。（见图3）

德军最初的地面攻势在大多数地方只遭到了微弱的抵抗。有些边防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集结前就被占领了，而在其他地方这些部队和当地筑垒地域部队往往会战斗到最后最后一颗子弹，这让德军的推进延迟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红军加紧前出至其防御阵地。只有布列斯特要塞一直坚持到7月12日才失守。

一支军队和一群乌合之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有组织和指挥体系，而红军的组织和指挥体系很快失去了作用。甚至在第一波空袭之前，身着红军制服

[1]引自《苏联西方面军行动相关的作战文件汇编：1941年6月24-30日》，编译者为哈罗德·S·奥伦斯坦，《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1年6月号第334页。全部文件合集见《伟大卫国战争作战文件汇编》第1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7）中《关于西方面军部队在1941年6月22日-7月5日间作战行动的文件》。密级为“秘密”，1964年解密。其他类似的几卷内容涵盖了1941年6月22日一直到10月和11月初各方面军、集团军、军以及部分最高统帅部的文件。可惜的是，这个文件汇编系列似乎在1960年的第43期之后就继续下去。

[2]范·哈德斯蒂《红色凤凰：苏联空军的崛起，1941-1945》第11页。



3. 夏秋战役 (1), 1941年6月22日-9月30日

PzGp: 装甲集群

的勃兰登堡（Brandenburger）特别行动部队就已经通过伞降或渗透的方式进入苏军后方。他们的任务是切断电话线、占领关键的桥梁并到处制造恐慌，散布混乱。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的德军主攻地区，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科罗布科夫中将（A. A. Korobkov）的第4集团军司令部和上下级均失去了联系。西方面军的其他两个集团军——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中将（V. I. Kuznetsov）的第3集团军和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戈卢别夫中将<sup>[1]</sup>的第10集团军倒是和方面军司令部维持着脆弱的无线电联系，但是他们却无法指挥下属部队。战争头一天，西方面军作战处处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博尔金（I. V. Boldin）中将坐飞机穿过一大群敌机来到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城外的第10集团军司令部。司令部的两个帐篷都在一条机场跑道边上的小树林里，在这里，电话不通、无线电一直遭到干扰，尽管情况一团乱麻，集团军司令员戈卢别夫还是试图向德军发起反击。6月23日，戈卢别夫按照战前的预案用手头少量可动用的部队徒劳地发起了一次反攻，但是几天之内第10集团军就不复存在了，剩下的人四散奔逃试图突破德军包围圈。<sup>[3]</sup>

除了兵力不足和德军推进太快之外，防守方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缺乏目前前线形势的详细情报。事实要比莫斯科那帮人自以为的要糟糕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还在向已经不复存在的部队发出一系列不可能完成的命令。6月22日夜，斯大林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签署了向德军发起总反攻的第3号训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固执地要求前线各方面军实施这个训令。很多情况下，方面军司令员们即使了解实际情况也向下传达了，原因仅仅是司令员们害怕拒不执行命令的下场。几天后，惨败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但是，即使到那时，莫斯科的总参谋部还是很难得到前线准确的定时汇报。很多参谋军官被派到前沿巡视并每天晚上上报情况。这些参谋人员许多时候都是打电话给各居民点和集体农庄的党支部负责人，来确定德军推进的情况。<sup>[4]</sup>

[3]《苏联西方面军行动相关的作战文件汇编》第329页。沃思《战争中的俄国，1941—1945》第151—155页。战争最初几天的痛苦回忆可见I. V. 博尔金的《生命中的几页》（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1）。最初时日里西方面军行动的最佳回忆文章是L. M. 桑达洛夫的《死战不退》，《军事历史杂志》1988年10月号第3—13页，1988年11月号第3—10页，1988年12月号第13—22页，1989年2月号第32—41页，以及1989年6月号第8—15页。桑达洛夫当时是第4集团军的参谋长。

[4]关于第3号训令，见约翰·埃里克森《斯大林格勒之路：斯大林的对德战争》第1卷第132页；S. M. 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1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5），第37—40页。

<1>K. D. Golubev, 军事百科词典中漏掉了其指挥第10集团军的经历——译者注

## 第一波打击

德军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北面的最初进攻进展很快。以第4装甲集群为先导的北方集团军群很快横扫立陶宛，并前出至拉脱维亚。解决了在拉塞尼艾（Raseinai）遭遇到的首批T-34和KV坦克后，摆脱了最初恐慌的第4装甲集群的第41装甲军绕过了苏军机械化第3、第12军的各坦克师。后者与其说是被敌军击败的不如说是由于缺乏协同、油料和弹药才失败的。<sup>[5]</sup>在战争的第一个星期里，几乎苏军所有的机械化军都损失了90%的力量。<sup>[6]</sup>

第4装甲集群的另一路先锋部队——第56装甲军——击溃了敌军缺乏组织的抵抗后抵达德维纳河并拿下了几座完好的桥梁。尽管苏联轰炸机飞行员勇敢地发动自杀式空袭，这些桥梁还是保持完好无损，不过德军仍在此停滞了6天（6月26日-7月2日）才让其余部队渡河赶上前锋。<sup>[7]</sup>

在中央集团军群，第3装甲集群沿西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脆弱的接合部，轻松包抄了后者的第3集团军侧翼，并在6月23日夜直达维尔纽斯。西方面军司令员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大将（D. G. Pavlov）十分惊慌，但是6月24日时他试图组织一次反击，由他的作战处长博尔金中将实施。博尔金将军名义上指挥着机械化第6、11军和骑兵第6军并受命向北面的格罗德诺（Grodno）方向发起进攻，以阻止德军包围比亚韦斯托克的苏军。然而由于没有有效的通信联络、空中掩护、后勤支援和足够的新型坦克，这次反击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苏军指挥员遇到了德军应对机械化部队反击的标准作战模式：德军先头部队很快后撤，引诱敌坦克进入反坦克炮的火网中（这些火炮总是紧随先头部队之后）。到6月25日终，第6骑兵军伤亡超过50%，大部分是空袭造成的，一个坦克师弹药打光，另一个师只剩下3辆坦克、12辆装甲运兵车和40辆卡车。<sup>[8]</sup>

[5]关于第6装甲师在拉塞尼艾小镇与苏联坦克第2师的新式坦克不堪回首的遭遇记录，见格兰斯编辑的《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4卷：东线战争初期，1941年6月22日-8月》第93-96页，第112-119页。

[6]格兰斯《东线战争初期》第87-100页。

[7]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第178-185页。

[8]《苏联西方面军行动相关的作战文件汇编》第31-339页，第343页。



博尔金的牵制行动使得很多部队得以逃出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并向东撤向明斯克，但是这仅仅是暂时地缓解了危机。随着第3装甲集群突破西方面军北翼剑指明斯克和第2装甲集群在南翼杀来，巴甫洛夫只能后撤。在6月25日和26日夜，他试图将全军撤过夏拉河（Shchara）到斯洛尼姆（Slonim）。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大部分部队无法和敌军脱离接触。巴甫洛夫的方面军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燃料和运输车，因此部队只能在德军不间断的空中打击下徒步撤退。德军先头部队缴获了很多机密文件，据此伏击了费多尔·尼基季奇·列梅佐夫中将（F. N. Remezov）的第13集团军司令部，后者正在赶往方面军第2梯队的路上。由于夏拉河上的多座桥梁被炸毁，第10集团军大部分部队无法过河。

6月26日，惊慌失措的巴甫洛夫向莫斯科发报说：“（第3装甲集群的）多达1,000辆坦克正从西北方包抄明斯克……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他们。”<sup>[9]</sup>机械化第20军和空降第4军在斯卢茨克（Slutsk）附近阻击德军的最后努力失败了。到6月30日，第2和第3装甲集群在明斯克以西将铁钳合拢了，第10、第3和第13集团军的大部分都被包围在这个巨大的包围圈里。西方面军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了。不久后，巴甫洛夫不出意料的被处决了。<sup>[10]</sup>他的继任叶廖缅科上将（A. I. Eremenko）根本没时间在明斯克以东的别列津纳河组织防御，因为德国人的装甲矛头已于7月初渡过别列津纳河前往第聂伯河了。

尽管在这场第一次出色的包围战中德军歼灭或俘虏了超过417,000名苏军士兵，但这个胜利还是有瑕疵的。<sup>[11]</sup>和往常一样，他们发现很难集中起足够的兵力封锁被围苏军，因此大量苏军士兵抛弃重装备后逃脱了。希特勒担心装甲集群推进得太快，所以命令他们停下来等待包围圈被肃清。当然，正是这种保守的做法给了红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德国陆军总司令弗朗茨·哈尔德将军（Franz Haider）只能寄希望于第2装甲集群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

[9]引自《苏联西方面军行动相关的作战文件汇编》第344页。

[10]关于巴甫洛夫被草草处决的悲惨故事，见《第P-24000号卷宗，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将军》，《武装力量中的共产主义者》1991年4月第8期第70-75页，5月第9期第68-73页，6月第11期第54-60页，7月第13期第63-68页，7月第14期第57-67页。现在，当年被斯大林视作叛徒的巴甫洛夫已经部分恢复了名誉。

[11]G. F. 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62页指出从1941年6月22日至7月9日，最初作战兵力为627,300人的西方面军损失了其中的417,790人（以上两数字包含了同期支援西方面军的平斯克区舰队的损失。另损失数字是指死亡失踪伤病合计，下同——译者注）。相比之下，西北方面军同期损失了其498,000人中的88,486人（以上两数字包含了同期波罗的海舰队部分损失——译者注）。

会自己主动继续进攻！哈尔德也注意到苏军往往死战到底，而且德国情报机关低估了红军部队的数量。这对未来可不是个好兆头。<sup>[12]</sup>

## 西南方向的反击

战争初期德国人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南面取得的成果要小得多。该地区国境都是沿着布格河划定的，因而延缓了敌人的最初攻势，并留给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和红军部队宝贵的一点反应时间。更重要的是，如第3章中提到的，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M. P. Kirponos）在战前一直和边防部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得到各种告警后可以从容地调动部队。由于战前苏联坚信德军的主攻方向是乌克兰，基尔波诺斯幸运地得到了雄厚的机械化部队来反击第1装甲集群。尽管他手下的机械化军没有一个得到充足的装备和训练，但这些部队还是要比西方面军的机械化部队打得好的多。<sup>[13]</sup>

第1装甲集群先头的几个师渡过布格河后穿过苏军第5集团军的阵地径直向东扑去，紧随其后的德军第6集团军的步兵。基尔波诺斯将军于6月22日夜收到了3号训令，但是他的部队还在400公里外的驻扎地集合，他们得冒着德军空中打击前进。基尔波诺斯不得不将分散的部队逐次投入战斗，往往在行进间就草率进攻德军突破口的两翼。

6月23日，伊格纳季·伊万诺维奇·卡尔佩佐少将（I.I. Karpezo）的机械化第15军的2个坦克师为了搭救被困于米利亚滕（Miliatin）附近的步兵第124师而向北面进攻德军右翼。由于缺乏卡车，摩托化师被落在了后面，这种现象在这一时期十分常见。泥泞的地面和德军的空袭迟滞了这2个坦克师的前进，德军第197

[12] 弗朗茨·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1939-1942》第432-435页。德国情报机关几乎完全没有发现苏军前沿地域的大量机械化军。他们仅发现了位于考纳斯地区的一个军，这是因为其间谍网络在那里依然十分活跃。见格兰斯《东线战争初期》第83页。

[13] 苏联方面关于西南方面军地段战斗的最优秀资料当属A. 弗拉基米尔斯的《西南方面军部队在1941年6月22日至7月2日之间反击实施中间的几个方面》，《军事历史杂志》1981年7月号第21-28页；A. A. 古罗夫《战争初期西南方向上苏军的作战行动》，《军事历史杂志》1988年8月号第32-41页；以及A. 弗拉基米尔斯的《在基辅轴线上》（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9）。另见罗科索夫斯基《军人的天职》，（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5），第14-24页（未删减版连载于1989年4月到1992年3月的《军事历史杂志》）；格兰斯《东线战争初期》第248-344页。文件内容见SBDVOV第36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9）。

步兵师在其暴露的侧翼建立起了坚固的反坦克防御。少数投入进攻的T-34一度让德国人非常吃惊，但是到晚上的时候第11装甲师已经恢复向东推进，只留下第197师阻击苏军。

第二天，6月24日，苏军第5集团军的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中将（M. I. Potapov）精心组织了一次进攻，目标是沃伊内察<sup><2></sup>附近的德军北翼。尽管与步兵和炮兵协同得很差，机械化第22军还是成功挡住了德军第14装甲师和第198步兵师并使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军长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孔德鲁谢夫少将（S. M. Kondrusev）在第一次战斗中即阵亡。纠缠了36个小时之后，第14装甲师与25日迂回至苏军侧后向东直奔斯特尔河（Styr）而去。这迫使波塔波夫停止进攻转而后撤以避免被包抄。

于是到6月26日，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上将（Ewald von Kleist）的第1装甲集群已经渡过斯特尔河，打退两次敌军对侧翼的进攻，摆好阵势准备通过罗夫诺（Rovno）进击乌克兰的工业和政治中心——基辅（Kiev）。但这时基尔波诺斯也已经有能力集中起可观的机械化部队来。不幸的是，计划用于反击的3个步兵军仍未到达，因此4个不满编的机械化军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展开了进攻。和之前一样，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应该在北面展开攻势，这次用的是罗科索夫斯基少将（K. K. Rokossovsky）的机械化第9军和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费克连科少将（N. V. Feklenko）的机械化第19军。这两个军的摩托化师均缺乏交通工具，无法跟进。在南面，基尔波诺斯的装甲兵主任莫尔古诺夫少将（R. N. Morgunov）奉命协调机械化第15和第8军的动作。两翼的部队都有空中支援，不过和其他很多时候一样，波塔波夫的参谋人员证明他们过于缺乏经验，完全没有协调能力来为进攻的坦克兵们提供有效的支援。

6月26日，机械化第8军将德军第57步兵师打退了10公里。但入夜后，该军接到命令向杜布诺（Dubno）挺进，直插入德军的中心。6月27日，以瓦西里耶夫上校（I. V. Vasil 'ev）的坦克第34师为核心组建的一个快速集群试图执行这一命令，但该军已被分割包围并遭到德军航空兵、炮兵和装甲兵的无情蹂躏。机

<2>Voinitsa，在科韦利南面，沃伦州沃洛德米尔以东——译者注

械化第8军残余人员于7月1日成功突破包围圈向东逃离。友邻的机械化第15军又遭敌空军和沼泽地阻滞，进展甚微。6月26日，在北面，机械化第19军的两个坦克师也曾试图推进，但迎头撞上进攻的德军第13和第11装甲师，被后者赶回了罗夫诺。

机械化第9军军长罗科索夫斯基少将对战场形势所知甚少，但他很清楚反攻的命令是不现实的。他服从了命令于6月27日开始进攻，但与机械化第19军失去了联系，他的那些陈旧的轻型坦克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接到继续进攻的命令时，他决定采取守势，并在通往罗夫诺的道路上埋伏了德军第13装甲师先遣部队。这也许是开战以来头一次，德军撞进苏军炮兵的密集火网中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经受了德军2天内越来越猛烈的空中和地面打击后，罗科索夫斯基奉命后撤。

苏军的有力反攻虽然并不成功但也将南方集团军群迟滞了至少一个星期。希特勒后来能将中央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从莫斯科方向转向南方以肃清乌克兰，这次反击是原因之一。乌克兰的边境战斗也证明德军装甲部队并不是不可战胜的，这些战斗给未来的指挥员，如罗科索夫斯基等上了一堂机械化战争课，虽然昂贵，但是很有益。<sup>[14]</sup>

## 道义与民心

德军的速胜计划部分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大部分苏联人愿意从斯大林主义中被解放出来。德军在初期进攻开始后受到欢迎的情况说明这一假设看上去有点道理。大部分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还有相当多的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对于政权更替即使不是兴高采烈，至少也是配合的。排除民族的考虑，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很多老人还记得1917-1919年德国“正当”占领时期，那时候生活虽然艰难但还可以忍受，因此他们宁可静观其变而不是背井离乡。莫斯科为免生事端，将伏尔加-日耳曼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五十万德裔少数民族迁往更东方。

---

[14]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64页。从1941年6月22日至7月6日，最初作战兵力达864,600人的西南方面军损失了241,594名军人（损失数字包含了6月25日至7月6日南方面军的第18集团军的损失——译者注）。

但是德国的占领政策从一开始就显得对当地人不太友好。早在入侵开始前，国防军统帅部就凭借莫斯科并未签署日内瓦和海牙战争公约这样一个拙劣的借口来发布了两道命令。其中“政治委员命令”宣布苏联政治军官并非战俘，抓到后立即枪决。另一条命令则规定如果德国士兵侵犯了平民或战俘的话，是否惩罚取决于其所属部队指挥官。<sup>[15]</sup>

有几位德军高级指挥官拒绝下达这些命令并向他们的上级提出抗议。其中大部分人在其回忆录中坚称国防军从未执行过此类政策，那些暴行大部分是跟在军队后面的党卫军、负责种族灭绝的别动队和其他纳粹党占领军等的作为。

他们的抗议无疑是真诚的，但实际上，德军士兵远不是清白无辜的。高级的职业军官们并不经常接触基层下属。不管是连级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在纳粹政权下长大的，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都受到了纳粹思想的影响。对1941年三个作战师的统计表明，29%的军官都是纳粹党员，这些军官有着比同事更高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正是他们决定了这些师的风气。<sup>[16]</sup>

国防军中不少人把苏联人民看作是愚蠢的、可能十分危险的“劣等民族”。这种心理疾病本身并不是什么与众不同的。士兵们需要在观念中将对手非人化和妖魔化来克服对杀戮的本能抗拒，于是频繁的暴行接踵而至。而在对待苏联战俘和平民时，德军的这种非官方态度造成了普遍的虐待和屠杀。德军的这种行为与其初衷恰恰相反，倒是将其潜在的盟友推向了反面，点燃了全面抵抗的星星之火。

德军为何如此残酷？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说东线战事本身就极为残酷，德军在这里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他们脱离社会，处在陌生的环境下，在敌对的平民和领土上。但实际上德军的暴行几乎是伴随着战争开始的。早在纳粹党力量进入占领地区前，首批进入俄罗斯村镇的部队就会经常处决几个人，以震慑任何反抗。政治委员命令常常意味着任何被认定为共产党员或看上去像是犹太人的人都会被处决，因为纳粹宣传机构说过共产主义者中很多是犹太人。即使是接到命令将这些移交纳粹安全机关审讯，部队也往往会将其就地枪决。其他战俘则常常被强迫

[15]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152页。

[16]奥默·巴尔托夫《东线，1941-1945：德军和战事的野蛮化》（纽约，St. Martin's Press，1986）第51、66页。

进行清除地雷等对德军十分危险的工作。<sup>[17]</sup>

对欧洲犹太人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在德国的残酷政策中常常被忽视的是那些针对非犹太人的罪行，对斯拉夫人的罪行。这些罪行的规模实在过于庞大，以至于很难准确估计损失。有将近三百万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强迫到德国作劳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十分恶劣，常常导致死亡和残废。另外，德军手中至少有330万苏军战俘死于饥饿、疾病和曝晒。这占到了战俘总数的58%。<sup>[18]</sup>除了看管之外，从道义上来说，照顾这些战俘也是德军的分内之事。实际上1941年德军对这一大群战俘的供给如此之少，以至于很多为了求生而投降的战俘却在几个月内由于缺乏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而死亡。而当冬天来临时，衣着单薄的德军士兵常常将战俘们的大衣和靴子抢来据为己有。

荒谬的是，1941年末，德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改善了俘虏和囚犯们的命运。作为潜在的奴工，这些倒霉的俘虏终于找到了存在的价值。但即便如此，这些战俘在前往德国的路上还是吃尽了德军种族主义情绪的苦头。有些指挥官为了避免这些“劣等人”“玷污”了德国的火车，打算让俘虏们徒步穿过新征服的土地去德国。于是，让德国人稍感意外的是，德国工业在1942年前从这些奴隶中获益甚微。<sup>[19]</sup>

对那些留在被占领土上的居民来说，德国对食物和原材料的系统掠夺政策迫使他们处于慢性死亡的境地。根据某些记录，罗马尼亚在苏联西南方的占领还要严苛一些。

面临着这样野蛮的对待，即使是积极配合占领军的苏联通敌分子也未必是真的对其忠诚。1941年德军后方除了少数红军的漏网之鱼外没有多少有力的游击队。但随着战争的进行，俄罗斯的游击队对德国占领者来说已经成为仅次于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第二大威胁。反过来，游击队运动的反抗越激烈，为了根除这些无影无踪的敌人的德军其报复也就越残酷。综合上述所有因素，从一开始，红军就决定了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7]同上，第109页。暴行可见沃思《战争中的俄国》第208、373-376、700-709页。

[18]巴尔托夫《东线》第153页。

[19]同上，第111页；莱因哈特《莫斯科——转折点》第41、262-263页。

## 斯摩棱斯克

7月3日，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的负责人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粉碎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这一侧（西侧）的俄军主力的目标已经达到……在（这些河流的）东面我们除了小股部队外不会遇上任何东西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俄国战役极有可能将会在两周内取得胜利。”<sup>[20]</sup>

德军已经歼灭了西方面军的前沿部队并重创了西南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前沿部分。他们已经站在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的河岸上，一旦准备好补给、步兵支援和束缚住胜利进军的装甲集群，希特勒的神经质就会得到解决并将继续扩大战果。很多德军指挥官——例如哈尔德——可能已经觉得已经胜利了，而实际上战争才刚刚开始。

至于红军从突然袭击中清醒过来并准备接下来的一系列防御战役的过程将作为苏联总对策的一部分在下一章讲述。这时，有充足的证据可以指出防守第聂伯河的不仅有西方面军的残兵败将，还有布琼尼元帅的预备队集团军集群，后者已于五月末开往指定地域。斯大林命令铁木辛哥指挥西方面军，并将预备队的第19、20、21、22共四个集团军转隶给他。剩下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卢金中将（M. F. Lukin）领导的战斗力很差的第16集团军防守明斯克通往莫斯科之路的下一座重要城市——斯摩棱斯克。<sup>[21]</sup>这一情急之举同时也打消了最初将这些部队作为战略反攻力量的打算。为了在其他集团军动员的同时重新建立起失去的战略纵深，战时动员起来的第一批集团军中的两个——第24和第28——集中到斯摩棱斯克以东的维亚济马和斯帕斯-杰姆斯克（Spas-Demensk），以掩护通向莫斯科的各条道路。<sup>[22]</sup>

所有这些部队都缺乏坦克、通信器材、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高级指挥员几

[20]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第446页。

[21]最初，M. F. 卢金中将的第16集团军只拥有两个步兵师。

[22]此外，以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和莫斯科州民兵为主组建的第29、30、31、32和33集团军动员了起来并部署到从旧鲁萨到维亚济马以南的阵地上，掩护着通向莫斯科的接近地。见A. I. 叶夫谢耶夫《伟大卫国战争第一阶段中战略预备队的运用》，《军事历史杂志》1986年3月号第9-20页。

乎是一天一换。部队很难有机会做好战斗准备，导致实战表现参差不齐。不过德国人依然对这些部队一无所知，直到迎头撞上为止。结果1941年7、8月间围绕斯摩棱斯克苏军进行了一系列协同很差但是十分激烈的战斗。自开战以来头一次，德军的前进步伐被挡住了。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罗奇金中将（P. A. Kurochkin）的第20集团军就打算于7月6日迟滞德军向第聂伯河挺进，在列佩利（Lepel），他的机械化第5和第7军不顾一切地向德军装甲矛头发起了正面进攻。由于在未作充分侦察、步兵和装甲兵协同不良的情况下就进攻德军第7装甲师的预设防御阵地，这两个军损失惨重。<sup>[23]</sup>真正的激战发生在7月10日和11日，这时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渡过第聂伯河开始下一阶段的行动。古德里安先碰上的是刚从明斯克口袋里逃出来的第13集团军。后者仅有4个孱弱的步兵师，没有装甲部队，因而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到7月13日，古德里安的第46装甲军已经通过莫吉廖夫北面，其第24装甲军穿过南面，包围了莫吉廖夫的第13集团军的步兵第61军和机械化第20军。这些部队又抵抗了两个星期（直到7月26日），但这并不能阻止德军扩大战果。<sup>[24]</sup>同样地，7月11-13日，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中将的第19集团军差不多是一下火车就投入了反击，这不过是夺回维捷布斯克（Vitebsk）突出部的一次徒劳的尝试罢了。到7月13日夜，古德里安的第29摩托化步兵师距离斯摩棱斯克只有11英里之遥，而第19集团军几乎被击溃了。<sup>[25]</sup>

同一天，费多尔·伊西多罗维奇·库兹涅佐夫上将（F. I. Kuznetsov）指挥第21集团军的20个师，在第3集团军残余部队的支援下，打击了德第2装甲集群和赶来的第2集团军步兵部队的南翼。<sup>[26]</sup>四天内，20集团军也在维捷布斯克附近发动了一系列血流成河、但不是决定性的突击。伴随着第21集团军一起反击的还有一次对博布鲁伊斯克以南德军后方的深远骑兵穿插，似乎是苏军实施战前的总

[23]V. 布特科夫《机械化第5军在列佩利轴线上的反击（1941年7月6日-11日）》，《军事历史杂志》1971年9月号第59-65页。另见SBDVOV第37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9）。

[24]莫吉廖夫的顽强防御被苏联宣传人员塑造成了英勇城防的传奇。这样做的好处将在以后显现出来。

[25]关于此战的细节见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167-174页；P. A. 库罗奇金《斯摩棱斯克会战》，《苏联军事回顾》1968年4月号第41-44页；K. 切列穆欣《1941年夏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轴线上》，《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10月号第3-18页；以及布赖恩·富盖特《巴巴罗萨行动》第137-142页。

[26]虽然纸面上看起来很华丽，但实际上反击的各师要么严重缺编，要么不过是在之前的战斗中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罢了。



防御计划的企图的一部分。该计划显然要求在德军已经抵达或者试图突破沿第聂伯河的苏军防线时，实施一系列协同一致的全线反击。于是，当库兹涅佐夫向博布鲁伊斯克推进打击古德里安的南翼时，苏军第11和第48集团军也在普斯科夫以东的索利齐<sup><3></sup>打击德北方集团军群的装甲矛头。同时，波塔波夫的第5集团军在其剩余装甲部队支援下，向基辅以西科罗斯坚（Korosten）的南方集团军群的装甲先遣队发起了进攻。

由于上述各反击均告失败，所以德国人和战后的历史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这次努力在本质上是协同一致的。当最初的努力未果后，在莫斯科的强烈坚持下，所有三位方面军司令员都试图寻求新的机会实施战前计划。在南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基尔波诺斯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不停地冲击科罗斯坚的德军，但一无所获。

古德里安不想被第20集团军的反击分心，但他的大部分部队已经被后者粘上了。7月24日，第18装甲师甩开其他被阻滞的部队会同第29摩步师继续挺进。但仅凭他们两个师远不能与赫尔曼·霍特（Hermann Hoth）的第3装甲集群会师并包围斯摩棱斯克。甚至在这次攻击之前，第18摩步师师长就说过，惨痛的损失必须停止了，“除非我们不想赢得一个死亡的下场”。<sup>[27]</sup>霍特的第3装甲集群与古德里安平行推进，但其推进的远达北面的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之间的道路。由于让部分兵力转随第9集团军挺进大卢基（Velikie Luki），霍特的装甲先头部队迟至7月14日才抵达斯摩棱斯克以东。这时，结束了3天的逐屋争夺战后，苏军第16集团军被迫退出该城。战斗结束后，第18装甲师只剩12辆坦克可用，这无声地证明了战斗的残酷，以及没有步兵师支援的德军装甲部队遭受了多么大的削弱。

正因如此，消灭被围敌军的问题又摆在了德军领导层的面前。古德里安将军和霍特将军希望继续向莫斯科推进。为此，古德里安派第29摩托化师占据德维纳河东岸叶利尼亚的桥头堡。与此相反，中央集团军群指挥官，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Guenther von Kluge）和希特勒的幕僚们希望尽可能地消灭新冒出来的苏军单位。由于两个装甲集群的侧翼受到苏军猛攻，古德里安觉得他还有足够可用的力量来守住叶利尼亚或歼灭掉第16集团军，但二者只能选其一。

[27]巴托夫《东线》第20页。

<3>Stolbtsy，位于诺夫哥罗德州伊尔门湖以西，距离普斯科夫很远，离旧鲁萨很近——译者注

在德国人踌躇的时候，铁木辛哥将防线上的缺口都填上了以防止第16集团军被围或德军向东继续扩大战果。结束了西南方向的边境交战后，罗科索夫斯基被西方面军司令部重新任命为第16集团军司令，7月17日他被送去抗击第3装甲集群、防守亚尔采沃（Iartsevo）的第聂伯河渡口。他以步兵第38师和坦克第101师为骨干收拢被打散的部队和散兵游勇，坦克第101师此时只有区区40辆过时的坦克<sup><4></sup>。<sup>[28]</sup>尽管遭到德国空军的持续打击，罗科索夫斯基的乌合之众还是在7月18-23日顶住了第7装甲师的进攻并在24日即发起反击。

从7月21日开始，为了解救被围的第16和第20集团军，由新调来的第29、30、28和24集团军组成的战役集群从北面的别雷（Bel'yi）到亚尔采沃和南面的罗斯拉夫尔（Roslavl）向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德军阵地发起了进攻<sup><5></sup>。<sup>[29]</sup>苏军这一系列仓促进行的反击给过分深入的德军装甲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双方均损失惨重，但最后由于协同不良、火力支援薄弱以及几乎完全缺乏后勤支援，反击失败了。7月31日，古德里安的24装甲军打退了进展最大的苏军集群——卡恰洛夫集群（Kachalov），并在几天内就将其歼灭，为未来德军继续向东推进或者向南清除苏军基辅防御的北翼铺平了道路。

第20集团军的残余部队也在7月23日发起了反击，但他们的侧翼没有掩护因而招致被围的下场。7月27日，第3装甲集群的第49装甲军和第2装甲集群的第47装甲军最终在斯摩棱斯克以东会师，包围了第16、19和20集团军大部。几天

[28]为了支援这些紧急部署却多数未受过训练的新预备集团军，苏联最高统帅部把内陆军区逃过了头几个星期毁灭性打击的机械化军下属的坦克师改编成新的坦克师，番号仍为100系列。其中一些，例如第101、102、104、105、108和107仅仅是现有坦克师（机械化第26军的坦克第52和第56师，机械化第27军的坦克第9和第53师，机械化第23军的坦克第51师，以及远东的独立机械化第69师）改了个编号而已。余者，如第111和第112，则是在远东由当地部队和被撤销番号的机械化第30军部队组成。当然还有一些是由后备坦克骨干以及参战机械化军的余部组成。组建这些新的坦克师不过是为了给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步兵提供一点装甲支援的权宜之计罢了。这些师的实力千差万别。脱胎于内地军区机械化军的坦克师不仅拥有本身的装甲车辆，还多多少少能从最高统帅部的装备储备中得到一些，而其他的师就只能从当地搜罗兵员了。

关于各师番号的变化，见《西方面军司令部作战摘要第50号，1941年7月21日，关于方面军部队的作战行动》（SBDVOV第39期第99页），以及同一文件系列中后备方面军的报告，例如《作战摘要第9号，1941年7月16日，关于方面军部队的态势》（SBDVOV第37期第141-142页），和《第24集团军司令员第5号作战命令，1941年7月17日，关于集团军部队的重组和变更部署》（SBDVOV第37期第316页）。

关于组建100系列坦克师的初衷，现在只有少数公开资料中提到，其中之一就是O. A. 洛西克的《伟大卫国战争时期苏军坦克兵的建设与战斗运用》（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9）第46页，洛西克指出：“这时[1941年7月中旬]，以内地军区的一些机械化军组建起了10个坦克师。”档案材料明显支持洛西克的说法。

[29]见V. 舍夫丘克《斯摩棱斯克会战（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中部部队作战集群的行动》，《军事历史杂志》1979年12月号。文件见SBDVOV第36期。

<4>按罗科索夫斯基回忆录，此时该师有80辆旧式轻型坦克和7辆新式重型坦克——译者注

<5>第29集团军是在别雷以西的扎尔科夫斯基——译者注

后，得益于苏军从斯摩棱斯克以北、以东、以南发起了反击，被围苏军在第20集团军的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罗奇金中将带领下，向东突破了包围圈。月底，第3装甲集群再一次试图突破罗科索夫斯基在亚尔采沃的阵地，但是苏军炮兵和少量的KV-1坦克几乎是立刻就挡住了第7和第20装甲师。<sup>[30]</sup>这是苏军在斯摩棱斯克-莫斯科方向上的抵抗越来越顽强的生动例子，从8月30日起，苏军向叶利尼亚桥头堡的德军发起了不停地进攻，迫使其在9月8日放弃阵地。

在9月里，部分是因为苏军在莫斯科方向上日益顽强的抵抗，德军的主攻方向开始转向南方清理乌克兰，这点我们会在第6章讨论。在一个月里，德国人并没有重新向东进攻。结果，德军高级指挥官们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苏军斯摩棱斯克保卫战胜利的重大意义，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此战也只占了很少的篇幅。相反，这次有限的胜利给了红军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也让他们得到了宝贵的一个月来组织莫斯科的防御。闪击战的冲劲已经耗尽，不仅仅是因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犹豫不决，也是苏军顽强防御的结果。<sup>[31]</sup>

---

[30]库罗奇金《斯摩棱斯克会战》第43-44页；罗科索夫斯基《军人的天职》第25-39页。

[31]从1941年7月10日至9月10日，西方面军损失了其参战579,400名军人中的469,584人，斯摩棱斯克会战的惨烈可见一斑。另外预备队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在防御和较大的反击战斗中共计损失了210,372人（最初兵力不明）。不过到10月1日，西方面军可战之兵已经上升到558,000人，而新的掩护莫斯科的预备队方面军也有448,000人，这表明苏联最高统帅部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源可以使用。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68-171页。

# 苏联的对策

面对气势汹汹的德军，苏维埃政权要做的远不止调动预备队集团军集群的五个集团军那么简单。在战争的头一个星期里，莫斯科在指挥控制、部队编制和军事工业生产方面作了根本性的变革。在这场危机中，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的实际情况，苏联人暂时放弃了战前的许多教条，做出了第一次痛苦但有效的调整。

## 指挥和控制

在头六个星期内，苏联国家统帅机构的组成和命名经过了频繁的变更，但对于日常战争指挥助益不多。<sup>[1]</sup>6月23日，国防人民委员部的战时机构——统帅部大本营（Ставка Глав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等同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工作；该委员会主席为国防人民委员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成员包括斯大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以及最高级的指挥员们，例如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和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在经过一系列名称和成员上眼花缭乱的变化之后，8月8日，该委员会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形象出现（Ставка Верховного Главного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或Stavka VGK），斯大林获最高统帅头衔。实际上人们用“最高统帅部”这个词的时候往往是不严谨的，其描述既包括虽高统帅部本身也包括为其提供服务的总参谋部，理论上，国防委员会才是凌驾于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之上的最高机构。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独立的红空军司令部（Командующий ВВС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红军空军总司令）来整顿灾难中的红空军。<sup>[2]</sup>

但实际上在最初的几天里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体系。显然是出于震

[1]关于这一机构的历次变化，见V. D. 达尼洛夫《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1-1945》（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91）；英文著作见斯蒂芬·J·辛巴拉《情报，C3，以及战争初期》，《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1年9月号第397-447页。

[2]约翰·埃里克森《斯大林格勒之路》第172-173页。

惊，斯大林从公众面前消失了，甚至也不参加战争的日常指挥工作。6月22日，侵略日晚些时候，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作了一次结结巴巴、充满哀伤的无线电广播，宣布德军入侵，但还是不愿意相信全面战争已经爆发。直到7月3日，斯大林才亲自向全国进行了一次措辞强烈的无线电广播演说。在演说中，他号召开展游击队运动并毁掉或疏散一切对侵略者有用的物资。也就是在这次演说中，斯大林开始强调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对苏维埃国家的忠诚。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强调这一点。

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在张口结舌演讲的时候，他们的主要军事顾问们从战争一开始就离开首都前往各处，拼命地试图查明实际情况并稍加控制了局面。铁木辛哥、朱可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A. M. Vasilevsky）、布琼尼及其他人在头几天内到处奔波，造访了无数指挥部。最终，一个略显粗糙的体系终于建立起来，其中多病的苏联元帅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B. M. Shaposhnikov）作为总参谋长在莫斯科为最高统帅部服务（直到他的健康垮掉），而其他受到斯大林信任的高级将领则作为战场指挥员或救火队员东奔西走，负责到苏联政府重视的关键战线进行监督指导。

这一新系统的一部分就是7月10日拥有三个战区级别指挥多个方面军的战略司令部——方向军队总指挥部（*Главны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я войск направлений*）——的建立。<sup>[3]</sup>这些总指挥部是为了对某一单独的战略方向或轴心上的所有方面军及其他部队实施统一指挥而建立的。起初，其首脑分别为克利缅特·叶夫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元帅（西北方向，含波罗的海和北方舰队）、铁木辛哥元帅（西方方向）、布琼尼元帅（西南方向，含黑海舰队）。当7月底铁木辛哥直接指挥西方面军时，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中将（V. D. Sokolovsky）担任西方方向的首脑<sup><1></sup>。这三个方向的政治军官或曰“军事委员”是共产党未来的三位领导人——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A. A. Zhdanov）、

[3]S. P. 伊万诺夫和N. 舍霍夫佐夫《总指挥部在军事行动领域的工作经验》，《军事历史杂志》1981年9月号第11-18页；以及V. D. 达尼洛夫《伟大卫国战争中的方向总指挥部》，《军事历史杂志》1987年9月号第17-23页。西北方向总指挥部一直延续到1941年8月27日；西方方向总指挥部延续到1941年9月27日（根据苏联元帅奥加尔科夫主编的军事百科全书，其撤销日期为9月10日——译者注），1943年2月1日重新建立，同年5月5日撤销；西南方向总指挥部于1942年6月21日撤销；北高加索方向总指挥部成立于1942年4月21日，同年5月19日撤销。

<1>为西方方向参谋长，并非是总司令——译者注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N. A. Bulganin）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实际上，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经常绕过这三个方向军队总指挥部直接给其下属司令部下命令。这一层指挥体系被证明既多余又无用，因而在1942年被撤销了。

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突出习惯，最初的失败让政治委员们重新掌权，他们获得了和部队指挥员及参谋长同等的地位。在一片猜忌的气氛中，当许多职业军人被释放出来以协助与侵略者作战的同时，有的人却顶替了他们在牢房里的位置。<sup>[4]</sup> 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D. K. Pavlov）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草率处决的指挥员。很多逃出德军包围圈返回苏联战线的军人却发现自己被解除武装并逮捕了，然后还要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方警卫”单位的讯问以甄别胆小鬼和破坏分子。此外，6月底，共产党和共青团的95,000名平民成员被动员起来，部分参加专门成立的突击队，其余人则被指望用来加强残存的红军部队。<sup>[5]</sup>

在军队中恢复共产党的影响和威压是不必要的，因为实际上所有士兵即使在没有这种威胁的情况下也会竭尽全力。让党插进来的幕后主使是阴险的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L. Z. Mekhlis），他在6月23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伏罗希洛夫、朱可夫及大部分职业军官都很鄙夷梅赫利斯在大清洗中的所作所为，并抵制高级政治委员们试图干预作战指挥的任何尝试。不过，最终我们将看到，梅赫利斯自己会自作自受。

苏联初期的很多失败都是幸存的苏联军官团缺乏经验的直接后果。野战指挥员缺乏随机应变的实际经验和自信，因而倾向于墨守成规，比如无视地形而让他们的下属按照教材上的图解来行事。结果，部队并不是将注意力和兵力集中在德军必经之路上，而且攻防手法都是程式化、毫无谋略可言的，因此老道的德国人发现很容易就反击并阻止苏军的进攻。<sup>[6]</sup>

各级指挥部也缺乏训练有素的参谋军官来协调兵力机动、火力支援和后勤供

[4]例如，前总参谋长、方面军司令员K. A. 梅列茨科夫就被捕入狱，直到1941年夏末一直在莫斯科接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审讯，而后重返方面军指挥岗位。

[5]亚历山大·沃思《战争中的俄国，1941-1945》第168-169、227-228页；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第423、427页。

[6]总参在《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系列中对这些问题直言不讳。在大量已经公开的曾经列入机密的作战艺术和战术研究中也如此。例如，A. A. 斯特罗科夫的《军事艺术史》（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6）第388-392页。

给。在乌克兰的边境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陆军集团军司令部难以组织一个机械化军以上的协同进攻，也不能指引剩下的少量航空兵为地面部队提供有力的支援。当然，也有例外，但红军组织体系的整体表现是如此差劲，因而加剧了受突袭后的混乱。所以用不着太奇怪的是，德国和西方的军事观察家们都认为红军到了最终瓦解的边缘。

苏军参谋人员也缺乏有效的通信手段来控制下属并向上级汇报情况。一旦德军破坏分子和空袭毁坏了有线电话网，许多指挥部就完全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甚至是军区指挥部（经动员后成为方面军司令部）也缺乏远程无线电设备和熟练的无线电操作员。苏联现有的密码是如此繁琐以至于指挥员们常常“明码”通信，这让德军无线电侦听单位截获到了足够丰富的战术情报。

换言之，现有的训练有素的参谋军官和通信手段远远无法满足数量众多的红军指挥部。此外，初期的失败使得各师、军和野战集团军的平均实力发生了灾难性的下降，剩余部队已经用不着那么复杂的指挥体系了，加上特种武器比如坦克和反坦克武器的短缺，这一切都要求红军的组织结构进行大幅度的精简。

## 重组

在德军的推进迫使苏联人穷于应付不断涌现的危机时，红军高层还能想出重组方案并付诸实施，这种智慧实在值得大加称颂。通过将编制恢复到基本的、更简单的组织，红军领导人暂时放弃了战前的理论，但保存了实力，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们会逐渐按照战前设想重建部队编制。

1941年7月15日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第1号训令标志着部队结构的重组和削减。<sup>[7]</sup>陆军指挥员们得到指示取消军一级的指挥层次，将野战集团军变得更小一些，只有5-6个步兵师外加2-3个坦克旅、1-2个轻骑兵师和附属的几个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sup>[8]</sup>这让更有经验的集团军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得以直接指挥步兵师。这些师也经过精简，放弃了和平时师编制里的很多反坦克、防空、装甲

[7]该训令的内容及引起的变化可见伏龙芝军事学院出版物，Iu. P. 巴比奇和A. G. 巴耶尔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地面部队军备和组织的发展》（莫斯科：1990）。

[8]截至1941年12月31日，62个步兵师只剩下6个。

和野战炮兵分队。这些装备极度缺乏，新体系将所有特种装备都集中起来以便集团军司令员将其分配给受威胁最大的下属那里去。在此过程中，一个步兵师的额定人数由14,500人下降到11,000人。师属火炮数也下降到24门，卡车数下降了64%。大部分师的实际实力还要更低一些，随着时间推移，很多这种孱弱的单位都改编为独立旅。1941年秋到1942年初，最高统帅部组建了大约170个步兵旅，而不是新建步兵师。这种4,400人的“半师”由旅部直属的3个步兵营和各种支援营组成，对经验不足的苏军指挥员来说特别容易掌控。

7月15日的训令还取消了机械化军。因为目前缺乏有能力的指挥员和现代化坦克，机械化军显得特别多余了。军里的大部分摩托化步兵师更名为步兵师，实际上也确实没什么“摩托化”。剩余的坦克师仍然保留下来，不过编制数缩减为每师217辆坦克。有些维持原有编制、坦克数量很多且尚未参战的预备坦克师被拆散以向新编制的师提供更多装甲单位。<sup>[9]</sup>差不多所有这些坦克单位都归步兵集团军司令员管辖。实际上在1941年夏秋时节，坦克是如此的稀缺，以至于这一时期新组建的最大装甲兵编制就是坦克旅。有些旅甚至只有50辆刚生产的坦克，保养维护和其他支援都是最低限度的。因此在这一时期，红军放弃了其先前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构想，转而让剩余的坦克扮演支援步兵的角色。<sup>[10]</sup>

该训令还指出要大量扩充骑兵部队，新组建30个3,447人的轻骑兵师。到年末，已经有82个骑兵师，但由于损失率太高，12月底这些师都被合并到骑兵军中。显然国内战争时期如布琼尼这样的指导员希望重现那个年代骑兵的机动性，但他们忘记了马在战场上是多么脆弱。在德方记载中将骑兵揶揄为毫无希望的落伍玩意。不过考虑到缺乏各种交通工具，苏军指挥员们觉得他们别无选择。在1941-1942年的冬季里，当所有机械化部队由于寒冷和积雪而动弹不得的时候，这些骑兵师（还有新组建的滑雪营和滑雪旅）才能如斯大林和布琼尼所设想的那样有效实施远距离游击战。

如同机械化部队的独立作战被放弃一样，红空军也暂时撤销了远程战略航空

[9]詹姆斯·M·戈夫《苏联兵力结构的演进，1941-1945：进程和影响》，《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1年9月号第381-382页。  
[10]8月下旬组建的坦克旅拥有93辆坦克，但由于缺乏坦克，该数值很快就削减到46辆。到1941年12月，苏军拥有79个坦克旅。另外还有大量拥有29辆坦克的独立坦克营。



兵司令部。战术航空兵的团由60架飞机改为30架。<sup>[11]</sup>

组织结构改起来很容易，要改变战术判断就不同了。从斯大林以下的苏联指挥员们总是表现得既精明又笨拙，这在1942年尤为突出。苏军战役战术理论和实践中的大部分重大改变直到1942-1943年才开始，但在危机重重的1941年，最高统帅部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而已。此时发布的很多指令看上去简单过头了，突显出收到指令的指挥员是如何缺乏经验。7月，一份“炮兵防御命令”指示要在德军机械化部队前进的必经之路上集中布置防坦克地域<sup>[12]</sup>，禁止指挥员将手头的火炮沿防线平均部署。8月，最高统帅部正式批评了那些建立一线平铺防线而毫无纵深和反坦克防御的指挥员。由于相当多的部队缺乏兵力和火炮，要建立这样的纵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要反制德军的著名战术，这些基本重点还是比较合理的。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御，苏联军官都倾向于把部队作为一个坚固的整体来调动，往往向强大的德军主力实施正面强攻。不管什么时候这都是糟糕的战术，在红军人员和装备严重不足的时候尤其鲁莽。苏联在1941年12月莫斯科城下的反攻从这种正面突击中吃了很多苦头，让朱可夫十分恼火。12月9日，他发布指令禁止正面强攻并命令指挥员们寻找敌暴露的侧翼以突入德军后方。这种战术在12月的条件下是完全适当的（见第六章），但在德军胜利进军的6月到10月却必然是不起作用的。

## 扩军

机械化军的取消反而纠正了德国情报机关对红军的估计中一个明显的错误。在入侵之前，德国人对红军有生力量作了相当准确的估计，但是他们对新的机械化军和反坦克旅几乎一无所知。德国情报分析人员显然坚信红军还是1939年的老

[11]《伟大卫国战争史》第2卷（华盛顿：军事历史总办公室）第62页。此书是四卷本《伟大卫国战争史》（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2-1964）第2卷的英译版，由该办公室翻译。

[12]F. 乌坚科夫《与敌坦克作战相关的苏联指挥部文件》，《军事历史杂志》1976年8月号第65-68页。关于该文件的内容以及其他比较重要的与反坦克战斗相关的苏联战时文件请查阅《伟大卫国战争作战文件汇编》第16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2）第5-72页。曾列入机密，1964年解密。

样子，大的机械化部队被抛弃沦为支援步兵的角色。6月22日前，德国人只发现了前沿军区16个机械化军中的3个。<sup>[13]</sup>当6月底这一大批机械化部队突然从地下冒出来进攻第1装甲集群时给德国人造成的震惊不亚于第一次遭遇KV-1和T-34坦克给他们带来的错愕。

然而德国情报机关最大的错误在于低估了苏联重组被打散的部队并从零开始组建新部队的的能力。由于德国人期望速胜，因此对苏联这种能力的忽视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实际上红军组建新的师的速度和德军消灭现有师的速度一样快，这是德军在1941年落败的最主要外因。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红军很重视骨干力量和动员力量相结合的想法，和平时期部队仅由少量现役军人组成，而战时将得到预备役人员和志愿兵以充实战斗单位。在战争逼近的20世纪30年代末，红军倾向于放弃这种思想，逐渐将现有部队动员成专业的现役部队。不过，战前的苏联理论判断，每经过4-8个月的激烈战斗，军队就要被彻底替换掉。为满足这一需求，1938年普遍兵役法将预备役人员的年龄上限提高到50岁，并创建了一大批为其提供培训的学校。到德国入侵时，苏联已经有多达一千四百万受过基本军事训练的人员。<sup>[14]</sup>这一大批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让红军有了动员的潜力和弹性，而这也是德国人和其他观察家们常常看不到的。

从战争一开始，国防人民委员就开始在几个月的时间里组建新的步兵集团军，将其组成集群或“波次”（见图4和表5.1）。由于总参一直忙于处理当前作战行动，7月23日，扩军的任务就落到了人民委员会和各军区的身上。远离战区的军区以现役部队为骨干填充预备役人员。到6月底高达530万预备役人员应征入伍，随后继续动员。7月组建了13个新的陆军集团军，8月组建了14个，9月1个，10月4个。而且加上东部军区将现役部队调往西部，这种动员体制还有足够的力量在11月和12月提供8个集团军防守莫斯科，在1942年春还能提供10个新的集团军。

到1941年12月1日，苏联动员体系已经将97个现有的师调集到西部，同时在

[13]戴维·M·格兰斯《苏联平时和战时的动员，1924-1942：概论》，《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2年9月号第351页。

[14]格兰斯《苏联动员》第345页。



4. 1941年7月31日苏军的部署及截至1942年12月31日的加强部署

S: 突击集团军

## 076 巨人的碰撞

表5-1 战时动员情况, 1941年

时间	部队番号	展开位置
7月	第24、28、29、30、31、32、33、34和43集团军	勒热夫—维亚济马地域
	第44集团军(6月)	外高加索
	第45集团军	外高加索
	第46集团军	外高加索
	第47集团军	外高加索
	第48集团军	诺夫哥罗德
8月	第37集团军	基辅
	第38集团军	基辅
	第40集团军	科诺托普
	第42集团军	列宁格勒
	第49集团军	莫斯科
	第50集团军	布良斯克
	第51集团军	克里木
	第52集团军	列宁格勒
	第53集团军	中亚
	第54集团军	列宁格勒
	第55集团军	列宁格勒
	第56集团军	罗斯托夫
	第6集团军(第二次组建)	哈尔科夫
	第12集团军(第二次组建)	巴甫洛格勒
9月	第4集团军(第二次组建)	最高统帅部预备队, 10月上半月在沃尔霍夫河展开*
10月	第5集团军	莫扎伊斯克
	第26集团军(第二次组建, 旋遭重创, 司令部撤销, 所属兵团转隶第50集团军。11月第三次组建12月改变为突击第2集团军)*	莫扎伊斯克
	第57集团军	斯大林格勒
	第39集团军	莫斯科
11-12月	突击第1集团军	莫斯科
	第24集团军(第二次组建)	莫斯科
	第10集团军(第三次组建)*	梁赞
	第58集团军	西伯利亚
	第59集团军	列宁格勒
	第60集团军(12月25日改变为突击第3集团军)	莫斯科
	第61集团军	莫斯科
	第20集团军(第二次组建)	莫斯科

\*2&gt;根据苏联官方材料修正——译者注

动员基地组建了194个新师和84个独立旅。其中10个师是“人民志愿者”，这些斗志昂扬的城市工人往往缺乏成为善战士兵所必须的身体素质和军事训练。战前德国人估计敌人大约有300个师，但到12月苏联人已经将两倍于此数的师投入战场。这让红军可以损失超过100个师后还能继续战斗。<sup>[15]</sup>

当然，战前师和动员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由于这样那样的缺陷，在第一个星期里损失的师其训练和装备要比后来的师好得多。后者除了步枪和政治军官以外什么都缺。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没什么时间训练部队、演练作战过程，以让士兵和下属部队了解自己在战斗中扮演什么角色。要衡量苏军各师在1941年秋冬接连不断的拙劣表现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组建速度之快和指挥员及兵员经验之贫乏。但就是这种表现让德军有了对手不堪一击的印象，却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被击败了。

## 工业搬迁

由于苏联重工业为避免被占领而大规模搬迁，1941年装备和弹药的匮乏更加雪上加霜。在德国入侵之前，苏联绝大部分制造业均位于西部，特别是列宁格勒和东乌克兰这样的工业区里。早在6月24日，国防委员会组成了一个疏散委员会以将这些工业向东搬迁至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这一工作量巨大的任务的协调工作就落在了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主席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N. A. Voznesensky）的肩头。沃兹涅先斯基是少数几个敢于对斯大林直言不讳的高层干部之一，7月4日，他获准实施了第一个战争经济计划。实际的搬迁工作由委员会副主席、未来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A. N. Kosygin）掌握。沃兹涅先斯基和柯西金要做的远不止将工厂和工人迁移那么简单。在中央指令的苏联经济体制下，如果事先不经过仔细的计划是无法保证这些工厂在新地点能紧密啮合现有生产和原材料供应的。工人们要到偏远的小镇上吃住，这些镇子一夜之间扩大了两倍。原址的电力工业必须保

[15] 格兰斯《苏联动员》第352页。另见A. I. 叶夫谢耶夫《伟大卫国战争第一阶段中战略预备队的调动》，《军事历史杂志》1986年3月号第11-13页；以及V. 戈卢博维奇《战略预备队的建立》，《军事历史杂志》1977年4月号第12-19页。

持工作到最后一刻以减轻拆迁工作的压力，然后迁移并重新集中到新址。所有这一切必须在工业按照战时需求转产且定期损失参军熟练工人的情况下完成。<sup>[16]</sup>

最大的问题是搬迁工厂，尤其是位于第聂伯河下游和乌克兰的顿巴斯区的工厂。在这里，西南方面军的顽强迟滞战术得到了回报，不仅仅将部分德军从莫斯科方向上吸引开，而且为搬迁委员会疏散机器设备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德军侦察机对这一区域大量的绵延不绝的列车感到迷惑不解。仅仅为了将一个主要的冶金联合体从顿巴斯的扎波罗热茨搬到乌拉尔的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就动用了八千节车皮。这些动作必须要冒着德军对工厂和铁路线的反复空袭以最快速度完成。

在列宁格勒地区，德军的推进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城市被围之前只有92座工厂被迁移。该州的工厂搬迁直到10月5日才开始，但是到年底，从前列宁格勒的一座坦克厂已经开始在乌拉尔的新址生产KV-1了。仅在10月和11月就有500座企业和21万名工人离开莫斯科。

所有机器设备都是按照杂乱无章的时刻表到达偏远地区的，伴随着它们的只有一部分熟练工人。当列车到站时，严冬和永久冻土使得不管给哪一种建筑物打地基都是不可能的。不管怎么着，人们还是将机器卸车并集中到草草搭建的无取暖设备的木屋里。即使是在零度以下的夜里也要把电灯串起来挂在树上，并点起篝火，继续工作。

从1941年7月-11月间，总计有1,523座工厂（其中1,360座与军工生产有关）被转移到伏尔加河、西伯利亚和中亚。期间动用了150万节次的车皮。<sup>[17]</sup>即使考虑到苏联资料中存在水分是普遍现象，这次对重工业的大规模搬迁和重组也是一项表现出巨大耐力和组织能力的惊人成就。

由于搬迁，苏联工业生产要花将近一年的时间才能发挥出全部的潜力来。1941年的那些决战战斗主要还是靠库存的武器弹药，加上一些往来不及涂装就投入战斗的新坦克和火炮。

[16]《伟大卫国战争史》第2卷第139、142页，军事历史总办公室版的第150、156页。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第415、418页。

[17]《伟大卫国战争史》第2卷第144-148页，军事历史总办公室版的第158-167页。另见A. 尼基京《伟大卫国战争第一阶段中的苏联军事工业重建工作》，《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2月号第11-20页。

## 焦土

尽管搬迁委员会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仍不能将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搬走。比如占苏联煤炭供应60%的顿巴斯煤矿就不可能迁走。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权不仅要在没有这些设备资源的条件下生存，还要防止其供侵略者使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好不容易收获的果实不得被摧毁或适当破坏。

苏联的破坏工作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和电力工业上。撤不走的火车头和机车维修站往往被破坏掉，事实证明这对于冬季是很重要的，因为德制火车头缺乏充足的隔热层以维持蒸汽压力。第聂伯河水电站也被撤退的苏军部分破坏掉，工人们拆除或毁坏了水轮机的关键部分及全区境内的蒸汽发电机。

在乡村，各地区之间对建筑物和农作物的毁坏程度各不相同。总体来说，俄罗斯要比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破坏工作。

莫斯科在搬迁和摧毁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工业成就中取得的成功震惊了德国经济计划制订者们，他们本来还盘算着怎么用苏联的资源来满足希特勒的生产目标和本国消费者的需求呢。苏联的原材料比如铬、镍和石油对德国继续战时生产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被占领的苏联工厂也为德国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此外，苏联铁路系统的成功搬迁也迫使德国人调集2,500台机车和20万节车皮来支援东线的部队。相应地，这就意味着德国人必须将大部分占领区的铁路网转换成自己的窄轨样式，而不是现有的俄国宽轨。<sup>[18]</sup>这样苏联的大搬迁不仅为未来的战事保存了工业潜力，而且在不经意间让德国经济为此持续失血。

然而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但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农业生产还是丧于敌手。希特勒规定1941年的目标之一就是占领额外的经济资源，而德军的推进也试图达到这些目标。

[18] 莱因哈特《莫斯科——转折点》第32、146-147页。

# 莫斯科之路

## 延伸过度

到1941年7月底，德国侵略者开始明白他们的冒险真正是到头了。初期推进取得的巨大胜利超出了德军脆弱的后勤体系的能力，7月30日，陆军总司令部发布了一则实际上等于停止进军的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终于得以休整。第2装甲集群设防的位置位于杰斯纳河上的叶利尼亚桥头堡，距离最近的德国车站有720公里之遥。糟糕的路况使得轮式车辆难以通行，步兵只能徒步行进以赶上前锋越来越少的坦克。他们的步兵缺乏靴子，参谋军官们开始计划准备大量冬装。到8月2日，三个集团军群在六周内蒙受了179,500人的伤亡，而接受到的补充人员只有47,000名。<sup>[1]</sup>

与此同时，阿道夫·希特勒拒绝了将新生产的坦克补充到部队和集中大修的要求，而准备在这一季节的战局结束后将其补充到新组建和重建的装甲单位中。比如7月14日，他命令增加潜艇和新式坦克的产量，降低了给地面部队生产的优先权。<sup>[2]</sup>希特勒管得如此之细，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在8月4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的会议上，一大群高级指挥官为了给III号坦克补充区区350台发动机而不得不向这位统治者苦苦哀求。<sup>[3]</sup>

国防军从来不缺乏目标。曾误以为战争已经在7月初就已经赢了的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在8月11日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1]相比之下，从6月22日到9月30日，红军和红军总计损失了2,129,677名军人：其中236,372人阵亡，40,680人因伤而死，153,526人因病及其他非战斗原因而死，1,699,099人失踪或被俘。另有687,626名军人伤重住院。总而言之，这些伤亡数字相当于战前武装力量兵力的半数以上。更多细节请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46-153页。

[2]克劳泽·莱因哈特《莫斯科——转折点：1941-1942年冬季希特勒战略的失败》第26-27页，译者卡尔·B·基南。

[3]弗朗兹·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1939-1942》第480、487-495页。希特勒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部已经下令提供这些引擎。



“整个局势越来越明显地指出我们低估了俄国这个巨人……按照我们的标准，（苏联的）各师根本就没有武器装备，他们的战术领导层往往很糟糕。但他们就是挡在那里。如果我们干掉一批俄军，俄国人轻易地顶上来另外一批……他们离自己的资源很近，而我们却离自己的资源越来越远。因此我们散布在无边无际的战线上毫无纵深的部队要经受敌人无休止的进攻。”<sup>[4]</sup>

不是所有德国领导人都把局势看得这么清楚和悲观，但很多人试图找出让战争赶快结束的更清晰明了的方法。甚至希特勒也抱怨道，如果他知道海因茨·古德里安战前给出的苏联坦克实力数字是如此准确的话，也许他就不会发动战争了。<sup>[5]</sup>统治者和他的很多高级指挥官们选择的解决方案是将先前绕过的苏军部队围歼掉，这显然是为了避免防止其骨干逃脱日后再战。年轻一些的指挥官比如海因茨·古德里安和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反对这一做法，因为这样他们扩大战果的脚步就被放缓了，敌人在每一次被突破后也能重建防御。

## 基辅战役及之后的作战

希特勒开始寻找在冬天来临前还触手可及的目标，这个目标要能让他自己和全世界确信德国实际上是胜利者。他特别急于占领苏联工业和粮食产地，还要让珍贵的罗马尼亚油田处于敌轰炸机航程以外。因此他继续坚持夺取莫斯科远不如占领列宁格勒的工业和乌克兰的工农业心脏地区那样重要的观点。在这些地方，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和第1装甲集群在边境战斗后取得了激动人心的进展。在整个7、8月份，德军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远远驱赶到乌克兰内地，在乌曼附近包围了三个集团军（第6、12、18）的绝大部分，围困了敖德萨，并在8月30日抵达基辅郊区和第聂伯河南面。

在7月19日的第33号元首指令中，希特勒规定在下一阶段的作战中装甲部队主力从中央集团军群抽调出来以支援南北两面的顺利进攻。这一决定在德国统帅

[4] 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1939—1942》第506页。

[5] 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190页。

部里造成了很长时间的争论。甚至是那些愿意暂缓直接向莫斯科推进的人也疑虑由于否决了装甲先锋为继续有效作战而申请的休整和维修，已经精疲力竭的装甲部队会更加疲惫。

激烈的争论贯穿了整个8月，此时中央集团军群在杰斯纳河南面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而苏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叶利尼亚突出部和北方的旧鲁萨地域发起了猛烈的反击。<sup>[6]</sup>后一次进攻导致希特勒在8月16日做出了过度的反应，竟然调集了一个装甲军来增援该地域。这让本来就被削弱的第3装甲集群暂时停止前进。8月21日新的元首指令中，统治者指定当年的目标不是莫斯科，而是控制顿涅茨河流域、克里木和列宁格勒周边地区。第二天，希特勒严厉斥责了陆军总司令——陆军元帅沃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er von Brauchitsch），责怪他频繁改变目标。哈尔德将军提议和冯·布劳希奇一起辞职，但陆军元帅回答说希特勒不会接收辞呈的。接下来，古德里安也在9月初感受到了希特勒的暴怒，因为他正试着确保甚至是扩大杰斯纳河左岸的叶利尼亚突出部，而不是把精力放到南方。古德里安觉得这很有必要，因为他向南方进军会让他的左翼越来越难以承受反击。<sup>[7]</sup>

当然希特勒是对的，因为乌克兰不仅仅具有经济价值，也是一个诱人的战役目标。由于中央集团军群快速推进而南方集团军群却遇上了相当难缠的对手，苏联西南方面军在基辅的防御依托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波塔波夫（M. I. Potapov）的第5集团军在普里皮亚季沼泽南面坚韧而巧妙的防御，已经形成一个长长的向西突起的三角形。通过从斯摩棱斯克转而向南，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群可以切入西南方面军暴露的北翼，与从第聂伯河上的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向北推进的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上将（Ewald von Kleist）的第1装甲集群会师，在基辅地区形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8月5日，当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指出这一危险并建议撤退时，他被解职并派

---

[6]德军被迫放弃叶利尼亚桥头堡。从8月12日至23日，苏军在旧鲁萨发动反攻，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虽然多次让德国北方集团军群感到棘手，但结果是苏军付出惨重损失，而且根据目前俄方的分析，反而让列宁格勒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参加这次战役的苏军（第11、34和27集团军）损失了其327,098名军人中的198,549人，在装备上的损失也是骇人听闻的。苏军主要突击力量——第34集团军损失了其54,912人中的60%，负责掩护的83辆坦克中的74辆，748门火炮中的628门。此战中被围的第48集团军于8月25日突出重围后只剩区区7,000人。详情请见A. A. 沃尔科夫《生死关头：伟大卫国战争第一个战局中未完成的方面军进攻战役》（莫斯科：Aviar出版社，1992），第65-70页。

[7]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1939-1942》第508-524页；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189-214页。实际上，苏联最高统帅部已经在筹划利用叶廖缅科新组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在这一地区发动反击。

往列宁格勒，由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接任总参谋长。斯大林坚信德国人会集中兵力夺取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由于新组建的直接迎击第2装甲集群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在古德里安发动新一轮进攻的关键时刻还在接收部队并计划对古德里安发起反攻，因此苏联防御者们变得更加脆弱。倒霉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中将在9月2日发起进攻，试图将德军的前进路线切断，却直接掉进了古德里安的装甲兵们的利齿中。由于最高统帅部坚持让叶廖缅科从两个不同方向（从罗斯拉夫尔Roslavl和新济布科夫Novozybkov）进攻，而不是将有限的兵力合兵一处，这次反击立刻就失败了。<sup>[8]</sup>

到9月11日，围绕西南方面军的包围圈从南北两面逐渐合拢。布琼尼元帅和他的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告诉斯大林，基辅必须放弃。莫斯科的答复是将布琼尼换成铁木辛哥。9月14日，西南方面军参谋长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图皮科夫少将（V. I. Tupikov）试图让沙波什尼科夫明白局势多么危险，却没有任何结果。秋雨让俄罗斯的道路变成了一滩泥浆，也进一步削弱了德国空军的支援能力，古德里安的第3装甲师的先头团实力下降到10辆坦克。尽管如此，第2和第1装甲集群还是于9月16日在洛赫维察（Lokhvitsa）会师。随着敌先头部队封闭包围圈，作为西南方向共同负责的首长，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授权西南方面军撤退。而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将军在未经莫斯科批准的前提下理所当然地不愿这样做。他们直到9月17日将近午夜时才接到莫斯科的撤退命令。<sup>[9]</sup>

不管怎么说，这个包围圈并不严密，在数天时间里，苏军的空中和地面进攻给分散的德军前沿部队造成了巨大的压力。相当多的苏军逃出了包围圈，其中包括布琼尼、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在试图突破封锁的时候，基尔波诺斯和他的参谋长图皮科夫为自己的忠于职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德国官方给出的在基辅包围圈中达665,000名的俘虏数字准确地描述了苏军在这次战役中的灾难性损失。苏

[8]厄尔·F·齐姆克和马格纳·E·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东线的决策》第33-34页；约翰·埃里克森《斯大林格勒之路：斯大林的对德战争》第202页；以及A. A. 沃尔科夫《生死关头》第73-76页。尽管叶廖缅科被晋升为上将并受命于9月12日重新发动一次注定无望的进攻，但这位“苏联的古德里安”（因众人以为他有着装甲作战才能而得名）并没能挡住古德里安的推进。

[9]《伟大卫国战争史》第2卷第104-109页，军事历史总办公室版的第76-86页；沃思《战争中的俄国》第205-206页。关于基尔波诺斯内心挣扎的文件证据，见《1941年8月6日-9月25日西南方向部队在乌克兰右岸和左岸的作战活动文件》（《伟大卫国战争作战文件汇编》第40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0）中的西南方面军部队战时日志簿，曾列入机密，1964年解密。

## 084 巨人的碰撞

联四个野战集团军（第5、37、26、21），包括43个师、452,720人和3,867门火炮和迫击炮都不复存在。和之前的西方面军一样，西南方面军不得不在逃出包围的15,000人的基础上从头重建。<sup>[10]</sup>

随着第2装甲集群折回北面准备向莫斯科继续推进，南方集团军群也向南和向东在拿下基辅后乘胜进军。1941年9月末德军进入顿巴斯河流域的工业区并在10月17日将其全部占领。第1装甲集群甩开后勤补给和第6及第17集团军的步兵支援，直奔顿河而去，然后是高加索。11月21日，武装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进入了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市的交通中心，但由于损失太大而在一周后面对苏军反击不得不撤出。<sup>[11]</sup>与此同时，德国的罗马尼亚盟友经过激烈而艰难的搏斗（并在德国人的协助下）后占领了敖德萨，并将防守方逐出克里木半岛。只有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港口还在苏军手中。

北方集团军群也进展神速，绕过了苏军在旧鲁萨的反击，但还不足以拿下列宁格勒。苏联领导层从来没想到该城会遭受来自西面的威胁，因此在这里并未布防。当七八月间侵略者通过波罗的海国家袭来之时，有多达50万名男女劳动者在城市四周修建野战工事。把守爱沙尼亚塔林港的两万苏军一直坚持到8月26日，之后红海军冒着德军密集的空袭将其中很多人撤了出来。8月底，主要由于旧鲁萨反击的失利，斯大林撤消了西北方向总指挥部，而将西北方面军和新组建的列宁格勒方面军直接归最高统帅部管辖。9月26日，过分延伸的德第18集团军最终停止了前进，不过这时它已经到了拉多加湖，实际上也包围了列宁格勒。<sup>[12]</sup>

## 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

在中部地区的主要战斗还在继续。甚至早在基辅口袋被封闭之前，9月6日的

[10] 沃尔科夫《生死关头》第76页。从7月7日至9月26日，西南方面军损失了参战627,000人中的585,598人。中央方面军第21集团军在此次战役中损失了35,585人，另外南方面军的第6和第12集团军在乌曼合围圈中损失了79,220人。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66-167页。另见A. 拉基茨基《基辅防御战役》，《军事历史杂志》1976年8月号第124-128页。

[11] 苏军在顿巴斯-罗斯托夫战略防御战役中损失了参战541,600人中的160,567人。在反攻阶段，苏军损失了349,000人中的33,111人。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70-173页。

[12] 《伟大卫国战争史》第2卷第80-91页，军事历史总办公室版的第35-56页。9月初，斯大林派K. A. 梅列茨科夫（刚从监狱释放）、N. A. 布尔加宁和L. Z. 梅赫利斯一道去列宁格勒收拾局面。9月10日，刚和斯大林就西方方向上的战略吵了一架的G. K. 朱可夫接手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对苏联人来说所幸的是，和德军一起从北面发起进攻的芬兰陆军审慎地在1939年苏芬边境上停止了前进。

36号元首指令就将莫斯科作为下阶段的战役目标了，这已经有点晚了。为达到此目的，第4装甲集群的各指挥部和各师就在9月末从北方集团军群转归中央集团军群。同时第3装甲集群在北，第4装甲集群在中央，第2装甲集群在南，德军剩余的绝大部分机械化部队都集中到400公里的战线上。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Fedor von Bock）的初步计划是让第3和第4装甲集群在战役层面分别归第9和第4集团军掌握，在维亚济马附近形成一个新的包围圈，这样就可以在西方面军防线上撕开一道口子，并肃清通往莫斯科的主要公路。由于基辅战役和将部分部队转隶第4装甲集群而被削弱的第2装甲集群将向东北进攻，穿过布良斯克地域直指图拉。

苏联方面的材料估计这三个装甲集群有13个装甲师、7个摩托化师，共计1,700辆坦克。经过了三个月的苦战后，德军继续保有这个数字的坦克似乎不太可能。不过，两个先前未被投入作战的装甲师现在可以参战了，而且每个装甲集群都接收了数量有限的补充车辆。因此，实际上德军的实力可能接近1,000辆坦克。<sup>[13]</sup>

9月13日，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上将（I. S. Konev），这位国内战争时期的政治军官、斯摩棱斯克保卫战中脱颖而出的干将，现在接替铁木辛哥指挥西方面军，后者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司令员。西方面军下辖第22、29、30、19、16和20集团军，负责防御从谢利格尔湖（Lake Seliger）到亚尔采沃以南的防线。这一任命在方面军里引发了新一轮指挥员的大洗牌，加剧了混乱不安的气氛。指挥结构随着布琼尼元帅的预备队方面军的到来而进一步复杂化。预备队方面军有两个野战集团军（第24和第43）在科涅夫南面沿杰斯纳河设防，其余四个集团军（第31、49、32和33）则靠近维亚济马（大约在其东面35公里处）作为第二梯队。<sup>[14]</sup>所有这些指挥部都缺少训练有素的参谋军官和远程无线电。由于普

[13]此战的苏方版本见M. F. 卢金《在维亚济马战役中》，《军事历史杂志》1981年9月号第30-37页。卢金中将指挥着第19集团军和维亚济马的被围部队。一些苏方资料认为德军坦克实力差不多有不到1,700辆。见《德国法西斯陆军进攻莫斯科的失败（根据德国陆军总参谋长1941年8月30日-11月4日的日志）》，《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11月号第71页，该文引用哈尔德1941年10月1日的日志，第2装甲集群只剩50%的实力，第1和第3装甲集群分别为70%和80%，而第1装甲集群几乎齐装满员。（此处较混乱，需与作者核对——译者注）

[14]《伟大卫国战争史》第2卷第235-236页，军事历史总办公室版的第114-115页；I. 科涅夫《莫斯科会战的开始》，《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10月号第56-67页。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一书第171页，9月30日苏军在莫斯科轴线上的兵力为1,250,000人，编成84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2个摩托化步兵师、9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3个坦克旅和2个筑垒地域。其中西方面军有558,000人，预备队方面军有448,000人，而布良斯克方面军有244,000人。

遍害怕德军无线电侦听行动，很多指挥员都避免使用无线电，而依赖联络军官将其意图告知上下级指挥部。不消说，这种系统既迟钝又脆弱，一旦打起仗来通信联络很快就会瘫痪。

早在9月20日，科涅夫就汇报了德军准备攻势的情况，但最高统帅部直到9月27日才发出总预警。尽管科涅夫极力准备防御阵地，他的6个野战集团军还是不足以在340公里的战线构成哪怕是很浅的纵深防御。每个集团军有5-6个师部署在一线而只有一个师作预备队。两个方面军的师都是由斯摩棱斯克之战中被打残的老兵部队和新组建的训练与装备都很差的人民志愿者部队混编而成。科涅夫的479辆坦克中只有45辆是新式的，方面军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现代化飞机和有效的防空、反坦克武器。仅有的坦克和其他兵器也都被分散了，而且由于一直缺乏汽车，防御者的机动性要比进攻方差得多。

这种机动性的差异在10月2日“台风”战役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在短暂炮火准备、前沿施放浓密的烟幕、以及发动空袭让西方面军司令部无暇指挥部队之后，德军开始了进攻。尽管在大部分地方苏军都守住了前沿阵地，但第4装甲集群还是能够沿防守薄弱的预备队方面军与布良斯克方面军接合部推进，并包抄了第43集团军的南翼。同样，第3装甲集群也在维亚济马西北第19和第30集团军接合部达成突破。两支装甲前锋向前挺进，于10月8日在维亚济马会师。

科涅夫的副手博尔金中将负责西方面军的反击，再次扮演自己在6月份时的角色。这一次他不会成功了。10月3-4日，博尔金包含三个师和两个坦克旅的战役集群向第3装甲集群的侧翼发起反击，试图掩护西方面军部队在10月6日的撤退。当德军明显已突破防线时，最高统帅部赶紧命令后撤，但预备队方面军与第24和第43集团军司令部失去了联系，很快科涅夫的西方面军司令部与博尔金也联系不上了。在接下来的绝望挣扎中，第19、20、24和32集团军的绝大部分还有博尔金战役集群的很大一部分都在维亚济马以西被围。西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残余部分撤到莫扎伊斯克和卡卢加附近的既定防线。第19集团军司令员卢金中将接管了被围部队。面对苏军不断试图突围的努力，德军第9和第4集团军在封堵口袋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10月12日和13日夜，在德军装甲部队不能通行的一个沼泽地，至少有两个步兵师向东突破包围。之后卢金命令毁掉重武器和车辆，

被围部队大部分奉命化整为零突围。<sup>[15]</sup>

与此同时在南面，9月30日，第2装甲集群发起进攻，于10月2日突破了布良斯克方面军阿夫克先季·米哈伊洛维奇·戈罗德尼扬斯基少将（A. M. Gorodniansky）的弱旅第13集团军，第二天又向奥廖尔推进。<sup>[16]</sup>斯大林给叶廖缅科打电话要求立即反击，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坦克太少且没有预备队。不久又接到沙波什尼科夫的电话，元帅坚持死守每个阵地，叶廖缅科丧失了通过灵活机动来迟滞进攻者的机会。德军的突破是如此突然，以至于当第4装甲师开进奥廖尔时，市区的有轨电车还在运行。<sup>[17]</sup>被迂回的第13和第50集团军连同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部一起被丢入德军第2集团军的两个大口袋里。<sup>[18]</sup>方面军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部失去了无线电联系，后者不得不通过其他部队转达消息。

一开始，最高统帅部的反应过于迟钝，来不及组织部队迎击德军的前锋。所有可以出动的苏联轰炸机都集中到被突破的奥廖尔地域。他们轰炸的时候距离太高根本炸不准，尽管他们将古德里安耳边的一座建筑物的玻璃震碎了。

最终，德军被恶劣天气和坚决反击的联合作用迟滞了。10月6-7日夜，中央集团军群的头上下了第一场雪。虽然很快就化了，但接下来就是泥泞时节（Распутица，字面意思是“没道路的时间”）——俄罗斯每年春秋季节变换时都要面临的烂泥时期。德军机械化部队的燃料消耗率是他们预计的三倍。未铺面的公路上无尽的泥泞剥夺了侵略者的机动能力，直到冬季地面变硬才告缓解。

但早在糟糕的天气来临之前，苏军全线一系列的反扑就促使局势稳定了下来。也许其中最有效的莫过于10月6日古德里安的第4装甲师挺进姆岑斯克时的那一次。在这里两位后来赢得出色战地指挥员名声的苏联军官联手伏击德军。德米特里·丹尼洛维奇·列柳申科少将（D. D. Leliushenko）的近卫步兵第1军突然

[15] 维亚济马合围圈中有4个野战集团军司令部（第19、20、24和32）、37个师、9个坦克旅以及分配给第22、30、19、16、20、24、43、31、32、49集团军和博尔金战役集群的31个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人员损失是十分沉重的。例如第19集团军的步兵第248师只有681人突出重围。见B. I. 涅夫佐罗夫《莫斯科接近地在燃烧》，《军事历史杂志》1991年11月号第18-25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71页指出西方面军人员损失为310,240人（1941年10月1日-12月5日——译者注），而预备队方面军人员损失为188,761人（1941年10月1日-10月12日——译者注）。

[16] 叶廖缅科上将的布良斯克方面军下辖第3、13和50集团军，以及一个由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叶尔马科夫少将（A. N. Ermakov）指挥的一个战役集群，把守着从布良斯克向南一直到格卢霍夫以南之间的地段。

[17] 埃里克森《斯大林格勒之路》第215页；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230-232页。

[18] 布良斯克合围圈囊括了3个集团军司令部（第3、50和13）、27个师、2个坦克旅以及19个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炮兵团。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之战中，苏军有252,600名军人死伤，673,000人被俘，另有94,800人伤重住院。资料表明德军伤亡为145,000人。见涅夫佐罗夫《莫斯科接近地在燃烧》第24页。

杀将出来拦住推进中的第2装甲集群。列柳申科的部队包括第4和第11两个坦克旅和飞到附近机场的空降第5军的第10和第201两个空降旅。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校（M. E. Katukov）的第4坦克旅装备有新生产的T-34坦克，展示出了侵略者从未遇到过的战术素养。卡图科夫将自己的装甲兵隐蔽在树林里，放过德军前卫。列柳申科七拼八凑的步兵和空降兵在正面顶住第4装甲师，随后卡图科夫从侧翼伏击了德国人。火力和装甲均比较薄弱的德国IV号坦克试图绕过卡图科夫突出伏击圈，但很快就被短促的反击挡住。到日终时，第4装甲师的大部分装甲车辆都变成了冒烟的残骸。第2装甲集群（刚改名为第2装甲集团军）受到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赶紧进行了一次专门调查。甚至古德里安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对手正在逐渐成长。<sup>[19]</sup>

但这是一场旗鼓相当的赛跑。按照往常的习惯，斯大林将朱可夫从列宁格勒派往受威胁的地区，10月10日让他担任西方面军司令员。为了维持司令部的连贯性和士气，朱可夫不得不恳求斯大林让他的老对头科涅夫担任自己的副手。朱可夫发现已经没什么部队防守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了。卢金在维亚济马口袋里的有力战斗加上列柳申科的反击给他赢得了充分的时间来重建一条薄弱的防线。即便如此，朱可夫也不得不在10月18日后撤几公里，因为德军装甲前锋已经拿下北面的加里宁和南面的卡卢加，从侧翼包抄了他的新防线。

在莫斯科，对于这次灾难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已被突破并寻找替罪羊。一旦了解到危险是多么巨大，斯大林就几乎惊慌失措起来。10月13日，他命令将共产党、最高统帅部和文职的政府官员从莫斯科迁往古比雪夫，只留下骨干参谋人员。10月16-17日，政府疏散的消息加上德军不断的空袭和各种关于维亚济马-布良斯克战役五花八门的流言在莫斯科几乎造成了恐慌。由于担心首都即将沦陷，很多市民成群结队的集合到火车站想要逃跑。只有斯大林自己仍留在城里的公告才平息了恐慌。<sup>[20]</sup>

[19]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232-235页；《伟大卫国战争史》第2卷第239-240页，军事历史总办公室版的第122-124页；D. 列柳申科《姆岑斯克之战》，《军事历史杂志》1960年12月号第34-44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71页指出布良斯克方面军人员损失为109,915人。

[20]埃里克森《斯大林格勒之路》第216-221页；S. M. 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1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5）第49-50页；沃思《战争中的俄国》第234-241页。



## 兵临城下

到10月末，德国国防军和红军就像两个打得头昏眼花的拳击手，虽然都硬撑着没有倒下，却在迅速地失去着互相杀伤的力量。如同眼睛肿胀的职业拳击手一样，他们不能足够清晰地看清对手并判断出各自能支撑多久。

事后看来，德军已经不可能走得更远，需要进入冬季营房养精蓄锐了。但此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一旦第一次严寒使德军的机动性得以恢复，侵略者将有能力攻陷或至少包围列宁格勒、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罗斯托夫。即使苏维埃政权能在政治上经受住打击，可人力、交通枢纽和制造能力的损失也会导致军事上的失败，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搬迁的工厂尚在乌拉尔处于重新布置的时间里。斯大林决定召集他的下一“波次”集团军（西方面军的第16、5、33、43、49和50集团军，有些在先前的战斗中被严重削弱了），将其部署在新的防御阵地，掩护着从格扎茨克<sup><1></sup>到卡卢加一线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并把守莫扎伊斯克防线。和希特勒对具体事务的干涉出奇相似的是，苏联统治者将少量的坦克和重武器都分散出去填补前沿防线上的每一个新缺口。同时，斯大林和大本营必须向北方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K. A. Meretskov）的独立第7集团军提供两个师，在那里，11月初的一次有限反击使德国人和芬兰人无法在拉多加湖会师。通往列宁格勒的主要铁路公路线仍然处于被切断的状态，但是苏联人还可以通过冰冻的湖面向城市提供补给。

对于几乎所有德军指挥官来说，形势也同样危险。所有机动车辆中只有三分之一可以开动，各师实力下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继续向东进军也许会在战术层面取得一些成果，但代价是后勤更加紧张。运送油料弹药的列车本身就十分缺乏，更不可能用于运输保暖衣物和建筑材料，不管攻势如何顺利，这些物资对冬季生存都是生死攸关的。由于上述原因，11月4日陆军元帅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要求让他的南方集团军群可以立即

---

<1>Gzhatsk，现以苏联第一位宇航员的名字改名为加加林——译者注

停下来，为1942年重新进攻做准备。其他野战指挥官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心。11月13日，陆军总司令部的主要参谋军官会见了三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以商讨军队应该继续推进多远。会议在奥尔沙举行，位于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的中点。奥尔沙会议使哈尔德将军确信军队已经比他担心的还要虚弱，1941年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也将不过是包围列宁格勒和威胁莫斯科罢了。<sup>[21]</sup>

甚至希特勒也开始接受战争进入持久化的现实，再也不提什么打垮苏联政府或者立即攻陷主要城市的说法了。他这样说部分是在文饰之前的错误，但显然实际上也不愿经过1939年代价高昂的华沙攻城战后再陷入一场巷战。早在6月30日，当胜利看上去似乎已经笃定时，这位统治者就已经警告过，不允许装甲部队在没有大量步兵支援下就进入莫斯科。考虑到后来他在斯大林格勒的经历，这种不情不愿证明是很有道理的。<sup>[22]</sup>

由于德军第18集团军在列宁格勒南面受阻，而第1装甲集群在遥远的南方逼近罗斯托夫，显然德军最后一次进攻努力应当是对莫斯科和西方面军实施两面包夹。为此第3和第4装甲集群继续向克林（Klin）和伏尔加-莫斯科运河挺进以从北面包抄莫斯科，而第2装甲集团军则从西南面向图拉和卡希拉发起突击，以期在莫斯科以东与其他装甲集群会师。

11月初，西方面军情报分析人员察觉了德军正在进行合围的准备工作。朱可夫不停地向斯大林进谏，要求获准向推进的德军发起一系列的破坏进攻，而其他方面军只管把守住掩护着通向莫斯科接近地的预设防御工事。<sup>[23]</sup>其中一次进攻是由别洛夫集群向古德里安右翼实施的，德军第112步兵师没有任何武器能有效对付T-34坦克，因而遭到了重创。结果11月17日该师绝大部分溃不成军、弃甲倒戈而走。这在德国陆军中是前所未有的事情。<sup>[24]</sup>然而前一天，蒙古骑兵第44师在克林西南穿过积雪覆盖的开阔地实施了一次乘马反冲击。两千名骑兵及其战马遭

[21]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42-46页。

[22]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第437页。

[23]和这些进攻相关的朱可夫与斯大林的对话见G. K. 朱可夫《在保卫首都的战斗中》，《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9月号第61-62页。这两次进攻分别是由第16集团军在沃洛科拉姆斯克（Volokolamsk）和别洛夫集群在谢尔普霍夫（Serpukhov）实施的。

[24]这次进攻是由P. A. 别洛夫少将指挥的一个战役集群实施的。该集群下辖别洛夫的骑兵第2军、A. L. 盖特曼的坦克第112师以及步兵第173师。进攻的结果是“敌人被迫将其部分预备队投入谢尔普霍夫以击退我军的反突击”。见A. 盖特曼《莫斯科会战中的坦克第112师》，《军事历史杂志》1981年11月号第49页；以及B. M. 沙波什尼科夫编辑的《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覆灭（1941年11月16日-1942年1月31日西方面军在莫斯科的作战行动）》（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3）。曾列入机密，1965年解密。在第1部分第113页，沙波什尼科夫指出坦克第112师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



5. 莫斯科战局 (2), 1941年10月1日-12月

S: 突击集团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PzGp: 装甲集团军

到了德军第106步兵师的炮兵和机枪火力屠戮，而后者没有任何伤亡。<sup>[25]</sup>事实证明马匹有助于帮助部队进入作战地域，特别是冬季，但是这些马匹显然在正面激战中太脆弱了。

当朱可夫的破坏进攻继续进行时，地面已经封冻了，冯·博克的中央集团军群在11月15日恢复攻势。得到第30集团军加强北翼的苏联西方面军部队现在拥有24万人，并得到1,254门火炮和迫击炮、502辆坦克和600-700架作战飞机的支援。朱可夫的防御依托准备充分的莫扎伊斯克防线保卫莫斯科，方面军部队延伸到北面的加里宁和南面的图拉。<sup>[26]</sup>

在北面，霍特将军的第3装甲集团军（前第3装甲集群，现已改名）从加里宁过克林直扑莫斯科。德军最初的突击将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与第30集团军（现由德米特里·丹尼洛维奇·列柳申科指挥）割裂开。朱可夫命令罗科索夫斯基的副手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扎哈罗夫少将（F. D. Zakharov）以两个步兵师和两个步兵旅填补克林附近的缺口。德军装甲部队遇到了激烈的抵抗，在拉锯战中双方均伤亡惨重，德军挣扎着缓慢前进。到11月末，苏德双方的团都打成了连，只剩区区150-200名步兵。11月24日，第3装甲集团军终于拿下克林。到11月28日，该集团军的第7装甲师已经在最后一道主要障碍——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上夺去了一座桥头堡，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35公里了。很快在莫斯科西北，第4装甲集群的第2装甲师冲得更近，离莫斯科只有20公里多一点，德国军官说他们已经能够通过望远镜看到市区建筑物的尖顶了。<sup>[27]</sup>

尽管接到坚守阵地的明确命令，罗科索夫斯基的第16集团军还是被一步一步地打退。为了力挽狂澜，大本营开始动用其战略预备队——包括突击第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以守住莫斯科-伏尔加运河。这些预备队中很多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单位，但是他们不得不几乎是下了开往前线的火车就投入反击。到11月

[25]尽管此事听上去极其不可信，但这是事实。根据A. Ia. 索什尼科夫编辑的《苏联骑兵》（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4），“11月16日，在与第35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部队交战后，（骑兵第44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并撤退到新的防御阵地。”这些行动是由L. M. 多瓦托尔少将的骑兵集群和骑兵第17、24、44师、坦克第58师以及步兵第126师实施的第16集团军反击的组成部分。

[26]苏军认为西方面军当面德军实力为233,000人、1,880门火炮、1,300辆坦克以及600-800架飞机。德军通过集中兵力在进攻轴线上建立起优势，直到被苏军扭转战局。到那时，考虑到新锐预备队的到达，形势逆转是确凿无疑的。关于此次战役各阶段的实施全面详见沙波什尼科夫《覆灭》。

[27]埃里克森《斯大林格勒之路》第257-258页；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49-53页。

末，朱可夫日益减少的机动部队还有3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步兵师、12个骑兵师和14个独立坦克旅。但这些部队往往不满编，装备的多是过时的轻型坦克。<sup>[28]</sup>

在南面，11月18日，从前一天苏军进攻造成的恐慌中苏醒过来的第2装甲集团军恢复了攻势。10月末，古德里安将其剩余的绝大部分坦克集中到一个旅里，归被削弱的第4装甲师的埃贝巴赫上校（Eberbach）指挥。到11月中旬，该旅只剩下50辆坦克，而这还是24装甲军的前锋，实际上也是整个集团军的前锋。埃贝巴赫缓慢地且战且进，试图从东面合围图拉，作为前往莫斯科的跳板。博尔金中将军的第50集团军顽强地守卫着图拉外围，一次又一次地向古德里安的正面和侧翼发起反击。随着温度降至冰点以下、部队用尽燃料弹药以及车辆的损坏，德军前进的步伐逐渐减缓以致最终停顿了下来。古德里安不断请求取消攻势，但陆军总司令部里没人有权不经希特勒同意就作出这样的举动。<sup>[29]</sup>

苏军顽强的防御为阻止德军起到了和恶劣的天气与糟糕的补给线一样的作用。防守的部队大部分经验不足，但是相比以前，这样的部队更多了，他们也有了更好的防御阵地。比之在维亚济马薄弱的防线，大部分步兵集团军都有两个或更多师部署在二线，有时还要加上骑兵预备队。莫斯科劳动者给这些集团军建造了两条完工的防线，而不是10月份草草挖出来的散兵坑。结果，一个典型的步兵集团军防御的正面更窄，也能在高达50公里的纵深里（三倍于10月时的典型纵深）构筑一系列防御。反坦克分队、步兵、工兵和炮兵沿德军必经之路集中部署。西方面军的20个反坦克炮兵团中有13个部署在两个受威胁最大的集团军——北面的第16集团军和南面的第49集团军中。西方面军的各级首长——上至朱可夫下至师长——现在都是有才干和经验的军官了，他们为反制德军战术准备得更加充分了。<sup>[30]</sup>

有两个例子表明苏军作战技巧正在日益提高，事实证明这预示了未来的前景。当11月末图拉几乎被围，而第2装甲集团军扔向北缓慢推进之时，朱可

[28]P. A. 罗特米斯特罗夫《装甲兵》，《军事历史杂志》1982年1月号第23页。

[29]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242-256页。

[30]F. 盖沃龙斯基《作战艺术的发展》，《军事历史杂志》1981年12月号第24-29页；M. 西多罗夫《莫斯科会战中针对不同兵种的作战运用：炮兵》，《军事历史杂志》1982年1月号第11-17页。

夫再一次求助骑兵第2军军长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少将（P. A. Belov），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局势”。斯大林和朱可夫从可用的极少量预备队中抽出半个坦克师（第112）、两个独立坦克营（第35和第127）、莫斯科的一些高射炮兵、一个战斗工兵团、一个新式“喀秋莎”齐射火箭炮部队和几个军事院校的师生给别洛夫。11月26日，这支混成部队改名为近卫骑兵第1军，受命进攻卡希拉（Kashira）附近古德里安的前锋——第17装甲师。考虑到此时严重缺乏装备，该军在苏军中第一次尝试采用战前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理论实施纵深突破。德军前卫兵力分散，别洛夫得以在几乎未被发觉的情况下将其各分队渗透进去。11月27日，他开始反击，将第17装甲师打退，解除了图拉受到的压力。由此开始了近卫骑兵第1军长期孤军奋战的漂泊之旅，他们将继续向敌后穿插并于接下来的五个月里一直在德军后方行动。<sup>[31]</sup>

苏军作战素养提高的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德军最后一次进攻时，此时德军第4集团军于12月1日从东沿明斯克-莫斯科公路进攻。这次进攻仅有有限的装甲兵支援，德军直接撞入苏军精心布置的反坦克防御区中。近卫摩托化步兵第1师在纳罗-福明斯克（Naro-Fominsk）的这次系统防御作为顽强战斗的楷模被广为传颂。与此同时，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列莫夫（M. G. Efremov）中将军的第33集团军发起局部反击，打击了德军突击力量的侧翼，在12月5日有力终结了德军的攻势。<sup>[3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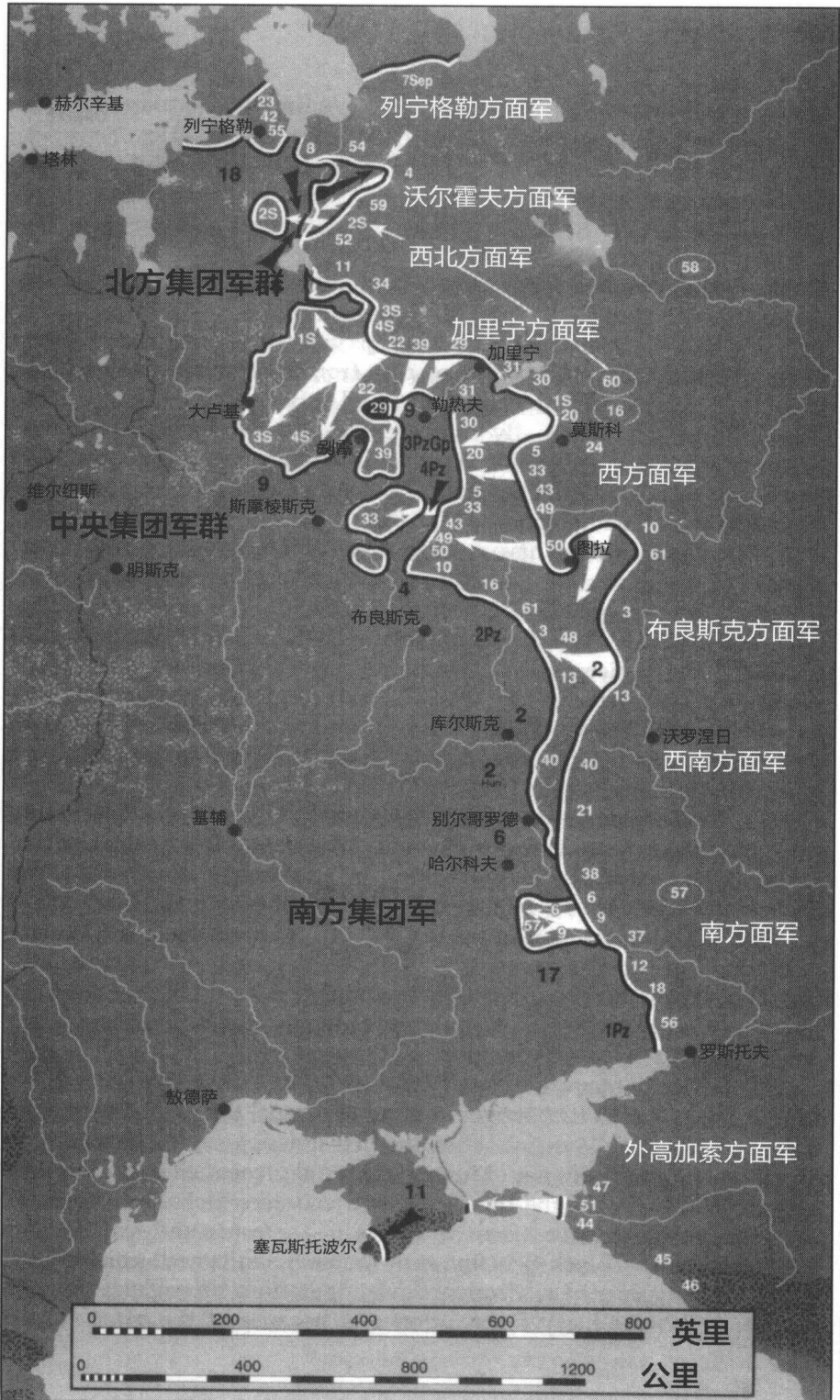
## 12月反攻

按照俄国标准，整个11月份的气温还相当暖和。12月初，猛烈的冰雪和寒冷才最终肃杀而至。<sup>[33]</sup>德军驻守在少数的公路沿线，空军也从临时前沿机场升空作战。要想让车辆和飞机引擎启动需要先预热几个小时。相反，红空军却在有保温

[31]P. A. 别洛夫《我们身后就是莫斯科》（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3）。别洛夫的部队最初拥有129辆坦克，绝大部分是轻型的。沙波什尼科夫《覆灭》第1部分第117-119页注明坦克第9旅为协同别洛夫的部队。

[32]沙波什尼科夫《覆灭》第1部分第91-95页。

[33]同上第7-8页。1941-1942年冬季的平均气温为：11月，-5℃；12月，-12℃；1月，-19℃。相比之下正常气温分别为-3℃、-8℃、-11℃。1月中曾多次出现气温下降到-35℃和-40℃的情况。积雪达到了50-65厘米厚。



6. 冬季战局, 1941年12月-1942年4月

S: 突击集团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Hun: 匈牙利集团军 PzGp: 装甲集群

机库的永久机场中。国防军不可能做得更多，主动权转到苏联人手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开始实施战役，最终演变为冬季战局（见地图6）。

红军并没有充裕的力量发动反攻。苏联历史学家们声称在12月1日时，110万苏军面对的是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1,708,000人，苏军在装备上也处于劣势，比如苏军有7,652门火炮、774辆坦克，而德军13,500门火炮和1,170辆坦克。这些数字过分高估了德军实际能用的力量，但关于红军的力量是很准确的。苏军很多单位只剩下骨架了。比如坦克第108师应有坦克217辆，实际下降到15辆，很多步兵师都不满3,000人。<sup>[34]</sup>

不过，德军延伸过度，冬季装备也很差，而此时苏军却暂时在关键地点集中兵力。例如在西方面军右翼莫斯科以北进攻的苏军可以集中起对德军2:1的兵力优势，火炮和迫击炮方面也占优势但低于2:1。德军拥有装甲兵力上的优势。<sup>[35]</sup>此外，德军情报机构估计斯大林已无预备队，红军要组建新部队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这样苏军反击造成的震撼就更大了。

苏军冬季战局开始于1941年12月5日。迫不得已，苏联最高统帅部首先寻求削弱乃至消除德军装甲铁钳给莫斯科带来的威胁。当突击第1集团军及其他集团军的一系列反击取胜时，苏联最高统帅部也开始野心勃勃起来。在几周内，最初的有限反击改成了从列宁格勒到黑海的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更庞大的攻势。到1月初，苏军战役的总体思想已经在整个冬季指导中显露出来了。由于其规划草率，执行时又十分笨拙，初期的宏伟成果并未进一步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尤其是苏军此次战局并没有歼灭中央集团军群。但这次攻势让德军最高统帅部大大地清醒了下来，也是第一次让一些德军指挥官开始怀疑这场战争是否真的能取胜。

苏军此次攻势的第一个目标是清除威胁莫斯科南北两面的铁钳。在北面，反击于12月5日星期五03:00时发起，此时温度为-15℃，积雪超过一米深。科涅

[34]见《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百科全书》（莫斯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第465页。然而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74页，苏军在莫斯科的兵力为1,021,700人，其中西方面军为748,000人，加里宁方面军192,200人，另外西南方面军右翼有80,800人。沙波什尼科夫《覆灭》第1部分第5页指出西方面军作战实力为388,000人、4,865门火炮和迫击炮、550辆坦克和750架飞机，对阵中央集团军群的240,000人、4,760门火炮和迫击炮、900辆坦克以及600架飞机。

[35]根据沙波什尼科夫《覆灭》第1部分第72页，西方面军右翼拥有152,000人、2,295门火炮和迫击炮、360门反坦克炮和270辆坦克。德军拥有75,000人、1,410门火炮和迫击炮、470门反坦克炮和380辆坦克。



夫的新组建的加里宁方面军所属第29和31集团军从突出部北面进攻。第二天，第30集团军和突击第1集团军从德米特罗夫（Dmitrov）和伏尔加-莫斯科运河南北两面的阵地发起进攻。<sup>[36]</sup>到12月7日午时，向前挺进的苏军占领了克林城外第56装甲军的司令部。随后，朱可夫增派三个集团军（第20、16、5）加入对克林突出部南面的进攻，以期可以包围第3装甲集团军全部和第4装甲集群的第46装甲军。在第5集团军，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洛夫中将（L. A. Govorov）将3个步兵师（第19、329和326）和数个坦克旅组成一个“突击集群”，于12月14日在一个狭小的正面向鲁萨（Russa）展开进攻。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多瓦托尔少将（L. M. Dovator）的近卫骑兵第2军冲入突破口。紧随其后的是由坦克第20旅和第136独立坦克营组成的一个机动坦克群。

尽管多瓦托尔本人于12月20日阵亡，他的这种突击集群战术及其他集团军的类似战术慢慢地打破了德军的防御。德军疯狂地将其少数可用部队撤回并沿公路支线前往受威胁地区，而其他部队则努力从陷阱中逃脱。<sup>[37]</sup>

在南面，一个类似的铁钳也试图对付古德里安的敌装甲集团军。别洛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立刻将韦尼奥夫（Venev）突出部顶端的德军先头分队切断了，而博尔金的第50集团军在图拉的一次进攻也蹂躏了精锐的大德意志团（Grossdeutschland）的一个营。从苏军反击的第一天起，古德里安就开始向顿河、图拉东南一线后撤，因为他的交通线被别洛夫威胁着。苏军滑雪营也在冰天雪地里骚扰着德军的撤退，但苏军主力部队太弱了，也没有足够的机动力在德军逃掉之前完全包围突出部。12月11日的新一轮进攻毫无进展，因为经历了布良斯克包围圈和图拉附近的战斗之后，第50集团军的兵员装备都已经被严重削弱。苏军在北面的进攻也没什么结果，尽管德军的几个后卫师已被铁钳切断。唯一值得一提的胜利就是在古德里安南翼的叶列茨（Elets）附近合围并歼灭了德

[36]详情请见A. A. 扎巴卢耶夫和S. G. 戈里亚切夫《加里宁进攻战役》（莫斯科：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1942），以及《德军在莫斯科城下覆灭的作战结果》，《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5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3）第3-22页。曾列入机密1964年解密。

[37]沙波什尼科夫《覆灭》第2部分第57-60页。卡图科夫的坦克第4旅在对克林和沃洛科拉姆斯克的作战中也建立了同样的英雄业绩。

军第34军。<sup>[38]</sup>

苏军的这些猛攻加深了德军指挥层里本来就不断恶化的危机，使得希特勒长期以来对高级指挥官们的不信任公开化了。第一次动作始于11月29日，当时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在苏军压力下从罗斯托夫后撤。当这位统治者打算收回成命时，第1装甲集团军的先头分队就开始了向沿米乌斯河（Mius River）一线更适宜防守的地方进行总撤退。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格尔德·冯·龙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坚持撤退是绝对必要的，并声称除非让他继续撤退，否则干脆解职好了。12月1日，希特勒如其所说将他撤职，但第二天还是被迫批准了龙德施泰特曾要求的撤退。

到12月16日，苏军在莫斯科城下的反击已经逼迫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博克（von Bock）也同样要求可以自由撤退并按照需要调整阵地。当日深夜，陆军总司令部首脑、陆军元帅沃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er von Brauchitsch）和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向坚持总撤退不在问题之列的希特勒阐明了形势。12月18日，冯·博克将其指挥权移交给陆军元帅冯·克鲁格（von Kluge），表面上是因为他确实健康状况不良。希特勒禁止任何进一步的大规模撤退，命令中央集团军群通过“就地死守”来力挽狂澜，直到增援到来。第二天烦不胜烦的希特勒接受了冯·布劳希奇的辞呈并亲自接手陆军的指挥权。他告诉哈尔德，陆军应该像空军那样积极向上、斗志昂扬。他禁止在苏军达成突破后就立即准备或者讨论“后方阵地”。<sup>[39]</sup>

海因茨·古德里安是下一个牺牲品，像1941年12月前后的很多野战指挥官一样，他明白了上级完全不了解形势实际上有多么严峻。整个12月间，他通过希特勒的贴身副官和其他数人等后门渠道透露了他对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忧虑。12月14日，冯·布劳希奇在陆军总司令职务上的最后举动之一就是让第2集团军

[38]在西南方面军右翼的叶列茨附近，从12月6日至19日，第13集团军和F. Ia. 科斯坚科指挥的一个方面军战役集群打击了叶列茨延伸过度的德军。苏军有40,000人、245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30-40辆坦克。苏军以骑兵第5军和坦克第129旅为核心组成一个快速集群，通过对该集群的巧妙运用，给德军造成沉重打击（16,257人死亡和被俘）。苏军的伤亡大约为6,000人死亡和10,000人负伤。见I. V. 帕罗季金《叶列茨战役（1941年12月6-16日）》（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3）。该书由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历史部编写。曾列入机密，1964年解密。

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74-175页，莫斯科反攻第一阶段（1941年12月5日-1942年1月7日）苏军损失了其最初参战1,021,700人中的370,955人（其中139,586人死亡或失踪，231,369人负伤）。苏联秘密记录认为西方方面军当面德军在11月16日至12月10日之间损失为85,000人死亡、1,434辆坦克被击毁。

[39]哈尔德《哈尔德战时日志》第571-574、586-592页。

转归第2装甲集团军指挥并授权古德里安守不住奥廖尔就撤退。而在接到“就地死守”的命令后，古德里安于12月20日飞回拉斯登堡（Rastenburg）向希特勒解释他的局势是多么危急。尽管将军对这次谈话的记载自然而然地有些片面，无疑他强调自己的部队缺乏被服、装备和掩蔽所，需要撤往更适于防御的地方。圣诞节那天，在和他的新集团军群司令冯·克鲁格经过最后一番无益的争论后，古德里安随之发现自己被解职了。<sup>[40]</sup>

## 扩大攻势

到1942年1月1日，苏军已经夺回了北面的加里宁和南面的卡卢加，正在围攻德军的一系列据点，其中有些已经迂回或包围了。杰米扬斯克（Demiansk，位于北方集团军群地域）、勒热夫（Rzhev）、莫扎伊斯克（Mozhaisk）、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jaroslavets）、尤赫诺夫（Iukhnov）和许多交通枢纽挤满了试图逃脱天气和苏军追杀的德军战斗部队和保障部队。有鉴于此，希特勒发布了他那一道著名的“就地死守”的命令。这道命令在1942年的成功鼓励他在战争的其他时间也无理地要求坚守每一寸土地。希特勒从没有意识到如果斯大林不是贪多求快的话，那苏军1941-1942年的反攻可能已经摧毁中央集团军群了。

1942年1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野心和乐观情绪过头了。11月的绝望和12月的成功之间的强烈对比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因此他试图将最初的反击扩大为一次总攻以合围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及北方集团军的相当大一部分。斯大林相信德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没有集中兵力并肃清被迂回的敌军就仓促进入发展胜利的阶段。1月7日，斯大林命令全线发起总攻，主要对付中央集团军群，但目标还有列宁格勒、旧鲁萨、奥廖尔、哈尔科夫和克里木的德军。<sup>[41]</sup>朱可夫和其他指挥员反对在这么宽广的正面上发起总攻，可用的部队将会被过度分散。斯大林初期的胜利依赖于少量坦克旅、骑兵师和滑雪营，而所有这些部队的

[40]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262-271页。

[41]这些攻势将涉及列宁格勒以南的沃尔霍夫方面军、攻向旧鲁萨的西北方面军、攻向维亚济马和斯摩棱斯克的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军、攻向奥廖尔的布良斯克方面军、攻向哈尔科夫的西南方面军以及攻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外高加索方面军。

实力都正在迅速地下降。随着苏军向西艰难推进，支援的红空军已经脱离了其带保温设备的永备机场，转到和德国空军占领的一样不适合居留的前沿机场中。由于战略上的好高骛远，斯大林试图在莫斯科以北肃清被围德军的企图失败了，在其他地方也只取得了有限的战果。

在北面，切断列宁格勒周围德军第18集团军的企图从没有真正实现过。在列宁格勒以南，斯大林威逼沃尔霍夫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刚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放出来）过早地展开进攻。梅列茨科夫的部队兵力分散、未经训练、补给不力。由于梅列茨科夫才生产的火炮连一个炮瞄镜都没有，苏军炮兵主任<sup><2></sup>不得不带了足足一机舱的炮瞄镜亲自乘飞机送过去。到12月底，确保柳班（Liuban）战役顺利进行的关键力量——突击第2集团军只能集结起区区一个师的兵力了。集团军司令员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索科洛夫中将（G. G. Sokolov）是一个无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政委，从前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首脑拉夫连季·贝利亚（L. Beria）的副手。苏军进攻开始后不久，梅列茨科夫就根据正当的理由把他解职了。

尽管第52集团军突破了防线，而突击第2集团军也顺利向德军后方挺进了70公里，但德军的反击很快将这些倒霉的部队分割包围。<sup>[42]</sup>3月，由于在莫斯科反攻中的出色军事表现而被从莫斯科派去担任梅列茨科夫的副手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中将（A. A. Vlasov）被送进包围圈接手指挥。在数月情况危急的苦战中，突击第2集团军既没有被解救出来也无力突围。最终，6月末，德军收紧口袋的最后一次行动迫使弗拉索夫投降。他后来与德国当局的合作及组建听命于德国人的“俄罗斯解放军”的企图让他成了苏联人眼中的叛徒。苏方的突击第2集团军史中几乎完全抹去了弗拉索夫的名字及此次事件。<sup>[43]</sup>

在莫斯科地区，斯大林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维亚济马以包围德军。科涅夫中将指挥的加里宁方面军部队（第22、

[42]E. 克利姆丘克《突击第2集团军和弗拉索夫，或者为什么因为一个叛徒而责罚整个集团军》，《苏联军人》1989年2月号第76-81页。英文版为《苏联军人》1990年4月号第35-39页。

[43]目前弗拉索夫“问题”的详情已经被揭开，其可耻“罪行”的来龙去脉已经很清楚了。见P. 帕里奇科夫《出自秘密档案：第1713号卷宗》，《军事知识》1990年1月号第6-7页。  
<2>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另根据梅列茨科夫回忆录，他还带了节装着电话机、野战通信电缆和炮兵仪器的车皮——译者注

39、29、31、30集团军和骑兵第11军）将要通过勒热夫（Rzhev）和瑟乔夫卡（Sychevka）进抵维亚济马地区，此同朱可夫的西方面军左翼（第43、49、50集团军和别洛夫骑兵集群）歼灭了德军尤赫诺夫集群（Iukhnov）并从西南面推进以拿下维亚济马并与加里宁方面军前锋会师。与此同时，西方面军右翼（突击第1、第16、和20集团军）负责突破沃洛科拉姆斯克（Volokolamsk）和格扎茨克（Gzhatsk）附近的德军防御，而第5和第33集团军将直接穿过莫扎伊斯克杀向维亚济马。别洛夫和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索科洛夫上校<sup><3></sup>的两支骑兵（前者为近卫骑兵第1军及数个加强的坦克旅，后者为得到加强的骑兵第11军）将要扮演关键的角色，他们将引导向德军后方扩大战果并在维亚济马地域会合。朱可夫的目标是歼灭中央集团军群的四个防守集团军（第9、第4集团军和第3、第4装甲集团军）。德国人受到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德军在卡卢加以南的防御存在着一个大漏洞。进攻发起后几天之内，别洛夫的骑兵集群就钻过这个漏洞进入德军后方并直扑维亚济马。<sup>[44]</sup>

为了进一步扩大已经十分宏伟的攻势，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罗奇金中将的西北方面军左翼的突击第3和第4集团军受命从奥斯塔什科夫（Ostashkov）附近的森林向托罗佩茨（Toropets）和斯摩棱斯克出击，而雅科夫·季莫费耶维奇·切列维琴科上将（Ia. T. Cherevichenko）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将向奥廖尔和布良斯克展开进攻。对于苏联人来说不幸的是，朱可夫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部队既没有实力也缺乏能力，不足以实现这一野心勃勃的企图，无法在深远或浅近纵深内包围中央集团军群。<sup>[45]</sup>

在这场战役中地形也尤为重要。这一地域只有两条铺设路面的主要公路，一条是从斯摩棱斯克经维亚济马到莫斯科的，另一条是从莫斯科往西南方向穿过小

[44]见沙波什尼科夫的《覆灭》第3部分第4-5页，加里宁方面军第057号命令以及西方面军第0141、0152命令。本卷对这些战役进行了彻底而直率的记录。

[45]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76页列出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总兵力为1,059,200人（其中加里宁方面军346,100人，西方面军713,100人）（以上数字根据英文版和俄文版修正——译者注）。但实际上作战兵力是相当之少的。例如，沙波什尼科夫《覆灭》第3部分第85页显示第49、50和第10集团军的123,450人对阵44,500名德军。A. V. 瓦西里耶夫《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勒热夫-维亚济马战役（1942年1月-2月）》（莫斯科：伏罗希洛夫高等军事学院，1949年出版，机密，1964年解密）显示加里宁方面军的348,300名官兵（其中战斗步兵85,000人）和107辆坦克对阵德军150,000人和200辆坦克。不管这些数字是否准确，但很显然苏军在兵力上对德军至少有2:1的优势，而德军显然在装甲部队上占优。

<3>S. V. Sokolov, 1904-1975, 未来的苏联中将——译者注

雅罗斯拉韦茨和尤赫诺夫的。像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夫列莫夫少将（M. G. Efremov）的第33集团军这样沿着或平行于主干道行军的部队，其机动性要比其两翼的部队更强，后者很容易在攻势中落在后面。当这些部队达成突破后，别洛夫集群和其他苏军大部队在敌后坚持生存了数月，因为地面过于泥泞无法通行，德军要等到春末地面干燥以后才能解决这一威胁。

从1月7日至9日，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通过一系列同步进攻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在北面，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中将（I. I. Maslennikov）的第39集团军有足够的实力突破德军防御并早早地将其快速集群——索科洛夫的骑兵第11军——插入敌后。1月底，该骑兵军几乎攻抵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公路了，但德军第9集团军在2月果断发动反击，封闭了该军和第39集团军之后的突破口，在这一过程中还包围了配合作战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什韦佐夫少将（V. I. Shvetsov）的第29集团军。仅有两个轻骑兵师、一个摩步师和少量滑雪营的骑兵第11军无力切断德军交通线。

在中路，苏军可以收复莫扎伊斯克和梅登（Medyn），但此后他们的兵力大大削弱，加之天气恶劣，以至于随后向格扎茨克的进军变得举步维艰。只有叶夫列莫夫的第33集团军能够突入德军后方，最终到达维亚济马郊区，这时其一半的师都被德军的反击切断并孤立。<sup>[46]</sup>

此时在北方，库罗奇金的西北方面军粉碎了德军在瓦尔代高地（Valdai Hills）和谢利格尔湖地区的防御，并分别沿两条指向旧鲁萨和杰米多夫（Demidov）外围的轴线向西南方向扫荡，将被位于霍尔姆（Kholm）、杰米扬斯克（Demiansk）和别雷（Belyi）的被包围或半包围的德军包围圈甩在身后。<sup>[47]</sup>其南面，数月里，布良斯克方面军接连向德军在奥廖尔前的防御发起猛攻，但毫无战果。<sup>[48]</sup>

[46]4月19日，叶夫列莫夫在率领部队徒劳地尝试重返己方战线的时候受重伤而死。

[47]从1942年1月7日至5月20日，在杰米扬斯克战役中，最初拥兵105,700人的西北方面军第11、突击第1集团军和第34集团军付出了88,908人死亡和被俘、156,603人负伤的代价。而实施托罗佩茨—霍尔姆战役的西北方面军突击第3和第4集团军最初兵力为122,100人，从1月9日至2月6日有10,400人死亡和失踪、18,810人负伤。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4页。

[48]在不怎么出名的博尔霍夫进攻战役（1942年1月8日—4月20日）中，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61、第13和第3集团军的317,000人（210,103人参战）和54辆坦克进攻得到145辆坦克支援的150,000名德军。到2月1日双方兵力分别下降到93,081人和115,000人。仅突击第3集团军的步兵第287师就在9天的战斗中损失了82%的兵力。到4月1日，布良斯克方面军总兵力为232,830人，沦为苏军最弱的方面军（卡累利阿方面军有285,000人，排倒数第二）。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4页，以及沃尔科夫《生死关头》第122—127页。

在遥远的南方，苏军实施了两次战役，希望能在春季将其进一步扩大。1月18日，在哈尔科夫（Khar'kov）以南，费多尔·雅科夫列维奇·科斯坚科中将（F. Ia. Kostenko）的西南方面军和马利诺夫斯基中将的南方面军的联合部队重重地砸向南方集团军群的第6和第17集团军之间的接合部，试图渡过北顿涅茨河并从南面包抄哈尔科夫。最初阿夫克先季·米哈伊洛维奇·戈罗德尼扬斯基少将（A. M. Gorodniansky's）的第6和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里亚贝舍夫（D. I. Riabyshev）的第57集团军与骑兵第1、5、6军一起发起的突然袭击突入了高达100公里的纵深。但苏军步兵和骑兵没有足够的力量保住已经到手的战果。到1月31日，冯·博克的集团军群通过在后来闻名的“巴尔文科沃桥头堡”（Barvenkovo）周围拉起一道由小规模步兵和装甲兵特遣队组成的警戒线，遏制住了敌方的攻势。<sup>[49]</sup>

早些时候，12月30日，黑海舰队和外高加索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就联手实施了一次野心勃勃的两栖登陆行动，希望在克里木（Crimea）的刻赤（Kerch）半岛上夺取一个立足点。他们想减轻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守备部队的压力，其时该市正在遭受冯·曼施泰因的德军第11集团军及协同的罗马尼亚部队的围攻。苏军最初的登陆是由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佩尔武申少将（A. N. Pervushin）的第44集团军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利沃夫中将（V. N. L'vov）的第51集团军实施的，并得到了舰队和一些效果不大的空降牵制袭击的支援。苏军成功地查明了防守的罗马尼亚师的行动路线并确保刻赤和费奥多西亚（Feodosiia）的安全。冯·曼施泰因迅速作出反应，从半岛西面出口兜住了苏军并阻止了为塞瓦斯托波尔解围的行动。经过超过八个月的围城后，塞瓦斯托波尔最终于1942年7月4日陷落。<sup>[50]</sup>

虽然超过800公里的战线上仍然一片战火，但战斗已经缩小为单个小部队的英勇奋战、复杂的野外机动和双方一些单纯的消耗战罢了。苏军往往占据无法突破的乡村，而德军则牢牢控制着城市、村镇和交通要道。尽管双方竭尽全力，

[49]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5页，有204,000名苏军官兵参加了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苏军伤亡为40,881人，其中死亡失踪为11,095人，负伤29,786人。起初苏军拥有将近2:1的兵力优势。

[50]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75页列出苏军在刻赤-费奥多西亚战役中的陆海军兵力为82,500人。而最终伤亡数字（41,935）达到了将近半数，其中死亡失踪为32,453人，负伤9,482人。最初苏军兵力优势超过2:1。

但谁都不能打退另一方，直到1942年6月，老天让机动性更强的德军占据优势为止。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亚齐马地区令人沮丧的战事更清楚不过地显示出这一作战态势。

## 雪中伞降

由于缺乏机动装甲部队，那么斯大林将手头几乎所有专业机动部队——包括坦克旅（隶属于骑兵军或作为集团军机动集群的核心）、骑兵军、滑雪营以及他那最为倚重的、精锐的空降兵——都投入了战斗。现在极度需要这些脆弱的部队来尝试完成迄今为止一直由重型机械化部队负责的任务。

1月初，斯大林开始将他一度引以为傲的五个军的空降兵中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幸存下来的部分（主要是空降第4和第5军及部分其他重建的军）投入战斗。这些部队的任务是加速方面军部队的推进，协助已经突入德军后方的苏军并协同众多牵制分队一道阻断德军的后勤交通线。最终，他们的任务转为帮助被围苏军逃脱及重新确保苏军后勤交通线的安全。

参与第一次空降的有数个团的兵力，任务是加速第33和第43集团军的推进。1月3日至4日，两次伞降突击截断了梅登（Medyn）以西的道路；几天内这些部队和推进的地面部队会合。1月18日，空降第250团被投进了乌格拉河（Ugra）河曲地带的沼泽地里。该团从这一难以通行的行动基地出发向西南推进，并在1月30日帮助别洛夫的近卫骑兵第1军克服德军为控制道路设立的流动巡逻队和筑垒村庄体系穿过了尤赫诺夫公路。但为了穿过公路，别洛夫不得不用他的两个步兵师和两个滑雪营打开一个突破口。然后他让自己的骑兵穿过口子与空降团建立联系。防御者在他们身后封闭了突破口，把近卫骑兵第1军与自己的步兵及绝大部分炮兵割裂开来。

这样到1月末，苏联人已经成功打开了数个突破口，但仍不能完全消灭德军主力。在恢复进攻势头并占领维亚济马的过程中，朱可夫策划了一次更重要的伞



降行动，让第4空降军的一万人于夜间分批次空投至维亚济马城以西。<sup>[51]</sup>但苏军后勤上的缺陷从一开始就困扰着这次行动。为了从莫斯科部署到卡卢加附近的前沿机场，空降第4军不得不进行一次冬季渡河，因为奥卡河（Oka）上的关键桥梁尚未修复。运输机的缺乏意味着该军只能分几天空投，因此作战毫无任何突然性可言。此外，这些精锐的伞兵是极少数已经分配到白色冬季伪装服的部队之一，因此，他们在卡卢加各机场的出现立即暴露出空降行动的可能性。当1月27日夜空降一开始，德军就能够查明并轰炸有关机场，这些机场都是德国空军直到几个星期之前还一直占据的。

在1月27日到2月1日之间，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奥努弗里耶夫中校<sup><4></sup>的空降第8旅在维亚济马西南降落，部队散布得稀稀拉拉。其中有些空投是故意分散用以起到牵制作用，但主要的空投也被恶劣的天气和差劲的导航所困扰，相当多的装备、补给和无线电都失散在深厚的积雪中。最终，该旅2,100人中只有1,300人集中到旅长身边。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给德国人制造麻烦而非造成较大威胁，随后的空降在空降第4军的其余两个旅空投前就取消了。

与此同时，近卫骑兵第1和骑兵第11军试图从西南面和北面包抄维亚济马。在1月27日的几个小时及之后更长的一段时期内，近卫骑兵第1军和空降第8旅为了控制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公路的几段与德军展开了拉锯战，但最终切断这一交通要道的企图通通失败了。维亚济马及周边的道路仍被第5和第11装甲师的残余分队掌控着，这支力量对来袭的缺乏装甲兵和炮兵支援的空降兵和骑兵来说仍然相当可怕。别洛夫的近卫骑兵第1军和第8空降旅与叶夫列莫夫的第33集团军的四个被合围的师都没有足够的兵力赶走德国人。

由于这两支力量和第8空降旅存在着一点点失败的危险，以及苏军全面占领维亚济马的企图可能会落空，2月中旬，朱可夫再一次尝试用空降第4军打破僵局。这一次空降区再一次选定在沿乌格拉河的沼泽地带中，空降第250团发现的这一着陆区有利于妨碍德军后方安全行动。2月17日和18日夜，空降第4军又开

[51]关于苏军此次及其他冬季空降战役和现有档案材料，见戴维·M·格兰斯《苏联空降兵史》（伦敦，Frank Cass and Co., 1994）。

<4>A. A. Onu-friev, 苏联少将，后历任空降第4军军长、近卫步兵第38师师长，1943年2月遇空袭阵亡——译者注

始了一系列的伞降，又一次受到缺乏运输机及战斗机掩护的限制。本周空降的7,400名伞兵中只有不超过70%到达集结点。军长瓦西里·阿法纳西耶维奇·格拉祖诺夫少将和他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乘坐的飞机被一架德国夜间战斗机击落，全体身亡<sup><5></sup>。参谋长接手指挥，试图夺取沿尤赫诺夫公路的一座高地以协助博尔金的第50集团军穿越公路的进攻，结果还是僵局。尽管从2月直到5月间不断努力，但空降第4军缺乏车辆和重武器来完成任务。从另一方面来说，德军也无法突入乌格拉河的沼泽地以肃清苏军。<sup>[52]</sup>

空降第4军和别洛夫的近卫骑兵第1军遇到的挫折，其实是困扰整个苏军攻势的诸多问题所造成的症状。尽管表现出色，红军仍然缺乏对歼灭中央集团军群来说必须的足够实力、合格的车辆机动性、有力的火力支援、良好的后勤补给线及可靠的通信联络。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抱定毫不动摇的乐观主义，继续坚信胜利就在股掌之间，直到1942年4月苏军莫斯科攻势彻底告终。斯大林还将空降兵耗费在杰米扬斯克、勒热夫和克里木等地，而效果甚微。

如果说斯大林从莫斯科会战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的话，那么希特勒的结论也一样不正确。德军能挺过来并不是因为“就地死守”的命令，而是因为苏军的目标超过了其执行能力。类似地，德国空军为在霍尔姆（Kholm）、杰米扬斯克及维亚济马以南被迂回包抄的德军据点重新提供补给的能力也让希特勒对航空补给的可行性有了一种过分的信心。这两个错误想法会让他在一年后的斯大林格勒自食恶果。

---

[52]最终，别洛夫率领骑兵、空降兵和第33集团军残部经过数百公里的大逃亡，于6月底在基洛夫附近冲破德军防线。

<5>此处有误，阵亡的空降第4军军长为A. F. 列瓦绍夫少将，2月22日夜其乘坐的飞机遭到德机攻击，本人被打死，几名参谋负伤，飞机并未失事，在指定地域完成机降任务后返回机场。格拉祖诺夫V. A. Glazunov，两次苏联英雄，其时为空降兵司令——译者注

# 泥泞时节，1942年春

尽管冬季战局直到1942年4月20日才正式结束，而一直到1942年6月尚有很多苏军留在维亚济马及其他地区的德军防线后方，但莫斯科反攻要完成其野心勃勃的目标的所有机会都在3月初溜走了。苏军无情地猛攻被围于杰米扬斯克口袋和霍尔姆的德军，而伞兵和滑雪旅也插入其内部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以瓦解杰米扬斯克口袋。在维亚济马地区，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将军的骑兵和空降兵英勇地战斗，寻求打破封锁、离开德军后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苏军的作战势头逐渐放缓，并随着苏联最高统帅部开始为夏季继续战斗作准备而最终停止了。

3月初，乌克兰迎来了春季解冻和泥泞时节，而莫斯科地区还要等两周以后，这让德军企图在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一块突出部歼灭数个苏联集团军的计划破灭了。解救德军被围于杰米扬斯克和霍尔姆的第16和第9集团军的漫长战斗在4月才以近乎平局告终，恰在苏军突入包围圈之时解围部队也赶到了。因此现在是时候暂停一下，开始讲述苏德双方根据1941年经验在体制方面所做的反应。

## 进一步扩大的战争

1941年整个夏秋季节，英国和美国都在注视着巴巴罗萨行动的进展，担心着苏联会垮台。尽管现在美国已正式成为交战国，但美英两国手头都没有足够的兵力来进攻西欧以有力牵制敌人。普通的苏联公民——实际上最主要的是苏联政府——都夸大了英国的实力和美国的工业动员能力，同时极大地低估了两栖登陆行动的难度。早在7月份，莫斯科就鼓动舆论呼吁英国在西线开辟“第二战

场”。斯大林直到6月22日还坚信希特勒不会冒两线作战的风险，现在却为这一风险变成事实而焦躁不安。因此从苏德战争的一开始，苏联舆论就怀疑西方列强在逃避责任，而坐视德国国防军和红军两败俱伤。伦敦和华盛顿确实承诺了大量的经济援助，但战时运输的困难意味着在东线战争的头一年，这些援助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才能运抵苏联。<sup>[1]</sup>

1941年12月7日，当希特勒在整肃他的将军们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正试图歼灭中央集团军群的时候，日本人进攻了美国的夏威夷和菲律宾（时为美国殖民地）华盛顿对此的反应是于第二天向东京宣战，但是美国对欧洲战事的参与还是很有限。在太平洋上受到极大压力的同时，美国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没有为一场全球性两线战争做好准备。

珍珠港事件爆发四天后，阿道夫·希特勒帮美国人脱离了窘境。希特勒在国会大厦的一次演说中挑衅性地向美国宣战，尽管他和东京的防御同盟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无疑，希特勒觉得美国海军在北大西洋参与了几个月的护航和反潜行动后这样宣战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他显然指望太平洋战争会分散美国的注意力，减少在对德作战中的作用。希特勒的的确确低估了美国工业和军事动员的潜力，这对于一个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主导过一次类似动员的人来说是个令人吃惊的错误。不过，事后证明这次宣战对德国来说如同巴巴罗萨侵略行动一样致命。在六个月之内，德国就从欧洲大陆无可争辩的主宰者转而冒险向地球上两个最大的强国挑战。轴心国在1941-1942年的短暂胜利最终在希特勒招致的苏联和美国的反击面前化为乌有。

## 苏联军事学说的复苏

面对战争的挑战，苏联军事改革的进程在1941-1942冬季和春季就没有停止过。整个1941年，大部分苏军指挥员都尝试接受战前的大纵深战役理论，却没

---

[1]有人估计同盟国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间向苏联运送了600门反坦克炮、1,000门高射炮、2,600辆装甲车辆和4,700架飞机。然而这些武器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属于一流的。克劳泽·莱因哈特《莫斯科——转折点：1941-1942年冬季希特勒战略的失败》第129页。

有足够的兵力在关键点达到集中起必须的力量来。在1941年12月，朱可夫命令在西方面军内组建突击集群，以求在德军防御上特别薄弱的点集中起手头少数齐装满员的部队来。这样，比如第10集团军就集中精力突破德军在莫斯科以南的防御，而近卫骑兵第1军则通过第10集团军建立的突破口，跳过第10集团军，在一条相当狭窄的正面上扩大战果。这一技巧加上苏联从东部各军区调来的生力军让莫斯科反攻在初期十分顺利。但到1月份，在扩大战果的过程中，攻方已经大大分散并缺乏机动力，追不上德国人。前景光明的苏军反攻将德国人从莫斯科渐渐地赶走了，但是也没有完成苏联最高统帅部规定的战略目标。

尽管斯大林从不承认自己没能集中兵力，但红军还是让这种集中成为未来战役的一条准则。苏联最高统帅部1942年1月10日03号训令中重复了上个月朱可夫的方面军命令。所有的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员都被要求在进攻行动时使用突击集群，集中其兵力在一条狭窄的正面上，以获得对当面单个德军单位的压倒性优势。理论上，现在方面军级别的进攻地段宽度仅有30公里，而一个步兵集团军则集中在15公里的地段上。12月份这些数字分别为400公里和80公里。从此逐渐开始了为达成初期突破而在少数特定的点上集中起压倒性多数兵力的做法。再加上老道的欺敌计划，苏军的这一技巧后来导致德国军官坚信他们在整个战线上都是无可救药的兵力劣势。<sup>[2]</sup>

在同一份文件中，苏联最高统帅部还指出了如何使用炮兵。未来所有的攻击之前都要实施炮兵进攻。这不仅意味着要在每公里正面集中高达80门火炮和迫击炮，还意味着将这些火炮用于三个阶段或任务。首先，手头所有火炮都集中打击敌军一线预有准备的防御工事。（即炮火准备阶段）第二，一旦步兵和装甲兵开始冲击，炮兵将集中打击残余敌军抵抗中心以支援突破（即炮火支援阶段）。最后，当最初的突破已经达成后，炮兵将转而打击纵深目标以支援突破口处发展胜利的行动（即炮火护送阶段）。该训令还要求红空军使用手头可用的地面支援飞机用于炮火准备阶段，或者在突破时用战斗机和轰炸机实施伴随支援。<sup>[3]</sup>

[2]A. 拉济耶夫斯基《战争第一阶段对防御阵地的突破》，《军事历史杂志》1972年3月号第11-21页。命令内容见《伟大卫国战争作战文件汇编》第5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7）第8-11页。曾列入机密，1964年解密。

[3]G. 佩列杰利斯基《集团军战役中的炮兵进攻》，《军事历史杂志》1976年11月号第13-14页。

这样使用炮兵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只不过是进攻问题的老一套解决方案罢了。苏联最高统帅部不得不发布这样一则训令实际上表明此时某些下级指挥员是多么地愚昧无知。<sup><1></sup>不过炮兵训令还是让有效集中和使用炮兵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1941年，苏军一线部队即使在进攻时其每公里正面也仅有7-12门火炮和迫击炮支援。到1942年夏，这一数值已经提升到每公里45-65门。这仍然远少于后来在战争中达到的密度，不过这毕竟迈出了苏联战术原则和技巧复兴的又一步。

除了认可在进攻中的突破和发展胜利阶段将部队呈纵深配置的理论外，苏联指挥员们还开始接受在防御体系中关于密度和纵深的思想。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成功的保卫战中首次使用了密集、连成一体的堑壕系统，为从前忽视的防御战术领域树立了范例。反坦克防御最终部署在沿敌军进攻最有可能通过的路线上，其中地雷和反坦克炮互为依托。当然实践中直到1943年之前大部分指挥员都缺乏建立这样的防御所必需的兵力，但这一理论和最早的少数尝试已经在1942年春就进行了。

## 苏联机械化部队的复苏

但在此时，斯大林满脑子想的并不是防御。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1月，胜利那短暂但令人陶醉的滋味却让这位苏联统治者相信，如果红军能集中起足够的机械化部队在1942年夏发起新一轮攻势的话，他的对手将不堪一击。

新的机械化部队要求新的装备。尽管在搬迁工业中发生了巨大的混乱，但苏联的工业生产已经开始超越德国。通过非凡的努力，乌拉尔和外高加索的工厂在1942年5月的主动进攻前生产出了4,500辆坦克，3,000架飞机，14,000门火炮和超过50,000门迫击炮。

如何利用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尤其是坦克，就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固定成员之一<sup><2></sup>——苏军汽车装甲坦克部部长雅科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连科上将

<1>沃尔科戈诺夫著《胜利与悲剧》中认为炮兵作战的这三个阶段在战前就为人们熟悉，只是斯大林到了1942年初才“领会了”这一点——译者注

<2>有误，并非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译者注

(Ia. N. Fedorenko) 的任务了。在1941年那些危急的防御战中，红军唯一一种新组建的机械化部队就是小小的坦克旅。这种编制缺乏伴随的步兵，常常在战斗中扮演支援步兵的角色。但在1942年初的间歇期中，费多连科打算回归战前的理论和组织。为了和德军的装甲兵相抗衡，费多连科又重新提出独立诸兵种合成机械化单位的概念来。从1942年3月开始，他先后组建了坦克军和机械化军，这种军实际上相当于德国的师。首批四个坦克军下辖两个坦克旅，一个乘卡车的步兵旅和少量其他单位，合计有5,603人，100辆坦克（20辆KV，40辆T-34和40辆T-60）。但费多连科几乎是立刻就决定再增加一个坦克旅还有其他各种为实施持久的诸兵种合同战役所必需的作战支援单位。到1942年7月，一个典型的坦克军包括三个坦克旅（各有53辆坦克，其中有32辆中型坦克和21辆轻型坦克），一个摩托化步兵旅，一个摩托车侦察营，一个迫击炮营，一个齐射火箭炮（近卫迫击炮）营<sup><3></sup>，一个防空营，一个工程兵（战斗工兵）连，稍后还有一个运输连<sup><4></sup>和两个机动维修基地。这一组织的额定编制数为7,800人，98辆T-34中型坦克和70辆其他型号的轻型坦克。<sup>[4]</sup>最终，在1942年里共组建了28个这样的坦克军。<sup>[5]</sup>

1942年9月，费多连科通过组建更大的机械化军完善了这一构想，基于坦克军的步兵在夏季战役中遭受了惨重的损失这一事实，他让机械化军编有三个机械化旅，每旅各有一个坦克团，1-2个坦克旅，最多再增加两个坦克团。每个机械化旅属坦克团编有39辆坦克。这些机动旅得到防空、反坦克武器、齐射火箭炮及装甲汽车营的掩护，还有通信兵、战斗工兵（工程兵）、卫生兵、运输兵和维修分队的支援。结果这样一支部队共有13,559人，100辆T-34和多达104辆其他型号坦克。<sup>[6]</sup>一个1942年型的机械化军完全相当于一个装甲师，但是不应与1940-1941年间的更大的机械化军相混淆。这种新编制占用了太多的稀缺资源以至于1942年只能组建区区8个机械化军。

[4]Iu. P. 巴比奇和A. G. 巴耶尔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地面部队军备和组织的发展》第42-43页。

[5]苏军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特别是坦克和机械化军以及坦克集团军的发展见O. A. 洛西克《苏联坦克兵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中的建设和作战运用》（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9）。1942年3月组建了4个坦克军（第1、2、3、4），4月组建了9个（第5-8、10、21-24），5月组建了6个（第9、11-15），6月组建了4个（第16-18、27），7月组建了3个（第25、26、28），12月组建了2个（第19、20）。

[6]巴比奇和巴耶尔《发展》第44-45页。

<3>该营有250人和8台BM-13火箭炮。为了保密，二战时红军将火箭炮部队称为“近卫迫击炮”，俄文中火箭炮和迫击炮并非同一单词，且近卫迫击炮部队不一定是火箭炮兵部队——译者注

<4>《苏军坦克兵作战经验》中为一个油料运输连，用于保障第二次加填燃滑油料——译者注

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二者理论上都是用来作为步兵集团军的快速集群，实施小规模、有限度的突破，形成100公里纵深上的包围圈。但为了造成更大的破坏，形成更大的包围圈，红军需要更大的编制，一个能与装甲军和装甲集团军相提并论的真正的诸兵种合成机械化部队。

这样一个编制的出现并不是对德国人的拙劣模仿，而更重要的是向战前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回归。1942年5月25日，人民委员部指示某些新组建的坦克军将合并到两个坦克集团军中（第3和第5）。另外两个坦克集团军（第1和第4）于1942年7月组建，但在编制完成之前这两个集团军就被投入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的战斗中，双双受到重创，很快改编为步兵集团军。事实上这些坦克集团军之间结构差异很大，因为它们都是实验性质的，而此时红军仍然严重缺乏基本的装备，比如卡车。这些短缺使得骑兵和步兵师合成到机动性更高的坦克军中成为必要。根据当时存在的样式来看，一个1942年坦克集团军包括2-3个坦克军，一个骑兵军和2-6个步兵师，加上一些支援分队。平均实力为35,000人，350-500辆坦克，150-200门较大的牵引火炮。<sup>[7]</sup>

事实证明这些新坦克军和坦克集团军在1942年5月的首次登台亮相完全是一场灾难，我们将在第8章讨论这些问题。但红军再一次总结了战斗经验，到1942年底创造了更有效的编制和战术。1943年间，费多连科仔细编制了机械化部队的结构，组建起了新的坦克集团军，这种编制成为战争剩余阶段充当苏军攻势矛头的标准组织形式。

1942年春季，红军将手头的资源拿出来重建机动部队和少量有特权的近卫师。<sup>[8]</sup>但普通的步兵师只能得到少量额外的重武器及几百名伤愈归队的老兵。当机动作战再次开始时，红军仍然是不满员的老兵部队和新组建的未经战阵的部队的大杂烩。

[7]步兵师负责突破敌防御，坦克军负责发展胜利，而骑兵军负责掩护坦克军的两翼。要协调徒步步兵和履带式车辆及乘马的骑兵，虽不能说难如登天，但也绝非易事，这一问题很快就会在部队的作战记录上显现出来。

[8]根据朱可夫的建议，1941年9月18日发布的第308号命令宣布组建第一批四个近卫师（第1至第4，分别在叶利尼亚表现突出的步兵第100、127、153、161师为基础组建）。这些师会得到特别津贴及其他特权，在战争中一直作为突击队来使用。到1945年，近卫称号已经被授予11个步兵和机械化军；117个步兵师，9个空降兵师，17个骑兵师，6个炮兵师，7个火箭炮兵师和5个高射炮兵师；13个摩托化步兵旅，3个空降兵旅，66个坦克旅，28个机械化旅，3个自行火炮旅，63个炮兵旅，1个迫击炮旅，40个火箭炮兵旅，6个工程兵旅和1个铁道旅；以及1个筑垒地域。见S. I. 伊萨耶夫《战斗中诞生》，《军事历史杂志》1986年9月号第78-83页；以及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第431页。



## 重建国防军

事实证明巴巴罗萨战役给德国陆空军造成的打击几乎和它们的红色对头一样大。德军甚至早在饱受俄罗斯的冬天和莫斯科大反攻的折磨之前就已严重捉襟见肘了。

中央集团军群遭受的打击最大。到1月份，衣着单薄、不堪战苦、晕头转向的德军一听到苏联坦克接近的声音就开始惊慌失措。严寒、营养不良、曝于野外及战斗造成了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的伤害，人员和物质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补充数。1942年1月底，中央集团军群兵员比其额定编制少了187,000人，2月份又净损失了40,000人。从莫斯科附近的撤退意味着放弃了大量本可以修复或回收的装备。1月31日，中央集团军群的兵器缺口达到了4,262门反坦克炮、5,890门迫击炮和3,361门较大口径的火炮。<sup>[9]</sup>

德国既没有充裕的人力也没有足够的工业能力来弥补这些损失。1941年12月，又有282,300人应征入伍，但他们都需要经过训练，其中三分之二是来自军事工业。德国工厂在弥补这些人力损失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意大利和法国的工人因为害怕皇家空军的夜间空袭而不愿到德国上班。俄国奴隶劳工本来打算用于顶替工厂急需的农业工人，但是由于整体运输能力匮乏和俘虏们在德国人手中遭到的蓄意虐待，大部分人已不可劳动了。能到德国的幸存者身体虚弱又流行起斑疹伤寒，被折磨得奄奄一息。<sup>[10]</sup>

劳动力短缺，结合燃料问题、原材料匮乏及各军兵种对可用产品的持续争夺，使得德国生产在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间几乎停顿下来。1月10日，希特勒重新规划了生产的优先级，将他的组建新机械化部队和远征军的宏大计划让位于为野战集团军补充装备。这则命令标志着他到这么晚才意识到德国陷入了一场长期战争。3月21日，希特勒正式宣布整个经济要为战争需求服务。

[9] 莱因哈特《莫斯科——转折点》第369页。直到最近，苏联方面的公开资料还是在喋喋不休那老一套夸大其词的陈腔滥调。新的档案材料正在纠正这些错误。

[10] 同上，第213-263、381页；奥默·巴尔托夫《东线，1941-1945：德军和战事的野蛮化》第110-111页。

2月8日，装备与军火部长、能力卓著却又谦逊的弗里茨·托特博士（Fritz Todt）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他的继任者是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希特勒最喜欢的建筑师，他对生产问题颇有一些经验。有希特勒亲自撑腰，斯佩尔在效率和生产力上取得了显著的增长，但他还没有将德国工业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和合理化，而是组建了一系列协调委员会，让帝国里干了多年的工业家们共同管理关键的材料和增加产量。埃哈德·米尔希元帅（Erhard Milch），这位长期患病的国务秘书，并且在航空部替赫尔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做了绝大部分工作的人，现在与斯佩尔紧密合作提高产量。米尔希用回收利用等方法来弥补原材料的短缺。例如1942年，德国工业比上一年多生产了3,780架飞机，而铝的使用量却减少了15,000吨。<sup>[11]</sup>

但这些改革要发挥作用还需要时间，实际上从灾难性的莫斯科会战之后德国国防军就从未得到完全的装备补充。担负1942年德军主攻任务的南方集团军群只能通过从另外两个集团军群调兵才使其各部队达到额定兵力的85%。从1941年11月至12月，陆军总司令部（OKH）从德国及占领的西方国家筹集了数千辆卡车，但是在到达俄国战场之前有四分之三就损失掉了。车辆和马匹的损失迫使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在机动力严重削弱的条件下开始1942年的战役，特别是他们要在大部分未铺路面的道路上行动。没有马匹，现有的火炮和补给车队也严重瘫痪了。

和红军一样，德军的精锐部队得到了充分的人员和物质补充从而可以恢复实力。一度只剩33名步兵的大德意志步兵团残部被撤到后方休整。到5月底，大德意志团已经扩充为一个装备阔绰的摩托化师了，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以及坦克营、突击炮营和摩托车营。而普通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就没这么走运了，但仍然能恢复大部分作战力量。武装党卫军不断扩充并接收了更多的装甲车辆。总体来说，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夏季积极行动之前还是恢复到了从前的实力。但对于典型的步兵师来说，1941-1942年的冬季只不过是漫长征途的第一站，而惨重的损失才刚刚开始。

[11] 莱因哈特《莫斯科——转折点》第395-396页；阿尔伯特·斯佩尔《第三帝国内部》第193-213页；威廉森·默里《德国空军》第133-134页。

德国陆军失去的绝不止是士兵和车辆，在士气上也遭受了沉痛的打击。大部分幸存的老兵意识到他们被投入到了异国他乡进行一场无休无止的残酷搏杀。开小差和投降是不可能的，因为万一落在看上去灭绝人性的仇敌手里就会遭受苦不堪言的虐待。前线的士兵越来越希望证明他们是在为了一个正义和必要的理由而战斗。为了提供这种证明，他们的军官转而求助于官方的纳粹宣传，用种族和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他们为何而战。1942年7月15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发布命令，所有情报机关都要接收一名负责教育或者说灌输的军官。随着他们开始习惯于用意识形态的腔调说话，德国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更倾向于对斯拉夫“劣等人”（德文Untermenschen）施加种种暴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德战争让苏联人不再强调意识形态转而宣扬民族主义，却让德国陆军信奉了苏式的政治军官和教育制度。<sup>[12]</sup>

## 春季计划

随着春季解冻的来临，苏德双方都在筹划着夏季战局。无疑德国将重新展开攻势，而苏联无力全面反攻以预先阻止德国人。但约瑟夫·斯大林再一次误判了德国的意图和自己的实力，部分是因为德国人精心策划且极为有效的代号为“克里姆林宫行动”的欺骗计划，这份计划中说德国打击意图是在莫斯科轴线上。<sup>[13]</sup>他坚信莫斯科仍然是德国人最主要的目标，并且认为猬集在勒热夫和维亚济马地区被迂回的德军会为这样一场攻势提供跳板。因此红军绝大部分战略预备队在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将军的掌握下把守着莫斯科地区。

相反，希特勒决定把力量集中到南方，打算控制伏尔加河地区的经济资源和高加索油田。德国计划制订者预计苏军将为保卫这些地区而与德军决战。这样就给了国防军再一次摧毁红军的机会。但起初斯大林格勒这座工业城市只不过是德军众多目标之一，在这些地方可能迫使苏联人停止退却、实施交战。只是到后来这座城市才对双方有了象征意义，并且将德军本应投入到高加索地域的力量转移

[12] 巴尔托夫《东线》第75-99页。

[13] 《克里姆林宫行动》，《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8月号第79-90页，其中包括了德国此次欺骗的全套计划文件。

到了该城。

为了试图瓦解预料中的德军攻势，斯大林决定在春末发动一系列局部的有限战役。朱可夫将军和其他指挥员再一次反对这些计划，并且正确地指出这会浪费部队的力量，也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结果。但这位统治者依然无可救药乐观地认为苏军的力量和恢复能力相对德军而言是有优势的。

1942年3月中旬，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元帅和西南方向总指挥部，包括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和参谋长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上将（I. Kh. Bagramian）提出利用西南方面军部队和克里木的苏军发动针对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两场攻势以破坏德国突袭莫斯科的准备<sup><5></sup>。对于第一个攻势，铁木辛哥打算对哈尔科夫附近的德军阵地实施钳形机动，西南方面军右翼从哈尔科夫东北处北顿涅茨河上的桥头堡发起进攻，而方面军左翼从北顿涅茨河上更大的巴尔文科沃桥头堡发难，后一个桥头堡是苏军在冬季攻势中拿下的。这对铁钳将包围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的绝大部分，然后向西挺进第聂伯河。

一开始斯大林打算将布良斯克方面军拿来加强这次攻势，但思虑再三后，他决定将其保留下来以帮助应对预期的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结果，苏联最高统帅部将铁木辛哥的努力限定为仅由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实施的单独进攻。同时，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sup><6></sup>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准备在更北面准备一次局部攻势，和铁木辛哥的动作毫无瓜葛。<sup>[14]</sup>这就是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的由来，也是苏联新的装甲部队的第一次试验，我将在第8章讲述。

斯大林还筹划在克里木对德军发动另一场进攻以解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之困。这次攻势将从苏军冬季一次大胆的两栖登陆作战中占领的刻赤半岛出发。

在北面，苏联最高统帅部发动了两场局部反击以确保摩尔曼斯克（Murmansk）铁路的安全，该铁路是将盟军支援的装备转运到其他战线的生命

[14]关于苏军春季的计划，见I. Kh. 巴格拉米扬《我们这样走向胜利》（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7）第47-88页；S. K. 莫斯科连科《在西南方向，第一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第172-191页；以及S. F. 别古诺夫、A. V. 利特温丘克和V. A. 苏图洛夫《真相在哪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12月号第12-21页、1990年1月号第9-18页、1990年2月号第35-46页。后一篇连载内容包括与1942年初战略计划有关的解密计划文件和通信联络。

<5>实际上西南方向司令部提出的建议是利用西南方面军、南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发动一次攻势，利用克里木苏军展开行动是斯大林自己的主意——译者注

<6>F. I. Golikov，未来的苏联元帅，之前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情报部部长——译者注

线。芬兰和德国军队在1941年没能切断这条铁路，部分是由于希特勒在10月10日命令停止进攻，因为他觉得苏联人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而一旦芬兰人恢复了他们1940年以前的领土后就不愿意继续进攻了。当冬天在北极圈里久久徘徊之时，苏联卡累利阿方面军对德军某些被孤立的部队取得了一些胜利。由于地形、天气和后勤方面的困难，双方参战部队规模要远比南面参加史诗般恢弘搏杀的部队小得多。

在遥远的北面，摩尔曼斯克西南，苏军第26集团军部队于1942年4月28日攻击了德军第19山地军。两个滑雪旅和近卫步兵第10师打击了德军第6山地师，恰在此时海军步兵第12旅发起登陆攻击了另一侧的德军，进攻部队因为未能良好地协调和集中而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此地德军也无力乘胜反击。更南面，芬兰中部对面，苏军第14集团军部队进攻了德国-芬兰第3军。从4月23日开始，第14集团军派出另一个滑雪旅和一个近卫步兵师划过一个很大的弧形，压迫了德军防线的北侧并造成了切断敌后勤补给线的威胁。苏军再一次由于实力太弱加之延伸过度而无法完成这一任务。5月5-7日，这些部队被合围，几乎全军覆没。接下来的春季解冻又让该地区无法通行。<sup>[15]</sup>

---

[15]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225-231页，和A. 热尔托夫《在右翼》，《军事历史杂志》1980年1月号第47-54页。

# 蓝色行动：德军挺进斯大林格勒

## 蓝色行动的筹划

从巴巴罗萨行动的一开始，德国计划制订者们就设想好了接下来在沿黑海东岸向高加索山脉发起进攻。<sup>[1]</sup>（见地图7）起初，这一行动是作为希特勒包抄小亚细亚和中东宏伟计划的第一步，原定于1941年秋开展。他的终极目标是苏伊士运河和伊朗、伊拉克盛产石油的地区。1941年11月，这位德国统治者面对现实作出了一些让步。他指示弗朗兹·哈尔德将军将原定行动限制在苏联境内，而不是继续向伊朗和土耳其进军。即使是这个旨在夺取苏联在高加索油田的“有限”行动也要求德军在恶劣地形上前进，而位于顿河罗斯托夫冲得最远的德军前锋也要行进800公里。有鉴于此，希特勒决定组建一个特别的轻步兵师，并将现有山地部队撤出战斗，为新攻势进行休整。

1942年2月，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发布了一系列关于1942年战局的初步指示，该战局的主要目标是夺取高加索。为此，如第七章所述，南方集团军群获得了兵员装备的优先补给权。第4装甲集团军与南方的第1装甲集团军会合，随之而来的还有许多休整完毕的来自中央集团军群的师。

此外，还有20个德国师、21个其他轴心国的师也从其他战区调往南方。这些轴心国部队包括6个意大利师、10个匈牙利师和5个不满编的罗马尼亚师，普遍要比实力耗尽的德国师的兵器还少，装备可靠性也更差。除了一向让德国人瞧不起的胆量外，这些盟友部队的训练和军事学说也不能和居主导地位德国人相适应。只有一个意大利师被认为可以和普通的德国师等同。因此很自然地，德国参谋军官们让这些盟军扮演次要角色——在德军前锋后扫荡残敌并确保侧翼安全。

[1]该部分主要依据乔治·E·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计划和行动，1940-1942》（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军事历史总办公室，1955；1988年再版）第109-142页。



7. 夏秋战局，1942年5月-10月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GCC: 近卫骑兵军

陆军总司令部将其计划放在这样一个如芦苇一般薄弱的基础之上，说明德军远不足以控制辽阔的俄罗斯欧洲部分。最终，事实证明这些部队的存在及攻势的巨大范围本身正是德国计划的阿喀琉斯之踵。

德国情报机关察觉到苏军正在哈尔科夫东南集结，显然是想夺回乌克兰。尽管德国人没能查明此次准备的规模，但还是准确预测到此次进攻很可能于5月上旬春季泥泞时节结束后开始。因此陆军总司令部打算在挺进东南的大戏开锣之前先挡住即将到来的苏军攻势。在间歇期，德国人实施了一次欺骗行动（克里姆林宫行动）来让苏联人确信1942年的德军攻势仍然指向莫斯科，而南方集团军群只是向罗斯托夫发动佯攻罢了。由于不清楚苏联军火工业已经复兴，德国计划制定者们也把美英租借物资看作是红军在1942年成功的关键因素。向高加索的进军将会消除盟军援助从这一方向送抵苏联的所有可能性，但是北面的路还是畅通无阻的。据此，1942年3月14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命令德国空军和海军集中精力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阻止盟军护航船队向摩尔曼斯克输送装备。

在1942年4月5日的元首第41号训令中，希特勒在陆军总司令部计划上贴上了自己的印记，将其改名为蓝色行动（德文Blau）。1942年的主要目标仍然是高加索地区，次要目标是攻占列宁格勒。<sup>[2]</sup>

在主攻之前，德军将分别实施一系列有限进攻以巩固战线的各个地段。这些初步行动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拿下塞瓦斯托波尔、肃清刻赤半岛。主要攻势将按三个阶段进行。首先，南方集团军群突破库尔斯克以南苏军防御，实施局部包围战以防止任何苏军部队逃脱。其次，南方集团军群更名为B集团军群，将向东推进进入顿河弯曲部，同时向北建立坚强的侧翼防御。计划形成另一个大包围圈。与此同时，新组建的A集团军群，下辖冯·克莱斯特的第1装甲集团军、里夏德·劳夫将军（Richard Ruoff）的第17集团军和（归属里夏德·劳夫指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将在南翼向前挺进，在罗斯托夫附近渡河，然后转向与其他前锋会合，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形成一个大包围圈。一旦形成包围圈，A集团军群将继续向南方产油区发展胜利。

[2]该部分主要依据乔治·E·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计划和行动，1940-1942》（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军事历史总办公室，1955；1988年再版）第121-128页。



尽管斯大林格勒这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是计划里一个重要的目标，但起初德国指挥官们也至多是把它当作前往高加索油田路上的一站罢了。只是后来该城才吸引了双方的注意力。事后诸葛亮德国指挥官们，比如埃里希·冯·曼施泰因（Erich von Manstein），后来埋怨希特勒想拿下两个背道而驰的目标——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因而建立了一个混乱的指挥体系。无疑这位统治者亲自掌控战局的企图是不可行的。不过考虑到战区范围之广和参战部队之多，组建两个集团军群司令部几乎是必然的。随着战事进行，B集团军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仆从军来保卫其顿河沿岸长长的左翼，这样下属集团军的数量就超过了集团军群参谋人员所能有效控制的限度。因此某些德国计划制订者试图组建第三个司令部——顿河集团军群——来负责这条战线，好让B集团军群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挺进斯大林格勒地区。到秋季，蓝色行动在三个不同的方向战斗着，却缺乏一个统筹全局的总司令部。<sup>[3]</sup>参战双方作战序列见表格8-1。

所有这一切在1942年4月尚未发生。结束了冬季战斗的梦魇之后，德国国防军经过加强开始重拾自信。尽管现在部队要比1941年弱，但绝大部分德军指挥官仍然自信他们能在1942年终结红军。

## 第二次哈尔科夫之战

苏军于5月12日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的破坏性进攻先天不足，一开始就被德军玩弄于鼓掌之间，形势越来越糟，苏军部队中一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甚至在蓝色行动开始之前就被歼灭了。在苏联人接连不断的尝试和错误中，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无疑是其中学费最高昂的。<sup>[4]</sup>

苏联最高统帅部为这次有限攻势选择了一块恰当的地方。就在哈尔科夫

[3]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芝加哥，1958）第291-293页。

[4]该部分主要根据之前曾列入机密的苏联总参研究——《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5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1）第3-89页。该研究文集由哈罗德·奥伦斯坦译成英文。并分两部分——《哈尔科夫战役，1942年5月：根据档案，第1部分》《哈尔科夫战役，1942年5月：根据档案，第2部分》——发表在《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2年9月号第451-493页和1992年12月号第611-686页。另作为第1部分辅助的地图研究。见《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2年9月号第494-510页。德国方面著作见A. F. 冯·贝希托尔茨海默《哈尔科夫会战》，MS#L-023（美国陆军司令部，欧洲历史部，1956）。苏方将此战称为“哈尔科夫进攻战役”。

## 122 巨人的碰撞

表8-1 战斗序列（1942年7月）

德国	苏联
拉普兰德集团军 （改编为第20山地集团军） （爱德华·迪特尔将军） 芬兰陆军	卡累利阿方面军 （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弗洛罗夫中将） 第14、19、26、32和独立第7集团军
北方集团军群 （乔治·冯·屈希勒将军） 第16和第18集团军 （不久加上从克里木赶来的第11集团军）	列宁格勒方面军 （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罗夫上将） 第8、23、42、55集团军 滨海军队集群
中央集团军群 （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 第4和第9集团军 第2和第3装甲集团军	沃尔霍夫方面军 （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上将） 第4、52、54、59集团军
B集团军群 （陆军元帅费多尔·冯·博克，继任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将军） 第2和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匈牙利第3集团军	西北方面军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罗奇金上将） 突击第1和第11、34、53集团军
意大利第8集团军 （不久加上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	加里宁方面军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上将） 突击第3、第4和第22、29、30、39集团军
A集团军群 （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 第17集团军 第1装甲集团军	西方面军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大将） 第5、10、16、20、31、33、43、49、50、61集团军
	布良斯克方面军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利科夫中将） 第3、13、48集团军 第3、13、48集团军 坦克第5集团军（加5个坦克军）
	沃罗涅日方面军 （1942年7月7日组建）（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上将） 第6、40、60集团军
	西南方面军 （7月12日改编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苏联元帅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 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 （后来增加了4个集团军）
	南方面军 （7月28日撤销，所属部队转隶北高加索方面军） （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中将）
	北高加索方面军 （苏联元帅谢苗·米哈依洛维奇·布琼尼） 第12、18、24、37、51、56、57集团军

表格8-1（续）7月作战序列发生明显变更是因为作战损失及苏军将现有的和预备集团军之间进行了转换。各集团军番号变更如下：

旧番号	新番号	生效日期
后备第1	第64	1942年7月10日
后备第2	第63	1943年5月
后备第3	第60	1942年7月10日
后备第4	第38	1942年8月
后备第5	第63	1942年7月10日
后备第6	第6	1942年6月
后备第7	第62	1942年7月10日
后备第8	第66	1942年8月
后备第9	第24	1942年8月
后备第10	突击第5	1942年12月
第38	坦克第1	(1942年7月)
第28	坦克第4	(1942年7月)；第65(1942年10月)
第58	坦克第3	(1942年5月)
	坦克第5	(1942年5月)
	第27	(1942年5月)
	第53	(1942年4月)
	第70	(1942年10月)
第63	近卫第1	(1942年8月)；第24(1942年10月)
	近卫第2	(1942年8月)
近卫第1	近卫第3	(1942年12月)

注：括号内为组建日期。

以南，红军掌握着一块向西的大突出部——北顿涅茨河上的伊久姆桥头堡（Izium），这是在上一个冬天的巴尔文科沃-洛佐瓦亚战役（Barvenkovo-Lozovaia）中好不容易拿下的。在城东北，苏联人还控制着另一个横跨河流的小桥头堡。这意味着哈尔科夫这个德军关键的铁路末端和后勤补给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容易被包围。

西南方面军在1942年4月10日发布计划，要求从城东北和东南两面包夹哈尔科夫。<sup>[5]</sup>在东北面，第一个目标是突破北顿涅茨河东岸钳制着苏军桥头堡的德军精心组织的防御。为完成此任务，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里亚贝舍夫中将（D. I. Riabyshev）的第28集团军和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多夫中将（V. N. Gordov）的第21集团军在德军第17军当面一块15公里的狭窄地带集中起6个步

[5]整个攻势是由铁木辛哥元帅的西南方向总指挥部指挥的。关于此战的计划细节和实施中的争执，见I. Kh. 巴格拉米扬《我们这样走向胜利》第47-141页；S. K. 莫斯卡连科《在西南方向》第132-218页；最近的见S. F. 别古诺夫、A. V. 利特温丘克和V. A. 苏图洛夫《真相在哪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12月号第12-21页、1990年1月号第9-18页、1990年2月号第35-45页。后者详述了此次惨败的政治问题。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时任西南方面军的政委。

兵师和4个坦克旅。显然友邻部队——第28集团军南面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中将（K. S. Moskalenko）的第38集团军将实施辅助进攻。一旦德军前沿防御被突破，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克留乔金少将（V. D. Kriuchenkin）的近卫骑兵第3军（下辖3个骑兵师和1个摩托化步兵旅）将穿过突破口插入德军后方，从北面包围哈尔科夫。

南面的合围铁钳包括阿夫克先季·米哈伊洛维奇·戈罗德尼扬斯基中将（A. M. Gorodniansky）的第6集团军和以司令员列昂尼德·瓦西列维奇·博布金少将（L. V. Bobkin）命名的集团军级临时集群。二者都在向西的桥头堡内。第6集团军有8个步兵师、4个坦克旅和许多额外的炮兵单位来突破稀疏分布的德军第8军。同样，一旦达成突破，机动部队将越过进攻的步兵来扩大胜利。两个新组建的快速兵团——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明少将（G. I. Kuz'min）的坦克第21军和叶菲姆·格里戈里耶维奇·普希金少将（E. G. Pushkin）的坦克第23军——将向北猛攻以和第28集团军的近卫骑兵第3军会合。为掩护进攻的左翼，博布金集群将发动辅助进攻，让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诺斯科夫（A. A. Noskov）少将的骑兵第6军穿过德军防线。该骑兵军被用来建立哈尔科夫包围圈的对外正面，阻止德军反击。

不幸的是，斯大林、苏联最高统帅部、还有铁木辛哥元帅都在臆想着他们的对手仍然处在上一个冬天里那种兵员不足、举步维艰的状态下。加上确信德军将着力于莫斯科地区，苏联人严重误判了已经恢复活力的对手在南方的兵力和机动能力。苏联侦察兵也没发现德军新组建部队向哈尔科夫地区的调动，因此也低估了敌防御力量。西南方面军判断这里只有区区12个德国师、1个装甲师，而实际上当地德军却为两个军，包括16个步兵师、2个整顿一新的装甲师和3个略小的步兵战斗群。另外，西南方面军忽略了德军第17集团军，后者已经进入出发阵地，准备从南面进攻第6集团军和博布金集群。第17集团军对面的南方面军也没向友军提供任何情报。

红军缺乏组织进攻战役经验的缺点在4月随着其为计划的攻势努力做准备而不断暴露出来。春季泥泞时节妨碍的不只是部队行动，还有补给公路和前沿机场的修建。由于在将部队重新部署到进攻出发阵地时没有一个总体规划，于是发生

了无休止的延迟和错误。用于支援攻势的32个非师属炮兵团中，只有17个在5月12日攻击开始时就位。计划用于发展胜利的快速兵团——近卫骑兵第3军直到5月15日才在预定集结地域收拢其全部队伍，这时距离攻势发起已经过去3天了。同时，4月间该地区大规模的动作吸引了德国航空侦察部队的注意，德国空军不断封锁渡口和其他交通枢纽。综上所述，西南方面军无法集中起充足的补给来支持进攻。原定用于最初炮兵弹幕射击的弹药只有三分之一到手。

结果，第21和第8集团军的主攻在5月12日只取得了有限的进展，即便是这点成果也很快被德军的反击所威胁。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将军将他的第3和第23装甲师及几个步兵团集中到第28和第38集团军进攻铁拳的南翼，于5月13日下午展开猛烈反击。同时，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集中飞机夺取了此地的局部制空权。意识到危险后，希特勒立刻把本来在克里木支援曼施泰因的大部分空军兵力调拨过来。

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铁木辛哥元帅的对策是调集几个步兵师和独立坦克旅到被威胁的侧翼，5月14日又剥夺支援第6集团军南线进攻的空中力量来反制德军的反击，这次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尽管航空侦察发现了保卢斯反击的动向，当地苏军指挥员也没在被威胁的侧翼组织起反坦克防御。同时，在北面利用最初的突破扩大战果的时机已经溜走；近卫骑兵第3军迄今尚未集结完毕，而铁木辛哥在犹豫是否将其投入战斗。

苏军南面攻势最初进展顺利，但很快发现由于德军反击自己落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5月12日，两个步兵师谨慎地集中攻击虚弱的德军第454保安师并撕开其防线，诺斯科夫的第6骑兵军得以在第一天穿过突破口向前挺进了15公里。第二天，该军打退德军的局部反击，向前挺进了30公里。这一胜利是在没有任何空军支援的情况下获得的。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中将（R. Ia. Malinovsky）的南方面军接到命令将其飞机先借调来参加这阶段的攻势，但实际上却从未对其加以协调。更要命的是，前面讲到的德国在北面的空中威胁将红军现有的所有飞机都吸引到第28集团军地域。

5月15日，西南方向总指挥部自信满满地向苏联最高统帅部汇报说此次进攻已经抢先制止了德军在此地的攻势。诚然南方集团军群司令费多尔·冯·博克已

经考虑调几个师来填补哈尔科夫以南的缺口。但早先苏联决定将此次攻势限定在哈尔科夫附近的狭小地域内，也让德军第6集团军可以从其他地区借兵来遏制红军进攻的潮流。此时南方面军依然按兵不动，让劳夫的第17集团军和冯·克莱斯特的集团军群得以不受任何妨碍地继续为沿伊久姆-巴尔文科沃轴线上的反击作准备。

德军这次代号为“弗雷德里克”（Fredericus）的攻势原定于5月18日开始，如同两把尖刀一样切断苏军第6集团军和博布金军队集群集结的伊久姆突出部。本来希特勒将该地区绝大部分休整补充好的机械化部队牢牢攥在自己手里，但冯·博克说服他将这些部队调归己用，提前一天发动了“弗雷德里克”行动以解除哈尔科夫的压力。<sup>[6]</sup>

当德军于5月17日发起反击后，苏军每前进一公里就离陷阱更近一步。铁木辛哥、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对自己相比德军力量的优势依然是无可救药的乐观。直到5月20日，当德军第17集团军已经几乎切断伊久姆突出部之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坦克第21和第23军在5月19日就转向东南方向，但他们无力阻止德国人。

到5月22日，包围圈已经完成，第6集团军、博布金集群和南方面军的两个集团军（第9和第57）被包住了。少数部队拼死杀出重围，但红军还是损失了相当于三个步兵集团军和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同时还有一大批高级指挥员和参谋军官。<sup>[7]</sup>

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的学费是高昂的，红军得出了很多结论，他们将在六个月后加以运用。在发现的问题中包括需要加强侦察、方面军司令部间的协调、战前的行动计划和工兵的使用。

哈尔科夫灾难还告诉苏联计划制订者们，除非高级指挥员们学会如何合理使用更大的装甲编制，否则这种编制并不一定能保证胜利。发现的问题中有一条尚未解决，那就是何时将快速集群投入发展胜利和追击的微妙问题。铁木辛哥在将

[6] 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272-276页。

[7] 苏军最初兵力为765,300人，此战中损失了277,190人（其中170,958人死亡、重伤和失踪，另有106,232人属卫生减员），18-20个师，4,934门火炮和迫击炮和652辆坦克。南面合围圈吃掉了超过207,000名苏军官兵，而仅第6集团军（以及博布金集群）自身就损失了绝大部分高级指挥员、148,325人和468辆坦克。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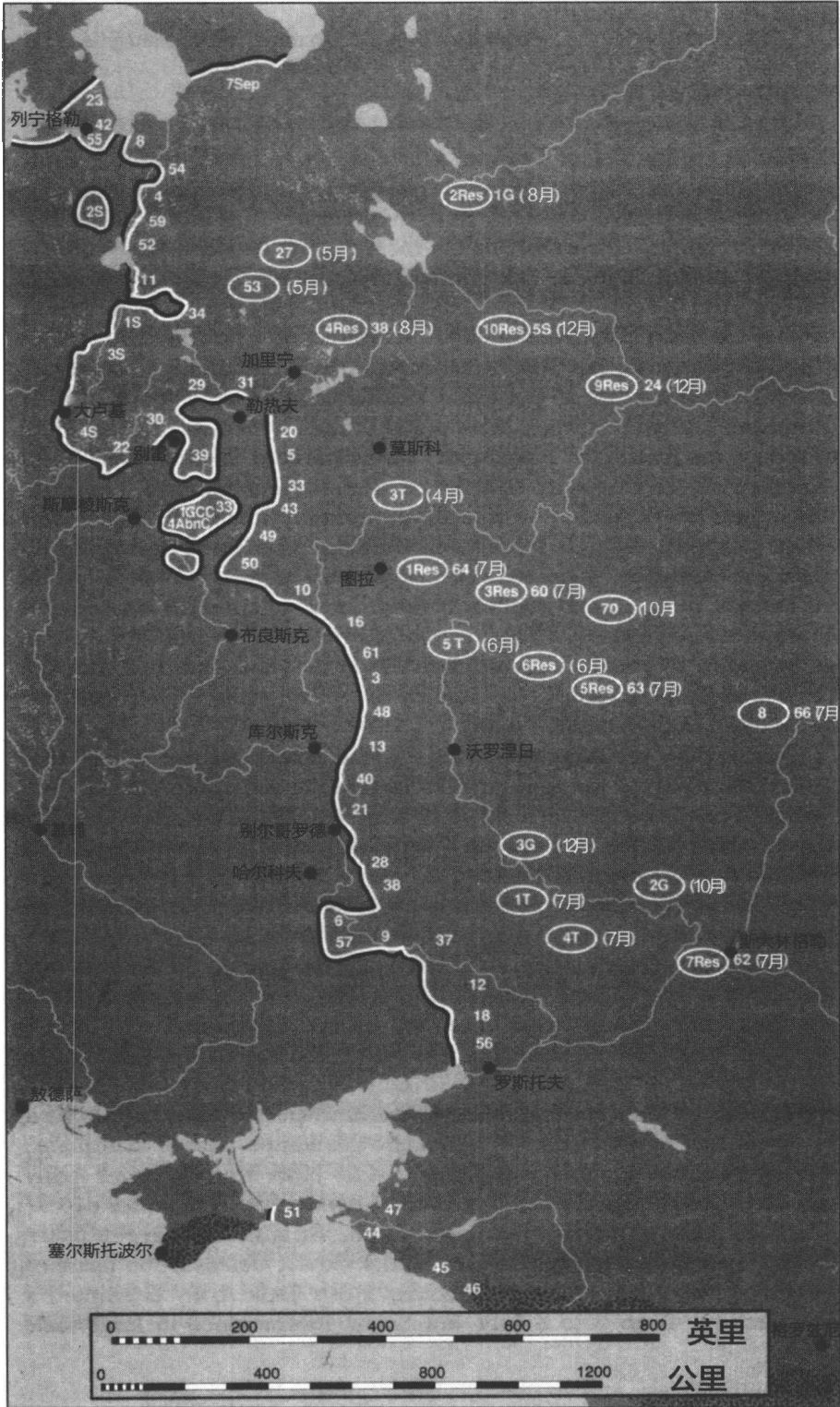
北面的近卫骑兵第3军和南面的两个坦克军投入战斗前犹豫了太长的时间。但未来，苏联指挥员们必须避免走另一个极端，即过早地将这类部队投入战斗而加入了最初的突破战。

苏联在哈尔科夫的失败被克里木的类似失败扩大了。在那里，有一个关于军事上如何愚蠢的悲惨故事，故事里克里木方面军在斯大林的亲信、政委梅赫利斯的个人影响下，试图发动一场攻势，清除克里木的德军。原定于2月27日的攻势被推迟到4月初。5月，冯·曼施泰因的第11集团军打击了笨拙的苏联守军，并在9天的行动里（5月8-19日），将苏军第44、47和51集团军从刻赤半岛统统赶下大海。苏军的灾难性损失让斯大林对他的这位忠实的党羽大为光火，从此再也没有让他担任显要的军事职务。<sup>[8]</sup>

## 奔向顿河

尽管苏军春夏战局出师不利，但第二次哈尔科夫会战确实打乱了德军为夏季攻势的准备。不仅哈尔科夫周边德军无法完成休整，而且准备的时间表也经过了明显的改动。6月1日，希特勒飞到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波尔塔瓦（Poltova）。根据哈尔德将军的建议，他同意将主攻推迟到6月28日。在间歇期，冯·博克的部队继续扩大其在哈尔科夫以东的胜利，以期消灭尽可能多的苏军部队。与此同时，冯·曼施泰因将军通过挥师荡平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完成他的天才之战。希特勒让沃尔弗拉姆·冯·里希特霍芬（Wolfram von Richthofen）的第8航空军（一支精锐的战斗机和轰炸机部队）支援此次进攻，分配的作战天数远超过原来计划的3天。苏军依托个别要塞区拼死抵抗，但最终还是不免失败的命运。从6月7日到7月4日，冯·曼施泰因巧妙地攻陷了要塞，他利用空军和炮兵轰炸来避免逐屋巷战的伤亡。希特勒意识到冯·曼施泰因表现出的战术天才，将其晋升为陆军元帅。但一旦战事结束，该部就被迅速拆散划归其他部队，而不

[8]详情请见B. I. 涅夫佐罗夫《Май 1942-го: Ак Моной, Еникале》，《军事历史杂志》1992年8月号第32-42页。根据涅夫佐罗夫的说法，在2月至4月的攻势中，苏军损失了226,370人；而在5月的惨败中则损失了超过150,000人，4,646门火炮和迫击炮，496辆坦克和417架飞机。在悲惨的撤退中，有140,000人被撤过或游过刻赤海峡，到达塔曼半岛。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5页指出苏军在5月损失了总兵力249,800人中的176,566人，其中162,282人为不可恢复损失。



8. 1942年4月30日苏军的部署及截至1942年12月31日的加强部署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Res: 后备集团军 AbnC: 空降军 Sep: 独立集团军 GCC: 近卫骑兵军



是留在南方作为战略预备队。<sup>[9]</sup>

在这些初期的战斗中，苏联最高统帅部这才意识到至少一部分德军攻势将发生在南方。红空军企图对德军集结地域发起多次大规模空袭，但其实力太过虚弱不足以夺取局部制空权。除了组建10个步兵集团军备用外，苏军也从中央地区抽出部队以提供更大的战略纵深（见图8）。但是这些预备队中很多仍然留在莫斯科地区而不是部署在南方。迟至7月5日，苏联最高统帅部仍然坚信新一轮攻势不过是向莫斯科推进的前奏罢了，进攻者在到达沃罗涅日（Voronezh）后将转向北方。<sup>[10]</sup>

6月19日，第23装甲师的一位作战处军官乘坐的飞机在苏军阵线后方迫降，让苏联情报分析人员得到一份完整的未来发动攻势的军级命令。斯大林怀疑这份命令是一个骗局，拒绝以此作为行动依据。尽管计划泄密，德国人还是按计划于6月28日开始进攻。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打击了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轻易突破了库尔斯克（Kursk）以东的苏军防御。两天后，第6集团军在别尔哥罗德（Belgorod）东南重创了苏军防线。利久科夫少将（A. I. Liziukov）的坦克第5集团军试图在7月5-8日实施反击，但苏军在部队投入战斗的时机上的犹豫以及分批出击的方式，再一次暴露了缺乏大规模进攻战役经验的弱点。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9装甲师歼灭了苏军两个坦克旅并继续向沃罗涅日推进。后来苏联最高统帅部为沃罗涅日以东反攻制订的计划却因德军推进速度太快而变成废纸。<sup>[11]</sup>

到7月7日，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与第6集团军在顿河上游的沃罗涅日会师。按照计划，7月9日，冯·博克的南方集团军群更名为B集团军群，而陆军元帅利斯特（List）的A集团军群在德军南翼的阿尔乔莫夫斯克（Artemovsk）地区发动自己的攻势。

[9]冯·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第233-257页；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第140-141页。

[10]见A. M. 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3）第197页，以及莫斯卡连科《在西南方向》第214-245页。关于苏联战略判断和情报机构所扮演角色的全面讨论，见格兰斯《战时苏联军事情报工作》（伦敦，Frank Cass，1990）第61-72页。

[11]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342-343页；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第79-84页。《1942年夏布良斯克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在沃罗涅日轴线上的作战行动》，《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1993年6月号第300-340页，本文译自《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15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5）第115-146页同名俄文文章。另见M. 卡扎科夫《1942年夏在沃罗涅日轴线》，《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10月号第27-44页。卡扎科夫指出坦克第5集团军的600辆坦克对阵同一轴线上只有己方半数的德军坦克。

德军轻易取胜的原因之一是——直到沃罗涅日陷落，苏联最高统帅部仍然认为莫斯科才是德军的主要目标，并且准备预先阻止德国欺骗行动中所说的将由中央集团军群发动的攻势。7月5日朱可夫的西方面军以三个集团军（第16、61和坦克第3）对奥廖尔以北博尔霍夫（Bolkhov）附近的德军第2装甲集团军发起破坏性进攻。第2装甲集团军勉强能够招架住此次进攻，后者再一次吃尽了上级司令部之间协调糟糕和步坦作战协同不力的苦头。<sup>[12]</sup>

7月13日，由于显然捕获大批苏军战俘的目标事实上已不可能完成了，后来又发生了关于怎样才能最好地合围撤退中的苏军西南方面军的争吵，希特勒解除了刚刚得胜的冯·博克的职务，任命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上将（Maximilian von Weichs）取代他担任B集团军群司令。<sup>[13]</sup>从此以后，希特勒企图亲自指挥两个集团军群。7月16日，他把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参谋机构搬迁到了西乌克兰的文尼察（Vinnitsa）附近的野战指挥所，代号“狼人”（Wehrwolf）。

尽管和指挥机关天各一方，德军的攻势仍然延续了最初的成功。到7月13日，突破已经完成，希特勒指示B集团军群转向南面和东面以合围罗斯托夫。为此他将B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一个步兵军转隶给A集团军群，担当沿顿河南岸进军的前锋，B集团军群剩余部队只负责侧翼和后方的安全。

南线战区的辽阔距离让德军后勤倍感吃紧，到7月中旬，第4装甲集团军先头各师的燃料已经不足。扮演支援角色的第1装甲集团军开始燃料供应要好一些，但其有限的力量也在逐日减少。由于哈尔科夫-伊久姆会战，该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在攻势开始时平均实力只有编制数的40%；到7月16日，又下降到30%，每个装甲师只剩一个坦克营。十天后，A集团军群的8个机动师每师平均只有54辆坦克了。<sup>[14]</sup>

更重要的是，德军的推进没能重演前一年虏获大批战俘的场面。斯大林和铁木辛哥已经从其错误中吸取了教训，7月6日，苏联最高统帅部明智地指示西南方

[12]关于苏军此次至今不为人知的失利的详尽评价，见《关于西方面军左翼战役的一些结论》，《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5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3）第60-75页，列入机密。

[13]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346-348页。

[14]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第145-149、155页。

面军和南方面军实施战略撤退，而不是坚守防御。有些部队陷入了困境，特别是在米列罗沃（Millerovo，第9和第38集团军）及罗斯托夫以北（第12和第18集团军的部属）周围。7月20日，希特勒为了肃清包围圈几乎停止了德军在罗斯托夫的推进。此外，一些新组建的装备很差的苏军部队过于轻易地就投降了。但总体上，防御的集团军中绝大部分都从德军最初的进攻中逃脱出来。例如在头三个星期，A集团军群只抓到54,000名俘虏。<sup>[15]</sup>

尽管如此，苏军指挥员还是被德军攻势速度之快和推进之远所影响。南方集团军群的第一次进逼已经切断了从莫斯科到南方的直连铁路线，迫使所有战略预备队要花大把时间绕道中亚才能抵达南部地区。由于缺乏有能力的工兵和障碍材料，苏军和平民劳动力建成的庞大地面工事被证明全无用处。在7月的撤退中，西南方面军对很多部属失去了控制。到7月23日，先头的德军部队已经到达顿河，罗斯托夫城只有一帮狂热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把守。算上之前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的灾难，7月间不停地后撤似乎不安地预示着1941年的失败又将重演。

希特勒无意中救了斯大林一命，他分散了德军的力量。7月23日罗斯托夫陷落后，希特勒突然盯上了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价值和象征性意义。同一天发布的元首第45号训令将第24装甲军由第4装甲集团军转隶给第6集团军以加强后者向斯大林格勒的进军。这次进军也获得了空中支援和越来越稀缺的汽油补给的优先权。事后，德军指挥官们视之为斯大林格勒溃败的开端。自此攻势在两个不同的轴线上进行，一个往东向斯大林格勒进攻，一个往南向高加索进攻。<sup>[16]</sup>

直到铁路网恢复以前，德军野战指挥官们一直为石油和运力不足所苦。8月，当A集团军群夺取迈科普（Maikop）的小型油田时，却发现该地区所有油井

[15]同上，第150页。关于苏军的反击以及撤退决策，齐姆克和鲍尔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推测。类似的探讨也可见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第201-202页和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88-91页。在所谓的“沃罗涅日-伏罗希洛夫格勒战略防御战役”（6月28日-7月24日）中，苏军损失了参战1,310,800人中的568,347人，分类如下：

部队	兵力	不可恢复损失	卫生减员	总计
布良斯克方面军	169,400	36,883	29,329	66,212
西南方面军	610,000	161,465	71,276	232,741
南方面军	522,500	128,460	64,753	193,213
沃罗涅日方面军	-	43,687	32,442	76,129
亚速海区舰队	8,900	27	25	52
总计	1,310,800	370,522	197,825	568,347

[16]关于德军的战略争执，见V. E. 塔兰特《斯大林格勒》（纽约，Hippocrone，1992）第37-38页。

和炼油厂都已经被保卫者系统毁坏。随着他们离自己的铁路末端越来越远，同时由于不得不分兵占据大片土地，德军越来越精疲力竭。正如1941年一样，德军的战术胜利并不意味着决定性胜利，每一次新攻势都是无果而终。顿河以东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战略目标，所以注意力自然就集中到斯大林格勒上。

在罗斯托夫包围战中，即使是第6集团军也由于缺乏给养而在10天内几乎动弹不得。这一情况让苏联最高统帅部得以重新在顿河弯曲部建立起基本的防御来。<sup>[17]</sup>这一地区的平民被动员起来在斯大林格勒周围修筑了四条防御带。7月12日，铁木辛哥元帅接手指挥城市接近地所有部队，将西南方面军残部（第21集团军和空军第8集团军）和原战略预备队中新得到番号的第62、63、64集团军组建为新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5天后，南方面军的第28、38和57集团军残部也合并到该方面军，7月22日，戈尔多夫中将（V. N. Gordov）取代铁木辛哥担任这一关键的指挥岗位。第二天，第6集团军在该市以西80英里的奇尔河（Chir）附近撞上了第62和第64步兵集团军的主防御阵地。7月25日和27日，刚组建了一半的坦克第1和坦克第4集团军实施了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局部反击，威胁到了尚在等待加油的第14装甲军。<sup>[18]</sup>同时，苏联人掘开马内奇河（Manich）大坝，第1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的渡口成了一片汪洋。结果北高加索轴线上的德军先遣部队暂时脱离了大部队。

尽管有这一暂时的胜利，防御方在斯大林格勒以西只有一条七拼八凑的防线，而在更南边没有任何抵挡A集团军群的。7月下旬，两个坦克集团军在与德军的混战中几乎损失殆尽。<sup>[19]</sup>7月29日，德军切断了连接俄国中部到高加索地区的最后一条铁路线。这一时期几近崩溃的状态在苏联最高统帅部1942年7月28日发布的那道著名的国防人民委员第227号命令中表露无遗。人们在提起这道命令时往往是说它的标题“不得后退一步！”（Ни шагу назад！）。在这道命令中，

[17]西南方向总指挥部于1942年6月21日被撤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本身及铁木辛哥令人沮丧的表现。从此以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工作都通过总参谋部和每个方面军司令部进行，常常使用大本营代表来协调主要的战略战役行动。

[18]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357-358页；什捷编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2卷第87-90页。关于第62、第64和坦克第1、第4集团军的行动，见华西列夫斯基《难忘的日子》，《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10月号第13-25页，该文认为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实力分别为160和80辆坦克；以及F. 乌坚科夫《关于斯大林格勒远接近地战斗的一些问题》，《军事历史杂志》1962年9月号第34-48页。秘密记录见《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6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3）第22-37页。

[19]坦克第4集团军后来番号更改为第65集团军。新任司令员巴托夫将军提起自己接手的时候说，该集团军被讽刺地称作“坦克4辆集团军”，这反映了当时的局势是多么严峻。

斯大林列举了上一年的经济和人力损失，解释了为什么进一步的撤退是不可能的。该命令宣布任何撤退的指挥员或政治军官将被投入惩戒营。<sup>[20]</sup>

B集团军群早在8月上旬就停下来积聚给养，并将仆从军部署到沿顿河的北翼。这两个举动都被这样一个事实所束缚，即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都是基于区区一条运力低下的铁路线补充的。由于不可能在9月前通过铁路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运送到北翼，第6集团军不得不让更多的德国师执行此任务。但红军也不是被动防御。从8月20日-28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63和第21集团军在绥拉菲摩维奇（Serafimovich）附近轻松渡过顿河，逼退了意大利第8集团军。同时，近卫第1集团军发起反突击肃清了顿河上克列姆斯卡亚（Kremenskaia）附近的桥头堡。从斯大林格勒分兵过来的德军未能清除这些桥头堡。加上另外两个在意大利人东北的匈牙利第2集团军对面的两个桥头堡将会在未来给德军造成严重困难。此时西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实施了一系列有限攻势牵制了德军预备队并打消了德军在1942年拿下列宁格勒的企图。

8月28日，外高加索方面军最终在高加索的崇山峻岭和奥尔忠尼启则（Ordzhonikidze）城下挡住了A集团军群的先头部队。坚固的野战工事和局部制空权使苏联防御者们能够让德军夺取格罗兹尼（Grozny）丰饶油田的企图无法得逞。尽管少数德军山地部队在高加索山脉的最高点厄尔布鲁士峰（Elbrus）上插上了自己的旗帜有点宣传价值，但南方的进攻实际上在9月中旬就到头了。

所有剩余德军部队都全力向东推进。8月23日第6集团军继续进军，渡过顿河，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前出到伏尔加河（Volga）。同一天，德国空军第一次向这座城市发起密集轰炸。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第6集团军稳步前进杀入斯大林格勒城郊，给这一战搭好了舞台。

## 斯大林格勒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沿伏尔加河分布在一条长15英

[20]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第458-460页。第227号命令全文见《文件和材料》，《军事历史杂志》1988年8月号第73-75页。

里的狭长绸带上。城中的60万人口围绕着三个巨大的工厂联合企业：红十月钢铁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街垒”军械厂。尽管很多苏军司令部都参与其中，但城市的战术防御都是依靠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中将（V. I. Chuikov）的第62集团军，该集团军在战役开始时有8个师。<sup>[21]</sup>

为了夺取这座复杂的城市，第6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共有25个不满员的师。9月16日，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将军接管第4装甲集团军的步兵单位的作战指挥权，但即使如此也很不够。

苏联守军表现出了极大的忍耐力，尽管在人员和装备上损失惨重，他们仍然坚持奋战。在战斗之初，崔可夫就意识到必须让德军在空军和炮兵上的优势失效。他指示部队“拥抱”德国人，即贴近德国人而让德国指挥官不能使用空中打击以防殃及自己人。连续数周里，红军步兵和战斗工兵的小规模战斗群与他们的对手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们之间常常只有一街甚至一墙之隔。你死我活的搜索和伏击战常常发生在按米来丈量的距离上，但即使采用这种战术，守军也慢慢力不能支被迫后退。到10月，苏军的防御已经被切割和压缩成四片薄薄的桥头堡，前线离河岸只有600英尺（183米）。步兵第187师驻扎到一座河边的工厂里，它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工厂。3天里该师就有90%的人员死亡或失踪，因为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战果，该师获得“近卫军”称号。<sup>[22]</sup>

通过在夜间用汽艇和驳船将部队送过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源源不断地将补充部队和人员送进巷战的绞肉机里。再一次，苏联最高统帅部维持大量战役和战略预备队的做法使得苏联人能承受住巨大的伤亡并化解掉德军的进攻能力。稀稀拉拉散布的德军——尤其是在步兵团内——一直在经受着损耗，但这种损耗是苏联靠巨大的人员损失得到的。迟至10月26日，保卢斯将军自信满满地期

[21]关于斯大林格勒之战，见V. I. 崔可夫《世纪之战》（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5）；K. K. 罗科索夫斯基主编《伏尔加河上的伟大胜利》（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5）；以及A. M. 萨姆索诺夫《斯大林格勒会战》（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2）。与档案材料对比，这些书的细节是八九不离十的。德方视角的书籍，见埃德温·P·霍伊特《199天：斯大林格勒会战》（纽约，1993），此书提供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

[22]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部分伤亡数字如下：步兵第95师于1942年9月底抵达时有大约7,000人，10月8日兵力为3,075人，10月14日撤出时只有大约500人。步兵第193师于1942年9月27-28日的那个晚上抵达时有5,000人，10月8日时就只剩350人。步兵第112师在会战开始时（9月）就参战，当时兵力约为7,000人，9月29日为250人，编为一个混成营，10月14日撤出战斗。近卫步兵第37师于10月2-3日的那个晚上抵达时兵力为7,000人，之后在拖拉机厂战斗；10月15日撤出战斗时只有250人。罗季姆采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13师（步兵第187师）于9月15-16日间的晚上抵达时兵力超过10,000人，之后在马马耶夫岗和拖拉机厂战斗；到10月15日只剩数百人。

盼能到11月10日能拿下整座城市。11月2日，希特勒同意各师所有非作战状态的战斗工兵营都到斯大林格勒以肃清那些难缠的保卫者。<sup>[23]</sup>苏德双方在城市的断壁残垣里血流成河，而同时红军正在准备展开反击。

## 结论

苏联及其武装力量在所谓的战争第一阶段的18个月里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在不利时机受到突袭，不管是国家还是军事机构都没有为战争做好准备。红军虽然在纸面上数量庞大，但训练和维护水平都很低；中高级领导层都软弱无力、胆小怕事，或者简言之就是不称职，而在国家层面的缺陷更是令人发指。结果在战争的头六个月里，苏联武装力量最初动员力量的三分之二（3,137,673人）死亡或被俘，其中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指挥骨干。另有1,336,147负伤。到1942年底，可怕的伤亡总人数已经上升到超过一千一百万。

1941年6、7月间红军取得的唯一小收获不过是妨碍了德军的推进罢了。德国装甲纵队轻松地就撕开了最深远的苏联防御梯队，其高速推进让苏联最初基于战前计划实施反击的企图化为泡影。这种高速的推进——特别是1941年沿第聂伯河那次——鼓舞了德军中过头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情绪推动侵略者继续向前让自己的后勤补给能力不断绷紧，直到绷断并耗尽了其引以为傲的装甲兵。不过到11月下旬和12月，他们的铁蹄到达了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和莫斯科郊外。希特勒的战略计划中涉及的目标超出了欧洲人的理解能力和实际成果，但德国陆军的部分胜利依然大大超出了其早先在波兰和法国取得的成就。

德国这台卓越的战争机器绝不仅仅是被距离打败的。德军恰如一柄轻剑，是用来干净利落地结束战争的。而苏军就如同一支大棒，虽然简单无锋，却十分巨大。在受到这样一支大棒反复而又常常十分笨拙的打击后，德军这柄利剑锋芒不再。苏军这支大棒是由多个波次新动员的集团军组成，每个波次都敲打侵略者直

[23]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第168-175页。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7页，在斯大林格勒战略防御战役期间（1942年7月17日-11月18日），苏军的损失为643,842人（其中不可恢复损失为323,856人，卫生减员为319,986人）。起初苏军兵力为547,000人。

到粉身碎骨并被下一波次取代。苏联的动员潜力将自己从1941年和1942年的毁灭中挽救出来。当德国统帅部还在为维持少量装甲师持续作战而焦虑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却在征募和部署数十个后备集团军。这些集团军既没有良好的装备也缺乏足够的训练。很多时候提起他们的时候至多只能说他们存在过，他们战斗过，他们流过血，他们给仇敌造成了杀伤。这些数量高达96个的集团军最终证明数量多也是一项长处。那些幸存下来的苏军部队也必然好好上了一堂什么是战争艺术的课。

苏联面对这数不清的灾难还能挣扎着活下来实在是一个奇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这一事实凸显了苏联人民和武装力量承受损失的潜力。这就好像是苏联政府接受了过去通过给患者放血来恢复健康的疗法一样，苏联人确实流了很多血。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流血产生了效果。到1942年末，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战斗，常常打得好。他们的牺牲给斯大林换来了工业动员所必需的宝贵时间。苏联工业加上盟国的援助给了幸存将士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基础来进行战争。

对德国而言，目标不明晰且极不现实的巴巴罗萨行动失败了。这一失败不仅要归咎于阿道夫·希特勒，也要归咎于那些参加这次新的十字军东征的军队将领们，尽管查理十二和拿破仑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巴巴罗萨行动的失败是因为德国军事计划制定者们把西欧军事胜利的模板套到东欧版图上去，却忘记了俄罗斯背后还有亚洲作依托。

作为德国陆军的轻剑的闪击战已经在1941年莫斯科的大门前落败，在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进一步丢尽脸面，而在1943年的库尔斯克将被彻底埋葬。幸存的苏联各级指挥员多数成为和他们的德国老师一样熟谙战争艺术的专家。从此以后，德军将不得不在新条件下和苏军战斗，而战争的主动权日益为苏军所主宰。



**战争第二阶段**  
**1942年11月-1943年12月**



# “天王星”战役 第6集团军的灭亡

### 苏联的谋划

斯大林格勒成为转折点并不仅仅是战争发展的结果，也是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谋划的成就。当斯大林和许多野战指挥员们都在愁容满面地关注着德军在南方的推进时，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制订者们从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的看法始终如一。尽管德国人顶住了苏军1942年7、8月间的多次反击，大本营的战略计划制订者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目标——继续大规模攻势并歼灭至少一个德国集团军群。那一长串战略战役失利——部分是因为斯大林想依靠自己的军事直觉以及众多政治上的亲信，而不是军事专家们（比如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的合理建议——最终说服斯大林去相信他的军事专家，并给予他们在策划和实施主要行动上更高的地位。但斯大林依然保留最终决策权，由他来确定战役的政治企图，还在听从高级将领的建议之后常常改变战役的最终形式。<sup>[1]</sup>

1942年6月，在极其紧张的环境下工作使沙波什尼科夫本来就糟糕的健康状况终于垮掉，并从总参谋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的继任——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到1945年2月一直担任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有时还要作为最高统帅部的野战代表，之后接手指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7月又指挥整个远东战区。华西列夫斯基远不像朱可夫那样冲动，而是平静、理智地影响着统治者。华西列夫斯基在自己身边聚集了一些才能出众的总参军官，他在1942年12月指定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上将担任他的第一副手和作战部部

[1]关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总参谋部如何运作的清晰描绘，见S. M. 什捷缅科的两卷本《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5）。

长。为取代不灵活的战略方向总指挥部，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开始使用最高统帅部代表来协调和监督主要战役的实施。这些军官——包括朱可夫、沃罗诺夫、铁木辛哥及其他人在内——在作战的方面军及总参之间建立起了关键的联系。他们是及时有效执行最高统帅部决策的关键人物。<sup>[2]</sup>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最黑暗的时日里，华西列夫斯基一直保持着—小组由博伊科夫（I. I. Boikov，总参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在方向处主任）领导的参谋军官研究战略反攻的方案，作为囊括整个中部和南部战区的雄心勃勃的冬季战局的第一阶段（见地图9）。9月13日，博伊科夫向斯大林简要汇报了通过打击两翼的罗马尼亚军队来切断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矛头的构想。到10月中旬，斯大林终于有了足够的信心来关注这一建议，该建议后来成为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于1942年11月实施的两个主要攻势的基础。<sup>[3]</sup>第一个，天王星战役<sup><1></sup>目的在于歼灭斯大林格勒地区的轴心国军队。随后实施土星战役，目的是歼灭苏联南方的所有轴心国部队（B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同时，朱可夫协调的西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将对中央集团军群实施火星战役，以荡平勒热夫突出部，让德军增援部队无法前往南方，尽可能打击中央集团军群。

天王星战役的方案是合围战中的经典。41岁的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上将（N. F. Vatutin）在计划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过对于实际上到底谁才是这一计划的真正制订者依然饱受争议<sup><2></sup>。瓦图京能指挥方面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之前曾从事过方面军参谋工作，并且与华西列夫斯基过从甚密。<sup>[4]</sup>接下来的这一攻势的形式体现出了瓦图京的无畏性格。

总体来说，天王星战役涉及了对大规模机动兵团的变更部署及运用，以突破

[2]关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及其代表的行动的全面论述，见V. D. 达尼洛夫《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1—1945》（莫斯科：知识出版社，1991）。

[3]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第461—463页。另见S. 米哈列维奇《论斯大林格勒反攻的构想和策划》，《军事信息通报》1992年8月号第1—5页。此文探讨了大本营1942年7月至10月间进攻设想的变化。

[4]N. F. 瓦图京被认为是最优秀的司令部方案制订者，曾在基辅特别军区司令部工作，担任过西北方面军参谋长，当过大本营和华西列夫斯基的救火队员。他内心一直渴望能指挥方面军，终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前的危难日子里如愿以偿。此后，他赢得了最富冒险精神的方面军司令员的名声。1944年4月因受到乌克兰独立分子游击队的袭击，伤重不治而死。

<1>天王星即希腊天神乌拉诺斯，众泰坦之父。同样，所有以行星命名的战役均有此类双关意，如：火星即罗马战神马尔斯；土星即萨图恩斯，众神之王朱庇特之父；木星即罗马神话中的朱庇特，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海王星即罗马海神尼普敦，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波塞冬。因此格兰斯的火星战役一书中有众神的逆袭一节——译者注

<2>实际上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和斯大林等人是在9月敲定的是战略反攻的基本构想，其规模也是较小的，仅仅是从北面的科特卢班和南面的别克托夫卡包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第6集团军部队，正是叶廖缅科大胆建议向卡拉奇发动向心突击。详情请见两位作者未来出版的合著《斯大林格勒》第三卷或者A. V. 伊萨耶夫的《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河后我们已无路可退》——译者注



9 冬季战局, 1942年11月-1943年3月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R: 后备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Hun: 匈牙利集团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轴心国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南北的防御，随后围歼此地的轴心国军队。苏联人指向的第一个目标是部署在德军第6集团军两翼的仆从国乌合之众绝不是一个巧合。在11月上旬，普罗科菲·洛格维诺维奇·罗曼年科中将（P. L. Romanenko）新整训完毕的坦克第5集团军秘密从布良斯克方面军地域变更部署到西南方面军把守的斯大林格勒西北、顿河上的绥拉菲摩维奇桥头堡阵地上。瓦图京计划动用他的坦克第5集团军和第21集团军以及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的第65集团军来在一个小合围圈里吃掉伸展过度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同时，坦克第5集团军的坦克第1和第26军及第21集团军的坦克第4军和近卫骑兵第3军将急转向东南方合围防御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而坦克第5集团军的骑兵第8军则组成一条细细的对外合围圈以迟滞解围的德军纵队。在德军南翼，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将投入第51和第57集团军，由坦克第13军和机械化第4军作前锋，切开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在顿河上的卡拉奇（Kalach）附近与坦克第5集团军会师。骑兵第4军负责掩护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左翼。由于坦克第5集团军不得不长途跋涉120公里，而机械化第4军预计只走90公里，所以西南方面军将比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提前一天发起进攻。<sup>[5]</sup>

该计划不可避免会有些弱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由骑兵形成的薄弱对外合围圈将不得不顶住德军最初的解围努力。更显著的是，苏联坦克和机械化兵依然吃尽了缺乏维修、汽车运输和总体后勤支援的苦头。一旦被投入发展胜利的战斗中，坦克和其他车辆都会以惊人的速度瘫痪。

红空军也打算采用新装备和新理论来从德国空军手中夺取局部制空权。1942年4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上将（A. A. Novikov）担任了空军司令，一直到战争结束。诺维科夫将10个装备了最新式雅克-9和拉-5歼击机的航空兵团划归斯大林格勒的空军第8集团军。考虑到手下的新飞行员缺乏经验，他创立了一套周密的地面控制系统并在顿河方面军试验了苏联第一套雷达指引歼击机拦截系统。诺维科夫的参谋长费多尔·雅科夫列维奇·法拉列耶夫（F. I. Falaleev）指示所有指挥员要集中力量支援主要的地面行动，而不是试图四面出击。<sup>[6]</sup>

[5]详情请见K. K. 罗科索夫斯基主编的《伏尔加河上的伟大胜利》，以及曾列入机密的档案记录《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侧翼打击》和《坦克第5集团军在突破中的行动》，《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6期（1943年4月-5月）第37-62页。

[6]范·哈德斯蒂《红色凤凰：苏联空军的崛起，1941-1945》第83-85、94-95、104页。

## 德军的观点及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

从希特勒以降，德军指挥官们都很清楚其斯大林格勒两翼的弱点，但普遍没能预料到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会构想这么大规模的攻势。8月15日，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东线外军处相当准确地估计出红军依然有73个步兵师、86个坦克旅等大量可投入战斗的预备队。令人费解的是，到11月6日，该机构又断言苏联人缺乏足够的兵力在南方发动主要攻势。<sup>[7]</sup>

德国人犯下这个错误的原因之一是——苏联散布假情报说没有计划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动主攻。整个夏季和秋季，苏军对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发动了一系列进攻动作，而莫斯科附近不断出现的战略预备队让这个谎言更像真的一样。<sup>[8]</sup>10月中旬，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故意用未加密的无线电传达了一道关于即将到来的冬季进行防御准备的长长的指令，希望德国监听人员能截取这道命令。加上其他手段，苏联人的欺骗行动起到了作用，以至于11月12日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情报机关报告说，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对面集中的敌军只不过要发起一场规模不大的攻势，妄图切断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罢了。<sup>[9]</sup>

面对如此让人心安的估计，希特勒和他的部下低估威胁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对策是用新组建的轻装德国空军“野战师”来减轻少数久经战阵的装甲兵——特别是第22装甲师——的负担，这些装甲兵将部署到仆从军后方接受补充人员和装备。这些小小的预备队根本挡不住苏军先头四个军的660辆坦克。总的来说，苏德两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域的兵力对比是很大的，特别要考虑到实际上大量罗马尼亚部队承受了苏军的真正突击。苏联官方材料长期以来坚称两军实力对比不过是兵力略高于1:1，炮兵1.4:1，装甲1.3:1，苏军占优，但实际上上述对比都接近2:1。在主要突破地域，苏联方面占绝对优势。除了数量上的优势外，苏联人还还拥有

[7] 乔治·E·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计划和行动，1940-1942》第161、171-172页。

[8] 例如，从7月30日至8月23日，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对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了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但只取得有限的成果。在列宁格勒州，从8月20日至10月10日，沃尔霍夫方面军和列宁格勒方面军发动了锡尼亚维诺战役，但未能突破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9] M. 科兹洛夫《战略战役艺术的发展》，《军事历史杂志》1982年11月号第12页；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第173页。关于苏军伪装计划的全面论述，见戴维·M·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伦敦，Frank Cass，1989）第105-119页。

突然性和可以从容在德军薄弱的侧翼集结大量部队的优势。<sup>[10]</sup>（见表9.1）

表9-1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反攻开始时的兵力

方面军	人员	坦克	火炮	飞机
西南	398,100	410	4,348	447
顿河	307,500	161	4,177	202
斯大林格勒	429,200	323	5,016	221
伏尔加河区舰队	8,700			
总计	1,143,500	894	13,45	1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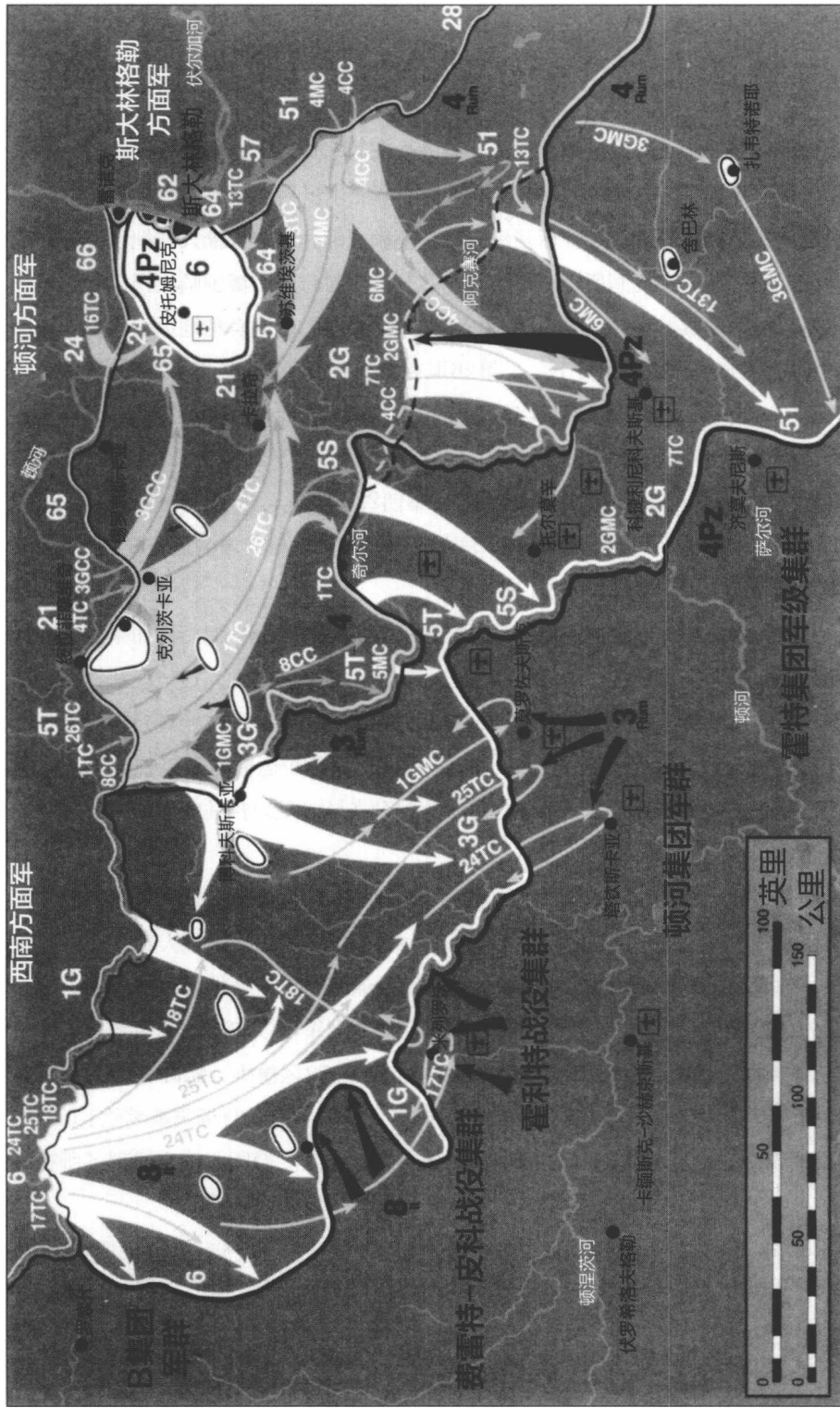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格里戈里·费多托维奇·克里沃舍耶夫《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作战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第181-182页，以及K. K. 罗科索夫斯基主编的《伏尔加河上的伟大胜利》（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5）第254-258页。

斯大林格勒反攻分三个阶段。首先，11月19-30日，苏军突破轴心军防御，合围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然后，从1942年12月1日-1943年1月9日，试图乘胜进军发展胜利，但被德军解围的努力所阻。最后，1943年1月10日-3月18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监督肃清斯大林格勒口袋（“指环”战役，Kol'tso），同时试图将胜利推广到整个中部和南方战区。这一更大的努力被他们自己的错误及德军巧妙的反击所阻止。

初期胜利超过了苏军预期（见图10）。11月19日，西南方面军开始了进攻，同时邻近的顿河方面军也展开掩护进攻。防御的罗马尼亚人手头没有有效的反坦克武器，轻易就被打垮了。第一天中午，罗曼年科的坦克第5集团军的坦克第26和第1军穿过进攻的步兵师队形加入战斗。在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奇斯佳科夫中将（I. M. Chistiakov）的第21集团军的配合下，坦克第5集团军俘获了三个罗马尼亚师的大部（27,000人）并继续发展胜利。这两个坦克军和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少将（A. G. Kravchenko）的隶属于第21集团军的坦克第4军绕过抵抗枢纽，平均每天前进70公里。11月22日，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罗金少将（A. G. Rodin）指挥的坦克第26军接近了顿河上的卡拉奇（Kalach），

[10]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81-182页和罗科索夫斯基《军人的天职》第254-258页，斯大林格勒地区的德军及仆从国部队总共有600,000人、500辆坦克和400架飞机。这些数字包括了第6集团军的约300,000人；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的约200,000人；以及第4装甲集团军一部，约100,000人。苏军在11月并没有打算进攻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约100,000人。苏联西南方面军有约100,000人也没有直接参与11月的行动。





10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反攻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意大利集团军 IT: 意大利集团军 TC: 机械化军 MC: 机械化军 CC: 骑兵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GMC: 近卫机械化军 GCC: 近卫骑兵军

此处的桥梁对于攻守双方都至关重要。为抢在德军炸毁卡拉奇各桥梁之前将其占领，罗金组织了一支由5辆T-34坦克和2个摩托化步兵连组成的小规模先遣队，由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菲利波夫中校率领。菲利波夫大摇大摆地让他的先遣队成一路纵队，在夜间所有车灯大开一直开往卡拉奇。<sup>[11]</sup>德国哨兵误以为这是一支德军纵队便放其进城，先遣队夺占了最主要桥梁附近的有利地形，并坚守至坦克军主力到达。11月23日下午，第26坦克军与瓦西里·季莫菲耶维奇·沃里斯基（V. T. Vol'sky）的机械化第4军在卡拉奇东南的苏维埃茨基（Sovetskoe）会师，完成了包围圈。<sup>[12]</sup>到11月30日，苏军已经围绕总计330,000人的22个德国师建立了内层包围圈，被围部队包括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残部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一个军。这些兵力远远超过了苏联人的预计数，为将其肃清还需要7个步兵集团军以及在指挥和参谋作业加以重视。

绝大部分德方记录都声称，第6集团军司令弗里德里希·保卢斯如果能立即行动的话本可以突出重围。即使不考虑违背希特勒意愿的问题，这一说法的前提是保卢斯的后勤补给是充足的，实则不然。对斯大林格勒的围攻一直是依赖一条不牢靠的补给线，而保卢斯的部队也缺乏燃料、弹药和运输能力以独力突围。另外，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掌握了强大的预备队，足以挡住任何解围或突围的企图。<sup>[13]</sup>

在这样一个绝境下，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泰因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受命拯救第6集团军。但希特勒仍然拒绝考虑从斯大林格勒撤出；他希望冯·曼施泰因在包围圈上打开一条通道，重新为被围部队提供补给。此外，赫尔曼·戈林一时脑热向希特勒保证他的空军可以向斯大林格勒每天补给600吨物资，这需要每天出动375个架次的容克-52运输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办到。考虑到此地恶劣的天气和糟糕的机场，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将近1,000架次的容克-52，远远超过了德国空军能提供的数量<sup><4></sup>。德国人确实搜刮了所有可

[11]对于苏联人来说走运的是，在卡拉奇附近有个德军训练场，而且在战术演练中使用了苏联车辆。显然，德军哨兵误以为菲利波夫的坦克是跟训练场有关的。虽然德军曾重新夺回该城，不过苏联人一直掌握着关键的桥梁，直到坦克第26军主力赶来。

[12]O. 洛西克《装甲机械化兵（在斯大林格勒）的作战运用》，《军事历史杂志》1982年11月号第45-47页。

[13]这些预备队包括R. Ia. 马利诺夫斯基强大的近卫第2集团军，德军此时并不知道其存在，但不久就要领教一番了。

<3>因为此战，菲利波夫获得“苏联英雄”称号，坦克第26军于1942年12月8日改称近卫坦克第1军，1943年1月27日获得“顿河”称号——译者注

<4>其时德国空军只有750架容克-52，不过实际中还动用了190架亨克尔-111轰炸机担负运输任务，但仍是杯水车薪——译者注

用的运输机，甚至中断正在新机组的训练教程，命令他们驾驶着缺乏无线电和导航设备的飞机参加空运。尽管付出了所有这些努力，每日运输量也只有一次达到300吨。

这些速度慢、无武装的飞机撞进了苏联在战争中第一次系统建立的防空网中。此战中的红空军协调者帕维尔·斯捷潘诺维奇·斯捷潘诺夫将军（P. S. Stepanov）将高射炮和地面引导的拦截战斗机部署在一个同心环内。此外，斯捷潘诺夫使用受过特殊训练的夜间战斗机和精锐的自由猎手（Охотники）来捕猎倒霉鬼。结果是一场屠杀。苏联历史学家声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战中击毁了676架容克-52，而德国空军只承认损失266架飞机。自然而然的是，正如苏军装甲兵一样，斯大林格勒的红空军指挥员们不久也升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sup>[14]</sup>

## 火星

在北面，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在依然威胁苏军莫斯科防御的勒热夫突出部对中央集团军群发动另一场主要攻势。这次由朱可夫策划和监督的火星战役需要马克西姆·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尔卡耶夫将军（M. A. Purkaev）的加里宁方面军和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上将（I. S. Konev）的西方面军攻击勒热夫突出部的东西两翼。任务是歼灭德军第9集团军，肃清突出部，接下来是威胁斯摩棱斯克<sup>[15]</sup>（见地图11）。这次攻势还包括了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9集团军对突出部“鼻子”的攻击，以及突击第3集团军对大卢基的攻击。

尽管后来被粉饰为旨在协助南方战役的牵制行动，但火星战役的规模、范围及惨烈程度都表明这是一次打败中央集团军群的尝试，并且最初很可能要比天王星战役更重要。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将军亲自策划并指导了火星战役，而最新解密的苏联作战序列数据也表明火星不过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战役的第

[14]哈德斯著《红色凤凰》第107-1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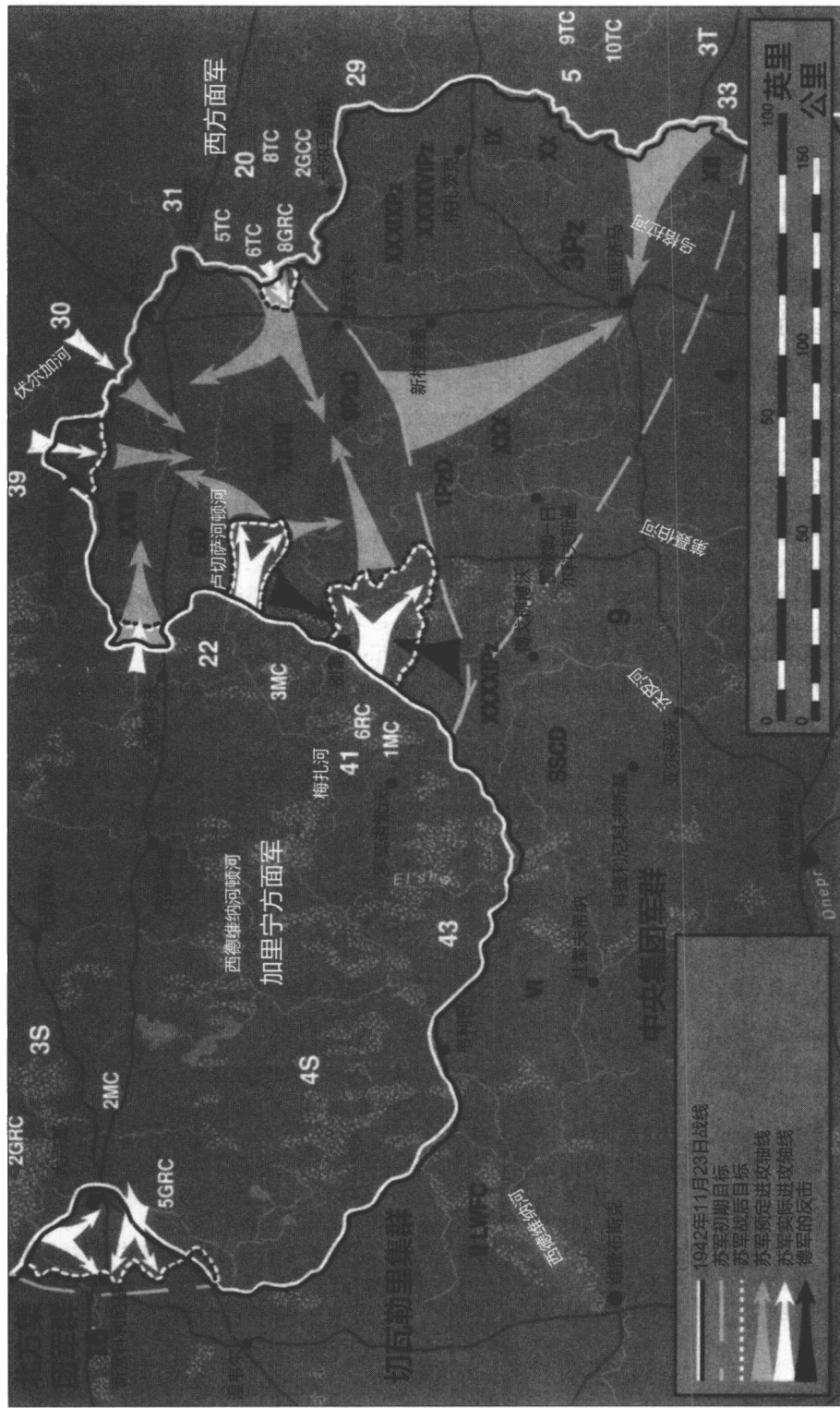
[15]关于大本营计划全豹之一斑，见G. K.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9）第129-131页。M. D. 索洛马京《红色近卫军》（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3）第5-44页证实了朱可夫的描述，并提供了相当多的关于机械化第1军和步兵第6军在此战中扮演何种角色的细节。M. E. 卡图科夫《在主攻点上》（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6）第182-184页将此次战役称为“勒热夫-瑟乔夫卡战役”并强调了其重要性。所有这些著作都是在1960年代初写成的，这一时期苏联史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坦率。此前及以后，苏联资料基本上不怎么谈起这次战役，只是声称这是为斯大林格勒反攻而实施的一次牵制。

一阶段。正如斯大林格勒的天王星战役由土星战役来发展扩大一样，火星战役也设想有扩大规模的下一阶段，将在12月上旬火星战役成功在勒热夫-瑟乔夫卡地域（Rzhev-Sychevka）合围德军第9集团军之后进行。这第二阶段的代号可能是木星或者海王星，将会调集重兵向西面的维亚济马进攻，与在勒热夫得手的苏军会合，然后歼灭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向维亚济马的突击将由西方面军中央部队实施，还加强有第5和第3集团军，并得到两个坦克军（第9和第10）、可能还有来自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雷巴尔科将军（Rybalko）休整扩充完毕的坦克第3集团军的支援。最终，德军在火星战役中的胜利打消了苏军对中央集团军群发起战略进攻的勃勃野心，挫败了朱可夫的计划，迫使苏联历史学家不得不掩盖这场与斯大林格勒反攻并列的宏大却也是灾难性的战役。<sup>[16]</sup>

战役于11月25日斯大林格勒旗开得胜之后发起。普尔卡耶夫的第22和第41集团军痛击了别雷（Belyi）南北两面的德军防御阵地，同一天科涅夫的第20和第31集团军也进攻了瑟乔夫卡东北。几乎同一时刻，第39集团军也在勒热夫以西发动辅助进攻，而突击第3集团军在伊万·彼得罗维奇·科尔恰金少将（I. P. Korchagin，苏联英雄）的机械化第2军的215辆坦克支援下进攻了大卢基东面德军阵地。<sup>[17]</sup> 格尔曼·费多罗维奇·塔拉索夫少将（G. F. Tarasov）的第41集团军从别雷南北两面突破德军防御。在该城北面，卡图科夫少将（M. E. Katukov）的装备有约200辆坦克的机械化第3军沿卢切萨河（Luchesa）一路狂奔以发展胜

[16]关于德国人对此次战役重要性的确认，见戴维·卡恩《情报事实：奥苏加防御，1942》，《航空航天史学家》28:4（1981年冬）第243-254页。卡恩关于苏军设想中此次战役重要性的判断可能是准确的。1942年11月底苏军的兵力集结更强调了“火星”战役并不是摆摆样子。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参加“天王星”战役的三个方面军（西南、顿河和斯大林格勒）共有1,103,000人，15,501门火炮和迫击炮，1,463辆坦克以及928架作战飞机。与此同时，加里宁方面军、西方面军以及莫斯科防御区共有1,890,000人，24,682门火炮和迫击炮，3,375辆坦克以及1,170架飞机。在别雷到维亚济马地段展开主攻的集团军（第41、第20、第33、第5，可能还有坦克第3）与斯大林格勒地区的集团军（第63、坦克第5，第21，第57）一样强大甚至更胜一筹，而机动部队也一样壮观。为“火星”战役集中的兵力达到整个红军兵员的31%，炮兵的32%，坦克的45%，以及飞机的30%。见克里沃舍夫《损失》第181-182页，以及A. A. 格列奇科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6卷（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6）第35页。苏军在此战中的完整作战序列，特别是“天王星”和“火星”战役中所有集团军的作战编成及实力，见《苏联陆军的作战编成》第2部分（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6）。该著作由苏联陆军总参谋部军事科学部编写，这份机密著作让“火星”战役以及被放弃的后续战役的力量和初衷暴露无遗。

[17]德国方面关于此战最详尽的记录以及完整的苏军作战序列可见《敌情通报》第138、139、140和141号，集团军司令部9 lc/A.O., 3134/12 geh., A.H.Qu., 30.11.42.1942年12月8日和1942年12月15日，以及相关附录和每日地图见NAM T-312。根据这些文件，在11-12月的战斗中，索洛马京和波维特金的军被歼灭了，卡图科夫的军蒙受了75-85%的损失，科涅夫的两个集团军和数个快速兵团[军]也损失惨重。德军统计科涅夫的方面军在前三天的战斗中有195辆坦克被击毁，苏联人总是草率地投入装甲部队，并且是分批投入战斗。据德军估计，从11月24日至12月14日，苏军损失了总计1,655辆坦克，超过15,000人战死。克里沃舍夫的《损失》一书第225页闭口不提苏军在此战中的损失，尽管他给出了在大卢基，最初投入86,700人，损失104,022人。另一方面，在解围失败后，德军在大卢基的守军7,000人几乎全军覆没。苏军——特别是在第20集团军地段上——失败的部分原因是大量装甲部队草草在狭窄地段上投入交战。部队挤作一团，由此引发的混乱让支援的炮兵无法跟进。由于失去炮兵掩护，加上在拥挤的道路上动弹不得，苏联快速兵团和步兵的损失数字简直骇人听闻。有意思的是，朱可夫将在1945年4月率军强攻柏林东面塞洛高地时重演这一幕，当然后果就就没那么致命了。



### 11 火星战役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TC: 坦克军 MC: 机械化军 RC: 步兵军 GD: 大德意志师 GRC: 近卫步兵军 XXXXVIPz: 第41装甲军 XXX: 第12军 XXIII: 第23军 XXXVII: 第27军 XXXIXPz: 第39装甲军 XXXXXVIPz: 第46装甲军 XXX: 第30军 IX: 第9军 XX: 第20军 XII: 第12军 VI: 51军 II LWF: 空军第2野战军 SSCD: 党卫军骑兵师

利，并在别雷以东与地41集团军的机动部队会师。与此同时，在别雷南面，斯捷潘·伊万诺维奇·波维特金少将（S.I. Povetkin）的精锐“斯大林”步兵第6军开始发展胜利，不久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索洛马京少将（M. D. Solomatin）的机械化第1军也尾随而至，后者经过加强了两个额外的机械化旅后已经成为一支拥有超过300辆坦克（其中有50辆KV重型坦克）的力量。索罗马京的军在前出与卡图科夫的装甲部队会师合围别雷并与科涅夫的先头部队在勒热夫突出部底部碰头的过程中进展神速。

但科涅夫的两个集团军却不能和普尔卡耶夫的胜利相媲美。朱可夫指导的第20和第31集团军在第6、第8两个坦克军及弗拉基米尔·维克多洛维奇·克留科夫少将<sup>[5]</sup>近卫骑兵第2军的支援下，反复向勒热夫东南的德军阵地发起冲击。所有的攻击都在激烈的战斗后被挫败，苏军蒙受了骇人听闻的损失。科涅夫的唯一收获是克留科夫的第20骑兵师渗入了德军后方。该师立即就被切断，然后在德军后方呆了将近一个月，直到1月初卡图科夫的机械化军发动了一次袭击将其残部救出。

和在斯大林格勒不同，那里的德军预备队很少，难以挡住苏军的进攻，但在勒热夫，德军最初能够将第1和第9装甲师、大德意志师（Grossdeutschland）和第14装甲掷弹兵师——后来还有第12、19、20装甲师——投入战斗以堵住别雷附近的苏军突破口。到12月中旬，苏军的攻势已经举步维艰了。在西面，德军的反击消化掉了机械化第3军在别雷以北、卢切萨河谷处的进攻，并在城南包围了步兵第6军和机械化第1军。朱可夫在12月11日和13日继续在勒热夫南面展开攻势的企图经过惨重损失后失败了，经过更激烈的战斗后，别雷南面的两个军大部被歼。<sup>[18]</sup>能稍稍安慰一下这次代价高昂的失败的只有库兹马·尼基托维奇·加利茨基上将（K. N. Galitsky）的突击第3集团军，该军在大卢基消灭了一支德军部队并打退了德军解救的企图。

[18]苏军在此次战役中损失了三十多万人。个别部队的伤亡是很可怕的：第20集团军在战斗结束后的报告中记录其损失了参战114,176人中的58,524人。第20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8军在五天的战斗中就损失了6,058人，下属步兵第148和第150旅分别只剩下74名和110名步兵。坦克第6军原有170辆坦克，11月底损失大半后经过补充恢复至原实力，12月12至14日间绝大部分都损失了，拥15,200人和224辆坦克的机械化第1军损失了8,180人和全部坦克，而坦克第5军在区区三天的战斗中就损失了131辆坦克中的97辆。（部分根据格兰斯《朱可夫的最大失败：1942年红军在“火星”战役中的华丽惨败》修正）

<5>V. V. Kriukov, 苏联英雄，1948年因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需要构陷朱可夫而被捕，被屈打成招，具体档案材料可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中《朱可夫元帅的命运》部分——译者注

很显然，火星战役没能达到苏军的期望。但朱可夫在火星战役中的“最大失败”很快就被南方天王星的胜利所掩盖，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现在正集中精力于此地。

## 土星和小土星

一俟天王星战役旗开得胜，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开始策划南方战局的第二阶段。土星战役利用西南方面军左翼和马利诺夫斯基中将（R. Ia. Malinovsky）强大的近卫第2集团军来突破顿河中游意大利人的防御阵地，并向纵深挺进夺取罗斯托夫。

此时，德国人正在考虑怎样解救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为突入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冯·曼施泰因开始集结两支力量。在奇尔河和顿河的交汇处，第48装甲军接受了从东线其他地方调来的几个师，而第57装甲军也在科捷利尼科夫斯基（Kotel'nikovskii，即今科捷利尼科沃Kotei'nikovo）附近组建完毕。很自然地，德苏双方的计划几乎同时打开并针锋相对地展开行动。最初，苏联人不得不将参加土星战役的近卫第2集团军调出来协助解决斯大林格勒包围圈里的敌军（不过并没有改变土星战役的样式）。然而当冯·曼施泰因的第57装甲军开始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时，近卫第2集团军又转到这一轴线，土星战役也被修改为“小土星”，只合围沿顿河和奇尔河南岸防守的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霍利特战役集群。

苏军的行动于12月7日发起，坦克第5集团军的坦克第1军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布特科夫少将（V. V. Butkov，苏联英雄）的指挥下开始渡过奇尔河开始破坏性进攻以打乱第48和57装甲军的解围计划。然后12月10日，坦克第5集团军的机械化第5军在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沃尔科夫少将（M. V. Volkov）的指挥下，加入了更西面的进攻。<sup>[19]</sup>尽管第11装甲师顶住上述进攻时建立了传奇般的

[19]详情请见M. 沙波什尼科夫《1942年12月机械化第5军在苏罗维基诺以西的作战行动》（原文为Surokovino，有误，应为Surovikino——译者注），《军事历史杂志》1982年10月号第32-37页。有意思的是，机械化第5军装备有193辆坦克，其中绝大部分为租借的玛蒂尔达和瓦伦丁坦克，装备有40mm炮，装甲能力很弱。另见H. 施奈德《1942年12月10-16日俄国机械化第5军在奇尔河的突破进攻》，《小队战术，各兵种战术：第48号项目》，MS#P-060f，第2部分（美国陆军欧洲司令部历史部，外军研究处，日期不详），附录3。

功勋，但奇尔河防线也仅仅是勉强守住罢了。到12月10日，第48装甲军已经被打垮了，无法再战，第57装甲军的第17装甲师已经调去提供支援，这样奇尔河—斯大林格勒方向的解围突击就无果而终，而科捷利尼科夫斯基方向的突击也被严重削弱，不过后者还是在12月12日继续进行。

当第57装甲军从科捷利尼科夫斯基向北对苏军第51集团军施加压力之时，西南方面军在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第6集团军支援下，于12月16日在斯大林格勒西北沿顿河和奇尔河对霍利特战役集群的意大利第8和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发动了“小土星”行动。一群空前庞大的苏联快速兵团[军]实质上歼灭了意大利军。当这些快速兵团[军]已经深深突入德军后方后，其中三个——坦克第24、25军和近卫机械化第1军——直奔德军在塔钦斯卡亚和莫罗佐夫斯克（Tatsinskaia 和 Morozovsk）为斯大林格勒提供补给的机场。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巴达诺夫少将（V. M. Badanov）的第24坦克军受命占领既是关键机场、同时也是后勤基地的塔钦斯卡亚，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才完成任务。第24坦克军已经下降到不及原来实力（200辆坦克）的40%，远远脱离了补给纵队，于圣诞夜杀入塔钦斯卡亚，击毁了德军56架运输机并捣毁了机场。<sup><6></sup>

巴达诺夫在阵地上坚守了4天，然后率残部逃出了德军的包围。这一行动后期，在斯大林本人的极力主张下，巴达诺夫暂时获得了三个军余部的指挥权。但此时这三个军平均只剩不到20辆坦克，因此无力实施进一步的协同行动。<sup>[20]</sup>不过这次突袭给斯大林格勒城内德军的补给造成了不利影响，也迫使冯·曼施泰因将第48装甲军转入防御，不再为斯大林格勒解围。这次经历必然引导了苏联最高统帅部下令组建新的坦克集团军，该编制拥有数个军，可以顺利实施大纵深联合战役。

12月12日，德军接下来的解围行动已经成为注定不能和第6集团军会师的徒劳努力。希特勒不愿为这一关键进攻集结战役预备队，德军第57装甲军的推进不断受此束缚。尽管有这么多障碍，第57装甲军还是在12天里拼命向前推进了50

[20]塔钦斯卡亚突袭的详情请见格兰斯《从顿河到第聂伯河：1942年12月至1943年8月的苏军进攻战役》（伦敦，Frank Cass，1991）第65-69页。

<6>因为此战，坦克第24军于1942年12月26日改称近卫坦克第2军，1943年1月27日获“塔钦斯卡亚坦克军”光荣称号——译者注



公里。然而在12月24日，马利诺夫斯基强大的近卫第2集团军发起反击，将德军打退了多达100公里。苏军在快速兵团[军]的使用上——特别是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P. A. Rotmistrov）的坦克第7军在侧翼的进攻——表现出了极高的素养，这在战争中还是第一次。从所有实际的目的来看，德军为斯大林格勒被围部队解围的努力都失败了。

## 指环战役和顿涅茨盆地

据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开始集中精力在两个同等重要且互相关联的目标上：在指环战役中肃清斯大林格勒包围圈；尽可能全面扩大冬季战局。负责执行指环战役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上将（N. N. Voronov）利用持续不断的炮火轰炸来摧垮德军防御。第6集团军的补给十分短缺，以至于防御者们很快就不得不吃马肉、卧冰雪。1月24日，包围圈中德军最后一个主要机场皮托姆尼克（Pitomnik）机场也被占领。两天后，苏军在一条狭窄的战线上发起进攻，自东向西将被围德军一劈两半。尽管希特勒在最后时刻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但到2月2日，所有德军都被彻底肃清。

德国在斯大林格勒失去的不仅仅是不败的神话。由于希特勒坚持死守的决定加上在严酷天气条件下从宽大的苏军包围圈中逃脱的难度，很少有德军能逃出口袋。只有几百名重伤员乘坐卸货完毕的运输机返回己方阵线。这和从前战斗中被围的苏军显著不同的是，防守的苏军总能溜出足够多的指挥员和其他关键人员

表9-2 苏军在斯大林格勒的伤亡情况，1942年11月19日-1943年2月2日

方面军	不可恢复损失	卫生减员	总计
西南	64,649	148,043	212,692
顿河	46,365	123,560	169,925
斯大林格勒	43,552	58,078	101,630
沃罗涅日（第6集团军）	304	1,184	1,488
总计	154,870	330,865	485,735

数据来源：格里戈里·费多托维奇·克里沃舍耶夫《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作战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第181-182页。

来重整旗鼓择日再战，而第6集团军是彻底消失了，其蒙受了147,000人死亡和91,000人被俘的损失，也让苏军付出了近五十万人伤亡的代价。<sup>[21]</sup>（见表9-2）

围歼斯大林格勒的德军让苏军在两个月内无法抽身，这大大影响了苏联冬季战局的命运。结果是，斯大林像1941年一样结束了他的1942年，他过分乐观地试图用很少的力量实施一次战略攻势，而在进攻过程中又伸展过度。在斯大林格勒以西，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以近卫第1、第3、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及其配属的骑兵军和坦克军为先导，继续将德军顿河集团军群逼退，直奔伏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和罗斯托夫，希望歼灭顿河集团军群并切断正在从高加索地区撤退的A集团军群的归路。

冯·曼施泰因被希特勒拒绝放出战略预备队的决定以及保护A集团军群的需要扯了后腿。德国统治者想要让该集团军群继续留在顿河南面的库班河地区（Kuban），纵使德军在此处不过是保持一个沿亚速海岸的桥头堡罢了，他仍希望A集团军群不久能在1943年再次威胁高加索油田。当苏军在11月发起反攻时，A集团军群已经进入冬季状态，面对这一新威胁要变更部队部署是很缓慢的。因此冯·曼施泰因必须守住罗斯托夫，这是支撑A集团军群的所有铁路补给线的关键城市。为此，两个临时的德国-轴心国集群——弗雷特-皮科战役集群和霍利特战役集群——打算把守奇尔河防线。这两个战役集群翼侧暴露，得不到可靠掩护。在北翼，苏军近卫第1集团军、近卫第3集团军、坦克第5集团军和突击第5集团军正在逼近，而在南面，近卫第2集团军、第51和第28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继续其12月24日就发动的反攻。到1月3日，尽管希特勒严令不得后退，但这两个德军支队仍被迫撤往顿涅茨河。与此同时第51集团军下辖的近卫机械化第3军（机械化第4军改名而来）在瓦西里·季莫菲耶维奇·沃里斯基少将的率领下顺顿河河谷直下罗斯托夫。但其最后被区区一种尚未成熟即投入战斗的“神兵利器”打败，这就是才训练了一半的德军第一个VI号虎式坦克营。1月7日在济莫夫尼基（Zimovniki）发生的一场短促却激烈的遭遇战中，德军宣称击毁18辆T-34，而

[21]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501页。根据V. E. 塔兰特《斯大林格勒》第230页，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军和罗马尼亚军共有267,000人，其中36,000人通过空运被撤出，140,000人死亡，91,000人投降。另外德军第6集团军总共死亡的241,000人中有15,000人死于苏军反攻阶段（11月19-23日）。此外在斯大林格勒及相关战役中损失了大约300,000名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军人。

自己的20辆虎式中有一半被击伤。<sup>[22]</sup><7>

双方都受到了典型的俄国冬季气候的不良影响。1月24日，一次短暂的升温让道路一片泥泞，而1月26日气温降到华氏-15°（摄氏-26°）后又变成了冰面。下一天又开始了持续三天的暴风雪。

希特勒现在要采取措施解决顿涅茨盆地的不安局势。冯·曼施泰因已经向他反复地极力要求将第1装甲集团军北调，但实际决策却远没有这样大胆。1943年1月27日，希特勒决定将第1装甲集团军的集团军和军司令部都调往罗斯托夫以北，但只派一个装甲师、一个步兵师和两个保安师随行。第1装甲集团军其余的师暂时留下来和进入一个防御桥头堡的第17集团军一起。最后所有这些部队都被撤往克里木，但那时已经不归冯·曼施泰因指挥了。

## 扩大攻势

长期以来，军事历史学家们把摆脱1943年冬季灾难归功于冯·曼施泰因。从1月到3月，他成功地克服希特勒的顽固反对实施机动防御，并打败了乘斯大林格勒之胜汹涌而来的红军。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他竟然打退了推进的苏军，在大厦将倾之时恢复了东线南翼的稳定。但尽管冯·曼施泰因付出了这些努力，德军及其仆从军还是在冬季战中蒙受了惊人的损失。

冯·曼施泰因在顿涅茨盆地（或曰顿巴斯）及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的胜利甚至远较其被称颂的那样更为重要。德国人所不知道的是，苏联的战略目标已经扩大为远不止打败俄罗斯南方德军那么简单，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打算沿几乎整个东部战线摧垮敌方防御。

1942年12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已经规划好了“土星”计划来粉碎B集团军群大部、分割或歼灭A集团军群。尽管不久该计划修改为“小土星”，但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依然继续着手超出其实际能力的战役。苏联错误地估计了第6集团军的防御实力加上其他一系列误判成为冯·曼施泰因在二三月间最终胜利的先决条件。

---

[22]见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74页。新的虎式坦克是在党卫军“维京”摩托化师的支援下参战的。  
<7>德军第503重装甲营1月9日上报2辆虎式坦克在战斗中被击毁——译者注

在小土星一切顺利的基础上，苏联最高统帅部于1943年1月继续攻势，并逐渐将其扩大到进攻中央集团军群、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这一轮的攻势首先是拿沿顿河中游驻守的匈牙利军和德军以及打算为了A集团军群死守罗斯托夫的德国-罗马尼亚部队开刀。从1月13日-27日，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第40、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发起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Ostrogozhsk-Rossosh），重创了匈牙利第2集团军，为进一步开展行动铺平了道路<sup>[23]</sup>。1月24日，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13集团军会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第38、60、40集团军一道攻击了沿顿河下游沃罗涅日突出部防守的德军第2集团军。尽管积雪很厚，以至于只有履带式车辆才能通行，但区区几天内，苏军第13和第40集团军的快速兵团[军]就合围了德军第2集团军三个军中的两个。<sup>[24]</sup>与此同时，在“跳跃”战役和“星”战役中，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第40、第69集团军和坦克第3集团军及西南方面军的第6、近卫第1、近卫第3集团军以波波夫快速集群为矛头，穿透了已经接过罗斯托夫西北德军仆从军防务的德军暂编集群。冯·曼施泰因发现自己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第1和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队调去保护自己不断拉长的北翼。<sup>[25]</sup>

2月中旬，德军遇到了最大的威胁，即作为西南方面军进攻矛头的苏联坦克部队，包括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中将（M. M. Popov）指挥的四个不满员的坦克军组成的快速集群，还有西南方面军预备队中的坦克第25军、近卫坦克第1军。现代坦克集团军的先驱——波波夫的快速集群于2月初渡过顿涅茨河并向前攻入德军后方，到2月12日直抵红军城（Krasnoarmeiskaia）。三天后，瓦图京放出手头两个新锐坦克军穿过巴甫洛格勒（Pavlograd）直扑顿河上的扎波罗热（Zaporozhe），该城显然是通往罗斯托夫的最后—个主要的公路铁路节点。扎波罗热也是顿河集团军群（更名为南方集团军群）、德军第4航空队及其他大量主力部队的司令部所在地。

尽管有此威胁，希特勒仍决心实施反攻。他将党卫军“帝国”师和“希特勒

[23]关于此次战役的详情，见《沃罗涅日方面军部队的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进攻战役》，《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9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3）第1-121页；列入机密。

[24]关于沃罗涅日-卡斯特尔诺耶战役的记述，见《沃罗涅日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部队的沃罗涅日-卡斯特尔诺耶进攻战役》第13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4）；列入机密。

[25]“跳跃”战役和“星”战役的详情请见格兰斯《从顿河到第聂伯河》第82-215页。俄国人并没有公开这两次战役的秘密记录。

警卫旗队”师归入一个新的党卫军军部指挥，命令其顶住沃罗涅日方面军、守住哈尔科夫，同时还要反击西南方面军。新的党卫军司令部缺乏执行任何一个任务的经验，因此于2月14日开始后撤，而此时第1装甲集团军也从顿涅茨河撤到米乌斯河（Mius）。希特勒并没有惩罚党卫军的抗命，却将试图让党卫军装甲军服从命令的集团军司令胡伯特·兰茨将军（Hubert Lanz）解职。

到此时，冯·曼施泰因几乎到了公然抗命的边缘，已经到了暗示应该由他接管整个东线指挥权的地步。希特勒只知道波波夫集群已经在红军城暂时被挡住了，却不知道苏军新锐装甲部队正在迅速扑向扎波罗热。他于2月17日下午飞抵扎波罗热，严厉批评了冯·曼施泰因。<sup>[26]</sup>

对希特勒和南方集团军群来说十分走运的是，冯·曼施泰因正在将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调往那里以接管党卫军装甲军（现在又加上了党卫军“骷髅”师）及其他七零八落的装甲师，准备对苏军发起反攻，此时苏军已经接近其后勤极限了。希特勒最终给了冯·曼施泰因7个不满员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冯·里希特霍芬麾下的第4航空队也已重组完毕并提高了维护状态，在2月20日之后能提供平均每天1,000架次的出动数，而此前一月份平均每天只能出动350架次。这也是德国空军在俄罗斯最后一次能为德军主要反击提供彻底的空中优势。

但这时斯大林和他的手下依然坚信他们就要大获全胜了。德军在整个俄罗斯南方的防御看上去正在崩溃，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试图将其胜利扩大到对中央集团军群上。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尘埃落定的2月2日，斯大林和朱可夫立即将包围圈内的部队调往遥远的北面。罗科索夫斯基的顿河方面军司令部和他的两个步兵集团军（第65和第21）连同新组建的坦克第2集团军和步兵第70集团军接到命令前往沃罗涅日-利夫内地域（Voronezh-Livny），并组建为新的中央方面军。久经战阵的空军第16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也部署到此地。顿河方面军的其他三个集团军（第24、第64和第66）在斯大林格勒地域休整，等候命令调入罗科索夫斯基或者瓦图京的方面军。

苏军冬季战局的高潮阶段设想对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三个连续战役。首先，从

[26]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第422-423页。

1943年2月12日开始，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将围歼奥廖尔突出部的德军部队。然后，从2月17日至25日，这两个方面军会同再次组建的中央方面军肃清布良斯克州的德军，并在杰斯纳河上夺取几个桥头堡。在最后阶段，从2月25日至3月中旬，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将一起夺取斯摩棱斯克，并配合南面的兄弟方面军歼灭勒热夫-维亚济马突出部的中央集团军群。整个攻势预计将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预期胜利同时发生，这样到3月中旬，整个战略进攻将会使苏军向西抵达第聂伯河。<sup>[27]</sup>

但计划一场战役是一回事，执行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罗科索夫斯基的突击部队只得到6天时间来调整部署，另有5天时间来准备进攻，这都是在一个全新的地区。尽管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已经集结到利夫内（Livny）地区，但第70集团军部队不得不在俄罗斯冬季的道路上行军200公里，而第21和第65集团军更费事，必须从斯大林格勒通过铁路和公路赶来。春天的大雪妨碍了行军，而春季解冻随时可能到来，从集结地域到方面军的道路已然一塌糊涂了。从斯大林格勒向北只有一条铁路线能用，行军时间表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罗科索夫斯基反对最高统帅部强加给他的时间表，因为其过于紧张，但他还是忠实地努力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任务。最终直到2月25日他才能发起进攻，即使到此时，坦克第2集团军和第65集团军的部队仍不得不在铁路终点站下车后通过行军到达进攻出发地域。

罗科索夫斯基于2月25日展开攻势，其突击先头部队是罗金的坦克第2集团军和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巴托夫中将（P. I. Batov）的第65集团军。<sup>[28]</sup>格尔曼·费多罗维奇·塔拉索夫中将（G. F. Tarasov）的第70集团军是由来自外贝加尔（Trans-Baikal）和远东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边防部队组成。第70集团军和奇斯佳科夫的第21集团军打算一到前线不等集结完毕就加入进攻。这两个集团军尚在泥泞拥挤的道路上行军。2月22日，就在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13和第48集团军猛攻第2装甲集团军的薄弱右翼之时，隶属西方面军的伊万·赫里斯托

[27]此次战役的最初设想见A. M. 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明斯克，“白俄罗斯”出版社，1984）第278-279页。其他细节可见格兰斯《库尔斯克的序幕：1943年2-3月的苏军战略战役》，即将由德国军事历史办公室（德国弗赖堡）出版。

[28]中央方面军战役的详情，请见K. 罗科索夫斯基《军人的天职》第174-178页。P. I. 巴托夫（第65集团军司令员）和I. M. 奇斯佳科夫（第21集团军司令员）等人的回忆录以及第21集团军等的部队史中也包含了关于这场战役的只言片语。

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中将（I. Kh. Bagramian）的第16集团军也在日兹德拉（Zhidzhra）以北打击第2装甲集团军的另一翼。降雨和德军巧妙的防御挡住了巴格拉米扬前进的步伐，到2月24日，他的收获不值一提，这一局面可不是随后的进攻能弥补的。<sup>[29]</sup>

中央方面军进展较大。巴托夫的第65集团军在右翼得到第13集团军掩护的情况下深入敌后，只遭到微弱的抵抗。罗金的坦克第2集团军和一个骑兵-步兵集群（后者由克留科夫少将指挥，并下辖近卫骑兵第2军及协同的步兵、滑雪部队）迅速向西扩大胜利，穿过谢夫斯克（Sevsk）直扑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Novgorod-Severskii）。<sup>[30]</sup>到1943年3月1日，罗科索夫斯基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包抄了第2装甲集团军的北面和第2集团军的南面。此时，第70集团军各师已经缓慢向前加入巴托夫右翼的战斗，打算向奥廖尔和布良斯克实施深远突破插入德军后方。

德军的抵抗越来越强，他们实施了巧妙的撤退，从其他战区赶来的新单位也加入到对罗科索夫斯基突破口双肩的战斗中。在此关头，罗科索夫斯基需要得到第21、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增援，但他们还在赶来的路上，根本派不上用场。到3月7日，克留科夫的骑兵-步兵集群到达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城郊，这是此次冬季战中苏军推进的最远距离。但此时战场态势已经转而对德军有利。得不到增援的罗科索夫斯基的推进面对奥廖尔西南日益增强的抵抗渐渐停了下来。他打算通过将罗金的坦克集团军从布良斯克轴线转到奥廖尔轴线来恢复进攻势头，但最后只不过是削弱了他的左翼和中路罢了，这两个位置很快遭到德军第2集团军数个师兵力的反突击。随着罗科索夫斯基攻势的动摇，南方惨败的丧钟也因为他的这次雄心勃勃的攻势而开始敲响了。

进攻中央集团军群的整个计划都是基于南方接连不断取得进攻胜利的假设之上，但这一假设在2月底灰飞烟灭了。到这时，西南方面军日益被削弱的机动兵团正脱离后勤生命线，钻进了冯·曼施泰因设下的陷阱里。

[29]巴格拉米扬中将失利的详情，请见I. Kh. 巴格拉米扬《我们这样走向胜利》（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8）第371-378页。  
[30]F. E. 维索茨基编辑的《近卫坦克》（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88）第15-23页对坦克第2集团军扮演的角色有绝佳的记述。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德国人所熟知的顿涅茨战役，而俄罗斯人称之为顿巴斯和哈尔科夫战役，二者都是经典的机动作战。<sup>[31]</sup>从2月20日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0装甲军（下辖第7装甲师、第11装甲师和党卫军“维京”摩托化师）围歼了波波夫集群的残部，这一战成了从红军城到北顿涅茨河的追击战。2月23日。埃贝哈德·冯·马肯森将军（Eberhard von Mackensen）的第1装甲集团军得以会同该装甲军一道向东北方向突击。前一天，党卫军装甲军（下辖党卫军“帝国”装甲师和“骷髅”装甲师）和第48装甲军（下辖第6和第17装甲师）打击了西南方面军翼侧正在扩大战果的第6集团军和近卫第1集团军，切断了当时正在逼近扎波罗热的第25坦克军的补给线，几乎将整个部队全部包围。由于没有燃料，第25坦克军的坦克手们抛弃了技术装备，加入到日益增多的散兵游勇中试图向北逃亡。但正如从前常常发生的那样，德军无力将被围苏军全部封锁，最后只抓到9,000名俘虏。<sup>[32]</sup>

随后冯·曼施泰因向哈尔科夫挺进。从1943年3月1日-5日，在该城南面，第4装甲集团军胜利打败了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中将（P. S. Rybalko）的坦克第3集团军，后者已经被调来协助被围的西南方面军部队并继续向哈尔科夫及更远的地方推进。党卫军装甲军军长保罗·豪塞尔中将（Paul Hauser）忽视了一条明确指令，同时也是一条常识，让党卫军“帝国”和“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陷入了三天的逐屋巷战，之后于3月14日攻陷哈尔科夫。

顿涅茨河战役有力阻止了苏军在南方的斯大林格勒攻势，到三月初，苏联最高统帅部已经将第62和第64集团军从斯大林格勒调往罗科索夫斯基处，来恢复哈尔科夫以北的战线。即便这时，苏联最高统帅部仍然想继续对中央集团军群发动攻势。3月7日，罗科索夫斯基受命减小其攻势规模但继续向北面的奥廖尔进攻。他的第21集团军将在几天内加入战斗。但就在同一天，德军第2集团军集中其第4装甲师和数个匈牙利步兵部队向罗科索夫斯基的西翼发起了反击，克留科夫的近

[31]考虑到双方参战部队的微弱实力，这些战役还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例如，波波夫的快速集群最初有212辆坦克，到2月25日只剩25辆。2月6日时，第7和第11装甲师分别拥有35辆和16辆坦克。在冯·曼施泰因的反击中，第48装甲军的第17装甲师只有8辆坦克和11辆自行火炮。另一方面，苏军坦克第25军和近卫坦克第1军共有300辆坦克，两个党卫军装甲师的坦克总数也是如此。

[32]冯·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第431-433页。德方记录显示苏军的损失为死亡23,200人，被俘9,071人，被击毁坦克615辆。克里沃舍耶夫的《损失》一书对此战和罗科索夫斯基战役的损失缄默不语。



卫骑兵第2军过于分散，无力化解这一威胁。这次反击加上冯·曼施泰因在3月17日在哈尔科夫以北的新一轮推进迫使红军终止了冬季战局并转入防御。罗科索夫斯基这次失败攻势的后果就是形成了库尔斯克突出部（Kursk），苏联这一巨大的突出部自然成了苏德双方1943年夏季作战计划的焦点。<sup>[33]</sup>

---

[33]迄今为止解密的俄国档案资料基本上闭口不提哈尔科夫防御战役和2、3月间的中央方面军攻势。克里沃舍耶夫的《损失》也没有提供苏军的伤亡情况。事实上，关于这一时期就压根没有提到过中央方面军。

# 泥泞季节和作战间歇，1943年春季

到1943年3月末，泥泞和降雨使俄罗斯境内的机动作战暂时平息下来。交战双方重建了自己的部队并为战争的第三个夏天开始筹划。这一间歇再次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时机，便于我们将苏德的搏杀放在更广阔的大战略、战术和编制变化以及下次战局的构想背景下重新审视。

## 更广阔的战争

从1941年遭到入侵伊始，苏联就承担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大部分冲击，吸引了所有德国陆空部队的至少75%。但在1942年和1943年初，美国和英国也为反希特勒战争作出了虽然渺小但越来越大的贡献。这些贡献从来就没大到可以满足斯大林及其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将军们的程度，他们怀疑这些盟友都在坐山观虎斗，等着德国和苏联都血流殆尽。不过，盟国还是通过各种方式提供了帮助，却几乎得不到苏联领导人和历史学家的承认。

整个1942年战局期间，希特勒一直在担心盟军登陆西欧的威胁。他隔三差五地宣布将精锐机械化部队从俄国调往西线的新计划。有时，比方说在大德意志摩托化步兵师的问题上，他的幕僚还能够劝阻住他，但他还是为不断的焦虑所折磨。从这个角度来看，英国-加拿大联军在1942年8月18-19日对法国迪耶普（Dieppe）的突袭虽然在战术上失败了，但在战略上却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希特勒立即将更多的预备队调往法国。几周后，他又将第22步兵师用船从克里木运到克里特岛（Crete），他生怕盟军在那里登陆。1943年5月，希特勒又将第1装甲师调往多山的希腊。<sup>[1]</sup>此后，盟军登陆的威胁一直将少量但越来越多的师（往往

[1]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第153、156、162页。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310页。

是机械化部队）束缚在了西线。其中部分是从俄国被打残撤下来休整的单位，同样数量的部队对于更庞大的红军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对于德军来说这些部队缺席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事实证明1942年11月发生的事情对于德国战争机器来说是很要命的。在第二次阿拉曼会战中（10月23日-11月4日），英国第8集团军粉碎了非洲装甲集团军。很快，美英联军又在北非登陆攻击了法国殖民地。希特勒的对策不是在地中海收手，而是将手头所有预备队（包括数个精锐的伞兵部队）派到突尼斯。和在俄国的庞大搏杀相比，参与北非战场的德军数量相当之少，总的来说相当于不到六个师。但和东线的损失相比，北非战事给德军战略预备队造成了大大超出其规模比例的效果。10月底，经过8月和9月的苦战之后，德军在东线已经短缺总计三十万补充人员。<sup>[2]</sup>由于北非部队突然获得了兵员武器补给的优先权，德军指挥官们不可能集结起任何战略预备队，甚至不能让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步兵单位保持满编。

也许从1942年到1943年盟国给予苏联最大的帮助就是在空中战场。从1942年11月到12月，为了应对北非的威胁，德国空军有四百架飞机被从东线调往地中海战区。实际上，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5月，德国在地中海上损失的飞机已经达到2,422架——这是德国空军全部实力的40.5%。<sup>[3]</sup>德国空军遭到的最沉痛打击是在运输机上。除了为斯大林格勒提供给养的无谓努力，运输机飞行员在北非已经两次受命提供给养和增援——一次是盟军最初登陆后的1942年11月，另一次是1943年5月，那一次残余德军在突尼斯悉数被歼。仅仅是后一次努力就损失了177架容克-52和6架稀有的Me-323“巨人”运输机。算起来在六个月里的这三次主要空运毁掉了德国空军运输机部队，德国人失去的不仅仅是飞机，还有无可取代的飞行教官。没有这些运输机，未来任何伞降和航空补给行动都是不可能的。

西欧上空的战略轰炸给德国空军的打击也是一样的。已经有很多人写过美国陆军第8航空军在1943年昼间空袭中蒙受的骇人损失了。人们常常忽视的是他们

[2]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第169页。

[3]威廉森·默里《德国空军》第158页。

的对手——德国空军的截击战斗机——也一样损失惨重。从1943年3月开始，德国战斗机在西线的损失一直超过其在东线的损失。甚至是在1943年7月，库尔斯克攻势的顶峰，在德国本土上也有335架德机被击落，而在俄国只有201架。<sup>[4]</sup>戈林和希特勒保卫帝国的决心让他们从东线抽调越来越多的战斗机中队和高射炮兵连回本土防守。战斗机集中回国防空及其高昂损失是德军丧失东线制空权的主要原因。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红军至少应该将其1943年-1945年的胜利部分归功于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和美国第8航空军一以贯之的英勇付出。

1942年到1943年也是租借物资大量涌入苏联的时期，苏联方面对租借物资的标准估计是其只占苏联生产量的4%，但实际上要多得多。美国和英国心甘情愿地提供了大量铝、锰、煤炭和其他被德军在1941年夺占的材料来恢复供应，否则苏联制造业很可能不会这么迅速地恢复生产。除了原材料之外，盟国还输送了3,400万件军服、1,400万双靴子、420万吨食物和11,800部火车头及车厢。当然，美国人在苏联少数不合理的要求面前也犹豫过。1943年，在美国的苏联采购委员会居然厚着脸皮要求获得8吨氧化铀，这显然是索要裂变材料支持苏联刚起步的核工程！但总体上，1942年-1945年盟国还是倾其所有向苏联提供了很多材料，以至于近来一位历史学家感叹：“盟国用斯帕姆肉罐头换来俄国人的鲜血买到了德国的失败”。<sup>[5]</sup>

对红军来说租借卡车是特别重要的，他们缺乏此类装备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到战争结束时，红军装备的卡车中每三辆就有两辆是外国产的，包括409,000辆载货卡车和47,000辆威利斯吉普。直到今天俄罗斯老兵口中时常出现“斯图贝克”和“威利斯”绝不是什么机缘巧合。租借卡车解决了红军最大的缺陷——突入德军后方后无力补给和支撑机动部队。如果没有这些卡车，1943年到1945年的每一次苏军攻势都只能在浅近纵深达成突破即告暂停，而德军就有时间重建防御、迫使红军实施另一次经过周密准备的突击。

[4]威廉森·默里《德国空军》第144页（表31）。

[5]布里安·莫伊纳汉《熊之爪》（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1989）第129页。莫伊纳汉在书中第127-129页提供了一张非常不错的租借援助物资简表。关于氧化铀事件，见史蒂文·扎洛加《目标美利坚：苏维埃联盟和战略军备竞赛，1945-1965》（加利福尼亚州，诺瓦托：Presidio Press，1993）第18-19页。俄国第一部直率赞赏盟国租借物资的广泛和影响的著作是B. V. 索科洛夫的《租借物资在苏联军事成就中的角色，1941-1945》，《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7.3（1994年9月）第567-586页。

其他租借装备，特别是作战车辆和飞机，被证明不怎么有效，这加深了苏联人的怀疑，认为盟国提供的都是一些垃圾。苏联指挥员们激烈抱怨西方设计的武器，但其设计缺陷和盟国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英国的瓦伦丁和玛蒂尔达坦克的炮塔很小，无法装40mm口径以上的火炮，这让它们面对更重更新的德国坦克时几乎一钱不值。相比之下苏联的T-34和美国的M4谢尔曼坦克的炮塔却足够大，可以容纳后来战争中制造的更大的主炮<sup><1></sup>。但谢尔曼还是让苏联人非常失望，因为其履带过窄，与德国和苏联坦克相比在泥泞地形下的通过能力更差，而且其耗油量也更大。实际上，美国陆军军械署已经将其宽度标准化以确保谢尔曼能适于海运，并通过美国现有的架桥器材，但这两点对苏联人来说毫无意义。

类似地，红空军认为西方运输机价值很大，但认为租借的作战飞机很差劲。基于1941年的经验，苏联人希望得到可以遂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的对地攻击机和低空战斗机。但不巧的是，美英空中力量的拥护者们偏爱截击战斗机和远程轰炸机而忽略了这一职能。卓越的A-20轻型轰炸机在苏联人那里表现优异，但对战斗机这么说就不一定正确了。为了加快速度，苏联采购委员会不得不接受现有即将淘汰的、但已经投入生产的飞机，包括P-39“空中眼镜蛇”、P-40“战鹰”和英国早期型的“飓风”战斗机。由于苏联拒绝允许盟国机械师和飞行教官来给苏联同行们实机培训使得情况复杂化了。不过苏联空中王牌们比如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波克雷什金<sup><2></sup>用P-39取得了无数的胜利。1943年春，这些飞机帮助红军在德军第17集团军把守的亚速海以东库班桥头堡（Kuban）上空夺取了制空权。<sup>[6]</sup>

## 力有不逮

尽管冯·曼施泰因在顿巴斯和哈尔科夫立下了赫赫战功，但1943年春东线德

[6]关于库班上空的P-39，见范·哈德斯蒂《红色凤凰》第139-142页。

<1>相对于玛蒂尔达的40mm炮而言。实际上后来T-34为了换装85mm炮不得不更换炮塔，成为“大脑袋T-34”，而M4不过是将75mm炮换作76mm炮，无需多大改动，只有装17磅炮的“萤火虫”坦克因为炮尾过大不得不将车载无线电移至炮塔尾部装甲盒中——译者注

<2>A. I. Pokryshkin，三次苏联英雄，个人击落敌机59架，格里戈里·安德烈耶维奇·列奇卡洛夫（G. A. Rechkalov，两次苏联英雄，个人击落敌机56架，集体击落敌机5架——译者注

军的前景依然十分严峻。尤其因为整个第6集团军和四个仆从国集团军的损失，德军的人员消耗已经让部队再一次陷入了1941年的阴影里。1943年4月1日，东线德国陆军实力有147个步兵师和22个装甲师，共计2,732,000人，1,336辆坦克和6,360门火炮。而对面的红军却有5,792,000人，其编成相当于500个师，并得到超过6,000辆坦克和20,000门火炮的支援。<sup>[7]</sup>

这一不平衡在步兵师上尤为明显。甚至早在蓝色行动之前，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75个师中有69个从标准编制的9个步兵营和数个四门制炮兵连缩水为6个营和数个三门制炮兵连<sup>[8]</sup>。1942年战局结束后，这一缩水几乎成为普遍现象了。一些师保留了三个团部，但每个团只有两个营，而其他师则通过只留两个三营制的团而缩小了步兵支援单位的比例。无论哪种情况，这样改编的师缺乏人力防守宽阔的正面，然而还是保留一些预备队实施反突击。可用马匹和摩托车辆的减少使得这种师要比起其1941年的前辈们的机动能力更差。炮兵常常因为炮手无法推动火炮而无力战斗，局部侦察和反击部队常常要骑自行车机动。

1942年期间，很多步兵师都接收到了新式的75mm反坦克炮，这种火炮在面对苏联坦克时有效多了，但普遍缺乏弹药。<sup>[9]</sup>加之形形色色的“替代”（ersatz）单位比如保安师或空军野战师的掺和使得事态更加复杂了，这些师的兵力和重武器普通的步兵师还要少。德国空军的22个师由于领导层中少有人有地面作战和后勤的经验而显得特别脆弱。每个新组建的部队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领会到传统德军部队已经牢牢铭记在心的经验。始终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部队缺兵少将的德国陆军军官们一想到德国空军部队那170,000人的兵力就感到震惊不已，他们觉得这是在浪费兵力，还不如让现有的陆军单位恢复实力。<sup>[10]</sup>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空军和武装党卫军一直征募志愿者加入自己的独立部队中，这直接

[7]德军实力出自《Kaftegenubersrellung Stand:1.4.43》Anlage 4b zu Abt. Fr.H.Ost(I), No. 80/43g. Kdos vom 17.10.43 NAM-78, Roll 552。德军估计苏军实力为5,152,000人，6,040辆坦克和20,683门火炮。根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644全宗、第1目录、第100卷宗的国防委员会文件数据，1943年4月3日苏军实力如下：在编数量（陆军），9,486,000人；住院数量（陆军），1,066,000人；作战方面军和集团军：5,792,000人；非作战部队（外高加索和远东）：1,469,000人；内地军区：2,225,000人；舰队：400,000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471,000人；国防委员会直属部队：718,000人。

[8]蒂莫西·A·雷《坚守：二战德军在东线的防御学说，战前到1943年3月》第113页。此处对德军防御组织和学说的讨论依据为此书第112-172页。

[9]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325页。

[10]冯·曼施泰因宣称自己曾在1942年10月自己的晋升典礼上就为此向希特勒竭力抗议。见冯·曼施泰因《失去的胜利》第268-269、280页。

损害了正规陆军部队的兵员补充。

让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希特勒打算根除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被证明极为有效的德国防御学说。1942年夏季，北方和中央集团军群由于步兵力量薄弱面对苏军进攻不得不实施数次局部撤退。为了阻止这一趋势，1942年9月8日，希特勒发布了元首防御命令，这是他在这方面最详尽的阐述。

这份命令是理论和操作上细枝末节的大杂烩，但其有三个主要论点。<sup>[1]</sup>首先，希特勒拒不听从建议，明确否定了著名的弹性防御，而代之以1916年德军在法国的刚性防御战（也是代价及其高昂的）。不幸的是，这一理论的前提是防御者不仅有充裕的步兵，还有大量的带刺铁丝网、反坦克地雷及构筑野战工事的其他材料。其次，希特勒建议防御部队应该调到苏军进攻路径的侧面。这是在假设防守德军能够准确判断出苏军集结地并预测未来进攻的地点，但这在苏军高明的欺骗计划面前不断证明是不可能的。此外，考虑到希特勒顽固要求防御者一步不得后退，这样集中力量简直就是将更多部队送到苏军密集炮火之下。一旦苏军达成突破，防御指挥官就只能用更少的部队填补缺口。最后，希特勒宣布他将亲自掌控防御战，要求东线所有指挥官给他提供关于自己阵地情况的最详尽地图及对自己补给和战力的评估。这一要求给德军战术胜利的保证之一——下级军官自由选择完成任务方法的独立性——又一重大打击。

防御命令是希特勒对不能解决东线战事倍感挫折的一个迹象。另一迹象是他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插手具体事务，而赶走和他意见不一致的职业军人。1942年9月9日，希特勒将陆军元帅威廉·利斯特（Wilhelm List）解职，终结了二者之间一系列的争吵，并亲自指挥A集团军群，由利斯特的参谋长传达各项命令。两周后，希特勒又解除了弗朗茨·哈尔德上将（Franz Haider）陆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还差点把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Alfred Jodl）一块炒了，因为后者曾支持利斯特的观点。哈尔德之后由年轻的库尔特·蔡茨勒将军（Kurt Zeitzler）接任总参谋长。蔡茨勒决不是统治者的傀儡，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他有五次因原则问题正式提交辞呈。但蔡茨勒缺乏前任那样的威望和权力，希特勒甚至剥夺了他控

---

[1] 雷《坚守》第118-123页。

制总参军官升迁去留的权力。<sup>[12]</sup>

当德国陆军整体上（特别是步兵）渐渐下滑之时，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却在1943年经历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新生。2月，坦克生产上的混乱状态和装甲师的可怜状况促使希特勒重新启用被迫退役的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古德里安很清楚民族社会主义官僚制度是怎么运转的，因此他坚持要求自己作为装甲兵总监直接向希特勒汇报。他的任命包括在坦克生产及所有装甲兵（包括武装党卫军和空军的装甲分队）的编制、作战方法方面大权独揽。当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第三帝国上的这个独立王国并不能让古德里安取得彻底的成功。但不管怎么说，在1943-1944年期间，古德里安还是奇迹般地增加了产量，阻止了一些考虑十分不周的设计修改，并不断重建了装甲兵，使其得以再战。<sup>[13]</sup>

## 大纵深战役理论的回归

1941年，红军暂时简化了其部队结构，放弃了其精心制订的军事理论，因为它缺乏主动权、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军官来有效运用这一结构和理论。但斯大林格勒之战后，苏联人已经积攒起足够的此类稀缺资源，开始精心搭建部队结构并更新自己的战术理论。红军在1942-1943年进行了检验并在1944-1945年渐臻化境，迅速发展开始思考应该在哪里实施理想的大纵深战役的地步。

从1941年中到1943年初，几乎所有苏联步兵集团军都由六个师和直属集团军司令部的几个独立旅组成。但在1943年，国防人民委员部开始重新组建步兵军，每个军由3-5个师和专业支援分队组成，隶属于集团军司令部。步兵旅被逐渐改组到完整的步兵师内，而名副其实的步兵师则改组为近卫部队。由于产量和人力允许，步兵集团军、军、师逐渐接收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兵种，比如装甲兵、工兵、高射炮兵和迫击炮兵。这些附属单位在近卫部队里稀松平常，在任何受命对德军防御进行精心策划的进攻的步兵军或集团军里也很常见。这样一

[12]布劳《德国在俄国的战役》第166-167页。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275页。

[13]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287-300页。



个典型的步兵集团军由步兵、野战炮加少量反坦克炮和高射炮的单纯大杂烩，成长为集成各种各样战斗和勤务兵种的综合结构——本质上来说，就是诸兵种合成集团军。<sup>[14]</sup>

为了给方面军和集团军提供支援，苏联最高统帅部组织了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作战支援编制，按照战役要求将其分配到野战部队中。其意图是创建这样一种部队编制，能够为各种战役提供必不可少的支援，但最主要是为突破、纵深发展胜利和对野战坚固工事和城市作战提供火力支援。1942年和1943年期间出现了加农炮、榴弹炮、反坦克炮、高射炮、自行火炮和火箭炮的营、团、旅。最后，这些炮兵都编入到炮兵师和炮兵军中。1943年的突破炮兵军有无数的身管火炮和齐射火箭炮，该编制配属给方面军甚至是实施主攻的单个集团军。集中这样奢华的炮兵让苏联指挥员们能够将最强大的德军防御击得粉碎。苏联在其他支援兵种方面的编组也是如此，大大扩充了工兵、铁道、运输和后勤编制。

但最重要的结构调整是发生在装甲部队身上。在斯大林格勒之战和接下来的冬季战局中，1942年组建的坦克和机械化军证明他们可以担当有限的战术层面扩大胜利的工具。在战争的剩余阶段，高优先级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为了在战线后方50-200公里合围防御的德军将指挥1-2个坦克或机械化军。

然而红军需要的是类似于装甲军或装甲集团军那样更大的机械化部队来在500公里上更深远的战役层面发展胜利。这一新编制——坦克集团军——不应与1942年临时编制的坦克集团军相混淆。1943年版的坦克集团军编成内的单位要在机动性和装甲防护上达到一致，而不是坦克、骑兵和步兵单位的大杂烩。这种新的坦克集团军由2个坦克军和1个机械化军组成，有装备侦察摩托车、齐射火箭炮、重型榴弹炮、反坦克武器和高射炮的数个特种团提供支援。按照苏联标准，这一结构在航空兵、通信、运输和维修单位的支援上是很豪华的。<sup>[15]</sup>

新坦克集团军的设计是基于1942年末和1943年初机动作战的经验。1942年12月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巴达诺夫（V. M. Badanov）的塔钦斯卡亚突袭证

[14] P. A. 库罗奇金（时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实际主编为S. S. 洛托茨基——译者注）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进攻》（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6）中对此有很好的描述；另外可见巴比奇和巴耶尔的《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地面部队军备和组织的发展》。

[15] 战役纵深从1943年夏的180公里稳步增长到1944年夏的250公里，至1945年初的冬季更是达到了400公里以上。

明需要多个坦克军顺次行动，而1943年2月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将军（M. M. Попов）的快速集群战役可以看作是这样一个集团军的检验。同时，1943年1月，国防委员会批准组建这样的部队，第一个现代坦克集团军就这样诞生了。<sup>[16]</sup>在战争的剩余阶段，五个（后来是六个）坦克集团军成为苏联纵深进攻的矛头，实施战役机动并在德军后方地域寻找战役目标。从地图上来看，苏联进攻计划常常就像是一个俄国套娃，一层包围圈套另一层。隶属前沿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独立坦克和机械化军将立即在德军主防线后方合围一到数个德国军，而坦克集团军则绕过这些交战，竭尽全力尽可能远地突破战役纵深，从而形成更大的包围圈。

这样坦克和机械化军、坦克集团军、偶尔还有加强的骑兵军或骑兵-机械化集群就像两次大战间的理论家们设想的那样，组成了支援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快速集群。理论上快速集群只有在步兵师已经突破德军前沿防御，形成一道允许快速兵团[军]和坦克集团军穿过的狭窄口子后才加入战斗。实践中，苏联指挥员们常常把握不准投入快速集群的时机，或者在步兵无法达成突破时慎重地将其投入交战以突破敌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快速兵团[军]和坦克集团军就被完成初期突破的需求所拖累和削弱。一旦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就被解放出来可以搜索更深远的目标。当快速集群的后勤补给耗尽、无力继续推进之时，它会尝试在下一道主要河流上夺取桥头堡，然后停下来等待其他部队赶来。

对苏联指挥员们来说，一次进攻作战涉及到三个独立的问题：如何在狭窄正面集中起足够的兵力和火力来压倒敌军抵抗；如何扩大和发展突破口的战术胜利来让德国人永远无法将其封闭；机动部队应该在何时停止战役级的发展胜利？最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将补给和人员输送到前方支援快速集群。步兵集团军（1943年初改编为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的任务是建立并扩大突破口，坦克和机械化军及坦克集团军则负责利用这些突破来发展胜利，运输和补给单位则是支撑发展胜利过程的关键。

---

[16]坦克集团军是根据1943年1月28日国防委员会第2791号命令组建的。见巴比奇和巴耶尔《发展》第46页。

所有上述这些改变——从步兵军编制到纵深独立任务中坦克集团军的运用——都是红军逐渐下放指挥权的一部分。两年的战争已经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参谋军官和指挥员，斯大林自己对下属的信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2年10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达到高潮之时，一纸法令恢复了单一首长制，将军事委员降格为负责政治事务的副指挥员。统治者越来越多地倚重莫斯科大本营的一群优秀的计划制订者和战场上铁石心肠的“最高统帅部代表”（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只不过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希特勒拼命抹杀德国陆军中所有下属的主动性和灵活性之时，斯大林却反其道而行之。德军高级军官们在其回忆录中总是指责希特勒的粗暴干涉和束缚，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坏透顶的，但是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对手正在发展出一套指挥程序，正是这一套步骤从前使德国国防军冠绝群雄。<sup>[17]</sup>

红军和德国国防军共同的特征就是普遍性的人力资源短缺。苏联的动员程度要远胜德国，但现在再也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填满许多战时的新编制了。绝大部分新坦克集团军是围绕被严重削弱的步兵集团军司令部组建的。像机械化和近卫部队这样的高优先级单位会得到比普通单位更多的补充人员和装备。即使是编制表也是不同的，一个近卫步兵师满编有10,670人，而普通步兵师只有9,435人，在野战炮和自动武器方面近卫师也比典型的步兵师多。但实践中，典型的步兵师就和德国一样严重缺乏人员和物资，因此1943年夏一个普通苏军步兵师有7,000人，而到了1945年就下降到了才2,000人。<sup>[18]</sup>

## 德国的困境

在东线经过两年不停的放血后，德国国防军再也无力在宽大的战线上发动全面攻势了。在为攻势寻找一些更有限的目标时，德国人的目光聚焦在了库尔斯克突出部上，那里的战线向西弯曲，形成了一个南北250公里、东西160公里的突

[17]关于10月9日训令的详情，见齐姆克和鲍尔《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第438-439页。此外，自1941年开始，允许军人们只通过简单的手续甚至无需手续就入团入党，这让党组织在部队中分布更广泛了。

[18]大量苏联著作和部队史用文献证明了这一事实，这点也可以从德国东线外军处文件中的很多地方找到。

起。该突出部似乎天然就是为一场合围战而造就的。德国人要做的只不过是南北两面将其钳断，即可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一个大口子。和前两次夏季战局中发生过的战线伸展过度的情况不同的是，实际上德军在合围战结束后可以减小防线长度。国防军统帅部在1943年3月13日和4月16日分别发布第5和第6号战役命令，勾勒出了这一方案的大体轮廓。

新任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对这一方案尤为热衷。不幸的是，即便是古德里安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重建装甲部队，德国人也失去了从冬季战局中恢复过来的宝贵时间。1943年5月3日，蔡茨勒说服希特勒参加慕尼黑（Munich）举行的会议，商讨提出的库尔斯克攻势——“堡垒”行动（德文Zitadelle，英文Citadel）。负责主攻的第9集团军司令瓦尔特·莫德尔将军（Walter Model）根据航空照相判定当面苏军已经严阵以待，并且认为这一攻势恰恰会撞在苏军精心构筑的防线上。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曼施泰因也觉得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但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Guenther von Kluge）狂热地支持这一提议。一向乐观的蔡茨勒争辩说新编组的V号（豹式）和VI号（虎式）坦克单位将让德军获得对敌的决定性技术优势。古德里安和阿尔伯特·斯佩尔指出生产这些新式武器（尤其是豹式坦克）中存在的问题，但他们的意见被驳回。希特勒就像1943-1945年常常发生的那样举棋不定。在一周后和古德里安私下里交谈时，希特勒说了一句：“一想到（在库尔斯克的）进攻我就反胃。”<sup>[19]</sup>最终希特勒发现已经别无选择，只得同意了这一计划，攻击发起日是7月5日。

## 苏军的战略

在1941-1942年和1942-1943年两次冬季攻势中，红军总是表现得贪多求快。谋划、部队集结、火力支援、特别是后勤补给都因过于急躁而搞得很糟糕。1943年2、3月间冯·曼施泰因的天才反攻让大部分苏联高级将领们终于明白未来

[19]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306-309页。另见布赖恩·佩雷特《黑十字骑士：希特勒的装甲战及其指挥官》（纽约：St. Martin's, 1986）第161-163页。

必须设定更审慎、更现实的目标，而不是试图通过仅仅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就结束战争。

朱可夫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推断1943年苏军攻势和接下来的夏季战局将和前两年一样，首先应当实施防御战来消化和削弱德军的打击力量。斯大林还沉浸在歼灭第6集团军的喜悦中，开始他并不乐意于此并倾向于一旦泥泞时节结束就尽快恢复攻势。在1943年4月12日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指挥员们阐明了暂时实施防御的理由，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和总参作战部长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A. I. Antonov）说服斯大林坚持防御，但只作为预定的进攻战役的前奏。5月初斯大林又开始犹豫了，但最终接受了大本营的看法。<sup>[20]</sup>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1943年夏秋战局计划要求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把守库尔斯克突出部，其北翼是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而南翼是西南方面军。在后方，斯大林组建了一支庞大的战略预备队——草原军区，其将在需要的时候向前展开，改编为草原方面军。直到5月，苏联的计划制订者们依然不确定德军主要突击会落在库尔斯克还是哈尔科夫以南。因此，为防万一，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六个方面军都要构筑坚固的防御。起初，草原军区的几个预备集团军，包括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在内，都集中在哈尔科夫以东，在这里他们可以迎击任何一个德军突击。<sup>[21]</sup>

从一开始，这些防御准备就是最高统帅部下一步雄心勃勃的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俟德军攻势被挡住，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就将进攻奥廖尔突出部，即紧邻库尔斯克以北的德军突出部。在德军进攻被挡住后不久并经过必要休整后，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将从库尔斯克以南向哈尔科夫出击。在这两次打击的中间时候，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将向北顿涅茨河和米乌斯河实施牵制进攻。这些牵制行动目的是将德军预备队从苏军主要突击方向上吸引开。

[20]G. 朱可夫《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军事历史杂志》1967年8月号第73、76页。瓦图京是叫嚣尽早发动攻势那些人中的一员。

[21]A. M. 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明斯克：“白俄罗斯”出版社，1984）第288-306页；G. K.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9）第144-182页；S. M. 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1卷第211-234页。

红军拿下奥廖尔和哈尔科夫之后，友邻部队将进一步扩大攻势。苏联最终的战略目标是第聂伯河一线（但到秋季，苏联最高统帅部会再一次将其目标扩大到包含整个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春末，大本营还命令采取大规模的侦察措施来确定德军动向和部署情况，并严格按照马斯基洛夫卡（*Маскировка*，伪装）步骤来掩盖草原方面军的集结和变更部署。

随着时间从6月转入7月，双方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都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当一切突然性都消逝以后，德军越来越仰赖新式装备和重建的装甲师，这些都曾在最初突破和合围中无往而不胜。苏联高级指挥员们都在自信满满地期待着德军的进攻、德军的失败以及苏联第一次主要的夏季攻势。

# 从库尔斯克到第聂伯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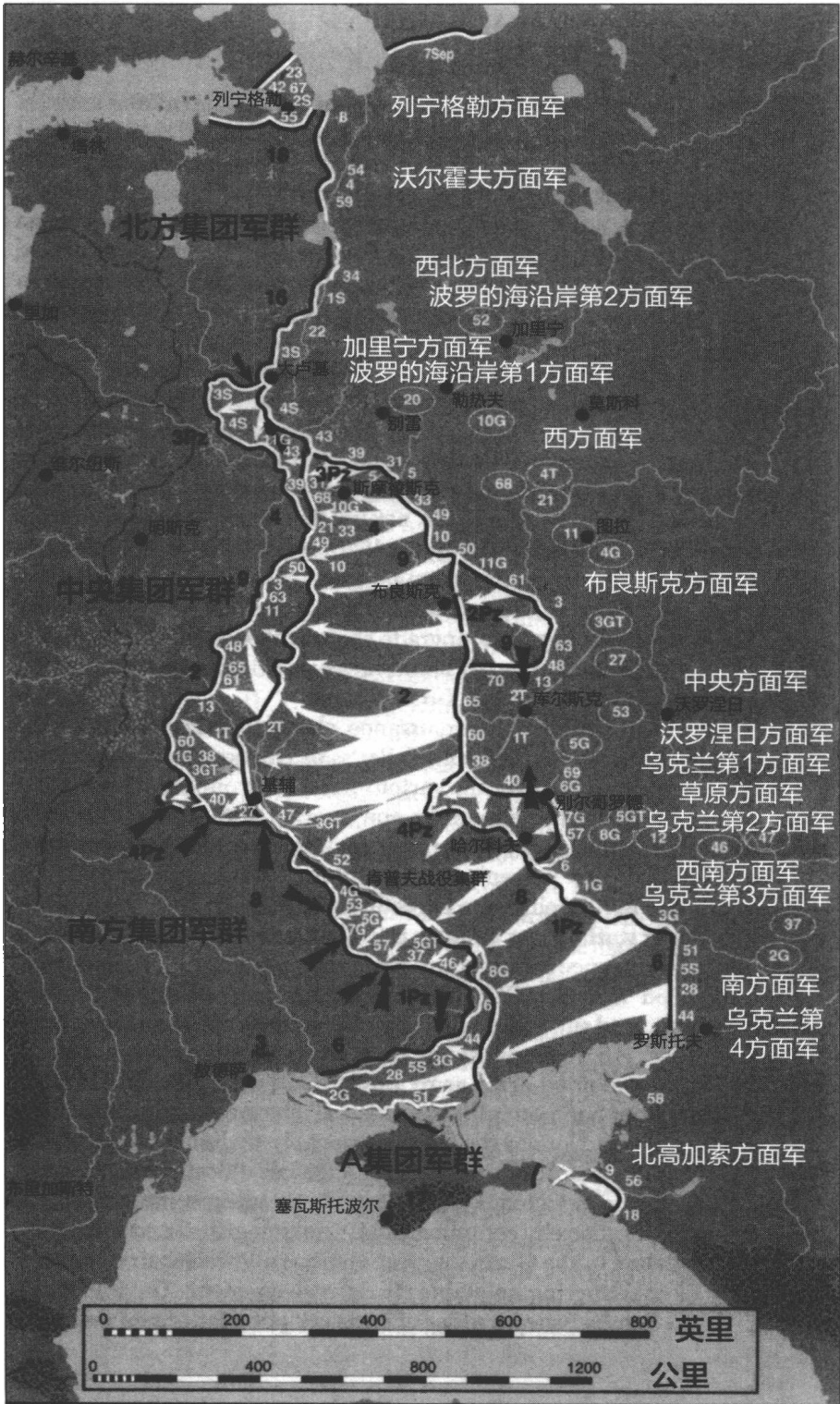
## 计划和兵力

考虑到库尔斯克突出部的独特形状，德军的战役计划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实施两个强大的突击，均以装甲部队作为尖刀，分别指向突出部的南北两肩，努力在中部会合，包围口袋内所有敌军，从而在苏军防线上撕开一道致命的伤口。参战的有50个师——包括拥有2,700辆坦克和突击炮的19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将得到超过2,600架飞机的支援。<sup>[1]</sup>（见图12）

在突出部北肩陆军元帅京特·冯·克卢格的中央集团军群地域，瓦尔特·莫德尔将军的第9集团军下辖第47和第41装甲军。这两个军包括第2、第9、第18和第20装甲师。但主要突击将由突出部南肩埃里希·冯·曼施泰因的南方集团军群发动。赫尔曼·霍特上将的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的不仅仅有拥有三个师（党卫军“骷髅”、“警卫旗队”、“帝国”）、兵强马壮的党卫军第2装甲军，还包括第48装甲军，下辖整顿一新的第3和第11装甲师以及超编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此外，一个以其指挥官维尔纳·肯普夫（Werner Kempf）命名的战役集群将用其第3装甲军的三个师（第6、第7和第9装甲师）及各非师属装甲单位来保护霍特的东侧不受反击。在由春入夏的这段时间里，所有这些单位都获得了足够的机会来补充装备缺额以及新补充人员，并将其有效地整合成为进入战斗团队。地势起伏的俄罗斯中部大地上回荡着坦克炮术实弹射击训练的声音。

但德国人的自信远不是仅仅建立在人员的补充和训练上那么简单。迟到的德国战争经济动员生产出了大量的新式V号豹式和VI号虎式坦克，二者均装备了致

[1]关于德军作战序列和准备情况，见布赖恩·佩雷特《黑十字骑士：希特勒的装甲战及其指挥官》第163-164页。



12. 夏秋战局, 1943年6月-12月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IT: 意大利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Sep: 独立集团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命的坦克炮（前者为75mm，后者为88mm）。希特勒数次推迟“堡垒”行动以部署更多的豹式和虎式坦克。但即使是党卫军的各师也平均只有一个虎式坦克连，匆忙赶工并交付使得很多设计问题只能留待在战场上解决。III号和IV号坦克依然是德国武库中的主力战车。但拜古德里安所赐，其中一些得到了用来保护履带和负重轮的装甲裙板，因为这会让苏联近程反坦克炮弹提前爆炸<sup><1></sup>。

已经有很多著作论述了德国新式武器的设计失败，尤其是斐迪南或者叫保时捷虎<sup><2></sup>，其装备了一门88mm主炮却没有机枪作辅助武器。这一疏漏使得库尔斯克战场上的90辆保时捷虎在面对苏军步兵近距离进攻时极其脆弱。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说他十分清楚这些问题，但是迫于希特勒给这些虎找到可用之处的压力而无能为力。<sup>[2]</sup>在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的冬季战斗中德军即过早投入了装备虎式坦克的小分队，这让苏联人得以缴获并详加研究。红军得出的明确结论就是需要口径更大、初速更高的反坦克武器来掩护步兵和装甲部队。这加速了生产更大口径主炮的趋势。1943年2、3月，在KV-1坦克底盘上装一门152mm加农榴弹炮的SU-152坦克歼击车被加紧投入生产，加入到现有的SU-76和SU-122自行火炮队伍中。与此同时，苏联设计人员开始升级为他们立下汗马功劳的战车——T-34坦克，给其装上一门85mm主炮来替换之前的76.2mm炮；但这一改进措施还来不及帮助库尔斯克的红军坦克手。<sup>[3]</sup>

苏联的空中和地面侦察掌握了德军准备的诸多细节。由于莫斯科的中央游击队司令部对此地的游击队运动有了越来越强的控制力，苏联最高统帅部能够用他们和渗透进德军后方的红军侦察分队一道探察和打乱德军的各种行动。同样重要的是，到1943年年中，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GRU）已经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参谋分析军官组织来搜集、分析并发布手头一切情报。每个方面军级别的情报处都拥有特工、特种侦察分队（SPETSNAZ）和无线电监听组，并监督下属的情

[2]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299页。

[3]佩雷特《黑十字骑士》第156-158页；巴比奇和巴耶尔《发展》第12、91页。主要的反坦克武器依然是45mm反坦克炮和76mm团属火炮，1943年晚些时候还补充了一些57mm炮（穿甲能力卓越，性能堪比85mm炮）。关于自行火炮、反坦克炮和部队的发展，见M.波波夫《自行炮兵的发展》，《军事历史杂志》1977年1月号第27-31页；和V.布杜尔《伟大卫国战争中反坦克炮兵的发展》，《军事历史杂志》1973年6月号第79-84页。

<1>但是这种原理是针对破甲弹设计的，对于穿甲弹仍然只相当于增加装甲厚度而已，另外III号和IV号坦克还升级了长身管主炮，可以轻松克制苏军主力T-34坦克——译者注。

<2>又译波尔舍虎，由于定型的虎式坦克是亨舍尔虎，因此已经在生产线上及完工的保时捷虎底盘全部被改装为斐迪南式坦克歼击车——译者注

报组的收集工作。从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以上所有司令部都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单位。例如，到4月12日，沃罗涅日方面军已经正确判断出第4装甲集团军的所有机动师。格鲁乌也没有坐等此类情报上门。整个6、7月份，各方面军下属的特种工兵“歼击”旅对桥梁、铁路及其他关键设施进行了一系列袭击，这让德军的后勤和安全状况更加恶化了。<sup>[4]</sup>

德军准备工作的长期推迟给了对手宝贵的时间来精心构筑防御体系。3、4月间，苏联最高统帅部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防御体系的工程指南，要求利用各种起伏地形来掩护和隐蔽部队，显示出苏军日益精于此道。每个苏军阵地的核心都是其反坦克防御，形成一张由反坦克支撑点和反坦克地域织成的精巧网络，并沿德军可能来犯路径密集布雷，由数千门反坦克炮构成的交叉火力来提供掩护。每个直面德军的前沿连队，其防御阵地内都有至少三门野战炮、九门反坦克炮、一辆坦克/自行火炮以及一个排的战斗工兵。在最有可能遭到德军进攻的地段，这样的防御阵地共计有8道。到开战时平均每公里正面布雷3,200枚。得此良机来让计划和准备工作如此细致也意味着红军的传统弱项——比如在炮兵火力指示和野战通信方面——都被排除了。每一个预定炮击目标、每一米野战电话线都被反复检查过。<sup>[5]</sup>

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北半部，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大将（K. K. Rokossovsky）麾下阿列克谢·格里戈里耶维奇·罗金中将（A. G. Rodin）的坦克第2集团军和三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还有直面莫德尔的德军第9集团军主攻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中将（N. P. Pukhov）的第13集团军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加拉宁中将（I. V. Galanin）的第70集团军（见图13）。在南面，年轻的大将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N. F. Vatutin）——其军事委员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N. S. Khrushchev）——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正等待着德军的主要突击。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这里部署

[4]戴维·M·格兰斯《1943年7月库尔斯克战役中苏军的作战情报工作》，《情报和国家安全》5:1（1990年1月）第8-15页；以及格兰斯《战时苏联军事情报工作》第184-283页。关于苏联作战序列分析的一个实例，见《沃罗涅日方面军呈总参谋部的报告，1943年4月12日》，可见伊万·帕罗特金主编的《库尔斯克会战》（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4）第346页。

[5]格兰斯《苏军在库尔斯克的防御战术》，CSI（即作战研究协会）报告第11号（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作战研究协会，1986）。



13.库尔斯克会战中苏军的防御战斗，1943年7月5日—23日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TC: 坦克军 GT: 近卫坦克集团军 GTC: 近卫坦克军 GRC: 近卫步兵军

表11-1 库尔斯克会战双方作战部队兵力对比

	苏联	德国	对比
<b>中央方面军</b>			
人员	667,500	267,000	2.6:1
坦克	1,745	1,455	1.21:1
火炮/迫击炮	14,163	6,366	2.22:1
<b>沃罗涅日方面军</b>			
人员	420,000	168,000	2.5:1
坦克	1,530	1,700	1:1.1
火炮/迫击炮	10,850	3,600	3:1
<b>总体</b>			
人员	1,087,500	435,000	2.5:1
坦克	3,275	3,155	1:1
火炮/迫击炮	25,013	9,966	2.5:1

资料来源：V. N. 辛博利科夫《库尔斯克会战，1943》（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50）。

了最好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很多指挥员都是苏联统治集团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一线防御分别有四个这样的集团军：尼坎德尔·叶夫兰皮耶维奇·奇比索夫中将（N. E. Chibisov，苏联英雄）的第38集团军、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中将（K. S. Moskalenko，未来的苏联元帅，两次苏联英雄）的第40集团军、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奇斯佳科夫中将（I. M. Chistiakov，苏联英雄）的近卫第6集团军和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中将（M. S. Shumilov，苏联英雄）的近卫第7集团军。在他们之后屹立着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中将（M. E. Katukov，未来的装甲坦克兵元帅，两次苏联英雄）的坦克第1集团军和瓦西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克留乔金中将（V. D. Kriuchenkin）的第69集团军，还有一个近卫步兵军和两个近卫坦克军作为预备队。<sup>[6]</sup>

这些部队仅凭自己的力量应该足以消化德军的进攻。根据解密的苏联档案材料，苏联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部署了1,087,500名官兵、13,013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3,275辆装甲车辆来应对德军第9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普夫战役集群的435,000名士兵、9,96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3,155辆坦克。<sup>[7]</sup>（见表

[6]苏联视角的库尔斯克会战全面详情，包括完整作战序列和战役战术细节，见曾列入机密的《库尔斯克会战》，《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1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

11-1) 但苏联最高统帅部并不仅仅依赖这些兵力来挫败德军的突破。罗科索夫斯基和瓦图京的背后还有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将军(I. S. Konev)的草原方面军,麾下拥有449,133人、6,536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1,50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这使得苏军在库尔斯克的优势增大到人数3:1、装甲1.5:1。

在1941年和1942年,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不止一次地误判了德军攻势计划并将部队集结到错误地点。库尔斯克突出部显而易见的威胁让苏联人在战争中第一次可以减少次要战线的防御力量,而将其集中到所有可能的关键地点上。正是这样集中兵力使得苏联人在关键地域赢得了比总体战略对比更大的优势,在奥廖尔-库尔斯克地域苏德兵力对比为2.7:1(2,226,000人对900,000人),火炮对比3.3:1(33,000门对10,000门),装甲车辆对比2.6:1(4,800对1,800)。<sup>[8]</sup>

按照组建强大战略预备队的传统,苏联最高统帅部在从莫斯科到沃罗涅日的整个辽阔战线上组建了相当大的预备队。该编制的目的绝不仅仅是增加防御纵深的厚度那么简单。这也可以给受到最严重威胁的防区提供增援和独自实施主要反攻。在库尔斯克会战过程中,科涅夫将4个军和2个完整的集团军转隶给瓦图京。苏联有经验的指挥员和参谋军官越来越多也意味着草原方面军可以谋划反攻,而不仅仅是在防御战的危急关头去救火而已。这让草原方面军能够早在德军发现之前就预先制订好计划。此外,库尔斯克以北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及南面的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准备等德军攻击一受挫就实施一系列反攻。

假如了解了苏联准备工作的全部规模,即使是最自信的德军将领也会畏缩不前的。尽管他们研究了苏军前沿防御的一切细节,但这些指挥官常常不清楚后方的情况。比如在沃罗涅日方面军,苏军就布置了虚假的部队集结地来误导德军航空侦察,而草原方面军和其他战略预备队的实际兵力都经过仔细伪装以免被发现。<sup>[9]</sup>

[7]根据V. N. 辛博利科夫《库尔斯克会战,1943》(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50,机密),算上非战斗部队,苏军总实力为:中央方面军,711,575人,沃罗涅日方面军,625,591人,草原方面军,573,195人,总计1,920,361人。见G. 科尔图诺夫《数字中的库尔斯克会战》,《军事历史杂志》1968年6月号第58-68页。

[8]见R. A. 萨乌什金主编《1941-1945伟大卫国战争中苏联武装力量军事艺术的发展》(莫斯科:VPA,1988)第65页。这些数字包括了从奥廖尔到哈尔科夫之间整条战略战线上的所有部队。

[9]德国情报机关也确实没能发现苏军大量战略预备队的存在。见戴维·M·格兰斯《战时苏联军事情报工作》(伦敦, Frank Cass, 1990)第267-279页。

## 大沸锅

德军进攻开始时间最终确定为1943年7月5日早晨。通过德军叛逃士兵和己方侦察人员的报告，苏军将领能够预知精确到分钟的进攻时间。在德军炮兵火力准备前一个半小时，红军炮兵就对进攻者所有可能的集结地域实施了炮火反准备。苏联轰炸德军前沿机场的努力并不怎么成功，但无疑打乱并延迟了德军的进攻时间表。在突出部北面，德军第9集团军在50公里的正面上向第13和第70集团军发起了进攻，但经过7天激战后，只能在苏军坚固的防线上突入8-12公里。从7月6日开始，罗科索夫斯基就用坦克第2集团军及其他预备队发动了一系列反突击，其高潮是在波内里车站（Ponyri）及其以西地区的血腥拉锯战。到7月12日，他的部队挡住了德军的铁蹄。这天过后，第9集团军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实际上在7月14日就开始撤退了。

在南面，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了些许战果。德国人在这里使用了新式的虎式和其他重型坦克作为楔子或盾牌，这样后面老式的中型坦克及少量可用的步兵人员输送车才能跟进。霍特的第48装甲军和党卫军第2装甲军终于突入苏军第3道防御带，纵深达35公里，但却被卡图科夫的坦克第1集团军所阻。<sup>[10]</sup>南面和北面一样，德国人再也不能取得一个重大的战役突破了，因此也无力合围和破坏敌人的后方地域了。

7月11和12日战斗到了关键点，霍特将其先头装甲部队转向东北，企图迂回坦克第1集团军的防御。党卫军第2装甲集团军的大约400辆坦克成功突入普罗霍罗夫卡车站（Prokhorovka）——位于沃罗涅日方面军防御心脏部位的一个偏僻的铁路节点。于是，瓦图京在得到最高统帅部代表华西列夫斯基的许可后动用五个集团军发起反突击，其中有两个来自草原方面军。双方有超过1,200辆坦克参与此战，这是因为夺取普罗霍罗夫卡具有重要的心理和战术意义。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中将（P. A.

---

[10]弗里德里希·威廉·冯·梅伦廷的《坦克战》第218-225页。

Rotmistrov) 得到额外的两个坦克军来加强他在普罗霍罗夫卡的进攻。尽管德军具有两个明显的优势——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新装备的机关炮已经证明可以非常有效地击穿T-34坦克薄弱的顶装甲, 此外德军少量的虎式和豹式坦克拥有强大的88mm和75mm火炮以及厚重的前装甲, 可以在很远的距离打击T-34, 而后者却毫无还手之力——但红军依然发起了猛烈的反击。虽然德军有这些优势, 但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第18和第29坦克军穿过开阔起伏的地形发起了几乎是自杀式的冲锋, 以求能接近到使所有坦克炮都能同样有效的距离。<sup>[11]</sup>在这一过程中, 罗特米斯特罗夫损失了其800辆坦克中的400多辆, 但德国人也损失了3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德军装甲矛头在精心构筑的反坦克防御面前苦战一周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无力再和新锐的苏军坦克预备队相抗衡。

到12日日终时, 普罗霍罗夫卡已经变成了布满被烧毁的苏德双方坦克的坟场。霍特仍然希望继续进攻, 以扩大别尔哥罗德以东次要轴线上第3装甲军已经取得的战果。但在此紧要关头, 希特勒命令冯·曼施泰因开始将党卫军第2装甲军撤出战斗以将其调到西线解决轴心国在西西里日益恶化的形势。冯·曼施泰因激烈反对这一命令, 但于事无补, 德军重新发动攻势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尽管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怎么现实。7月18日, 第4装甲集团军和其侧卫部队——肯普夫战役集群——开始向进攻出发阵地且战且退。苏联工兵和反坦克防御的周密准备、纵深大量集结的部队、出色的情报工作以及新锐坦克集团军的机动性联手让闪电战遭到了最惨痛的失败。这也是在战争中第一次, 德军的战略攻势还未突破敌防御进入战略纵深就被阻止住了。

[11]此战的详尽记述见P. A. 罗特米斯特罗夫《钢铁近卫军》(莫斯科: 军事出版社, 1988)。双方精确的坦克实力一直含混不清且争议较大。根据苏联之前的秘密资料, 党卫军第2装甲军拥有600辆坦克(内100辆虎式和斐迪南), 其中500辆参加了普罗霍罗夫卡的战斗。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共有793辆坦克, 其中有501辆T-34, 261辆T-70轻型坦克和31辆英制丘吉尔坦克。这793辆坦克中有100辆是属于近卫坦克第2军的, 该部在普罗霍罗夫卡以南作战。见辛博利科夫《库尔斯克会战, 1943》。(苏军对德军坦克实力的估计是严重夸大的, 本书两位作者在1999年出版的合著《库尔斯克会战》中修正了对此战的观点, 认为普罗霍罗夫卡之战中参战的是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和“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135辆坦克和37辆突击炮与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下属坦克第18和第29军的403辆坦克和21辆自行火炮, 即合计538辆坦克与58辆自行火炮, 其中虎式坦克5辆。根据瓦列里·扎姆林多部著作分析, 参加普罗霍罗夫卡西南面激战的装甲车辆包括德国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67辆坦克和10辆突击炮中的全部和“骷髅”装甲掷弹兵师的101辆坦克和20辆突击炮中的一部分, “帝国”装甲掷弹兵师的68辆坦克和27辆突击炮中的一部分, 加上一些坦克歼击车, 苏联近卫第5坦克集团军下属坦克第18和加强的坦克第29军的34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参加了普罗霍罗夫卡西面和南面的激烈坦克战, 即合计不超过5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苏军两部在7月12日的战斗中被彻底击毁13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德军三个师当日有59辆坦克和突击炮被彻底击毁或需要长期维修, 有163辆坦克和突击炮失去战斗力。德军表现出了良好的战术素养, 但被击退, 苏军控制了战场。双方在接下来的几天又进行了战斗, 但德军再也无力突破苏军防线。关于此战时间、地点范围与双方作战序列、实力、损失以及影响依然存在较多争议, 但可以肯定的是, 普罗霍罗夫卡之战并不是1200-1500辆坦克的大会战, 双方交战坦克自行火炮数量不会超过700辆, 德军的虎式坦克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5辆, 斐迪南式自行反坦克炮和黑豹中型坦克更是一辆都没有。——译者注)

## 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

德军指挥官别无选择只能撤退。7月12日，红军就开始了其精心策划的战略攻势，首先是在紧挨库尔斯克北面的奥廖尔突出部发动的“库图佐夫”战役。由于德军第9集团军大部还困在库尔斯克突出部北肩的战斗中，因此西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最终还有中央方面军）发动的这次进攻正中德军痛处。

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上将（V. D. Sokolovsky）的西方面军于7月12日开始用近卫第11集团军在左翼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61集团军支援下实施主攻。一天后，布良斯克方面军第3和第63集团军发起主攻，每个集团军都在一条狭窄的、9公里宽的战线上进攻以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会让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中将（P. S. Rybalko）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7月14日通过。与此同时，苏军第1和第5坦克军将扩大近卫第11集团军的胜利。由于在奥廖尔附近德军的防御纵深很大，红军为了达到必要的兵力火力密度而放弃了某些信条。<sup>[12]</sup>进攻的每个师都在德军防线区区一公里正面上集中了5-6个步兵营、160-200门火炮以及多达18辆步兵支援坦克。在两个半小时的炮火准备后，这些火炮将转为徐进弹幕射击，即形成一道缓慢前移的弹幕，而进攻的步兵就在其后推进。德军防御是如此坚韧以至于苏联人不得不将其坦克军投入战斗以完成突破并突入德军后方。库图佐夫战役是苏联最近用兵之道已经十分精妙的绝佳例证。8月5日，经过数周激战后，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进入奥廖尔，到8月18日，布良斯克方面军已经抵达其因之得名的城市的接近地，彻底肃清了德军在此地的突出部。

在德国人看来，更糟糕的情况接踵而至。西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之前没有参与到库尔斯克之战中，因此能够倾其全力发动攻势。然而让德军指挥官们最

---

[12]苏方关于奥廖尔战役最出色的著作有《对敌奥廖尔集团侧翼防御的突破》，《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0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4）第4-48页；L. 桑达洛夫《奥廖尔战役中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8月号第62-72页；以及I. 巴格拉米扬《近卫第11集团军的侧翼突击》，《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7月号第83-95页。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89页，有1,287,600名苏军官兵参加了这次战役（西方面军233,300人；布良斯克方面军409,000人；中央方面军645,300人）。



感震惊的是，恰恰是那支刚在库尔斯克挡住了他们前进步伐的苏军于8月就能够转入进攻，而且仅仅是德军撤退两星期后。冯·曼施泰因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人没有在库尔斯克南部发动新攻势的能力，因此他已经让绝大部分装甲预备队（党卫军第2装甲军，第24装甲军和第48装甲军）南下以解决苏军渡过第聂伯河和米乌斯河进入顿巴斯的攻势。这些攻势达到了企图，即将德军预备队从最关键的哈尔科夫轴线上吸引开，苏联计划的主要进攻将在这一轴线上展开。<sup>[13]</sup>

指向哈尔科夫的新攻势代号是“鲁缅采夫”，将由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从库尔斯克南肩发动。但是为吸引德军预备队，苏军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坦克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集结在突出部西面的假象。为增强欺骗效果，还实施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无线电欺骗和虚假的部队调动行动。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会同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和科涅夫一道计划用近卫第5、近卫第6集团军（这两支部队在之前经受了德军猛烈的进攻）和第53集团军在30公里宽的地段上展开进攻。为突破德军从库尔斯克到哈尔科夫之间连续五道防线需要集中大量的步兵和炮兵。于是，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在两个额外的快速兵团[军]支援下，将作为方面军的快速集群，通过从南面和西面合围哈尔科夫发展胜利。在这一主要突破的西面，第27和第40集团军得到四个独立坦克军的支援，将实施辅助进攻；在东面和东南面，第69集团军和近卫第7集团军，随后还有西南方面军的第57集团军，也将投入进攻。<sup>[14]</sup>

8月3日三个集团军的最初进攻显示了苏联日臻成熟的进攻技巧。每个进攻的步兵师都被加强了如此之多的炮兵，以至于进攻的步兵团会得到专属的数个营的炮兵群掩护。其他炮兵单位则提供远程炮火打击德军预备阵地，与此同时手头还保留一个专属的反坦克群来阻止可能的反突击。不过和在奥廖尔一样，德军顽强的防御迫使两个坦克集团军的先头旅不得不提前加入战斗以打开突破口。8月5日

[13]由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于7月17日沿米乌斯河和北顿涅茨河发动的攻势非常不成功。虽然苏军确实完成了将德军大量部队从哈尔科夫地域吸引开来的目的，但也许苏联最高统帅部本希望他们能做得更好呢。苏方对此次战役最好的记述是A. G. 叶尔绍夫的《顿巴斯的解放》（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3）。此次战役伪装欺骗方面的介绍见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伦敦，Frank Cass，1989）第146-182页。

[14]关于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的详情，见格兰斯《从顿河到第聂伯河：1942年12月至1943年8月的苏军进攻战役》（伦敦：Frank Cass，1991）第215-366页，以及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174-179页。

晚些时候，鲁缅采夫攻势的第三天，前沿坦克部队终于被解放出来放手深入德军纵深地带扩大胜利。同一天晚上，别尔哥罗德城被攻克，卡图科夫和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集团军突入德军第一道防线后方超过60公里纵深。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主攻地段两侧的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开始向前推进，从北、东两面压迫德国人后退，每个集团军都在友邻达成突破后加入其中，就像石子连续不断投入水中使得涟漪逐渐扩大。

这样，在北面奥廖尔陷入激战和被苏军牵制攻势吸引到南面顿巴斯的德军机动预备队匆匆赶来，他们试图像往常一样通过反突击打断苏军攻势，但这一次，他们的魔力消失了。大德意志师一下火车不等部队集结完毕就投入了战斗。8月6-7日，该师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迟滞了苏军第40集团军的辅助攻势（在主攻方向西面）。在这些局部反击的掩护下，冯·曼施泰因集中了4个步兵师和7个装甲或摩托化师。之前党卫军第2装甲军的几个师——现在归第3装甲军指挥，因为其上级单位已经调到西线给西西里救急去了——试图重施五个月之前哈尔科夫之战中的故伎。但这一次轮到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力量耗尽、伸展过度了。8月11日，坦克第1集团军的先头军在哈尔科夫西北30公里处的关键公路节点博戈杜霍夫（Bogodukhov）撞上了党卫军。最初，德军挡住了苏联人并重创了坦克第1集团军的三个先头旅。但第二天，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就派来了援兵，和德国人在8月13-17日打成了平手。这是德军反击头一次没能歼灭苏军扩大胜利的力量。两个坦克集团军继续攻城略地，从而确保了科涅夫的步兵在8月28日克复哈尔科夫城。鲁缅采夫攻势包括博戈杜霍夫附近的遭遇战常常被苏联人称为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而德国人则称为第四次哈尔科夫会战。这标志着库尔斯克会战——德军在俄国最后一次主要攻势——的终结，也是苏联夏秋战局的开始。<sup>[15]</sup>

## 扩大突破口

8月初，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自开战以来第三次命令发起全面攻势，

[15]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0页，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中苏军兵力为1,144,000人（沃罗涅日方面军739,000人；草原方面军464,600人），对阵的是德军约350,000人。苏军损失为255,566人，其中死亡失踪71,611人，负伤183,955人。

此次是建立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的成功基础之上。和上一个冬天一样，他们的目标是从斯摩棱斯克到黑海之间的第聂伯河一线。希特勒少有地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决策，他也认为需要撤退至第聂伯河一线以让南方集团军群重建绵亘的战线。德国人压根就没在河边修什么工事，尽管其本身就是一条主要的障碍。确实，布格河、第聂伯河和顿河的西岸都比东岸高，由于德国人是位于西岸面向东面，这里成为良好的防御阵地。

当德国人在南方退却之时，作为斯大林全面攻势的一部分，莫斯科发动了一系列方面军和多方面军级别的进攻。面对已经准备防御阵地长达18个月的中央集团军群，这些精心策划的进攻常常遇到巨大的困难。例如，1943年8月7日，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洛夫斯基大将的西方面军在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上将的加里宁方面军支援下，试图展开向心突击以从德军第4和第9集团军手中夺回斯摩棱斯克（“苏沃洛夫”战役）。但德军的防线很坚固，进攻者也并不如库尔斯克战役的友军那样协同良好。苏军的伪装工作十分草率，结果德军航空侦察发现了苏军的主攻方向。当德军那点稀有的兵力变更部署准备抵挡苏军首次进攻时，负责协调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将军（N. N. Voronov）意识到战役的突然性已经丧失了。最后9月7日重新发动的攻势终于在月底拿下了斯摩棱斯克，但代价是十分高昂的。虽然成果十分有限，但斯摩棱斯克攻势还是成功将德军16个师从哈尔科夫地域吸引到北面来。<sup>[16]</sup>

尽管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在北方和中央展开一系列此类攻势，但这些进攻的协调都较差，面对的又是敌方坚固防御，地形又不如库尔斯克地区那样适合进攻。结果，1943年苏联最大的成果依然是在南方。8月，肃清奥廖尔突出部之后，在斯摩棱斯克和布良斯克以南，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面对德军第2集团军向前推进时也遇到了困难。罗科索夫斯基有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坦克第2集团军和2个独立快速兵团——坦克第9军和近卫机械化第7军。所有这些部队都在库尔斯克和奥廖尔的激战中严重削弱，但纵然在这样的逆境中，面对瞬息万

[16]见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186-202页。苏方最好的记述是V. P. 伊斯托明的《斯摩棱斯克进攻战役，1943》（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5）。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1页，苏军在“苏沃洛夫”战役中投入的总兵力为1,252,600人（加里宁方面军428,400人；西方面军824,200人），从8月7日至10月2日，苏军伤亡达451,466人，其中死亡失踪107,645人，卫生减员343,821人。逐步展开的攻势使苏军于10月上旬前出到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和奥尔沙东面接近地。

变的局势，他们还是展示出了高超的参谋素养和出色的灵活性。

由于德军潜伏下来的情报人员准确地判定出苏军主攻重点，从而使第2集团军得以改变部署，苏军8月26日最初的进攻很快就停滞下来。在四天的战斗中，中央方面军只向前推进了25公里。罗科索夫斯基早在8月27日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在夜间采用严格的噪音和灯火管制，将坦克第9军和第13集团军南调100公里。德国人未能保持对这些部队的监视，而罗科索夫斯基则在第2集团军的南翼重新展开进攻，此时德军预备队主力还呆在北面呢。到9月22日，中央方面军的第13、第60和第61集团军在两个快速兵团[军]的支援下逐渐在基辅北面接近了第聂伯河。<sup>[17]</sup>

同时，9月1日，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大将（M. M. Popov）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着手对布良斯克发动进攻。经过博尔金上将（I. V. Boldin）的第50集团军对德军第9集团军左翼的巧妙机动后，布良斯克落入苏联人手中。这样，波波夫的部队赶上了罗科索夫斯基的进度，并于10月3日在戈梅利（Gomel'）北面抵达第聂伯河和索日河（Sozh）岸边。<sup>[18]</sup>

完成了这第一波攻势之后，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将军（R. la. Malinovsky）的西南方面军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将军（F. I. Tolbukhin）的南方面军分别于8月16日和18日杀入顿巴斯，选择这个时间绝不仅仅是为了转移敌军注意力那么简单。尽管缺乏大量的机械化预备队，德军南方集团军群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6集团军还是摆脱了被围的命运，在一个月之久的巧妙撤退之后抵达从第聂伯河上的扎波罗热（Zaporozh'e）到黑海之间的“豹”防线。<sup>[19]</sup>

[17]在这次所谓的切尔尼戈夫-普里皮亚季河战役中，罗科索夫斯基投入了579,600人。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83页，中央方面军伤亡达141,401人，其中死亡失踪33,523人，卫生减员107,878人。此次战役的简述可见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208-226页。

[18]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6页，波波夫的方面军共有530,000人，在布良斯克战役中损失了56,657人，其中死亡失踪13,033人。

[19]详情请见叶尔绍夫《顿巴斯的解放》。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2页，在这些战斗行动中，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分别投入了565,200人和446,700人，合计损失为273,522人（其中死亡失踪66,166人，卫生减员207,356人）。

## 乘胜追击

整个9月间，对阵的两军都在向第聂伯河赛跑，德国人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实行焦土政策。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催促他的部队加紧前进，他是这样说的：“敌人正在焚毁粮食，我们必须紧追不舍。”<sup>[20]</sup>

事后看来，这时德国人坚信咄咄逼来的苏军规模必定十分庞大。但实际上苏联人在库尔斯克会战中被削弱了，又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拉得很长，加上德军对俄罗斯中部的系统破坏，进一步加剧了情况的复杂性。重新补给十分困难，要休整也是不可能的，但被削弱的机动部队还是继续追击。例如拥有500辆坦克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在结束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之后只剩50辆坦克了。罗特米斯特罗夫将剩下来的这些坦克集中到三个特遣队中，并将虚假的无线电通信网移至附近来模拟其坦克集团军的其他部分，用这种方法来欺骗德军无线电情报小组。<sup>[21]</sup>

从1943年9月19日至23日，瓦图京的先头坦克和步兵部队在基辅南北两面抵达了第聂伯河。尽管缺乏架桥器材，苏军仍然在9月19-26日间临时建立起了40座桥头堡，大部分都在基辅南面。其中一座看上去特别有前途：在追击过程中，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两个坦克军得到了一个独立骑兵军的加强，其使命改为组成沃罗涅日方面军的机械化前锋。这三个军的步兵在基辅下方的大布克林（Velikii Bukrin）夺取了一个桥头堡，但他们需要增援才能继续展开攻势。苏联最高统帅部早就预感到这一可能性，在9月初就命令数支空降部队重新开展伞降训练。空降第1、第3和第5旅当了一年半的地面步兵之后，终于重组为一个临时的空降军并转归瓦图京的方面军来发展胜利。其中两个旅计划于9月24日晚-25日晨的夜间在大布克林附近实施伞降。<sup>[22]</sup>

对于这些苏军指战员们来说不幸的是，一头扎向第聂伯河的追击已经超出了格鲁乌的能力范围，他们无法及时提供关于德军防御阵地的情报。瓦图京所不知

[20]瓦图京和科涅夫的战役实际上是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的延续，被称为苏梅-普里卢基和波尔塔瓦战役。加上罗科索夫斯基的切尔尼戈夫-普里皮亚季河战役，就形成了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战略进攻战役。

[21]A. P. 里亚赞斯基《坦克战的烈火中》（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5）第95页。

[22]关于布克林空投的详情，请见格兰斯《苏联空降兵史》。

道的是，德军五个师——两个装甲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摩托化师——正在向预定空降突击着陆地域接近，第19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在着陆区了。结果是十分悲惨的，受过高度训练的伞兵着陆后太散，在出乎意料的德军防御面前死伤枕籍。这次失败导致斯大林此后终其一生都对大规模空降行动十分冷淡。

斯大林在大布克林附近的挫折被其他进攻轴线上的胜利所补偿。10月15日，当向第聂伯河的赛跑还在进行时，罗科索夫斯基的中央方面军在戈梅利凿开了德军第聂伯河防线，为下一步向白俄罗斯南部进军占据了有利阵地。在更南面，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将军（F. I. Tolbukhin）的南方面军于10月13日粉碎了南方集团军群的黑豹防线，驰抵第聂伯河，最终将德军第17集团军孤立于克里木。<sup>[23]</sup>

从9月下旬到11月中旬，双方均沿第聂伯河陷入僵持状态。尽管苏军在大布克林（沃罗涅日方面军）和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草原方面军）以南夺取了重要的桥头堡，但德国人却死死地压制着这两个桥头堡，并在河东岸正对尼科波尔（Nikopol'）保留了自己的一个桥头堡。然而苏军一个步兵师在基辅北面一个叫柳捷日（Liutezh）的小村庄附近的沼泽地中夺取了一块小小的登陆场，这一地带很难通行，因此伸展过度的德军没在此部署多大兵力来加以控制。沃罗涅日方面军在11月上旬更名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这是试图利用德军的这一疏漏。<sup>[24]</sup>这样做势必打破关于车辆不宜在沼泽地形运动的常规。最初，瓦图京命令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中将（A. G. Kravchenko）的近卫坦克第5军增援柳捷日登陆场。克拉夫琴科接到指示要带自己的军横跨数条河流，然后与登陆场的小股步兵会合。他们急中生智采取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方法，即尽可能将T-34坦克封闭起来，然后开足马力全速冲过激流，这样抵达了目的地。军长只是简单地在其报告中说他通过这种手段成功将其“绝大部分”车辆渡过河去，但无疑很多坦克和乘员都沉到了泥水中。于是10月底，瓦图京悄悄地将雷巴尔科的

[23]关于托尔布欣的梅利托波尔战役详情，见叶尔绍夫《顿巴斯的解放》。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6页指出托尔布欣的实力为555,300人，损失为198,749人，其中死亡失踪42,760人。

[24]1943年10月20日，沃罗涅日、草原、西南和南方面军分别更名为乌克兰第1、2、3、4方面军。与此同时，中央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合并为白俄罗斯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改称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不久之后，波罗的海沿岸方面军分成波罗的海沿岸第1和第2方面军，11月20日，西北方面军被撤销。

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整个调入登陆场中，同时还有很多步兵和炮兵增援。11月3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得到加强的第38集团军和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突然从桥头堡发难，很快就击溃了惊慌失措的德国守军。到11月6日，瓦图京的部队已经收复了基辅。很快在乌克兰的土地上，他的方面军建成了一块横跨第聂伯河的壮观的战略立足点。<sup>[25]</sup>

瓦图京的部队在基辅不屈不挠地发展着自己的胜利。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向前穿过法斯托夫（Fastov）直奔卡扎京（Kazatin），深入德军后方，紧随其后的是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K. S. Moskalenko）的第38集团军，而近卫骑兵第1军和第60集团军则加速向西以夺取日托米尔（Zhitomir）并威胁科罗斯坚（Korosten'）。冯·曼施泰因的反应很快，他还想重现2月在哈尔科夫以南的胜利，那一次他歼灭了三个苏联集团军的精华。他将第48装甲军和第24装甲军从大布克林地域调出来歼灭苏军装甲矛头，并将敌人撵下第聂伯河的激流中。可是彼一时此一时也，有了隶属自己的坦克部队作后盾，苏军步兵部队的反装甲能力今非昔比，反击的德国人要想通过得付上高得可怕的过路费。11月10日，第48装甲军在法斯托夫附近遏制住了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前进步伐。正如他们三个月前在博戈杜霍夫（Bogodukhov）所做的一样，德国装甲兵截断并吃掉了雷巴尔科先头几个旅，但冯·曼施泰因却无力夺回法斯托夫。

倍感挫折的冯·曼施泰因将第48装甲军转向西面，企图找出并打退瓦图京的右翼。他再一次在刚开始取得了胜利，但转眼间就被夺走了。据报告，把守日托米尔的是近卫骑兵第1军一帮喝得酩酊大醉的骑兵，他们刚发现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酒窖。这些苏军被赶走了，但是调来的苏军步兵、装甲兵和反坦克部队在布鲁西洛夫（Brusilov）附近挡住了德国人。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冯·曼施泰因接连两次将其第48装甲军巧妙地机动到瓦图京的右翼。每一次德军的进攻都在初期胜利后就举步维艰了。最终，12月19日，冯·曼施泰因最后一次试图根除危险的桥头堡。沿科罗斯坚—基辅铁路的激战中，冯·曼施泰因确信自己围歼了苏军四

[25]在关于基辅战役的众多著述中，请见K. 克赖纽科夫《基辅的解放》，《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10月号第67-79页；以及G. 乌特金《强击“东方壁垒”》（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7）。克赖纽科夫曾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政委。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6页，瓦图京在这次战役中投入了671,000人，由于达成了突然性，他的方面军受到的损失相对较轻，总计30,569人（其中死亡失踪6,491人，卫生减员24,078人）。

个军。实际上，德军进攻的是苏军部署在这里的一支欺骗性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掩护苏军在偏南方布鲁西洛夫地域强大主要突击力量的集结。正当冯·曼施泰因盘算着在科罗斯坚附近能取得一些进展时，他的装甲部队却再一次在取得了不值一提的成果后裹足不前。第二天，1943年圣诞节，他所有的乐观想法都随着苏军突然在布鲁西洛夫附近大举进攻而灰飞烟灭，苏军此举在德军身上撕开了一个口子，标志着苏联新一轮冬季战局的开始。

在更南面，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将军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以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为先导，继续扩大克里沃伊罗格（Krivoi Rog）的桥头堡，进一步破坏了德军第聂伯河防线。只是随着冬季在11、12月来临，德国党卫军和装甲兵发动了一系列反击勉强扼住了这一桥头堡。苏军多次试图肃清德军尼科波尔桥头堡的企图都失败了，这些努力分散了德军指挥官们对更北面第聂伯河一线危险局势的注意力。

通常情况下人们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南方更富戏剧性和更成功的第聂伯河会战上，但是苏军对德国中央集团军群的进攻也是同等重要，尽管战果较小。9月下旬，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以克复斯摩棱斯克为契机，命令开始解放白俄罗斯。10月上旬，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将军（A. I. Eremenko）的加里宁方面军通过奇袭夺取了关键城市涅韦尔（Nevel'），切断了中央集团军群与北方集团军群的联系，并从北面威胁维捷布斯克（Vitebsk）。此后不久，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发动了戈梅利-列奇察（Rechitsa）战役，杀入白俄罗斯南部，而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反复冲击德军在维捷布斯克以南<sup><3></sup>的奥尔沙（Orsha）和莫吉廖夫（Mogilev）的防线。初期的胜利促使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波罗的海方面军、西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在11月上旬发动向心突击，目标是夺取明斯克和整个白俄罗斯东部。这一野心勃勃的攻势在11月中旬面对德军坚固巧妙的防御和不断恶化的天气而最终作罢。<sup>[26]</sup>

[26]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6页，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在戈梅利-列奇察战役中共投入761,300人，损失了88,206人（其中死亡失踪21,650人，卫生减员60,556人）。叶廖缅科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在维捷布斯克以北两个多月的激战中投入了198,000人，损失了168,902人。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在对维捷布斯克和奥尔沙的战役一向被苏联历史学家们无视。根据M. A. 加列耶夫《1943-1944年冬季西方面军几次不成功的战役的起因和教训》，《军事思考》1994年2月号第50-58页，从1943年10月12日到12月，西方面军在奥尔沙轴线上发动了四次独立的攻势，在这一过程中蒙受了104,064人的伤亡。加列耶夫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指挥方法上的拙劣和本营的过分贪心。德国档案材料鲜明地强调了苏军进攻意图之大和结果之徒劳无功。

<3>原文为以东，有误——译者注



随着白俄罗斯的局势趋于稳定，而苏军应该还暂时在其第聂伯河桥头堡采取守势，德国人停止了冬季的战役，他们坚信接下来要休战一段时间了。然而苏军却不会让德国人得偿所愿。

## 结论

从1942年11月到1943年12月的“战争第二阶段”在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十分关键的。在战略层面来看，这一阶段一开始，德国人还觉得他们在斯大林格勒距离胜利已经近在咫尺了，可是到这一阶段结束时，他们已经不再对战争的最终结局抱任何幻想了。库尔斯克之战后，德国在东线甚至连表面上的战略主动权都丧失掉了。此外，俄罗斯中部大片土地回到了苏联人手中，然而这些地方遭受的毁坏如此严重，以至于需要整整十年来从德国占领下的破败中恢复生机。

从组织上来看，到1943年末，德国国防军显然尽显颓势。除了第6集团军和数个仆从国集团军的覆灭外，德国装甲兵和运输航空兵也反复遭到沉重打击。数百个普通步兵师都下降为原来实力的三分之二，其机动性逐步下降而且没有足够的反坦克能力。即使是在奴隶劳工的帮助以及斯佩尔和古德里安这样的天才组织下，德国姗姗来迟的工业动员基本上也只能将现有单位再拼凑起来罢了。实际上，库尔斯克之战后德国人形成了恶性循环。每一次新的撤退都迫使德国人越来越快地将其新招募的补充兵力和休整过的装甲兵投入战斗，而训练随之越来越少。缺乏训练的部队在遭受了高得出奇的伤亡后才领略到战斗的残酷本质。而这些伤亡随之也意味着指挥官们不得不再召唤下一波补充人员更早地结束训练就进入战斗。<sup>[27]</sup>

德国面临的这一残酷形势并不仅仅是由希特勒的失误造成的，甚至也不是因为常常被夸大的苏联武装力量的数量优势。也许东线形势逆转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苏联统帅、参谋及战役战术技巧的革命性变化。到1943年中，斯大林已经开始相信他的指挥员和参谋军官们是职业化的领导了，而在机械化作战中吸取鲜血

---

[27]蒂莫西·雷《坚守：二战德军在东线的防御学说，战前到1943年3月》第114、150页。

换来的经验教训后，他们也证明了自己值得信赖。确实，总参谋部有整整一个部门的人专门研究和传播“战争经验”，这些经验是基于对每一场战斗、战役和战局在事后的详尽分析。这些经验教训结合上红军现有的战前学说就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条令和作战程序。

在1943年的夏秋季节中，苏军指挥员们实验了各种各样的战略及战役理论和技巧。特别是他们解决了将各不同战斗和勤务兵种集成到一次真正的诸兵种合同战役中的绝大部分中去的（但还不是全部）难题。在库尔斯克，苏军指挥员和计划制定者们展示了他们在情报、伪装和反坦克防御方面已经十分老道了。类似的进步也表现在他们的集中压倒性优势兵力在极其狭窄的正面突破德军防御过程中对炮兵、工兵、步兵和装甲兵的精心协调。在普罗霍罗夫卡反击战和库图佐夫、鲁采夫、苏沃洛夫战役中，红军也检验了其坦克集团军及独立坦克和机械化军，这些编制此后将是苏联大纵深战役的标志性力量。有了经验丰富的指挥员、称职的参谋军官以及以美援卡车为基础大大改善的后勤，这些装甲兵团表明自己有能力赢得德军装甲兵所取得的最杰出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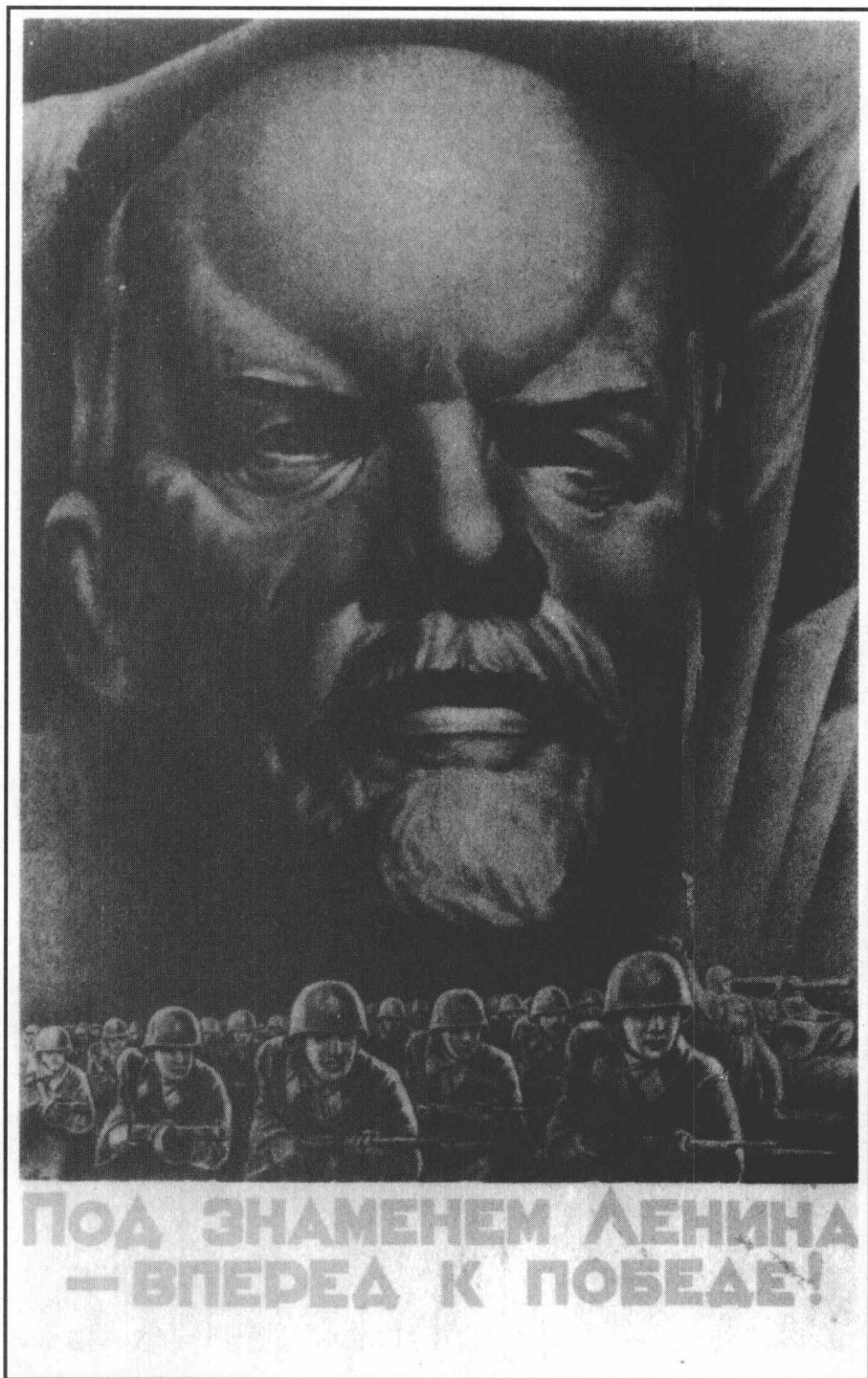
但还有问题等待解决，特别是在初期突破之中和之后如何拿捏投入这些坦克部队的正确时机和步骤方面。另外，苏军还必须找到减少甚至是在成功的进攻战役中也常常蒙受的灾难性伤亡数字的方法，以免因为全国全军血流殆尽导致到手的胜利被他人攫取。<sup>[28]</sup>然而未来苏联攻势的能力范围已经很清晰了，比较现实的德军指挥官们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脱胎换骨、远比以前更强劲的红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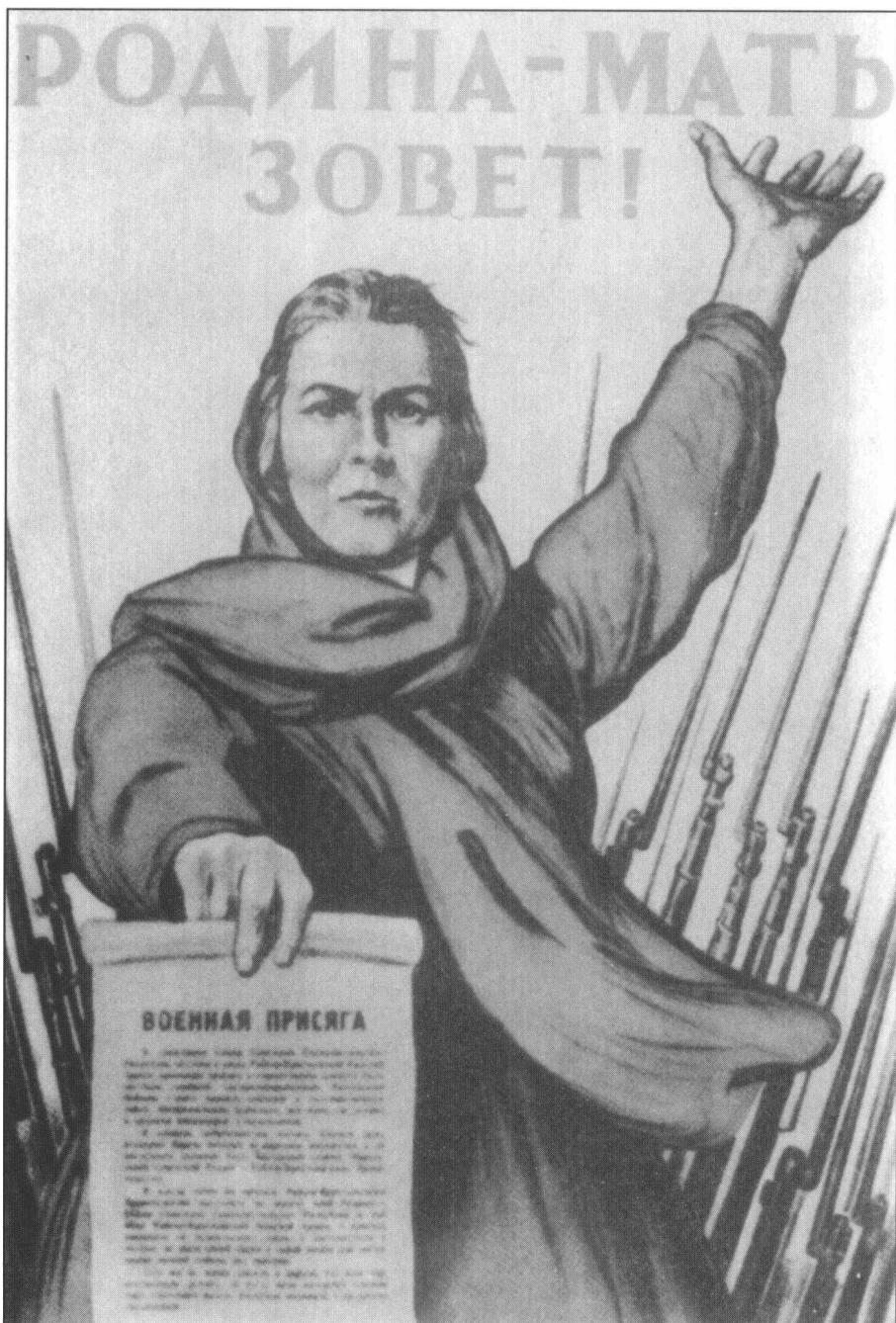
[28]巨大的伤亡会对作战结果产生直接影响。举例来说，在1943年秋，西方面军每个步兵师只有2,500到3,000人。虽说这是在战事不紧张的地段，但即使是主要轴线上，苏军每个师也只有不到6,000人。

**战争第三阶段**  
**1944年1月-1945年5月**





“在列宁的旗帜下，向胜利前进！”（宣传画，1941年）



“祖国母亲在召唤！”（宣传画，1941年）



红军总参谋长(顺时针依次为): 苏联元帅沙波什尼科夫, 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 安东诺夫大将



苏联元帅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最高统帅部代表，西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



瓦图京大将，曾先后担任沃罗涅日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苏联元帅伊凡·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和他的参谋长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在计划科尔松-舍甫琴科斯基战役，1943年1月





苏联元帅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



苏联元帅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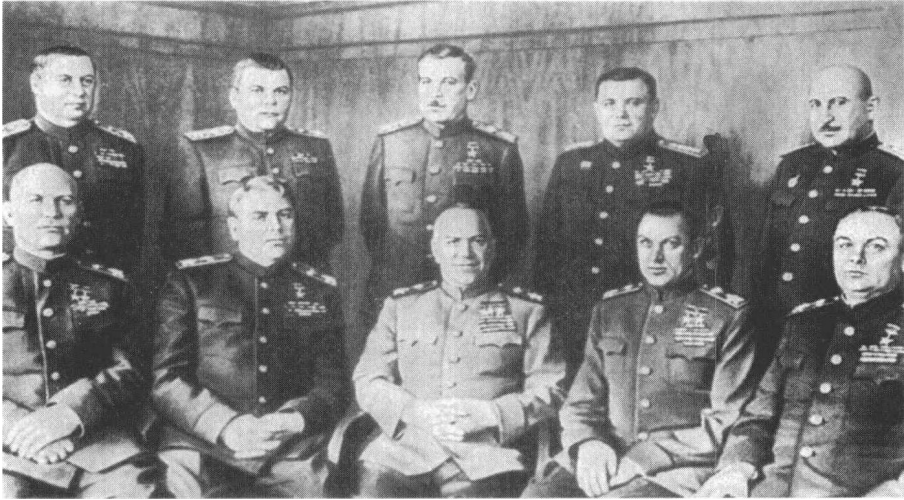
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大将，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员，1944年



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194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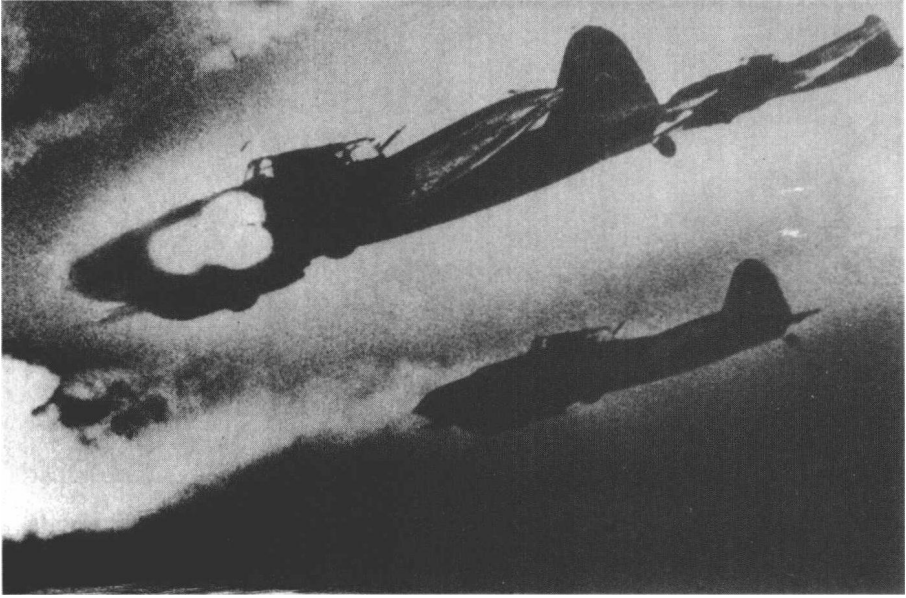
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司令员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洛夫中将与他的参谋人员



战争结束时的苏联方面军司令员。第一排自左至右依次为：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和梅列茨科夫。第二排自左至右依次为：托尔布欣，马利诺夫斯基，戈沃罗夫，叶廖缅科和巴格拉米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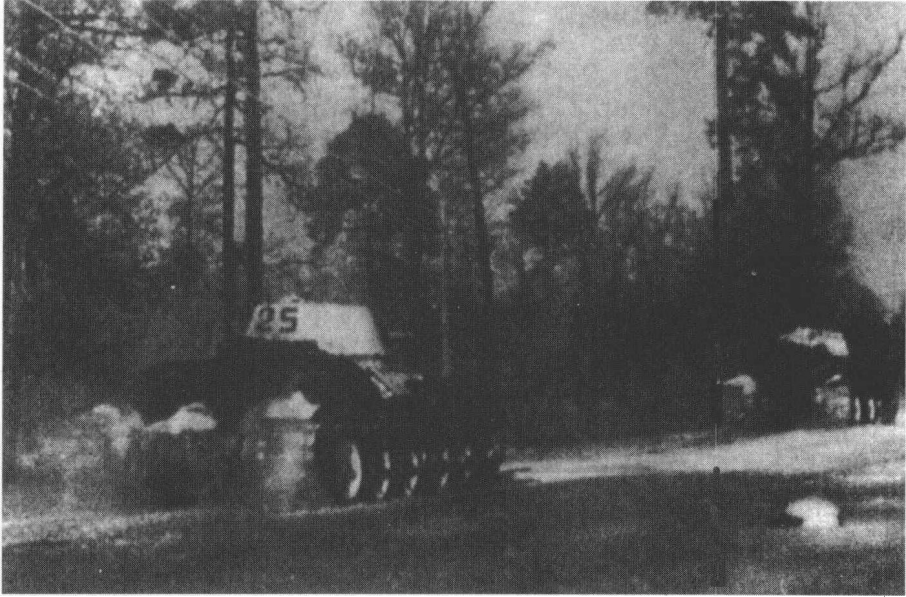
沃罗涅日方面军第112坦克旅指挥员M·T·列昂诺夫上校和他的旅部参谋人员为未来在库尔斯克的战斗做桌面推演，1943年



苏军强击机在战斗，1943



库尔斯克战役期间红军的喀秋莎多管火箭炮在射击，1943



苏联T-34坦克在进攻



冲击中的苏军步兵





苏军步兵在冲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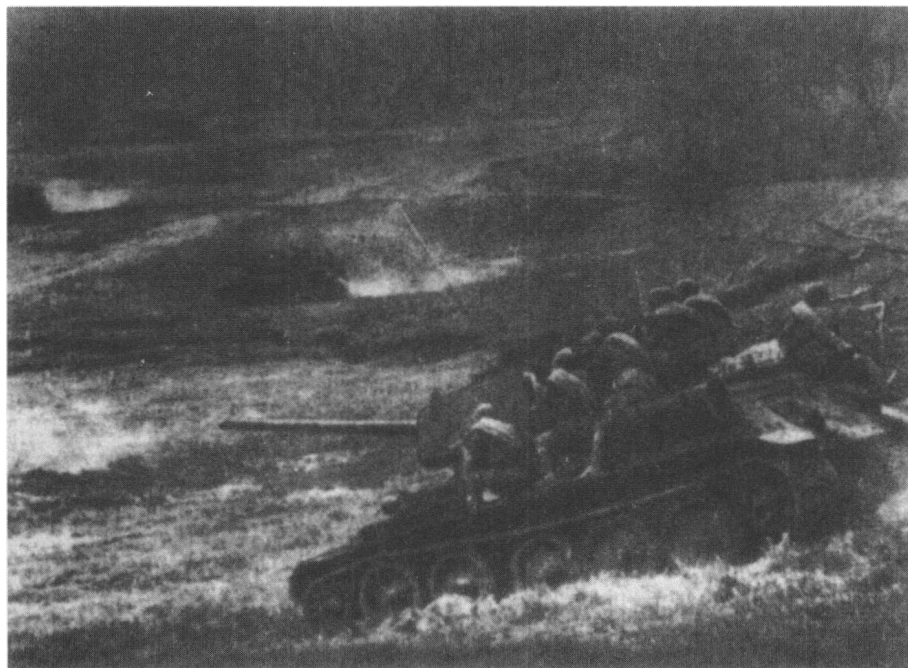
苏军坦克和步兵在突击一个村庄



苏军坦克纵队进入一座城市



苏军步坦协同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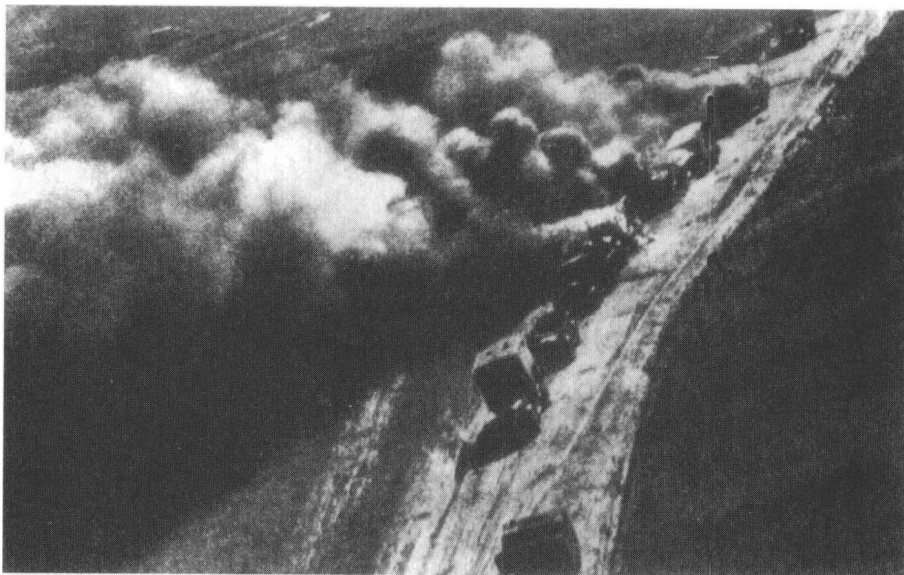


苏军坦克搭载步兵进攻



苏军强渡第聂伯河，1943年11月





苏军在袭击德军车队，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战役，1943年8月



一个战败的德军士兵，库尔斯克，1943年



莫斯科街道上的德国战俘，1944年7月



“光荣属于红军！”（宣传画，1946）



# 战争的第三个冬天

## 兵力结构和军事理论

从1943年末到1945年5月的战事几乎是接连不断的，期间短暂的间歇也是因为苏联战争机器要为下一次主要攻势准备资源。这一时期被苏联学术界称之为战争的第三阶段，其见证了苏德武装力量的最终成熟完善。因此在继续讲述战史之前有必要先检查一下对阵双方的力量对比。

库尔斯克之战后，东线德国诸集团军的实力和作战效率都开始直线下滑。新征募人员和新装备的定期涌入，尤其是补充到机械化单位和武装党卫军，使得防御方有了实施局部反击和反攻的手段。但这些进攻总是不怎么奏效，其原因既在于苏军日益增长的作战技巧也在于德军训练和作战效率水平的稳步衰退。

德国步兵部队的衰弱远比机械化部队严重。六营制的师成为标准编制，这样的师一旦遭到苏军快速集群的进攻基本上力不从心。1943年12月，经过大量争吵之后，海因茨·古德里安成功获准将老式的捷克坦克底盘改装为自行坦克歼击车。但对德国步兵来说不幸的是，他们从未有过足够的坦克歼击车甚或大口径牵引火炮，师反坦克单位的装备数量只及额定编制的三分之一。<sup>[1]</sup>德国空军逐渐回撤以保卫本土，加上红空军力量的逐步增强，使得德军面对空中打击时十分脆弱。最终装甲师和摩托化师装备了轻型高射炮，但普通步兵部队却缺乏有效的防空武器。

相形之下，战争第三阶段标志着苏联兵力结构、装备和战役战术理论的全面发展。但在考虑这一发展之前，也应意识到苏联人和德国人一样为严重的人力资

[1]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314页。

源短缺所困扰。战争中惊人的平民和军人伤亡、大量工厂需要维持武器生产、还有恢复新收复领土已经垮掉的经济等需求都使苏联那似乎无穷无尽的人力资源趋于紧张。组建新的专业单位的人力只能通过削减给现有一线部队的补充人员来获得。此外，由于苏联人几乎一直不断地处于攻势状态，在战术层面上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比防御的德军更多的伤亡。估摸算来，在战争第三阶段，苏联直接参与进攻的作战单位要完成任务得遭受22%—25%的伤亡。<sup>[2]</sup>

到1944年，按照自己的标准，红军面临着和德国国防军一样的严重人力危机。很多步兵师实际实力只有2,000人甚至更少。这些师里的火炮数目渐渐缩水以充实到非师属突破炮兵部队中，以便能将其集中到关键点上。坦克和近卫部队在获取补充人员上要比步兵师有更高的优先权，但是其伤亡如此惨重以至于他们也常常达不到满编。遭受打击最重的单位莫过于在发展胜利和追击行动中作为伴随步兵搭乘T-34坦克的步兵和冲锋枪连了。出于这一原因，从1942年末开始，苏联人已经开始组建众多筑垒地域（укреплённый район），这一“兵力节约型”的编制火力很强而兵力很少。这些筑垒地域下辖数个炮兵营和机枪营，用于占据很宽的战线，这样就可以让其他机动性更强的作战部队抽身出来集中到关键的攻击轴线上。

因此导致的苏联许多部队额定规模和实际规模的差异足以解释许多德军反击表面上令人咋舌的出色表现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武装党卫军师能够挡住苏联一个“军”或者一个“集团军”的秘诀更多是因为苏联各部队的数量不足，而不是人们臆想的德军战术优势。

在战争第一阶段，红军白白浪费了其庞大的数量优势，因为其缺乏部署和机动兵力的技巧。战争第二阶段，双方在数量上都没有压倒性的战略优势，但苏联人慢慢发展了为在关键点上建立起兵力优势所必需的机动和伪装技巧。而第三阶段，苏联人有了数量和技巧上的双重优势来摧毁德军，但是人力危机迫使苏军不断强调要巧妙地实施机动进攻。大量兵力正面强攻仍然会有但并不频繁了，而且

[2]弗里茨·施特克利《战时伤亡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德损失率，胜利的代价》，《苏维埃军事研究杂志》3.4（1990年12月）第649页。一般说来，苏军在主要突击地段上打头冲击的团在最初（1到3天）的突破作战中，往往要损失自身兵力的50%。

这往往是部分红军指挥员们作战不利的反面教材。

从结构上来说，红军继续将步兵和机动部队组建为彻底的诸兵种合成编制。每个步兵（诸兵种合成）和近卫集团军通常下辖三到四个军，令人惊叹的是，还加强有大量的压制火炮、反坦克炮、迫击炮、“近卫迫击炮”（喀秋莎齐射火箭炮）和高射炮近卫集团军和肩负特别使命的突击集团军往往拥有更多的炮兵和步兵支援坦克。<sup>[3]</sup>

真正的革新在于这些部队是如何搭配和使用的。用于实施主攻的各级部队都加强有额外的炮兵、工兵和坦克兵。1944年红军野战条令（Ustav）将1943年发展起来的一些作战技巧正式确定为标准程序，包括炮兵进攻和空中进攻以确保对地面进攻部队持续的火力掩护。然而更重要的是，1944年红军野战条令着重点明了机动、突然性和主动性的意义，这三点都是战争期间德国和苏联军事理论的标志：

“机动是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机动包含了以组建最合适的编组为目的，并在将其配置到最合适的阵地上以迅猛打击敌军、赢得时间和空间的过程中有组织的部队调动。机动应该在构想上十分简洁而执行过程中需要秘密、迅速，以此对敌人达成行动的突然性。

时刻准备为自己的大胆决定承担责任，并坚持将其贯彻到底是所有指挥员在战斗中的行动准则。指挥员及其下属的特点永远应该是勇敢而不鲁莽，不应该责备那些努力奋战却没能完成歼灭敌军任务的人，而应该责备那些怕担责任、一味消极被动、不在恰当时机投入全部兵力和采取一切手段去赢得胜利的人。”<sup>[4]</sup>

绝大部分现代军队的教科书里都强调了类似的观点，但红军可不是动动嘴唇就得到这些观点的，他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诚然失败依然遭到严厉的处理，但红色军官团，尤其是机动兵团和部队的军官们，被鼓励和指望在必要时甘

[3]到1944年初，苏军已经拥有10个近卫集团军（第1至第8和第10至第11。第9是一个特别的空降集团军，组建于1945年1月）和5个突击集团军（第1至第5）三个坦克集团军（第1、第3和第5）以及大量的军、师等部队荣获“近卫”称号。

[4]红军野战条令，1944（PU-44）（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4）；由美国陆军助理参谋长办公室译成英文。

冒风险和下定决心。

因为战争第三阶段是由苏军一连串几乎不停顿的进攻所组成的，因此检查一下这些战役的行动步骤是很有价值的。<sup>[5]</sup>一旦斯大林同意了最高统帅部对某一地区发动进攻的建议，第一步就是在防御的德军得不到任何预警的情况下集中起压倒性的局部优势。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失去了绝大部分可能向其提供关于此类部队集结情报的同情者和敌后潜伏特工。只有德国航空侦察和无线电侦听单位才能提供一些关于苏联后方的情报，而这些单位面对苏联日益增长的战役保密措施和伪装技巧越来越不奏效。尽管德国情报分析人员经常能将当面苏军一线单位准确勾勒出来，但是他们始终摸不清二线步兵尤其是机动部队的位置和实力。红军一次又一次地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集中兵力，让防御者因误以为攻势将在其他地段发生而被调虎离山。

苏军每一级，从步兵团到方面军司令部，都有自己的侦察专家。兵力不足的德军防线像筛子一样常常漏过单兵和小的渗透分队。侦察兵和袭扰的特种部队（SPETNAZ，**Войска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苏联特种部队）小组负责确定关键目标并摧毁桥梁及其他脆弱地点。德军在前沿阵地尽量只部署少数部队的传统战术为苏联侦察兵所充分利用。到1944年，通过在实际攻势发起前24小时内实施战斗侦察（**Разведка боем**）来夺取德军一线防御阵地对红军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如果一次正规的炮火准备看上去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苏联炮手们要提供的不仅仅是成吨炸开的金属，还要按照精心制订的射击计划表来打德国人一个措手不及。例如：德国人常常呆在纵深的掩体内直到敌炮兵火力减弱，然后冲出去抢在红军步兵、装甲兵之前占领阵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苏军炮火准备常常包括一个时段的密集炮火，之后几分钟内停火，然后重新倾斜弹雨，逮住那些冲出掩体、暴露在开阔地的防御者。

实际的攻势一般由得到工兵和坦克或自行火炮支援下的步兵打头阵。如果此地有德军装甲部队，那么重型自行火炮会在一线进攻部队之后占据掩护阵地，等

---

[5]该部分主要根据1944年条令中规定的方法、《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回忆材料和对25名参战苏联军官的详细访谈汇总而成的。



待德国坦克出现后进行伏击。炮兵和空中掩护伴随着进攻部队向前护送，而进攻部队则掠过德军一线防御，尽快抵达敌后方地域。

在某种情况下，由于德军防御过于坚固，以至于无法迅速打开突破口。有鉴于此，苏联最优秀的指挥员们，就像1943年9月斯摩棱斯克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沃罗诺夫那样，完全愿意改变计划并重新寻找德军防线上更薄弱的点展开进攻。之所以会有这种弹性是因为苏军的进攻样式是实施多点进攻，而在后面掌握大量部队不用于初期突击。如果一个矛头失利，二线步兵还有发展胜利的机械化部队就能够转向别的地方发展胜利。

一俟即将达成突破，高级指挥员们会将目光聚焦到如何选择将机动部队投入战场的最佳时机。一方面，机械化部队过早投入战斗会在突破战斗中陷入困境；另一方面，部队投入过晚又会遭遇德军反冲击或重新组织的防御。在关键的突破地域，每个进攻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司令员都有一个或更多的快速兵团，每个兵团的规模都相当于一个加强的德军装甲师。这些独立机械化军、坦克军和骑兵军都有与之相称的远距离战术或近距离战役任务，主要是寻求夺取关键渡口或合围一个德国师或军。

苏军攻势的真正明星是坦克集团军和骑兵-机械化集群（通常由一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加上一个骑兵军组成），由方面军司令员掌握，在主要攻势时甚至可能由协调两个或者更多方面军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来掌握。坦克集团军和骑兵-机械化集群（后者用于更恶劣地形上作战）要完成更深远的战役目标，常常要深入德军后方数百公里。某些情况下，几个坦克集团军会合围几个完整的德军野战集团军。随着战争的进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条不言自明的公理：苏军机动部队在哪里取胜，哪里的攻势就顺利；他们在哪里失利，哪里的攻势就失败。就好像是要认可坦克集团军的重要性一样，1944年1月20日，通过将两个独立快速兵团[军]合并，第六个坦克集团军组建起来，司令员是久经战阵的“坦克主义者”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中将（A. G. Kravchenko）。<sup>[6]</sup>

现在即使是坦克集团军也不是成群结队整体移动的。在扩大战果和追击的过

[6]德国情报机关还收集到了关于1944年末在乌克兰还存在另外两个坦克集团军（第7和第8）的零星证据。考虑到战后这些集团军被部署在波兰和喀尔巴阡军区（现在我们知道分别是机械化第7和第8集团军，也就是1945年时的坦克集团军），很可能这些报告是准确的。显然苏联人并没有将其投入二战，而是留在手上以备不测——比如在战争结束时与盟军发生冲突。

程中，下至加强步兵师上至坦克集团军的各级苏军指挥员都在其主力之前部署一个先遣支队。这样的支队随着战争的发展越来越大，任务也越来越重。每个独立快速兵团[军]都会由一个800-1,200人的加强旅作先导，而每个坦克集团军则由一个独立坦克旅或者其三个军中的一个（2,000-5,000人）打头阵。<sup>[7]</sup>在一次扩大战果的过程中，这些先遣支队会行进在上级部队主力前方20-50公里，这要根据部队规模和德军防御实力来定。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先遣支队的指挥员们都被寄希望于发扬自己的主动性和技巧，绕过德军抵抗枢纽以求继续推进。如果出现某先遣支队被德国人缠住的情况，上级可能会采取机动实施反击，或者更常见的是，绕过德军防御继续推进。

正如德军在1941年和1942年的合围战中常常不能阻止被围敌军的逃脱，苏联人在肃清其能够合围的德军时也遇到了困难。然而，被围德军的突围要求常常得不到上级司令部的许可，或者因距离己方战线过于遥远而无法成功逃脱。除了一些显著的特例之外，苏军在1944-1945年的合围圈往往以俘获绝大部分或者全部被迂回的德军而告终。最终，红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解决了以往频繁困扰德国国防军的难题——用一些部队保持合围圈封闭的同时使用独立机动部队集群继续追击。

## 肃清乌克兰右岸

根据德国和苏联的官方数字，1943年末德国在东线部署了2,468,500名军人（还有706,000名仆从国士兵），包括26个装甲师，151个其他类型的师，2,30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8,037门火炮和迫击炮，3,000架飞机。红军拥有6,394,500人，包括35个坦克和机械化军，超过480个其他类型的师级编制，5,800辆坦克，101,4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13,400架各种型号的飞机。<sup>[8]</sup>这些苏军组成

[7]坦克集团军常常习惯拿出一个旅来用作先遣支队。比如近卫坦克第1和第3集团军就常常把近卫坦克第1和独立坦克第91旅这么用。苏军也利用德军对此的习以为常来掩盖自己真实的进攻意图。

[8]德军实力见“Kraftegegen überstellung”，Abt. Fr. H. Ost(l) No. 80/43 gkdes vom 17.10.43。德国人估计1944年1月1日苏军有5,512,000人，8,400辆坦克，20,770门火炮和迫击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苏联国防委员会文件指出1944年3月12日苏军实力为：在编数量（陆军），9,980,000人；住院数量（陆军），1,255,000人；作战方面军和集团军，6,394,500人；非作战部队（外高加索和远东），1,338,500人；内地军区，2,247,000人；舰队，423,000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540,000人；国防委员会直属部队，860,000人。

克里沃舍耶夫的《损失》第162、350页给出的1943年第三季度作战部队月均兵力为6,343,600人，1944年第一季度为6,459,800人。他还提供了1944年1月1日的装备实力：5,8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01,400门火炮和迫击炮，13,400架作战飞机。



14. 冬季战局, 1943年12月-1944年4月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GT: 近卫坦克集团军 Sep: 独立集团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了60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5个突击集团军和5个坦克集团军（不久会增加至6个）。

为了在关键地点形成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苏联领导人采取了集中兵力和伪装的手段。1943年12月初，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发布了第三个冬季战局的作战计划，旨在肃清北方的列宁格勒接近地、中部的白俄罗斯以及南方的克里木和乌克兰的德军（见地图14）。尽管乌克兰第1、第2、第3、第4方面军均参加到了南方的攻势，但他们的进攻是从1943年12月末到1944年4月分开进行的。这一系列开始是连续的，继而同步开展的攻势使得苏联最高统帅部得以将其关键的炮兵和机械化部队资源从一个方面军转换到另一个方面军，而且还能将其预定攻势的真实范围掩盖一段时间。

乌克兰的冬天通常远不像前两年发生关键战斗的俄罗斯那样严酷。南方相对温和的气候反而使天气和地形通过能力不可预料：整个冬季苏德双方都发现自己为突然出现的解冻吃尽苦头。不过总体说来，温和的气候使红军能够一刻不停地继续行动，这让他们的对手十分沮丧。同时，此地的游击队——既有受莫斯科指挥的也有寻求乌克兰独立的——让德军后方日益混乱不安。在与德国人和各种其他游击队的一系列残酷战斗中，乌克兰分离主义势力——“乌克兰起义军”（Українська Повстанческа́я Армія或UFA）在1944年初达到了顶峰。

苏军攻势的第一阶段是解放乌克兰右岸，时间是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2月末，包括五个主要战役，每个战役都由一个或两个方面军实施。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埃里希·冯·曼施泰因不断将其手头的预备队从这里调往那里以应付敌人的进攻，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可能为喀尔巴阡山脉或黑海所阻，并被切断与其他防守德军的联系。<sup>[9]</sup>

头两次战役是由瓦图京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实

[9]这些战役的筹划见S. M. 什捷福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8）。在《伟大卫国战争作战文件汇编》中找到的文件证实了什捷福科的大部分说法。对于其他有关大本营谋划方面颇具价值的资料——如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回忆录——亦然。见朱可夫《回忆与思考》和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组成冬季战局第一阶段的五个战役如下：1943年12月24日至1944年1月14日的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乌克兰第1方面军）；1944年1月5日至16日的基洛夫格勒战役（乌克兰第2方面军）；1944年1月24日至2月17日的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1944年1月29日至2月11日的罗夫诺-卢茨克战役（乌克兰第1方面军）；1944年1月30日至2月29日的尼科波尔-克里沃伊罗格战役（乌克兰第3和第4方面军）。

施的，实际上是延续之前的战役，扩大第聂伯河上的桥头堡。1943年12月25日，冯·曼施泰因的第48装甲军对基辅桥头堡的反复反击失败之后，瓦图京得到秘密加强的方面军从该桥头堡向日托米尔（Zhitomir）进攻，发起了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Berdychev）战役。德国人费尽全力才挡住了眼看就要达到目的的苏军坦克第1和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同时，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从之前的目标克里沃伊罗格转向西面，以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为前锋，夺取了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结果在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地域（Korsun'-Shevchenkivskii）沿第聂伯河就形成了德国两个军把守的一个大型突出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苏军早就在河对岸的大布克林夺取了第一个桥头堡。<sup>[10]</sup>

在苏军的这些攻势让德国人筋疲力竭之后，朱可夫协调瓦图京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实施了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sup>[11]</sup>在基辅东南，德军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接合部，围绕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形成了一个向第聂伯河凸起的巨大德军突出部。这个突出部是所谓的“第聂伯河防线”上还握在德国人手中的最后一块了，希特勒是不会授权冯·曼施泰因撤退的。这个突出部的西北面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东南面是乌克兰第2方面军，显然非常适合实施合围，但苏军进攻的时间和地点逃过了德国情报机关的侦察，科涅夫利用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司令部通信和在其南翼的有限局部进攻等手段取得了部分欺敌效果，与此同时将其主力部队北调100公里，前往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镇的东南面。1月24日破晓，在密集的弹幕之后，科涅夫的由近卫第4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组成的突击集群开始了进攻，突入德军阵地最远达5公里。第二天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尾随的近卫骑兵第5军穿过进攻部队的战斗队形向西进击。

更让德国人吃惊的是新组建的坦克第6集团军在德军突出部另一边即西北面

[10]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7页，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战役中乌克兰第1方面军兵力为831,000人，损失了100,018人（23,163人死亡或失踪，76,855人负伤）。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基洛夫格勒战役中投入了550,000人。关于这两次战役的最优秀著作当属A. M. 格雷廖夫的《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克里木：1944年乌克兰右岸的解放》（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

[11]见《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战役》，《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4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5）第3-65页，列入机密；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314-322页。此战的德军版本，见美国陆军部《历史研究：被围部队的行动；德军在俄国的经历》册20-234（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军事历史总办公室，1952）第15-42页。

的突然出现——简直可以说是从雪野中凭空冒出来的。在这里，瓦图京在科涅夫之后两天才展开进攻，但他发现很难突破德军防御。克拉夫琴科将军的坦克第6集团军的司令部是新组建的，下面的机动军也不满员，但到2月3日，该部已经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会师了，围绕德军第11军和第42军形成了一道薄弱的合围圈对外正面。红军第27、第52和近卫第4集团军围绕着两个德国军组成对内包围圈，后者包括至少5个不满员的步兵师和党卫军第5装甲掷弹兵师——“维京”师。

即使没接到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第聂伯河的命令，第42军军长维尔纳·施特默尔曼将军（Werner Stemmermann）也已经通过在后来变成切尔卡瑟（Cherkassy）口袋的地方修筑备用防线和储备一些给养为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好了准备。科涅夫的大锤无情地砸向口袋，于2月10日夺取了科尔孙附近的口袋西部，但施特默尔曼继续实施顽强抵抗。其他的德国军官们，包括党卫军师的高级指挥官在内，都乘坐侥幸钻进口袋的运输机撤了出去。从1944年2月9日到14日，德国空军宣称其每天向口袋内提供了185吨的补给，但卷土重来的冬季恶劣天气让补给行动陷入停顿。

到2月8日，冯·曼施泰因已经集结了第1、第16和第17装甲师以及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来发动一次反击，这次针对坦克第6集团军的反击取得了一些进展。斯大林给瓦图京和科涅夫增调了援军，要求他们重新采取行动，由科涅夫控制对内包围圈部队和空军第2集团军，在敌解围部队抵达前坚决彻底地肃清防御德军。科涅夫征召了志愿飞行员在暴风雪中起飞，向残余德军赖以遮风避雪的城镇中投下燃烧弹。到2月17日上午，施特默尔曼已经用尽了补给、摧毁了重武器，并指挥幸存者向西突围。在此过程中，他们撞到了第27集团军和近卫第4集团军的铁拳之下。施特默尔曼的部队距离友军战线仍然还有数公里之遥时夜幕降临了，随之而来的是苏联的坦克和哥萨克骑兵，这些苏军屠戮后四散奔逃的德国人。

德方资料宣称有30,000人突出包围圈，而苏方宣称有55,000名德军死亡或受伤，另有18,000人被俘（苏军秘密研究中给出的这些数字比较夸大）。那些侥幸突围成功的单位都损失了所有技术装备，并且不得不前往波兰进行重组。兴高采

烈的斯大林晋升科涅夫为苏联元帅，晋升初特米斯特罗夫为第一位装甲坦克兵元帅。<sup>[12]</sup> <1>天才的、年轻的瓦图京大将可能也会得到类似的褒奖，但2月29日，正当要结束另一场战役的计划时，他遭到乌克兰分离主义分子的伏击而身受重伤。他直到4月15日才死去，不过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立即就接手指挥乌克兰第1方面军并着手执行瓦图京的新计划。

正当德国人的目光聚焦到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突出部上之时，苏军利用德军装甲战役预备队被科尔孙的隆隆炮声吸引走的绝佳时机，打击了南方集团军群的两翼。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右翼，瓦图京投入了他的第13和第60集团军，由近卫骑兵第1和第6军负责支援，对冯·曼施泰因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南延伸过度的左翼发起了进攻。从1月27日到2月11日，一次大胆的骑兵推进穿过无人的沼泽地带，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口子并夺占了罗夫诺（Rovno）和卢茨克（Lutsk），为日后杀入南方集团军群后方夺取了绝佳的进攻出发阵地。<sup>[13]</sup>

在更南面，马利诺夫斯基大将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托尔布欣大将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对正对第聂伯河大弯曲部的德军防御发动了向心突击。苏军从1月30日开始进攻，打垮了第聂伯河南岸令人头疼的尼科波尔桥头堡，夺取了大弯曲部的突出部，并占领了克里沃伊罗格城。

到2月结束时，对乌克兰右岸最初的五次打击已经扫清了整个第聂伯河防线上的德军。失去第聂伯河防线后，冯·曼施泰因的部队现在很容易在乌克兰中部平原上被彻底击败。

## 解放乌克兰

尽管对北方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的攻势进展缓慢，但苏军在南方的攻势

[12]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7页列出瓦图京和科涅夫合计有336,700人，其中包括了战役期间接收到的增援，如从其他地段上赶来阻击德军解围部队的坦克第1和第2集团军部分部队。德军总兵力大约为130,000人。苏军损失为80,188人，其中24,286人死亡或失踪。

[13]罗夫诺-卢茨克战役详情请见I. M. 别尔金《1944年罗夫诺-卢茨克战役中的第13集团军》（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0）。<1>同一天，1944年2月21日，时任苏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的雅科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连科也被晋升为装甲坦克兵元帅——译者注

几乎是马不停蹄，即使是在春季解冻期间也不停顿。在这次攻势的第二阶段，从1944年3月初到5月中，另5次苏军攻势完成了扫荡乌克兰和克里木的进程。<sup>[14]</sup>在准备过程中，苏联最高统帅部将其兵力重新洗牌，向南方投入了所有六个坦克集团军。主要的努力仍然由瓦图京（后来是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方面军实施，每个方面军都有36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集团军。他们的目标是撕开整个德军正面，将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割裂开来，并将南方集团军群钉死在黑海或喀尔巴阡山脉上。

苏联最高统帅部试图让德国人误以为苏军主攻方向将指向南方集团军群的中部——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文尼察（Vinnitsa），那里由第1装甲集团军负责防守。实际上，苏军作了一个变动，将其主攻方向转向西北，直入罗夫诺-杜布诺（Dubno）地域，打击德军第4装甲集团军。在这里，正当德国人满脑子还是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危机之时，乌克兰第1方面军右翼在次要的罗夫诺-卢茨克战役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苏联最高统帅部把他们的“车”——三个坦克集团军调往右侧，会同瓦图京的方面军主力作战。就是在实施错综复杂的变更部署时，瓦图京在从一个司令部前往另一个司令部的路上身受致命伤。冯·曼施泰因的情报机构终于发现了苏军的变动，并急调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进入受威胁的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地区，但要打退苏军的初期猛攻已经为时过晚。

3月4日，改由朱可夫亲自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从舍佩托夫卡和杜布诺地域向西南方气势汹汹地杀往罗马尼亚边境的切尔诺维策（Chernovtsy）。<sup>[15]</sup>朱可夫投入了休整完毕的近卫坦克第3和坦克第4集团军<sup><2></sup>，在德军防线上凿开了一个口子。3月7日，这两个坦克集团军接近了普罗斯库罗夫，在这里他们被赶来的德军第3和第48装甲军挡住了。不过很快坦克第1集团军就加入了战斗，并于3月21日会同坦克第4集团军一道再次击穿德军防线杀入德军战役纵深。卡图科夫的

[14]这些攻势包括3月4日-4月17日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普罗斯库罗夫-切尔诺维策战役；3月5日-4月17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乌曼-博托沙尼战役；3月6-18日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别列兹涅戈瓦托耶-斯尼吉廖夫卡战役；3月26日-4月14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敖德萨战役；以及4月8日-5月12日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克里木战役。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投入了四个乌克兰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3月15日在科韦利地段组建）来实施这些战役，也就是合称的第聂伯河-喀尔巴阡战略进攻战役。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7-198页，参战2,406,100名官兵损失了1,109,528人，其中死亡失踪270,198人。关于这一系列战役的最佳著作是格雷廖夫的《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克里木》。

[15]详情请见格雷廖夫的《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克里木》第137-160页。

<2>1945年3月17日升级为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译者注



坦克第1集团军远远地冲在前头，即使是在夜间也车灯大开、喇叭声大作，一边迷惑防御者们一边继续向前挺进。3月24日他们到了德涅斯特河后也不做休整就渡河而去，然后切断了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的铁路线。到3月24日，列柳申科中将（D. D. Lelivshenko）的坦克第4集团军和莫斯卡连科中将（K. S. Moskalenko）的第38集团军已经围绕敌人21个装备很差的师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包围圈，所有这些敌军都隶属于第1装甲集团军。

3月25日，冯·曼施泰因说服气急败坏的希特勒允许第1装甲集团军突围。这次让步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最近刚颁布元首第51号训令，这一训令要求固守一切主要城市。苏军的包围圈上有个15公里宽的口子，只剩区区60辆坦克的坦克第4集团军无力将其堵上。朱可夫将手头所有能用的部队都调往包围圈南部，他预计德军将从那里向罗马尼亚突围。然而借助党卫军第2装甲集团军的反击，第1装甲集团军残部得以在4月初向西逃脱。不过，到4月17日，坦克第1集团军的先遣支队已经抵达喀尔巴阡山脉，有力切断了冯·曼施泰因的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改名而来）和南方部队的联系。因为这一功绩，4月25日，卡图科夫的坦克集团军获得“近卫”称号。<sup>[16]</sup>

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于3月5日实施了乌曼-博托沙尼（Uman - Botoshany）战役，恰好在朱可夫的方面军已经展开进攻而德军战役预备队已经西调离开乌曼地域之时。<sup>[17]</sup>伴随着一贯的密集炮火和步兵准备，科涅夫冒险从进攻伊始就投入了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中将（S. I. Bogdanov）的坦克第2集团军和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特米斯特罗夫（P. A. Rotmistrov）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很快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中将（A. G. Kravchenko）的坦克第6集团军所属部队就接踵而至。所幸，德军防线是如此不堪一击，因而科涅夫的冒险取得了成功，坦克兵在康斯坦丁·阿波罗诺维奇·科罗捷耶夫上将（K. A. Koroteev）的第52集团军支援下继续奋勇向前。到3月10日，他们已经夺取了西乌克兰的主要铁路节点和补给站——乌曼，在那里数百辆

[16]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7页，朱可夫麾下共有约700,000人，在此次战役中损失超过150,000人。

[17]见格雷廖夫《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克里木》第160-178页，以及《第二次打击中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乌曼进攻战役》，《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15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5）第1-116页，曾列入机密。

德军坦克和数千吨给养因为春季的烂泥而动弹不得。同一天，科涅夫的先头部队占领了文尼察，不久前这里还是冯·曼施泰因的集团军群司令部所在地。<sup>[18]</sup>

苏军快速集群无视被迂回的而且失去机动力的德军，一路向西狂奔以夺取乌克兰西部的河流。到3月11日，波格丹诺夫的坦克第2集团军和克拉夫琴科的坦克第6集团军的先遣支队已经渡过布格河下游，占领了桥头堡。在2天之内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就在80公里的正面上草草建成了数个渡河口。到3月17日下午，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坦克第29军已经在索罗卡<sup><3></sup>附近进抵德涅斯特河（Dniester，即尼斯特鲁河，Nistru），并迅速带着步兵强渡该河。到3月21日，整整一个机械化军都渡河完毕，北面的第1装甲集团军和南面的第8集团军被有力割裂开来。

当六个坦克集团军领着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向前挺进之时，另外两个方面军也没闲着。1944年3月6日，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R. I. Malinovsky）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沿黑海海岸发起了自己的攻势——别列兹涅戈瓦托耶-斯尼吉廖夫卡战役（Bereznegovataia-Snigirevka）。<sup>[19]</sup>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中将（I. A. Pliev）在开战时就是一位老练的骑兵指挥员了，此时指挥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下辖近卫骑兵第4军和机械化第4军。普利耶夫于3月22日抵达布格河流域，其终极目标是前出到苏联国境线处的多瑙河上（在罗马尼亚东海岸，多瑙河入海口的多瑙河三角洲处）。和国内战争赖以扬名立万的那样，在重型机械化车辆难以通行的地形上，苏联骑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价值。德军第6集团军尽管在苏军的推进中几乎被围，但还是千方百计脱出重围，在乌克兰南部一路向西且战且退。到3月下旬，乌克兰第3方面军发动了最后的春季攻势来收复敖德萨（Odessa），4月上旬该方面军与乌克兰第2方面军沿德涅斯特河和罗马尼亚边界的阵地连成一片。<sup>[20]</sup>

[18]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初兵力约为500,000人，损失不超过100,000人。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8页。

[19]格雷廖夫《第聂伯河-喀尔巴阡-克里木》第179-200页；以及I. A. 普利耶夫《在近卫旗帜下》第100-110页。

[20]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97-198页给出包括了1943年12月24日至1944年4月17日间四个乌克兰方面军的所有战役在内整个第聂伯河-喀尔巴阡战略进攻战役（解放右岸乌克兰）的兵力数据。他指出苏军在这些战役中总共投入了2,406,100人，损失1,109,528人，其中死亡失踪270,198人。德方记录指出秋末时分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分别有700,000人和253,000人，外加50,000名罗马尼亚军人。德军同一批报告还估计对阵苏军加上预备队在内在为250万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准确的。见“Kraftgegenüberstellung, Stand: 14.10.43,” Anlage 4c zu Abt. Fr. H. Ost(1) No. 80/43 g.kdos vom 17.10.43.

<3>Soroka, 原文为Soroki有误——译者注

在南方的下一记重拳是夺回克里木，出手的是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上将（F. I. Tolbukhin）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时间是4月8日。<sup>[21]</sup>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在坦克第19军和（在刻赤半岛的）独立滨海集团军的支援下，一起向德国-罗马尼亚第17集团军发起进攻，于4月16日将轴心国部队赶进塞瓦斯托波尔。希特勒坚持死守克里木，他认为这里很适合轰炸机起飞轰炸罗马尼亚油田。德军的防御很顽强，然而并不能像两年前的红军一样守那么长时间。从5月6日到10日，在城市遭到强攻的时候，德军不太情愿地搞了一次撤退行动，试图将幸存的防御者通过海路撤出。第17集团军原来的150,000人中只有不到40,000人逃出了克里木。<sup>[22]</sup>

到1944年5月，红军几乎解放了全部苏联南方领土，在此过程中击溃了第1装甲、第6、第18和第17集团军的大部。希特勒和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南方战区。苏军所有六个坦克集团军都在此地的事实让他们推断苏军夏季攻势的重心必然在南方。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足以解释为何苏军下一轮大规模攻势指向中央集团军群时德军会如此惊讶。

1944年初冬春的胜利在政治上的显著影响丝毫不亚于军事层面。3月下旬，罗马尼亚的扬·安东内斯库元帅飞往柏林恳求将罗马尼亚军队撤出克里木。现在他即将丢掉之前吞并的比萨拉比亚和摩尔多瓦，现在又要面临克里木半岛的失利，1942年的时候罗马尼亚军队在那里的表现可谓熠熠生辉。他说服希特勒将剩余的罗马尼亚部队集中到新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旗下，该集团军群在地理上已经和其他地方的德军防线分隔开来。但罗马尼亚显然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而安东内斯库也已经向莫斯科和伦敦发出外交试探。与此同时，3月19日，德军为防止匈牙利叛变而将其占领。只有保加利亚政府还老老实实地当德国人的跟屁虫。<sup>[23]</sup>

[21]详情请见《1944年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克里木战役》，《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3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4）第3-69页。

[22]德军防御的细节请见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290-295页。齐姆克指出轴心国最初兵力为152,216人，包括63,537名罗马尼亚军人。战役十天轴心国就损失了30,783人，之后又遭受重大损失，5月5日时只剩64,700人。其中有26,700人被“留在海滩上”。苏联人宣称德军损失100,000人、自己抓获61,580名俘虏的说法与此基本吻合。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0-201页，苏军共有462,400人，总损失为84,819人（其中死亡失踪17,754人）。

[23]约翰·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187-188页。

## 列宁格勒和中央战区

苏军在列宁格勒地域的努力到1944年终于收到了回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发祥地已经被围困了两年多，起初不得不依赖拉多加湖面上的冰雪之路杯水车薪地输送补给。1943年，苏联人得以打开一条通往城市的狭窄通道，但是这条通道很容易遭到德军炮火的封锁。尽管1943年列宁格勒组织了一个联合反炮兵机构开始协调定位和摧毁这些德军远程炮兵，但围城期间他们还是断断续续地向列宁格勒进行炮击。

到1944年1月，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被南方日益增长的威胁所吸引，无暇顾及其他地方，北方集团军群也盯紧了在白俄罗斯的威胁。因此，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罗夫将军（L. A. Govorov）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将军（K. A. Meretskov）的沃尔霍夫方面军（Volkhov）在诺夫哥罗德-卢加进攻战役中联手将德国人从列宁格勒近接地赶了出去。<sup>[24]</sup>

对苏联人来说走运的是，芬兰人从未像他们的德国盟友那样热心地追求拿下列宁格勒。战争一开始芬兰军队就夺回了曼纳海姆防线以及其他在1940年被斯大林夺去的领土，然而此后他们对继续向前攻取列宁格勒就没什么兴趣了。这一漏洞加上德军撤出预备队前往遥远的南方作战使得德军第18集团军到1943年末时的处境变得极其危险。

为了避免简单的正面强攻，苏联最高统帅部坚持让突击第2集团军通过海路机动到奥拉宁包姆（Oranienbaum，今罗蒙诺索夫市）登陆场，这是列宁格勒以西的一片狭长地段，之前从未被德军占领过。现在这里成为了向第18集团军发起钳形突击的跳板。整个11月间，随着芬兰湾上逐渐结冰，突击第2集团军在夜间

---

[24]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只不过是苏联人所说的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战略进攻战役的一个阶段罢了，参战的有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此次战役的时间是从1月14日至3月1日，包括四个独立的战役，战线长达600公里，参战部队有822,100人。苏军313,953人的损失表明了战斗的激烈残酷。这次战役的最好著述是S. P. 普拉托诺夫主编的《列宁格勒之战，1941-1944》（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4）。另见I. T. 科罗夫尼科夫《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第59集团军部队的进攻，1944年1-2月》（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0）。

乘坐驳船和小艇、在扫雷舰船和巡逻艇的护航下慢慢地渗透进了登陆场中。其掩人耳目的说法是俄国人正在撤出登陆场，但到一月份，这里已经有5个步兵师、600门火炮和数个坦克和强击火炮部队了。1944年1月14日，突击第2集团军冒着大雾和时不时的降雪，开始从登陆场向前缓慢突破。一天后，待雷场扫清以及将德国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奥拉宁包姆之后，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其他部队也加入了进攻，而梅列茨科夫的沃尔霍夫方面军也在南面围绕诺夫哥罗德时展开了攻势。

然而苏军在诺夫哥罗德-卢加战役中的推进却是行动迟缓、笨手笨脚的，和遥远的南方的伟大胜利简直是云泥之别。很多高级指挥员在战争期间一直待在列宁格勒城内及周边地区，从未像其他地方的同志们一样有机会体验进攻作战。相反，戈沃罗夫总是为下级的直线正面进攻战术、分散兵力和总是依靠得不到支援的步兵而暴跳如雷。装甲兵、炮兵和侦察单位常常无所事事。1941年的拙劣战术再一次出现在战场上。<sup>[25]</sup>另外，德国人已经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苏联步兵和战斗工兵只有奋不顾身地进攻才能战而胜之。不过，到2月20日，苏联人还是突破了德军防线并迫使其后撤。到2月26日，列宁格勒被正式宣布解围了，为此海军和地面炮兵还鸣炮庆贺了一番。

即使是这时，追击的组织仍然十分差劲，以至于第18集团军有能力逃出苏军计划的合围圈。2月，苏联最高统帅部撤销了沃尔霍夫方面军，将部队集中到戈沃罗夫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和马尔基安·米哈伊洛维奇·波波夫将军（M. M. Popov）的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由于德军一再得以逃出苏军手心，倒霉的波波夫和他的军事委员（相当于政委）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布尔加宁（N. A. Bulganin）受到了国防委员会的严厉申斥，但这样施压并不能克服北方冬季进军中的后勤保障和战术问题，北方的攻势总是在达成目标之前就不得不终止。1944年2月底，德军从卢加和伊尔门湖以西后撤到沿佩普西湖（Peipus，即楚德湖）到维捷布斯克一线构筑的黑豹防线，但此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离苏军还远着呢。<sup>[26]</sup>由于列宁格勒已经安全下来而北方集团军群不断后撤，芬兰政府开始考

[25]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172-177页。

[26]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174-176页。

虑怎么退出战争了。赫尔辛基也和布加勒斯特方面一道向同盟国发出外交试探。

与此同时，在南面正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现由巴格拉米扬大将指挥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索科洛夫斯基的西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方面军继续向维捷布斯克附近、奥尔沙（Orsha）以东和罗加乔夫（Rogachev）的德军阵地重拳出击。当巴格拉米扬对维捷布斯克北面接近地实施19天的戈罗德克战役<sup><4></sup>之时，从1943年12月29日到1944年3月29日，西方面军和白俄罗斯方面军至少发起了七次独立的攻势，付出了超过20万人的伤亡，但仍无力向白俄罗斯境内取得较大进展。<sup>[27]</sup>

在四个月之内，苏联进攻机器已经解放了列宁格勒、乌克兰和克里木，向白俄罗斯楔入了几颗钉子。希特勒手下两员最出色的战役指挥官——埃里希·冯·曼施泰因和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都丢掉了指挥权。在此过程中德军16个师，至少包括50,000人，都被通过合围和零打碎敲从地图上抹掉了，另外60个德国师也被打得只剩骨头架子了。1942年晚冬到1943年春还是德国人休养生息的好日子，而1944年同期的德国人却必须为了生存而不断挣扎。德军的装甲师和武装党卫军师四处救火，去支撑起摇摇欲坠的防线。结果，这一时期一些相对稳定的中央集团军群地段就向东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突出部，其绝大多数预备队却被抽走。当德国的政治和战略注意力都集中在巴尔干之时，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准备一劳永逸地解决掉中央集团军群。

---

[27]这些世人知之甚少的战役包括：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戈罗德克战役（1943年12月13-31日）；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卡林科维奇-莫济里战役（1944年1月8-30日），罗加乔夫-日洛宾战役（1944年2月21-26日）；以及西方面军对奥尔沙、维捷布斯克和博古绍夫斯克的七次战役。关于后者的最新细节，见M. A. 加列耶夫《论伟大卫国战争中苏军不成功的进攻战役》，《新的和最新的历史》1994年1月号第3-29页。由于西方面军的失利，索科洛夫斯基和他的许多参谋人员和下属，包括第33集团军司令员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多夫中将，被撤职换岗。之后西方面军被分成白俄罗斯第2和第3方面军。  
<4>1943年12月13-31日，原文有误——译者注

## 代号“巴格拉季昂” 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 战略谋划

1944年3月，苏联国防委员会（GKO）和总参谋部开始对整个战线进行全面彻底的参谋分析工作，检查了每一个地域以求找出最适合发动新一轮攻势的地点。在此过程中，计划制订者们必须选定一个能在军事和政治两方面均取得最大收益的方案。西方盟军最终也承诺将于五月在法国发动一次两栖登陆作战；未来苏军的行动也需要将其考虑在内，这将极大地影响战争的最终结局——同盟国阵营如何划分在欧洲的势力范围。

对于夏季主要攻势来说最显而易见、同时也是德军指挥官们猜测的选择就是继续在南方进军，杀入波兰南部和巴尔干，这样就可以迫使轴心阵营中的几个仆从国退出战争。不过，此举会导致红军战线拉得过长，并使其在巴尔干的崎岖地形上战斗，而此时苏联本土尚有一大块国土没有解放。

第二个选择是由乌克兰向西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突击，穿过波兰直抵波罗的海。但在前三次主要攻势期间，即使是斯大林也意识到如此规模的计划完全超出了苏联的能力范围，特别是在指挥、控制、后勤方面。德国国防军仍具备相当的实力，单凭一两次进攻还不足以将其击垮，之前的苏联攻势以血的教训证明了战前连续战役理论的正确性。

第三个可行方案是在北方投入主要精力，目标是打败芬兰并完全重新占领波罗的海国家。讨论芬兰人对列宁格勒和摩尔曼斯克供应线的威胁已经是昨天的事情了，现在发动这样一个攻势只不过会得到一丁点可用的资源罢了。继续向西直取波罗的海国家也会冒向德军坚强防御发动长期正面作战的风险，即使取胜，打到波罗的海之滨也就走到尽头了。

最后，红军也可以选择进攻他们的老冤家——盘踞在所谓“白俄罗斯阳台”

的中央集团军群。这里，普里皮亚季沼泽北面的德军防线向东凸起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如果取胜，这样一次进攻会毁灭德军少数几个迄今为止仍然完好无损的野战集团军，并切断北方集团军群的补给线和退路。白俄罗斯攻势还会完成解放苏联国土的任务并让红军进入波兰，在距离柏林直线距离最近的位置进行战役布势。此外，在白俄罗斯的胜利还会为苏军随后在其他战略轴线上的胜利创造有利条件。<sup>[1]</sup>

综上所述，在白俄罗斯实施主要进攻的原因不言自明。实际上，这次被斯大林本人以一位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命名为“巴格拉季昂”战役的攻势只不过是1944年夏季计划中五个各不相同的攻势中最核心的一个罢了。全盘了解计划真实范围的人屈指可数——斯大林、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和他的副手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此外，考虑到后勤和作战因素，这五个攻势都错开了，由北向南依次展开。最终确定五次攻势的地理位置和开始日期如下：卡累利阿地峡/芬兰，1944年6月10日；白俄罗斯（代号“巴格拉季昂”），1944年6月22日；利沃夫-桑多梅日（L'vov-Sandomierz），1944年7月13日；卢布林-布列斯特（Lublin-Brest），1944年7月18日；雅西-基什尼奥夫（Iassy-Kishinev），1944年8月20日。出于类似的原因，甚至是白俄罗斯战役本身，其实际进攻总体上也是北面先开始，南面随后展开（见地图15）。

甚至在制定出最终的战略计划之前，苏联最高统帅部就对其陆军编制进行了改组，并对指挥员重新洗牌。庞大的西方面军被分为两个更便于管理的司令部（白俄罗斯第2和第3方面军），其他方面军也都进行了更名，其作战地域也变更了。到四月，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已经有八个苏联方面军，从北向南依次是卡累利阿方面军、列宁格勒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紧挨着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南，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部队一道把守着一块深深向西凸起的突出部，他们也将参与到主

[1]关于此次战略争论的详情，见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第1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5）第200-202页，以及什捷缅科《白俄罗斯打击之前》，《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9月号第45-71页。





15. 夏秋战局，1944年6月-10月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GT: 近卫坦克集团军 Sep: 独立集团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Hun: 匈牙利集团军 GMC: 近卫机械化军  
 Bul: 保加利亚集团军 Pol: 波兰集团军

要攻势中来。到五月中旬，苏联元帅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已经从朱可夫（因瓦图京之死而接手指挥）手中接过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指挥权。与此同时两位在克里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的陆军集团军司令员也被提拔到方面军司令员的岗位上。38岁的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 D. Cherniakhovsky）成为最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员，他曾在1942年指挥一个坦克军而在库尔斯克之战时指挥第60集团军。尽管拥有犹太血统（这常常导致斯大林的偏见和猜疑），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杰出服役记录还是让他赢得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推荐。他受命指挥斯摩棱斯克以西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以前西方面军指挥部为核心组建自己的司令部。

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上将（I. E. Petrov）也被提拔为莫吉廖夫地域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员。不幸的是，列夫·扎哈罗维奇·梅赫利斯（L. Z. Mekhlis）的恶劣影响在红军中依然阴魂不散。梅赫利斯让斯大林相信彼得罗夫体弱多病、不能胜任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格奥尔吉·费多罗维奇·扎哈罗夫上将<sup><1></sup>，另一位在克里木战役中大获全胜的指挥员。最后彼得罗夫指挥1944年8月6日在南方再次组建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sup>[2]<2></sup>和其他方面军相比，久历战阵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的则是极为庞大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把守着从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南的科韦利（Kovel'）到罗加乔夫-日洛宾（Rogachev-Zhlobin）地区之间的辽阔战线，而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大将则指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位于“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北侧。

位居这些方面军司令员们头顶之上的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到战争的这个阶段他们有时还有自己专属的参谋人员。负责协调北面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巴格拉米扬）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行动的红军总参谋长、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就带了总参的一些参谋人员。副最高统帅朱可夫则受命协调中部和南面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和白俄罗斯第2方面

[2]约翰·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197、199页。

<1>G. F. Zakharov，并非担任过科涅夫的参谋长、参加过远东战役、后来晋升为苏联元帅的卡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译者注

<2>1944年5月16日该方面军曾被撤销，方面军野战领导机关及保障部队和后勤机关调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备队——译者注

军（扎哈罗夫）的行动。<sup>[3]</sup>

这一整套复杂的指挥体系并不意味着野战首长们仅仅是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罢了。相反，就如何粉碎中央集团军群这一议题引起过反复的争论。基本的问题在于，即使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正对中央集团军群的红军依然太弱小，不足以取得决定性、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当最高统帅部刚开始筹划此次会战之时，他们发现这里有42个德国师，总计有850,000人，而对面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第2、第3方面军仅有大约77个师、5个快速兵团[军]<sup><3></sup>，总计大约一百万人。为了达到所需的数量优势，苏军最后向中央集团军群当面增加了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个坦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1个波兰野战集团军和11个快速兵团[军]——合计超过400,000人——并且进一步强调要尽可能地迅速歼灭前沿德军。<sup>[4]</sup>

为解决上述问题，斯大林召集面对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绝大部分指挥员到莫斯科参加5月22-23日的会议来制定计划。除了安东诺夫、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罗科索夫斯基、巴格拉米扬、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A. A. Novikov，红空军司令）、安德烈·瓦西里耶维奇·赫鲁廖夫（红军总后勤部长）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白俄罗斯第1和第3方面军的军事委员等等（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因病未参加会议）。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被忽略了，因为原定的计划中他们就没有实施主要攻势的任务。

总参的计划制订者们展示了他们的初步构想，核心是在明斯克以东的大口袋里包围并歼灭中央集团军群主力。在进行这一深远的钳形突击的同时，巴格拉米扬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打算在维捷布斯克合围德军，而罗科索夫斯基想要实施一次战术层面上的两面包夹，利用两个坦克军在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的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附近包围前沿德军部队。一向对复杂的机动策略甚是不放心的斯大林激烈地反对这个博布鲁伊斯克计划，但罗科索夫斯基坚定不移，最终他的意

[3]关于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在此次战役中扮演的角色，见A. M. 华西列夫斯基《毕生的事业》第388-389页和G. K. 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卷第516-518页。

[4]A. 马楚连科《部队的战役伪装》（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75）第113页。战役准备所必须的军队变更部署的规模在N. 雅科夫列夫的《白俄罗斯战役准备期间的作战部署》中有详细论述，原载《军事历史杂志》1975年9月号第91-97页。

<3>根据什捷编科回忆，这5个军为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另外苏军还有6个身管炮兵师和3个火箭炮兵师——译者注



16.白俄罗斯战役，1944年6月-8月

S: 突击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GT: 近卫坦克集团军 TC: 坦克军  
 AA: 空军集团军 GCC: 近卫骑兵军 GMC: 近卫机械化军 GTC: 近卫坦克军 Pol: 波兰集团军  
 XXXIXPz: 第39装甲军 XXXXPz: 第40装甲军

见被采纳了。<sup>[5]<4></sup>

会议最终勾勒出了“巴格拉季昂”战役（至少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北部分）的概要图。此次攻势首先将由两个集团军级的快速集群实施两个战术合围，来拔除德军在“阳台”南北两面的支撑据点（见地图16）。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将一道合围斯摩棱斯克西北的维捷布斯克，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将合围博布鲁伊斯克。与此同时，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将在北面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南面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多个快速兵团[军]和骑兵-机械化集群的协同下，对明斯克实施纵深合围。为保障北侧的安全，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将沿穿波洛茨克（Polotsk）而过的西德维纳河两岸笔直向西进攻，大方向是指向东普鲁士。而普里皮亚季沼泽以南——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左翼将随后投入坦克第2集团军从科韦利（Kovel'）地域向西实施纵深突击，直指维斯瓦河（Vistula）。攻势开始日期暂定为1944年6月15-20日。

会议结束十天后的，斯大林召见科涅夫，垂询乌克兰第1方面军将如何扩大“巴格拉季昂”战役的范围。由于多数坦克集团军仍集中在南方，因此科涅夫麾下有着庞大的机械化部队可供驱遣。他打算实施两个突击，也就是未来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L'vov-Sandomierz）。科涅夫在北侧——卢茨克（Lutsk）以西一块10公里宽的地段上——集结了14个步兵师、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来从北面围歼利沃夫的德军。与此同时在偏南面的中央地段，科

[5]什捷缅科《白俄罗斯打击之前》第56页；罗科索夫斯基《两个主要突击》，《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6月号第13-17页。

<4>关于罗科索夫斯基对斯大林的这次抗辩长期以来为人们津津乐道，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晚年均认为这只是罗科索夫斯基自吹自擂，而过早死去的罗科索夫斯基已经不可能为自己争辩了。由于没有这次会议的会议纪要，译者只能根据与会人员的回忆录来作一下推测。罗科索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1944年5月22日-23日的一次会议上，罗科索夫斯基提出他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右翼计划实施两个突击，包围并歼灭的敌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但是最高统帅及其副手们坚持一个主要突击，因此他被两次建议到隔壁房间去考虑考虑，但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斯大林看到他坚持自己的观点，就照罗科索夫斯基呈交的原文一字不改地批准了战役计划。他说：“方面军司令员的坚持，说明他们周密地思考过进攻的组织工作。而这是成功的可靠保证。”这一说法遭到了最高统帅的“副手们”——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反驳。而什捷缅科只说会议纠正了总参关于“合围”的看法，巴格拉季昂说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同意罗科索夫斯基的看法。这里译者没有找到任何可以作为铁证的东西，比如说当天的会议纪要之类的。但是这里完全是一个误会，因为诚如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所言，罗用词不当，应该是“两个强大的突击”或者“两个突击集团”，而且一个方面军实施两个突击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莫斯科战役时西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就玩过了，但是罗科索夫斯基和他们说的两个突击并不是一个事情。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左翼的卢布林方向实施一个突击，而在右翼拿下博布鲁伊斯克向巴拉诺维奇实施突击。朱可夫所说的“5月20日，斯大林就根据总参的方案预先批准了该方面军计划的两个突击”正是上述的两个。但是在右翼的这个突击是由两个小突击来实现的，其中一个是以第65和第28集团军从别列津纳河下游奥扎里奇地区向斯卢茨克总方向突击”。总参并不同意这个在沼泽地带实施合围作战的方案，因为此地无法形成绵密的合围网，而且在白俄罗斯这样宽大的进攻正面上，进行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的合围战会贻误战机。罗科索夫斯基在5月22日的会议上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他的意见得到了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的坚决支持，于是斯大林和总参被说服了。——译者注

涅夫设想用15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在一个略宽一些的突破正面上展开进攻。

科涅夫的意图是在利沃夫以东围歼德军及其预备队，然后投入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向西北直扑波兰南部桑多梅日附近的维斯瓦河。科涅夫还筹划了一个复杂的欺敌行动来让德国人相信他的进攻（如他们预料的一样）将从喀尔巴阡山脉北麓的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w，位于乌克兰，1962年更名为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Ivano-Frankivs'k）出击。这份跟罗科索夫斯基的提议一样复杂的方案再次遭到斯大林的反反对，尤其是利沃夫合围的部分。不过斯大林最后还是批准了科涅夫的计划，但也警告这位元帅如果失败后果自负。<sup>[6]</sup>科涅夫的突击将在苏军拿下明斯克之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从科韦利地域出击之前开展。

## 序幕

1944年5月31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下达了“巴格拉季昂”战役的指令。和以往的主要攻势计划不同的是，这份计划给各方面军规定的目标都是容易实现的，方面军最初的目标是在明斯克以西，距离出发阵地不过150公里之遥。实际中，此次攻势的巨大胜利完全出乎苏军指挥员意料之外，他们不得不在战役进程中调整计划，将更深远的目标纳入其中。

所有这些谋划都涉及到海量后勤物资的筹集，还有大批兵力横跨战线的秘密战略调动，其中包括把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的近卫第6集团军和近卫第11集团军调到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地段，将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从摩尔达维亚（Moldavia，即现在的摩尔多瓦，Moldova）调到白俄罗斯，将第28集团军和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从乌克兰调到白俄罗斯南部，坦克第2集团军从罗马尼亚国境线调到科韦利地域。从1944年5月到6月，红军后勤部长赫鲁廖夫（Khrulov，1943年6月之前称为总后勤部长）为满足斯大林、朱可夫和华西

---

[6]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206-207页；I. S. 科涅夫《方面军司令员笔记，1943-1945》（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2）第231-323页。

列夫斯基加速大规模铁路输送的急切要求而忙得团团转。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以确保德国人坚信主攻将对准他们的南翼。<sup>[7]</sup>最终，苏军没能在原定时间之前完成准备工作。而简直巧合的是，“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发起日推到了6月22日——德国侵略三周年之日。

到6月20日，参加“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四个方面军，除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之外，总计有1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4个空军集团军、118个步兵师和2个步兵旅（绝大部分隶属于40个步兵军）、7个筑垒地域、2个骑兵军（合计6个骑兵师）、8个机械化/坦克军（其中4个是独立军）以及众多的支援炮兵单位。全部作战兵力总计有1,254,300人，4,07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4,363门火炮，以及将近5,327架作战飞机，另有1,007架飞机执行远程任务。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左翼另有416,000人，1,74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8,335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1,456架飞机，编成5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1个空军集团军、36个步兵师（归属11个步兵军）、2个骑兵军和4个坦克/机械化军。<sup>[8]</sup>

当主要攻势的准备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时，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罗夫将军（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基里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梅列茨科夫将军（卡累利阿方面军）却开始打击芬兰，从而拉开了夏季战局的大幕。自1941年末德军在列宁格勒城下受挫从而使战线稳定下来以后，收复了1940年被苏联人抢走领土的芬兰军队就没什么热情再打仗了。尽管斯大林对于芬兰在军事方面的消极态度十分欣慰，但一贯谨慎的他还是在卡累利阿及更北面的地方维持着相当多的兵力，以防芬兰人哪天变卦又要积极参战了。到1944年中时，斯大林决定结束和芬兰的冲突、夺回之前丢掉的土地，从而使宝贵的兵力可以用到其他战线。

[7]N. 安季片科《关于白俄罗斯战役后勤保障的问题》，《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6月号第36-51页；戴维·M·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360-378页。

[8]关于此次战役中的苏军实力，见《1944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白俄罗斯的覆灭：第一卷，1944年白俄罗斯战役的准备工作》（莫斯科：总参军事学院，1959）第39页，机密。这些数字与《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6月号第74-77页《数字中的白俄罗斯战役》中的数字相吻合。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3页指出战役期间苏军四个方面军总兵力为2,411,600人，其中包括一个约有80,000人的波兰集团军。在普里皮亚季河以北与苏军四个方面军对峙的德军共有888,000人，并得到996辆坦克和突击炮以及3,000门火炮的支援。另有200,000人在普里皮亚季河南面面对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左翼部队。此时，德军估计中央集团军群当面苏军约有1,230,000人，并得到1,1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5,000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见“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 g.Stand:Siehe Fussnote(1.5-1.6.44)”, Fremde Heere Ost(ic), Prof. No. 1551.

夏季战局第一阶段——卡累利阿战役——的企图是迫使芬兰退出战争，将德军注意力从南面苏军的攻势准备上移开，让德国因失去一个盟友而陷入窘境。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和卡累利阿方面军确保卡累利阿-芬兰地峡及列宁格勒北面、西北面辽阔的卡累利阿地区的安全。得到黑海舰队掩护的戈沃罗夫的方面军受命于6月10日发起进攻，10天内拿下维堡（Vyborg，即维伊普里，Viipuri），而梅列茨科夫将在6月21日开始向拉多加湖以北进攻。

苏军指挥员们难以忘记1939年和1940年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时遭遇的困难。为了避免重蹈当年四个月苦战的覆辙，这次的计划做得十分谨慎，苏联人在攻势发起之前建立起了庞大的兵力优势。<sup>[9]</sup>戈沃罗夫的攻势如计划中一样顺利展开。到6月21日，就在芬兰和德国就德国派遣援军的肮脏交易尚在紧张磋商之时，戈沃罗夫的第21集团军左翼部队已经拿下了维堡。戈沃罗夫随后将第59集团军所部通过海路运到维堡加强这座芬兰城市的前沿部队。同一天，梅列茨科夫的独立第7集团军采取行动从其沿斯维里河（Svir）的阵地直插到卡累利阿中部。苏军在拉多加湖南北两面的行动最终迫使芬兰人于9月份屈膝求和，虽然德国援军最终确实到来了，但芬兰人的结局已经尘埃落定。<sup>[10]</sup>尽管颇有声色，但不久南面白俄罗斯发生的正戏开锣后，相形见绌的卡累利阿战役就沦为了小小的暖场杂耍。由于对芬兰作战有功，戈沃罗夫和梅列茨科夫两人均晋升为苏联元帅。

芬兰战役将德军的注意力从中央集团军上进一步移开了。事实上，苏军展开了一次有组织的战略欺骗活动，让德军误以为苏联的攻势将集中在南北两翼，而中部中央集团军群当面只会于夏末遇到规模有限的攻击。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在北面、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乌克兰第3方面军在罗马尼亚国境线上也装模作样地集结兵力，进入五月份之后动作依然很频繁。苏联人的这些措施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直到白俄罗斯战役发起之日，德国情报机关还坚信坦克第2集团军、近卫

[9]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02-203页以及其他苏联资料，这次战役中的苏军实力为451,000人（列宁格勒方面军202,300人；卡累利阿方面军188,800人；波罗的海舰队60,400人），10,0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800辆坦克，对阵的是268,000名芬兰军人，以及1,930门火炮和110辆坦克和突击炮。此战苏军损失为死亡失踪23,674人，卫生减员72,701人，有294辆坦克和480门火炮被击毁。战役详情可见S. P. 普拉托诺夫《列宁格勒之战，1941-1944》第428-430页；A. 诺维科夫《在卡累利阿半岛》，《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7月号第62-73页；以及《突破卡累利阿半岛芬军防御中的工程兵支援》，《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4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5）第180-194页，机密。

[10]德国与芬兰磋商的详情见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00-301页。



坦克第5集团军、近卫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仍然远在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当面。<sup>[11]</sup>

苏联“马斯基洛夫卡”（欺骗、伪装之意）计划恰到好处地利用了德国人对南北两翼盟友的重视而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贯穿整个五月到六月，情报办公室即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的头头——著名的莱因哈特·格伦上校（Reinhard Gehlen）就一直预测苏军将在南北两翼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德国的战略目光也为美英盟军在意大利的行动和登陆法国行动的准备工作所吸引，而德国空军继续将帝国空防放在比东线战术需求更高的位置上。

各级德国情报军官们对苏军一线步兵和炮兵的部署几乎了如指掌，但他们对后方战役战略兵团的情况却知之甚少。德国东线空中力量的持续下滑和苏军严苛的“马斯基洛夫卡”纪律使得航空侦察总是一无所获。地面侦察兵和残留的少数特工逐渐无法轻松深入苏军的后方地域了。雪上加霜的是，苏军前沿大范围的无线电静默使得无线电侦听也没用了。总的来说，德国情报人员没能发现中央集团军群当面三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一个坦克集团军和数个快速兵团[军]的到来。另外，“巴格拉季昂”战役的推迟使得哪怕最精明的分析人员也难以确定正确的攻击发起日期。<sup>[12]</sup>

在军一级及以下层面，很多德国指挥官机器情报军官都预感到会碰上某种形式的进攻，但他们的上级觉得这种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因而当成耳旁风。举例来说，就在“巴格拉季昂”战役之前一个星期，德军第12步兵师的一个营长就向前来视察的第39装甲军军长马丁内克将军（Martinek）讲述了即将到来的威胁。马丁内克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他只是轻飘飘地用一句格言作答：“上帝欲致人死地，必先使其目不能视”<sup>[13]</sup> <5>。更上层的德军指挥机关直到6月25日才完全意识到“巴格拉季昂”战役的巨大威胁，而此时战斗已经打了整整三天了。

[11] 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370、407-408页。

[12] 汉斯·冯·内斯《从军事情报视角研究1944年夏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在格兰斯主编的《1985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从第聂伯河到维斯瓦河，1943年11月-1944年8月的苏联进攻战役》第251、278页。

[13] 格奥尔格·莱姆《第12步兵师在莫吉廖夫的防御》，《1985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366-367页。莱姆当时指挥第12步兵师，并率领他的营逃离了莫吉廖夫。

<5>典出自圣经，上帝出手往往第一招就是使人失明，参见圣经-旧约-申命记第28章28句“主必用癫狂、眼睛、心惊攻击你”——译者注

由于德国人对巨大的威胁毫无察觉，苏军发起进攻时的中央集团军群只不过是空壳罢了。五月下旬，希特勒断然禁止该集团军群所部后撤至第聂伯河或别列津纳河（Berezina）。鉴于苏军可能会在遥远的南方发动攻势，陆军总司令部将第56装甲军转隶给北乌克兰集团军群，这样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恩斯特·布施（Ernst Busch）手下本就不多的反突击力量更加乏善可陈了。只有博布鲁伊斯克以西还有个第20装甲师留作预备队，但即便该师也由陆军总司令部直辖而不听命于中央集团军群。

一个典型的六营制德国步兵师要防御32千米宽的地段，前沿各营之间的宽阔空隙只能用观察哨和定期的巡逻兵掩护着。绝大多数情况下德军指挥官们会在由障碍物、堑壕和地堡组成的一线防御网之后几百米处构筑第二道防线，之后距离前沿四到六千米处师里会再建立一道不完备的防线。之后再向后方就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力量了，尤为可悲的是，无论哪一级指挥部手下的预备队或反突击部队都根本不能胜任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这样，传统德国防御学说中允许局部后撤以便迅速实施反突击的做法就无法实现了。取而代之的是，数量可观的兵力都被牵制在后方清剿游击队，他们虽然削弱了对手却并不能摧毁苏联的游击运动网络。

## 进攻

德国和苏联方面对于“巴格拉季昂”攻势的实际发起日期的记载不尽相同，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苏军的进攻是逐渐展开的。1944年6月19日夜间至20日凌晨，在德军清剿中幸存的游击队员对整个中央集团军群后方的铁路枢纽、桥梁和其他关键交通点发动了一波攻击。尽管当地德军防御部队挫败了其中很多攻击，但仍有超过一千个交通节点被破坏，这使得德军的撤退、重新补给以及横向机动无法进行。<sup>[14]</sup>

从6月21日夜间到22日凌晨，德军后方地域遭到了大规模的轰炸，而此时苏军侦察营开始前出到守备空虚的德军一线阵地，逐层地将德军防线剥壳去皮。总

[14]关于游击队作战有很多文章和书籍，见B. 切尔托克《解放白俄罗斯期间游击队与第65集团军的配合》，《军事历史杂志》1984年7月号第85-89页。

攻实际上是6月23日发动的，多亏了侦察分队的顺利行动，很多地方并没有进行长时间的炮火准备。担负进攻任务的是由坦克、自行火炮和步兵精心组织而成的混编特遣队，还有炮兵和航空兵专门向其提供支援。整个攻势的先导是加装了滚压式扫雷具的工程坦克，负责在雷场中清理出通道来<sup>[6]</sup>。夜间苏军的探照灯和照明弹不仅晃得德军睁不开眼，还有助于指引苏军不断向前挺进。<sup>[15]</sup>

绝大多数德国团属反坦克连里装备的50mm反坦克炮面对T-34以及更重坦克的前装甲几乎无能为力。反而是德军步兵利用反坦克地雷、炸药包、“装甲拳”<sup>[7]</sup>以及其他类似的近程武器向来犯之敌收点过路费。绝大多数苏军指挥员仅仅是简单地绕过孤立的德军抵抗枢纽继续向敌后挺进。<sup>[16]</sup>

6月24日晚些时候，在维捷布斯克地段，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中将（A. P. Beloborodov）的第43集团军所属的一些小规模机动特遣队抛开已经彻底丧失斗志的德军“E”军级集群残部，夺取了该城西面在西德维纳河上的渡口。到6月25日正午，他们已经和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中将（I. I. Liudnikov）的第39集团军的装甲先遣支队会师，从而切断了德军第53军从该城的退路。而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奇斯佳科夫中将（I. M. Chistiakov）的近卫第6集团军在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布特科夫中将（V. V. Butkov）的坦克第1军支援下，几乎马不停蹄地转向西面，开始直冲波洛茨克，追击第3装甲集团军的残部。

在南面，罗科索夫斯基于6月24日开始了突击，他的先头师如天降神兵般从沼泽地里冒出来，这可让德国人大吃一惊。他的工程兵部队进行了大量的辛勤劳作，在不被德军察觉的情况下沿普季奇河（Ptich）东岸修筑了众多用于穿越沼泽的木质急造路和坡道。<sup>[17]</sup>——俟德军防线被先头步兵压垮，罗科索夫斯基就派

[15]P. 比留科夫《白俄罗斯战役中工程兵运用的特点》，《军事历史杂志》1984年6月号第34—40页；V. 米哈伊尔金《白俄罗斯战役中炮兵的作战使用》，《军事历史杂志》1984年6月号第25—33页；O. 洛西克《白俄罗斯战役中装甲机械化兵的运用》，《军事历史杂志》1984年6月号第20—24页。整个战役的详细记述，见A. M. 萨姆索诺夫主编的《解放白俄罗斯，1944》（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4），以及《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8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5）中《1944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白俄罗斯的覆灭》一文。后者为秘密文件。

[16]莱姆《第12步兵师在莫吉廖夫的防御》第372、376—377页。

[17]比留科夫《白俄罗斯战役中工程兵运用的特点》第35—36页；A. 卢钦斯基《博布鲁伊斯克战役中的第28集团军》，《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2月号第66—75页。

<6>原文为“加装了扫雷犁的工程坦克”，有误。二战期间苏军装备的扫雷坦克是PT-34，主要是在1943年型T-34-76坦克的底盘前部加装滚压式扫雷具，利用钢制滚轮的压力触发压发地雷引信，当时苏军没有犁刀式扫雷具——译者注

<7>即所谓的“铁拳”反坦克火箭，苏联人称之为“长柄反坦克火箭弹”——译者注

出他的装甲部队笔直穿过沼泽路，穿过德军防线，直杀入其后方。到6月25日日中，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帕诺夫中将（M. F. Panov）的近卫坦克第1军已经向前朝博布鲁伊斯克南接近地突入超过40公里，而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中将（I. A. Pliev）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则紧随其后，准备挥军向西，进逼斯卢茨克。此时德军第20装甲师无法确定主攻是从东面的罗加乔夫（Rogachev）而来还是从博布鲁伊斯克以南而来，在互相矛盾的命令下时而向东、时而向南，白白浪费了两天时间。6月26日，他们终于不用再遭这份罪了，鲍里斯·谢尔盖耶维奇·巴哈罗夫（B. S. Bakharov）中将的坦克第9军冲破了德军在罗加乔夫以西的防御，一路狂奔去夺取博布鲁伊斯克南面别列津纳河上的几个渡口，正如近卫坦克第1军在该河西岸所做的一样。

苏军装甲兵雷霆一击之后紧接着就是第65、第48和第3集团军部队的滚滚洪流，德军第35军、第41装甲军一部以及第20装甲师都被装进了博布鲁伊斯克东南的大沸锅之中。试图逃出火坑的亡命徒们在公路枢纽季托夫卡（Titovka，在博布鲁伊斯克城中）挤作一团时又遭到苏联空军的无情屠戮。<sup>[18]</sup>只有最坚韧不拔并且福大命大的人才能逃过这场屠杀，从城西北面溜出去。其实他们能脱离苦海的部分原因是苏军指挥员们已经在催促手下转而向西面以及明斯克进军了。

在苏军次要进攻的奥尔沙和莫吉廖夫当面，德军最初的形势并不那么糟糕。伊万·吉洪诺维奇·格里申中将（I. T. Grishin）的第49集团军于6月24日在德军第39装甲军和第12军的接合部玩了一把小规模突破战。<sup>[19]</sup>由于缺乏装甲力量，格里申不得不以一个搭载步兵的独立坦克旅作为其机动部队的核心，用于扩大胜利。接踵而至的悲剧消息促使德军第4集团军开始缓慢地向第聂伯河上的莫吉廖夫退却。到6月27日，格里申的部队已经从该城南北两面渡河去，现在穷途末路的守军开始盘算着进一步撤往同样岌岌可危的明斯克。然而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莫吉廖夫同样是要战至最后一人的。有些人执行了命令，但很多人没遵守命令。那些出城向西逃窜的守军一头扎进了苏军的炮兵火网中，蒙受了与维捷布斯

[18]K. 捷列金《在解放白俄罗斯的战斗中》，《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6月号第88页；A. 齐金《歼灭敌博布鲁伊斯克集团中空军第16集团军的航空兵》，《军事历史杂志》1962年7月号第22-23页。

[19]A. A. 西多连科《在莫吉廖夫轴线上》（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8）。

克和博布鲁伊斯克之战中同样悲惨的遭遇。虽然避免了落入莫吉廖夫和第聂伯河一线的战役、战术包围圈中被吃掉，但他们还是掉进大得多的明斯克战略包围圈中沦为盘中餐。

只要一被合围，希特勒无一例外地都会宣布这些城镇成为要塞，必须战至最后一人。很多情况下，这些城镇只有些木结构建筑物，连地下室都没有，要建立起有效的防御体系是不可能的。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有经验的德军团一级及以下的指挥官们都学乖了，知道要离那些可能会被宣布为要塞的城镇远一些。如果碰巧被困在这种不适合防守的地方的话，他们会利用一切机会杀出去。例如6月27日，第12步兵师以及几千名后勤保障部队和几百名伤员被围在了莫吉廖夫。该师的两个营级特遣队独力突出重围。他们最终能渡过别列津纳河抵达明斯克西南的涅曼河沿岸的德军防线简直是个奇迹。<sup>[20]</sup>

到6月27日，德军防线上已经被凿开了两个巨大的缺口：一个在北面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之间，一个在南面第4集团军和受到进攻的第9集团军之间。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所部两个坦克军加上维克多·季莫费耶维奇·奥布霍夫中将（V. T. Obukhov）的近卫机械化第3军穿过第一个口子，各坦克旅沿平行公路齐头并进，以期找到别列津纳河的渡河口。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则钻过南面的突破口，渡过普季奇河继续向斯卢茨克进军，并于6月29日正午收复该城。

陆军总司令部对这些威胁的反应相当迟钝，而且仅有有限的机械化单位通过铁路和公路抵达。在鲍里索夫（Borisov）下火车的第5装甲师会同一些轻装后方警戒单位试图封闭第3装甲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之间的突破口。但他们最多也只能是躲在树林或者村庄里近距离开火，伏击一下苏军军一级的先遣支队罢了。这种战术只不过迟滞苏军几个小时的推进，红军指挥员大不了另寻他路，绕过这些防御者就是了。<sup>[21]</sup>然而罗特米斯特罗夫和其他坦克指挥员们也渐渐意识到，与之前

[20] 莱姆《第12步兵师在莫吉廖夫的防御》第374-375、427页。

[21] 第5装甲师的防御在A. D. 冯·普拉托《第5装甲师史》中有介绍。稍短一些的论述可见冯·普拉托《第5装甲师的防御战》，载于《1985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385-418页。冯·普拉托时为第5装甲师的作战处长（Ia）。

在乌克兰草原上相比，白俄罗斯的装甲战是迥然不同而且代价更高昂的。<sup>[22]</sup>

## 解放明斯克

1944年7月2日，德军只有少数几个不满员的团被困在明斯克城中和周边地区。收复该城是苏军先遣支队和坦克军利用突破扩大胜利的一个经典范例。其实整条德军防线早早就被穿城而过的苏军小股先遣支队给抢占了。在明斯克城北，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坦克第29军绕过该城，努力搜寻所有城西的德军反击部队，与此同时还要夺取斯维斯洛奇河（Svisloch）上的渡河口。而这时近卫坦克第3军于7月3日攻入明斯克西北角，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洛西克上校<sup>[23]</sup>的近卫坦克第4旅（隶属于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布尔杰伊内少将[A. S. Burdeinyi]的近卫坦克第2军）扫清了东北面。<sup>[23]</sup>由于苏联人在德军组织起防御之前就抢占了关键地点，因此他们只花了一个上午就将明斯克牢牢掌控住了。7月3日下午，近卫坦克第1军的先头部队从南面赶来，完成了对该城的占领。紧随其后的是第3集团军（从东南面）和第31集团军（从东北面）的步兵部队。这样，在该城被机械化部队夺取的同时，步兵单位也赶到此地，围绕被迂回的、依然在明斯克东面防守的德军第4集团军建立了对内包围圈。整个过程是在扩大胜利阶段完成的，毫不拖泥带水。<sup>[24]</sup>

在偏南面，当苏军两个坦克军完成了包抄之后，德军博布鲁伊斯克守军的残部继续试图冒死突出重围。德国材料承认该包围圈中包括德军第9集团军的两个军，总计有大约70,000人。正如命令第5装甲师在北面所做的一样，陆军总司令部也派出第12装甲师，命令其挽回危局。该师忠实地相应了领导的召唤，开始在距博布鲁伊斯克50公里的奥西波维奇（Osipovichi）地域下火车。第9集团军

[22]在向明斯克推进期间，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损失非常大，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德军坦克的伏击。后来，他的集团军在维尔纽斯之战中蒙受了更惨重的损失。战役开始时，罗特米斯特罗夫拥有50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到7月5日打下明斯克后就只剩307辆可用。在7月16日拿下维尔纽斯之后，他的集团军只剩约50辆坦克了，不得不撤出战斗进行休整。见《1944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白俄罗斯的覆灭》（莫斯科：总参军事学院，1959）第168-169、195、286页。

[23]A. 别洛乌索夫《明斯克之战中的近卫坦克第4旅》，《军事历史杂志》1974年7月号第45-49页；A. 卡拉万《在明斯克轴线上》，《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6月号第52-57页。

[24]肃清被围德军第4集团军的情况见《1944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白俄罗斯的覆灭》（莫斯科：总参军事学院，1959）第114-118页。

<8>O. A. Losik, 苏联英雄，未来的装甲坦克兵元帅，马利诺夫斯基装甲兵学院院长，坦克战专家——译者注

参谋长迎接该师师长时挖苦地说道：“真高兴见到你！第9集团军已经不复存在了！”<sup>[25]</sup>他说的是事实，第9集团军已经名存实亡了，虽说6月30日第12装甲师的一个战斗群发起了一次坚决的反突击，解救了多达10,000名丢盔弃甲、正逃出博布鲁伊斯克地域的德军。然而剩下的60,000人饱受红空军的大规模空袭，最终屈膝投降。位于该地域的德军第6航空队在开战时就只剩45架战斗机，由于缺乏燃料和飞机，在苏军庞大的空中优势面前，他们也无可奈何。

对于防御者来说更糟的还在后面，6月27日，希特勒发布了第8号作战命令，这又是一道就地死守的指令，要求已经被围的部队重建战线。德军指挥官继续要求准许撤退或者机动一下，但总是遭到拒绝，直到覆水难收。最终，第53军在维捷布斯克放下武器，停止了抵抗。而明斯克以东的一个大包围圈也兜住了第4集团军的绝大部分兵力。<sup>[26]</sup>

当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的第33、第49和第50集团军投入到清剿被围的第4集团军这一艰巨的任务中时，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正马不停蹄地飞奔向西，以维持进攻冲量。他们打算夺取莫洛杰奇诺（Molodechno）和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这两个关键城镇。二者控制着穿过白俄罗斯中部沼泽密林区中的狭窄通道，因此苏军要进一步向维尔纽斯（Vilnius）和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进攻，就必须抢在德军围绕这些关键城镇建立起新防线之前就先行占领。

到7月3日，就在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还在明斯克以西重新集结的时候，奥布霍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近卫机械化第3军和近卫骑兵第3军）开始出击德军第5装甲师和第39装甲军残部，以夺取莫洛杰奇诺，偏南面，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也沿着通往巴拉诺维奇的道路进攻。第7装甲师从北面、第4装甲师从南面赶来增援增强了德军的防御。不过7月5日，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也加入到向维尔纽斯的推进中来。到7月8日，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第5集团军和近卫第11集团军，已经合围了维尔纽斯的德国守军，

[25]引自格尔德·尼波尔德《第12装甲师的防御》，载于《1985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432页。原第12装甲师作战处长尼波尔德最近写成了一本德国视角的绝佳之作《白色俄罗斯之战：1944年6月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译者理查德·辛普金（伦敦：Brassey's, 1987）。

[26]尼波尔德《第12装甲师的防御》第442-443页。

下面就是开始肃清守军、阻敌解围，同时还要继续向涅曼河两岸推进。维尔纽斯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3日，罗特米斯特罗夫的坦克也投入了伤亡惨重的逐屋巷战中，担负支援任务。<sup>[27]</sup>

13日这天也见证了德军英雄主义的又一个例子，刚到的第6装甲师的一个小战斗群突入苏军战线30公里，拯救了一小部分守军。然而同一时间，苏军在城西南面抵达涅曼河。同时北面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也控制了波洛茨克，并加入到友邻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的攻势中去，沿西德维纳河两岸向西北飞奔。新近从乌克兰和克里木赶来的近卫第2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组成的另一支苏联援军增强了巴格拉米扬突击的冲量，威胁到了被削弱了的中央集团军群北翼的退路。<sup>[28]</sup>苏军在这个轴线上的战斗焦点集中在突向考纳斯（Kaunas）、里加（Riga）和波罗的海之滨，这一突击使得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有被切断的危险。

维尔纽斯陷落的同时还伴随着德军失去利达（Lida）和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这两个通往南方的交通节点。苏军第50集团军和第49集团军在肃清明斯克口袋之后回归到上级方面军中，而白俄罗斯第2和第1方面军现在分别盯上了德军更深远后方的格罗德诺（Grodno）和比亚韦斯托克。不到一个星期，随着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加入到科韦利西面的行动中来，穿过白俄罗斯南部的推进已经扩大为冲向波兰边境线、维斯瓦河和纳雷夫河（Narew）的更大战斗了。

从6月22日到7月4日的这12天里，中央集团军群已经损失了25个师，超过300,000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其又损失了超过100,000人。到月底，由于装甲矛头已经筋疲力竭、锋芒不再，苏军的推进脚步终于慢了下来。这三个星期的机动作战里，坦克的作战损失和日常损耗迫使绝大部分坦克单位停下来进行休整，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损失尤其严重。罗特米斯特罗夫不久就被撤销集团

[27]S. 波普拉夫斯基《维尔纽斯解放20周年纪念》，《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7月号第42-46页。

[28]I. 巴格拉米扬《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在白俄罗斯战役期间的进攻》，《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4月号第12-27页、5月号第15-31页。



军司令员职务，升任苏联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副司令<sup><9></sup>，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因为放任造成如此惨重的损失。最终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索洛马京、随后是瓦西里·季莫菲耶维奇·沃里斯基中将（V. T. Vol'sky）接替指挥该集团军。<sup>[29]</sup>

苏军推进的放缓并没有缓解德军不利的局势。在最初一系列悲剧性惨败之后，6月29日，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也接过了中央集团军群的指挥权，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分配残余的少数兵力，在西面某个地方再建立新的防线。莫德尔已经将新锐的装甲师调到白俄罗斯，但是很快他就尴尬地发现利沃夫到科韦利的旧防线出了新问题，这条战线陷入了烈焰和毁灭之中，很快和其他地段的激战融为一体，两个巨人的厮杀席卷了波罗的海之滨到喀尔巴阡山脉。

## 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和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

6月28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已经向所有四个方面军——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第2、第3方面军——下达了全面推进的命令。7月13日，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也加入到战斗中来，他们将普里皮亚季沼泽南面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攻势计划提前实施，以充分利用德军在白俄罗斯的灾难。

根据早先的计划，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科涅夫在利沃夫和拉瓦-鲁斯卡（Rava-Ruskaia）地域从利沃夫东北和东面两个方向同时发起猛攻，歼灭德军北乌克兰集团军群一部。<sup>[30]</sup>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将（M. E. Katukov）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悄悄地从南面调到了北面，而维克多·基里洛维奇·巴拉诺夫中将的（V. K. Baranov）骑兵-机械化集群（由近卫骑兵第1军

[29]成功指挥机械化第1军的M. D. 索洛马京中将于8月8日接替罗特米斯特罗夫。在索洛马京指挥希奥利艾被德军地雷炸伤后接手指挥的是沃里斯基。虽说只有一部关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生平的小说提到了罗特米斯特罗夫被撤职的原因，但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损失却被文件记录得清清楚楚。罗特米斯特罗夫本人未及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就撒手人寰，他只写到1944年2月。

[30]关于这次最初被称为“利沃夫-佩列梅什利战役”的详细秘密记录，见《1944年7-8月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利沃夫-佩列梅什利战役》，《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2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6）第3-91页；以及《围歼德军布罗德集团，1944年7月》，《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7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5）第31-43页。

<9>原文为司令，有误，时任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的是雅科夫·尼古拉耶维奇·费多连科，费多连科担任这一职务——1946年4月改为陆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直到1947年逝世，而罗特米斯特罗夫要到1948年才担任陆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同年转到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担任坦克和机械化兵教研室副主任，因此任职时间还不足一年——译者注

和坦克第25军组成)将沿斯特尔河(Styr)从卢茨克(Lutsk)地域向西南面的拉瓦-鲁斯卡和利沃夫西接近地发起进攻。同时,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上将(P. S. Rybalko)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德米特里·丹尼洛维奇·列柳申科上将(D. D. Leliushenko)的坦克第4集团军,还有另一个由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索科洛夫中将(S. V. Sokolov)指挥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将利用苏军诸兵种合成第38和第60集团军凿开的突破口从东面直扑利沃夫。为了瞒过德军,科涅夫在南面的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w)地域同时精心编排了一次佯攻。由于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大规模的秘密变更部署,科涅夫能够对防御的德军形成显著的数量优势。<sup>[31]</sup>

在北面地段,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3集团军的侦察单位发觉德军前沿阵地无人把守,于是科涅夫在7月13日就发起了攻势。各先遣营和主力部队立即就向前推进,到日终时已经突入德军防御达15公里。索科洛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后面跟着的是卡图科夫的坦克集团军)在几天内就涌入了德军防线上日渐扩大的这个缺口。卡图科夫利用他最常用的先遣支队——近卫坦克第1旅——来吸引敌人注意力,以掩饰集团军主力投入交战的位置,这样就能有效地应付德军的战役预备队,即先前北面被他甩在一边没管的第16和第17装甲师。<sup>[32]</sup>后来第16装甲师得以脱离接触,向西实施了一次远距离行军,及时赶到利沃夫地域加入城市防御。

当卡图科夫在北面带头突入德军防御纵深之时,科涅夫在利沃夫接近地上的几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却没能按计划给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装甲兵打开一条通道。第38集团军在德军的战术防御面前举步维艰,而第60集团军也仅仅在科尔托夫村(Koltov)东面的德军防线上敲开了一个小缺口而已。科涅夫对情况的变化反应很快,他命令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集团军依次强行挤过第60集团军正面打开的狭窄走廊,并由坦克第31军和近卫坦克第4军把守突破口两肩,保证通道畅

[31]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4-205页和M. 波卢什金《数字中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8月号第58页。上述材料支出科涅夫在整个战役期间拥有1,002,200人(作战兵员843,772人),并得到2,20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3,825门火炮和追击炮的支援。“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Stand:Siehe Fussnote(1.5-1.6.44).”指出当面德军实力为430,000名德国军人和196,000名匈牙利军人,得到811辆坦克和突击炮、1,100门火炮的支援。匈牙利军队掩护着战线的南翼,几乎没有参与交战。

[32]S. 彼得罗夫《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突然性的达成》,《军事历史杂志》1974年7月号第31页;以及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379-399页。

通。与此同时，索科洛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则挥师北进，沿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路线前进，一起引导向维斯瓦河的奔跑。

早在7月14日开始，科涅夫的超过1,0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机动部队就强行挤过了科尔托夫走廊。尽管德军第8装甲师和第1装甲师拼死发起了多次反突击以期将走廊堵住，但苏军的装甲编队还是顺利冲破了交叉火力网。<sup>[33]</sup>7月18日，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利沃夫东北面与索科洛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的先遣旅会师，将德军第13军裹在了布罗德（Brody）口袋中。随后，当步兵部队开始肃清包围圈、而第60集团军在帕维尔·巴甫洛维奇·波卢博亚罗夫中将（P. P. Poluboiarov）的近卫坦克第4军支援下阻击德军第1装甲师和第8装甲师的解围尝试之时，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第4坦克集团军打算从南北两面包抄利沃夫。通往该城的各条道路上爆发了激烈的战斗，德军第36军和第3装甲军挡住了苏联坦克集团军的进攻。

最后德军在利沃夫的防御还是被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索科洛夫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德军纵深内向维斯瓦河的快速推进瓦解了。7月23日，卡图科夫的集团军逼近了佩列梅什利（Peremyshl'），切断了德军和利沃夫的联系，而科涅夫也命令雷巴尔科挥军西进，和卡图科夫一道卡在德军交通线上。7月27日，当索科洛夫的骑兵和坦克兵的先头分队离维斯瓦河只有区区20公里之时，德军放弃了利沃夫。科涅夫立即命令卡图科夫和雷巴尔科的集团军转而直扑维斯瓦河，而利沃夫地域的德军装甲部队也拼命赶往新的地段迎战新的威胁。当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和巴拉诺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打退了德军自南面的反突击之时，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则向西北方一路狂奔，直扑维斯瓦河。7月29日和30日，卡图科夫集团军的先遣支队还有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中将（N. P. Pukhov）的第13集团军的乘车机动部队一道在桑多梅日南面夺取了一系列维斯瓦河对岸的桥头堡。几天内，其所属集团军余部和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也赶到了这里。

[33]P. 库罗奇金《突破利沃夫轴线敌防御》，《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7月号第22-30页；以及I. 科涅夫《解放苏维埃乌克兰和前出维斯瓦河的实现》，《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7月号第3-21页。

接下来就是双方围绕争夺桥头堡展开了漫长的鏖战。<sup>[34]</sup>德军把从匈牙利和利沃夫地域调来的预备队编成第56、第3和第48装甲军（原定的第59军后来替换为第56军），在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些部队反复向桥头堡及周边的苏军阵地发起攻击，却一无所获。在偏南面，德军第24装甲军在维斯瓦河以东打击了苏军南翼。激烈的战斗仅仅证明了德军中盛传的一句话——苏联的桥头堡一旦建立就坚不可摧。

对于陆军元帅沃尔特·莫德尔（Walter Model）能力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在明斯克刚一陷落而苏联刚开始沿利沃夫轴线实施进攻之时，他就不得不立即倾尽全力应对科韦利-卢布林轴线上同等严重的威胁。7月18日，就在那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投入了战斗。<sup>[35]</sup>结束了7月9-10日将德军注意力从利沃夫方向引开以掩盖苏军攻势准备的佯攻和科涅夫在南面取得初期胜利之后，罗科索夫斯基的各集团军开始动作了。

7月18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古谢夫中将（N. I. Gusev）的第47集团军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V. I. Chuikov）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德军防线上撕开了口子，到7月21日他们已经冲抵西布格河（Western Bug）。翌日，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中将（S. I. Bogdanov）的坦克第2集团军开始向卢布林和维斯瓦河发展胜利，而坦克第11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带头向西北进军，兵锋直指谢德尔采（Siedlce），以切断负责布列斯特和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附近防御的中央集团军群部队的退路。

尽管波格丹诺夫在7月23日争夺卢布林的战斗中负伤，由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拉济耶夫斯基少将（A. I. Radzievsky，未来的大将，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代为指挥，但其快速推进并没有因此中止，协助近卫第8集团军和坦克第2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于7月25日冲抵维斯瓦河河畔。当崔可夫的集团军在马格努谢夫（Magnuszew）附近夺取了一个桥头堡、而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科尔

[34]A. 扎多夫《桑多梅日登陆场的作战行动》，《军事历史杂志》1975年7月号第50-59页。

[35]根据《1944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白俄罗斯的覆灭》（1959）第267页，罗科索夫斯基的左翼共有410,162人，并得到1,65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8,742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对面估计有84,175名德军，并得到214辆坦克和突击炮、1,530辆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

帕克奇中将（V. Ia. Kolpakchi）的第69集团军在普瓦维（Pulawy）附近夺取了另一个桥头堡之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拉济耶夫斯基将其集团军转向北面直扑华沙，以协助切断中央集团军群的退路。<sup>[36]</sup>

到7月28日，拉济耶夫斯基集团军下面齐头并进的三个军在华沙东南40公里处遭遇到了德军第73步兵师和“赫尔曼·戈林”装甲师。于是拉济耶夫斯基和德国人展开了赛跑，前者想占据从东面进入华沙的路线，而后者则试图确保这些道路的畅通并维持对华沙的占领。能够向拉济耶夫斯基提供支援的最近的苏军是第47集团军、坦克第11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但他们还在东面50公里处为夺取谢德尔采而战。7月29日，拉济耶夫斯基派出其近卫坦克第8军和坦克第3军向北，意图转向华沙东北，包抄防守德军的左翼，而他的坦克第16军则继续沿城市的东南接近地向近郊且战且进。

虽说阿列克谢·费多罗维奇·波波夫中将（A. F. Popov）的近卫坦克第8军成功杀到城东不到20公里处，但尼古拉·丹尼索维奇·韦杰涅耶夫少将（N. D. Vedeneev）的坦克第3军却不幸撞上了莫德尔精心安排的一系列装甲部队的持续反突击。从7月30日开始，“赫尔曼·戈林”装甲师和第19装甲师在华沙东北15公里处的沃沃明（Wolomin）北面痛击了延伸过度、虚弱不堪的坦克第3军。<sup>[37]</sup>尽管该军在三天内顶住了德军多次反突击，但8月2日和3日，第4装甲师和党卫军“维京”装甲师也加入了战斗。在三天的激烈交战中，坦克第3军遭到了重创，而近卫坦克第8军也痛苦地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到8月5日，第47集团军部队赶到这一地域后，坦克第2集团军后撤进行休整。第47集团军的三个步兵军散布在从华沙以南到谢德尔采一条超过80千米长的正面上，无力继续向华沙推进或者冲向纳雷夫河（Narew）。德军向东通往中央集团军群的交通线虽然遭到破坏但并未被切断。

8月1日，波兰国家军（Polish Home Army，波兰文为Armia Krajowa）的

[36]B. 彼得罗夫《论卢布林-布列斯特进攻战中突击集团的建立》，《军事历史杂志》1978年3月号第83-89页，此文是关于战役初期的情况。A. 拉济耶夫斯基《在通往华沙的道路上》，《军事历史杂志》1971年10月号第68-77页，此文介绍了向华沙发展胜利的情况。德国第9和第2集团军记录证实了他的说法，并指出了德军反击给他的坦克集团军造成的杀伤。

[37]同上；以及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41页。

塔德乌什·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sup><10></sup>在华沙发动起义。<sup>[38]</sup>尽管起义者在华沙市中心占据了大片地方，但他们没能占领维斯瓦河上的四座桥梁，也未能保住城市东郊。波兰国家军拼死反抗了两个月，却未能从苏联人那里获得多少物质帮助，最终被镇压下去了。恰恰相反，8月中旬，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将重心放在顶住德军猛烈反扑、防御马格努谢夫桥头堡，以及继续向前推进渡过布格河，以夺取纳雷夫河上的渡口上来。不管从哪种情况来看，苏联人考虑的都是为未来的行动赢得有利的出发点，而不是在近期内帮助波兰起义者。

直到8月20日齐格蒙特·贝林格中将（Zygmunt Berling）的波兰第1集团军到来之前，苏军第47集团军一直是华沙当面唯一的主要力量。最终苏军于9月3日强渡布格河，翌日逼近纳雷夫河，一路厮杀，于9月6日进入纳雷夫河桥头堡。9月13日，第47集团军先头部队进入华沙东郊的普拉加（Praga）。三天后，波兰两个师各一部渡过维斯瓦河发起突击，但所获甚微，最终于9月23日被撤回河东岸上。<sup>[39]</sup>

苏联人一直都在强调他们是诚心诚意地想帮上起义的波兰人一把。确实，至少是在9月中旬以前，德军在此地的阻击多半足以顶住苏军的任何进攻。因此，苏军向华沙的推进可能就要对军事行动的方向进行较大的调整，从南面的马格努谢夫——或者更现实一点，从北面布格河和纳雷夫河轴线——移开，以集结充足的兵力攻破华沙。即使他们到了华沙，要肃清城中的德军也是要花很大代价的，而且该城也不适于作为下一轮新攻势的出发点。

红军未能拿下华沙，抛开军事因素不提，从政治角度来看，无疑斯大林也确实不急于拉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一把。那些波兰起义者是效忠于以英美为靠山的伦敦流亡政府的，而且从政治上来说，让德国人和波兰人互相残杀倒是可以从中渔利。9月10日和9月16-17日苏联和波兰军队为冲进华沙而作出的两次有限努力仅仅是鼓舞了起义者继续战斗而已。一直到9月中旬，斯大林才允许美国陆军航

[38] 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40-341、344-345页。最近俄国的著述见Iu. V. 伊万诺夫和I. N. 科先科《谁背叛了谁》，《军事历史杂志》1993年3月号第16-24页、4月号第13-21页，文中收录了最新解密的秘密文件。

[39] R. 纳扎列维奇《1944年华沙起义》，《新的和最新的历史》1989年2月号第186-210页，译自波兰文。

<10> 真名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1939年波兰沦陷后化名Bór，意为“森林”，从事地下活动——译者注

空军<sup><11></sup>使用苏联机场，按照自己的方案向起义者伞降补给品。但当他们第一次遂行这一任务的时候，波兰人手上的华沙已经小到不足以接受伞投了。结束了两个月的英勇抗击之后，10月2日，波兰人放下武器，停止了抵抗。<sup>[40]</sup>又过了三个月之后，苏军才聚集起足够的力量从维斯瓦河桥头堡出击。

## 结论

“巴格拉季昂”战役加上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和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一道推动红军渡过涅曼河到达东普鲁士边界，在波兰北部和中部渡过了维斯瓦河和纳雷夫河。红军扩大胜利的步伐被挡住了，原因除了德军在华沙和立陶宛的反突击以外，主要是由苏军后勤延伸过度所致，而非德军兵强马壮之功。德军超过30个师被全歼，大批师虽然侥幸残存但也被重创，同时苏军机械化部队向前推进了300公里，这个过程中德军最强大的集团军群——中央集团军群遭到致命打击，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也受到强烈的震动，而红军则抵达了帝国的边境线上。

在这两个月中德军的人力损失是骇人听闻的。中央集团军群损失了将近450,000人，尽管从两翼得到增援，但其实力还是由888,000人下降到445,000人。另外其他地方有100,000人倒下。但希特勒却因战线缩短而欣喜不已。7月7日，他下令组建15个新的装甲掷弹兵师和10个装甲旅。新部队以被重创的那些师的师部为核心，以本应在1944年7、8月补充给东线的兵员充实，并搜罗了45,000名从医院伤愈归队的军人。<sup>[41]</sup>然而尽管需要将新的师和装备调往东线，德国国防军仍然可以在整个6、7月间将盟军在诺曼底的桥头堡遏制住。

对苏联人来说，“巴格拉季昂”战役的胜利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参加白俄罗斯战役（含卢布林-布列斯特战役）的2,331,000部队中，有178,507人死亡或失

[40] 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45页。

[41] “Kraftgegen überstellung, Stand: Siehe Fussnote (1.7-1.8.44).” Fremde Heere Ost (Hc), Pruf Nr. 1058; 以及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40页。

<11> 这是比较常用的译法，英文为 U.S. Army Air Force，即1941年6月20日-1947年9月17日的美国空军，之后改称 United States Air Force——美国空军，成为独立军种，而现今美国陆军中的航空兵为 United States Army Aviation，关于美国空军前身的译法多有不同，请以英文全称及缩写为准——译者注

踪，587,308人负伤<sup><12></sup>。此外，由于战斗或后勤原因而损失了2,95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2,447门火炮和迫击炮。苏军在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中的伤亡为65,001人死亡或失踪，224,295人负伤，同时还损失了1,26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832门火炮和迫击炮。<sup>[42]</sup>

尽管付出了这些损失，东线苏军的总兵力依然继续从1944年3月12日的6,394,500人（还有727,000人住院）增长到秋末的6,500,000人。而与此同时德军总兵力变化为：6月1日，2,460,000人（另外还有仆从国的550,000人）；8月1日，1,996,000人（另外还有仆从国的774,000人）；9月1日的2,042,000人（另外还有仆从国的271,000）；11月1日，2,030,000（仆从军190,000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苏联装甲实力从6月1日的7,75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上升到1945年1月1日的8,300辆，而德军装甲实力6月1日为2,608辆，8月1日上升为3,658辆，11月1日上升为3,700辆。从1944年6月1日到1945年1月1日，苏联炮兵实力从超过100,000门火炮和迫击炮上升到114,600门，而德军火炮实力则从6月1日的7,080门下降到8月1日的5,703门，11月1日下降到5,700门。<sup>[43]</sup>当阿尔伯特·斯佩尔的德国动员项目按部就班生产装备之时，苏联工业已经超过了他们，而且斯佩尔并不能生产出德国最急缺的资源——受过训练、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军人。1944年8月中旬，当胜利的苏联人在维斯瓦河一线休整之时，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南北两翼，打算再现那些气势恢宏的胜利攻势。

[42]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3-205、371页。

[43]“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Stand:Siehe Fussnote(1.7-1.8.44),”、“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Stand: 1.9.44.” Fremde Heere Ost(IIC) ,Pruf Nr. 1859和“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Stand: 1.11.44.”（手写修改）Fremde Heere Ost(IIC) ,Pruf Nr. 1904；以及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350-358页。关于1944年3月12日的苏军实力，见《国防委员会1944年3月12日训令》，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644全宗、第1目录、第218卷宗、第100-101页。

<12>此处数字不含波兰第1集团军，而附录表格中将其计入——译者注



# 扫荡侧翼

苏联对中央集团军群的胜利为下一步在战略上的南北侧翼展开行动铺平了道路。到1944年底，这些战役已经将所有苏联领土上的德国陆军都逐出了国门之外，并且为战后苏联对东欧和中欧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 德国转入防御

即使抛开在白俄罗斯和波兰南部的灾难不提，对德国最高统帅部来说，1944年7月也是个艰难时期。占据绝对优势的英美空中力量不仅支配了帝国的天空，而且使德国在诺曼底也根本防不住盟军。7月17日，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在乘车时遭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扫射，身受重伤。在7月25日开始的“眼镜蛇”行动中，盟军大量战术、战略轰炸机在圣洛（St. Lo）以西的德军防线上炸开了一道口子，标志着盟军开始从灌木树篱纵横交错的诺曼底乡村中挣脱出来。在几天的时间里，乔治·史密斯·巴顿将军（George S. Patton）的美国第3集团军开始进入布列塔尼（Brittany），并向东挺进巴黎，发展战役胜利。这在西线还是少有出现地一种情形，德军碰上了能与其在1941-1942年及俄国人在1943-1944年的纵深战役相媲美的装甲突击。这次突击很快就在法莱斯（Falaise）将另一德国集团军群兜进一个几乎是灾难性的合围圈里。

1944年7月20日，蓄谋已久的针对希特勒的密谋以笨拙地刺杀失败而告终。这次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炸弹没能炸死主要目标，还在于密谋者们根本没切实为控制德国作准备。事后，希特勒的行为变得越来越偏执和武断。

其中一个行为就是决定撤销库尔特·蔡茨勒总参谋长的职务。由于众多高级

军官或是由于战场失败或是由于在后方搞阴谋而备受猜疑，因此希特勒的目光不可避免地落在了一度担任前线指挥官、却与败绩和密谋不甚相关的海因茨·古德里安身上。就在炸弹爆炸几小时后，古德里安就发现自己当上了陆军总参谋长，而后他不仅要努力在爆炸的废墟上重组一个有效运作的参谋机构，还要收拾中央集团军群的烂摊子，重建一条防线。<sup>[1]</sup>在此过程中，古德里安从费迪南德·舍尔纳将军（Ferdinand Schoerner）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撤下5个装甲师和6个德军步兵师，这一德国-罗马尼亚混编的集团军群此时正背靠喀尔巴阡山脉把守德涅斯特河下游和罗马尼亚。

这个在1944年初的冬季-春季战局中遭受重创的集团军群目前已经恢复了组织、纪律和士气。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所属部队编为两个德国-罗马尼亚混编集群（“沃勒”集群和“杜米特列斯库”集群。Wöhler和Dumitrescu），每个集群下辖两个野战集团军，它拥有牢固的前沿阵地，以似乎是不可逾越的喀尔巴阡山脉作为依托。由于整个7月其一度雄厚的装甲兵已经被调到其他地段救火去了，该集团军群缺乏机动预备队，手头仅有第13装甲师、第10装甲掷弹兵师，以及训练不足的罗马尼亚“大罗马尼亚”装甲师。还有个麻烦就是糟糕的后勤系统，有时整列火车都会凭空消失，只用出动飞机才能将其找到，还得向罗马尼亚工程师行贿才能开往前线。此外，所谓的匈牙利盟军名义上和德国人一伙，实际上仇恨斯洛伐克人和罗马尼亚人远甚于苏联人。正如一位德国参谋军官所说的那样，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不得不在三条不同的战线上奋战——与苏联人，与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仆从国，以及与德国国防军统帅部。<sup>[2]</sup>

出于政治考量和保护罗马尼亚关键城市——雅西（Iassy）和基希讷乌（Kishinev，现在的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俄语名为“基什尼奥夫”）——的原因，该集团军群受命把守从喀尔巴阡山脉到德涅斯特河（即尼斯特鲁河，Nistru）上的杜博萨雷（Dubossary）之间的辽阔土地，其中包括沿德涅斯特河下游到黑海之滨的一块巨大突出部（即今摩尔多瓦）。苏军已经渡河夺取了几个

[1] 厄尔·F·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35页。

[2] 赫尔曼·冯·特罗塔《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德军1944年8月的防御措施》，在格兰斯主编的《1985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从第聂伯河到维斯瓦河，1943年11月-1944年8月的苏联进攻战役》第465页。

较小的桥头堡。舍尔纳多次向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请求允许从突出部中撤出，但一无所获。最终，陆军总司令部悄悄授权他开始在喀尔巴阡山脉构筑后退阵地，但要小心不要引起罗马尼亚人的注意。

诚然，仆从国军队是整个防线上的“阿喀琉斯之踵”。正如两年前在克里木和斯大林格勒一样，某些紧邻德军的罗马尼亚师的战斗意志很坚定，甚至打得十分英勇，但其他部队则对继续战争提不起什么兴趣了，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性损失。德军指挥官们准确料到了苏军下次大的攻势将落在本集团军群头上，而且重拳将会砸向罗马尼亚军队，但不管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都将为1944年8月罗马尼亚军队崩溃的速度大吃一惊。

## 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

总体说来，1944年秋季苏联对巴尔干地区的征服是由一次精心筹划的突破战役和纵深发展胜利——1944年8月20-29日的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及四个月后到布达佩斯（Budapest）城下的漫长追击战组成。

在筹划此次战局时，苏联最高统帅部不仅考虑了地形因素，还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刺激。1944年7月底，其注意力转向南方，希望歼灭南乌克兰集团军群，从而将苏联的势力引入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地区。与此同时，另一个战略目标自然就是希特勒手头仅存的两片战略油料储备区——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Ploesti）油田和匈牙利巴拉顿（Balaton）湖地区的油田。此外，从实际情况出发，苏联人希望避免在喀尔巴阡山脉陷入苦战，并尽量减少渡河作战，转而在德涅斯特河、普鲁特河（Prut）、锡雷特河（Siret）及巴尔干地区其他河流之间平行出击。综上所述，苏军下次战局的最初战略突击将转向南方，而不是翻越喀尔巴阡山脉向西进军。

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拥有将近500,000名德军，170辆坦克和突击炮，405,000名罗马尼亚军和少量装甲支援力量。与其对阵的是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大将（R. Ia. Malinovsky）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大将（F. I. Tolbukhin）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正如这一阶段常常发

生的一样，德国情报机关严重低估了这两个拥兵1,314,200和1,874辆坦克及强击火炮的方面军的实力。<sup>[3]</sup>然而也必须承认，这其中夹杂了一些未经训练、装备差劲的新兵。正如他们的德国对手一样，红军将领们也常常不得不指挥训练不足或者干脆就未经训练的军人。在1944年初的冬季-春季战中，这两个乌克兰方面军的消耗十分严重，倒是通过从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解放区卷走一切可用的人力补足了自身的损失。男人们被从村庄、干草垛等随便什么能找出人来的地方揪出来，穿上军服，领取武器，然后被编入步兵师。突击第5集团军的一个步兵师就是这样从3,800人扩充到7,000人的，但这些新兵也只能装点门面。结果是苏军的步兵单位失去了从前表现出来的韧性，这迫使苏军指挥员们集中起越来越多的步兵、炮兵和装甲支援力量。<sup>[4]</sup>

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即后来的雅西-基希讷乌战役——要求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2、第3方面军协调作战，会同黑海舰队一道，歼灭雅西、基希讷乌和本德尔（Bendery或Bender，即今蒂吉纳，Tighina）地区的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随后深入罗马尼亚国土夺取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和普洛耶什蒂油田。<sup>[5]</sup>正如在白俄罗斯一样，两个主要地段的突破作战将得到邻近地段次要进攻的掩护，以防止德军调来预备队。乌克兰第2方面军将在雅西西北面突破德罗联军防线，然后投入瓦西里·伊乌多维奇·波洛兹科夫少将（V. I. Polozkov）的坦克第18军夺取德军第6集团军后方普鲁特河上的渡口。在以先头各旅参加突破阶段作战后，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中将（A. G. Kravchenko）的坦克第6集团军和谢尔盖·伊里奇·戈尔什科夫少将（S. I. Gorshkov）的骑兵-机械化集群（近卫骑兵第5军和坦克第23军）将向南疾驰，

[3]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5-206页以及其他俄方材料支出苏军兵力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771,200人；乌克兰第3方面军，523,000人；黑海舰队和多瑙河区舰队，20,000人；并得到14,851门火炮和迫击炮、1,874辆坦克和自行车火炮的支援。在这超过130万的大军中，有886,491人是作战兵员。轴心国兵力取自东线外军处7月1日的报告，由于部分兵员被调到其他战线上，实际上此处德军实力要比以上数字低一些。

[4]许多苏联师战史都提到过这个问题。一个师的兵力常常在2,500人到5,000人之间，只有精锐部队（例如某些近卫师，少量精挑细选的常规师，以及近卫空降兵师）会超过5,000人。东线外军处的大量报告和苏联师分析也强调了这个问题，并指出这些部队中有很高比例其他民族（中亚等）的军人以及老人和小孩。在一些作战部队中妇女也并不鲜见。

[5]此次战役计划和实施的细节可见《雅西-基希讷乌战役》，《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9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5）；《雅西-基希讷乌战役中骑兵-坦克集群的作战行动》和《步兵第104军突破雅西西北敌预设防御的进攻》，《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3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0）第55-119页，机密。最优秀的文章莫过于V. 马楚连科的《雅西-基希讷乌战役中军事艺术的某些特色》，《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8月号第12-30页，作战和计划文件见V. P. 克里库诺夫《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覆灭》，《军事历史杂志》1989年10月号第7-19页。

夺取锡雷特河上的渡口，以及所谓福克沙尼峡谷（Focsani）这一交通要道，以便为坦克集团军冲向布加勒斯特创造有利条件。

而乌克兰第3方面军则在偏南面，从蒂拉斯波尔-本德尔地域的德涅斯特河上的小登陆场集中兵力展开一场类似的突击，然后投入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日丹诺夫少将（V. I. Zhdanov）的近卫机械化第4军和费多尔·格里戈耶维奇·卡特科夫少将（F. G. Katkov）的机械化第7军以在纵深内发展胜利。这两个军将挥师向北与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坦克第18军会师，合围基希讷乌地域的德军主力。然而这些机动部队并不仅仅是围绕德军形成对外包围圈就无所事事了，其中多数（坦克第6集团军和近卫机械化第4军）将继续向南冲击，直指布加勒斯特和普洛耶什蒂油田。

为了在突破地段集中起足够的兵力，这两个方面军的野战集团军经过了专门调整，因而之间实力差异很大。有些被节约出兵力或者负责欺敌任务的集团军只有区区五个师。而在两个选定的突破地段中的每一个上，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都集中了两个齐装满员的集团军，各有九个步兵师、充裕的炮兵单位以及担负支援任务的装甲兵。这些装甲兵包括了“约瑟夫·斯大林”重型坦克<sup>[6]</sup><1>。

尽管集中了如此雄厚的兵力，苏军从1944年8月20日开始的进攻却并不怎么顺利。在南面本德尔的突破地段上，两个德军步兵师数天内死战不退。本德尔登陆场太小了，托尔布欣的部队无法完全展开，没法发动进攻，机械化第7军和向前突击的步兵在拥挤不堪的道路上堵作一团，在8月20日和21日这两天将发展胜利的关键时机都浪费掉了。在北面，进攻倒是颇为顺利，坦克第6集团军在开战第一天就进入发展胜利阶段。之所以如此顺利大部分要归功于防守的罗马尼亚人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苏军的进攻导致8月23日在布加勒斯特发生了一场推翻亲德政府的政变，两天后新政府对德宣战。有鉴于此，许多罗马尼亚部队都无心再战了。例如到8月24日，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第46集团军在黑海之滨的罗马尼亚东部合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后者第二天就投降了，几个星期后，该部就

[6]欺敌行动的详细情况见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409-421页。

<1>原文说该型坦克为首次投入使用，有误，实际上1944年4月装备斯大林-2式坦克的近卫独立重型坦克第11团即在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投入交战，原作者后来指出坦克第2集团军的IS-2坦克参与了苏军1944年5月的雅西-基希讷乌攻势——译者注

倒戈易帜，出现在了苏军作战序列中。<sup>[7]</sup>

面对罗马尼亚出人意料的迅速瓦解，备受孤立的德军部队以其一以贯之的作战技巧和勇气不断迟滞对手。特别是第10装甲掷弹兵师，该部在雅西附近进行了长期的后卫战斗，使得无数罗马尼亚和德军部队逃出罗网。与此同时，德军第6集团军四个军中的绝大部分都被装进了基希讷乌东面和西南面的大口袋中。在八月末的酷暑中，苏军以其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无情地锤打着包围圈中的敌军。德国守军想要拼死突出重围，将口袋扯向西面。托尔布欣无意之中帮了他们一个忙，这位元帅请求最高统帅部将进入乌克兰第3方面军地段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所属近卫第4集团军调走。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解决措施是派近卫第4集团军向北渡过普鲁特河，然后在该河西岸掉转方向按照原来的轨迹继续向南前进。

在战役的这个阶段，坦克第6集团军和其他机动部队还远在西南面，而参与了最初进攻的突击第5集团军已经开始登火车准备北上波兰。8月27日和28日的调动在基希讷乌口袋旁边形成了力量真空，这对德军的突围企图是很有帮助的。环绕第6集团军残部的包围圈一直向西移动，直到9月5日阿列克谢·奥西波维奇·阿赫马诺夫少将（A. O. Akhmanov）的坦克第23军奉命阻截他们才停下来。第6集团军余部在锡雷特河畔眼见就要脱离苦海，然而最终还是落入虎口，悉数被歼。<sup>[8]</sup>

到8月29日，南乌克兰集团军群遭到了和中央集团军群类似的命运——第6集团军和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被全歼，德军在罗马尼亚的战线彻底崩溃。到9月2日，德军失去了对普洛耶什蒂油田和布加勒斯特的控制。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损失合计超过400,000人，而苏军的伤亡大约是67,000人。<sup>[9]</sup>到9月1日，由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更名而来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实力下降到区区200,000人，外加2,000名仆从国军人。<sup>[10]</sup>轴心国军队随后翻过喀尔巴阡山脉，他们一路败退的脚步要等红

[7]I. 申卡廖夫《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罗马尼亚的覆灭》，《军事历史杂志》1981年10月号第65-72页。在1944年9月6日，罗马尼亚全体野战部队都已置于乌克兰第2方面军指挥下。其中包括罗马尼亚第1和第4集团军、陆军独立第4军和空军第1军的138,073人。

[8]各方面军司令部的详细报告见克里库诺夫《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覆灭》第15-17页，各方面军之间指挥和控制问题的评论可见M. 扎哈罗夫《雷霆一击》，《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8月号第15-28页。

[9]苏方文件认为敌军有超过200,000人死亡失踪。208,600人被俘，有830辆坦克和突击炮、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被击毁或缴获。见克里库诺夫《南乌克兰集团军群的覆灭》第13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6页指出苏军损失为67,130人（死亡失踪13,197人，卫生减员53,933人），75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108门火炮和迫击炮。

[10]“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Stand: 1.9.44.” Fremde Heere Ost(IIc) ,Pruf Nr. 1859.

军穿过保加利亚向西横扫直入匈牙利平原后才会停下来。

## 冲向布达佩斯

苏军穿过巴尔干诸国继续追击，这对其后勤能力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实际上，到了战争的这个阶段，苏军一次攻势所能达到的距离更多地是取决于后勤支援情况，而不是轴心国守军的力量。德国在巴尔干地区没有可用的预备队；所有能用的部队都投入到镇压南斯拉夫游击队这一徒劳无功的行动中来。苏军追击的前锋部队就像一扇转动中的巨门一样，顺时针地席卷了这些地区。

到9月底，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已经完成了扫荡保加利亚的任务，只留下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沙罗欣中将（M. N. Sharokhin）的第37集团军的支持已经加入苏联阵营作战的保加利亚政府，而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加根中将（N. A. Gagen）的第57集团军则深入保加利亚西部。该部准备未来在保加利亚第2集团军的支援下，对位于南斯拉夫的德国“E”、“F”两个集团军群采取行动。已经进入保加利亚境内的伊万·季莫费耶维奇·什列明中将（I. T. Shlemin）的第46集团军则在保加利亚第4集团军的支援下回师杀入罗马尼亚南部，与乌克兰第2方面军左翼一道突向蒂米什瓦拉（Timisoara）。<sup>[11]</sup>

与此同时，为了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冲入西面的匈牙利，马利诺夫斯基将麾下部队进行了重组。戈尔什科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加上菲利普·费多谢耶维奇·日马琴科中将（F. F. Zhmachenko）的第40集团军、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特罗菲缅科中将（S. G. Trofimenko）的第27集团军一道负责扫清从普洛耶什蒂北面翻越喀尔巴阡山脉进入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位于罗马尼亚中部，东面和南面是喀尔巴阡山脉）的通道。与此同时，克拉夫琴科的坦克集团军（因其在罗马尼亚的出色表现，此时已荣膺“近卫”称号）和伊万·梅福季耶维奇·马纳加罗夫中将（I. M. Managarov）的第53集团军则试图继续实施快速

[11]关于苏军在巴尔干地区以及保加利亚等地战事的最佳资料有M. V. 扎哈罗夫主编的《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部队对东南欧和中欧的解放，1944-1945》（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和M. M. 米纳西安《东南欧人民的解放》（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7）。在保加利亚作战的详情可见A. 热尔托夫《解放保加利亚》，《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9月号第59-69页。

追击，从布加勒斯特向西横扫，越过喀尔巴阡山脉，在克卢日（Cluj，即Cluj-Napoca，克卢日-纳波卡）以西抵达匈牙利国境线。这样到9月底，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已经在800公里的正面上占据了翻山的通道，并将德军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第3集团军的轻装掩护部队甚至逼过了匈牙利国境。

马利诺夫斯基的方面军现在由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40，近卫第7，第27和第53）、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戈尔什科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几个独立快速兵团[军]以及两个新加入苏联阵营的罗马尼亚集团军（第1和第4）组成。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命令马利诺夫斯基和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上将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刚在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之间的喀尔巴阡山地区组建）一道歼灭匈牙利境内的德军和匈军，将匈牙利逐出战争。

为在匈牙利实施战役，苏联最高统帅部从托尔布欣的方面军给马利诺夫斯基的方面军增派了第46集团军（不久又增派了近卫第4集团军），另增派两个机械化军（近卫机械化第2和近卫机械化第4）。马利诺夫斯基还得到了第二个骑兵-机械化集群（近卫骑兵第2和第4军，机械化第7军），指挥员是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中将，此人对于在恶劣地形上实施骑兵作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白俄罗斯表现出色。由于乌克兰第2方面军分布在极为宽大的正面上，其兵力兵器密度在整个匈牙利会战期间都是比较低的，而且后勤保障也十分困难。因此马利诺夫斯基被迫实施了一系列逐个进行的集团军或多集团军战役，每个战役前都有一段很短的作战间歇和有限的部队变更部署。特别是他必须在机动兵团的使用上精打细算，以便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sup>[12]</sup>

马利诺夫斯基初步打算从中部的大奥拉迪亚（Oradea-Mare，1925年更名为Oradea奥拉迪亚）向西北方的德布勒森（Debrecen）进军，而右翼的集团军则负责清剿罗马尼亚北部，左翼取道赛格德（Szeged）冲入匈牙利南方。马利诺夫斯基希望用他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彼得罗夫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一道以一次钳形攻势兜住匈牙利东部的所有德军。9月上旬，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部队协

[12].A. 热尔托夫《解放匈牙利》，《军事历史杂志》1974年10月号第44-50页，以及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1页。10月下旬，马利诺夫斯基的方面军只有70多万人，有7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0,200门火炮和追击炮支援。其中包括22个罗马尼亚师。德国和匈牙利联军总计有将近25万人，300辆坦克和突击炮、3,500门火炮。



同下，为了乘利沃夫-桑多梅日战役胜利之余威继续扩大战果，并帮助斯洛伐克境内的游击队起义，彼得罗夫已经开始从西乌克兰向喀尔巴阡山脉冲击。有鉴于此，马利诺夫斯基倾向于将其进攻轴线向西偏移直指布达佩斯。

德军在匈牙利的防御相当薄弱。南方集团军群（由南乌克兰集团军群更名而来）司令约翰内斯·弗里斯纳上将（Johannes Friessner）麾下有两个德国集团军和两个匈牙利集团军可供保卫匈牙利。德国第8集团军（“沃勒”集群）正从特兰西瓦尼亚撤往克卢日以东阵地，而经过整编的第6集团军（“弗雷特-皮科”集群，Fretter-Pico）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一部则部署在奥拉迪亚-克卢日地段。在奥拉迪亚东面一直到赛格德，匈牙利第3集团军把守着一条漫长的防线。德军手头唯一可用的预备队就是第23装甲师和拥有四个装甲师的特遣队中的先头部队（第1装甲师），该特遣队是希特勒许诺要加强给弗里斯纳那备受压力的集团军群的。<sup>[13]</sup>

苏军攻势的第一阶段被称为“德布勒森战役”，开始于10月6日，打击的是德军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接合部。<sup>[14]</sup>三天之内，普利耶夫集群就向西北方向的蒂萨河（Tisza）驰骋了100公里。当得知克拉夫琴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没拿下德布勒森的消息，马利诺夫斯基急调普利耶夫集群东转协助该坦克集团军。这样，10月20日，两支机动部队并肩作战拿下了德布勒森。随后，普利耶夫集群和已经从东面接近德布勒森的戈尔什科夫骑兵-机械化集群向北飞驰，于10月22日攻克尼赖吉哈佐（Nyiregyhaza）。然而在这一节骨眼上，普利耶夫和戈尔什科夫遭到了德军刚刚赶来的第3装甲军和沃勒集群的第17军的联手装甲反突击，德军这一手割裂了两个快速集群的联系。到10月27日，苏军两个集群被迫放弃其已占领的进攻出发阵地和绝大部分技术装备，向南退却。

当苏德两军还在德布勒森北面激烈缠斗之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和马利诺夫斯基抓住了德军在偏南面的软肋，从马利诺夫斯基的左翼、赛格德以北出发，向布

[13] 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60页。

[14] 此次战役的最好的简要记述是P. 瓦拉欣《德布勒森战役中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军事历史杂志》1975年11月号第69-75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7页列出马利诺夫斯基在此战中的总兵力为698,200人和大约500辆坦克。根据瓦拉欣《德布勒森战役中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第71页，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有34,494人，18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982门火炮和迫击炮。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此战中的损失为84,010人（其中死亡失踪19,713人，卫生减员64,297人）和数百辆坦克。

达佩斯发起奔袭<sup>[15]</sup>。10月29日，马利诺夫斯基的部队以近卫机械化第2和第4军为矛尖，刺穿了匈牙利第3集团军的防御，穿过小克勒什（Kiskoros，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诞生地）和凯奇凯梅特<sup><2></sup>突向布达佩斯南面接近地。德军匆忙调来德国第3装甲军（布赖特——Breith——集群的第1和第13装甲师，“统帅堂”装甲掷弹兵师），在第23、第24装甲师和匈牙利部队的协同下，于11月3日让飞奔而来的苏军不得不顿兵于布达佩斯坚城之下。

在将普利耶夫集群和近卫机械化第2、第4军东调之后，马利诺夫斯基于11月10日出击布达佩斯以东南40公里处的采格莱德（Cegled）。然而到11月20日，恶劣的天气和德军顽强的抵抗再一次将苏军挡在了布达佩斯城门以外。不过11月27日在南面，已经完成解放贝尔格莱德（Belgrade）使命的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在松博尔（Sombor）附近前出到多瑙河畔（Danube），其麾下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加根将军（N. A. Gagen）的第57集团军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加拉宁中将（I. V. Galanin）的近卫第4集团军也杀过河去。到12月3日，托尔布欣的两个集团军已经抵达布达佩斯西南的巴拉顿湖岸（Balaton）。<sup>[16]</sup>

马利诺夫斯基于12月5日再次出击，这次他从布达佩斯南北两面采用钳形攻势来包抄和合围该城。克拉夫琴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从北面取道沙希（Sahy）包抄布达佩斯，而另外一部以卡尔普·瓦西里耶维奇·斯维里多夫中将（K. V. Sviridov）的近卫机械化第2军为矛头则从11月下旬就夺取的几个多瑙河小桥头堡出发，打算拿下布达佩斯以西的塞克什白堡（Szekesferhervar，布达佩斯西南）和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布达佩斯西北）。尽管苏军初期进展十分可观，但由于德军调来了其战役预备队，因此布达佩斯既未陷落亦未被围。苏军的推进在德军位于巴拉顿湖和布达佩斯南郊之间

[15]关于布达佩斯战役的详尽秘密记录包括《布达佩斯战役》，《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1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1-212页指出此次战役中苏军总兵力为719,500人（含多瑙河区舰队），但并未指出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各有多少人。他列出了整个战役期间苏军总损失为320,082人（死亡失踪80,026人，卫生减员240,056人），两个方面军的损失数字基本相当。由于德军后来大举增兵，德国和匈牙利总兵力由10月下旬的25万人上升到12月的超过44万人（33万德军和11万匈军）。德军装甲力量也相应上升到超过400辆坦克和突击炮。兵力对比的变化导致苏军推进速度降了下来。

[16]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战役可见A. 阿尔费罗夫《布达佩斯战役中近卫第4集团军的进攻》，《军事历史杂志》1982年9月号第13-19页；和M. 沙罗欣、V. 彼得鲁欣《第57集团军强渡多瑙河和在巴蒂纳占领战役登陆场》，《军事历史杂志》1960年2月号第25-36页。

<2>Kecskemet，原文为Kecselemet，有误——译者注

的玛格丽特防线面前被挡住了。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普利耶夫骑兵-机械化集群均成功突入多瑙河以北丘陵地带，却未能合围该城。

就在马利诺夫斯基的新攻势展开和最终陷入停顿的时候，德国陆军总司令部给弗里斯纳增派了新的援兵——第3和第6装甲师以及三个各有60辆坦克的虎式坦克营——来挽回布达佩斯附近的局面。<sup>[17]</sup>问题在于将这些装甲力量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用在北面对付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还是用在南面对付托尔布欣那颇具威胁的前锋？随后陆军总司令部和弗里斯纳进行了一次极不愉快的争论，雪上加霜的是恶劣天气严重制约了新锐装甲力量的机动性。最终，弗里斯纳将装甲师里的步兵抽调出来部署在北面，而让孤苦伶仃的装甲兵去支撑南面的防御。

天气恶劣和德军部署失当可是让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捡了便宜。12月20日，二人向布达佩斯南北两面发起猛烈进攻。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普利耶夫骑兵-机械化集群在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M. S. Shumilov）的近卫第7集团军支援下，从北面突破德军防御并开始卷击，于12月27日抵达多瑙河畔，对岸即是埃斯泰尔戈姆。与此同时，托尔布欣的第46和近卫第4集团军在坦克第18军、近卫机械化第2军、机械化第7军以及戈尔什科夫中将的近卫骑兵第5军支援下，突破了玛格丽特防线，并一路追击无步兵掩护的德国装甲兵，扑向西北方的埃斯泰尔戈姆。到12月27日，两个方面军的部队在多瑙河一线会师，将德国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四个师和两个匈牙利师围困在布达佩斯城内。<sup>[18]</sup>鉴于在布达佩斯周边的惨败，弗里斯纳和弗雷特-皮科双双被解职。沃勒成为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而赫尔曼·巴尔克将军（Hermann Balck）——现在所剩无几的装甲战专家之一——则接手指挥第6集团军。<sup>[19]</sup>

德国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先头部队在几天之内开始抵达这一地域，可是已经太迟了。自此从12月剩下的几天一直到1945年1月，该党卫军装甲军为解救被围

[17]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83页。

[18]阿尔费罗夫《布达佩斯战役中近卫第4集团军的进攻》第17-19页；N. 比留科夫《在布达佩斯接近地》，《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3月号第94页。

[19]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83-386页。热尔托夫《解放匈牙利》宣称有188,000名德军和匈军被包围在布达佩斯，最终有138,000人于1945年2月13日投降。

攻的布达佩斯守备部队而发起了数次猛烈的反突击，却都被苏军顶住了，只取得部分成果。<sup>[20]</sup>尽管德军的突击失败了，但他们的部分胜利倒确实给希特勒的心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其果实就是德军在这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主要攻势——1945年3月的巴拉顿湖攻势。

当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在巴尔干地区蹂躏德军防御之时，苏军开始了旨在突破德国在喀尔巴阡山脉防御、进军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东部的战役。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的第38集团军在基里尔·谢苗诺维奇·莫斯卡连科上将的（K. S. Moskalenko）指挥下，将于9月初率先向杜克拉山口（Dukla）出击，目的是与斯洛伐克游击队会师，后者正在实施一次推翻德国统治的起义<sup>[21]</sup>。9月8日，莫斯卡连科利用其集团军所属三个步兵军向克罗斯诺（Krosno）附近进攻，以有效达成突破，之后坦克第25军、近卫坦克第4军、坦克第31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负责乘胜出击，夺取杜克拉山口。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Ludvík Svoboda，Svoboda是“自由”之意）的捷克第1军和捷克坦克旅、空降旅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苏军最初小胜一把，但好景不长，因为德军调来了其第1和第8装甲师及其他援兵来巩固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奇上将（Gotthard Heinrici）的防线。莫斯卡连科的部队突破了德军防线并将机动部队投入行动，但德军的反突击挫败了苏军进一步推进的企图，合围了维克多·基里洛维奇·巴拉诺夫中将（V. K. Baranov）的近卫骑兵第1军达数天之久，最后解除了苏军对杜克拉山口的威胁，将其赶了出去。<sup>[22]</sup>尽管苏军将捷克空降旅空运到斯洛伐克，但游击队的起义还是在红军抵达之前就被镇压下去了。

9月9日，彼得罗夫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加入了进攻，与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上将（A. A. Grechko）的近卫第1集团军和伊万·米哈伊洛维

[20]详情请见《在匈牙利的战役，1945年1-3月》，载于格兰斯编辑的《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1944年10月-1945年3月的苏联进攻战役》第665-788页。

[21]详情请见《喀尔巴阡-杜克拉战役》，《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17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6），列入机密；非保密版本见D. M. 普罗埃克托尔《穿过杜克拉山口》（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0）。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6页认为第38集团军及其支援部队总兵力为99,100人，但未提供装甲部队实力。K. S. 莫斯卡连科可能有高达3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此战中他的损失为62,014人（死亡失踪13,264人，卫生减员48,750人），战斗之激烈可见一斑。

[22]近卫骑兵第1军最终突出重围，但损失了绝大部分技术装备。

奇·阿富宁少将（I. M. Afonin）的独立近卫步兵第18军一起冲向乌日霍罗德（Uzhgorod）。<sup>[23]</sup>苏军此次初期顺利的进攻再度蜕变为“拳击赛”<sup><3></sup>，因而进度放慢了下来。在将近两个月的激战中，第1装甲集团军和匈牙利第1集团军失地不多。到10月28日，苏军已经拿下乌日霍罗德和鲁塞尼亚地区（Ruthenia）的穆卡切沃（Mukachevo），但肃清斯洛伐克德军的计划失败了。当此时，彼得罗夫的右翼已经在蒂萨河上的乔普（Chop）附近与马利诺夫斯基所部会师。这两个方面军侧翼合兵一处后的下一步进展依然十分缓慢，自此艰苦的战斗贯穿1944年余下时间到1945年初的冬季。海因里奇在防御期间的努力为其赢得了德国最杰出防御专家的名号，他也因此最终在1945年3月20日接过了奥得河（Oder）一线德军的指挥权。

此次针对德军南翼的战局赢得了重要的战略成果，将罗马尼亚从轴心国阵营驱逐了出去，并为红军作战序列增添了几个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集团军。此次战局还让德国人丧失了对于继续进行战争十分关键和宝贵的匈牙利粮仓和罗马尼亚、匈牙利的油田等，这对第三帝国经济是个沉重的打击。从军事上说，在匈牙利的各次战役吸引了德国大批装甲预备队——包括第1、第3、第6、第23和第24装甲师，最后还有党卫军第4装甲军两个装备一流的师——云集此地。不久事实将证明，这些部队没有部署在至关重要的华沙-柏林轴线上是灾难性的一步棋。

## 奔向波罗的海海岸

1944年夏末和秋季，德军北翼也遭到了同样的惨祸。在白俄罗斯战役的追击阶段，苏军延续此战，于7月5日实施了希奥利艾战役（Shiauliai），有力地扩大了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口子。到1944年7月31日，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三个集团军——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中将

[23]详情请见《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喀尔巴阡战役，1944年9-10月》，《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3期（1946年3-6月）第3-95页。乌克兰第4方面军共有264,000人，并得到1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支援。这两个喀尔巴阡战役中的德军兵力数字无法找到。苏军对敌人的兵力对比可能在2.5:1到3:1之间。

<3>“slugging match”，美军术语中指经过周密组织协调的针对坚强防御的进攻，与“rat race”——耗子赛跑，面对微弱抵抗时采用步坦混编快速行军，用于扩大胜利或追击——相对。——译者注

(A. P. Beloborodov)的第43集团军、雅科夫·格里戈里耶维奇·克列伊泽尔中将(Ia. G. Kreizer)的第51集团军和波尔菲里·格奥尔吉耶维奇·昌奇巴泽中将(P. G. Chanchibadze)的近卫第2集团军——的先遣支队,以维克多·季莫费耶维奇·奥布霍夫的近卫机械化第3军为前锋,强行穿过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口子,冲向里加湾。在其右翼,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奇斯佳科夫中将的近卫第6集团军也盯住了拉脱维亚首都方向。<sup>[24]</sup>苏军这次突击形成的到波罗的海之滨的狭窄走廊切断了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

古德里安走马上任总参谋长之后的第一件要务就是消除这一走廊。经过多次争辩之后,8月中旬,德国人总算能集中起少量独立坦克旅和自行火炮旅在里加附近发动一次有限的反突击。这支力量砍断了苏军的矛头,并在德军两个集团军群之间建立起一条30公里宽的东西向走廊。<sup>[25]</sup>

另外在南面的立陶宛,第3装甲集团军的第40和第39装甲军从古德里安手头那点可怜巴巴的预备队里分到了更慷慨的赠予。三个不满员的装甲师(第5,第14和第7)外加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Grossdeutschland)与8月16日向东出击,试图填平苏军突破口,夺回关键的公路铁路交汇点——希奥利艾。

可惜闪击战此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魔力。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司令员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将军迅速在德军必经之路上构筑了一套标准的纵深防御体系。<sup>[26]</sup>如今大部分苏军单位都得到了豪华的牵引反坦克武器和自行反坦克炮两种火力的支援,两者均可有力抗击德国装甲兵。受德军最直接威胁的是昌奇巴泽的近卫第2集团军,该部部署了其主要的反坦克预备队——反坦克第93旅。在这个集团军之后,巴格拉米扬利用两个步兵师和其他几个反坦克旅组建

[24]关于1944年7月5日开始的这次“希奥利艾-米塔瓦战役”(即拉脱维亚城市叶尔加瓦Jelgava,“米塔瓦”是俄方根据德文名称“米陶”Mitau音译而来。此次战役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被称为“希奥利艾战役”——译者注),最好的著作是I.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希奥利艾-米塔瓦战役》,《军事历史杂志》1962年10月号第3-23页;以及I.巴格拉米扬《希奥利艾战役的最后阶段》,《军事历史杂志》1976年5月号第51-61页。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3页,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共有359,500人(原书校对印刷错误,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英文版更正。另此数字为6月23日时的初始兵力——译者注)。《1944年德国法西斯军队在白俄罗斯的覆灭》(莫斯科:总参军事学院,1959)第173页指出其可用装甲实力为35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另有230辆需要维修)。这些数字不包括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坦克第19军,这些部队是8月中旬转隶该方面军的。

[25]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42-343页。

[26]苏军防御的详情见巴格拉米扬《希奥利艾战役的最后阶段》和I.斯特列利比茨基《炮兵在希奥利艾的英雄主义》,《军事历史杂志》1970年1月号第52-59页。苏联资料声称德军装甲实力为500辆坦克和突击炮,己方为400辆。他们列出己方损失为67,606人(其中死亡、被俘、失踪15,900人),而德军损失为67,000人(死伤60,000人,俘虏7,000人),击毁德军坦克300辆。

了第二道防御带。此外，巴格拉米扬还投入了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布特科夫中将的坦克第1军、维克多·季莫费耶维奇·奥布霍夫的近卫机械化第3军和米哈伊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索洛马京中将的不满员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刚参加过占领考纳斯的战役）作为反突击力量。这一迅速的反应，加上苏军有效掌握了制空权，导致德军的进攻到8月20日被打退了。第3装甲集团军已经重新打通了通向北方集团军群的狭窄走廊，但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9月17日，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大将的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和伊万·伊万诺维奇·马斯连尼科夫上将（I. I. Maslennikov）的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继续向波罗的海之滨和里加进攻。伊万·伊万诺维奇·费久宁斯基中将（I. I. Fediuninsky）的突击第2集团军粉碎了德军在塔尔图（Tartu）的防御，而尼古拉·巴甫洛维奇·西蒙尼亚克中将（N. P. Simoniak）的第67集团军和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扎赫瓦塔耶夫中将（N. D. Zakhvataev）的突击第1集团军也粉碎了德军在瓦尔加（Valga）的防御。这些重击加上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向里加正东方的进攻，让北方集团军群的整个防御体系摇摇欲坠。更糟糕的是，就在巴格拉米扬迎击德军在希奥利艾的进攻之时，他的第43集团军和突击第4集团军绕过了巴尔多内（Baldone）向北直扑里加外围防线。<sup>[27]</sup>

7月23日之后被任命为北方集团军群司令的费迪南德·舍尔纳将军从德军在罗马尼亚的惨败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意识到其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阵地是守不住的，按照“攻其必救”的常理，苏军必然不会放过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狭窄走廊这条软肋。因此，他顶住苏军的巨大压力，精心组织了德军的总退却，撤向里加。<sup>[28]</sup>

到1944年9月底，除了波罗的海上几个岛屿以外，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戈沃罗夫元帅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已经肃清了几乎整个爱沙尼亚的德军。马斯

[27]在诸多文章中，见M. 卡扎科夫《在争夺苏维埃波罗的海沿岸的战斗中》，《军事历史杂志》1967年2月号第62-75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07-208页指出在这次为期两个多月的战役中，苏军总兵力为1,546,400人，损失了280,090人（死亡失踪61,468人，卫生减员218,622人）。此战中装甲部队主要扮演支援步兵的角色。根据东线外军处（FHO）文件，德军兵力从9月1日的510,000人（外加45,000名仆从军）下降到11月1日的400,000人（外加20,000名仆从军）。见“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Stand: 1.9.44),” Fremde Heere Ost(IIc),Pr ü f Nr. 1859和“Kraftegegen ü berstellung,Stand: 1.11.44),” Fremde Heere Ost(IIc),Pr ü f Nr. 1904.

[28]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03-407页。

连尼科夫的波罗的海沿岸第3方面军和叶廖缅科的波罗的海沿岸第2方面军已逼近里加外围，而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也打退了德军的反突击，夺取了叶尔加瓦（Jelgava）和多贝莱（Dobele），从南面威胁里加。然而，舍尔纳的集团军群已经依托掩护着城市接近地的密集预设防御工事，巩固了其在里加外围的防御。

面对这一现实，加上德军再度尝试重建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决定在这两个集团军群之间进攻，突向海边，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为此需要将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进攻轴线由里加改为向西面和西南面。9月24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完成解放爱沙尼亚的任务，对希乌马岛（Hiiumaa）和萨列马岛（Saaremaa）发起一次两栖登陆战役。波罗的海沿岸第2和第3方面军负责强击里加，肃清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军。更重要的是，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上将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一部将沿希奥利艾-梅梅尔（Memel）轴线发起强大的进攻，切断北方集团军群与东普鲁士的联系，为将来歼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德军创造有利条件。

<sup>[29]</sup>为支援此次突击，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准备同时或略晚一些时候沿哥尼斯堡（Königsberg）轴线直接向东普鲁士境内发动一次进攻。

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作战方向的改变要求对波罗的海沿岸第1和第2方面军所有部队进行大规模变更部署。合成突击集团包括近卫第6、突击第4、第43和近卫第2集团军，他们有方面军快速集群——休整结束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和二线的第51集团军做后援。从9月24日到10月4日，巴格拉米扬秘密将5个集团军（共计50个步兵师，15个坦克旅和93个炮兵团）布置到新的进攻阵地上。<sup>[30]</sup>德国人发觉了苏军的进攻准备，但为时已晚，来不及准备迎击了。<sup>[31]</sup>

10月5日，巴格拉米扬的部队开始出击，到当日夜，沃里斯基的近卫坦克第5

[29]在众多资料中，见D. 穆里耶夫《1944年波罗的海沿岸战略战役中方面军和集团军战役的某些典型特征》，《军事历史杂志》1984年9月号第22-28页。

[30]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433-440页。

[31]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07页用文件证明了德军的出乎意料。



集团军已经深深楔入德军后方，开始发展胜利。<sup>[32]</sup>到10月9日，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猛烈突击已经碾过了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在梅梅尔南北两面抵达波罗的海之滨，将德军第28步兵军锁在该城之中，并将第3装甲集团军的另一个步兵军与里加和库尔兰（Courland）地域的北方集团军群余部割裂开来。

面对如此令人不安的现实，舍尔纳坚持北方集团军群必须撤到库尔兰半岛的桥头堡上。这次撤退是在敌人火力下进行的。要与坚决进攻的苏军脱离接触并在库尔兰重建一条新的、更长的防线需要极大的技巧和胆量。到1944年10月23日，北方集团军群已经撤入库尔兰，挽救了绝大部分兵力和给养。希特勒坚持该部留在此地，因此只有一小部分通过海路撤出，用于其他战线。<sup>[33]</sup>

随着北方集团军群全身而退至库尔兰，无法支援其他地段的行动，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将注意力转向如今在东普鲁士边境线上掘壕固守以捍卫德国心脏地区的第3装甲集团军身上。当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从北面接近涅曼河（Neman）之时，大本营就授权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沿贡宾嫩（Gumbinnen）-哥尼斯堡轴线杀入东普鲁士。在接下来的贡宾嫩战役中，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计划用第5和近卫第11集团军突破德军防御，然后投入近卫坦克第2军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钦斯基中将（A. A. Luchinsky）的新锐第28集团军发展胜利。<sup>[34]</sup>第31和第39集团军将在两翼掩护这次突击。

10月16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上将（N. I. Krylov）的第5集团军和库兹马·尼基托维奇·加利茨基上将（K. N. Galitsky）的近卫第11集团军开始行动，突入德军防线11公里。翌日，第31和第39集团军也加入突击，而加利茨基的集团军越过了东普鲁士边界。德军抵抗十分激烈，其筑垒防线如此坚不可摧，以至于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几个集团军花了四天的时间才突破其战术防御地

[32]尽管克里沃舍耶夫《损失》一书并未提供梅梅尔战役中苏军兵力的具体数字，但在完成变更部署后，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可能有超过600,000人和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对第3装甲集团军形成了5:1的压倒性优势。

[33]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09页。

[34]这次战役被绝大多数史书所忽略，因为其发生于苏军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战略胜利之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失败了。其重要性在于此战对1945年1月苏军攻势准备造成了何种影响。关于此战的文章甚少，其中之一是M. 阿列克谢耶夫《东普鲁士战斗的开始》，《军事历史杂志》1964年10月号第11-22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7页称其为“戈乌达普战役”（Goldap），并指出切尔尼亚霍夫上将的兵力为377,300人，损失了79,527人（死亡失踪16,819人，卫生减员62,708人）。苏军坦克实力可能在300辆左右。阿列克谢耶夫认为算上援兵在内，德军装甲力量为500辆，但实际上更可能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

幅。而德国边境线上第二道防线也很坚固，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投入了他的坦克军才将其克服。10月20日，近卫第11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2军终于打破敌防御，抵达贡宾嫩外围。次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第28集团军投入战斗，但整个推进在施塔卢珀嫩（Stallupinen，今涅斯捷罗夫）防区被挡住了，因为德军增派的装甲部队已经赶来巩固防御。随着苏军侧翼集团军逐渐向近卫第11集团军前沿位置靠拢，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27日。苏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向东普鲁士境内推进了50至100公里，他们切身体会到将来要征服德军的东普鲁士堡垒需要预先做什么样的准备。

## 极北之地

在最北方，当针对芬兰的卡累利阿战役已经夺回并扩张了1941年失去的领土后，苏军一直在等待时机，只拉拉杂杂实施了一些战役来给卡尔·曼纳海姆元帅（Carl Mannerheim）的芬兰政府施加压力，并让芬兰陆军血流殆尽。由于苏军优先在南面开展攻势，在北面转入防御，因此到7月中旬，苏军已经将绝大部分一线部队换成防御单位和筑垒地域部队。随后北方集团军群在波罗的海沿岸防御的崩溃以及里加的行将陷落迫使赫尔辛基于1944年9月4日签署了停战协议。<sup>[35]</sup>

德军第20山地军军长洛塔尔·伦杜里克上将（Lothar Rendulic）已经预料到芬兰的倒戈，开始将其部队撤入挪威北部和苏联科拉半岛（Kola，摩尔曼斯克以西）顶端的阻击阵地中。由于苏联方面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履行停战协议，9月28日，芬兰军队与退却中的德军接火，但总体来说伦杜里克还是得以完成撤退。同时，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说服了希特勒从此地完全撤出，但这第二次撤退尚未开始，苏军就于10月7日展开了其在北方的最后一次攻势——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sup>[36]</sup>（Petsamo-Kirkenes，佩特萨莫即今佩琴加）。

尽管这次战役并没有为苏联最终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什么决定性的贡献，况且

[35] 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390页。

[36] 对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的最详尽分析莫过于詹姆斯·F·格布哈特的《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1944年19月苏军在北极的突破和追击》，利文沃斯论文第17篇（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学院，1989）。

其规模与南面的战役相比小的可怜，但鉴于其作战地域为北极地区且作战方式为陆地-两栖登陆联合作战，因而有其独特的意义。

此次战役的作战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其地形如同月球表面一般糟糕，而气候也是同等的恶劣。十月里还没封冻的地面让越野机动难上加难。实际上，整个攻势结果如何主要取决于对该地域少数几条东西向公路的控制和利用程度，双方均投入了大量的工程兵来修筑和维护这些道路。

卡累利阿方面军司令员梅列茨科夫大将<sup><4></sup>和他的许多手下都是参加过苏芬战争的老兵，对于北极地区作战的困难有着充分的认识。然而此地的绝大部分苏军部队却缺乏南方的战友们在三年战争中积累下来的丰富作战经验。按照战争这一阶段的习惯，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梅列茨科夫提供了一些专为该地区作战组建的新部队。最与众不同的莫过于轻步兵第126、第127军，每个轻步兵军下辖一个由滑雪兵组成的旅和一个海军步兵组成的旅，每个旅有4,334名军人<sup><5></sup>。这些单位的任务是充当通常由大型机械化单位扮演的角色，实施纵深突破和迂回。梅列茨科夫还集中了三十个工程兵营，无数使用驮马和驯鹿的运输连，以及两个装备美援水陆两用车辆用于强渡江河的营。在卡累利阿方面军的通盘指挥下，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谢尔巴科夫中将（V. I. Shcherbakov，参加过苏俄国内战争和1939年苏芬战争的老兵）掌握着梅列茨科夫的机动部队，带领第14集团军首先发起进攻。

梅列茨科夫将主攻落在了伦杜里克南翼的德军第2山地师身上，其用意是迂回包抄所有德军部队。此次进攻计划囊括了1944年苏军精心准备突破战斗时的所有典型要素：苏军集中起2,100门身管火炮和半数的迫击炮用于主攻，而空军第7集团军有750架飞机支援攻势。预定炮兵要射击140,000发常规炮弹和97吨的火箭炮弹。尽管地形恶劣且德军在此地完全没有装甲部队，谢尔巴科夫仍然掌握着11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总之，第14集团军以113,000人对45,000在数量上压倒

<4>1944年10月26日晋升苏联元帅——译者注

<5>轻步兵军下的旅下辖三个各有715人的步兵营，一个拥有8门炮的76mm炮兵营，一个拥有12门炮的反坦克炮兵营，一个拥有16门82mm炮和8门120mm炮的迫击炮营，一个冲锋枪连，一个侦察连，一个反坦克连，一个通信营，一个工兵连，一个运输连和一个卫生连。满编的轻步兵军略小于满编的步兵师——译者注

了此次攻势的主要目标——德军第19山地步兵军。<sup>[37]</sup>

尽管作出了上述准备工作，然而由于能见度较差、炮兵和航空兵支援十分困难，苏军10月7日的最初进攻并不顺利。步兵第131军迅速在德军中部、季托夫卡河（Titovka）上夺去了一块登陆场，然而负责对敌第2山地师实施主攻的步兵第99军发现计划的火力支援并没能压制住德军的防御火力。等到步兵第99军重整旗鼓继续进攻的时候，德军已经撤过季托夫卡河，炸毁了河上的桥梁。由于道路匮乏，补给和炮兵难以前移，因此苏军很快就超出了支援范围。同时，10月9日夜至10日凌晨，海军步兵第63旅的小分队在德军左翼的三处地点登陆。这些登陆行动威胁到了沿海主干道的安全。

到10月13日早晨，苏军已经做好准备三面进攻德军防线北面的支撑点——佩特萨莫港。轻步兵第126军也在西面仅有的退路上构筑了一道薄弱的阻击阵地。伦杜里克授权第19山地步兵军组织撤退，而第2山地师也在10月14日得以击破苏军在公路上的阻击，成功突围。第二天佩特萨莫落入苏军之手，但苏军也筋疲力竭，因此谢尔巴科夫不得不下令休整三天。

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的余下部分就是沿挪威北部海岸线的赛跑。苏军轻步兵军或其他小股部队一次又一次超越德军，在路上进行拦阻，但由于粮秣弹药过于匮乏，根本无力守住阻击阵地。虽然有时通过航空补给可以解决部分问题，但德军主力部队还是完好无损地逃了出去。苏军装甲兵被限制在海岸公路上，在战役中指扮演了十分有限的角色。在炮兵和（由于撤入挪威而得到的）航空兵支援下，德军的后卫作战多次打退了苏军。最终，10月29日，随着极夜即将降临，梅列茨科夫停止了除侦察以外的一切作战行动。

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解放了苏军在北极的侧翼，并最终断绝了德国在此地矿区的镍、铁供应。从消极方面来说，尽管苏军指挥员们尽了一切努力去设想会发生什么问题，但他们还是低估了在这种地形上的运动困难程度。交战双方的轻步兵部队都遭遇到了不可避免的体能限制。然而人们不会感到意外的是，梅

---

[37]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0页指出苏军总兵力为133,500人，包括北方舰队的20,300人，损失了21,233人（死亡失踪6,084人，卫生减员15,149人）。Kh. 胡达罗夫《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10月号第116页）宣称德军共有18,000人死亡，713人被俘。

列茨科夫和他的参谋人员将出现在1945年夏季的远东。在那里，当筹划在满洲同样恶劣的地形上击败日军时，他们吸取了佩特萨莫-希尔克内斯战役的教训。

## 结论

总体来说，1944年的夏秋战局对于德军就是一连串接踵而来的灾难。估计仅仅苏军的夏季攻势就让轴心国付出了465,000名军人死亡或被俘的代价。从1944年6月1日到11月30日，德国在所有战线上的全部损失为1,457,000人，其中903,000人倒在了东线。在对于一支除装甲部队外均缺乏机动车辆的军队来说和机动车辆同等重要的牲畜方面，德国总计损失了254,000匹马和其他挽畜。<sup>[38]</sup>到1944年底，德国的盟国就只剩匈牙利一个了，德国人感到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红军在北面楔入了东普鲁士，在波兰沿维斯瓦河虎视眈眈，在匈牙利也渡过了多瑙河，同时盟军陆军也可以打击到德国西部边境线了。

这一时期苏联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其一度无限的人力资源也越来越接近见底了。为弥补这一缺点，苏军的作战计划逐渐地增加炮兵、装甲兵和航空兵数量以减少人员损失。此外，在此过程中，苏军将领也有机会在各种不同的战术和地形条件下检验其作战理论。虽然他们偶尔依然会犯错误，但他们还是以巅峰状态步入了1945年。

到1944年底，红军所处的战略位置确保他们可以仅仅以一次战役就征服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的剩余部分。现在剩下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这最后一次的突击能否让苏军攻入柏林，而且假使可以，盟国军队会在哪里结束作战行动？苏联扶植的代理人已经协助红军进入了东欧，而即将于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Yalta）将默认这些政权的合法性。互相竞赛的盟军和红军会在1945年推进到何处将对战后欧洲政治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这一严酷的事实使此后两军全力向柏林赛跑的战役显得更加重要，而且并非出于偶然，盟军阵营中互相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气氛。

[38]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12-413页。东线外军处关于苏德两军实力的文件也展示了一份同样惨淡的画卷。

# 冰雪中的战斗，1945年初

## 阿登和匈牙利

引导苏军完全占领波兰的第一枪实际上是在距维斯瓦河西面800公里之遥的阿登森林打响的。1944年12月16日，希特勒在阿登地区发动了一次主要攻势，他投入了手头绝大部分机械化部队，妄图在东线苏军下次攻势到来之前就将西线盟军赶出欧洲。哈索-埃卡德·冯·曼陀菲尔将军（Hasso Eccard von Manteuffel）的第5装甲集团军和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一级上将（SS-Oberstgruppenführer u. Gen.Obst.d. Waffen-SS）泽普·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实际姓名为约瑟夫·迪特里希Josef Dietrich，泽普是其绰号）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在侧翼两个步兵集团军的掩护下，试图冲过这片区域占领马斯河（Meuse）上的桥梁，将盟军战线一刀劈作两段。但是由于盟军出色的装甲机动、对公路节点的顽强固守以及天气放晴后发挥出的压倒性的战术空中力量，德军的攻势受挫，经过数个星期的苦战也没能达成目标<sup><1></sup>。

在突出部危机中，西方政府请求斯大林继续进攻以减轻己方压力。最终，正如我们即将讲述的一样，斯大林提前八天发动了他的下一次主要攻势。这个插曲只是坚定了苏联人对自己正肩负着对德战争大部分重担的看法。不过他们倒是忘记了，如果不是德军机械化部队和后勤供应日渐集中于西线的话，苏军在东线的作战也绝不会这么轻松。

同样，苏军在匈牙利接连实施的战役也收到了预想中将德军从波兰吸引开的效果。1944年12月下旬，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乌克兰

<1>实际上在天气放晴的12月21日、22日之前，德军的进展就远远落后于预定计划，巴斯托涅久攻不克——译者注

第2方面军和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元帅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又恢复了进攻，突破了德军在巴拉顿湖和匈牙利首都南郊之间令人生畏的玛格丽特防线，将三个党卫军师、第13装甲师和无数匈牙利单位围困在城中。占领这座城市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任务，苏军最初对布达佩斯市内的进攻本身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要拿下它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为此，马利诺夫斯基临时组建了一个作战集群，其中第46集团军的三个步兵军（步兵第23，近卫步兵第10和近卫步兵第37）用于肃清布达（Buda），独立近卫步兵第18军、罗马尼亚第7军和近卫第7集团军<sup><2></sup>的步兵第30军用于夺取佩斯（Pest，布达佩斯市被南北走向的多瑙河一分为二，河东岸为佩斯，河西岸是布达）。<sup>[1]</sup>这个受到两个集团军司令部指挥的松散编制在12月的最后几天里进展甚微。因为此时是1944年，那些曾经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老兵现在已经很少了，且广泛分布在红军各个单位中间，而德国人以其一贯的条理性组织了良好的防御。这时，由于苏军投入了大量兵力对付德军守城部队，削弱了其在布达以西40公里处的对外包围圈，这就给了德军一个机会来发动解围进攻营救被围城防部队。

圣诞节那一天，希特勒对南面的威胁作出了反应，他决定将党卫军第4装甲军从华沙北面调到匈牙利，以利用这个机会。<sup>[2]</sup>两个齐装满员的党卫军装甲师（“骷髅”师和“维京”师）在布达佩斯西北下火车，于1945年新年发起了一次夜袭，打击了多瑙河南面托尔布欣西面薄弱侧翼的近卫第4集团军。这次几乎歼灭了苏军坦克第18军的猛烈进攻最终为第46和近卫第4集团军调来的预备队所阻，止步于布达佩斯以西20公里处。1月6日，在最高统帅部指导下，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上将（M. S. Shumilov）的近卫第7集团军从多瑙河以北发起反冲击，试图将进攻者包围，但几无进展。德军第二次进攻是1月7日由第3装甲集团

[1]关于这次攻城资料很多，见S. P. 伊万诺夫《布达佩斯战役40周年》，《军事历史杂志》1984年11月号第18-19页。

[2]海因茨·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384页。苏联情报机关发现了德军这个军从波兰向匈牙利的调动，但当该部抵达匈牙利之后似乎就无法获悉其准确位置。虽然苏联人可以很好地截收和破译德军绝大部分单位的无线电情报，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却很难追踪采用独立电码和通信网的党卫军部队的动向。见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466-467页。

<2>即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第64集团军——译者注

军在塞克什白堡（Szekesfehervar）以北发动的，此次进攻旨在利用党卫军第4装甲军在北面的胜利，然而面对苏军近卫第4集团军只取得了有限的战果就被迫停了下来。不过这次突击也表明苏军在布达佩斯西南的防线相当薄弱，德军出动兵力的规模如果更大，也许就可以将其碾碎。

如今德军战术指挥官们依然闪现出其一如既往的作战天才。在结束了又一次从西北面扑向布达佩斯的尝试（1月10—12日），而苏军闻讯抽调更多兵力赶往该地区之后，1月12日晚些时候，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二级上将（SS-Obergruppenführer und General der Waffen-SS）赫伯特·奥托·吉勒（Herbert Otto Gille）突然将其党卫军第4装甲军撤出战斗，将其调到塞克什白堡地域，与第3装甲军一道在1月18日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德军这次运气很好，其进攻时机恰好在近卫第4集团军薄弱左翼上支援步兵第135军的坦克自行火炮部队后撤进行维护和休整的时候。吉勒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一路横扫苏军四个军，进抵多瑙河。然后他折向北面，反手从苏军后方回击布达佩斯。到1月24日，这些党卫军装甲兵距离布达佩斯南郊只有不到25公里了。然而希特勒禁止城防部队突围，他坚持由进攻部队单独解围。希特勒的这一做法加上马利诺夫斯基将大量兵力（坦克第18和第23军，近卫机械化第1军，近卫骑兵第5军，步兵第30和第133军）火速调往城南阻击阵地，逐渐化解掉了德军进攻带来的冲击。在结束了最后一次突向该城的努力之后，德军于1月27日开始撤回进攻出发阵地。<sup>[3]</sup>

与此同时，苏军继续龟速向佩斯城内推进。1月1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责成马利诺夫斯基对参战的三个军建立更集中的指挥，次日马利诺夫斯基正式任命近卫步兵第18军军长伊万·米哈伊洛维奇·阿富宁少将领导布达佩斯战役集群。阿富宁发动了一次进攻，于1月14日冲到多瑙河，将佩斯一刀两断。在一片风雪弥漫、薄雾蒙蒙的世界里，苏军突击小组和守卫的德军进行了逐屋逐街的殊死巷战。由于守军已经耗尽燃料弹药，其坦克和其他重武器逐渐陷入了沉

[3]约翰·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439—441页。苏德两军每日作战的详细情况见格兰斯编辑的《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1944年10月—1945年3月的苏联进攻战役》第663—789页。最初的反突击中（1月1—10日）德军装甲力量包括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约260辆坦克和第3装甲军的146辆坦克。这些坦克起初面对的是坦克第18军先头旅的约30辆坦克。然后是主力的约100辆坦克以及近卫机械化第2军的超过150辆坦克。1月20日，党卫军第4装甲军和第3装甲军合计约有200辆坦克和突击炮。在此次以及随后的夜袭中，德军使用了一种原始的实验性质的红外夜视器材。这一新技术的突然运用让坦克第18军的装甲兵蒙受了毁灭性的损失，苏军也穷尽一切办法来反制。然而，昼间战斗和苏军的兵力优势最终抵消了德军暂时的优势。



默。1月12日，进攻者拿下了最后一条曾作为容克-52运输机紧急降落场的跑道<sup><3></sup>。到1月17日，残余德国守军撤到河对岸，却发现苏军已经通过下水道抢先到达。党卫军第9山地步兵军不下半数灰飞烟灭。到1月18日，德军超过36,000人死亡，63,000人投降。德国守军残部的悲剧并未就此终结，而是在河西的布达继续上演。<sup>[4]</sup>

这时，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下达了肃清多瑙河西岸（布达）敌军的任务，而让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把守合围圈的对外正面，严防德军继续解围的企图。1月22日，阿富宁在近战中负伤，随后由第53集团军司令员、富有巷战经验的伊万·梅福季耶维奇·马纳加罗夫上将（I. M. Managarov）接替指挥现今由步兵第75军和近卫步兵第37军组成的突击部队。

苏德两军继续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在布达佩斯的激战其惨烈程度几乎可与斯大林格勒相提并论。搏斗一直持续到2月12日，这一天德军残余26,000名守军中的大约半数试图突出重围<sup><4></sup>。在血腥而又绝望的战斗中，守军被歼灭了，次日布达陷落。不过该城的失守并没有打消希特勒对匈牙利地区作战的兴趣，因而对其他地方的作战行动造成了不利影响。

苏联难以承受其在布达佩斯附近激战中蒙受的损失，但德国人更经不起损失，尤其是在别的战线急需装甲力量方面。此外，苏德两军从1944年12月直到1945年1月在匈牙利的作战达成了一项重要的战略意图，即将希特勒的注意力一直牵制在南线而不是东线。从德国内部因素来看，最严重的打击还是希特勒1月16日作出的将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因从阿登山区撤出而迟到）投入匈牙利而不是波兰的决定。这一决定太令人不可思议了，因为这是在苏军从维斯瓦河继续展开新攻势之后作出的。德军东线剩余的几个集团军在丧失了战略预备队之后，只能木然地等待着苏军在紧要的华沙-柏林轴线上不可避免的新攻势降临。

[4]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441-444页。另见伊万诺夫《布达佩斯战役40周年》第18页。

<3>根据元首卫队的《浴血多瑙河》，该跑道1月9日被苏军炮火摧毁，德军将补给接受地转移至多瑙河西岸布达城堡山脚下正对面的“血野”广场Vérmező tér，但此地仅可起降较小的滑翔机——译者注

<4>根据元首卫队的《浴血多瑙河》，此时城中剩余43,900人，其中德军23,900人，匈军20,000人，其中11,600名为重伤员，不参与突围，突围人数约为32,300人——译者注

## 冬季战局的筹划

为这次新攻势的筹划早在1944年10月下旬就开始了。夏秋战局的胜利为苏军进攻行动创造了更有利的局面：整个战线已经由4,450公里缩减到2,250公里，相当多的德军被封锁在库尔兰，成了无用之兵，而苏联毫无疑问地掌握住了战略主动权。据苏联情报部门估计，在1944年，共有96个德军师被俘虏或歼灭，另有33个师遭重创因而被撤销番号。<sup>[5]</sup>包括“约瑟夫·斯大林”重型坦克、SU-122和SU-152自行强击火炮以及新型多联火箭炮在内的新装备已经提高了红军的技术含量。然而还是如从前所说，即使是看上去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苏联人力资源也是有限度的，作战计划的制订者们希望找出一个既快捷又相对少流血的制胜之道。

苏联最高统帅部再一次审视了整个战线以确定下一轮攻势的地点和目标。在东普鲁士，德军13个师盘踞着多达六条连续的防御带，其中一些早在战前就已经构筑了，纵深深达120公里。之前苏军在1944年10月的尝试无疑已经表明：任何向此类坚固要塞地区的强击，其推进都会是缓慢、令人无法忍受而代价高昂的。实际上，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两位元帅不得不说服斯大林不要将秋季战局过多纠缠在这一地域，因为此地苏军的几个集团军经过长期伤亡惨重却所获甚微的推进后已经十分疲弱了。

在战线的另一端，苏军可以选择加强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从匈牙利向德国境内发动一场主攻。然而和之前的德国人一样，在巴尔干作战的苏军的后勤线是在恶劣地形和有限的铁路公路上运作的，因此已经绷得很紧了。与其将匈牙利-奥地利地区选作主要战略轴线，倒不如让其牵制德军预备队来得实在。

布达佩斯东北三百公里处，在桑多梅日地域，苏军战线向西突出，越过了维

---

[5]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422页。关于东线形势的详尽秘密评估和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准备和实施情况的海量细节，见《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5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7）和A. V. 瓦西里耶夫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48）。这些资料认为1945年1月1日的德国陆军有相当于338个师。其中228个（188个师，50个独立团和180个独立营）部署在东线（总兵力的三分之二），73个部署在西线，18个部署在意大利北部，9个在挪威和丹麦。东线外军处11月1日记录显示德军东线兵力为2,030,000人和190,000名仆从军。后备人员的补充使得该数字在1945年1月1日后略有提高。苏联公开资料习惯把“人民冲锋队”（民兵）和非正规部队算在内，使数字提高到310万，从而让人们觉得红军表现卓越。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73页，1945年第一季度红军月均作战兵力为6,461,000人。因此苏联在人力上对德军的战略优势大约为3:1。苏军在装甲兵和炮兵上的优势更是显而易见。

斯瓦河。1944年夏季攻势结束的时候，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再此地夺取了一块登陆场。在该登陆场以西就是卡托维兹（Katowice）和西里西亚（Silesia）工业区，这对在战争中失去了自身相当多工业的苏联政府来说是颇具诱惑力的。然而这一地区的厂矿也会很容易让苏军投鼠忌器，因为要彻底剿灭德国守军就一定会破坏掉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因此，斯大林并不打算采取正面强攻，而是选择绕过并围住西里西亚。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穿过波兰中部这一条道路可走了。最显而易见的进攻轴线就是从华沙附近的维斯瓦河出发，经由奥得河（Oder）天堑，向西北方直到柏林<sup><5></sup>。这里的丘陵地形简直就是为机械化部队快速发展胜利而设计的，虽说其西面横亘着德军的梅瑟里茨筑垒地域（Meseretz）。尽管当面德军只有七个不满员的集团军把守着从波罗的海到喀尔巴阡山脉的漫长防线，但一次顺利的进攻还是需要长期的精心准备，特别是在后勤方面。

就在苏军工程工兵和后方勤务部队忙于重建通往维斯瓦河已是一团糟的交通线之时，作战计划制订者们勾勒出了下次战局的轮廓。1944年10月28-29日，高级将领们与斯大林进行了会晤。在经过大量争论之后，斯大林同意让部队继续采取守势，并为下次进攻作准备。此外，斯大林和朱可夫也同意较短的战线使得大本营直接控制整个战线成为可能，这就省掉了前三年中一直在野战部队代表统帅部行使监督协调职能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取而代之的是，负责新攻势的部队将被重组进少数几个极为强大的方面军里<sup><6></sup>，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名义上）亲自协调这次会战。斯大林任命朱可夫担任了令人垂涎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该方面军将直接向柏林推进，而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南面平行进攻，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在维斯瓦河北面向西面的但泽（德语称Danzig，即波兰的格但斯克，Gdańsk）推进，以掩护朱可夫的右翼。苏联人采取了一贯的保密措施来掩盖对这三个方面军兵力的加强。

斯大林决定攫住直接控制权显然是为了提高自己在战后的威望，并降低战时他那些最引人注目的元帅们——尤其是朱可夫——的风头。在这样做的时候，他

<5>从方向上来看，柏林确实位于华沙的略微偏西北方向，但也可以说是正西方——译者注

<6>白俄罗斯战役中动用四个方面军，而此次战役动用两个方面军，另有两个方面军只以其侧翼配合——译者注

还严重倚赖阿列克谢·因诺肯季耶维奇·安东诺夫将军（A. I. Antonov）。在之前两年，当总参谋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作为大本营代表在野战部队协调作战时，安东诺夫作为总参作战部部长有力地领导了大本营的工作。事实上，华西列夫斯基被贬谪到北翼，去给波罗的海沿岸第1和第2方面军当一个微不足道的大本营协调员了。

如历史最后发展的那样，大本营此次战局的计划设想是一个分两阶段实施的战役（见地图17）。在11月和12月，如前所述，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继续在匈牙利境内推进，以牵制德军预备队。然后暂定于1945年1月15–20日之间开始的主要攻势将在两个大规模战役中粉碎德军在维斯瓦河和东普鲁士的防御。其中较次要的一个是由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实施，他们的任务十分棘手，要肃清东普鲁士的中央集团军群。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向西杀开血路，穿过德军防御，直扑哥尼斯堡（Königsberg，今加里宁格勒，Kaliningrad），而罗科索夫斯基则从南面包抄东普鲁士，其另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在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实施主攻的时候负责保护其侧翼。为完成这些任务，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经加强后共有七个野战集团军，外加瓦西里·季莫费耶维奇·沃里斯基上将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以及数个独立快速兵团[军]。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韦尔希宁将军<sup><7></sup>的空军第4集团军负责提供空中支援。

与此同时，朱可夫和科涅夫将穿过波兰向德军“A”集团军群发动主要攻势。朱可夫配置了共计八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两个近卫骑兵团和一个空军集团军来实施主要突破作战。主攻将从德军第9集团军当面的马格努谢夫登陆场（位于华沙南面维斯瓦河河岸上的突出部，大小为24公里×11公里）发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的近卫第8集团军（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将与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别洛夫上将（P. A. Belov）的第61集团军、尼古拉·埃拉斯托维奇·别尔扎林中将（N. E. Bezarin）的突击第5集团军一道在此地率先发起进攻，计划第一天推进30公里。此次进攻将在德军防线上撕

<sup><7></sup>K. A. Vershinin, 原文为“元帅”，有误，韦尔希宁1943年10月23日晋升空军上将，1959年晋升空军主帅——译者注



17. 截至1945年4月的冬季战局

S: 突进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S: 突进集团军 T: 坦克集团军  
 Pol: 波兰集团军 Bul: 保加利亚集团军 SSPz: 党卫军装甲集团军  
 Rum: 罗马尼亚集团军 US: 美国集团军 GT: 近卫集团军 CMG: 骑兵机械化集群 Hun: 匈牙利集团军

开口子，以便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将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上将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弗拉基米尔·维克多洛维奇·克留科夫中将（V. V. Kriukov）的近卫骑兵第2军扩大战果。

同时第61集团军右翼各师将右转冲向华沙。这次推进用意是为朱可夫的第二次在最北面侧翼突破创造有利条件。在这里，弗兰茨·约瑟福维奇·佩尔霍罗维奇少将（F. I. Perkhovich）的第47集团军将在斯坦尼斯拉夫·吉利亚罗维奇·波普拉夫斯基中将（S. G. Poplavsky）的波兰第1集团军支援下，协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南翼部队一道合围华沙地域的德军。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南翼部队将发动第三个进攻，冲出较小的普瓦维（Pulawy）登陆场。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科尔帕克奇上将（V. Ia. Kolkachi）的第69集团军和维亚切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茨韦塔耶夫上将（V. D. Tsvetaev）的第33集团军各控制一个独立坦克军，奉命在13公里宽的战线上突破德军防御，随后狂奔向西，与友邻部队会合，然后在两翼建立起战术合围圈。

相形之下，科涅夫的计划就比较简洁，几乎是全力集中在桑多梅日登陆场这一点上。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上将（N. P. Pukhov）的第13集团军，康斯坦丁·阿波罗诺维奇·科罗捷耶夫上将（K. A. Koroteev）的第52集团军和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上将（A. S. Zhadov）的近卫第5集团军将在北面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多夫上将（V. N. Gordov）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南面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库罗奇金上将（P. A. Kurochkin）的第60集团军的侧翼掩护下，实施突破战役。科涅夫并不指望能瞒过敌人自己的攻击地点，取而代之的是，他在第60集团军后方集中了超过400辆假坦克和自行火炮，并且新建了一个完整的补给交通网，希望借此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给德国人造成他将向西推进直取克拉科夫（Krakow）的印象。而实际上，科涅夫计划在战役的第一天就投入帕维尔·谢苗诺维奇·雷巴尔科将军（P. S. Rybalko）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德米特里·丹尼洛维奇·列柳申科上将（D. D. Leliushenko）的坦克第4集团军，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一道向西北冲击。扎多夫上将的近卫第5集团军也得到了近卫坦克第4军和独立坦克第31军的指挥权，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夺取

或绕过克拉科夫，并向奥得河下游发展胜利。二线的伊万·捷连季耶维奇·科罗夫尼科夫中将（I. T. Korovnikov）的第59集团军将最终夺取克拉科夫城，而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古谢夫上将（D. H. Gusev）的第21集团军则在桑多梅日主攻部队之后担任另一梯队，另有两个独立快速兵团[军]作为方面军预备队。<sup>[6]</sup>

为了以最小的时间和生命代价达成突破，在这两个方面军都极大地集中了兵力兵器。比如在马格努谢夫登陆场，朱可夫就集结了超过50%的步兵以及70%的炮兵和坦克，其数量优势高达10:1。几乎所有重型步兵支援坦克和自行火炮都配属给了步兵师的强击营，在突破地段上的炮兵密度达到了250门/公里。当然为了能在关键点获得这样的优势，苏军指挥员们也将其余部队（包括两个筑垒地域部队，第119和第115）分散以掩护战线的其余部分。<sup>[7]</sup>

在突出部之战的末期，盟军希望得到帮助的请求促使斯大林将预定的进攻时间提前了。1月8日，安东诺夫命令科涅夫比原定时间表提前八天，即于12日发动攻势。这个最后一刻的变化给参谋军官和后勤人员们制造了更大的压力，因此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和东普鲁士战役发展势头并不平衡即毫不为奇了。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按照指示于1月12日开始攻击，随后第二天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在最北侧向东普鲁士进攻。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要等到1月14日才会开始各自的突击。不管是出于什么客观原因，这种交错开始本身却起到了进一步迷惑守军的作用，当德军预备队在两翼接兵不动之时，主要的突击就在中央发难了。

##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实际上，国防军统帅部和德军两个集团军群司令部都意识到“巴格拉季昂”

[6]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3页及苏方其他秘密资料，这次战役中苏军总兵力为2,112,700人（作战部队1,565,000人）、7,042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超过33,500门火炮和迫击炮，另有90,900名波兰军人。东线外军处记录（对之前11月1日报告做了加法而已）估计德军有400,000人（还有约4万名人民冲锋队）、800辆坦克和突击炮（战役过程中增加到1,136辆）以及4,103门火炮。

[7]由于苏军将兵力集中到主攻轴线上而在次要地段节约兵力，其5:1的战略优势到战役层面（在每个登陆场上）就增加到了10:1。苏军在支援兵器（坦克、自行火炮和炮兵）上的优势也更明显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某些地段上（高达30%的战线由筑垒地域部队把守），德军的兵力反而是超过当面苏军的。

攻势又要重新上演了，而苏军主要矛头将在南北两翼出击，以便为在中央制造一个巨大的战役包围圈创造条件。有鉴于此，德军的防御阵地和预备队都集中在两翼的东普鲁士和克拉科夫。然而这些预备队不管怎么看都无力履行此项任务。两个集团军群中只有区区十二个半不满员的装甲师。古德里安费尽心思想将另四个师从西线调来，但却未获成功，国防军统帅部反而将这些单位调到了匈牙利。<sup>[8]</sup>

没有了这些精锐部队——比如“赫尔曼·戈林”装甲军、大德意志装甲军以及一些武装党卫军部队——的同时，到1945年1月，几乎每个德国师的人员和装备都达不到编制数。德国坦克产量虽然在1944年12月达到了巅峰，当月共生产了1,854辆装甲战斗车辆，但其中很多都已经在阿登和匈牙利挥霍一空。飞机生产早已达到峰值，然而德国空军还是在东西两线全面退却。原材料的短缺使得要满足前线需要越来越困难。1月，摩托化和机械化编制的额定卡车数下降了25%。更重要的是，罗马尼亚的丧失以及合成燃料工厂频繁遭到轰炸让德国人手头的燃料锐减。即使是按照新的缩水了的编制表，德国陆军也短缺800,000人。<sup>[9]</sup>

尽管苏军再次采取欺敌措施掩盖了进攻地点和总体实力，但下一轮攻势的大致日期被古德里安、他的情报军官莱因哈特·格伦以及东线的野战指挥官们预料到了。虽然说他们绝大部分战后回忆录本质上都是在为自己辩白，但这些职业军人们无疑还是努力劝说希特勒警惕波兰的危险，不过结果还是没能成功。<sup>[10]</sup>尽管此时希特勒正指着奇迹发生，也努力让自己不要惊慌失措、乱了阵脚，但德军指挥官们所能指望的最多就是将战争拖延下去而已。实际上，他坚决要求守住每一寸土地的决定再一次让苏联人占尽便宜。按照希特勒坚持的，德军第二道即主防御阵地就修筑在前沿阵地之后几公里处。这种错误的布防使得两道阵地都会遭到苏军炮兵暴风骤雨般的蹂躏。同样地，德军那点可怜巴巴的预备队也集中得太靠前了。例如，第24装甲军的两个装甲师（第16和第17）恰恰摆在桑多梅日登陆场正当面，而不是靠后一点以便采取机动。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将两个装甲掷

[8]德国谋划和部队调动争论的更多细节，见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10-419页。

[9]德国谋划和部队调动争论的更多细节，见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11-414页。

[10]古德里安《装甲指挥官》第385-395页。



弹兵师配置到偏北面紧密掩护前者，并在苏军两个主要登陆场之间作为机动预备队使用。理论上说，这样靠前部署是有道理的，因为敌空中力量会轻易打乱守方预备队的行动。然而现实中这些预备队常常不得不在苏军攻击的最开始就陷入交战。（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双方作战序列见表15-1。）

1945年1月12日05:00时，在1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科涅夫的先遣营开始了冲击。他们夺取了德军第一道防线（有些地方甚至还抢占了第二道防线），并按照1944年条令拔除了关键的支撑点。<sup>[11]</sup>然后在10:00时，第二次炮火准备开始了。由于冬季的雾霭妨碍了近距离空中支援，因此这第二次炮轰持续了107分钟。就在炮火准备结束前45分钟，炮兵转入压制射击，苏军各步兵排以坦克为先导开始穿过炮兵射击精心预留的空隙实施假冲击。德军误以为这就是主攻，因此纷纷冲出掩蔽所占领射击阵地。先头苏军步兵立刻卧倒，又一次15分钟的炮火急袭接踵而至，并以一次火箭炮齐射收尾。苏联步兵和支援的坦克一起在强大的双层徐进弹幕之后向前推进。

这份精心制订的方案足以保证苏军在三个小时之内突破深达八公里中德军的两道防线。到1月12日14:00时，近卫坦克的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外加两个独立坦克军穿过进攻的步兵队形向前发展胜利。午后糟糕的天气放晴了，苏联空军赶紧进行了466架次出击。苏军常常会指定一个航空兵师直接支援一个坦克集团军，并有前进对空管制员跟随先头坦克/机械化旅司令部一起行动。<sup>[12]</sup>

到1月12日结束时，乌克兰第1方面军已经在35公里宽的正面上撕开了德军防御，向前推进了20公里。第48装甲军（只是个名义上的装甲军而已）的三个位于正对登陆场的前沿阵地防守的步兵师面对苏军首次突击就几乎灰飞烟灭了。第24装甲军的第16和第17装甲师尚未接到任何反冲击命令就在集结地域被重创了。之

[11]苏德双方作战行动的详情，见格兰斯编辑的《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1944年10月-1945年3月的苏联进攻战役》第497-663页。苏联方面有很多出色的秘密记录，例如《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5期、A. D. 巴格列耶夫《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1945年苏军在波兰歼灭德国法西斯部队》（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57）、N. A. 安东诺夫《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部队突破敌防御，1945年1月》（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80）和A. P. 斯涅戈夫《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的军事艺术》（莫斯科：列宁军政学院，1979）。

[12]该坦克集团军的作战详情见I. M. 克拉夫琴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的作战行动》（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78），列入机密。另见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的部队史以及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的回忆录。空地协调情况在A. 叶夫里莫夫发表于《军事历史杂志》1985年1月号第22-29页的《大纵深高速度战役实施中的航空兵运用》一文中有所涉及。

表15-1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作战序列

德军	苏军
中央集团军群 汉斯·莱因哈特上将	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 I.D.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大将 第39、5、28、31集团军 近卫第2、第11集团军 空军第1集团军
第3装甲集团军	
第4集团军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 苏联元帅K. K. 罗科索夫斯基 第50、49、3、48、65、70集团军 突击第2集团军 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
第2集团军	空军第4集团军 近卫坦克第8军 机械化第8军 近卫骑兵第3军
A集团军群 约瑟夫·哈佩上将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 苏联元帅G. K. 朱可夫 第47、61、69、33集团军 波兰第1集团军 突击第5、第3集团军 近卫第8集团军 近卫坦克第1、第2集团军
第9集团军	空军第16集团军 坦克第9、第11军 近卫骑兵第2、第7军
第4装甲集团军	
第17集团军	乌克兰第1方面军 苏联元帅I. S. 科涅夫 第6、13、52、60、21、59集团军 近卫第3、第5集团军 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 坦克第4集团军 空军第2集团军 近卫第4坦克军 坦克第25、31军 近卫机械化第7军 近卫骑兵第1军
	乌克兰第4方面军 I.E. 彼得罗夫大将 第38、18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 空军第8集团军
第1装甲集团军	

后他们只能在凯尔采（Kielce）附近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整个夜间苏军先遣支队一直且战且进。<sup>[13]</sup>

到第二天日终时，苏军突破口已经达到60公里宽，40公里深。遭到重创、丢盔弃甲的第16和第17装甲师退据苏军两个主要登陆场之间的凯尔采（Kielce）路口掘壕固守，但到1月18日，他们双双被近卫第3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包围，不得不向西突围。第24装甲军余部和第48装甲军的幸存者以及相对完整却也被困的第42军的几个师一起向西北夺路而逃，在苏军滚滚向前的惊涛骇浪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气泡。这个气泡虽然不断遭到空地火力杀伤，但苏军主力部队仅仅是将其绕过继续向西狂奔。在拼死逃避苏军越来越汹涌的洪流的过程中，被围德军的这个气泡越来越小并破裂成很多更小的气泡。尽管绝大部分都化为乌有，但最大的一个（现在只剩数千人了）最终还是于十天后回到遥远西北方的德军阵线。<sup>[14]</sup>

到1月18日，科涅夫的进展已经比原定时间表提前了五天。雷巴尔科的坦克集团军已经拿下了琴斯托霍瓦（Czestochowa），帕维尔·巴甫洛维奇·波卢博亚罗夫中将（P. P. Poluboiarov）的近卫坦克第4军在第59集团军的支援下也已经围住了克拉科夫。这座古老的城市出人意料的几乎没进行抵抗就被攻克了，主要原因在于德军第17集团军要退后与刚刚赶到的德军预备队会合并在下西里西亚东面建立新的防线。这次后撤并没有救了第17集团军的命，因为在友邻第4装甲集团军几乎覆灭之后，其北翼已经完全失去了掩护。1月20日晚，科涅夫将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向南旋转90度，去包抄这一洞开的侧翼，而第21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1军则正面冲击德军。仅仅几个小时，雷巴尔科就将其先遣支队转入了新的攻击方向，迫使德军放弃卡托维兹工业区的防御要塞。当雷巴尔科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一部于1月底在西里西亚会合的时候，他们故意在南面留了一条逃生之路。德军为了避免陷入被围死战的境地离开了这一地区。<sup>[15]</sup>

[13]见《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609—626页中H. G. 利比施的《到1月27日的第17装甲师作战行动》，此文是从德方视角看第24装甲师作战行动的上佳之作。利比施是该师少数几名与部下一起生还的营长之一。此处和下文关于苏军装甲先遣支队作战技巧的信息部分是基于作者1989年6月在莫斯科对I. I. 古萨科夫斯基（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1军近卫坦克第44旅旅长）、A. F. 斯米尔诺夫（坦克第31军坦克第100旅参谋长）、B. P. 伊万诺夫（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近卫坦克第11军近卫坦克第40旅的一位营长）、D. A. 德拉贡斯基（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近卫坦克第7军近卫坦克第55旅旅长）和A. A. 杰维季耶夫（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独立坦克第93旅旅长）的广泛访谈。

[14]见H. G. 利比施《第17装甲师在奥得河以东退却行动的第二阶段》，《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639—642页。

[15]克拉夫琴科《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的作战行动》第41—55页。

与此同时，1月14日当第一缕阳光照到大地之时，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就砸向了德军第9集团军。在2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苏军侦察单位开始前出。这次“侦察”的惊人规模远远超出了从前德军对此类试探的经验。按照1944年条令，朱可夫在100公里的正面投入了22个加强步兵营和另外25个步兵连以拔除特定的支撑点。这次努力一下子让德军防御方寸大乱，以至于苏军除了第61集团军地段外所有预定持续70分钟的炮火准备都取消了。在别的地段，到1月14日10:00时，德军第一道防御阵地尽数落入苏军手心。截至当日日终时，方面军部队已经甩开两个遭到重创的德国师余部，突入敌纵深12公里。突击第5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26军果断实施了一次巧妙的出击，抢在德国工兵引爆炸药之前夺取了皮利察河（Pilitsa）上的一座重型桥梁。<sup>[16]</sup>这就让迄今尚未进入交战的波格丹诺夫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的装甲车辆可以比预计时间提前进击。同时在第一天，朱可夫的由第69和第33集团军实施的次要进攻也推进了22公里。1月14日14:00时，其独立坦克军越过冲击部队开始发展胜利，一路狂奔向西面德军第56装甲军后方的拉多姆（Radom）。

1月15日，为支援防守马格努谢夫登陆场惨遭屠戮的几个德国步兵师，第40装甲军的第19和第25装甲师发动了一次坚决的反突击。但苏军空中打击和反坦克炮兵迅速地将其瓦解了。鉴于突击的步兵已经楔入德军阵地15公里，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按原定时间表穿过近卫第8集团军投入战斗，剑指马格努谢夫西北130公里处的罗兹（Lodz）。在华沙北面，第47集团军强渡维斯瓦河，协助跟随朱可夫突出马格努谢夫登陆场的波兰第1集团军部队包围波兰首都。

接着，波格丹诺夫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进入皮利察河登陆场的突破口，突入敌纵深80公里，完成了对华沙地域德军的合围。到1月17日，该合围圈已被肃清，波兰第1集团军也收复了自己的首都。<sup>[17]</sup>

到1月18日日终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都在歼灭德军前沿防御和反突击部队后，开始了向奥得河的全面追击。奉命从东普鲁士赶来

[16]关于朱可夫的突破行动有很多著作，见A. P. 斯涅戈夫《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击第5集团军步兵第32军部队突破预有准备敌防御的组织和实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院，1980）。

[17]波兰人在收复华沙中扮演的角色在S. 波普拉夫斯基的《争夺华沙战斗中的波兰第1集团军》，《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1月号第47-53页。波普拉夫斯基是该集团军的司令员。

“恢复态势”的“大德意志”装甲军各师于1月16日开始在罗兹下火车。次日“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就开始与苏军坦克第11军及协同的近卫第8集团军的前锋进行了战斗。在随后的几天里，正在前进的苏军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部队在罗兹以北拦截并摧毁了“大德意志”装甲军的后续列车，而此时该军的“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和“勃兰登堡”装甲掷弹兵师以及第19和第25装甲师余部在罗兹南面组织防御阵地，变成了一个扎手的刺猬，来挡住苏军进攻并努力挽救步兵单位那些正四散奔逃的散兵游勇。<sup>[18]</sup>从1月21日至28日，这一大群为数达数千的军人和溃兵组成了“内林”集群（Nehring）和“冯·绍肯”集群（von Sauchen），不顾一切地为生存而战，他们从推进的苏军中杀开血路，终于重返遥远的己方战线。1月29日，从前第9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可怜的残兵败将抵达了奥得河一线己方阵地。由于局势十分糟糕，所以这些生还者立即就被扔回了战场，去支撑德军松松垮垮的奥得河防线，此时这道防线已经在多个地段被撕开了口子。<sup>[19]</sup>很多其他被围德军集群就没“内林”集群和“冯·绍肯”集群那样走运了，最终被跟进的苏军扫荡干净了。<sup>[20]</sup>

当被围德军作垂死挣扎之时，苏军各坦克集团军已经分别在领先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其余部队100公里、领先乌克兰第1方面军其余部队35公里的地方行动了。为给上级单位推进提供便利，各先遣支队一路频频经历遭遇战、夺占渡口，有些甚至在24小时中推进了70公里。

等德军反应过来为时已晚，他们从战线其他地段调来了四十个师，而希特勒也准许五个师和一个军部从海路撤出库尔兰。因华沙失手而火冒三丈的希特勒于1月18日将一帮被他怀疑有欺瞒行为的陆军总司令部参谋军官逮捕了<sup><8></sup>。他还将最偏爱的防御指挥官费迪南德·舍尔纳将军从库尔兰调出，接替倒霉的约瑟夫·哈佩上将（Joseph Harpe）担任“A”集团军群司令。舍尔纳旋即解除了斯

[18]关于这次悲惨经历的详情，见W.哈特尔特《“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的豹式坦克连战报》，《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627-638页。

[19]这些突出重围的部队不得不再次被投入战斗，以挡住坦克第4集团军前进的步伐。后者已经和第13集团军一道在克本（Keben）附近的奥得河上占领了一个相当大的登陆场。正是这些部队的再次参战才使苏军无法继续前进。

[20]苏军将一些部队留在后面专用于清剿被迂回的德军。这些部队包括第33和近卫第3集团军一部和近卫机械化第7军。后者作战行动的详情请见D.巴里诺夫和G.涅霍诺夫的《敌“流动”集团的覆灭》，《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3月号第62-68页。巴里诺夫时任该军的参谋长。

<8>按古德里安回忆，这是因为这些军官促成了无力守城的华沙守军撤退——译者注

米洛·冯·吕特维茨 (Smilo von Lüttwitz) 第9集团军司令之职，并开始发布一些乐观的形势报告。<sup>[21]</sup>

苏军继续乘胜追击。紧随装甲先遣支队和先头坦克集团军之后，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显示了如同坦克集团军一般的主动性和冲击力。1月19日，崔可夫完好无损地夺取了距离马格努谢夫西北130公里之遥的工业城市罗兹。1月22日，跟随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车辙之后，他又向西北狂奔了120公里，在波兹南 (Poznan) 围住了60,000名德军，当然这之后在德军投降之前还要围上一段时间。<sup>[22]</sup>与此同时，1月20日，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一部在对上西里西亚德军采取机动时越过了德国边境。

截至1月31日，波格丹诺夫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先头部队已经在屈斯特林 (Kustrin, 今波兰的科斯琴, Kostrzyn) 进抵奥得河，距其两周前的出发阵地超过400公里。次日，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突破了梅瑟里茨筑垒地域，在法兰克福<sup><9></sup>以北抵达奥得河。就如同是习惯性地一样，他们立刻组织突击队在河对岸夺取登陆场。在数天之内，突击第5、近卫第8和第69集团军的先头师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然而与从前都不同，这个登陆场距离柏林只有60公里。<sup>[23]</sup>

和从前一样，这些先锋部队受到后勤补给的限制，人困马乏，缺兵少将。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暴露出了160公里长的右翼，这很容易遭到位于波美拉尼亚新组建的德军“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反击。这个集团军群是希特勒最绝望的产物之一，本质上就是党卫队管理机构、匆忙召集的党卫军第17集团军以及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 (Heinrich Himmler) 统御下的地方部队杂糅而成的。希姆莱于2月初从波美拉尼亚发起了迟疑不决的第一次进攻，但被苏军第二梯队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 (第61, 第47和波兰第1) 轻松化解。不过苏军要进一步渡过

[21]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23、427页。

[22]欲窥波兹南战斗全貌，见G.赫洛平《强击“劳赫”要塞》，《军事通报》1988年6月号第15-17页。

[23]苏军夺取奥得河登陆场及后续战斗可见F.博科夫《燃烧的登陆场》，《军事历史杂志》1972年5月号第49-55页；以及A.M.索科洛夫《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登陆场的强化和扩大》，《军事历史杂志》1986年4月号第32-38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3页指出苏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为193,125人（其中死亡失踪43,251人，卫生减员149,874人）。根据瓦西里耶夫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第58和76页，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计算从1月14日至22日，德军有130,000人死亡、37,300人被俘，有614辆坦克和突击炮被击毁，另有617辆被缴获。到2月4日总数已经上升到216,970人死亡、60,308人被俘，1,237辆坦克和突击炮被击毁，1,119辆被缴获。乌克兰第1方面军计算的总数也相当可观，但要少一些。德军总损失超过400,000人。实际上，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歼敌数字因为计入“人民冲锋队”而夸大了，由于此时德军处于一片混乱，真实的损失数字可能无人能统计出来了。

<9>Frankfurt, 全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并非著名的黑森林州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译者注

奥得河进军柏林越来越成问题，尤其是在突入东普鲁士的行动将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拉到波罗的海沿岸、脱离了本应予以掩护的朱可夫右翼的情况下。

## 强击东普鲁士

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东普鲁士战役的构想要求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和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发动协同突击，将东普鲁士德军与波兰德军分割后，将其控制在波罗的海之滨。<sup>[24]</sup>接下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方面军与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将分割歼灭被围德军。抵达但泽南面的维斯瓦河之后，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将协同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继续沿主要轴线向前推进，渡过维斯瓦河并穿过东波美拉尼亚冲向奥得河畔的斯德丁（Stettin，今波兰什切青，Szczecin）。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主攻计划是：动用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39，第5，第28和近卫第2）和两个坦克军（坦克第1和近卫坦克第2）直接冲撞德军主防御地带的尖牙利齿，沿防御的德军第3和第4装甲集团军分界线攻击，穿过因斯特堡（Insterberg）扑向哥尼斯堡。第五个集团军（近卫第11）将作为第二梯队用于扩大胜利，专门有一个集团军（第31）掩护方面军延伸的左翼，而巴格拉米扬的波罗的海第1方面军则掩护其右翼。罗科索夫斯基的主攻计划是动用五个集团军（第3，第48，突击第2，第65和第70）从纳雷夫河（Narew）上的两个登陆场出发，穿过德军第4集团军防线冲向姆瓦瓦（Mława）和马尔堡（Marienburg，即今波兰的马尔堡，Malborku）。沃里斯基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在突击发起前几天才从立陶宛秘密赶来，该部将向西面的埃尔宾（Elbing，即今波兰的埃尔布隆格，Elbląg）发展胜利，而方面军右翼各集团军则一路卷击，分割东普鲁士德军。战前大规模的变更部署使得苏军赢得了显著的兵力优势，但德军精心

[24]关于东普鲁士战役有很多记载，见格兰斯《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279-486页；《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2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6）第91-120页；《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3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7）第131-160页；《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24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7）第91-120页；以及《第28集团军在东普鲁士突破敌防御（1945年1月）》，《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6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2）。以上均列入机密。

构筑的防御工事削弱了这一优势。<sup>[25]</sup>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部队于1月13日清晨沿哥尼斯堡轴线向守卫的德军发起了猛攻。此次进攻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突破战，这就限制了充当集团军快速集群的两个坦克军的作用。不过德国陆军总司令部倒是无意间给苏联人帮了个忙，其命令东普鲁士最重要的预备队——“赫尔曼·戈林”伞兵装甲师（如同去南面的“大德意志”装甲军一样）——向南应付波兰中部越来越大的威胁。被剥夺了预备队的德军防御能力一落千丈，根本拦不住1月18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投入的近卫第11集团军和坦克第1军对自己薄弱左翼的进攻。随着己方防御被瓦解，德军开始缓慢但从容地撤向哥尼斯堡要塞和海尔斯贝格（Heilsberg）筑垒区。

在南面，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已于1月14日发起攻击，迅速击破了两个登陆场当面的德军防御，并派出战役机动部队深入敌后。随着机械化第8军、近卫坦克第8军和近卫坦克第1军已经开始发展胜利，沃里斯基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也于1月16日加入了战斗。德军唯一一支有分量的机动预备队——第7装甲师很快就被打垮了，并与德军步兵一起向西开始了痛苦的也越来越迅速的撤退。<sup>[26]</sup>苏联装甲大军的参战分割了德国守军，将第23和第27军（均属于第2集团军）赶到西面，而第2和第4集团军的其他部队则向北逃入东普鲁士南部。沃里斯基的集团军和并肩作战的快速兵团（军）像一个巨大的装甲楔子一样，奔向马林堡要塞的外围，奔向格鲁琼兹（Grudziaga）附近的维斯瓦河畔，奔向波罗的海之滨。

然而德军在一路且战且退进入东普鲁士的时候进行了疯狂的抵抗，这迫使苏军步兵部队陷入了残酷的战斗。不久这些苏军部队又不得不面临另一场苦战。因为此时中央集团军群与维斯瓦河西岸主要战线之间横亘着苏军的封锁线，德军为突破这道藩篱进行了多次努力。战斗是如此胶着激烈，导致罗科索夫斯基的突击与朱可夫的进攻方向相偏离了，使后者沿维斯瓦河和毗邻波美拉尼亚的右翼有些

[25]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5-216页和其他苏联秘密资料以及东线外军处记录，此次战役中苏军实力为1,669,100人（作战兵员1,220,000人），3,85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5,426门火炮和迫击炮，对降的是580,000名德军（加上200,000名人民冲锋队），700辆坦克和突击炮，8,200门火炮。

[26]《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451-486页中J. 康德纳《第7装甲师以装甲战斗群为重心的作战活动》。康德纳是该师的一名装甲营长。



不安全。

到2月2日，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已经将第3装甲集团军包围在了哥尼斯堡和毗邻的泽姆兰（Samland）半岛。在向西突围失败后，德军第4集团军被封闭在以海尔斯贝格筑垒区为支撑的防御阵地内，成了一只扎手的刺猬。这支被围德军于1月26日更名为北方集团军群，并从梅梅尔（Memel）得到了一个军的加强，却始终动弹不得，只能坐以待毙。<sup>[27]</sup>不过，其存在本身及持续的抵抗也无意间打乱了现有的苏军计划，并为预防苏军立即冲向柏林起到了很大作用。

## 二月困境

1月下旬，鉴于朱可夫所部进展迅猛，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还是计划继续向柏林挺进。不管是来自朱可夫还是其手下集团军司令员——尤其是崔可夫——的报告，都鼓舞了这种倾向。然而1月最后几天和2月初的事态发展迫使大本营改变主意。这个决定并不是立刻就作出的，确切地说是经过了长达数天之后，当条件已经不允许立即开始进攻柏林时才作出的。

到1月下旬，在苏军通过波兰的主要突击的两翼时，德军的抵抗正变得越来越坚强。北面，被推进的苏军迂回的德国守军顽强地把守着托伦（Torun）和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今波兰城市皮瓦的德国名称，Pila），而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党卫军第11集团军也开始在波美拉尼亚集结。尽管这只是一只不足挂齿的力量，但苏联信号情报机关<sup><10></sup>注意到了许多本来就在波美拉尼亚的以及从库尔兰和东普鲁士调来的单位（包括第3装甲集团军司令部，第4装甲师以及几个步兵师）的频繁通讯。<sup>[28]</sup>实际上德军在波美拉尼亚的蠢蠢欲动很可能加深了苏联人的担忧。最重要的是，东普鲁士的作战行动已经使罗科索夫斯基的突击方向偏转到

[27]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5-216页，苏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为584,778人（死亡失踪126,464人，卫生减员458,314人）。尽管关于德军损失没有较好的资料，但其损失必定超过100,000人；超过300,000人被合围在哥尼斯堡和海尔斯贝格（Heilsberg）筑垒地域中。

[28]关于苏联情报机关判断的变化，见格兰斯《战时苏联军事情报工作》（伦敦，Frank Cass，1990）第335-346页。  
<10>信号情报涵盖了通信情报和电子情报，包括截获语音、文本信息以及无线电侦听等多种手段——译者注

北面，其左翼部队正在格鲁琼兹附近沿维斯瓦河作战，距离在波美拉尼亚南面的朱可夫前锋过于遥远，无法提供可靠的掩护。

朱可夫的部队也有自身的问题。尽管崔可夫热衷于继续向柏林挺进，但其麾下的一个军以及第69集团军的一个军却让波兹南被围德军给缠住了。来自德国党卫军第5山地军的援兵开始抵达柏林以东的奥得河一线，而德国空军的活动也给柏林轴线作战的苏联飞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外，对于迅速向柏林发起突击所必需的部队——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此时正忙于应付右翼什切青旧城（Stargard Szczeciński，简称Stargard，因此也译作施塔尔加德）附近德军越来越频繁的动作。<sup>[29]</sup>

不仅是朱可夫的左翼不安全，科涅夫的前锋也已抵达奥得河并在从西至希米盖尔（Smigiel）南至拉蒂博尔（Ratibor，波兰城市拉齐布日Racibórz的德文名称）的宽大正面上凿开了缺口。尽管科涅夫已在克本附近和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ław）南面夺取了大型登陆场，但德军的抵抗也越来越强了（得到了从匈牙利赶来的援军的加强），布雷斯劳要塞成了科涅夫下一步计划的拦路虎。如果他要向柏林挺进就必须将部队变更部署到右翼，以便掩护朱可夫，而这一调整在布雷斯劳被彻底踏平和克本登陆场被扩大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

面对这一困境，苏联最高统帅部最初仍幻想在肃清两翼的同时继续向柏林挺进。尽管苏联公开材料始终将2月2日做为大本营宣布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终止的日期，这意味着立即向柏林挺进的计划在此时最终搁置了，但有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给科涅夫下达的下西里西亚战役（2月8日实施）命令期望其与北面朱可夫的部队协同向柏林发起进一步攻势。<sup>[30]</sup>但科涅夫的战役开始几天后，事态已经很明显了，他的进展会十分缓慢，而布雷斯劳虽然被围，但仍会继续固守下去。与此同时，苏联情报人员不断侦测到德军在波美拉尼亚的进攻准备。因此，

[29]同上书。2月上旬德军在奥得河一线的活动见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26-428、439-444页；以及H. 利贝斯金德《第21装甲师在屈斯特林地域及奥得河和尼斯河之间的作战行动》，载于《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643-653页。利贝斯金德当时指挥该师第125装甲掷弹兵团2营的两个重武器连。

[30]这些命令以及下西里西亚战役的详细记载见《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下西里西亚进攻战役》，《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10-11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3）；列入机密。之后，1945年2月10日朱可夫向斯大林提出的继续向柏林挺进的提议见《朱可夫元帅：“…对柏林的进攻可于1945年2月19-20日发起”》，《军事历史杂志》1995年3-4月第2期第4-6页。

作为回应，2月10日，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从格鲁琼兹以西的维斯瓦河登陆场向波美拉尼亚境内发起突击。大本营已经指示罗科索夫斯基肃清波美拉尼亚德军，并进驻斯德丁。但此次进攻在激烈的抵抗面前举步维艰，而当2月16日，虽然力量不足，但德军在什切青旧城地区对朱可夫的右翼的进攻（维斯瓦集团军群的“至日”行动，Sonnenwende冬至/夏至的意思）毕竟开始了。这时很显然只有对朱可夫的方面军进行大规模调整部署才能解决新的威胁，并为未来顺利进军柏林奠定坚实基础。实际上到这个程度的决定可能是在2月10日至16日作出的。<sup>[31]</sup>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这一决定不仅推迟了向柏林的进军，未来还将引发对推迟进军是否合理、是否明智以及影响如何的大争论。<sup>[32]</sup>

## 清理两翼

当大本营最终拿定主意暂缓进攻柏林后就需要从两方面入手解决侧翼问题。首先是清理干净计划好的柏林攻势的直接毗邻侧翼，特别是肃清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的德军。这就需要实施三个战役：下西里西亚战役（已于2月8日展开），一次进入上西里西亚的战役，一次肃清波美拉尼亚德军的战役。其次，绝不容许德国人利用苏军的推迟来加强其保卫柏林的奥得河防线。为此需要在远端侧翼采取行动，战役对象是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和泽姆兰地区的德军以及匈牙利的南方集团军群。

这些侧翼清理战役是分两个阶段发生的：第一阶段是2月份，就在暂缓进攻柏林的决定作出之后，旨在解决对未来进攻压力最大的威胁；第二阶段将作为紧贴最终的柏林战役之前的序章在3月进行。

2月8日，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布雷斯劳南北两面沿奥得河开始进攻。<sup>[33]</sup>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坦克第4集团军从克本登陆

[31]对现有苏联文件的研究表明这一决策极有可能是在2月16日前不久做出的，此时情报表明德军在波美拉尼亚发动进攻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

[32]从1960年代初开始，苏联公开出版物上就掀起了一场关于苏军在2月就挺进柏林是否明智的大争论。争论双方分别是朱可夫及其拥趸与崔可夫等。这次争论也反映了苏联国内对朱可夫名誉的争议以及赫鲁晓夫与其他派系的政治争论。

[33]详情请见《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10-11期。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7页及其他资料认为这次战役中苏军总兵力为980,800人。

场出击，面对德军逐渐变强的抵抗向西挺进，而近卫第5集团军则在坦克第31和近卫坦克第4军的支援下，在布雷斯劳以及依然顽强固守的德国守军南面向西突击。截至2月25日，苏军已经推进到接近尼斯河的地方，并在奥得河与尼斯河（Neisse）交汇处与朱可夫的左翼会师。<sup>[34]</sup>

同时，2月10日，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从格鲁琼兹西面的阵地出击，向西北面攻入了波美拉尼亚。五天之后，临时组成的党卫军第11装甲集团军在西面仓促之间发起了一次无望的、分批投入交战的反突击。这次进攻打击了奥得河以东、什切青旧城附近的苏军第47和第61集团军。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轻易就消弭了这一威胁，但旧城攻势（“至日”行动）也促使苏联最高统帅部加速实施其消灭波美拉尼亚德军的计划。包括第19集团军及其配属的近卫坦克第3军在内的增派部队从芬兰赶来，计划向北发起多路突击，目标是冲向海滨。由于苏军卓有成效的作战保密工作，而德军正专心致志于柏林的防务，因此德军未能在2月24日的新一轮波美拉尼亚攻势发起前觉察到苏军的战役准备。

因为德军在此地的防御十分薄弱，朱可夫得以在初期突击的几个小时内就投入麾下的近卫坦克第1和第2集团军。<sup>[35]</sup>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于3月4日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会合，接着就转归罗科索夫斯基指挥，以继续扫清到但泽的海岸线。结果德军防线在奥得河东岸直到但泽地区之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北方集团军群（1月下旬希特勒给中央集团军群定下的新番号）绝大部分被困在了东普鲁士口袋中，在这里，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不断奋力向前朝哥尼斯堡进攻。四月上旬对北方集团军群最后的战斗是贯穿二、三月份的激烈战斗的延续。其包括了最后肃清哥尼斯堡要塞（4月6-9日）以及歼灭泽姆兰半岛残余德军（4月13-25日）。<sup>[36]</sup>在哥尼斯堡残酷的战斗里，苏军宣称

[34]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7页列出了苏军在这次战役中的损失为99,386人（其中死亡失踪23,577人，卫生减员75,809人）。

[35]详情请见A. S. 扎维亚洛夫和T. E. 卡利亚金《苏军的东波美拉尼亚进攻战役，1945年2-3月》（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0）。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6、372页列出这次战役中苏军总兵力（含波兰第1集团军）为996,100人。苏军损失了225,692人（死亡失踪52,740人，卫生减员172,952人，此数字不含波兰第1集团军），有1,02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005门火炮和迫击炮损毁。德军兵力的精确数字恐怕无法得到，但可能不会超过200,000人。

[36]详情请见《强击哥尼斯堡》（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出版社，1973）；I. 巴格拉米扬《强击哥尼斯堡》，《军事历史杂志》1976年8月号第56-64页，9月号第47-57页；N. 克雷洛夫《破泽姆兰集团的覆灭》，《军事历史杂志》1972年4月号第52-58页；B. 阿鲁沙尼扬《在泽姆兰半岛》，《军事历史杂志》1970年4月号第80-88页。

击毙42,000名德军，并俘虏了另外92,000名。<sup>[37]</sup>泽姆兰战役迫使德军退入弗里施湾（Frischer，即维斯瓦湾和加里宁格勒湾）和波罗的海之间的狭长沙嘴地带中。5月8日，在这里，22,000名幸存的德军投降了。<sup>[38]</sup>

在德国的心脏地带——东普鲁士的苦战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其中就有红军最年轻的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他如同往常一样在前线领导作战，最终在东普鲁士的梅尔扎克（Mehlsack，即波兰的佩尼恩日诺）受重伤，死于2月19日。这一意外损失让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从舞台的阴暗角落回到了前台。斯大林曾许诺华西列夫斯基将负责指挥接下来对日本占据下的满洲（Manchuria，即中国东北地区）的进攻战役。但在这中间的很长时间里，他几乎无事可做，因此主动请求解除自己的总参谋长之职，这样实际上已经有效履行这一职务数月之久的安东诺夫就有了正式的名分。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的死让斯大林可以给华西列夫斯基安排一个实际的方面军来指挥，同时仍保留其副国防人民委员和大本营成员的位置。斯大林这些举动，加上类似的转而偏向科涅夫的行为，显然是为了限制副最高统帅朱可夫的威望。<sup>[39]</sup>

当最近的侧翼问题解决之后，三月份，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转向了两翼的远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希特勒的目光也正开始回归到之前就偏向的匈牙利上来。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实施两个战役：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负责肃清上西里西亚沿奥得河一线、以奥珀伦（Oppeln，即今波兰的奥波莱，Opole）为顶点的突出部内的德军；而布达佩斯西面和西南面的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2和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则将完成解放匈牙利全境的任务并夺取奥地利的维也纳（Vienna）。该双子战役将缠住这些地区的德军，使其无法加强柏林以东的奥得河防线，并为未来对柏林地域以外、捷克斯洛伐克地区大批德军的战役创造有利条件。按照计划，这两个战役将在3月15日展开。

[37]见《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百科全书》（莫斯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第329页“哥尼斯堡战役1945”词条。超过300,000名苏军官兵参加了攻城战斗，并得到53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200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

[38]《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百科全书》第288页“泽姆兰战役1945”词条指出参加这次战役的有111,000名苏军，并得到324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200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这份资料还指出半岛上的德军有65,000人、166辆坦克和突击炮、1,200门火炮，这一数字可能有所夸大。

[39]埃里克森《柏林之路》第520-521页。

科涅夫的上西里西亚战役如期于3月15日打响，第21和坦克第4集团军向南突向奥珀伦以西。<sup>[40]</sup>在数天之内，他们就与从奥得河向西进攻的第59集团军、近卫机械化第7军和坦克第31军的部队在诺伊施塔特（Neustadt）会师，并合围了德军第17集团军一部。在接下来的激战中，被围部队被歼灭了，而苏军到3月31日接近了斯洛伐克边境。<sup>[41]</sup>尽管此次战役让苏军占领了向德累斯顿（Dresden）和布拉格（Prague）发起新攻势的有利位置，但也迫使科涅夫实施一次大规模且复杂的调整部署，在完成之前他的部队无法参加柏林战役。

这时，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计划展开其维也纳战役。<sup>[42]</sup>托尔布欣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将用尼卡诺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扎赫瓦塔耶夫中将（N. D. Zakhvataev）的近卫第4集团军和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格拉戈列夫上将（V. V. Glagolev）精锐的近卫第9集团军<sup><11></sup>粉碎布达佩斯以西的德军防御。然后，克拉夫琴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将乘势攻入奥地利。在其右，马利诺夫斯基的第46集团军和近卫第7集团军将在多瑙河南北两面加入到攻击中来。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的近卫骑兵机械化第1集群会在马利诺夫斯基中路和右翼各集团军的支援下，突向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在南面，托尔布欣的第57集团军和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将碾过第2装甲集团军在巴拉顿湖南面的防御，向奥地利南部推进。

就在进行攻势准备的时候，苏联情报机关报告德国人正计划利用3月在巴拉顿湖地区实施自己的反攻。<sup>[43]</sup>这份情报是准确的。当德军在东面的防御土崩瓦解之时，希特勒为之前1月里党卫军第4装甲军的胜利所鼓舞，确实打算在匈牙利再进行一次孤注一掷的攻势。出于此，他打算用手头最后一点主要的装甲预备

[40]详情请见《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上西里西亚进攻战役，1945年3月15-31日》，《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6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2）第3-80页；列入机密。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8页及其他资料认为这次战役中苏军总兵力为408,400人，并得到98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5,640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

[41]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8页指出苏军损失了66,801人（死亡失踪15,876人，卫生减员50,925人）。《伟大卫国战争1941-1945：百科全书》第126页“上西里西亚战役1945”词条认为德军有40,000人被歼灭，14,000人被俘。

[42]维也纳战役的筹划见R. Ia. 马利诺夫斯基的《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以及A. 拉基茨基《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军事历史杂志》1975年4月号第119-123页。

[43]关于此次战役中的情报和营救工作，见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515-520页。德军的筹划和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在此战中扮演的角色见A. 韦内克《1945年2-5月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在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行动》，载于《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771-787页。韦内克时任该集团军后勤副处长。

<11>1945年1月以第7集团军野战领导率机关和近卫空降兵各兵团为基础组建，因此显然是精锐部队。格拉戈列夫也在1946-1947年担任空降兵司令——译者注

队——1月下旬从阿登地区调到匈牙利的泽普·迪特里希将军的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尽管苏联最高统帅部知道了德军的攻势企图并对其作战序列有了很好的了解，但仍禁止托尔布欣将已经专用作维也纳战役前锋的部队用于防御。最高统帅部命令托尔布欣一面实施强有力的防御，一面继续为攻势作准备，实际上一如18个月前在库尔斯克发生过的一样。不过在1945年，苏联最高统帅部对他们的防御能力不再抱任何怀疑了。

1945年3月6日，德军第6集团军加上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从巴拉顿湖南北两面发动了钳形攻势。<sup>[44]</sup>十个装甲师和五个步兵师，包括大量新式的虎王重型坦克在内，被编入第3装甲军、党卫军第2装甲军和第1骑兵军，向乌克兰第3方面军发起猛烈进攻，希望能将该方面军一劈两段，冲到多瑙河，并与在巴拉顿湖南面进攻的第2装甲集团军部队会师。德军在湖北的凶悍突击劈入了托尔布欣的防御，请苏军第26和第27集团军打入了一个楔子。然而德国人的胜利太短命了，这里的地形河汉纵横，满是泥泞，而托尔布欣已经建立起呈纵深梯次配置的综合防御体系，并采用了一些新颖且令敌胆寒的技术，例如通高压电的带刺反步兵/坦克铁丝障碍物（苏军老兵指出其在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就试验了这一技术，但在巴拉顿湖战役中才得到广泛运用）。雷场、防坦克支撑点和地域、有效的火力控制以及急速改变阵地的战术预备队堵住了防线上的缺口，并给进攻的德军造成了惨痛的损失。但托尔布欣对德军的进展十分担忧，请求大本营将几个用于进攻阶段的后备集团军投入防御。大本营明确驳回了他的请求，而且其防御带也确实并未破裂。到3月15日，在双方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后，德军终于停止了进攻。<sup>[45]</sup>这一次苏联人依然可以承受这些损失，因为他们的主要进攻力量完好无损。

[44]作战行动的详情请见格兰斯《匈牙利作战行动综述，1945年1月1日-3月16日》，载于《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665-756页；以及R. 施特弗斯《德军在匈牙利反击的补充》，载于《1986年战争艺术研讨会会议记录》第761-770页。施特弗斯当时指挥第1装甲师的一个装甲连，此后他写了很多关于他所在的师的战时经历，尤其是装甲部队的作战情况。苏方记载包括《1945年3月步兵第64军在巴拉顿湖以南的防御战斗》，《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9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3）第121-166页；列入机密；以及《击溃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巴拉顿湖的反攻》，《军事历史杂志》1969年3月号第14-29页。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8页及其他苏方资料指出巴拉顿湖战役中苏军总兵力为465,000人，并得到40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不包括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6,889门火炮和迫击炮的支援。上述数字只包括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防御部队。实际上还必须加上布达佩斯以西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101,500人和将近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布达佩斯以东留作预备队的近卫第9集团军的超过100,000人。德军在此次反击中投入的兵力含混不清。然而，在从斯洛伐克南部到巴拉顿湖以南的在整个战线上，南方集团军群公部署了430,000人，并得到900辆坦克和突击炮的支援。这些装甲力量的绝大部分——据苏军估计有807辆——被用于巴拉顿湖反攻。

[45]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8页认为苏军在巴拉顿湖战役中的损失为32,899人（其中死亡失踪8,492人，卫生减员24,407人）。拉基茨基文中第119页宣称德军在反击中损失了40,000人、500辆坦克和突击炮、300门火炮和迫击炮，这些数字似乎是靠谱的。

从3月14日至16日，当巴拉顿湖以东激战不休之时，苏军四个集团军秘密进入了布达佩斯城西的进攻出发阵地，这个位置恰好是正在进攻的德军左翼和后方。3月16日，仅比计划时间表晚了一天，苏军第46、近卫第4和近卫第9集团军向城西的德军防线发起了猛烈进攻，随后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将于3月19日投入战斗。<sup>[46]</sup>在数天之内，乌克兰第2和第3方面军麾下的所有集团军都加入到攻势中来。德军的防御和士气明显崩溃了，后来勉强逃过了被钉死在巴拉顿湖畔的命运。克拉夫琴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乘一片混乱之机迅猛地闯过了德军防御。

曾阻碍了德军攻势的恶劣天气和地形问题同样也减慢了苏军初期的推进，使得党卫军第6装甲集团军逃出巴拉顿湖畔这一死地。在数个星期的激战消耗了德军的实力和士气之后，苏军的推进加快了。克拉夫琴科的坦克集团军与近卫第4和近卫第9集团军协同一道于1945年4月13日进入维也纳。两天后，苏军火炮将在柏林以东的奥得河一线掀起一道空前狂怒的弹幕。<sup>[47]</sup>

## 结论

1944-1945年晚秋和初冬的诸次战役已经劈掉了德军的战略两翼，苏军冲到了波罗的海之滨和布达佩斯地区。德军在两翼调兵遣将以应付危机，也只是勉强能挽住苏军的狂澜。然后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的防御被撕成了碎片，苏军向西推进了700公里，距离柏林不到60公里之遥。在这一过程中，德国“A”集团军群和中央集团军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当德国人向奥得河前线调来增援部队以保卫柏林之后，在二、三月份，苏军再次猛烈打击了侧翼，多次重创了维斯瓦集团军群并耗尽了南方集团军群的（同时也是德国的）最

[46]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8页指出维也纳战役中苏军兵力为745,600人，其中包括100,900名保加利亚军人，估计得到4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支援。这一数字包含了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第46集团军及其他支援部队。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其余272,200人（外加超过100,000名罗马尼亚军人）在3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支援下，于3月25日开始在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实施了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战役。尽管苏联方面把马利诺夫斯基的战役和维也纳战役区分开来，但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却不得不同时应付苏军两个方面军。在巴拉顿湖拟兵折将之后，南方集团军群已经不到400,000人，坦克和突击炮约为400辆。

[47]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8页，苏军在维也纳战役中损失了167,940人（死亡失踪38,661人，卫生减员129,279人）。另外保加利亚第1集团军损失了9,805人（死亡失踪2,698人，卫生减员7,107人）。乌克兰第2方面军在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战役中损失了79,596人（死亡失踪16,933人，卫生减员62,663人）。



后战略预备队。到四月中旬，苏军已经在北至斯德丁南到靠近捷克边境的格尔利茨（Görlitz）的宽大正面上抵达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再往南抵达奥地利城市格拉茨（Graz）城郊以及维也纳以北的捷克国境。如同1944年一样，这些苏军集团军的行囊里还带上了未来政府的种子，他们将确保其后几十年内苏联对中东欧的政治控制。

这些灾难性的惨败让德国失去了为免遭盟军轰炸而疏散到波兰的大量工业企业。苏联方面估计德国损失了60个师、1,300辆坦克以及类似数量的飞机，这无疑过于简单化了，因为很多小部队幸存了下来并渗透过苏军封锁到了别的地方。另外，尽管德军在这些战役中的损失是高昂的（超过660,000人），但补充人员和从其他战区调来的部队支让东线德军实力从2,030,000（还有190,000名仆从军）仅仅下降到三月底的不到2,000,000人而已。然而其中556,000人被孤立在庫尔兰和东普鲁士，实际上根本无法参与到未来的战斗。更糟糕的是，苏联人的6,461,000名军人现在可以集中到最关键的轴线上来了。<sup>[48]</sup>对于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部队来说，下一站就是柏林。

---

[48]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153页，从1944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苏军死亡失踪259,766人、卫生减员1,026,645人，而在1945年1月1日至3月31日则死亡失踪468,407人。卫生减员1,582,517人。1、2月份德军兵力和损失数字均取自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57页。

# 战争结束

### 静候风暴

苏联关于1945年对德国本土战役的绝大多数流行记述都是干巴巴的故事、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理想化记述以及老一套对法西斯主义谴责的大杂烩。<sup>[1]</sup>读者会在潜意识中形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苏联领导层在杀戮开始前是冷血无情、深谋远虑了的。实际上，每个人——上至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下至普通一兵——在感情和理智上都想要攻克柏林。在经过了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蒙受了巨大的破坏和骇人的伤亡之后，苏军坚决要摧毁敌国政治制度并最终结束战争。再者，为在地面击败德国陆军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和汗水之后，没有一个苏军将领会想着要让西方盟军去夺取最后的胜利。因此排除斯大林掌控战后中欧的渴望以及盟军达成协议由苏军占领柏林的因素，这种感情上的冲动也会驱使着红军向德国首都挺进。

德国守军也同样坚定不移，他们已经彻底绝望了。这时只有最狂热的民族社会主义信徒还对最终胜利抱有一丝幻想，但红军在帝国东部省份的暴行让每个人——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都隐约觉得只要落入苏联人手里就不会有好果子吃。确实，德国方面在记述苏联的最后战局时给红军打上一个暴虐的标签是合情合理的。只不过他们忘记了当年国防军在俄罗斯是如何丧尽天良的，其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军的罪行能够解释苏联人的报复心理，同时却不能作为后者开脱的借口。

[1]总体来说，不管是列入机密还是公开发行的较详细的苏联作战研究著作——尤其是1968年以前编写的——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常不偏不倚和详细的。当然要考虑到写书动机是为了教育苏联陆军如何打仗。然而出于政治因素，总是有一些战役是不能研讨的。其中包括1942年11-12月的“火星”战役、1943年2-3月的失败以及1943年11月到1944年2月间在白俄罗斯的失利，还有一些政治上颇为敏感的话题，如1944年8-9月苏军未能成功帮助华沙的波兰人等。这些著作的详情见《档案资料》一章。

为了作困兽之斗，希特勒的政权紧急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努力。国防军统帅部在西线只留下有限的部队面对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法国军队，而在东线集中了大约85个师和众多较小的独立部队，以作垂死挣扎。<sup>[2]</sup>当然其中很多部队是由老人、孩子以及因伤病不适合服现役的军人组成的。这种所谓的“人民冲锋队”（Volkssturm）只受过很少的训练，作战能力低下，而且严重缺乏重武器。此外，尽管德国仍然能搜罗出数千架飞机和装甲车辆，但盟国的制空权加上燃料缺乏制约了这些武器的有效使用。不过，守卫者在轻武器和短程反坦克武器——比如“铁拳”——方面还是很充裕的。随着盟军逼近帝国，德国人也能够将从前瞄准天上的B-17和兰开斯特轰炸机的数千门高射炮转而用于地面防御。

也许最重要的是，急剧缩短的战线和步兵的充裕（以少数身经百战的老兵为核心加上训练不足的新兵）让德国指挥官们可以有人力去同时把守两道甚至三道连续防线。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显著的优势。在1944年的战斗中，苏军将领们已经习惯于突破德军一道薄弱的防线，然后发展胜利，以至于即使是希特勒授权退却，敌军依然无法让那点可怜巴巴的部队及时赶回下一道防线。不过现在红军现在缺乏可以机动的战役纵深。由于柏林这座巨大的城市距离己方战线只有60公里，而盟军前沿也只有100公里之遥，苏军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非常令人不快的前景，即将要在逐渐城市化的地形上不断突破数道连续的、兵力充足的防线。

就在红军为即将到来的柏林战役作准备之时，德军也没闲着。3月上旬，紧随苏军下西里西亚战役后尘，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陆军元帅费迪南德·舍尔纳向西里西亚发起了多次局部反突击，特别是在劳班（Lauban，今波兰的卢班，Lubań），德军数个师于3月2日至5日突袭了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夺回该城。然而面对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舍尔纳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兵力来取得重要成果。另外，苏军在西里西亚和匈牙利的频繁活动让希特勒估计（也许是一厢情愿地相信）其下次主要攻势将进攻中央集团军群，从俄斯特拉发（Ostrava）和斯洛伐克南部冲向捷克斯洛伐克西面。3月15日，尽管苏军在这些

[2]柏林轴线上德军完整作战序列见《柏林战役1945》（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0）第1-44页。这份秘密材料有苏联陆军总参谋部总军事科学部编写，是迄今可以接触到的关于柏林战役详情的最全面的研究。另见W. 维勒默《德军在柏林的防御》，MS#P-136（历史部、美国陆军司令部，欧洲，1953）。此书根据参战德国老兵提供的信息，很好地描述了德军在柏林及周边地区的防御情况。

地区再次开始了积极活动，希特勒最终依然转而担忧奥得河前线，并且命令第9集团军荡平屈斯特林南面的苏军登陆场。<sup>[3]</sup>

希特勒突然转而关注柏林轴线是受到德军在波美拉尼亚和奥得河下游前面防御的土崩瓦解，以及知晓自2月27日起就一直被强攻的库尔兰口袋撑不了多久的刺激。他的担忧是有根据的。在整个三月份，苏军三个白俄罗斯方面军肃清了德国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最后几块肥地，最终于3月28日拿下但泽。由于波美拉尼亚的灾难加上希特勒热切需要在奥得河一线建立一道可靠的防线，海因茨·古德里安说服了海因里奇·希姆莱辞去维斯瓦集团军群司令之职，而由自负的防御专家——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奇上将接替。

然而一到希姆莱的司令部，海因里奇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绝望的战斗中，目的是争夺对奥得河和瓦尔塔河交汇处的屈斯特林岛上要塞的控制权。从3月22日开始，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崔可夫上将的近卫第8集团军在扩大奥得河登陆场的努力中已经孤立了这座要塞。在希特勒的坚持下，3月27日，德军第9集团军四个师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向北发起了反突击，直冲屈斯特林。第20和第25装甲掷弹兵师、“元首卫队”师<sup><1></sup>以及临时组建的“明谢贝格”装甲师（Müncheberg，柏林与东部边境中点处的小城）奇袭了苏军并推进到屈斯特林外围。崔可夫将军发现自己被德国炮兵盯上了，这次炮击打死了一名副官，打伤了他的一名主要的参谋军官<sup><2></sup>。然而这次进攻很快就失去了冲力，德军在开阔地上惨遭屠戮。<sup>[4]</sup>

这次新的灾难让德国失去了现有最优秀的军事领导人之一。在和希特勒的交谈中，古德里安拼命为参与屈斯特林反击的指挥官们——第9集团军的特奥多尔·布塞将军（Theodor Busse）和海因里奇将军——辩护，而希特勒铁了心要找替罪羊。随着数月来的紧张和争吵达到顶点，事实证明屈斯特林事件成为压

[3]V. 崔可夫《第三帝国的末日》（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78）第166-169页。此书是崔夫多部自传的直译，突出强调了他与朱可夫的不同意见以及史学界对1945年各次战役相关的争论。关于希特勒对苏军企图的看法变化见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63页。

[4]崔可夫《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66-169页；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64-465页。

<1>Fuehrer Escort，也称作Führer Begleit，最早仅是营级单位，后逐渐提升，到1945年1月26日成为师，曾担负过希特勒的保卫工作，很多人误以为其属于党卫军，实际上是国防军单位——译者注

<2>集团军装甲机械化兵司令魏因鲁布，刚伤愈出院——译者注

断统治者与这位将军间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3月28日，古德里安突然发现自己因“健康状况不良”而被解职。取代他的汉斯·克莱勃斯（Hans Krebs）成为德国最后一任总参谋长。<sup>[5]</sup>

## 柏林战役的谋划

苏联最高统帅部为柏林战役做了精心的准备。人们不禁想起了1760年的柏林和1920年的华沙<sup><3></sup>，当时俄罗斯军队的希望因过于乐观及条件不利而破灭，结果到手的胜利不期反倒成了失败。苏联人决心不能让历史在1945年重演。苏军统帅部估计德军为对付红军会部署一百万人——垂死挣扎的德国陆军余部——不过在内心深处，他们并不确定西线有多少德军会加入奥得河前线战友们的行列去迎击更令人畏惧的红军。经验表明一百万人的大军可以沿一道难以克服的水障碍进行强有力的抵抗，哪怕敌方是己方的两倍还多。因此，苏军开始着手进行相应的准备，这次攻势的实施将给正从西面逼近柏林的盟军造成深刻的印象。

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柏林战役中的决心是：歼灭防御柏林轴线的德军，攻克柏林，与推进的盟军在易北河（Elbe）会师。1945年四月上旬，美军和英军正冲向易北河，距离德国首都只有100至120公里。因此苏联人越来越担心尽管双方达成了协议，盟军依然会独自攻取该城。<sup>[6]</sup>这种担忧加上预计德军会向东转移加速了苏军的进攻准备。

保卫柏林接近地的德军包括海因里奇的维斯瓦集团军群（第3装甲和第9集团军），舍尔纳的中央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以及情况不明的柏林卫戍部队。维斯瓦集团军群下辖六个军（25个师）以及大量的独立和专业部队和兵团；中央集团军群用两个军守卫着尼斯河—德累斯顿轴线；柏林卫戍部队下辖一个军（编有5—6个师的第56装甲军）以及超过五十个人民冲锋队营。这些力量合计有

[5] 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64—465页。

[6] 关于苏联人的担忧，见V·波兹尼亚克《对敌人的最后一击》，《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5月号第26页。什捷缅科几乎所有著作中都表示出了同样的担忧。

<3>前者指七年战争中俄军偷袭柏林得手后又被迫退出，最后由于新登基的彼得三世非常亲普鲁士，因此俄国退出战争，并将所占土地全部归还普鲁士。后者指苏波战争中红军兵败华沙城下——译者注

大约800,000人。<sup>[7]</sup>

德国在柏林轴线上的防御纵深很大，但只有部分有部队把守。其中包括纵深20-40公里的奥得河-尼斯河防线得到完全控制，前后有三道防御带，柏林防区则包括了三道环形防线（外线、内线和市区）。为指挥便利，市区被进一步划分成九个防区，包括政府管理部门如国会大厦和帝国总理府在内的中央防区更是采取了彻底的防御措施。所有防御阵地之间都有综合通信系统连接，地铁系统也被用来隐蔽部队行动。从工程角度来看，屈斯特林登陆场当面以及从登陆场过塞洛高地（Seelow）直到柏林外围的德军防御是最坚固的。<sup>[8]</sup>

大本营正式开始筹划这次战役是在4月1日，即科涅夫的方面军结束上西里西亚战役的第二天以及罗科索夫斯基和朱可夫的方面军结束肃清波美拉尼亚德军的战役三天前。那天朱可夫、科涅夫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提交了其战役设想，第二天罗科索夫斯基也参与进来。经过彻底的审查，大本营批准了他们的提案，将进攻日期暂定为4月16日，这样他们只有区区两个星期来进行周密的进攻准备。<sup>[9]</sup>

与此同时，整个三月和四月上旬，苏联后方勤务部队为下一次攻势积累了大量的物资，而苏军将领们则打算训练部队为最后一战做好准备。司令部熬过了斯大林格勒血战的近卫第8集团军依然对巷战中会出现哪些问题有着特殊的认识。崔可夫的参谋人员制作了一本小册子，由朱可夫下发到整个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每个步兵师都组建了一个专门的单位来训练巷战。尽管在德国领土上作战的苏军不像从前那样可以从游击队手里获取详细情报，但他们依然做得滴水不漏。整个战线上的苏军都进行了同样周密的准备工作。<sup>[10]</sup>

经过辛勤努力，大本营最终制定的作战方案计划动用三个方面军——北面罗

[7]见《柏林战役1945》第1-44页，此书认为柏林前方和城中的德军总兵力为766,750人，并得到1,519辆坦克和突击炮、9,303门火炮的支援。其他苏方资料则声称加上200个营合计200,000人的人民冲锋队后，德军总数达一百万。这些估计数字包括了维斯瓦集团军群的全部以及从西线赶来的第12集团军。根据投降数字推算，1945年4月东线德军兵力应该是：维斯瓦集团军群，550,000人；中央集团军群，500,000人（其中150,000人参与柏林战役）；南方集团军群，450,000人；北方集团军群（在库尔兰），300,000人；柏林卫戍部队，120,000人。

[8]维勒默《德军在柏林的防御》第25-39页。

[9]崔可夫《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66、175页。

[10]同上；V. A. 马楚连科《柏林战役中的军事艺术》（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83）第7-20页。

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中央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南面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宽大正面上实施多个强大的突击以包围并分割柏林集团，然后各个击破。随后，苏军将用12-15天的时间拿下柏林并前出到易北河与盟军会师。<sup>[11]</sup>

朱可夫的方面军（下辖七个苏联和一个波兰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以及四个独立快速兵团[军]）将用四个集团军（第47，突击第3和第4，以及近卫第8）和一个坦克军（第9）从屈斯特林登陆场出发，实施主要进攻。这些集团军将在第一天，由731辆支援步兵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支援，突破德军在塞洛高地的坚强战术防御，并确保近卫坦克第1和第2集团军可以安全投入战斗。总数达1,37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两个坦克集团军将一前一后穿过德军第9集团军，直扑柏林，预计战斗打响六天后拿下该城。<sup>[12]</sup>朱可夫还计划了两个次要进攻：一个在屈斯特林北面，投入两个集团军（第61和波兰第1）；一个在屈斯特林南面，投入两个集团军（第69和第33）和一个骑兵军（近卫第2）。朱可夫的突击将在黑暗中展开，143架探照灯会照亮前路并迷惑敌军。

在朱可夫的左翼，科涅夫的方面军（下辖五个苏联和一个波兰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以及四个快速兵团[军]）将用三个集团军（近卫第3，第13和近卫第5）对当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余部和第9集团军南翼展开主攻，渡过尼斯河，直扑科特布斯（Cottbus）。先头部队应于次日日终时前出到施普雷河（Spree），掩护近卫坦克第3和第4集团军的96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安全投入战斗。一旦进入便于施展的开阔地，这两个坦克集团军将向勃兰登堡（Brandenburg）、德绍（Dessau）和柏林州南界发展胜利。<sup>[13]</sup>科涅夫也计划了一个次要攻击，用两个集团军（第52和波兰第2）的部分兵力和两个快速兵团[军]（近卫机械化第7和波兰坦克第1）冲向德累斯顿（Dresden），以掩护其右翼，并为下一步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役作准备。当开始推进后，科涅夫还将得到一

[11]完整的计划细节见《柏林战役1945》和马楚连科《柏林战役中的军事艺术》。

[12]见G. 朱可夫《在柏林轴线上》，《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6月号第12-22页。苏联装甲兵实力见：甘申《柏林战役中的坦克和机械化兵》（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48），列入机密；以及《柏林战役1945》第173-188页。

[13]见I. S. 科涅夫《胜利的那一年》（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4）第315-316页。本书是《胜利的那一年》（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6）的不错的英译本。

个用作预备队的集团军（第28）的加强。理论上说，科涅夫将会在战役第12天前出到易北河和德累斯顿。然而科涅夫想的是如果朱可夫跟不上他的推进速度，那么他就要转向北面，直冲柏林。斯大林预料到事态或这样发展，因而可以说是故意地没划清战役第一阶段以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分界线。

在朱可夫的北翼（右翼），罗科索夫斯基的方面军（下辖五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五个独立快速兵团[军]）将在前两位战斗打响两三天后发起冲击。三个得到装甲兵支援的集团军（第65，第70和第49）将打击斯德丁-施韦特（Schwedt）地段，歼灭斯德丁周边德军，防止第3装甲集团军增援柏林德军，向前推进并占领勃兰登堡州北部，与英军在易北河一线会师。<sup>[14]</sup>

参加攻势的苏军总数达二百五十万（其中2,062,100人是作战人员，包括155,900名波兰军人），拥有6,25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41,600门火炮和迫击炮以及7,500架作战飞机。这支力量最终面对的是高达一百万德军（据苏方估计一线作战部队有766,750人），1,519辆坦克和突击炮、9,303门火炮和迫击炮。<sup>[15]</sup>

对于苏联作战计划制订者们来说，如何组建进攻所必需的突击集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对长距离上的三个方面军进行大规模变更部署。例如4月1日，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主力部队仍部署在但泽地区，距离奥得河有500公里之遥，而科涅夫的部队都集中在方面军中路和左翼，位于西里西亚。总计有29个集团军需要变更部署，其中15个在385公里以外，有三个在300-530公里之间。这些集团军都要在铁路网忙于输送足以支撑战役的油料弹药之时同步进行。所有这些行动都要在15天内完成，相比之下白俄罗斯战役、东普鲁士战役和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之前有22-48天的时间来调遣部队。<sup>[16]</sup>

一俟部队部署到前沿集结地域，按照作战计划，为顺利突破如此坚不可摧的纵深防御，在战术上应该大规模集中兵力。为达成突破，所有第一梯队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及下辖的步兵军和步兵师都将排成两个梯队。这就是说，一个典型的师

[14]见K. 罗科索夫斯基《柏林以北》，《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5月号第36-41页。

[15]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9-220页。

[16]见N. M. 拉马尼切夫《柏林战役准备期间的集团军变更部署经验总结》，《军事历史杂志》1979年8月号第9-16页；《第70集团军步兵第47军在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部队从但泽向斯德丁轴线变更部署期间的联合行军》，《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第7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2）第97-118页；列入机密。



应该按照两个步兵团在前排成一线、另一个在后的队形冲击，而一个军应该以三到四个师在前排成一线、另一个或多个位于第二梯队的队形向前进攻。这样做的结果就形成了极为狭窄的突破正面：一个集团军为2.5-10公里，而整个方面军只有35-44公里。一个典型的突破地段上每公里平均有1.5-2.5个步兵师，260门火炮和多达30辆用于支援步兵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此外，负责实施主要突击之一——冲出屈斯特林登陆场——的近卫第8集团军将直接掌握强击航空兵第9军，用于掩护渡河、协助突破前沿防御、配合发展胜利的装甲兵并阻止德军预备队的行动。<sup>[17]</sup>

在攻势打响前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专业保障行动。苏军侦察机对柏林、所有城市接近地和防御带实施了六次航空照相侦察。在这些基础上加上缴获文件、俘虏口供等制作了详细的方案、图表和地图，分发给所有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最低至连一级）。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工程兵部队在奥得河上构筑了25座桥梁和40个门桥渡口。为顺利度过尼斯河，乌克兰第1方面军准备了2,440艘工兵木舟，搭建了合计750米长的突击桥以及超过1,000米长的木桥构件。<sup>[18]</sup>所有突击部队都进行了专门的训练来磨砺渡河、巷战、丛林战和夜战技巧。特别是组建了小规模诸兵种合成特遣队和战斗小组以适应大城市内的街巷战斗。

尽管进行了庞大的准备工作，积聚了无数的物资，但苏军的时间表要求整个战役在15天之内完成还是太过于乐观了。此次作战的地形上城市工厂密集，村镇众多，河流水道纵横交错。虽说有些德国人无心恋战，但更多人还是准备超乎常人的抵死奋战。柏林战役绝非一次轻巧的走过场那么简单。

正如之前的维斯瓦河-奥得河攻势，强击柏林也因最后一刻决定提前攻击而难上加难。直到三月上旬，西方盟军仍然远在莱茵河（Rhine）以西，而斯大林也显然觉得自己有充足的时间拿下柏林。然而现在随着德军在西线土崩瓦解，西方盟友夺取柏林又突然变成非常现实的问题。1945年3月31日，德怀特·艾森豪

[17] 苏军计划的完整数据见《柏林战役1945》正文和数字表格。空地协同的细节见《论柏林战役中航空兵的运用》，《军事历史杂志》1985年4月号第18-26页，本文包括对参战的空军第16集团军司令员S. I. 鲁坚科的访谈。

[18] 崔可夫《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77-181页。工程兵支援的完整情况还可见S. Kh. 阿戈诺夫《柏林战役中的工程兵》，《军事历史杂志》1985年4月号第36-40页。

威尔将军（Dwight Eisenhower）派出代表前往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协调两军的会师问题。根据雅尔塔会议（Yalta）的政治共识，艾森豪威尔提议与苏军大体在莱比锡（Leipzig）-德累斯顿一线会师，分割德国。斯大林匆忙同意了 this 提议，并宣称柏林已经不再有什么战略意义了。但事实上，四月上旬艾森豪威尔向德国中部的推进还是加深了苏联对盟军企图的怀疑，并促使苏联最高统帅部提前实施柏林攻势。

## 突破

1945年4月14日07:30时，在15-20分钟的炮火急袭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第一梯队步兵师的加强步兵营开始在主要进攻轴线上实施战斗侦察（见地图18）。在某些地段，第一梯队团也加入了冲击。然而此时守卫的德军已经对这套手法习以为常了；俘虏自信满满地告诉抓获他们的苏军，主攻会在两三天后开始。

4月15日晚至16日凌晨，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地段上，苏联空军第4和第16集团军开始轰炸了德军的第一防御带的阵地。当地面进攻展开后，空军第18集团军的四个强击航空兵军将转而对德军第二防御带内的目标实施轰炸。

4月16日05:00时，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炮兵进行了补充发言，这一阵钢铁风暴持续了三十分钟。此次炮火准备猛烈得过了头，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制造的麻烦比消灭的还多，而且完全没有去清理塞洛高地上的德军第二防御阵地，倒是使拂晓前的空气中烟尘弥漫。朱可夫异想天开用143台探照灯照射敌防线的做法不仅没能穿透进攻士兵前方的烟云，反而造成了混乱。奥得河附近的少数几条公路很快就被堵上了，而公路两侧的地面又湿又软，车辆难以通行。受探照灯的干扰，步兵们既看不见东西也辨不清方向，一路艰难向前行进了1.5-2公里，到达塞洛高地脚下的豪普特运河（Haupt）。苏军在渡过这道水障碍的时候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即便有些地方支援的装甲兵能够接近高地，但陡峭的斜坡也使其无法伴随步兵冲击。到上午早些时候，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只取得了



18.柏林战役第一阶段，1945年4月16日-19日

S: 突击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US: 美国集团军 M: 机械化军 Mc: 机械化军 TC: 坦克军 AA: 空军集团军 Pol: 波兰集团军 GTC: 近卫坦克军  
 GMC: 近卫机械化军 GCC: 近卫骑兵军

有限的进展，而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科尔帕克奇上将的第69集团军则被完全挡住了。<sup>[19]</sup>

正在近卫第8集团军前沿指挥所观察战斗的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朱可夫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朱可夫再次犯下了与1942-1943年苏军将领（也包括他自己在1942年11-12月的勒热夫）同样类型的错误，决定投入用于发展胜利的装甲部队来完成初期突破。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卡图科夫上将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谢苗·伊里奇·波格丹诺夫上将的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开始前进，却无可救药地和正在冲击的步兵师的炮兵与补给车辆堵在了一起。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坦克第11军已经用于应对“明谢贝格”装甲师的反突击，两个坦克集团军也不能完成纵深发展胜利的任务。四周构筑了防御工事的村庄就像迷宫一样，每次他们想要冲过这些地方，就会在近距离遭到手持铁拳的德国步兵的伏击。最终，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下属的各旅和军零打碎敲地去支援近卫第8和突击第5集团军各部，苏军的推进十分缓慢，一路苦不堪言。<sup>[20]</sup>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花了两天的时间才突破塞洛高地防御并达成初期目标。崔可夫的进攻打得如此艰难，以至于其当面九个不满员的德军师绝大部分都得以逃生并撤至下一道防线。为了给这次退却提供掩护，德军于4月17日发起另一次反突击，投入兵力达三个师，企图切断卡图科夫的坦克集团军前锋部队之后的柏林-屈斯特林公路，但未获成功。次日，崔可夫被迫在德军第三道防线上打开突破口，在战前的侦察中并未发现这道防线。不过，铁了心要拼死一战的守军也没多少兵员和武器弹药了。到4月20日，尼古拉·埃拉斯托维奇·别尔扎林中将的突击第5集团军和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已经成功突破了德军第四道防线，并开始向柏林东郊推进，速度之慢令人无法忍受，而付出的代价也极为高昂。从战役一开始到现在，耐不住性子的斯大林对朱可夫可谓软硬兼施。与此同时，在朱可夫的右翼，弗兰茨·约瑟福维奇·佩尔霍罗维奇少将（F. I. Perkhovich）的第

[19]苏军面临的问题及由此引发的惨痛伤亡情况见《柏林战役1945》第493-550页。

[20]在4月16-19日的突破战斗中，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损失了727辆坦克，是其原始坦克总数的23%，战斗之激烈可见一斑。整个战役期间，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损失了其70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中的431辆，其中在柏林巷战中损失104辆；损失的坦克中有232辆是不可恢复的作战损失。见甘申《柏林战役中的坦克和机械化兵》第40页。



19.柏林战役第二阶段，1945年4月19日-25日

S: 突击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US: 美国集团军 Mc: 机械化军 TC: 近卫坦克集团军 GT: 近卫坦克集团军 Pol: 波兰集团军 GTC: 近卫坦克军  
 AA: 空军团 AA: 空军集团军 TC: 坦克军 AA: 空军集团军 Pol: 波兰集团军 GTC: 近卫坦克军  
 GMC: 近卫机械化军 GCC: 近卫骑兵军 69 Inf. Div.: 步兵第69师 58GR Div.: 近卫步兵第58师

47集团军和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上将（V I Kuznetsov）的突击第3集团军的进攻发展得较为顺利，开始从北面和西北面包抄柏林。在左翼，科尔帕克奇的第69集团军和维亚切斯拉夫·德米特里耶维奇·茨韦塔耶夫上将（V D Tsvetaev）的第33集团军成功地切断了德军第9集团军中央和右翼与柏林之间的联系，为下一步从北面合围该敌铺平了道路。

对苏军来说幸运的是，朱可夫左翼科涅夫的部队进展较大，虽说他们也出乎意料地遭遇到了德军凶悍的防御。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炮火准备要比朱可夫计划的长得多，但没有灾难性的副作用。在突击部队强渡尼斯河之前，苏军火炮给德国守军梳了四十分钟的头，然后在实际渡河时对敌炮兵实施了一个小时的炮火压制，最后等突击部队渡河成功后又倾斜了45分钟的弹雨。到当日日终时，科涅夫的步兵（得到坦克第25和近卫坦克第4军的支援）以及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麾下的坦克集团军的先遣支队已经强渡过尼斯河，突破了德军主防御带，楔入第二防御带达15公里。次日，德军发起反突击，但苏军推进的势头并未减缓，突破纵深达18公里。至4月18日日终时，科涅夫的部队已经完成对尼斯河防线的突破，并渡过了柏林南面的施普雷河（Spree），为从南面合围该城创造了条件。<sup>[21]</sup>在德累斯顿轴线上，康斯坦丁·阿波罗诺维奇·科罗捷耶夫上将的第52集团军与卡罗尔·斯维尔切夫斯基中将<sup><4></sup>继续挺进，在格尔利茨地域打退了德军多次越来越猛烈的反突击。<sup>[22]</sup>

与此同时，在北面，4月18日和19日，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部队强渡奥得河东段河道，在河中岛屿上占领了出发阵地，以便顺利开展下一步强渡奥得河西段河道的行动（此处奥得河被中央的岛屿分成东西两段河道，地形极为复杂）。

[21]另见科涅夫《胜利的那一年》第317-325页，D 列柳申科《柏林就在我们前方》，《军事历史杂志》1970年6月号第65-72页。

[22]关于波兰人在此次战役中扮演的角色，见E 德姆科夫斯基《柏林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中的波兰第2集团军》，《军事历史杂志》1975年6月号第41-45页，E 博齐沃夫斯基《波兰第1集团军参加柏林战役》，《军事历史杂志》1963年10月号第15-29页。  
<4>K Sverchevsky，波兰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曾任国际纵队第14旅旅长和第35师师长，化名“瓦尔特将军”——译者注

## 丧钟敲响

鉴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作战不力，斯大林蓄意鼓动他手下两位主要方面军司令员之间的竞赛。在4月17日晚些时候与朱可夫和科涅夫的戏剧性电话交谈中，他在大本营的作战地图上擦去了柏林近郊两个方面军的分界线，谁先到那儿，谁就将拿下德国首都。从实际操作角度来说，此举是非常冒险的，因为会导致误伤，但无疑也加快了推进步伐。<sup>[23]</sup>（见地图19）

4月20日，当朱可夫的部队继续推进之时，突击第3集团军步兵第79军的远程火炮第一次向柏林开火。翌日，突击第3、近卫坦克第2、第47、近卫第8和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一锅粥似的突入柏林郊区，开始了持续数日的艰难巷战。在这个建筑物十分密集的地方，苏军野战集团军必须同时担负多种职责：改变方向合围城市，搬运补给和火炮以维持进攻，将突击部队改编成适合城市作战的小规模诸兵种合成小组，以及搬运架桥器材越过此地众多的河流水道。要在进攻严密设防阵地的同时做到这一切需要高超的参谋和协调技巧。到战争第三阶段，苏军在诸多方面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这是其中一例。<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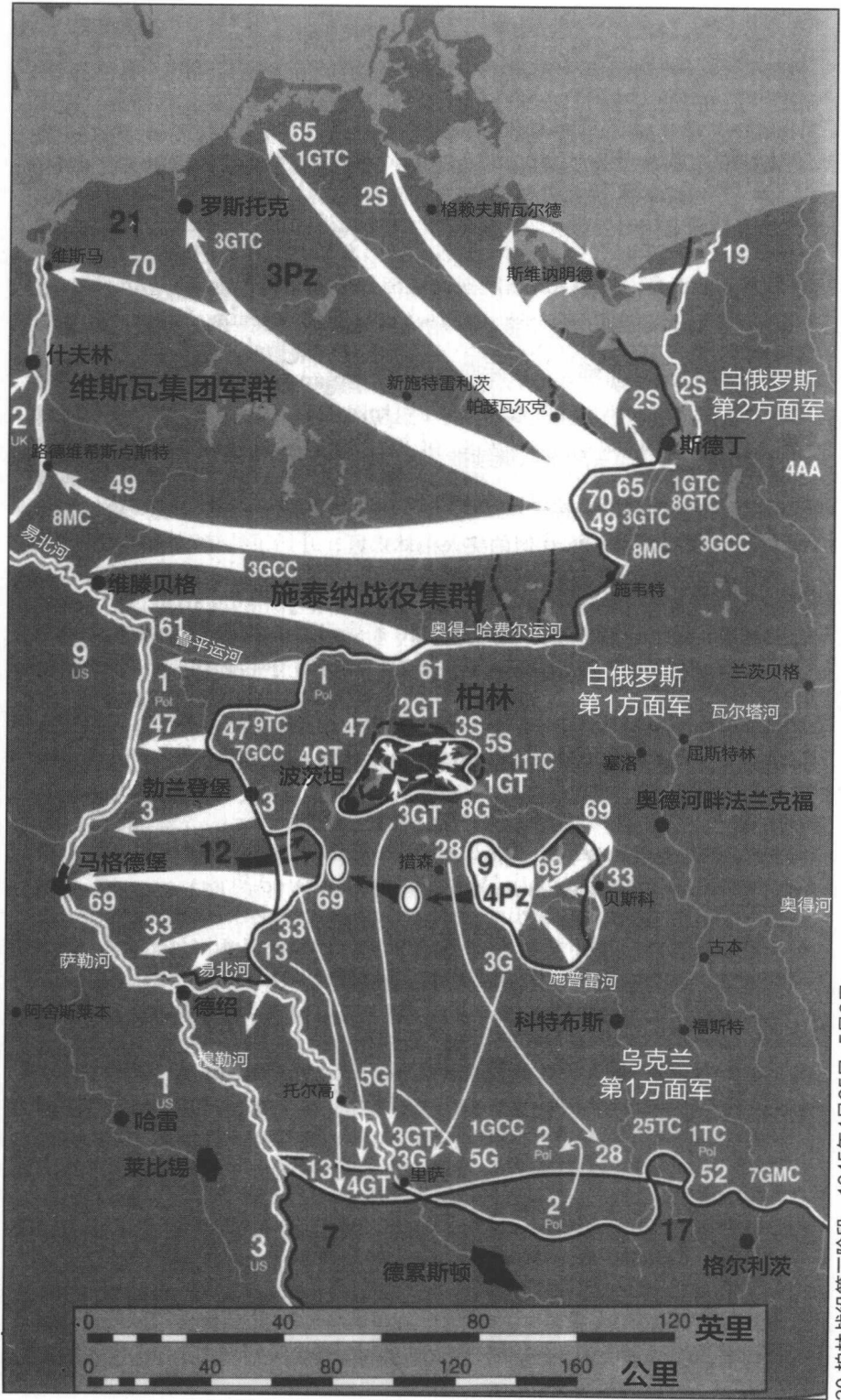
这时，科涅夫的方面军采取机动，完成了从南面对德军第9集团军的包抄，同时进抵柏林南郊。4月19-20日，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推进了95公里。次日，雷巴尔科麾下部队夺取了措森（Zossen）的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使敌人永远地失去了对作战的有效控制，并突入柏林南郊。而列柳申科的先头部队冲到了波茨坦（Potsdam）南面接近地。作为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迅速向西挺进，路上遭遇了瓦尔特·温克（Walter Wenck）将军的德军第12集团军，该部奉先前陆军总司令部之命从西线驰来与第9集团军会合并援救柏林。<sup>[25]</sup>从4月20日一直到26日，方面军延伸的

[23] 崔可夫《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89页，波兹尼亚克《对敌人的最后一击》第31页。关于朱可夫和科涅夫“向柏林赛跑”的详细情况，见O A 勒执舍夫斯基（即将发表的）《向柏林赛跑》，载于《斯拉夫军事研究杂志》第8期（1995年9月）。

[24] 关于这一复杂的战斗情况有很多著作，见崔可夫《第三帝国的末日》第18页，V 马卡列夫斯基《柏林战役中的摩托化工程兵第17旅》，《军事历史杂志》1976年4月号第61-65页，以及I 西年科《步兵第164团夺取柏林附近巴茨洛战斗的组织 and 实施》，《军事历史杂志》1976年4月号第65-70页。摩托化工程兵第17旅负责支援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而步兵第164团隶属于突击第3集团军。

[25] 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79-485页描述了希特勒组织援救柏林的尝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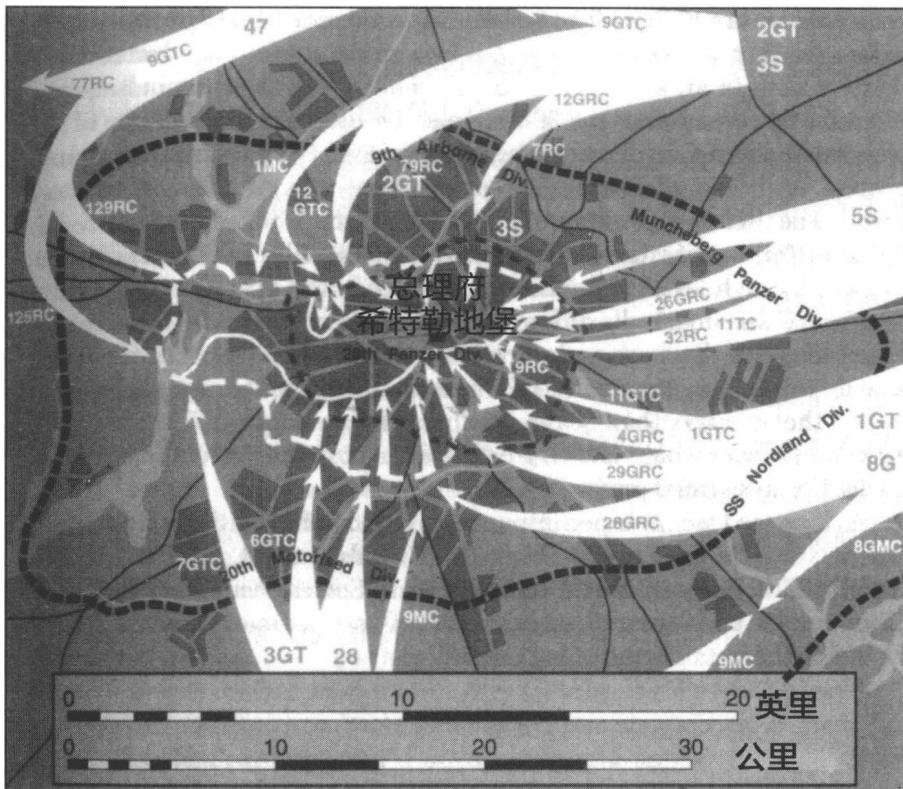




20.柏林战役第三阶段，1945年4月25日-5月8日

S: 突击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Pz: 装甲集团军 US: 美国集团军 Tc: 坦克军 AA: 空军集团军 UK: 英国集团军 Pol: 波兰集团军  
 GTC: 近卫坦克军 GMC: 近卫机械化军 GCC: 近卫骑兵军





### 21. 强击柏林，1945年4月21日-5月5日

S: 突击集团军 G: 近卫集团军 GT: 近卫坦克集团军 TC: 坦克军 RC: 步兵军 MC: 机械化军  
 GTC: 近卫坦克军 GRC: 近卫步兵军 GMC: 近卫机械化军 20th motorised div.: 第20摩托化师  
 28th panzer div.: 第28装甲师 9th airborne div.: 第9伞兵师 Munchberg panzer div.: 明谢贝格装甲师  
 SS nordland div.: 党卫军诺德兰师

表16-1 苏军各方面军战果统计

方面军	击毙	俘虏	坦克和突击炮	火炮和迫击炮	飞机
白俄罗斯第1	218,691	250,534	1,806	11,680	3,426
白俄罗斯第2	49,770	84,234	280	2,709	1,462
乌克兰第1	189,619	144,530	2,097	6,086	1,107
合计	458,080	479,298	4,183	20,475	4,995

资料来源:《柏林战役1945》(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50)第616-618页。

左翼位置的第52和波兰第2集团军打退了德军从格尔利茨地区的反突击。中央集团军群想借此突破苏军防线救出第9集团军的企图失败了。

在中央地段，4月22日黄昏时分，近卫第8集团军的三个先遣支队抵达德国首都南面的施普雷河，抢在守军反应过来之前迅速渡过该河。4月24日，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和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在柏林东南与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钦斯基中将（A A Luchinsky）的第28集团军会师，将第9集团军彻底合围在柏林东南的贝斯科（Beeskow）附近。<sup>[26]</sup>次日，4月25日，阿列克谢·谢苗诺维奇·扎多夫上将（A S. Zhadov）的近卫第5集团军的近卫步兵第58师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与美国第1集团军第69步兵师部队会师。<sup>[27]</sup>很快，随着苏军逐渐推进到两军预先划定的分界线，在整个战线上东西方盟军都欢聚在了一起。

随着盟军在易北河一线会师，罗科索夫斯基的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也强渡了奥得河西段河道，突破了德军在西岸的防御，死死钉住了第3装甲集团军，使其无法从北面对苏军合围柏林的行动发起反击。德军所谓的“施泰纳集团”（Steiner）一直以来就在为反击作准备，希特勒还幻想他们能拯救柏林呢。

现在，虽说还在不断徒劳地命令（东面）布塞的第9集团军、（西面）温克遥不可及的第12集团军和（北面）施泰纳集团解首都之围，但即使是希特勒也意识到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见地图20）。只要有能力突破苏军包围圈的部队都向盟军所处的西面逃之夭夭、人间蒸发了。

缺乏任何有效的指挥控制体系的国防军余部只能像一只被切断了脊髓的小鸡一样瞎扑腾了。4月26日，朱可夫开始正式向柏林发起突击，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逐街逐屋的巷战席卷了全城（见地图21）。到4月30日，苏军已经将守卫的德军分割成互相隔绝的四块，然后开始着手将其各个击破。同一天，希特勒自杀，

[26]除了列入机密的著作外，可见A 卢钦斯基《冲向柏林<sup>1</sup>》，《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5月号第81-91页。

[27]关于苏军与盟军会师有很多著作，见A 法伊祖林和P 多布罗沃利斯基《易北河会师》，《军事历史杂志》1979年4月号第51-53页，此文包含相关报告文件，G 涅霍诺夫《易北河会师》，《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4月号第119-121页。4月25日在托尔高的会师是发生在美国第69步兵师巡逻队与苏军近卫第5集团军、近卫步兵第58师、近卫步兵第173团第2营之间。不久，在同一天，近卫步兵第15师（近卫第5集团军）所部与美军第69师在里萨（Riesa）会师。次日，近卫步兵第121师（第13集团军）所部与美军第9步兵师先头部队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5月2日，在北面，苏军第70集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什未林（Schwerin）附近与第18空降军（归属英国第2集团军指挥）的美军会师。

但惨烈的厮杀仍然持续了数日。在这一时期，苏军突击小组肃清了超过300个街区的德军。<sup>[28]</sup>苏军根据任务性质将步兵、坦克、直瞄射击的炮兵和装备炸药的战斗工兵合理编组成强击支队和强击群，以此强攻每栋房屋。在地铁、地下通信和指挥设施的战斗尤为激烈。

4月29日，面对敌人疯狂的抵抗，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突击第3集团军步兵第79军部队开始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国会大厦之战。次日，步兵第150师的侦察兵在国会大厦顶上升起了红旗。然而夺取国会大厦的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1日上午俄国人将地下室里穷途末路却负隅顽抗的德军肃清才宣告结束。1945年5月1日，从北面进攻的库兹涅佐夫的突击第3集团军在国会大厦南面与从南面杀来的崔可夫的近卫第8集团军官兵会师。到5月2日晚上，德军的抵抗终于停止了，柏林卫戍部队残部根据赫尔穆特·魏德林中将（Helmuth Weidling）的命令投降了。<sup>[29]</sup>

就在德军柏林卫戍部队缴械投降的时候，科涅夫的部队也已经在调整部署，准备沿布拉格轴线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了，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继续向西推进，并于5月7日在沿易北河的宽大正面上与盟军会师。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所部冲到了波罗的海之滨和易北河一线，与英国第2集团军会合。与此同时，苏军消灭了在库尔兰和哥尼斯堡西面泽姆兰半岛几个包围圈中负隅顽抗的德军。

在柏林战役的过程中，苏军碾碎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德国国防军余部，并俘获了480,000人（见表16-1）。然而代价也是巨大的：361,367名苏联和波兰军人倒下了。<sup>[30]</sup>柏林战役的准备工作是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进行的，其主要目标——合围并歼灭德军柏林集团并攻克柏林——是在17天里达成的。此后苏联方面一直盛赞这次战役为对决定性目标实施方面军群进攻的典范。三个方面军几乎同时在300公里的地段上实施六次打击，从而牵制了德军预备队，打乱了德军的指挥控

[28]关于柏林之战有许多记载，见V S 安东诺夫《战争的最后一日》《军事历史杂志》1987年7月号第70-75页，S 涅乌斯特罗耶夫《强击国会大厦》，《军事历史杂志》1960年5月号第42-51页。

[29]柏林投降的详情以及相关文件 见V G 库兹涅佐夫和V P 莫德林斯基《临死时的苦痛》，《军事历史杂志》1992年6-7月号第4-12页。

[30]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19-220页，柏林战役中苏军损失为死亡失踪78 291人，卫生减员274 184人。波兰军队的损失为死亡失踪2 825人，卫生减员6 067人。苏军在战役中还损失了1 99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 2 108门火炮以及917架飞机。关于德军损失的苏方秘密数据见《柏林战役1945》第616-618页。

制，并且在某些地方还达成了战役战术突然性。柏林战役——特别是朱可夫方面军的拙劣表现——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富有教益的。如战后举行的研究此次战役的高级别会议上的结论中所说，柏林战役的性质和过程与此前苏军在东面更为开阔的地形上经历过的激战有着显著的区别。<sup>[31]</sup>在柏林周边建筑物密集、森林覆盖率较高的地形上作战，付出的代价要比最高统帅部计划制订者们预计的高得多。这些经验教训将为战后苏联武装力量结构调整的依据。

作为在主要的柏林轴线上出色作战的奖赏，苏军六个集团军（突击第3，近卫第8和近卫坦克第1、第2、第3、第4）将作为占领军在德国驻扎。四十多年之后，其中第一个攻入柏林的集团军将最后一个离开德国的土地。

## 布拉格

柏林被攻克并不意味着战斗就此结束。胜利就在眼前，斯大林和他的高级将领们开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担心西方盟国会欺骗自己。在此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苏联方面一直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德军东战西降的做法。当然，艾森豪威尔坚持在所有战线上全面投降，但苏联领导人仍然担心盟友会背信弃义，或者好不容易到手的胜利被人骗走。

因此，当奥马尔·布莱德雷将军（Omar Bradley）提议协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斯大林的反应是又下了一道命令催促进攻。5月1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替换下参与柏林扫荡战斗的所有乌克兰第1方面军部队，这样科涅夫就可以转向西南，会同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和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将军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向布拉格推进。

---

[31]这些会议是1946年2-4月由苏军驻德军队集群（GSFG）与中央军队集群（CGF）司令部举办的。两份会议报告后来分别以《选自苏军驻德军队集群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司令员、装甲坦克兵元帅P. A. 罗特米斯特罗夫在柏林战役军事科学研究会议上的报告》和《选自苏联元帅I. S. 科涅夫在中央军队集群高级司令部柏林和布拉格战役军事科学研究会议上的发言》为标题发表在《军事历史杂志》1985年9月号第43-50页和4月号第53-59页。这两份报告的结论认为中欧地区的地形因素以及作战性质的变化要求陆军部队结构由战时流行的以坦克为核心的重型军团改为更平衡的诸兵种混编结构。因此，苏军在1946和1947年撤消了坦克集团军以及坦克和机械化军，取而代之的是机械化集团军以及坦克和机械化师，新编制增加了步兵和支援兵种的比重。与此同时，步兵师开始加强火力和支援兵种，并慢慢实现摩托化。

苏联的老对头——曾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对莫斯科接近地虎视眈眈的中央集团军群，即将成为苏军新的也是最后一个目标。1945年5月，这个拥兵六十多万的集团军群由陆军元帅费迪南德·舍尔纳统帅，正静静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灭亡命运——讽刺的是，不是在德国而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希特勒第一个侵略的国家。<sup>[32]</sup>

当强击国会大厦的战斗还在进行之时，从5月1日开始到6日，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和叶廖缅科麾下部队变更了部署，以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向舍尔纳所部发起了进攻。乔治·史密斯·巴顿将军的美国第3集团军也摆出一副要从巴伐利亚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架势，这与其说是配合倒不如说是竞争。超过两百万苏联和波兰军人打算仰仗包括三个坦克集团军和一个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内的重装坦克部队做前锋，引导一次直冲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迅猛突击。<sup>[33]</sup>

科涅夫的计划很快得到批准，该计划要求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普霍夫上将的第13集团军和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多夫上将（V. N. Gordov）的近卫第3集团军进攻德累斯顿西面，打通德国东南部厄尔士山脉（Erzgebirge）的山口，协助随后投入战斗的雷巴尔科的近卫坦克第3和列柳申科的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迅速向布拉格发展胜利。<sup>[34]</sup>波兰和苏军部队将在乌克兰第1方面军所处的格利茨地段发起一场辅助进攻。与此同时，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和南部边境的辽阔弧线上，叶廖缅科和马利诺夫斯基也将以坦克兵为尖刀发起类似的攻势。

苏军打算在5月7日开始推进，但5月5日中午，布拉格人民发动起义，并通过广播吁请盟国的帮助。在与德国占领军的短暂搏杀中，捷克人有不下3,000人死亡，10,000人受伤。斯大林再次催促并命令进攻将于5月6日打响。

受斯大林的急切催促，趁当地德军正忙于后撤的有利时机，科涅夫与5月6日从北面展开了攻势。他以三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13，近卫第3和第5）和近卫

[32]根据I. 维罗多夫和V. 古尔金《布拉格战役：事实与数据》，《军事历史杂志》1972年5月号第126页，布拉格战役中德军总兵力为900,000人，1,900辆坦克和突击炮、9,700门火炮和迫击炮、1,000架飞机。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央集团军群的全部和奥地利集团军群（之前的南方集团军群）的半数。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98页认为5月8日时德军中央集团军群有600,000人，而奥地利（奥斯特马克）集团军群有430,000人。因此两份资料基本吻合。

[33]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1页与维罗多夫和古尔金《布拉格战役：事实与数据》第126页一致认为布拉格战役中苏军总兵力为2,208,100人、1,96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0,452门火炮和迫击炮、3,014架飞机。

[34]关于此次战役策划和实施的详情，见S. M. 什捷缅科《最后六个月：二战中俄国与希特勒军队的最后战斗》（纽约州加登城：Doubleday and Co., 1977）第393-396页。最好的俄语记载见A. N. 格雷廖夫、V. P. 莫罗佐夫、A. F. 雷扎科夫和V. V. 古尔金《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65）。另见R. 马利诺夫斯基《乌克兰第2方面军努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军事历史杂志》1960年5月号第11-25页。

坦克第3和第4集团军在里萨地域（Riesa）发动主要进攻。而次日以略少的部队（含波兰第2集团军）在东面发起两个次要进攻。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以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53，近卫第7和第9，第46）、安德烈·格里戈里耶维奇·克拉夫琴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上将的近卫骑兵机械化第1集群从布尔诺（Brno）向布拉格冲击<sup><5></sup>。在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部队之间，叶廖缅科的方面军沿整个战线挤压德军防御。

在两天的时间里，面对德军日渐微弱的抵抗，科涅夫的部队拿下了德累斯顿、包岑（Bautzen）和格尔利茨。乌克兰第4方面军也攻克了奥洛莫乌茨（Olomouc）；一天后，该方面军与乌克兰第2方面军合兵一处一起扑向布拉格。为加速推进，5月8日晚至9日凌晨的这个夜间，科涅夫命令雷巴尔科和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飞奔布拉格。天一亮，这两个坦克集团军就以精心组织的先遣支队为矛头，开始了80公里的赛跑，在城中与乌克兰第2和第4方面军的先遣机动部队（其中就有捷克独立坦克第1旅的部队）会合。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苏军逼迫或接受了六十多万残余德军的投降。<sup>[35]</sup>5月11日，列柳申科的坦克集团军的先遣分队在比尔森（Pilsen）与美国第3集团军会师，结束了红军在战争时期主要的野战行动。

到5月初，穷途末路的德军领导人只能接受同盟国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德军想要逃向西方，但艾森豪威尔以中止谈判为要挟，拒绝了他们的乞求，并且禁止这群亡命徒通过己方战线，实际上等于是将他们扭送给了苏联人。不过正在艾森豪威尔司令部的苏联代表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苏斯洛帕罗夫少将（I. A. Susloparov）并没有收到任何指示。而身处莫斯科的约翰·迪恩准将（John Deane）询问了有关一起发表德国投降公报的情况。安东诺夫和他的参谋军官们还是怀疑盟友在想着独占风头。与此同时在法国的兰斯（Reims或Rheims），投降仪式已经安排在了5月7日凌晨，而苏斯洛帕罗夫依然没有接到指示。虽然担心没接到命令就签字，但他更害怕投降仪式上没有苏联的身影，最后苏斯洛帕罗

[35]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1页指出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军队在此次战役中的损失为52,498人，其中死亡失踪11,997人，卫生减员40,501人。技术装备的损失为373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006门火炮和迫击炮、80架飞机。

<5>原文指出这些部队还向北面的奥洛莫乌茨进攻，有误，向此处发起突击的是该方面军的苏军第40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另外叶廖缅科的乌克兰第4方面军也向此地发起了突击——译者注

夫鼓起勇气签署了德国投降书，但是加上了一个附录，这样莫斯科方面以后觉得需要的时候就能再签一次。他刚发完报告之后不久就接到了大本营的紧急命令：

“不要签署任何文件！”<sup>[36]</sup>

## 结论

东线战争第三阶段的十八个月如同之前一样惨烈。战争的头十八个月见证了红军遭受的空前灾难以及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波澜壮阔的防御战，苏联间或也发动了一些反攻。德国人曾推进到莫斯科城下、伏尔加河岸以及高加索山脉北面，但红军在付出了一千万名军人伤亡和不计其数的平民死亡的代价后终于顶住了闪击战，遏制住了德军无穷无尽的胜利势头。

在战争第二阶段的十二个月里，从德国在伏尔加河的惨败开始到库尔斯克德军再遭败绩后苏军胜利冲到第聂伯河为止，红军让闪击战从一种可行的进攻军事理论变成了废物。苏联人在又付出了将近一千万的军人伤亡后，开始解放自己的国土。与第一阶段不同，在这个时期里，德国及其仆从国也蒙受了惨痛的损失。可是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却很晚才意识到这样的损耗过程将使本就不可避免的彻底失败更早到来。

这个过程在战争第三阶段让德国人自食恶果。苏联同样看上去永无休止的战略胜利彻底击垮了德国国防军，苏军无情地冲入了中欧，最后在军事政治方面全面击败纳粹德国时达到了顶点。红军付出的代价是九百万人伤亡。

1945年春诸次战役的军事影响毋庸置疑。一度不可一世、似乎天下无敌的德国军队被东西方盟军碾得粉碎。将力量和帝国建立在发动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最具破坏性的战争基础之上的纳粹德国终究以同样激烈和破坏性的方式土崩瓦解。范围辽阔、规模宏大的柏林战役使苏军蒙受了骇人的伤亡，而德国首都也遭到了同样巨大的毁坏，这种结局对于这次史无前例的战争来说十分相称。正如不止一位德国老兵发现的那样，西线的战争更像是一场竞技，而东线的战争则是十足的

[36]什捷维奇《最后六个月》第401-410页。

人间地狱。这场人间惨剧的最后一幕消灭了国防军最后的两百万人，并让德国化为灰烬。

苏联方面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实施了一系列行动，在最后的几次战役中产生了一些政治影响，而这是苏联的盟国在追寻胜利的时候基本上忽略了的。这些行动在和平到来以后变得如玻璃一般清楚。乘胜进攻的红军并没有空手而来，苏联人表面上为被解放的国家组建了他们自己的军队，而实际上还带着未来的政府组织。两个波兰集团军、三个罗马尼亚集团军、两个保加利亚集团军、一个捷克军及其他大大小小的部队和红军一起浴血奋战。一旦回到被解放的本国土地上，这些部队就会得到当地游击队（其中很多也是苏联资助和装备的）的配合。在红军保护下，这些武装力量就会在流亡政府的帮助下迅速从军事力量变成政治力量。

1945年5月中旬，欧洲的战火渐渐平息下来。以损失大量人员为代价，从无力抗衡的德国国防军手里夺取了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华沙、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和布拉格之后，按理说苏联人毫无疑问有权享有对纳粹德国的大部分战果。然而在西方人的眼里，胜利的政治后果剥夺了苏联人的这一权利。在很短的几年里，战争的恐怖景象被冷战的阴云笼罩住了，而种种猜疑让人们再也看不清苏联人民的苦难和业绩。



### 满洲战役，华丽的重演

当纳粹德国的覆灭宣告苏联自称的“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之时，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就此退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舞台。正如其他同盟国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德国尚未被击败的盟友——日本——一样，苏维埃联盟也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打算根除这个从1941年就一直存在的威胁。苏联介入亚洲战场的原因有很多，不仅是应盟国之邀，而且无疑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其将通过参加击败日本的战斗树立在亚洲的霸权，同时也可以在日本帝国毁灭时分一杯羹。在中国东北的战役还给苏联陆军提供了一个机会，把在与德国四年战斗中学到的技巧运用到对日战争中去。

在1939年8月不宣而战的哈拉哈河战争之后，苏联和日本帝国都停止了在满洲的对抗。1941年4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协定，他们多少可以不太担心会遭到突然袭击了。这份协定也让斯大林可以专心对付德国人，而日本人则可以全力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然而在整个二战期间，信任从来就没出现在苏日关系的字典里。两国在东北亚勉强维持了相当数量的部队互相对峙，而将最精锐的部队调到别的地方作战。不过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一直到1944年依然是一支相当令人生畏的作战力量。在1941年秋和1942年秋的危机时刻，苏联最高统帅部也本可以将远东的师用于西部的战斗。<sup>[1]</sup>此外，正如苏联情报机关有可能了解的那样，事实上直到1944年夏日本关东军才放弃进攻计划转而专心防御。<sup>[2]</sup>到这

[1]1941年6月22日远东苏军包括24个步兵、摩托化步兵和骑兵师；8个坦克和机械化师；以及13个筑垒地域。1941年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莫斯科城下抵挡德军进攻和发起反攻的时候严重依靠远东和外贝加尔军区的部队。很多作者笔下的“西伯利亚”师实际上主要来自远东和外贝加尔军区（例如A. P. 别洛博罗多夫著名的步兵第78师）。之后，满洲苏军实力从1942年1月1日的略多于30个师和14个筑垒地域，上升到1945年1月1日的47个师和19个筑垒地域，而在1945年8月9日激增为80个师、4个坦克和机械化军、21个筑垒地域。

[2]日本战时对关东军的计划见美国陆军军事历史部《日本的满洲战役准备，1943年1月-1945年8月》，日本专题第138号（美国陆军远东部队，1951）第90-110、141-151页。

时，最精锐的关东军单位都已被抽去参加太平洋的战斗了，只有一些战备程度较差的守备部队从中国内地调到满洲。

1945年的关东军下辖31个步兵师团和12个独立旅团。这些师团除了6个外都是在1945年春夏组建的，日本人穷尽所能甚至动员了之前被免除兵役或者不适合服役的人员参军。这些师团平均实力为12,500人，大约是额定编制数的三分之二，在火炮和重武器上更是远低于正常编制。大约有一半是守备师团，在炮兵和反坦克能力上不值一提。<sup>[3]</sup>不过撇开装备不谈，日本的师团在人数要比苏军的师多。到1945年，苏军步兵师额定编制也才11,700人，而实际上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员。<sup>[4]</sup>

1944-1945年，随着对德国的胜利即将到来，英国和美国越来越关注如何击败顽固不化而且日益疯狂的日本陆军。在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上，盟国试探了斯大林对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态度，得到的回应尽管含糊但也是令人满意的。到1945年5月波茨坦会议上，想到德国死战到底的决定，加上无法预料本就狂热的日本人会做出什么举动来，同盟国的忧虑就更深了。如果要登陆日本本土作战的话，盟军必然要付出超过一百万人的伤亡。<sup>[5]</sup>此外，在中国关内还有数十万的日军，而且盘踞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表面上仍然相当完整。

有鉴于此，尽管有些将信将疑，西方盟国还是十分欢迎斯大林的积极回应。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苏联政府希望拔除日本这个眼中钉，并在远东获取一个有利的战略位置，最终，莫斯科答应将在欧洲战事胜利后三个月内发起进攻——斯大林的承诺几乎恰好是在三个月整时兑现的。如同之前在欧洲一样，作为参战的回报，斯大林将可以在满洲、北朝鲜、千岛群岛（Kurile Islands）和萨哈林岛（即中国的库页岛）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盟国不知道的是，斯大林还打算将日本本

[3]日军守备师团是为了充当占领军而不是遂行野战任务进行编制的。每个师团下属四个联队而不是三个，根本没有反坦克能力和炮兵。然而由于不相信苏军有能力让坦克部队冲入满洲，而且日军在太平洋的战斗也并不需要研制装备现代化的反坦克炮，因此即便是下辖三个联队的常规野战师团也几乎没什么反坦克能力。所以日本人在满洲给每个野战师团增加了一个“特攻”营。“特攻”营的人员携带炸药包用人肉炸弹的方式来破坏坦克。苏军攻势发起后，这些自杀性攻击并没起到多大作用，因为炸药包威力太小了。日军指挥部相应地把装药量加倍。绝大部分苏军坦克损失都源自这种自杀性攻击，俄国人将其称之为“Смертники”（自杀者）。

[4]一个日军师团拥有9,000至18,000人不等。苏军平均每个师约有5,000人，有的只有3,000人。

[5]除了苏方资料外，苏联参战的外交背景信息可见赫伯特·费斯《原子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查尔斯·L·米《波茨坦会议》（纽约：M. Evans, 1975）。

土的北海道据为己有。<sup>[6]</sup>

基于西伯利亚铁路的有限运力和远东前线苏军并不活跃的动作，日本人估计敌人不太可能会在1945年8月发动进攻，实际上在1946年春之前都不会。<sup>[7]</sup>然而，在现实世界里，苏联最高统帅部计划在8月中旬展开进攻，并精心掩盖了90个师的集结，其中很多都是乘坐自己的车辆穿过西伯利亚来到远东的，以免给铁路造成压力。<sup>[8]</sup>这对于一个刚刚从与德国的四年生死搏杀中艰难生存下来的国家来说是极为了不起的：在滚滚向东的大军中很多都是老人和孩子。最终，由于美国在8月6日使用了原子弹，苏联最高统帅部加速了攻势准备，于8月9日展开进攻，其时部队尚未完全集结完毕。<sup>[9]</sup>

满洲的地形让日军自信可以顶住任何进攻。该地区几乎所有工农业都分布在中部的大平原上，三面是崇山峻岭和难以穿越的森林。尤其是最高海拔2,035米<sup><1></sup>的大兴安岭横亘在西面，山外是内蒙古辽阔的半沙漠地带。有限的一些山口也如同沼泽一般，特别是在多雨的夏天，湿气、沼泽和泥泞会让作战行动难上加难。除了差劲的通行能力外，满洲的巨大面积也会让任何进攻者感到棘手。该地区最北边到黄海的距离几乎同从法国诺曼底到苏联明斯克一样遥远。此外，尽管在后勤和参谋工作上已经作出了奇迹，但苏军在数量上却没有压倒性的优势。苏日总的兵力对比是2.2:1，要是把伪满洲国的乌合之众算上的话，该比例就下降到了1.5:1。<sup>[10]</sup>当然了，苏军在坦克和炮兵上又有大得多的优势，不过这被防御一方

[6]关于北海道战役计划的详情，见V. P. 加利茨基和V. P. 西莫宁《袭击北海道取消》，《军事历史杂志》1994年3月号第5-10页。文中包含斯大林与华西列夫斯基就此次战役的通信记录。

[7]日本情报信息见格兰斯《二战中的苏联军事欺骗》第544-555页；E. J. 德雷《意图不明：日本情报机关和苏联进攻满洲，1945》，《军事事务》1984年4月第67-70页。

[8]关于庞大的变更部署工作详情，见N. V. 叶罗宁《苏联武装力量的战略变更部署（1945年远东战役准备期间）》（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80）；列入机密。从1945年1月1日至8月9日，远东苏军兵力由1,010,400人上升到1,577,700人。这份资料在准确描述苏军兵力和准备工作的同时，也严重高估了满洲的日军实力。

[9]苏军计划改变和战役实施的细节见格兰斯《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战略进攻》，利文沃斯论文第7篇（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学院，1983）；格兰斯《八月风暴：苏联在满洲的战术战役作战，1945》，利文沃斯论文第8篇（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美国陆军指挥和总参学院，1983）。

[10]根据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2-223页，苏军在远东战役（包括在满洲、朝鲜、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作战行动）中共投入了1,669,500人。此外蒙古人为普利耶夫骑兵机械化集群提供了16,000人。如果只看满洲，那么苏军共投入了1,577,725人，并得到5,556辆坦克和自行火炮、27,086门火炮和迫击炮、3,721架飞机，对阵日本关东军的713,000人（还有170,000名伪满洲国军和44,000名内蒙古伪军，其中绝大部分拒绝战斗或不堪一击）。此外还有280,000名日军驻守朝鲜、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日军在要塞中和军部直属下有不少火炮，却几乎没有现代化的坦克。见格兰斯《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战略进攻》第25-47页。

<1>原文为1,900米，有误——译者注

的地形优势所抵消。实际上正是训练、装备和战术上的优越性而不是数量庞大才让苏军取得了胜利。

鉴于西面地形几乎无法通行，防守满洲的日军将绝大部分兵力集中到东面、北面和西北面的铁路沿线。这些地方的边界得到了如马奇诺防线一般的大量防御工事的掩护，但日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位于牡丹江）选择将大量部队靠后部署用于纵深防御。而防御满洲西部的第3方面军<sup><2></sup>则因为要守卫满洲中央低地深处这片更宽广的地域，兵力十分分散。<sup>[11]</sup>

进攻方由西面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北面普尔卡耶夫上将的远东第2方面军和东面梅列茨科夫元帅的远东第1方面军组成。苏联最高统帅部授权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通盘指挥。之前华西列夫斯基只是作为大本营代表，而到了7月，他成为战争中第一位名副其实的战区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很多下属（梅列茨科夫、马利诺夫斯基、克拉夫琴科、普利耶夫、克雷洛夫、柳德尼科夫等等）和下级部队，都是因为有人在类似地形上作战的经验而被选出来参加远东战役的。

虽说远东第1方面军一开始必须突破满州东部的日军工事，但总体来说三个方面军对战役的计划就好像是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发展胜利——一次彻头彻尾的“大纵深战役”。尤其是西面的外贝加尔方面军将控制克拉夫琴科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两个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苏联最高统帅部甘冒巨大的后勤风险将这些部队集中到蒙古广阔的不毛之地上。确实如同1939年一样，日本情报军官们并不相信苏联人能在这样偏僻的地方维持机械化部队。苏联最高统帅部的设想是使用这些机动部队绕过孤立的日军抵抗，一路尽可能地迅猛穿过沙漠地区，在防御方意识到危险之前就强行通过大兴安岭山口。

为了此次满洲的冒险，苏军典型的军队编制根据任务性质进行了较大调整。很多时候一个步兵师会得到一个独立坦克旅、一个自行火炮团和一至多个额外的

---

[11]日军计划采取“法比乌斯战术”（法比乌斯是古罗马执政官，采取诱敌深入并骚扰后勤的战术对抗汉尼拔，其后任放弃了他的战术，直接导致坎尼会战惨败，后罗马重新采纳法比乌斯的意见，击败了汉尼拔。有意思的是，苏军在远东战役正是采取了汉尼拔在坎尼使用的两面夹击再合围的战术——译者注），诱敌深入满洲，在其到达后勤补给的尽头后加以歼灭。决战将发生在满洲南部、朝鲜边境一线上日军坚不可摧的防御工事前。然而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破了日军的如意算盘。

<2>注意，日本的方面军英文作“Area Army”，与苏联的“Front”不同——译者注

炮兵团的加强。这些装甲力量可以让每个步兵师都组建自己的先遣支队遂行纵深突破和追击任务。事实上，苏军在满洲的典型步兵师就是1946年所有步兵师编制的雏形。

同样的，根据以往经验，较大的机动单位也为远东战役进行了改编。负责从西面实施战役战略突破任务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就彻底变了模样。其下属的两个坦克军之一被第二个机械化军替代，另有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曾是1941年机械化军的下属单位）被转隶给该集团军，此外还有两个自行火炮旅、两个轻型炮兵旅、一个摩托车步兵团和各种支援单位。这样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就比对德战争时的任何一个坦克集团军都强大，也更加平衡。最终，该集团军下辖25个装甲营和44个摩托化步兵营，共有1,019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这一编制与1941年的机械化军和1946年的机械化集团军更为相似，而不是击败德国的那种坦克兵部队。当和平降临在西面的欧洲之后，红军终于有了足够的武器装备和人员来组建用于战后的理想军事单位。本质上来说，苏联最高统帅部将满洲当成了试验场，来检验各种新编制和未来的标准军事学说。<sup>[12]</sup>

无论怎么说满洲战役都不是走走过场——在8月9—20日这11天的战斗里，有12,031名苏联军人死亡或失踪，24,425人负伤或患病。<sup>[13]</sup>然而此战依然是机动作战的辉煌典范，成为战后几十年里苏联陆军研习的经典之战。

8月9日拂晓前，在满洲西面，克拉夫琴科上将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越过了几乎渺无人烟的国境线。在三天的时间里，该集团军行程达450公里，期间遇到了地势崎岖和油料补给等问题，但敌军抵抗微乎其微。其先头部队——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沃尔科夫中将（M. V. Volkov）的近卫机械化第9军——发现自己的谢尔曼坦克（根据租借法案得到）非常不适合在大兴安岭的沼泽地带机动。结果在最后的推进中转由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萨韦利耶夫中将（M. I.

[12]基于欧洲（关键是柏林）作战的经验以及在满洲有意识的实验，战后苏联部队改编时着重加强了所有作战单位的机动性、持续作战能力和火力。关于满洲战役中的苏军编制以及战后的改编情况，见格兰斯《八月风暴：1945年苏联在满洲的战略进攻》第47-58、163-182页。

[13]见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222-223、373页。此外，苏军损失了78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绝大多数是因为“自杀者”）、232门火炮和迫击炮。蒙古人的损失为死亡失踪72人，卫生减员125人。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391页认为日军损失为83,700人死亡，609,400人被俘（还有16,100名中国人、10,300名朝鲜人、3,600名蒙古人、以及700名伪满洲国人）。日军战俘到西伯利亚和远东长住劳改营去了，在那里他们为苏联经济重建出力。和德国战俘类似，他们中很多人都死掉了，没有被遣返回国。

Savelev)麾下近卫坦克第5军的T-34坦克在前方开路。在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左翼是伊万·伊里奇·柳德尼科夫上将(I. I. Liudnikov)的第39集团军的掩护,该部绕过并肃清了满洲西部铁路沿线的日军;右翼是普利耶夫上将的骑兵机械化集群,该部越过浩瀚的沙漠前出到北京西面。到8月15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前锋装甲部队已经突破了高山险阻,进入满洲中部地势较低处,让日本第3方面军余部完全陷入瘫痪状态,进退两难。虽然此时克拉夫琴科只能维持先遣支队的推进,而且是靠飞机为其提供油料,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sup>[14]</sup>苏军的刀子已经切完了,西面被绕过的日军余部只能在彻底孤立的形势下垂死挣扎,不过已经毫无意义。

在北面,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钦斯基中将(A. A. Luchinsky)的第36集团军就不那么走运了。8月9日00:20时,该集团军的两个步兵营在因下雨而河水暴涨的额尔古纳河上击溃了日军哨戒部队,夺取了渡河地点。截至第一日日终时,以坦克第205旅等部作为先遣支队的第36集团军已经逼近了海拉尔筑垒地域。第36集团军司令卢钦斯基中将本打算实施一次夜袭,从行进间夺取该城,但这一企图被日军独立第80混成旅团无情地击碎了。在九天的时间里,苏联整整一个步兵军都被牵制在这里以逐屋肃清海拉尔,最终打垮了日军的拼死抵抗。这些抵抗并不能阻止卢钦斯基,他用步兵第2军绕过该城,继续发展胜利。坦克第205旅和步兵第2军反复冲击大兴安岭高处山口上的日军步兵第119师团。最终苏军于8月17日冲入中部平原,此时当地日军指挥官也恰好开始遵从天皇的停火命令。<sup>[15]</sup>

在满洲的另一边,梅列茨科夫的远东第1方面军任务要艰巨得多。为了达成突然性,苏联人放弃了一贯的炮火准备。相反,第一批侦察营于8月9日00:30时在猛烈的暴风雨掩护下越过了国境线。半个小时后,突击部队开始在障碍物中开辟通路。到05:00时,苏军采取极为老道的渗透战术瓦解了日军前沿防御体系,

[14]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作战的详情见I. 克鲁普琴科《兴安岭-奉天战役中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军事历史杂志》1962年12月号第15-30页。

[15]关于第36集团军作战行动有很多文章,见A. A. 卢钦斯基《外贝加尔部队在满洲的山岗上》,《军事历史杂志》1971年8月号第67-74页。(《在满洲的山岗上》是一首悼念日俄战争中死在中国东北的俄军士兵的歌曲——译者注)

随后转入发展胜利阶段。<sup>[16]</sup>到第一天日终时，隶属于各步兵师的坦克旅已经深入满洲纵深22公里，被其绕过的日军堡垒留待后续部队处理。

第5集团军司令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上将（N. I. Krylov，1962年晋升苏联元帅）派出一个加强坦克旅直捣牡丹江（距离边境线60公里）的日军第1方面军司令部。8月12日清晨，日军步兵第135师团发起猛烈的逆袭遏制住了苏军的突进。几个小时之内，克雷洛夫已经投入两个步兵师，组织了一次30分钟的炮兵弹幕射击，以一次迅猛的进攻就瓦解了日军的防御。到8月13日，其他四个步兵师各以一个坦克旅为先导，逼近牡丹江。在两天的时间里，盘踞该城的日军五个联队与苏军展开了残酷的巷战，其中一个联队被打得只剩一个人。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红军的推进都不是兵不血刃的。在满洲东部作战的头三天里、作为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的红旗第1集团军先遣支队的坦克第257旅实力由65辆坦克下降到19辆，依然继续进攻。<sup>[17]</sup>如果某个先遣支队为守军所阻，上级仅仅是再组织另一个支队并绕过抵抗。经验丰富的苏军指挥员们一直运用机动战术和下级的主动性来让日军晕头转向，而后者完全不明白“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的道理，依然认为（并且从德国方面得到证实）对手还是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笨拙”呢。

尽管无疑即使苏联不介入，日本也会投降，但红军面对正常抵抗时的卓越表现也为太平洋战争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种瓜得瓜，斯大林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以及对满洲和北朝鲜的暂时控制权，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夺取北海道的计划。就在行动发起前一天的8月22日，斯大林下令停止对北海道的空降和两栖登陆联合战役。<sup>[18]</sup>由此日本逃过了像德国那样被分裂的悲惨命运。

[16]关于第5集团军作战的详情，见N. I. 克雷洛夫、N. I. 阿列克谢耶夫、I. G. 德拉甘《胜利就在前方：第5集团军的战斗道路，1941年10月-1945年8月》（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0）。

[17]关于坦克第257旅作战的详情见A. 别洛博罗多夫《在满洲的山岗上》，《军事历史杂志》1980年12月号第30-35页和1981年1月号第45-51页。别洛博罗多夫写了多本关于他的红旗第1集团军作战情况的出色著作。

[18]加利茨基和西莫宁《袭击北海道取消》第9页。

## 贡献和代价

在1944年诺曼底登陆战役的50周年紀念日上，一本美国新闻杂志选择了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照片作为封面，将他奉为击败希特勒的人。如果有一个当此美誉，那么也该是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或许斯大林本人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更宽泛地说，正是红军和苏联各族人民承受了1941-1945年对德战争的绝大部分压力，只有从1931年起就不断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国所承受的苦难与付出的努力才能与苏联相提并论。不过从单纯军事意义上说，一直面对并承受德军大半兵力重压的苏联，实为击碎法西斯脊梁的最关键力量。

从1941年6月到12月，只有英国与苏联一起艰难抗击着德军的猛攻。有超过三百万德军在东线作战，而只有不到一百万人或是在其他战线作战，或是充当占领军，或是在本土休整。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11月，双方超过九百万军队在东线展开了激烈的厮杀，而西线现场上唯一值得一提的地面行动就是在北非，在那里数量较少的英军与隆美尔的非洲军和意大利盟友遭遇。1942年11月，英军庆祝在阿拉曼（El Alamein）击败德军四个师和数量稍多一些的意大利军队，轴心国方面遭受了六万人的损失。同一个月，苏联人在斯大林格勒围歼了德军第6集团军，打击了第4装甲集团军，粉碎了罗马尼亚第3和第4集团军，将50个师和超过三十万人从轴心国作战序列上彻底抹去。到1943年5月，盟军穿过北非追击隆美尔的非洲军，直入突尼斯，经过激烈的战斗，二十五万德国、意大利军队缴械投降。而此时在东线，又一个德军集团军（第2）遭到沉重打击，而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匈牙利第2集团军也被彻底歼灭，这超过了轴心国在突尼斯的损失。

当苏德双方两百万人在库尔斯克、而后五百万人在从斯摩棱斯克到黑海之滨600公里的战线上殊死搏斗时，1943年7月，盟军登陆西西里（Sicily），将六万德军逐出该岛。8月，盟军登上了意大利半岛。截至十月份，当二百五十万德国



国防军对峙六百六十万苏军之时，德国人只部署了少得多的部队（当然也很多）去阻止盟军的推进。（东线两军实力见附录表格3）

到1943年10月1日，德国国防军全部实力的63%（即2,565,000人）在东线厮杀，另外还有三十万武装党卫军中的绝大部分。1944年6月1日，德国陆军有相当于239个师（62%）在东线作战。由于意大利的战局陷入僵持，因此直到1944年6月，德国国防军一直将西线当成半后备状态<sup>[19]</sup>。1944年8月，在第二战场开辟以后，东线作战的德军有二百一十万，而在法国只有一百万人抵挡盟军。

伤亡数字也揭示出了真相（详见附录表格5）。从1939年9月到1942年9月，德国陆军922,000名死亡、失踪和残废军人（全部兵力的14%）中大部分都可以算在东线的账上。从1942年9月到1943年11月20日，这一恐怖的数字已经上升到2,077,000人（全部兵力的30%），这一次大部分还是在东线。从1944年6月直到11月，在开辟第二战场以后，德国陆军蒙受了另外1,457,000人的不可恢复损失。其中903,000（62%）倒在了东线。<sup>[20]</sup>最后，在突出部之战中损失了120,000人后，从1945年1月1日到4月30日，德军又损失了两百万人，其中三分之二倒在苏军手下。

到1945年4月30日，德国国防军的损失总数为11,135,500人，其中6,035,000人负伤。在这些损失里有大约九百万人倒在了东线。到战争结束时德国武装力量的损失为13,488,000人（相当于1939年德国男性人口数的46%，总动员力量的75%）。其中10,758,000人倒在了东线或沦为苏军的俘虏。<sup>[21]</sup>时至今日，在德国公墓里那数不清的刻着“死于东线”的墓碑依然无声地诉说着东线的惨烈，正是在那里，国防军的意志和力量烟消云散了。

由于第二战场直到1944年6月才真正开辟，苏联人激烈地指责西方盟友，即使是在冷战过后的俄罗斯也依然因此十分怀疑西方的诚意。然而盟军直到1944年才开辟第二战场是有根据的，而且盟军对于胜利也付出了重大贡献。正如1942

[19]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412页。

[20]同上书第213页。德军战时损失另见本书附录表格E。

[21]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第213-214、412页认为德军总死亡数在300万至350万之间。作者估计其中约88%倒在了东线。克里沃舍耶夫《损失》第384-392页认为德军死亡3,888,000人，（算上奥地利人、党卫队以及德国陆军中的外国辅助人员在内）被俘3,035,700人。

年12月美军在凯塞林山口（Kasserine）之战的惨败和1943年加拿大在迪耶普的表现所显示的一样，就算有了充足的船只和飞机（实际上没有），盟国军队也无力在1943年登陆法国。即使是在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的成功也充满了惊险，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德军的重大误判和一连串失误。当8月突出诺曼底桥头堡后，在法国的两百万盟军给防御的一百万德军造成了惨痛的损失——在法莱斯损失十万，到1944年12月总计四十万。在随后的突出部之战中（1944年12月16日-1945年1月31日），德军又损失了十二万人。<sup>[22]</sup>西线的这些损失加上同期在东线损失的一百二十万打断了德国国防军的脊梁，并为1945年德国的最终毁灭奠定了基础。

除了在地面作战中的贡献之外，盟国还对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战略轰炸（这是苏联人无能为力的），在1944年吸引了德国战役战术空中力量的主力。战略轰炸给德国工业目标造成了严重破坏，让德国人后院不得安生，使德国平民的士气大为受挫，而且吸引并大量歼灭了从前在东线有效扮演对地攻击角色的德国战斗机力量。虽说事实证明空中力量并不是制胜的武器，而德国工业动员和武器生产也在1944年后期达到巅峰，但盟军的空中打击还是严重干扰了德国人，使其无法全力投入战争。

由于战略轰炸和1944年的法国之战，德国的战术战斗机力量也蒙受了同样的灾难。1944年中期以后德国空军的损失是如此惨痛，以至于从此在东线他们可以忽略不计了。

盟国对战争的另一项争议颇多的贡献是为苏联运送物资的租借法案。尽管苏联方面一直贬低租借物资在维持苏联战争能力中的意义，但其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sup>[23]</sup>在1941-1942年，运入苏联的租借物资数量并不足以左右战局。此时成就完全归功于苏联人民，归功于斯大林、朱可夫、沙波什尼科夫、华西列夫斯基及其下属的钢铁意志。但随着战争的进行，美国和英国提供了大量苏联人获胜所必需的战争工具和战略原材料。如果没有租借的食物、被服和原料（特别是金

[22]西线德军兵力和损失见弗兰克·P·钱伯斯《这个冲突的时代》（纽约：Harcourt, Brace&World, 1962）第589-596页。

[23]现在俄罗斯国内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卫国战争史，也就租借物资对苏联的作用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索科洛夫在《租借法案的地位》一书的看法。

属），苏联经济将要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从更直接的方面来说，如果没有租借的卡车、火车头和车厢，也许苏军每次攻势将在几天之内就因后勤瓶颈而动弹不得。反过来至少也会让德军指挥官们得以逃出某些合围圈，同时迫使红军为了能推进相同的距离而不得不实施更多需要精心准备的突破战斗。如果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斯大林及其将领们也许要多花12至18个月才能干掉德国国防军；最终的结局可能不会有什么不同，但苏联军人们也许将不得不打到法国的大西洋海岸才能结束战争。同样，历史上红军在盟军阵营中伤亡最多，但如果没有盟军的帮助，他们将洒下更多的鲜血。

正如附录表格1中显示，与纳粹德国的战争让苏联付出了至少两千九百万的军人伤亡。精确的数字可能永远也无法得出了，而且某些“有良心的历史发明家”已经将这个数字提高到五千万之巨了。苏联还有无数平民死去，战时的人口断层是十分骇人听闻的（相当于美国从大西洋海岸到密西西比河都被敌人占领）。数百万苏联军人和平民惨死在德国的集中营和奴隶劳动工厂。还有数百万人身受残疾，心灵上也蒙上了阴影。

经济上的断层也同样严重。尽管苏联人完成了将重工业搬迁到内地和乌拉尔以东并在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建设新的工业基地的惊人壮举，但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的资源、制造业损失是灾难性的。顿巴斯、列宁格勒、基辅、哈尔科夫和大片地区的重工业落入德军手中，同时还有关键的矿产资源储备以及绝大部分主要产粮区。同样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德军占据了从东海岸到密西西比河并深入大平原东部（Great Plains，大平原，位于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脉之间）的话，美国经济和军事能力会受到多么大的打击。这一冷峻的事实更加彰显出租借物资的重要性，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老年俄罗斯人口中常常会出现“威利斯”、“斯图贝克”、“斯帕姆”等熟悉的字眼。

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强迫集体化和工业化、30年代的大清洗之后，卫国战争的剧烈伤痛及物质损失需要苏联民众和经济用几十年的时间才能抚平。此外，苏联民众“让悲剧不再重演”的态度——形象地说就是苏联反复强调的口号“没有谁会遗忘，没有什么会被遗忘”——造成了对国家安全的偏执，而这最终将导致经济的破产和国家的灭亡。

## 苏德两军对比

虽然绝大部分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苏联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但很多人依然对国防军和红军如何作战持有成见。红军在编制、战术和领导上遵循着自己的传统，而并没有机械照搬德国人，但也确实从手法更高明的对手身上学到不少。早在20世纪30年代，红军的思想家们就已经规划好了蓝图却未能将其变成现实，而到了战争时期，红军才终于在丰富的理论上完善了编制、战术和指挥并付诸实践。生存的需要驱使苏联人去学习，而学费是高昂的。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德国陆军越来越像其1941年的对手，而红军的战术（他们将其称为“大纵深战役理论”）却越来越接近闪击战的最初本质。

在1941年，德国陆军引以为豪的是其“任务式战术”（即“委托式指挥”），主要依赖各级军官领会上级的全部意图、灵活自主地完成任务，这样就极大发挥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德军部队，尤其是装甲部队，早就以其擅于根据瞬息万变的态势调整部署、绕过敌防御重心并继续向敌后方发展胜利而扬名。尽管广受纳粹种族主义思想影响，但德军指挥官或者至少是最高级的职业军官们仍将自己视作国家（抛开纳粹党及其意识形态不管）可信赖的下属。如果说1941-1942年的德国国防军有什么弱点的话，那么就是在后勤领域。俄国战场的广阔幅员可能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德国的能力范围，德军初期很多攻势之所以中止更多的是由于补给不足，而不是苏军的抵抗。

相反，1941-1942年的红军正是斯大林独裁统治的牺牲品。它的部队缺乏训练和装备；它放弃了先进的战役战术传统和理论；它的大脑在大清洗中被砍掉了；它的军官团血流成河、一蹶不振。德军的侵略正好抓住了红军处于过渡、没有任何合理编制或有效武器装备的时机。红军指挥员们往往无视地形和敌军布势，将部队平均分摊到整个正面上，完全没有重点，而且甚至连最基本的步、炮协同都做不到。事后政治军官会更加肆无忌惮对战术指挥员进行批评，等待那些吃了败仗的军官们的将是草率的处决。

斯大林为1941年的灾难感到震惊。他甚至不再相信手下少数有才干的将领，而试图亲自扭转战局。偶尔，比如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中，斯大林的顽强起到了很大的帮助。然而其他时候，例如1941年要求在边境交战时发起反击、坚守基辅以及1942年5月又要求继续攻势的命令则完全是建立在对形势误判的基础之上。即使到了苏军取得有限胜利的1941-1942年和1942-1943年两次冬季攻势中，他也过于雄心勃勃，不是去实施一系列审慎的进攻，而是妄想以一次下尽血本的攻势就赢得整个战争。

从1942年后期开始，德国国防军开始逐渐失去很多独有的优势，同时也染上了对手的一些缺点。不断增长的伤亡意味着后备人员被迫在接受足够的训练之前就不得不上前线，因此也导致了德军战斗力的下降。装备的损失也很严重，德国经济再也无法保质保量地提供武器来维持从前的技术优越性。而在领导层面，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变得类似于1941年时的斯大林。由于曾经在苏军第一次冬季攻势时正确地地下达禁止撤退的命令，希特勒逐渐开始插手作战行动，不论进攻还是防御。尽管为了推卸每次失败的责任，德国人一贯夸大希特勒对作战行动的干涉，不过德军逐渐失去了曾经赖以克敌制胜的灵活性和下级的主动性。虽然一直到1945年少数有才干的指挥官仍获准自行其是，但一旦他们失败就会很快被那些更胆小怕事到连调兵之权都不敢要的人所取代。纳粹党相当于政委一样的“督导军官”（Nationalsozialistische Führungsoffizier，民族社会主义督导军官）开始出现在德军司令部里。凡此种种，导致德军官兵在战场上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活下去而非怎样取得胜利。随着局势眼看越来越不利于德国，只有那些最狂热的纳粹党徒才会对最终胜利抱有一丝幻想，绝大多数德国人只是因为害怕落入看上去没有人性的敌人手中才继续战斗。

在回归战前军事理论的过程中，红军艰难地培养出了有才干的指挥员，制订了合理的编制，生产了有力的武器装备并发展出了切实可行的战术。在1942年末到整个1943年的战争第二阶段中，红军成长为一支不仅能挫败神话般的闪击战而且可以在各种气候和地形条件下实施进攻的力量。德国方面关于苏军压倒性兵力优势的说法实际上是苏军善于欺骗对手并将手头所有部队集中到敌人意想不到之处的一块狭窄正面上的结果。因此，战争最后两年的特点之一是，红军总能对敌

形成压倒性数量优势并痛歼国防军。不过尽管如此，苏联的人力资源也并非无穷无尽，而苏军指挥员们越来越倾向于尽可能避免代价高昂的正面强攻。<sup>[24]</sup>

当然甚至到了柏林战役的时候，红军指挥员依然会不断犯下血的教训，但红军军官开始逐步提高素质和受到信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被爱国主义和日常作战需要所取代。政治军官们转而专心负责鼓动士气和宣传工作，甚至斯大林也开始不再怀疑属下的职业素养。权力巨大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让位于单独的方面军或多方面军司令部（比如远东战役时华西列夫斯基的苏军远东总指挥部），最终将权力分散到整个指挥链条中。确实，在1945年的最后几次战役中，斯大林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最高野战指挥官的角色，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不过这一举动也表明了他对红军将领的信任<sup><3></sup>。除了关键的政治、战略和战役决策以外，斯大林能够也确实做到了将战局和战役的实施放手交给方面军司令员及其参谋人员来做。他已经充分相信红军能够胜利结束战争，而且他也知道这些才华出众的将领只会帮助提高自己的个人威望。

这些将领们已经发展出了自己风格的实施大规模机械化作战的步骤和技巧。到1944年，苏军一次典型的攻势之前将首先进行周密计划，精心采取欺敌措施，以便将兵力集中到预定突破点上。进攻开始后，首先是一波侦察营渗透入德军防御，夺取关键阵地，这样就使德军其他部分阵地难以固守。这一渗透行动会伴随着或继之以精心组织的猛烈航空兵和炮兵进攻。一俟炮兵的旋风由前沿阵地向德军后方肆虐，步兵、重装甲部队和工兵就会实施常规的突击，以肃清残余德军抵抗枢纽。在打开缺口后，苏军高级将领们会尽快投入快速兵团通过口子。尽管坦克集团军和独立的快速兵团[军]这样的大部队是由经验丰富的将官统率，但战术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那些指挥先遣支队的年轻大尉和少校们。这些大约800-2,000人的高机动诸兵种合成集群总是尽可能避免陷入缠斗，而是选择绕过守军，以便形成大合围圈，并且为下一次攻势夺取桥头堡。后续的步兵则在日益

[24]根据作者于1989年7月对苏联老兵的访谈，显然苏联步兵——特别是战役突破阶段主攻方向上第一梯队突击部队的步兵——伤亡一直很高。近卫步兵第97师近卫步兵第289团团团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纳乌缅科说伤亡高达全团兵力的“将近半数”。他接着说这已经是战争快要结束时的事情了。该说法是纳乌缅科在录音间歌说的，因此不见于访谈纪要。  
<3>同样是亲自指挥部队，但本质上与战争初期完全不同了——译者注

强大的红空军掩护下负责肃清被围德军，而快速兵团继续向前发展胜利。在整个攻势期间，后方勤务部门为了能临时给甚至远在敌后400公里的前锋部队提供补给付出了卓绝的努力。正如在1941-1942年德军的攻势中一样，后来苏军进攻常常是由于后勤延伸过度而不得不终止，并非由于敌军抵抗。

在1941年6月，世人眼中无坚不摧的国防军之矛戳到了似乎牢不可破的红军盾牌上。盾牌凹陷了，流血了，却并未破裂。在四年耗尽无数物资和能源的战斗中，红军挺了过来并反败为胜。在这场斯大林认为如同核战争一样惨烈的厮杀中，坚不可摧的德国国防军被彻底粉碎了。

## 战争和苏维埃政权

苏联人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战争潜力并不应仅仅归功于斯大林一人，而应归功于整个政府。德国的侵略使得共产党政权作为胜利的组织者获得了空前的执政合法性。当面对侵略者时，曾经对政府漠然处之的男女公民们再也无法置身事外、无动于衷了。共产党员们不再强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宣扬爱国主义，这样他们就等于和整个民族共存亡了。在战争过程中，军人们发现入党入团更容易了<sup><4></sup>，这让党更全面也更有力度地掌控了军队和整个国家。在战时，为了将德国人驱逐出去，所有苏联人民同心协力浴血奋战。而在战后，他们也一直期望1941-1942年的灾难不要重演。

然而战后苏联人却在某种意义上被自己的胜利束缚住了。尽管红军（不久改称苏军）被削减，但其依然是苏联政府的掌上明珠，战后所有苏联领导人都在政治和财政方面竭尽全力加强防御力量。本就深受战时经验所累的苏联经济不得不将最宝贵的资源投入到国防建设上去。

更宽泛地说，德军的侵略加深并证明了俄国人长久以来对外敌入侵的恐惧。

---

<4>1920年加入苏军的戈沃罗夫元帅直到1942年才入党，1919年加入苏军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直到1938年才入党，不一而足——译者注

造成空前浩劫的伟大卫国战争给整整一代苏联领导人的心理留下了阴影，他们在进行战略思考时不可能不受影响。战后苏联政府煞费苦心地在周边建立了一条缓冲区，并扶植了相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以确保自己可以免遭攻击。尽管各华沙条约国对苏联国防和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但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民却反而让苏联感到不安。在古巴和越南建立前哨基地对和西方的冷战似乎是很有用的一步棋，但同时也加重了苏联经济的负担。从长远来看，苏联政府从缓冲国中得到的损失和收益几乎一样大。

回首往事，捍卫胜利果实和预防外敌入侵的决心对于莫斯科来说是致命的沉重负担。这一决心以及浩大的军费开支和错误的对外投入一直阻碍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加上其他种种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和国家的毁灭。



## 统计表格

表A 红军人员损失，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9日

红军人员损失				
时间段	平均实力（每月）	死亡、失踪	负伤、患病	死亡失踪伤病总计
1941年第三季度	3,334,000	2,067,801	676,964	2,744,765
1941年第四季度	2,818,500	926,002	637,327	1,563,329
年度总计	3,024,900	2,993,803	1,314,291	4,308,094
1942年第一季度	4,186,000	619,167	1,172,274	1,791,441
1942年第二季度	5,060,300	776,578	702,150	1,478,728
1942年第三季度	5,664,600	1,141,991	1,276,810	2,418,801
1942年第四季度	6,343,600	455,800	936,031	1,391,831
年度总计	5,313,600	2,993,536	4,087,265	7,080,801
1943年第一季度	5,892,800	656,403	1,421,140	2,077,543
1943年第二季度	6,459,800	125,172	471,724	596,896
1943年第三季度	6,816,800	694,465	2,053,492	2,747,957
1943年第四季度	6,387,200	501,087	1,560,164	2,061,251
年度总计	6,389,200	1,977,127	5,506,520	7,483,647
1944年第一季度	6,268,600	470,392	1,565,431	2,035,823
1944年第二季度	6,447,000	251,745	956,828	1,208,573
1944年第三季度	6,714,300	430,432	1,541,965	1,972,397
1944年第四季度	6,770,100	259,766	1,026,645	1,286,411
年度总计	6,550,000	1,412,335	5,090,869	6,503,204
1945年第一季度	6,461,100	468,407	1,582,517	2,050,924
1945年第二季度	6,135,300	163,226	609,231	772,457
年度总计	6,330,880	631,633	2,191,748	2,823,381
战时总计		10,008,434	18,190,693	28,199,127

## 武装力量损失分类

不可恢复减员	数量（百分比%）
阵亡或死于后送途中	5,187,190 (17.5)
因伤死于医院	1,100,327 (3.7)
非战斗染病死	541,920 (1.8)
失踪或被俘	4,455,620 (15.1)
总计	11,285,057 (38.1)
卫生减员	
战伤	15,205,592 (51.3)
患病	3,047,675 (10.3)
冻伤	90,881 (0.3)
总计	18,344,148 (61.9)
武装力量总损失	29,629,205

注：红军人员损失包含空军。

表B：苏联战时实力和损失

战役及时间	人员损失				技术装备损失			
	兵力	死亡、失踪	伤病	总计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	飞机	
战争第一阶段（1941年6月22日—1942年11月8日）								
波罗的海沿岸防御 1941年6月22日—7月9日	498,000	75,202	13,284	88,486	2,523	3,561	990	
白俄罗斯防御 1941年6月22日—7月9日	627,300	341,073	76,717	417,790	4,799	9,427	1,777	
乌克兰西部防御 1941年6月22日—7月6日	864,600	172,323	69,271	241,594	4,381	5,806	1,218	
北极和卡累利阿防御 1941年6月29日—10月10日	358,390	67,265	68,448	135,713	546	540	64	
基辅防御 1941年7月7日—9月26日	627,000	616,304	84,240	700,544	411	28,419	343	
摩尔达维亚防御 1941年7月1日—26日	364,700	8,519	9,374	17,893				
列宁格勒防御 1941年7月10日—9月30日	517,000	214,078	130,848	344,926	1,492	9,885	1,702	
敖德萨防御 1941年8月5日—10月16日	34,500	16,578	24,690	41,268				
斯摩棱斯克会战 1941年7月10日—9月10日	581,600	486,171	273,803	759,974	1,348	9,290	903	

叶利尼亚进攻战役 1941年8月30日-9月8日	103,200	10,701	21,152	31,853			
顿巴斯-罗斯托夫防御 1941年9月29日-11月16日	541,600	143,313	17,263	160,576	101	3,646	240
季赫温防御战役 1941年10月16日-11月18日	135,700	22,743	17,846	40,589			
克里木防御 1941年10月18日-11月16日	235,600	48,438	15,422	63,860			
莫斯科防御 1941年9月30日-12月5日	1,250,000	514,338	143,941	658,279	2,785	3,832	293
季赫温进攻战役 1941年11月10日-12月30日	192,950	17,924	30,977	48,901	70	2,293	82
罗斯托夫进攻战役 1941年11月17日-12月2日	349,000	15,264	17,847	33,111	42	1,017	42
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役 1941年10月30日-1942年7月4日	52,000	156,880	43,601	200,481			
莫斯科进攻战役（注1） 1941年12月5日-1942年1月7日	1,021,700	139,586	231,369	370,955	429	13,350	140
刻赤-费奥多西亚登陆战役 1941年12月25日-1942年1月2日	82,500	32,453	9,482	41,935	35	133	39
柳班进攻战役 1942年1月7日-4月30日	325,700	95,064	213,303	308,367			
杰米扬斯克进攻战役 1942年1月7日-5月20日	105,700	88,908	156,603	245,511			

表B：苏联战时实力和损失

战役及时间	人员损失					技术装备损失		
	兵力	死亡、失踪	伤病	总计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	飞机	
博尔霍夫进攻战役 1942年1月8日-4月20日	317,000	21,319	39,807	61,126				
勒热夫-维亚济马进攻战役 1942年1月8日-4月20日	1,059,200	272,320	504,569	776,889	957	7,296	550	
托罗佩茨-霍尔姆进攻战役 1942年1月9日-2月6日	122,100	10,400	18,810	29,210				
巴尔文科沃-洛佐瓦进攻战役 1942年1月18日-31日	204,000	11,095	29,786	40,881				
刻赤防御战役 1942年5月8日-19日	249,800	162,282	14,284	176,566				
哈尔科夫会战 1942年5月12日-29日	765,300	170,958	106,232	277,190				
柳班解围 1942年5月13日-7月10日	231,900	54,774	39,977	94,751				
沃罗涅日-伏罗希洛夫格勒防御战役 1942年6月28日-7月24日	1,310,800	370,522	197,825	568,347	2,436	13,716	783	
斯大林格勒防御战役 1942年7月17日-11月18日	547,000	323,856	319,986	643,842	1,426	12,137	2,063	
北高加索防御 1942年7月25日-12月31日	603,200	192,791	181,120	373,911	990	5,049	644	

勒热夫-瑟乔夫卡进攻战役 1942年7月30日-8月23日	345,100	51,482	142,201	193,683			
锡尼亚维诺战役 1942年8月19日-10月10日	190,000	40,085	73,589	113,674			
战争第二阶段(1942年11月19日-1943年12月31日)							
斯大林格勒进攻战役 1942年11月19日-1943年2月2日	1,143,500	154,885	330,892	485,777	2,915	3,591	706
勒热夫-瑟乔夫卡进攻战役(注2) 1942年11月25日-12月20日	818,000	100,000	235,000	335,000	1,655-1,847	1,079	127
勒热夫-瑟乔夫卡进攻战役(注3) 1942年11月25日-12月20日	545,070	70,373	145,301	215,674			
大卢基进攻战役 1942年11月24日-1943年1月20日	86,700	31,674	72,348	104,022			
北高加索进攻战役 1943年1月1日-2月4日	1,145,300	69,627	84,912	154,539	220	895	236
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火花”) 1943年1月12日-30日	302,800	33,940	81,142	115,082	41	417	41
沃罗涅日-哈尔科夫进攻战役(注4) 1943年1月13日-3月3日	502,400	55,475	98,086	153,561	1,023	2,106	307
克拉斯诺达尔进攻战役(注5) 1943年2月9日-5月24日	390,000	66,814	173,902	240,716			
杰米扬斯克进攻战役 1943年2月15日-28日	327,600	10,016	23,647	33,663			

表B：苏联战时实力和损失

战役及时间	人员伤亡					技术装备损失			
	兵力	死亡、失踪	伤病	总计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	飞机	
勒热夫-维亚济马进攻战役 1943年3月2日-31日	876,000	38,862	99,715	138,577					
哈尔科夫防御战役 1943年3月4日-25日	345,900	45,219	41,250	86,469	322	3,185	110		
库尔斯克防御战役 1943年7月5日-23日	1,272,700	70,330	107,517	177,847	1,614	3,929	459		
奥廖尔进攻战役 1943年7月12日-8月18日	1,287,600	112,529	317,361	429,890	2,586	892	1,014		
姆加进攻战役 1943年7月22日-8月22日	253,300	20,890	59,047	79,937					
别尔哥罗德-哈尔科夫进攻战役 1943年8月3日-23日	1,144,000	71,611	183,955	255,566	1,864	423	153		
斯摩棱斯克进攻战役 1943年8月7日-10月2日	1,252,600	107,645	343,821	451,466	863	234	303		
顿巴斯进攻战役 1943年8月13日-9月22日	1,011,900	66,166	207,356	273,522	886	814	327		
切尔尼戈夫-波尔塔瓦进攻战役 1943年8月26日-9月30日	1,581,300	102,957	324,995	427,952	1,140	916	269		
布良斯克进攻战役 1943年9月1日-10月3日	530,000	13,033	43,624	56,657					

新罗西斯克-塔曼进攻战役 1943年9月10日-10月9日	317,400	14,564	50,946	65,510	111	70	240
第聂伯河下游进攻战役（注6） 1943年9月26日-12月20日	1,506,400	173,201	581,191	754,392	2,639	3,125	430
梅利托波尔进攻战役 1943年9月26日-11月5日	555,300	42,760	155,989	198,749			
涅韦尔-戈罗德克进攻战役（注7） 1943年10月6日-12月31日	198,000	43,551	125,351	168,902			
扎波罗热进攻战役 1943年10月10日-14日	150,500	3,443	14,265	17,708			
刻赤-埃利季根进攻战役 1943年10月31日-12月11日	150,000	6,985	20,412	27,397			
基辅进攻战役 1943年11月3日-13日	671,000	6,491	24,078	30,569	271	104	125
戈梅利-列奇察进攻战役 1943年11月10日-30日	761,300	21,650	66,556	88,206			
基辅防御战役 1943年11月13日-12月22日	730,000	26,443	61,030	87,473			
战争第三阶段（1944年1月1日-1945年5月9日）							
右岸乌克兰进攻战役 1943年12月24日-1944年4月17日	2,406,100	270,198	839,330	1,109,528	4,666	7,532	676
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进攻战役 1943年12月24日-1944年1月14日	831,000	23,163	76,855	100,018			

表B: 苏联战时实力和损失

战役及时间	人员损失					技术装备损失			
	兵力	死亡、失踪	伤病	总计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	飞机	
卡林科维奇-莫济里进攻战役 1944年1月8日-30日	232,600	12,350	43,807	56,157					
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进攻战役 1944年1月24日-2月17日	336,700	24,286	55,902	80,188					
罗加乔夫-日洛宾进攻战役 1944年2月21日-26日	232,000	7,164	24,113	31,277					
列宁格勒-诺夫哥罗德进攻战役 1944年1月14日-3月1日	822,100	76,686	237,267	313,953	462	1,832	260		
克里木进攻战役 1944年4月8日-5月12日	462,400	17,754	67,065	84,819	171	521	179		
维堡-彼得罗扎沃茨克进攻战役 1944年6月10日-8月9日	451,500	23,674	72,701	96,375	294	489	311		
白俄罗斯进攻战役 1944年6月23日-8月29日	2,411,600	180,040	590,848	770,888	2,957	2,447	822		
列日察-德文斯克进攻战役(注8) 1944年7月10日-27日	391,200	12,880	45,115	57,995					
普斯科夫-奥斯特罗夫进攻战役(注9) 1944年7月11日-31日	258,400	7,633	25,951	33,584					
利沃夫-桑多梅日进攻战役 1944年7月13日-8月29日	1,002,200	65,001	224,295	289,296	1,269	1,832	289		



马多纳进攻战役（注10） 1944年8月1日-28日	390,000	14,669	50,737	65,406				
塔尔图进攻战役 1944年8月10日-9月6日	272,800	16,292	55,514	71,806				
雅西-基什尼奥夫进攻战役 1944年8月20日-29日	1,314,200	13,197	53,933	67,130	75	108	111	
东喀尔巴阡进攻战役 1944年9月8日-10月28日	378,000	28,473	103,437	131,910	478	962	192	
波罗的海沿岸进攻战役 1944年9月14日-11月24日	1,546,400	61,468	218,622	280,090	522	2,593	779	
贝尔格莱德进攻战役 1944年9月28日-10月20日	300,000	4,350	14,488	18,838	53	184	66	
佩特萨莫-希克尔内斯进攻战役 1944年10月7日-29日	133,500	6,084	15,149	21,233	21	40	62	
德布勒森进攻战役 1944年10月16日-28日	698,200	19,713	64,297	84,010				
戈马达普进攻战役 1944年10月16日-30日	377,300	16,819	62,708	79,527				
布达佩斯进攻战役 1944年10月29日-1945年2月13日	719,500	80,026	240,056	320,082	1,766	4,127	293	
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 1945年1月12日-2月3日	2,203,600	43,476	150,715	194,191	1,267	374	343	
西喀尔巴阡进攻战役 1945年1月12日-2月18日	593,000	19,080	72,852	91,932	359	753	94	

表B：苏联战时实力和损失

战役及时间	人员损失					技术装备损失			
	兵力	死亡、失踪	伤病	总计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	飞机	
东普鲁士进攻战役 1945年1月13日-4月25日	1,669,100	126,464	458,314	584,778		3,525	1,644	1,450	
下西里西亚进攻战役 1945年2月8日-24日	980,800	23,577	75,809	99,386					
东波美拉尼亚进攻战役 1945年2月10日-4月4日	996,100	55,315	179,045	234,360		1,027	1,005	1,073	
巴拉顿湖防御战役 1945年3月6日-15日	465,000	8,492	24,407	32,899					
上西里西亚进攻战役 1945年3月15日-31日	408,400	15,876	50,925	66,801					
俄斯特拉发进攻战役（注11） 1945年3月10日-5月5日	317,300	23,964	88,657	112,621					
维也纳进攻战役 1945年3月16日-4月15日	745,600	41,359	136,386	177,745		603	764	614	
布拉迪斯拉发-布尔诺进攻战役 1945年3月25日-5月5日	272,200	16,933	62,663	79,596					
柏林进攻战役 1945年4月16日-5月8日	2,062,100	81,116	280,251	361,367		1,997	2,108	917	
布拉格进攻战役 1945年5月6日-11日	2,028,100	11,997	40,501	52,498		373	1,006	80	

满洲进攻战役							
1945年8月9日-9月2日	1,685,500	12,103	24,550	36,653	78	232	62

译者注：以上人员数字包含了参战盟军的实力和损失。

注1：苏军对莫斯科进攻战役的定义是1941年12月5日-1942年4月20日。

注2：本行数字中苏军投入兵力及技术装备损失为德军估计，兵员损失情况为作者荷兰斯的估算。

注3：克里沃舍耶夫将军的官方统计数字。

注4：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森什，沃罗祖日-卡斯托尔诺耶和哈尔科夫进攻战役的合称。

注5：苏联官方对起止时间的定义是1943年2月9日-3月16日。表中时间是计入了北高加索方面军在冲抵德军筑垒防线——“蔚蓝色防线”——之前的作战行动。

注6：纳塞伯河会战的一部分。

注7：1943年10月6-10日的涅韦尔战役和1943年12月13-31日的戈罗德克战役及其回攻的合计。

注8：两地名分别为拉脱维亚城市雷泽克内Rēzekne、陶格夫匹尔斯Daugavpils在1893至1917年间帝俄时期的正式名称。

注9：苏联官方对起止时间的定义是1944年7月17-31日。

注10：与多纳塔拉脱维亚城市。

注11：原书名称为摩拉瓦-俄罗斯特拉进攻战役，根据苏联官方称谓修改。捷克东部有北摩拉瓦州和南摩拉瓦州。

表C：东线两军作战部队实力对比，1941-1945

日期	苏联	苏联同盟军	对比	德国	德国同盟军
1941年6月22日	2,680,000 (西部各军区) ; 5,500,000 (全部) ; 12,000,000 (可动员力量)		1:1.4	3,050,000 (东欧) ; 67,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500,000; 罗马尼亚军150,000 总计: 3,767,000
1941年9月11日	3,463,000 (一线) ; 7,400,000 (全部)		1:1.16	3,315,000 (东线) ; 67,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500,000; 罗马尼亚军150,000 总计: 4,022,000
1941年11月1日	2,200,000 (一线)		1:1.9	2,800,000 (东线) ; 67,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500,000; 罗马尼亚军150,000 总计: 3,517,000
1941年12月1日	4,197,000 (一线)		1.23 : 1	2,700,000 (东线) ; 67,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500,000; 罗马尼亚军140,000 总计: 3,407,000
1942年3月7日	4,663,697 (一线) ; 397,978 (住院) ; 9,597,802 (全部)		1.34:1	2,500,000 (东线) ; 8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50,000; 罗马尼亚军140,000; 匈牙利军和意大利军300,000 总计: 3,470,000
1942年5月5日	5,449,898 (一线) ; 414,400 (住院) ; 8,950,000 (全部)		1.52:1	2,550,000 (东线) ; 8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5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军500,000 总计: 3,580,000
1942年6月7日	5,313,000 (一线) ; 383,000 (住院) ; 9,350,000 (全部)		1.42:1	2,600,000 (东线) ; 9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3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军600,000 总计: 3,720,000
1942年7月5日	5,647,000 (一线) ; 298,480 (住院) ; 9,205,000 (全部)		1.50:1	2,600,000 (东线) ; 9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3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军620,000 总计: 3,740,000

1942年8月6日	5,772,000 (一线) ; 301,960 (住院) ; 9,332,000 (全部)	1.58:1	2,500,000 (东线) ; 10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0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军650,000 总计: 3,650,000
1942年10月7日	5,912,000 (一线) ; 476,670 (住院) ; 9,254,000 (全部)	1.62:1	2,490,000 (东线) ; 10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0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军648,000 总计: 3,638,000
1942年11月1日	6,124,000 (一线) ; 9,300,000 (全部估计)	1.74:1	2,400,000 (东线) ; 10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0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军600,000 总计: 3,500,000
1943年2月2日	6,101,000 (一线) ; 659,000 (住院) ; 9,455,000 (全部)	2.03:1	2,200,000 (东线) ; 10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0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军300,000 总计: 3,000,000
1943年4月3日	5,792,000 (一线) ; 674,000 (住院) ; 9,486,000 (全部)	1.68:1	2,732,000 (东线) ; 10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0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军200,000 总计: 3,432,000
1943年7月9日 (德军数据为1943年7月20日的, 但很可能是库尔斯克会战之前的兵力)	6,724,000 (一线) ; 446,445 (住院) ; 10,300,000 (全部)	1.71:1	3,403,000 (东线) ; 8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0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军150,000 总计: 3,933,000
1943年7月27日	6,903,000 (一线) ; 354,500 (住院) ; 10,547,000 (全部)	1.86:1	3,064,000 (东线) ; 8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40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军150,000 总计: 3,694,000
1943年10月14日	6,600,000 (一线估计) ; 10,200,000 (全部估计) ; 6,165,000 (1944年1月1日总兵力)	2:15:1	2,498,000 (东线) ; 7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350,000; 罗马尼亚、匈牙利军150,000 总计: 3,068,000

表C：东线两军作战部队实力对比，1941—1945

日期	苏联	苏联同盟军	对比	德国	德国同盟军
1944年3月12日 (德军数据为1944年 4月1日的)	6,394,000 (一线) ; 727,000 (住 院) ; 9,980,000 (全部)		2.20 : 1	2,336,000 (东线) ; 7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300,000; 罗马尼 亚、匈牙利军198,000 总计: 2,904,000
1944年5月1日	6,425,000 (6月23日数据)		1.91:1	2,460,000 (东线) ; 6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300,000; 罗马尼 亚、匈牙利军550,000 总计: 3,370,000
1944年7月1日	6,800,000 (一线估计)		2.17:1	1,996,000 (东线) ; 6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200,000; 罗马尼 亚、匈牙利军774,000 总计: 3,130,000
1944年9月1日	6,600,000 (一线估计)	波兰和捷克军 队100,000	2.64:1	2,042,000 (东线) ; 50,000 (挪威北部)	芬兰军180,000; 匈牙利 军271,000 总计: 2,542,000
1944年10月1日	6,600,000 (一线估计)	波兰、罗马尼 亚和捷克军队 210,000	3.22:1	1,790,138	匈牙利军320,000 总计: 2,110,000
1944年11月1日	6,500,000 (一线估计)	波兰、罗马尼 亚和捷克军队 210,000	3.02:1	2,030,000	匈牙利军190,000 总计: 2,220,000
1945年1月1日	6,532,000	波兰、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 和捷克军队 360,000	2.96:1	2,230,000	匈牙利军100,000 总计: 2,330,000
1945年3月1日	6,332,000	波兰、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 和捷克军队 450,000	3.22:1	2,000,000	匈牙利军100,000 总计: 2,100,000

1945年4月1日	6,410,000	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捷克军队 450,000	3.50:1 总计: 1,960,000	总计: 1,960,000
1945年5月8日	5,700,000	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军队 450,000	4.10:1 总计: 1,510,000	总计: 1,510,000

德方资料来源:

1. 厄尔·F·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 德国在东线的失败》(From Stalingrad to Berlin: The German Defeat in the East), 华盛顿市, 哥伦比亚特区,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 1968年版, 第9、18-19、144、412-413、457、498页。  
2. 东线外军处 (Fremde Heere Ost) 对1943年4月1日、1943年7月20日、1943年10月14日、1944年5月1日、1944年7月1日、1944年8月1日、1944年9月1日和1944年11月1日的兵力对比报告。

苏方资料来源:

1. 格里戈里·费多托维奇·克里沃舍耶夫 (G. F. Krivosheev) 《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作战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 莫斯科, 军事出版社 (即原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52-153页。  
2. 《二战中的作战艺术》(Воен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莫斯科, 军事出版社, 1973年版, 第171页。该书为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教材, 仅限内部使用。其中苏军实力是准确的, 而德军实力被严重夸大。

3. TsPA UML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 包括: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1年9月11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9卷宗)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2年3月7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23卷宗, 第127-129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2年5月5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33卷宗, 第48-50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2年6月7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39卷宗, 第74-78、170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2年7月5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41卷宗, 第163-165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2年8月6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50卷宗, 第71-74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2年10月7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61卷宗, 第88-91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3年2月2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85卷宗, 第95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3年4月3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100卷宗, 第117-118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3年7月9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125卷宗, 第35-36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3年7月27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138卷宗, 第205-206、208页)  
国防委员会 (ГКО) 1944年3月12日训令 (第644全宗, 第1目录, 第23卷宗, 第49、101-104页)

表D：苏联武器产量，1941-1945

年份	苏联武器产量 <sup>a</sup>				
	步枪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和迫击炮	作战飞机	作战舰艇
1941	1,760,000	4,700	53,600	8,200	35
1942	5,910,000	24,500	287,000	21,700	15
1943	5,920,000	24,100	126,000	29,900	14
1944	4,860,000	29,000	47,300	33,200	4
1945 (1-4月)	1,380,000	16,000	11,300	8,200	2
合计	19,830,000	98,300	525,200	122,100	70

年份	红军兵器力量 <sup>b</sup>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和迫击炮 (口径50mm以上)		作战飞机	
	总量	野战部队 保有量	总量	野战部队 保有量	总量	野战部队 保有量
1941年6月22日	22,600	14,200	76,500	32,900	20,000	9,200
1942年1月1日	7,700	2,200	48,600	30,000	12,000	5,400
1943年1月1日	20,600	8,100	161,600	91,400	21,900	12,300
1944年1月1日	24,400	5,800	244,400	101,400	32,500	13,400
1945年1月1日	35,400	8,300	244,400	114,600	43,300	21,500
1945年5月9日	35,200	8,100	239,600	94,400	47,300	22,300

年份	红军兵器损失		
	坦克和自行火炮(%)	火炮和迫击炮 (口径50mm以上) (%)	作战飞机(%)
1941	20,500 (72.7)	63,100 (59)	17,900 (34.4)
1942	15,100 (42.3)	70,300 (32)	12,100 (22.9)
1943	23,500 (49.1)	25,300 (9)	22,500 (20.4)
1944	23,700 (40.1)	43,300 (15)	24,800 (14.2)
1945	13,700 (28)	16,000 (4)	11,000 (7)
总计	96,500 (73.3)	218,000 (48)	88,300 (31.8)

a. 见格里戈里·费多托维奇·克里沃舍耶夫《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作战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349页。

b. 见上书第350页。



表E：德国国防军在二战中的伤亡

永久性损失（死亡、失踪和残疾）	
1939年9月-1942年9月1日	922,000（总兵力的14%）*
1942年9月1日-1943年11月20日	2,077,000（总兵力的30%）*
1943年11月20日-1944年6月	1,500,000（估计）
1944年6月-1944年11月	1,457,000*
1944年12月-1945年4月30日	2,000,000**
总损失	
截至1945年4月30日	11,135,800（其中负伤6,035,000）
至战争结束时全部武装力量总损失	13,448,000，含负伤（动员力量的75%和1939年男性人口的46%）**

克里沃舍耶夫书中第391页列出了德国仆从军的损失为1,725,800，如下所示：

国家	死亡、失踪	被俘	总计
匈牙利	350,000	513,700	863,700
意大利	45,000	48,900	93,900
罗马尼亚	480,000	201,800	681,800
芬兰	84,000	2,400	86,400
合计	959,000	766,800	1,725,800

克里沃舍耶夫书中第392页列出了轴心国军队被苏军俘虏和在苏联战俘营中死亡的情况，如下所示：

国家	被俘总数	死亡
德国	2,389,560	450,600
奥地利	156,682	N/A
匈牙利	513,767	54,700
罗马尼亚	201,800	40,000
意大利	48,957	N/A
芬兰	2,377	N/A
其他（党卫军和辅助单位中的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西班牙人）	464,147	N/A
总计	3,777,290	

数据来源：

\*厄尔·F·齐姆克《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失败》，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1968年版，第213-214，412页。

\*\*格里戈里·费多托维奇·克里沃舍耶夫《苏联武装力量在历次战争、作战行动和军事冲突中的损失》（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93年版）第384-392页。并给出的德军死亡数字为3,888,000，而俘虏数字（含奥地利人、党卫军和德国陆军中的外国辅助人员）。

## 档案资料

尽管关于苏德战争已经有了太多的著述，但其中多数由于无法得到苏联方面的记述以及缺乏苏联档案材料而造成了不利影响。而畅销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冯·梅伦廷和埃里希·冯·曼施泰因的回忆录虽然引人入胜，但是对于对手的描述却极为贫乏，既无具体的形式又无鲜明的特征。简而言之，除了感受到敌人的数量和力量以及战斗的激烈和野蛮之外，他们根本不清楚到底在跟什么样的人作战。而像厄尔·齐姆克、艾伯特·西顿等这样天才的历史学家留下的杰出著作中虽然竭力建立起苏联的面貌，但其一手材料主要还是来自德国方面。

只有少数有语言天赋或能接触到苏方材料的历史学家曾揭开苏军在战争中的本质。这一小群人中最杰出的莫过于约翰·埃里克森，他的大部头著作《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失败》依然是军事历史的经典之作。然而即使是埃里克森也不得不承认，尽管其多数观点经过了档案材料的考验，但如果当初有可能的话，他还是希望能更多接触到苏方材料。

鉴于东线历史方面长久以来的档案问题以及苏方档案材料越来越可以接触到，此处有必要简要回顾一下本书所参考的档案材料。

### 德国档案材料

在建立东线历史的时候可以依靠海量的德国档案材料。其中大部分在战争结束时被盟军缴获，美国和英国得到的那部分可以被历史学家们通过各自的档案系统轻易查阅。然而落入苏联手手中的材料却是西方学者无法查看的。这些材料究竟有多少依然无法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必然包括了在中东欧的作战中被红军歼灭或俘虏的部队记录，例如德军第9和第6集团军的作战记录（其中部分已

经被展示出来，但西方学者依然无权获取）。

本书采用的最有价值的德国记录来自于战后编纂成书的德国档案材料以及国家档案馆（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中馆藏的多卷德国军事单位记录。其中绝大部分但非全部材料已经以缩微胶卷的形式保存在档案馆中；而原始文件则送归弗赖贝格（Freiberg）的德国档案馆保管。这些材料包括：

国防军统帅部战时日志（The OKW War Diary），佩尔西·恩斯特·施拉姆编纂。一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高层的综合记录，按照时间排序，并有相关的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弗朗兹·哈尔德及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日记；

陆军总司令部东线地图，展示了整个战争期间每日德军完整作战序列以及情报估计的苏军作战序列。这些堪称无价之宝的巨幅挂图未经缩微拍摄保存即归还德国；

国家档案馆缩微胶卷（NAM）T-78系列，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记录。涵盖了战时情报材料以及对苏联武装力量和军事工业各方面活动的评估。最有意思的是对苏联（和德国）实力、作战序列、部队编成、战略战役企图、战争工农业生产和士气的评估；

NAM T-311系列，德国集团军群记录。尽管不完整，但包括了定期的局势地图和军事活动日志、作战和情报评估、作战研究、大的司令部之间的通信联络。该系列还包括部分下属集团军的记录；

NAM T-312系列，德国野战集团军记录。包括集团军指挥部下属的参谋长（Ia）、情报官（Ic）、军需官及其他参谋人员提供的信息。但缺漏颇多，尤其是第9和第6集团军的；

NAM T-313系列，德国装甲集群和集团军记录。内容与野战集团军记录类似；

NAM T-314系列，德国步兵军和装甲军记录。内容与集团军类似，其最有价值之处在于作战日志（Tagebuchen）以及相关的定期地图；

NAM T-315系列，德国师记录。内容与军一级类似；

另外大量档案材料在齐姆克书中有细节描述。详见《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德国在东线的失败》（华盛顿市，哥伦比亚特区：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1968

年版)第507-510页。

## 苏联档案材料 “档案馆”

苏联的档案材料极为丰富但分布较散乱。除了位于莫斯科拥有1918-1940年军队军事记录的苏联陆军国家中央档案馆(TsGASA)以外,政府各部及下属单位在其他地方也有无数分支档案馆。

苏联(现俄罗斯)武装力量拥有一个档案馆网络,其中包括位于莫斯科附近波多利斯科的联合武装力量中央档案馆(TsAOVS,即从前的苏联国防部中央档案馆,TsAMO);位于列宁格勒附近加特契纳的中央海军档案馆;位于列宁格勒的军事医学博物馆拥有军事医学方面的档案记录;还有散落在全国各军区、军队集群、舰队、分队及海军基地中的档案馆。<sup>[1]</sup>后者在一定时间后将关键的记录移交给了相关的中央档案馆。

联合武装力量中央档案馆是俄罗斯(和独联体)境内最大的军事档案文件存储地。该馆拥有超过1800万份记录,除了国防部以外还包括以下其他部门的文件: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各兵种、集团军、专业兵种司令部、作战指挥部、较大的兵团和部队;军事机构、组织以及军种(不含海军)。其中超过1000万份记录是涉及1941-1945年这段时期的。联合武装力量中央档案馆和海军中央档案馆还负责督导其他军事档案馆的工作。

最近苏联和俄罗斯的档案材料源源不断地向西方开放固然令人振奋,但也要谨慎对待。这些材料即使全加起来也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且解禁本身也是有选择性的。有些材料是准确和不含偏见的,而其他的则如同过去四十多年里公开发行的部分资料一样有漏洞。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某些“档案”材料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档案文件;相反,它们不过是当年那个曾对信息实施了有力管制的体制的产物罢了。

[1]关于苏联(俄罗斯)档案体系的更详细介绍,见L. N. 文科夫上校《苏联的军事档案馆》,其未发表的1989年手稿现由堪萨斯州利文沃斯堡诸兵种合成指挥部外国军事研究办公室保管;V. V. 穆欣上校《军事档案馆问题》,《军事历史杂志》1992年6-7月号。

迄今为止已经解密的军事档案材料如下所示：

总参谋部研究。由战争经验研究部和军事历史部编纂，包含下列合集：

《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第1-26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2-1948）。最初密级为“秘密”，简写作“SMPIOV”。

《伟大卫国战争作战文件汇编》，1-43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7-1960）。最初密级为“绝密”或“秘密”，简写作“SBDVOV”。

《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1-19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9-1968）。最初密级为“秘密”，简写作“SVIMVOV”。

《基于伟大卫国战争经验的战术范例汇编》，第1-23期（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2-1947）。最初密级为“秘密”，简写作“STPPOOV”。

海军参谋部研究，迄今为止包括：

《基于苏联海军舰队作战活动经历的材料汇编》，第1-39期（莫斯科：苏联海军人民委员部，海军总参谋部，1943-1950）。最初密级为“秘密”，简写作“SMPOBDVMF”。

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迄今有如下材料：

《信息公报》，1-89卷（莫斯科：军事历史研究所，1968-1988）。未列入机密，但不对西方开放。

《军事历史通报：科学随笔》，1-2卷（莫斯科：军事历史研究所，1970-1971）。未列入机密，但不对西方开放。

至今不对公众开放的杂志包括：

《军事思考》（1937-1989）

- 《外军研究》（1921—1972）
- 《战争与革命》（1925—1936）
- 《外军回顾》（1973—1990）
- 《坦克兵杂志》（1942年6月—1946年9月）

书籍。迄今仍未对西方开放的包括下列两次大战之间关键的理论家的著作：

A. M. 宰翁奇科夫斯基、A. A. 斯韦钦、M. N. 图哈切夫斯基、E. A. 希洛夫斯基、G. S. 伊谢尔松等人。其中绝大部分著作都被斯大林查禁了。

列入机密的书籍。战时由国防人民委员部出版社出版，涉及战时主要的战役。绝大部分是在总参谋部支持下编写的。例如，见B. M. 沙波什尼科夫编纂的《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覆灭》1—3卷（莫斯科：军事出版社，1943），密级为“秘密”。次要战役也有一些类似的书籍，但要短一些，部分列入机密。

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学院在战时和战后印制了很多关于战时行动的出版物和授课材料。部分列入机密，余者仅供现役军官阅读。包括以下系列：

《军事艺术的历史：材料汇编》，1—5期（莫斯科：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1951—1955）。

总参军事学院1946—1953届学员毕业论文。

动员材料：

《部队动员》（莫斯科：工农红军总部出版物，1926—1930）。1926—1930年出版的内部刊物。

列入机密的红军1939和1940年出版的动员手册（缺表明动员和战争计划之间关联的关键附录）。

伏龙芝军事学院材料。仅限现役军官使用，包括：

《学院著作》（莫斯科：1942-1945）。

各种内部书籍和学院教材。

列入机密的统帅部会议专题研究，例如《1940年12月23-29日军事会议发言速记》（莫斯科，TsGASA[苏联陆军中央档案馆]，1940）

档案材料。主要是苏联和俄罗斯期刊上发表的文件，包括：

《军事历史杂志》（缩写为VIZh）。例如，《文件中的战争最初几天》（VIZh，1989年5-9月号）；《军事情报机关汇报...》（VIZh，1989年2-3月号）；《国防委员会命令》（VIZh，1992年2-5月号）。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闻》。例如，在1990年1-12月号和1991年1-8月号中以《伟大卫国战争史》为标题连载的大量文件。可惜的是，由于8.19政变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被取缔导致该期刊和文件连载都终止了。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绝大部分材料虽然技术上可以说是档案，但在某种程度上经过了处理，这往往影响了其内容。此外，这些解密材料主要是通过商业渠道流入西方的。<sup>[2]</sup>尽管开放这些材料是令人高兴的，但对于西方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即能否直接查阅档案仍然是未知的。俄罗斯当权者曾多次声明档案对西方学者开放<sup>[3]</sup>，但迄今为止我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说的是实话。例如官方同意美国查阅战俘信息的时候，那些文件也是由专人送到研究者面前，而不是让研究人员进入真正的档案存放地自由翻阅。时至今日，那些宣称自己有权自由查阅档案的学者往往不过是仅限于可以看看那些次要材料，或者也是根据申请得到选定材料而已。

## 对已开放材料的评价

最准确和最有用的档案材料莫过于总参谋部各部于1942-1968年间编写的

[2]解密档案材料已经由一家名为“East View Publications”的美国企业几乎完全垄断。看来，市场经济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了。

[3]例如1990年4月，一家新的名为“MITEK”的俄罗斯企业宣称独家代理档案许可事宜。不过这个组织能否在接下来的革命大潮（西方和俄罗斯新贵们称苏联解体是一场“革命”——译者注）中存活下来是个未知数。

一系列著作。总参进行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为了发掘战时军事行动过程和影响的真实情况，并据此提高苏军的作战素养。与德国和日本档案材料比对后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总体来说是准确和不偏不倚的。当然有些题目是总参不能去碰的，包括某些最敏感的战役（例如与弗拉索夫有关的1942年柳班战役）以及在实施中引起敏感政治话题的部分，例如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和野战指挥员们的讨论和争执以及军事决策的政治动机。此类信息依然由臭名昭著但难觅踪迹的“斯大林档案馆”管理。

最早的总参研究系列——《战争经验研究材料汇编》——是1942年建立的一个体系，研究编写的目的是为了利用战争中的经历提高苏军作战能力。尽管早先就尝试在方面军一级建立这一体系，但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实际上直到1942年11月以后才在集团军一级开展类似工作。该系列的第1-4卷是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出版的，内容包括大量互不相关战役的随机抽取的报告，每本厚度为200页左右。该系列之后的几卷就长了很多，内容更充实，主题也相一致了。每一卷都涵盖了一次主要战役各个方面的细节。这些著作包含如下战役：莫斯科（第5卷）；斯大林格勒（第6-9卷）；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第10卷）；库尔斯克（第11卷）；强渡第聂伯河（第12卷）；米乌斯和克里木（第13卷）；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第14卷）；白俄罗斯（第15, 17-18卷）；雅西-基什尼奥夫（第19卷）；布达佩斯（第21卷）；利沃夫-桑多梅日（第22卷）；喀尔巴阡（第23卷）；东普鲁士（第24卷）；维斯瓦河-奥得河（第25卷）。在这些主要战役研究中零星的几卷内容包括较短的研究，往往是一些比较实用的题目。最后一卷出版于1948年，涉及作战行动的地形情况。

作为战争经验汇编的补充，《伟大卫国战争作战文件汇编》文件系列的内容更加丰富，包括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指令和命令，还有与苏军各军兵种有关的作战文件。其前三十卷（称为“期”）注重的是一些实用的主题，例如进攻、防御、炮兵支援、渡河、工程保障、对空防御、部队作战训练、装甲机械化兵等等。第5期是个例外，内容为精选的大本营命令。第31和第32期改变了重点，提供了从1941年6月22日到12月31日期间苏联第一批四个近卫步兵师的战史。这些为总参谋部在文件基础上重修战争第一阶段战史铺平了道路。



随后的第33-43期可能是文件系列中信息量最大、也最令人感兴趣的一部分。这些是1941年6月22日-11月5日间各方面军、集团军和军的作战命令和报告的汇编，并以部队战争日志的形式排序。尽管其中的文件是经过挑选的，但涉及的范围仍然很广泛，内容也很详尽，是这一艰难时期作战的最生动、公正、可能也是最准确的写照。不知出于何种原因，SBDVOV文件系列的编写和出版工作于1960年终止。总参是否打算继续编写战争日志也是个未知数。然而他们不继续完成1941年11月以后的部分实在是令人惋惜。

总参谋部利用上述及其他系列里的原始材料还有大量其他档案材料编写了更完善的战时主要战役研究。其中一些是多卷本书籍的形式（例如沙波什尼科夫在1943-1945年编纂的莫斯科战役研究），另外一些则以单本的形式出现。后者在《伟大卫国战争军事历史材料汇编》系列中出版于1949-1968年。这19期中部分是描述多个战役的（例如第1期讲述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战役、东波美拉尼亚战役和布拉格战役），余者则专门描述一场战役，例如：雅西-基什尼奥夫（第3期）；塔林（第4期）；东普鲁士（第6期）；上西里西亚（第8期）；奥斯特罗戈日斯克-罗索什（第9期）；下西里西亚（第10-11期）；沃罗涅日-卡斯托尔诺耶（第13期）；敖德萨1941（第14期）；喀尔巴阡-杜克拉（第17期）。基本上这些期的著作更倾向于研究那些主要书籍中不太重视的次要战役。

第16和18期与其他的有区别，因为其中使用了缴获的与战争爆发和随后德军战时作战计划相关的德国文件。最后，第19期全面详尽概括了苏军各部队的情况以及战时对盟军部队（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等）的使用。

作为对上述战略战役系列的补充，总参还编写和出版了战术系列——《基于伟大卫国战争经验的战术范例汇编》。这一系列中的23卷（称为“第几号”）是根据作战行动的类型（进攻、防御、追击、侦察以及各类专业兵种的使用）组织框架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是苏联方面对德军战术的评价（第1、3、4、7号），而且这一系列还极为关注对筑垒地域作战行动的研究。

39卷的海军参谋部系列——《基于苏联海军舰队作战活动经历的材料汇编》在格式上与总参的战争经验系列类似。每一卷都详细讲述了战时各舰队、分舰队和海军基地的行动，另外还详述了苏联潜艇部队的主要海上和两栖登陆行动，这

些著作似乎和总参的类似著述一样准确和公正。尽管尚未开放，但可能会有其他的海军研究以更精练的形式出版。

在战时和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总参编写了相当多的书籍，主要研究最重要的战役行动。沙波什尼科夫编纂的三卷本莫斯科战役研究就是一部详尽、准确而且非常客观的记述，近期这部著作的开放将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写现今主要依赖德国资料写成的莫斯科会战史。其他出版的研究则包括很多关于库尔斯克和柏林战役的书籍（在出版时受到“政治不正确”的指责）。希望原版或修订版能早日开放，包括总参编写的众多其他研究材料。这些战时和战后很短时间内编写出版的材料全部是列入机密的，而其本身的较高的质量、坦率性和准确性都反映了总参著作的最优良传统。本质上来说，这些著作都是出于现实的目的，为了教导红军如何更好地实施作战行动而编著的。

总参或国防部的其他出版物包括战时的几期《军事思考》和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战时和战后几年里编写的研究材料，其质量也同样是不错的。有意思的是，很多1965年之前公开发行的著作——例如丹尼尔·米哈伊洛维奇·普罗埃克托尔（Дани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Проэктор）的喀尔巴阡-杜克拉研究（1960），V. A. 马楚连科的《雅西-基什尼奥夫战役中的第37集团军》（1954），罗科索夫斯基的斯大林格勒研究（1965）——其内容与那些列入机密的著作相差无几。尽管大体上是准确的，但这些著作略去了统计数据，特别是兵力兵器对比方面的数据。

与战时和战后初期的作品相比，最近开放的那些出版于1968年后并列入机密或受限制的档案材料就显得空洞无物，也不那么符合事实了。事实上，这些材料和这一时期公开发行的战役战术作品有诸多共同之处。其战役战术细节和事件过程大体上符合事实，然而一涉及到兵力对比——尤其是敌军兵力——时完全是错误的，而且还掩盖了苏军作战表现的最糟糕方面，特别是败仗的细节。此外，书中到处都是烦人的政治说教，而早期的总参研究系列就少得多。更令人头疼的是伏罗希洛夫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教材里也是如此，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代很多俄罗斯军官已经不怎么热衷于研究自己的作战经验了，他们很清楚自己被灌输的根本就不是全部的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开放档案材料也会对俄罗斯的军事

教育体系有很大帮助。

最近解密的出版于1965-1989年间关于战争的档案材料可以分为三个大类：军事研究所、伏罗希洛夫总参军事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出版物。无疑还有其他研究材料，但其性质尚不可知。这一时期根据“研究所”出版许可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其中我见过的两卷内容十分丰富。然而官方圈子以外的人无法接触到这个系列，我也一直无法确认到底是谁出版的。总的来说，这三大类中所有可以接触到的材料有几个共同点：即在内容、质量、准确性和公正性方面都远不如早期著作。

这些神秘的“研究所”系列著作的编写者可能是军事历史研究所，当然即使如此他们也不会承认。该所还以“学报”和“随笔”的标题出过一些短篇。前者是对各种军事课题的一些短篇文章（10-20页）；后者则是创办一种内容更丰富的学术期刊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在两期年刊后就没再继续下去。上述两种出版物中的文章无论如何也无法跟早年间的大量著作相媲美，因为其在细节上粗枝大叶，而政治口号倒是喊得震天响。

而根据总参军事学院出版许可出版的一系列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出版物包括学院制订发表的各种教材、研究、分析文章和授课材料。其中有多卷本的战史和军事艺术概述，例如杰出的军事历史学家伊万·叶戈罗维奇·沙夫罗夫（苏联大将，1973-1979年担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编写的隔不了几年就出修订版的两卷本著作。最令人感兴趣和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战时的多部著作和战时材料汇编（Сборники）。总体来说，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的材料本质上更侧重于学术性，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或者太多政治说教。然而1968年以后的研究和教材也如同其他苏联出版物一样有很多错误。而伏龙芝军事学院出版物虽然没像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材料一样大量开放，但其特点和前后变化是差不多的。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苏联陆军中央档案馆开放的几部专题出版物。第一部是战前几年中在红军动员刊物上发布的动员条令[Устав]。尽管这些记录花费了大量笔墨详述了苏联的动员能力和具体步骤，但表明动员和战争计划之间关联的关键附录却被删除了。第二个引起轰动的文件就是关于极具争议的1940年12月的统帅部会议的会议纪要副本。这一长篇文件的开放结束了多年以来关于此次关键会议

上哪些人说了些什么的推测，这次会议之后举行了德国入侵前苏联最后一次重要战争推演。

最后，最近各类期刊上有选择性地刊载的一些文件汇编似乎是真实可靠的，也表明俄方开始真心实意地促进解密档案材料的对外开放。然而要注意到，其本质上还是经过选择的，而且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倒台和苏联的解体，档案材料的公开已经大大减少。未来这项工作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 结论

与过去苏联关于东线战役的历史编纂工作状况相比，近几年来档案材料的部分开放已经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但史学界的革命也如同新的苏联（俄罗斯）革命一样并不成熟。与从前只能通过缴获的德军记录看到的少量材料相比，现在开放的档案材料已经要多得多了。然而与实际上的全部档案相比，这些数量肯定也是十分有限的。大量档案依然紧紧地锁在门后。因此虽然现状已经值得人们欢天喜地了，但还有很多值得期待的。

只有当档案全部开放而研究人员（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俄罗斯的）有权亲自踏入档案储存室的时候，我们才能说俄罗斯（苏联）档案已经公开了。显然那时肯定会如同西方一样对于能看什么能用什么会有一些限制。但这种限制应该有明确的定义，清楚地告诉世人。特别是只有当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各方面军、集团军、军及其他军事单位的记录对学术界开放之时，人们才可以说出入档案馆的权限已经满足需要了。对这一权限的商谈目前才刚刚开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巨人的碰撞

作者=戴维·M·格兰斯, 乔纳森·M·豪斯著

页数=372

SS号=13045575

出版日期=2012.06

出版社=汕头市：汕头大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前奏：1918年-1941年

第一章 红军，1918年-1939年

第二章 武装中立，1939年-1941年

第三章 苏德两军对比，1941年

战争的第一阶段：1941年6月-1942年11月

第四章 德国的猛攻

第五章 苏联的对策

第六章 莫斯科之路

第七章 泥泞时节，1942年春

第八章 "蓝色"行动：德军挺进斯大林格勒

战争的第二阶段：1942年11月-1943年12月

第九章 "天王星"战役：第六集团军的灭亡

第十章 泥泞季节和作战间歇，1943年春季

第十一章 从库尔斯克到第聂伯河

战争的第三阶段：1944年1月-1945年5月

第十二章 战争的第三个冬天

第十三章 代号"巴格拉季昂"：中央集团军群的覆灭

第十四章 扫荡侧翼

第十五章 冰雪中的战斗，1945年初

第十六章 战争结束

第十七章 总结

附录

统计表格

档案资料